







中国近代小说大系

近十年之怪现状

吴趼人 著

新石头记

糊涂世界

两晋演义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中国近代小说大系》

顾问、编委名单

顾问：鲍正鹄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继权 安平秋 周榕芳

贾植芳 桂晓风 章培恒

蒋孔阳





南海吳珥人

吳 珥 人 像

培茗

吳伯惠

西貢寶玉

北薛蟠



華自立

東方美

東方文明

老少年



遼舊
 懷往幸
 怪迷離聯
 新聞關心寫歲月



新
 石
 頃
 已
 圖
 一
 回

一
 說
 部
 叢
 書

入塵寰
石城
懷經事
潤有紅
樓夢



聽芳
 名芳
 心增
 悅悅
 常西
 榮滿
 腹沉
 離奇

斤
頁
已

回

說
部
卷
五



雙神漢不問俗新知
款前王甜酒里故態



求知識者新書
務要能識洋貨





翻丹龍角野遇素人
觀空萬佛蓮教泥漫

一二三不
合無絕狂
徒滿口忠言
正規大勇



地盤
皮及
藥丸
虎骨
天麻
鹿角
補品



八回

四
改
小
說

心家
 青其神
 琥珀酒
 製造后
 默亦王
 買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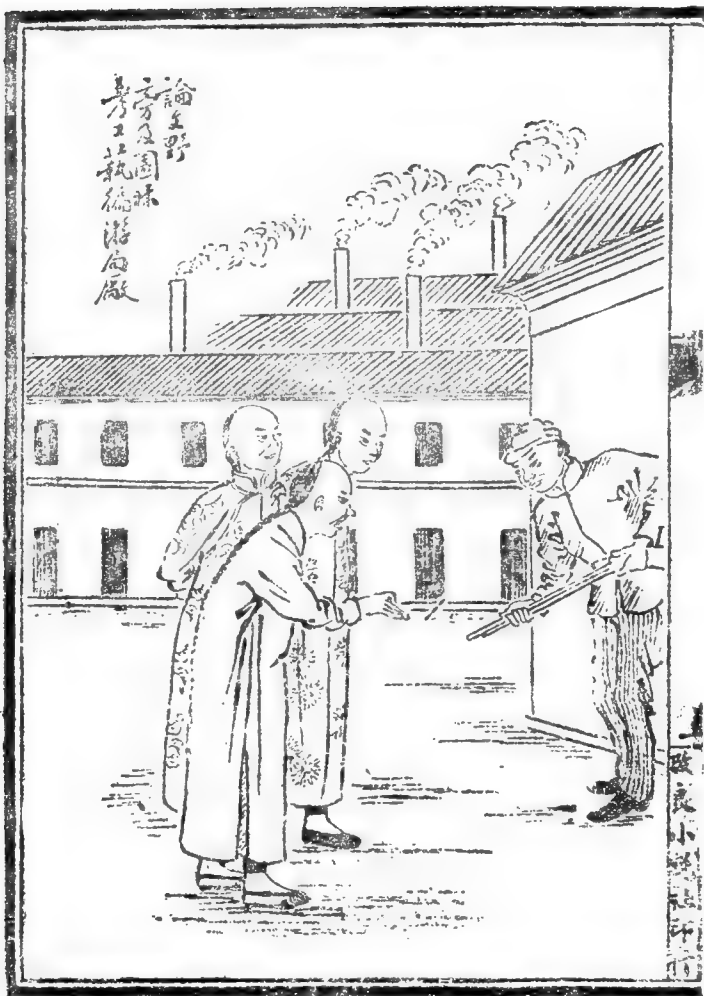


圖

九回

五
 說部叢書

論
之
分
之
國
球
身
王
執
編
游
局
廠



諸論及意



氣缺道人威
兒受屈冤家
猴以揚勢子
遭殃



贈寶鑑
薛福侯藏
試軒王
命壽刀



受蒙
神信
中政
館



義和團
北京博
就病王
夜走長
新店

斤石頁已

圖十五回

三說部叢書





義和團親臨華王
王威克克心愈實

味花園兩番演說
長畧校一之計詳



引龍吉令好
學士祠之夜道
聯祀保綏靈神
旗平地連珠



長言
實為
禮拜
為身
為子
願施
鴻命
性



何處有亭
前三尺
忽地青天
外一靜書



秋子糖寶玉傳狂盜
中冷箭結若現原形



文明境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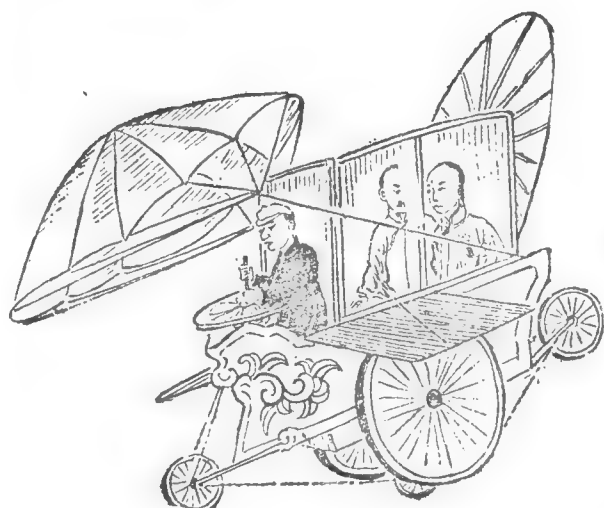
曾寶玉初入文明
境界老少年演
說百造天



新醫道改良飲食
藥料奇異科口高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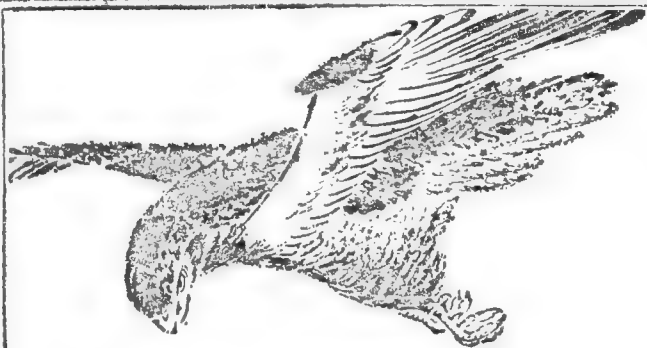


駭病所痛
理疾飛快
乘車潤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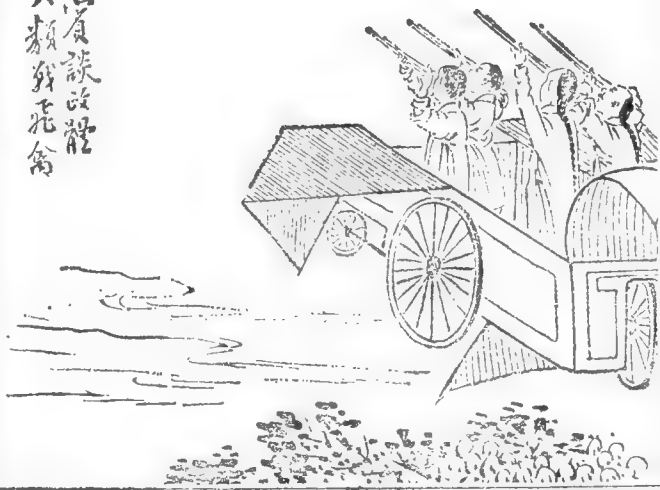


雲魚腹藏
 船施猛力
 試電
 氣法
 上發
 先





仙桃聖主談政體
駕飛車八劫我花禽



中洲獵獲大鵬
歲暮棲居觀古籍

斤二頁已

司

二十七回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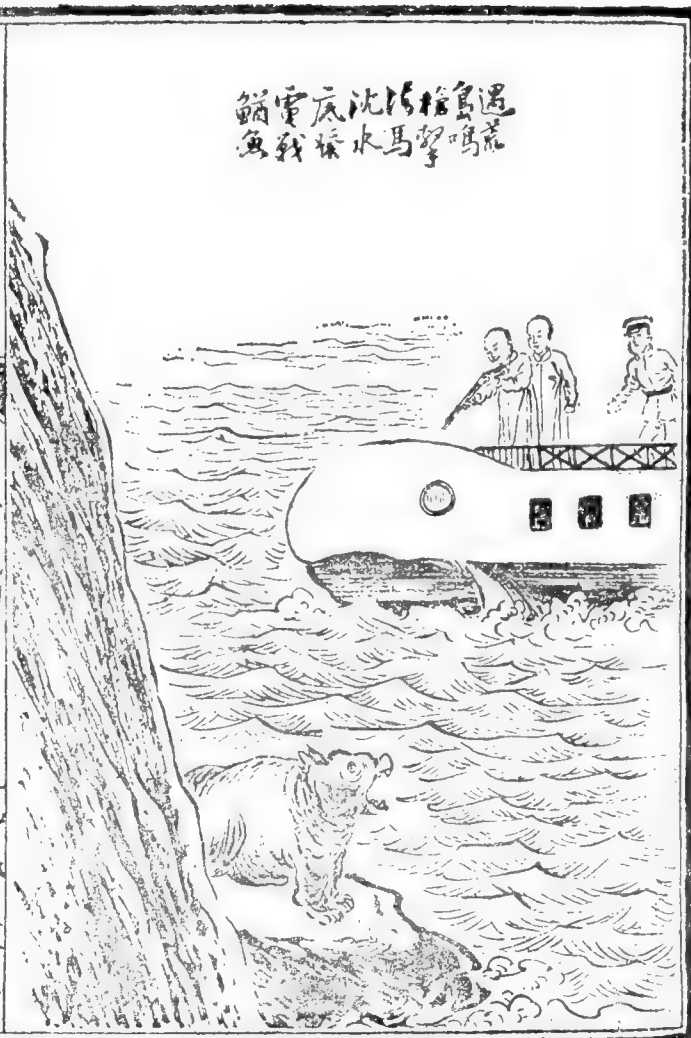
說部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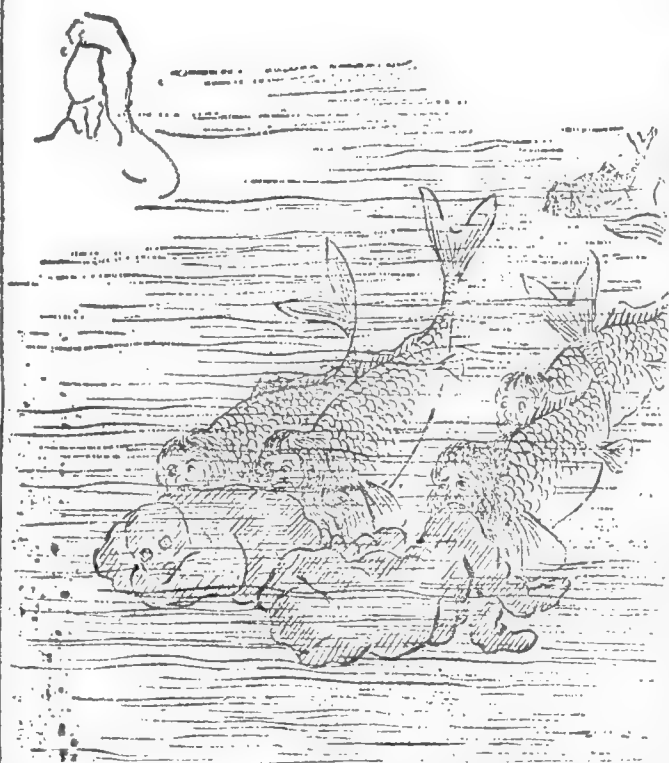
獲大鵬同受獎牌
捕鯨魚快乘獵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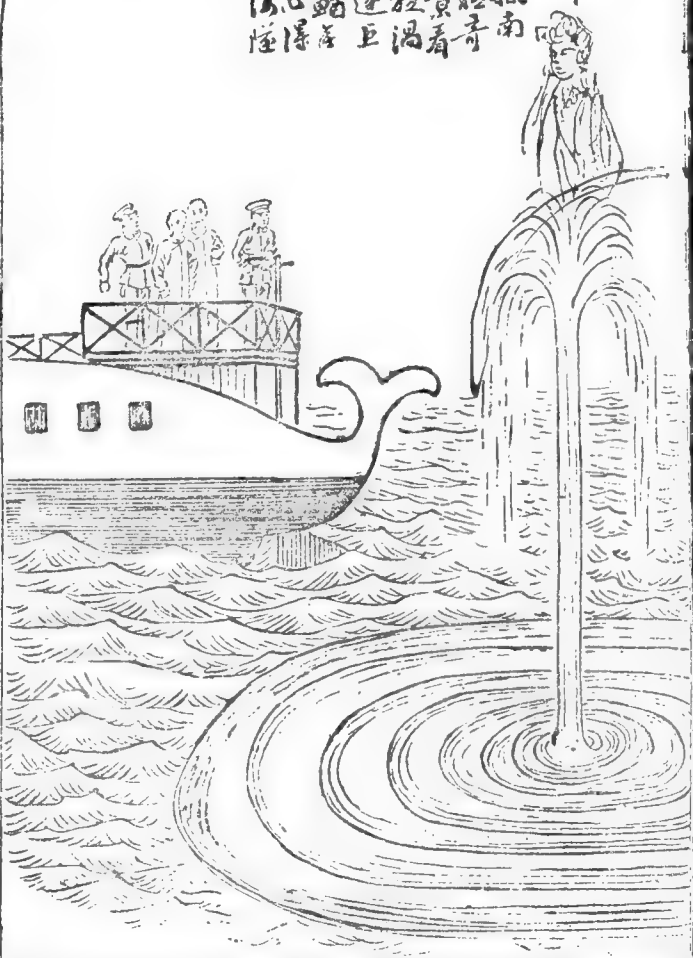
遇荒鳴
松馬擊
沈水
底探
實我
鍋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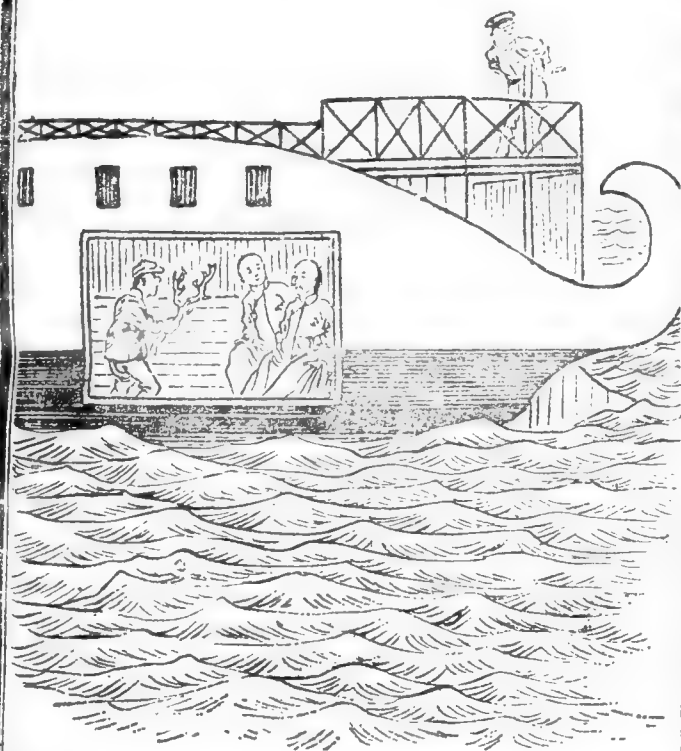
勇水 海人 氷炭 黏泥



振南極景
 旋巨過
 通巨過
 通巨過
 通巨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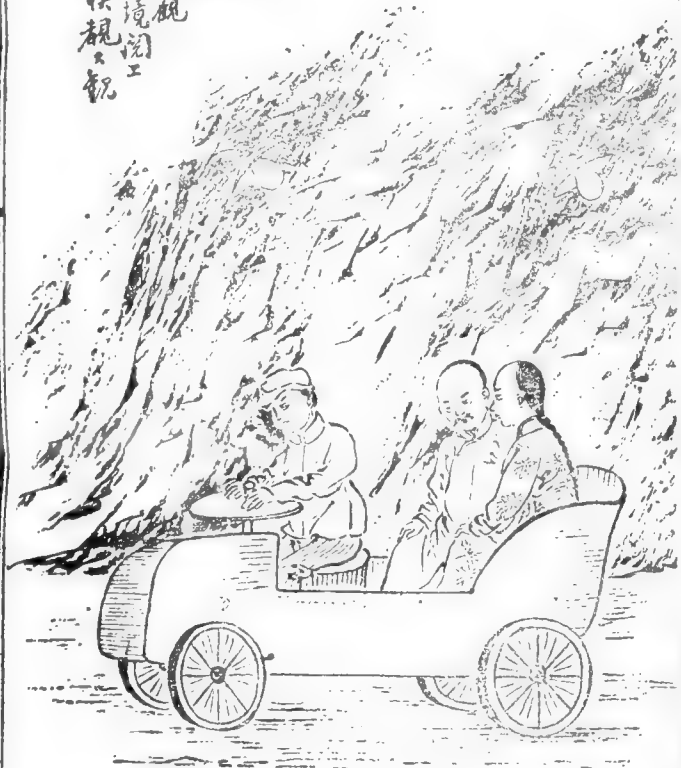
獲奇
殊項
刻愛
溫深
嘗旨
酒香
筵論
文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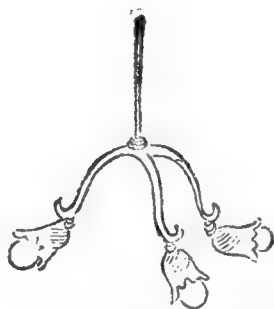
世方 物記 聖程 游公 圖暑 大骨 雲



走道能觀
奇境閱工
廠快觀



論說堂派
借農系引士軍探



品評風俗及倡優
行軍利器備為善



演飛車雲瑞列陣
 為奇嚴密術通神



青
松
明
倫
御
前
已
能
辨
認
文
明



故人遇合飲酒陶情
醫者易明莊顏卷五



心學境上明先施
新名頭漢家書成



糊涂世界上卷

THE ALL-STORY MONTHLY.

月月小說

大清郵政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第拾壹號

(每月一回望日發行)

上海四馬路東九里

歷史小說
兩晉演義
本稿

（甲部歷史小說第一種） 我佛山人撰

第一回 晉武帝平吳恣淫佚 冊賈妃禍水伏宮幃

話說戰國時。孟子有言。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此一句話。竟成爲後世歷代興亡之定例。就如三國演義。開篇第一句所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合卽是治。分卽是亂。起伏相尋。更無寧息之日。中間許多歷史。一時也難說盡。此時且承三國演義之後。從晉朝說起。晉武帝司馬炎。降伏孫皓之後。雖說是三分歸一統。其實有晉一代。能稱一統者。中間僅得二十餘年。晉武帝受魏禪之後。直至太康元年。庚子。始平定吳國。及至惠帝太安二年。癸亥。李特稱成。改元建初。次年甲子。劉淵稱漢。復改爲趙改元元熙。愍帝建康四年。丙子。劉曜破長安。次年愍帝遇害。元帝方即位於江左。自此之後。便十六國分爭。終晉之世。干戈未息。自來號稱一統之治者。未有如晉之擾亂者也。大勢表過。再叙正文。却說晉武帝受魏禪之後。却也摹仿古人。崇尚儉德。迨及平吳之後。取吳宮中美女

庚子至癸亥
中間僅得二十四年耳
兩晉大局
盡此數言

序

章培恒

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中国的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尽管这以后经历了种种曲折，但就总的趋势来说，仍是在五四运动所开辟的道路上向前行进。那些开倒车的企图从来没有获得真实的成功，虽然极大地延缓和阻碍了文学的发展；我们所面对的实际问题，其实只是怎样行进得更为自觉和迅速。这就要求我们准确把握中国现代文学的特点、我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演变的历程，从而近代文学的研究也就成为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

按照习惯的、现在仍为多数人所同意的我国历史的分期法，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夕，是近代时期。在这时期里，我国一方面受着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进行了勇敢的反抗，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而且逐渐滋长。为了弄清我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演变的历程，我们必须弄清楚近代文学里的这种新因素是怎么形成和演进的，其特点是什么，在整个近代文学里到底占着怎样的地位。也正因此，我们所要注意的，绝不能仅仅是近代文学里的反映了新因素的部分，还必须包括大量存在的、不反映甚或反对新因素的作品。否则就无法看到近代文学的确切样相。

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较之古代或现代文学的研究，近代文学研究显得“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其结果，是既不能说明现代文学的来龙，也难以探究古代文学的去脉。这也就从另一个角度提醒我们：近代文学研究必须大力加强。

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应使研究者能够较方便地得到其所需要的资料。这也就是我们编辑这套《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的原因。因为近代文学作品数量极多，且分散于各地，要集中起来实在很不容易。特别是小说，虽然在近代文学中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但由于传统观念视小说为小道，近代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又无突出成就，更被人所忽视；收藏者既少，要找起来就更加困难。这给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造成了很大的障碍。所以，我们企图通过编选这套丛书，对近代文学的研究尽一点微薄的力量。敬请专家和读者不吝指正。

凡 例

一、为了保存文化遗产，积累文化史料；为了开展学术研究；也为了满足国内外读者的需要，特编辑、出版《中国近代小说大系》。

一、《中国近代小说大系》选收从1840年前后至“五四”前夕这一时期主要的、有影响的、有代表性的作品（包括各种题材、主题、不同流派的小说），特别注意选收戊戌变法前后至辛亥革命的小说。这样，既保持近代小说的完整性，又突出近代小说的主要部分。

一、《中国近代小说大系》尽量采用最初、最好的版本作底本，参照其他有关版本，进行整理、校勘、标点。整理时，尽可能保持原样，以供教育工作者和研究工作者使用。

一、凡原书有眉批、夹注、回批和总批者，悉予保留。

眉批，一律改作脚注（如，①眉批：……），用新五号宋体字排印，并在正文的相应部位标上注码。

夹注，仍放在原处，用新五号黑体字排印，以与正文的字体相区别。

回批和总批，一律放在回末和书末，用老五号正楷体字排印。

一、《中国近代小说大系》校勘时，尽量少作改动。凡有改

动，一般均有他本作依据，如底本不通，他本较善者，从之，并作简单的校勘记以脚注的形式加以说明。

一、凡属明显的错字，据文义改正之，如有可能发生歧义者，则将原错字用老五号仿宋体字保留在（ ）内。

一、凡有夺字，则相应补入，外加〔 〕。

一、凡属衍文，则删除之，可能发生歧义者，则在脚注中说明。

一、凡通假字，尽量尊重原本，一般不按今天的习惯改动。凡当年的习惯用法而与现在不同者，一般也不作改动。

一、凡异体字一律改为现在的通行字。

一、对少数作品中的糟粕作必要的删除。删除字数较少者，用□□□□代替所删的字；删除字数较多者，用“……”号，并加注说明所删除的字数。

一、《中国近代小说大系》，以现在通行的标点符号进行标点、分段，采用简体字，横排，并附插图。插图均放在每卷正文的前面，几种作品合为一卷者，各种书的插图，一并放在该卷卷首。

本卷说明

本卷收《近十年之怪现状》、《新石头记》、《糊涂世界》、《两晋演义》四种。

《近十年之怪现状》(又名《最近社会齷齪史》),我佛山人(吴趼人)撰。原载宣统元年(1909)的《中外日报》,庚戌年(1910)九月,出版单行本,书名题《绘图最近社会齷齪史》,标“社会小说”,封面署我佛山人,版权页署南海吴趼人。分第一、二两编,各十回,共二十回,未完。此书可说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续篇。

《新石头记》,我佛山人(吴趼人)撰。原载光绪年间上海出版的《南方报》(第28号起连载),标“社会小说”,署老少年撰。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由上海改良小说社出版单行本,题名《绘图新石头记》,标“理想小说”署我佛山人著,分四卷八册,共四十回,每回之前皆有插图。此次即以上海改良小说社刊本为底本,进行校点、排印。

《糊涂世界》,茧叟(吴趼人)撰。原载光绪三十二年(1906)上海《世界繁华报》,曾连载至十九回,同年中秋,由世界繁华报馆出版单行本,线装六册,题《糊涂世界》上卷,署茧叟,仅收十二回,有茂苑惜秋生序。此书无下卷。此次即以世界繁华报馆丙午年(1906)中秋出版的刊本为底本,进行校点、排印。

《两晋演义》，我佛山人（吴趼人）撰。原载《月月小说》第1至10号，1906年11月（光绪三十二年九月）至1907年11月（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出版。署我佛山人撰，标“历史小说”，连载至第二十三回止，未完。据该刊附告“全书计在百回以外”，但后来未见续作。1910年（宣统二年）上海群学社曾据《月月小说》抽印出版单行本。此次即以《月月小说》上连载的本子为底本，进行校点、排印。

目 录

书影·插图

序·····	I
凡例·····	Ⅱ
本卷说明·····	V
近十年之怪现状·····	1
新石头记·····	145
糊涂世界·····	411
两晋演义·····	561

目 录

自序

第 一 编

第 一 回

妙转玄机故人念旧

喜出望外嗣子奔丧.....7

第 二 回

五十金暂依招股处

二百元押去府右堂.....13

第 三 回

移花接木三条计

动魄惊魂一纸书.....20

第 四 回

透消息托故避干连

乘危急巧辞图攘夺.....27

第 五 回

奇举动盛宴贺期丧

叙琐屑绮筵呈丑态.....33

第 六 回

一夕碰和真慷慨

两番拒贷假贫穷.....40

第 七 回

巧遮饰穷人装阔绰

硬干没恶汉遇强梁.....47

第 八 回

假复假金矿难查

捐中捐珠花不返.....54

第 九 回

揭行藏有心行诈术 乔笑语当面撒奇谎·····61

第 十 回

陡变幻人心叵测 善支离世事难为·····68

第 二 编

第 十 一 回

伊通守改省到山东 陈雨堂深宵留沪北·····75

第 十 二 回

盘书局妙施巧术 卖字画暂免钉门·····82

第 十 三 回

十二金卖去一员督抚 两封书送来无限生机·····89

第 十 四 回

未死人忽地开丧 妙弥缝从丰代稿·····96

第 十 五 回

破除资格特赏优差 撤弃委员去充买办·····103

第 十 六 回

荐生意伍太守分肥 遭骗局张佐君叫苦·····110

第 十 七 回

变面貌鲁薇园割须 逞机心柏养芝铸镜·····117

第 十 八 回

喜蛛儿昙花现色相 鲁薇园投药治思劳·····124

第 十 九 回

历下亭龙骧珠品泉 红雨轩鲁夫人论药·····131

第 二 十 回

老官医粗心投补品 娇小姐噩梦惊芳魂·····138

近十年之怪现状

又名：最近社会齷齪史

自序

吾人幼而读书，长而入世，而所读之书，终不能达于用。不得已，乃思立言以自表，抑亦大可哀已。况乎所谓言者，于理学则无关于性命，于实学则无补于经济，技仅雕虫，谈恣扞虱，俯仰人前，不自颜汗。呜呼，是岂吾读书识字之初心也哉。虽然，落拓极而牢骚起，抑郁发而叱咤生，穷愁著书，宁自我始。夫呵风云，撼山岳，夺魂魄，泣鬼神，此雄夫之文也，吾病不能。至若志虫鱼，评月露，写幽恨，寄缠绵，此儿女之文也，吾又不屑。然而愤世嫉俗之念，积而愈深，即砭愚订顽之心，久而弥切，始学为嬉笑怒骂之文，窃自侪于谑谑之列，犹幸文章知己，海内有人，一纸既出，则传钞传诵者，虽经年累月，犹不以陈腐割爱，于是乎始信文字之有神也。爱我者谓另金碎玉，散置可惜，断简残编，掇拾匪易，盍为连缀之文，使见者知所宝贵，得者便于收藏，亦可藉是而多作一日之遗留乎！于是始学为章回小说，计自癸卯始业，以迄于今，垂七年矣。已脱稿者，如借译稿以衍义之《电术奇谈》（见横滨《新小说》，已有单行本）。如《恨海》（单行本），如《劫余灰》（见《月月小说》），皆写情小说也。如《九命奇冤》（见横滨《新小说》，已印单行本），如《发财秘诀》，如《上海游踪录》（均见《月月小说》），如《胡宝玉》（单行本），皆社会小说也。兼理

想科学社会政治而有之者，则为《新石头记》（前见《南方报》，近刻单行本）。其未脱稿者不与焉，短篇零拾亦不与焉。嗟夫，以二千五百余日之精神岁月，置于此詹詹小言之中，自视亦大愚已，窃幸出版以来，咸为阅者所首肯，颇不寂寞。然如是种种，皆一时兴到之作，初无容心于其间，惟《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一书，部分百回，都凡五十万言，借一人为总机杼，写社会种种怪状，皆二十年前所亲见亲闻者，惨澹经营，历七年而犹未尽杀青，盖虽陆续付印，已达八十回，余二十回稿虽脱而尚待讨论也。春日初长，雨窗偶暇，检阅稿末，不结之结，二十年之事迹已终，念后乎此二十年之怪状，其甚于前二十年者，何可胜记，既有前作，胡勿赓续，此念才起，即觉魑魅魍魉，布满目前，牛鬼蛇神，纷扰脑际，入诸记载，当成大观，于是略采近十年见闻之怪剧，支配先后，分别弃取，变易笔法（前书系自记体，此易为传体），厘定显晦，日课如千字，以与喜读吾书者，再结一翰墨因缘。

第一编

第一回

妙转玄机故人念旧 喜出望外嗣子奔丧

我佛山人提起笔来，要在所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之后，续出这部《近十年之怪现状》，不能不向阅者诸君先行表白一翻。前书借了九死一生、死里逃生两个别名，及一个穷汉，开头做了一篇楔子，以后全部书都作是九死一生的笔记，用一个“我”字代了姓名，直到全书告终。虽然表出那穷汉便是文述农，那九死一生到底未曾揭晓，累得看书的人猜三度四，这哑谜儿未免太恶作剧了。我如今既然要续撰，且待我先把那九死一生的姓名表白出来，抒一抒诸君的闷气。

那九死一生姓余，名嗣儒，表字有声，向来跟着吴继之做生意，长江下上，苏、杭二州，南北各省，都设有字号。这年接二连三倒了下来，闹得余有声十分狼狈。恰好文述农也走到穷途，余有声便匆匆把一部笔记交给文述农，托他代为设法行世，自己便附了轮船，回到家乡去了（家乡是何处，仍未表明，只怕还是哑谜儿）。在家乡伏处了几年，日子过得渐觉拮据；吴继之此时也是中落之家，不像从前的裕如了。有声株守得不耐烦，便禀过母亲，仍是向吴继之处商凑了盘缠，附了轮船，走到上海，打算碰碰机会，或者可以谋个馆地，以为糊口之计。此时谦益栈已经闭歇了，就在嘉记弄口泰安栈住下。真是人情冷暖，今昔迥殊：到外面看了两个旧交，都是落落寞寞

的，有声也不免暗暗惆怅。偶然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姓伊，表字紫旒，从前曾经借过有声一百元洋银的，闻得他现在有了个文报局的差事，光景还好。此时有声旅况萧条，未免人穷思旧债，便走到文报局去打听了紫旒公馆住处，寻访前去。

紫旒听说有声到了，便连忙从楼上下来。彼此相见，照例叙过契阔。有声先说了出外谋馆的话，正要开口问他旧欠，紫旒先说道：“兄弟近来运气真是坏极，从去年八月病到此刻，浑身骨节酸痛，举动诸多不便，加以连年欠负，债主日日上门，真是闹得头晕目眩。文报局里几两银子，还够不上利钱。”说着，在身边掏出一个小小皮夹子来，在皮夹子里面取出一张当了五十六千钱的当票给有声看，道：“阁下请看，这是今天才当的。那些无情的债主，他来了便不肯走，无论多少，总要逼出点才去，所以兄弟近来觉得总没有生趣了。”有声见他如此，倒不便开口。稍为坐了一会，便辞了出来。一路上垂头丧气，猛然想起，我何不去找文述农呢？述农自从那年失意回来，家中又遇了一场火，此刻不知怎样了？寻见了¹他，好歹总有个商量。想定了主意，便坐车到了城门口，进城走到了也是园滨。一个人心情恶劣，便有许多想不到的地方，有声直等到了也是园滨，才想起述农房子已经烧了的，从何找起呢？无奈只得在就近的店家去打听，喜得一问便问着了。

原来述农这几年里头，已经设法把房子造起两间，虽然未算得恢复旧业，却也不至于栖身无地了。听说有声访到，不胜之喜，彼此痛叙了一番别后景况，述农便约了有声，仍旧出城，到酒店里吃了两壶酒，天气已是晚将下来。述农道：“你几年没到上海了，我一向也闷在家里，从不出城。我们吃过了酒，去看戏罢。上海近来开了一家髦儿戏馆，听说很有几个好脚色。”

有声到了几天，一无所遇，心中正自烦闷，也想借此排遣胸中闷气，便答应了。

两人便出了酒店，同到戏园里去。正厅前三排都已经被人定去了，述农、有声便在第四排当中坐下。此时戏已演到第二出。过了一会，只见按目（上海戏馆专司招待看客者之称）引了一群人到第三排坐下，内中一个却是伊紫旒。紫旒只管招呼朋友，却不见有声，有声却看得他十分清楚，不过心烦意闷，懒得招呼罢了。第五出戏，戏单上排的本来是《纺棉花》，忽然改了一出《卖胭脂》，有声向台上一看，见挂了一扇牌子，才知道是被别人点了的。正要和述农说话，忽听得前座的伊紫旒狂呼叫好，回眼看时，只见他还不住的手舞足蹈呢。旁边同坐的一个人，对紫旒说道：“紫翁真会办差，这一身衣服实在配身得很。”又一个说道：“等回来挂出那帐檐，还要光怪陆离呢。”那一个道：“不知统共化了多少钱？”紫旒道：“三件东西，一百六十元。”说时，又叫了两声“好”！便有一个按目走到紫旒跟前，弯着腰说了几句话，紫旒便交给他一包东西。那按目拿到戏台边往上一摔，忽听得豁拉拉一声响，原来是一包洋钱，散满戏台，大约有五六十元之谱。有声看在眼里，笑在心里。等到戏散之后，夜色已深，述农进城不便，索性到馆子里吃了点心，同到泰安栈安歇。

有声谈起紫旒的事，述农道：“我只管看戏看出了神，却未曾留心。紫旒我也认得的，听说他近来阔得很呢！”有声道：“现成我看见他的当票，未见得阔到那里去。”述农道：“姑勿论他阔不阔，欠债还钱，总是应该的。你明日便老实向他讨去，总不能他当了东西，便可以不还债的。”有声点头称是。当下谈了一会，各自安歇。

到了次日，述农盘桓了半天，仍旧进城。有声便依了述农的话，仍去访紫旒。紫旒见了有声，便眉花眼笑的说道：“兄弟还没有去回候，阁下倒又屈驾了。我恰好有一件事情要和阁下商量，阁下不要见弃。我这是念旧的话，差不多的朋友，我也不多这个事。现在有个朋友，在这里办山东金矿的事，正要请一位朋友帮忙，不知阁下可肯屈就？”有声道：“我这回出门，本来为的是谋事，既承推荐，感激不尽。”紫旒道：“既如此，我回来就去通知敝友，再过来奉请。”有声听了这几句话，又是开口不得，坐了一会，只得别去。紫旒道：“我也不敢奉留，也要去看我敝友去了。”说罢，一同出门，彼此分路。紫旒便去看他的朋友乔子迁去了。

原来这乔子迁是江苏的一个世家，祖上都在外做官。他的父亲是一个江西知府，早年已经亡故。哥哥乔子守，是个一榜，服阕之后，遇了大挑，挑在一等，仍旧指了江西省候补去了。子迁向来出继与他伯父乔木。这乔木本是山东的一个候补老州县，很署过两回大缺。五十多岁上断了弦，没有儿子，因向兄弟商通，把侄儿子迁承继过来，以后便打算不续弦不纳妾了。子迁到得山东，便是少爷，终日在外胡闹，什么鹊华桥、大明湖（济南游宴之地），没有一天没他的足迹。乔木气的了不得，便把他驱逐回南。又过了十多年，乔木年纪过高，便呜呼哀哉了。济南的同乡官看见他身边没有亲丁，一面代为买棺盛殓，一面将衣箱什物封存，一面打电报到南边来，叫子迁赶紧去。

却说子迁自从被逐回南，便终日在上海流离浪荡，结识的朋友不少，却没有几个是正经的。几年下来，闹了个一贫如洗，告贷无门，亲戚朋友都渐渐的厌恶他起来了。只有一个

人，是他莫逆之交。你道是谁？原来是北诚信鸦片烟馆的堂信李老三。原来子迁吃上了鸦片，天天到北诚信开灯，久而久之便与这堂信李老三相熟了。从子迁穷下来之后，人人见了，都是远而避之的，倒是老三有时候三角、有时候两角的借给他。那几天正是山穷水尽的时候，忽然接了济南电报，说是继父死了，不觉喜出望外，连忙走到北诚信开了一只灯，和老三商量说：“我这回到山东，偌大的一分家财都是我的，只是此刻怎么张罗几个盘缠去呢？”老三踌躇了半晌道：“不知要多少洋钱才够呢？”子迁道：“有五六十元也够了。”老三道：“那里要得许多？”子迁道：“别人或者不消，你知道我的一切铺盖行李都要置办起来，岂不是要多费些么？”老三又沉吟半晌道：“我这里押柜洋钱是有五十元，只是起了出来，我的生意也就要歇了。”子迁不等说完，便道：“不要紧，你便辞了此处，和我一起到山东去。”老三道：“两个人去，盘缠又要多了。”子迁听说，便顿住了口，搓手顿足。老三道：“乔先生，你且在这里等一等，我去找一个朋友商量。”说罢，径自去了。

子迁躺在烟铺上，过足了瘾，又多吃了二钱烟，还不见老三回来；直等到天色黑将下来，各堂信都吃过晚饭，老三方才来了。说道：“乔先生，我依你。跟你到山东去，不知要多少盘缠？”子迁想了一想道：“至少只怕也要一百，就是不要一百，也要八九十的了。”老三道：“我已经去和几个朋友商量过，统共凑了三十八元。连这里的押柜五十元，有了八十八元了，我们就准定这样办罢。”子迁道：“如此好极了。但不知这里押柜的，几时可以取得出？”老三道：“这个容易，一两天就有的。我们先置办东西去罢。”于是托了别个堂信代他照应，自己却和子迁出来，到各处买了些铺盖行李等东西。当日老三

便向东家辞工，取回了押柜，当真的跟子迁到山东济南府去了。

子迁到得济南，入了继父公馆，不免对了灵柩假意的也要蹙踊号叫了两声，然后对各同乡老伯辈叩过孝头，一面成服。就在苦次开灯，仍旧叫老三代他烧烟，一同躺在苦次，在旁人看见，倒像有两个孝子一般。子迁停顿过半天，便有代理后事的同乡，把封锁的箱笼等件，一一点交。子迁谢过了，便打开来逐件检点。大约乔老头子剩下的产业及现钱，不下二万金，便连公馆房子也是自己买下的。一场丧事办过之后，子迁便留在山东，仍旧是阔天阔地的举动。又和老三置了上等衣服，待如上宾，家人们都称呼他李师爷。两个人一对儿出去，一对儿回家，闹了两年，把老人家遗产闹了一半。因为公馆房子太大，自己住不了，便分租了几间与别人。那来租的，却是一个广东人，招了股分，去招远一带开金矿的，带来的矿石样子不少，一桶一桶的都堆在院子里。被老三看见了，便计上心来，到了夜静时，便亲自动手，偷了三四桶进来。子迁笑问道：“你要他这个做什么？”老三道：“我看你终年在这济南府混不出什么道理来，我们不如仍回上海。”说罢，又附耳说了如此如此。子迁大喜，便即将各种产业变了现银，就是那公馆房子也卖了。只说运柩回籍安葬，向各同乡处辞过行，带了灵柩，雇船到了烟台，附着轮船仍回上海。把棺材寄到苏州会馆，却在马路鸿仁里租了一所三楼三底房子，置备家伙住下。在门口挂了一扇“奏办山东金矿局”招牌，又挂一扇“山东金矿招股处”招牌。把偷来的几桶矿石摆在天井里，又开桶取出几块，用玻璃匣安放在桌子上。子迁便是总办，老三便是师爷，放开手段，结交起来。紫旒说荐有声的馆地，正是这个去处。

但不知有声肯就与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五十金暂依招股处 二百元押去府右堂

且说余有声被伊紫旒几句引为知己、不忘故旧的话，说的开口不得，回到客栈，闷闷不乐。此时旅费有限，文述农光景未见得怎样，若不早点谋着一件事，只怕这上海也不能久住的了。但不知紫旒的话是真是假？自己一个人越想越闷。直到晚上七点钟时候，茶房送进来一张条子，有声接来一看，却是紫旒请一品香吃大菜。有声答应知道了，随即锁了房门到一品香去，问了坐号，进去与紫旒相见。座上先已有了两个人，一个便是乔子迁，一个便是李老三。有声向未认得，由紫旒代彼此通过姓名。原来李老三此时已经由乔子迁代他起了个表字，叫李仲英。当下彼此寒暄已毕，紫旒便让点菜。有声在栈里是吃过晚饭的，随意点了两样。一时点齐了，便发了菜单下去，大众入席。一汤过后，紫旒便对有声道：“兄弟是爽快的人，早起所说的，就是这位乔子翁。子翁在山东多年，所有那边的风土人情、物产地理，都考究的十分清楚，为人又十分精明强干。去年在招远察出一座金矿，探了矿苗，化验过，成数极高，所以禀准了山东抚台，招股开办。抚帅给了札子，到上海来设局招股。要想请一位书启老夫子，恰好足下现在清闲无事；子翁也久仰大名，就打算奉屈帮忙。”子迁接着拱手说道：“一切都望指教。”

有声正要回答，忽然外面跑了一个人进来，生得面目瘦削，皮色青白，手里拿了沉甸甸的一包东西，嘴里说道：“二哥，我早知道你又是吃大菜的了。”说着，又向众人弯了弯腰，把那包东西向桌上一放，便就坐下，向有声招呼。彼此问了贵姓台甫，原来这个人正是紫旒的妻舅，姓贾，表字伯绳。当下伯绳问紫旒道：“奉托的事怎样了？”紫旒道：“我已经竭力磋磨过了，大约七十五两库平银子是不能再少的。以我的交情说上去，他此刻应允照七十五两规平就是了。”伯绳道：“大约一百元光景罢？”紫旒道：“总不过一百零两三元的样子。洋钱折银价，好在是有市面的。”伯绳按一按那包东西道：“这里只有一百元，明日再补足可使得？”紫旒便伸手去取那包洋钱。伯绳连忙一手按住道：“照呢？”紫旒便缩回了手道：“明日包办到就是了。”伯绳道：“那么我们明日交易罢。”说着，拿起洋钱包子，说声失陪，便扬长的去了。紫旒不住的说：“吃两样东西去。”伯绳口也不开，头也不回。李仲英问道：“是什么交易？”紫旒道：“是要捐一个小功名。”子迁道：“既然要捐功名，何以不把上兑银子交出呢？”紫旒脸上涨了一阵绯红，道：“伯绳是小孩子脾气，我不好和他计较。”回头对有声道：“我们说得好好的，却被他来打了个岔，还是谈我们的正事罢。子翁那边为的是开办之始，束修不能从丰，暂时先送五十金一月；等将来开工之后，每年分红，再格外酬劳。不知阁下可肯屈就？”有声听说有了五十金一月，自己暗忖：姑勿论其丰不丰，暂时且得了个托足之所，免了客栈的旅费，也是好的。想罢，便道：“多承紫翁的感情，乔子翁的青眼，就怕兄弟才疏学浅，不能办事。”子迁连忙道：“客气，客气！有翁大才，兄弟是久仰的。”紫旒道：“如此，我们一言为定，明日子翁就送关书过去罢。”子迁道：“这个自然。

不知有翁几时可以搬过来？”有声道：“兄弟住在客栈里，行止是随意的。”子迁道：“如此好极了。”当下彼此又应酬了一番，吃完大菜，各自散去。

到了次日，紫旒果然亲身代子迁送了关书到有声处。有声受下了，便算清旅费，将行李搬到子迁所开的金矿局去。子迁首先请有声作一张禀帖给山东抚台，禀报开办招股情形，官衙倒是二品衔花翎山东候补道。有声是向来办惯公事的，就和他一挥而就，如式做妥，交给子迁自去发寄。自此以后，过了一个多月，没有什么事，不过写几封往来书信。金矿局里居然也有人来附股，他定的章程是每股一百两，先收一半。十股、八股、三股、五股，居然有人来的。

一天，子迁、仲英都出去了，只剩了有声在家。忽然紫旒走到，有声接着相见。寒暄已毕，紫旒便问长问短，问宾东相得否？同事处得来否？有声倒是十分感激。紫旒谈过一阵，然后凑近一步，对有声道：“兄弟今天有一件事要和阁下商量。因为要还一笔欠项，要用二百元洋钱，一时没处调动，要想向阁下通融。论理呢，我所欠尊款尚不曾清还，不便再说这个，但是‘前欠未清，免开尊口’，这句是市井上的话，阁下必不如此。所以我才仗着老脸，前来商量。并且还有一说，我还有一样东西，可以放在这里做一个信。不过两三个月，我就可以设法归还的。”有声道：“兄弟近来光景不比从前，前几天支了两个月薪水，已经寄了家用。阁下若是早来两天，虽不能如命二百元，多少总还可以应酬一点，此刻却是力不从心，无可如何了。”紫旒道：“我也明知道这一层，但不知可否暂向子迁借两个月薪水，应酬我一半？我这件信物，暂且可以存在此地。”说罢，在怀中取出一个纸包，打开来抖出一看，却是紫花印标了朱的一张双月通判的官照，

姓名、年貌、籍贯、三代，填的整整齐齐。紫旒一面抖开给有声看，一面说道：“这东西别人拿去，虽然没用，却是兄弟一辈子的前程。此刻停了捐，就让化了钱也捐不回来。拿了这个作信，想来阁下总可以谅我。”有声道：“委实是没有，倘是有的，也无须这个。兄弟承情荐到这里，还不满两个月，先就向乔子翁借了两个月薪水了。此刻再借，恐怕难乎为情。还是紫翁自己向他商量，只怕还好。”紫旒道：“这个倒有点未便，还是费心阁下罢。”有声道：“如此，这官照请先拿回去，我只管商量商量看。”紫旒道：“如此就费心了，我明后日来取回信。”说罢，怀了官照，别过有声，出了鸿仁里，走到大马路，向西行去。

一路上左右盘筹，到那里去才可以借得着二百元呢？一路上低头去想，猛然想着了一处，恰好一辆东洋车走过，紫旒便叫了过来，跨上去坐了，一路指挥那车夫转弯抹角，到了四马路胡家宅梅春里停下。给了车夫几十文，走到一家门首，扣了两下门，里面问：“是谁？”紫旒答应：“是我。”便有一个人开了门。紫旒问道：“小姐在家么？”那人道：“不在家，跑马车去了，只有老太太在楼上。”紫旒便一径登楼，在楼梯上先叫道：“妈妈，你近来可好？许久不见了。”上面应道：“是谁？”紫旒登尽楼梯，掀开门帘进去道：“是我。”那老妇人道：“哎哟，原来是伊老爷！久不见了，你可好？我家妮儿（京师闺女之称）惦记着你呢！可巧他今儿跑马车去了。伊老爷你这边躺一躺，他就来的。”一面说，一面在烟榻上坐起来，手里还拿着一杆烟枪，嘴里又喊道：“喜子，泡茶来。”楼下答应了一声。老妇人又对紫旒道：“我家妮儿不在家，那些丫头们就都躲懒了，欺负我年纪大。”说话时，丫头喜子捧了一碗茶上来，放在烟盘里，笑道：“伊老

爷，今儿是什么风把伊老爷吹来了？还是前回送衣服帐檐来过一次，以后就没见过金脸了。”紫旒笑道：“你说我罢了，好胆大的丫头！什么金啊、银啊，犯了你小姐的讳。”喜子道：“我说的金字，不过是姓，不像你送的帐檐，全幅用了绣金的，绣出来的又是什么月亮咧，梅花咧，那才犯讳呢！气得咱们小姐一回也没有用过。”那老妇人道：“伊老爷，你不要听他，是用得着的戏上回回用的，妮儿还感激你得呢。”紫旒笑道：“妈当我是小孩子，我听他呢！当天送了来，我就去点了一出《卖胭脂》，看着用的。以后我也看着用了好几回。”老妇人道：“你有听戏的工夫，就不来家走一趟，累得妮儿天天惦记着你。”

说话时，只听得楼梯上一阵高底声响，走了上来。喜子连忙打起门帘，只见一个打扮得花团锦簇般的女子走了进来，说道：“妈，吓煞我也！好好的坐马车，那匹马忽然疯起来了，就和溜缰的一般，也不问是路不是路的乱跑，把拉缰的马夫也掀了下来。幸得碰了两个红头巡捕，才把马拉住了，我另外雇了东洋车回来的。”紫旒听说，便走上前把右手搭在那女子背后，左手在他胸前拍了两下，叫道：“月梅！月梅。”月梅一摔手摔脱了，瞅了紫旒一眼道：“叫我做什么？”紫旒道：“怕你吓掉了魂，我在这里替你叫魂呢！”月梅道：“呸！你为什么咒我？”紫旒一笑，往后向烟榻上一躺，故意把怀里那包官照掉了出来，又故意连忙收起来，往怀里乱揣。月梅问道：“是什么？”紫旒道：“没什么。”月梅发怒道：“到底是什么？又是送谁的鬼鬼祟祟的东西？”紫旒道：“是一样正经东西。”月梅道：“拿来我看。”紫旒在怀中取出，月梅一手夺过，抖开一看，便往地下一摔，道：“我说是什么大不了的东西，原来是一张大当票。”说的紫旒嗤的一声笑了。喜子俯身拾起来，紫旒接过，自行折好。

老妇人道：“伊老爷，这是一张什么东西？”紫旒道：“是一张官照。”老妇人道：“要他做什么？”紫旒道：“凡我们做官的人，都是靠了这一张照做凭据，倘使没有这张照，你也说是官，我也说是官，有什么凭据呢？”月梅道：“这是那个给你的？”紫旒笑道：“这是化了一千多银子去捐，户部里给出来的。”月梅道：“哦，我晓得了，所以你把他带在身边，叫人家好知道你是个官。然而你揣在怀里，人家还是看不见，不如拿来我代你糊在背上。来，喜子去拿浆糊来。”喜子果然笑嘻嘻的去了。紫旒道：“此刻喜子走了，屋里只有我们娘儿三个，我不怕直说，我这东西是要拿出来押钱的。”月梅道：“怎样押法呢？”紫旒道：“我今天等着二百元用，一时没有凑处，要向人家暂借。人家若是肯借时，我便把这张照留在他处，做个取信的凭据。”月梅道：“人家要你这个做什么？”紫旒道：“人家要了，本来没用，不过我没了这东西，就不能出身做官。把这东西押在他处，是不怕我不来取赎的意思。”月梅道：“那么说，我押给你。”紫旒涎着脸道：“你如果肯押，我出三分利钱。”月梅道：“你再拿那劳什子给我看。”紫旒果然又取出来抖开，又指给他看所填的字：“这‘伊金庸’，便是我的名字；这‘三十五岁’，便是我捐官那年的岁数；这‘身中、面白、无须’，便是说我的相貌；这一颗紫色花色的，便是户部的印。”月梅折了起来，便道：“妈！你去拿二百元来。”老妇人道：“当真的么？”月梅道：“自然是真的。”老妇人便果然转到耳房去了。这边剩了二人在那里鬼混。过了一大会，老妇人拿了一叠钞票过来，交给月梅，月梅接过来道：“几时还？”紫旒道：“多则两个月，少则一个月，就可以还的。”月梅便把一叠钞票交给紫旒。紫旒接过来一点，只见汇丰的、麦加利、十元的、五元的、一元的，乱七八糟，参差不一。点了点数，

恰好是二百元，便拿来揣在怀里。月梅也把官照藏起。又鬼混了一会，紫旒便急急忙忙的别去。

不知紫旒要到那里，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移花接木三条计 动魄惊魂一纸书

却说紫旒拿了月梅的二百元钞票，出了梅春里，恰好巷口有一辆东洋车停在那里，紫旒跨上去坐了，用手一指，那车夫便顺着所指之处，发脚飞跑。转了两个弯，到了大马路凤祥银楼。紫旒喝叫停住，跳下车子，给过车钱，走到凤祥里面，在身边掏出一张票子，交给柜上说道：“这两样东西做好了么？”柜上人接来一看道：“好了。”随即取来一枝银水烟筒，一个金豆蔻盒，先后都上天平秤过，取出算盘算了一阵，说道：“烟筒二十八两三钱，盒子四两六钱一分七厘。除收过欠找一百三十五元六角。”紫旒取出钞票，点了一百三十六元，柜上收了，开过发票，找出四角洋钱。

此时已是入黑时候，紫旒拿了东西，仍旧坐了车子，走到三马路同安里落车，正要进去，不想迎面遇了有声。有声道：“方才到公馆里奉候，不想阁下仍未回去。遇见了令亲贾伯翁，说阁下天天在同安里花锦楼家，所以我特来奉访。不料贵相好说，今天阁下不曾到过，并且约了朋友今天又麻雀，朋友已经到了，还不见阁下到云云。我因为阁下不在，便走了出来，不期恰好相遇。”紫旒道：“如此恰好，就请到里边坐坐。”有声道：“不坐了。我不过受了阁下所托，方才子翁回局，我问过他。他说这两天要解一笔机器款，这几天里头不便挪移，所以

我专来回覆一声，免误了阁下正事。”紫旒道：“费心得很，迟两天看罢；倘我在别处弄不着，再来求老哥费心。此刻没事，何不请到里面坐坐呢。高兴打牌，我们再邀两个人，多开一局。”有声道：“这个我一向不懂，少陪了。”说罢，拱手别去。

徐步绕行，转到了四马路。心中暗想：紫旒急到拿官照出来押钱，何以还有心神又麻雀？这点镇静的工夫，真是令人佩服。一路上想，一路上东张西望，不提防后面忽然有人高叫一声：“有声。”有声回头看时，却是李仲英。有声立定了，仲英道：“你到哪里去了？老总要请客，四面八方的抓人，却只抓不着，连你都不见了。”有声道：“在那里？请谁？”仲英道：“请两个生客，在同安里花小葆家，你快去罢，我还要找紫旒呢。”有声道：“你莫忙，紫旒不消找得，我知道他在那里。先到了小葆那边，我包管你一抓就来。”仲英道：“如此好极了，我们同去罢。”于是二人走西荃芳，穿出了同安里，到了花小葆家。只见子迁果在那里，还有两个客。有声招呼一遍，方才知道，一个安徽人鲁薇园，一个南京人李闲士，都是要入金矿股分的。有声正待细谈，仲英道：“你且说紫旒在那里？先请了他来再说。”有声道：“紫旒今天是主人，在隔壁花锦楼家，请他只怕未必来；除非你亲身去对他说，请他来陪客，或者可以请得动。”子迁道：“奇怪，紫旒和花锦楼前几天闹断了，发过誓，永远不去的了，何以又去起来？”仲英道：“不要管他，且等我亲自去邀了他来，再问他这个。”说罢自去了。薇园问子迁道：“有翁可是也在山东同来的？”子迁道：“有翁是新近聘请的，一切事情都仰仗得很。”有声道：“岂敢，岂敢！兄弟不懂事，一切都仗子翁指教。”薇园道：“有翁一向恭喜是什么贵业？”有声道：“向来都在长江一带经商的。”薇园道：“这金矿办起来，倒也是一件大商务。兄

弟向在汉口，这回是慕名而来，打算多少做点股分。”子迁接口道：“薇翁今天到局里来，说起打算要做五百股，是一位大股东呢！”说话时，仲英已偕紫旒走到，彼此相见，通过姓名。

仲英道：“紫翁今天十分赏脸。他在花锦楼那边，是碰和的主，本来走不开，被我说之再三，方才请人代碰。”子迁道：“屈驾得很！但是你前几天就睹神罚咒的说，永不到他家去了，怎么忽然又去碰和？”紫旒道：“这些小孩子们，何必和他认真呢？说说罢了。我听仲英说，鲁、李二公都是罕客，所以特来奉陪。”薇园道：“岂敢，岂敢！久仰得很，今日幸会。”紫旒道：“听仲英说，二位要做金矿股分，这件事很好的。”闲士道：“兄弟无此力量，薇翁是一意要做。因为初到上海，地方不熟，由兄弟引到贵局的罢了。”紫旒道：“兄弟虽不是局中人，然而一向与子翁相好，深知他这个矿办得极得法。前次已经将矿苗寄到日本，请化学师化验过，回信来说，成色极高，可以获大利的。子翁已经写信去聘这位化学师，大约下月就可到了。”闲士道：“所以一个人要讲运气。那一座矿山，放在那里，怎么偏偏被子翁找着呢？”紫旒道：“找着了，也要碰巧和这位抚帅有交情，才肯下这个札子。有了大宪提倡，招起股来，才得顺手。”薇园道：“这么大一个局面，子翁、仲翁两个人就撑持起来，足见德才干不小。”子迁道：“这边只办招股，没有什么事，山东那边人多点。”紫旒道：“这就是子翁实心办事之处。差不多的有了这个局面，那里容不下十来个人？”

说话之间，席面摆好，发出局票，相将入席。花锦楼就在隔壁，首先到了，在紫旒侧首坐下，把一个崭新的金豆蔻盒子放在面前，跟局丫头拿的银水烟筒，也是崭新的，配上一条珠链条。仲英笑道：“这两件行头，一向不曾见过，想是伊老爷新

送的？”花锦楼瞅了一眼道：“你管他。”紫旒道：“那个冤大头才化这些冤钱呢！”花锦楼又瞅了紫旒一眼道：“都像你，我们都要喝风了。你伊老爷就是化冤钱，也冤不到我们身上，只梅春里一处，就够你一冤的了。”子迁笑道：“这是一瓶上好的镇江醋，小心不要打翻。”花锦楼道：“你又何苦代你们小葆背履历呢。”紫旒道：“你们且不要说笑话，我们谈正事罢。薇翁既然答应了大股分，我看子翁的招股章程上也应该列薇翁的大名。薇翁是路过的，不能常驻局内，他应该派一个人到局办事，这是兄弟统筹全局的办法。因为有鉴于近来招股的毛病，你看什么煤矿局，什么铁矿局，起初的时候，莫不是堂哉皇哉的设局招股，弄到后来，总是无声无臭的就这么完结了。那里头有什么奥妙，我们局外人自然不得而知。然而总逃不出‘办理不善’四个字之范围以外。若要办理得善，头一着先要诸大股东和衷共济，以外的事自然就都好商量了。方才听见仲英说，薇翁打算认五百股，照兄弟愚见，乔子翁认的是一千股，莫若薇翁也认了一千股。有了这两个大股东，事情就更容易措手了，不知薇翁以为如何？”薇园道：“这倒不忙。等兄弟商量起来看，未尝不可以多认点。”闲士道：“本来招股这件事，大股东越多，零招的散股越容易。但不知山东官场肯认几股？”子迁道：“这个是官督商办的局面，官场股分却并未提及。倘使我们股分招得好，也乐得不要官款，免得事事掣肘。”说话之间，众局陆续都到了。一时管弦嘈杂，钏动钗飞，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直到九点多钟，方才散席。鲁、李两个先行辞去，子迁、仲英、紫旒三个人，切切私语，有声见此情形，便也先行辞去，子迁也不相留。

紫旒见有声去后，便对子迁道：“这件事倘使徒事游移，是一定弄不好的，我劝你早定主意的好。”子迁道：“这件事都是

仲英闹出来的，此刻骑虎难下。到这里开办了三个多月，来的不满一百股，喜的都是零股，没甚要紧。此刻来了这个大主顾，吃他下去，我没有这个胆量；放了他去，实在是舍不得，总要求你代我出个主意。”紫旆道：“依我是有三件计策：山东抚帅的公子，现在上海，我与他相熟，还说得上两句话，你先放胆吃他下来，然后央求抚帅公子，我们打伙儿走山东，设法认真把他这矿务拿了过来我们办，此是上策。放胆吃了他下来，连前头弄来的，一并依分了，各走各的路，只把有声丢下，此是中策。这两条计策都不肯行，只索推辞了薇园的股分，只吃点小买卖，此是下策。”子迁道：“紫翁的上策太难，中策太毒，下策又太平常了。我想大家从长计议，总还可以定一个善法。”仲英道：“我倒有一个善法。我们暂时只管依紫翁的上策做去，做得到便好，倘使做不到，我们将计就计，就行那个中策，岂不干净？”紫旆拍手道：“妙，妙！到底仲哥阅历多，见解不同。我们就依仲哥做去。”子迁道：“这件事最好先见了抚帅公子，打听打听那条上策办得到办不到，再作商量。”紫旆道：“这也容易。你要见抚帅公子，他就在隔壁花锦楼处碰和，说不得我到那边再摆一台酒，代你们介绍介绍，可是说话一切都要留神。”子迁道：“凡紧要的去处，我一切都让你说就是了。”

说罢，一同出了花小葆家，走到花锦楼处，登楼入房，只见和局未散。花锦楼亲自代了伊紫旆，还有陈雨堂、萧志何两个打横对坐，花锦楼对面却坐了一个本房间的丫头。紫旆先介绍了子迁、仲英，与陈、萧两个相见，然后问道：“五少大人呢？”花锦楼道：“到群仙戏园去了。说是等看过金月梅的《纺棉花》就来的。”紫旆道：“和碰了几圈了？”花锦楼道：“刚刚满了五圈。”紫旆道：“快碰完了这一圈，我还要请客呢！”花锦楼把牌一推

道：“那么就不碰罢，何必一定要几圈呢！”紫旒笑道：“左右五少大人未到，就何妨碰完了呢。”一面说，一面要了纸笔，点了菜，又写一张请客条子，到群仙去请五少大人。条子发了出去，又和子迁、仲英切切私语了一回。请客的回来说：“五少大人不在群仙，打听得是到梅春里去了。”紫旒再写了一张条子，又代送到梅春里去，便坐到花锦楼后面看碰和。

刚刚六圈碰完，还在那里算帐，未曾散坐，五少大人带着月梅到了。紫旒正在招呼，五少大人还没有开口，月梅先冷笑道：“和还没有碰完，台面还没有摆，便写什么客齐请带局来？”花锦楼连忙起来，招呼到一旁坐下。紫旒也介绍乔、李过来，相见通名，一面叫摆台面，一面把乔子迁在这里招股办矿一节，略略提起。霎时间台面摆好，紫旒起身让坐，发出局票。酒过三巡，紫旒便对五少大人道：“这位乔子翁向在山东，与一个广东人合办招远金矿，闹到后来，彼此意见不合。子翁本来答应一千股，五百股的股本早已交了出去，自从去年闹翻了，子翁便独到上海来招股开办。可奈前路那个广东人，此刻还在山东。”五少大人道：“那广东人是谁？”子迁道：“姓李，叫李子选。”五少大人道：“此刻打算怎样呢？”紫旒道：“此刻打算求少大人向老师处说句好话，或者仍旧合办，最好是独归了这一面。”五少大人笑道：“怕不能这么容易罢？我今夜还有两个局，少陪，要先走一步了。”说罢，带了月梅起身自去。紫旒送到楼梯口而回。几个人草草终席，也自散去。子迁、仲英回到鸿仁里，只见有声一个人坐在那里出神，还不曾睡。原来有声从花小葆家出来，便一直回到金矿局，茶房进来说道：“今天有个朋友来过，留下一封信在这里呢。”说罢，在砚台底下取出一封信来，却是封了口的。有声一看，认得是文述农笔迹，暗想留个

便条，何必封口？述农未免过于仔细了。拆开一看，只见写着道：

刻得一警信，祸机在一发之顷，急趋报，奈觅行踪不得。请于明日一早，到舍面谈，万勿迟误。知名。阅毕付丙。

有声看罢，莫名其妙，什么祸机一发之顷？所以呆呆的出神未睡。

要知到底是什么祸机？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透消息托故避干连 乘危急巧辞图攘夺

且说余有声自从得了述农留下一条之后，心中十分疑惑，通宵不寐。次日一早起来，便进城去寻述农。谁知寻到述农家时，家人说是昨日出城未回，有声闷闷不乐，只得仍旧出城。走到四牌楼地方，恰好与述农相遇。述农道：“我昨夜在你尊处留下条子之后，恐怕你今早不肯就进城，所以我在朋友家借住了一宿，一早去访你。说是你一早就出去了，我便料得你是找我来了，便赶着进来，恰好在这里相遇。”有声道：“请教有甚要事？什么祸机不祸机？我昨夜一夜不曾睡，今早特来请教。你说得那么利害，我焉有不在心之理？”述农道：“路上非说话之所，我们找个地方坐了好细说。”说着相将绕到邑庙，在鹤亭茶室泡了一碗茶坐下。述农道：“那乔子迁金矿招股的事，是个骗局，你知道了么？”有声吃惊道：“你是从哪里打听来的？”述农道：“此刻山东抚台已经派了委员到上海来查办。暗查了几天，昨天又亲到局里去打听，一切底细都知道了，只怕日间就要发作。倘使发作起来，封屋拿人，岂不是连累了你？所以我急急的关照你，快点离了那局，免得无辜受累。”有声道：“委员是那个？怎么我不见有人到局来查？”述农道：“你已经同席吃过了酒，还做梦呢！那个鲁薇园可不就是？”有声吃惊道：“他说是来附股的呢！还有一个李闲士。”述农道：“还不亏了闲士，我

才得了信息。这闲士是大马路丰盛祥金子店的东家，薇园到了，便住在他店里。恰好闲士和我是认得的，我出城总到他那里坐一会。前两天我就知道有一个山东委员住在他那里，却不知是办什么的。昨天我又出城，闲士和我谈了一会，便道：“我此刻要和薇园去串一出戏，少陪你了。”我问他串什么戏？他便告诉我，说要到鸿仁里金矿局去认股。我说：“认股是正事，怎么说是串戏？”他才逐一告诉了我。原来他们是个骗局，所以开办了几个月，从不曾登过一个招股告白，须知是个见不得人的事情。山东的招远金矿，人家在那里好好的官督商办，已是一个成局，股分早就招足了，他却冒了人家的名，在这里招股。那边办的是广东人，须知这里上海广帮人最多，又是个往来要道，通商码头。他在这里招摇，自然要被那边知道了。人家得了信，便禀了抚台，认了委员盘费夫马，请派人来澈查。我得了这个信，等他们去过半天之后，便去找你，要告诉你这件事。不料找你两次都不在家，只得留下个条子，约你进来。”有声道：“我此刻怎么办呢？”述农道：“薇园昨夜已经拟了一个长电稟覆。昨夜译了一夜电码，还未译完，大约今天下午这电报要发出去的，总要明后日才有回电。你此刻回去，只说家里有甚紧要事情，即日要动身回去，就先 把行李搬到我家 再说。你搬了出来，凭他怎样办法，总好商量。不然，闹在一个窝儿里，岂不是费了手脚么？虽然你是受他聘的，不与同谋，事情总有分出皂白之日，然而等到事情明白，已就吃了眼前 亏了。”有声道：“这个办法甚好，只是打搅尊府不当。”述农道：“你此刻有心肠说客气话呢！快点去罢，我在家里等你，你下午搬来就是了。”有声谢过了，两人给过茶钱，分路别去。

且说有声出得城来，就坐了车回到鸿仁里，免不得要装出

满面愁容。向子迁说诳，只说接了家中来信，说有要事，嘱令火速动身，恰好今天有船，即日要走。子迁愕然道：“怎来的那么巧，兄弟日間正打算到山东走一遭，免不得要带着仲英去。可巧有翁有事，这便怎处？”有声也踌躇道：“这便怎处呢？”沉吟了一会，又道：“不知子翁有了行期没有？兄弟回去，倘使没有十分大不了的事，仍旧可来。大约往回的日子，也不过半个月、二十天光景罢了。”子迁道：“行期是不曾定，大约也就不远。有翁一定要走，总望早点来的好。”有声答应了，便自去收拾一切。

刚刚午饭过后，电局里的信差送进来一封电报，上面写的是：“济南电报，送上海鸿仁里金矿局乔。”有声接在手里，吃了一吓，暗想道：难道有那么快的回电么？莫是发作了？忽又转念道：就是发作了，回电也不到此地。一面想，一面撕下签字条，签了字，交来人带去。子迁便取了那电报自己去缮。有声便乐得自己检点行李。过了一会，子迁大约已缮过电报了，面带不豫之色，叫自己的包车夫带了车子去接伊紫旒来。

一会儿紫旒到了，和仲英、子迁三个唧唧啾啾了半天。紫旒便过来再三挽留有声，说是子迁接了济南电报，催着动身，往来也无非一个多月，有翁可否留在这里招呼一切？有声听了述农的话，已经透底明白，如何肯留？听得紫旒这话，疑是事情已经发作，巴不得一步跨出了大门，脱去自己的干系。便说道：“兄弟非不肯留，实因接了家信，说是有要紧事，催着即日回去。到底有什么事，信上又不提起。此时归心似箭，是以万不能留，尚容日后补情罢。”紫旒见十分留不住，便又去和子迁唧唧啾啾去了。有声趁此，便叫人挑了行李，向子迁等告别，径到述农家去，暂住不提。

且说子迁所接的电报，原是他一个同乡父执所发的。这个人姓田，表字仰方，是一个山东候补知府，向来与子迁的继父乔木最为交好。子迁奔丧到济南时，他也当子迁是自己子侄一般的教训。子迁与各父执之中，也只怕的是仰方一个。这仰方本是江南一个名士，在山东也很有点才名，近来奉抚宪委了本署文案。到差之后，除了办公事之外，闲暇时不免翻检旧日案牍。无意中检着了人家告子迁冒名招股的一个禀帖，那禀尾已经批了“所禀如果属实，殊于商务有碍，仰候委员前去查办。”云云。仰方见了，倒是一呆，暗恼子迁不肖，怎么这等胡闹？在几个同事当中细为打听，才知道前次奉委出差的鲁薇园，便是查办这件事的，心里又代子迁着急。万一送到官司办起来，还不是把他老子一生的清名都扫尽了？越想越代他担忧，又是恼，又是恨。然而相隔数千里，要责备他也无从责备。薇园虽是相好，本可以代他请托，怎奈又不知他到上海住在什么地方，无从通信。再取那张禀帖细看一遍，因想起一个法子：姑且照那禀帖上所开的鸿仁里地址，打一个电报去通他一个消息，然后写一封信给薇园，也寄与他转交便了。想定了主意，便一面发电，一面发信。田仰方此举，虽非正办，也算他尽了交情，较之一班人在人情在的，以及一班见面六月，背面腊月（二语京师谚，六月、腊月，喻冷热也。）的，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了。闲话少提。

且说子迁译出那电一看，只见电文是：

金矿招股事发，宪委鲁薇园查办。宜防。仰方。

子迁见了这十七个字，吓得心头小鹿乱撞，又不敢被有声知道，仲英是商量不出主意的，所以请了紫旒来商量。紫旒看了这电报，也是一吓，道：“原来他什么五百股、一千股，却是来

试探的。此刻没有别法，只有将我昨天的中策借来一用，你二位只推到山东去，暂时避开，留下有声在这里，借他挡一挡锋头再说。好在他是聘请来的，想不致十分难为他。”子迁道：“有声今天早起便接了家信，说家里有什么要事，今天马上就动身，如何留得他住？”紫旒愕然道：“难道他倒先得了信？不然，那有这等巧事？且待我留他一留看。”及至留有声不住，等有声去了，三个人又重新商量。

仲英便道：“据我看，也无须商量，只要把房子一搬。搬到新房子之后，我们就不挂那两扇牌子就完了。”紫旒暗想：这个法子本来是可以行得的，好在薇园不曾拿着他招股的凭据，只须避开了就完了。然而如此一办，未免太便宜了他两个。因说道：“只怕有些不妥。你叫人搬家，总要告诉他搬到那里，又要叫管房子的来交还他房子，他们何难打听出来？况且你两位又和他当面见过，同过席，彼此都认得的。你们这件事本来也错在当初，倘使你们指东说西的胡乱说一个什么地方的矿倒也罢了，偏要冒了人家的名，所以才有今日。难道你避了面，人家就放了手不成？”子迁道：“依紫翁要怎样才好呢？”紫旒沉吟了半天道：“实在没法。依我看，只有硬挺着等他来，事到临头再为设法罢了。”子迁道：“这个不妙。倘是可以硬挺的，我那老世伯也不打电报来了。”紫旒又取过那张电报反来覆去看了几遍，道：“这‘事发’两个字怎么讲呢？是被人家告发呢？还是上头访着呢？若是上头访着的，还可以设法贿赂薇园，含糊禀覆；若是被人家告发的，那就是薇园肯照应，也没法想了。电文又简略，山东又远，我又不能料事如神，除了硬挺之外，总不免要吃点小亏。”子迁道：“吃点小亏有其要紧？只要先设出法来。”紫旒又沉吟了半晌道：“除了硬挺之外，实在无法。须知

这件事不止招摇撞骗，还是败坏商务，有关大局的。除非不发作，这一发作起来，你就是走到天边，也逃不了的。”几句话说的子迁益发慌起来，又埋怨仲英不该出这个坏主意，此刻弄来的银子不满二万，倒用了三四千了。仲英嘿嘿无言。紫旒道：“你二位胆小，何妨暂时避一避，等我来替你们硬挺一挺。倘使挺得过的，凭我的本事，不定那个矿当真归了我们办；倘使挺不过，我也有本事不吃他的大亏。”子迁大喜道：“那么好极了，就一切费神。”紫旒道：“可有一层：费神是我的事，费用可是子翁的事。”子迁道：“这个自然。但不知要多少费用？”紫旒道：“这个那里论得定？微园要打点，衙门里要打点，还有这局子里的开销，我看至少也要三四千呢！”子迁此时巴不得脱了身，便道：“那么我就留下三千银子便了。”紫旒沉吟道：“我算了一算，恐怕不够，你何妨多留点下来，好在用不完我可以还你的。”子迁道：“那么我就留下四千罢。但是我们避到哪里呢？”紫旒道：“事不宜迟，要走就走。此刻已经三点钟了，附船到苏州还来得及，你两位就到苏州走一趟罢。地方近点，通信也容易。”子迁道：“既如此，我们就马上动身。”紫旒道：“正该如此。”子迁便连忙叫人收拾细软及随身行李，留下了四千银子给紫旒，随即辞别。紫旒道：“恕我料理此地事情，不能相送了。”子迁连道不敢。带了仲英，附内河小轮船到苏州去了。

紫旒等子迁去后，便打发茶房到自己公馆，叫了两个家人过来收拾地方，把从前子迁的布置，一切都改过，这一座三楼三底的房子，登时改了观。又叫一个家人到自己公馆里，赶紧把租来的木器家伙退还了，又带三个月的房钱去交给管房子的人，把家中细软一齐搬了过来。

不知紫旒此等举动，是何作用，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奇举动盛宴贺期丧 叙琐屑绮筵呈丑态

且说伊紫旒等子迁、仲英去后，便把自己的家搬了过来，享受他这三楼三底的现成家私。把门外的什么“金矿局”、“招股处”的牌子除了下来，劈破当柴烧了，另把自己的一扇“伊公馆”牌子挂上。又在帐箱里翻出了那些假收条、假股票、假息折、假图书等来看过，又自己填了一百股的股票，藏在身边，然后仍然归还帐箱里面，封锁停当，找一个僻静地方，收藏好了，以备将来不时之需。又把子迁原用的茶房、车夫一概开除了。一面写了条子，叫人送到丰盛祥，约鲁薇园、李闲士在花锦楼处吃酒。

且说鲁薇园自从得李闲士引导，查清了乔子迁招股情形，当夜回到丰盛祥，便起了一封电稿，把这件事详细叙出，内中又添了多少曲折，叙他那查访之功，然后请示办法。夜色已深，不及再缮电码。到了次日，起来得迟，饭后又被闲士邀了去跑马车，逛张园，等回到丰盛祥，已经五点多钟了。方才译好电码，叫人送到电局，忽然接了紫旒条子。薇园对闲士道：“这厮也是他一党。看那样子，獐头鼠目，未必是个好人。我们乐得再走一趟，不是贪嘴要吃他，或者借此可以多探点消息出来。”闲士答应了。

到了晚饭过后，紫旒的催请条子到了，二人便相约同行。

到得花锦楼处，只见主人伊紫旒之外，已有了两个人。彼此招呼通名，原来一个是秦梦莲，一个是袁伯藜，都是上海有名人物。大家无非说些久仰大名的客套话，过了一会，外场又报说客来，紫旒起身招呼，原来是任剑湖，已经吃得满面春风，走来便道：“来迟，来迟，有劳久候。”紫旒道：“时候正好呢！”剑湖转身招呼鲁、李二人。通过姓名，紫旒便叫摆席。一面问剑湖道：“想是先已赴了一局？”剑湖道：“不要说起，今日赴了一局，犯了个名教大罪。我起先是不知道的，所以去了，及至问出情由，托故要走时，又被他百般拉住。没办法，只得借他的酒，浇我的愤懑，所以多吃了些。不知可有豆蔻，我要讨一点解解酒，回来还要吃呢！”花锦楼听说，便去抽屉里取了半颗，递给剑湖。剑湖接在手里，瞅着花锦楼道：“好好的一个人，为甚要犯了无名肿毒？”花锦楼道：“我好意给你豆蔻解酒，怎么你谢也不谢，倒咒我起来？”剑湖道：“请教你芳名叫什么？”花锦楼道：“难道你头一次见我？不知我名字叫花锦楼？”剑湖回顾紫旒道：“他们不懂，倒也罢了，难道做客的也不懂，总不提醒他们？自从陆兰芬作俑，门外面只贴一张‘陆寓’条子，这一班人就纷纷效尤起来，都改成‘某寓’、‘某寓’，以为时髦。及至叩他芳名，他就叫‘某寓’，你说不是笑话么？近来不知怎样又行了什么轩啊，馆啊，甚至楼、台、亭、阁，都弄了出来。从前有一位名士沈玉笙，代谢湘娥题了一个什么‘仙馆’，后来他们也纷纷效尤，都用一个某某仙馆的灯笼。然而仙馆是仙馆，问他名字，他还有个名字。就如陆兰芬，他虽用了‘陆寓’门条，然而他还是叫兰芬。不像此刻的亭、台、楼、阁，你问他名字时，他就叫‘什么亭’、‘什么楼’、‘什么台’、‘什么阁’。贵相好花锦楼，明明是个楼名，不是人名。既没了名字，岂不是

和那无名肿毒一般，叫不出名字来的么？”花锦楼笑道：“呸！还要说呢！”剑湖道：“就不是无名肿毒，也应是个无名小卒。”一句话说的合座都笑了。剑湖又道：“还有写起局票来，今日在这里吃酒，叫别人到花锦楼来，还说得去，若在别处叫花锦楼去，岂不是要把一座花锦楼翻造到那边去么？上海不少文人墨士，怎么都随声附和，不通到这步田地？岂不是奇事？”伯藜笑道：“你何必在这个里头和他掂这个斤两？到底上海有得几个通人？通人又那个去管这些闲事？不过任凭那一班附庸风雅的名士去胡闹罢了。倒是你说什么赴了一局，犯了名教大罪，把这件事说一说，或者倒是我明日报纸上的材料。”剑湖道：“这件事说起来话长呢。我是吃过了，恐怕别位肚饿，且上了席再谈罢。”梦莲道：“是极，是极。我来写局票。”说罢，提起笔，问了各人，一一都写了发出去。

紫旒便起身让坐，薇园问道：“乔子翁、李仲翁今天没来么？”紫旒道：“他两位……”说到这里，忽然回头问伯藜道：“我托伯翁代邀贵本家袁聚鸥，怎不见到？”伯藜道：“他此刻正是忙的时候，怎么得来？”紫旒一面起身斟了一轮酒，举杯让了一遍，又敬了一轮菜。

伯藜又问剑湖今日赴席的事。剑湖道：“这个人的姓名可不必提了。他是一家什么洋布庄的小东家。那洋布庄是很发财的。七八年前，老东家死了，这小东家便应该子承父业了。谁知他老子知道儿子不成器，临终时便把一切生意交给兄弟代管。这位小东便大失所望。更兼那位叔父，管束得他比老子在时还是利害，吃的穿的家里现成，每月只限定他支五十元零用。”伯藜道：“除了吃穿之外，五十元零用就很阔的了。”剑湖道：“可奈他每天的鸦片烟，要吃到一元多；还要跑马车，吃花酒，如

何得够？所以他就拮据的了不得。他老子在世时，本来给他捐了一个同知，除服之后，便想法子说要入京引见，向叔父求取盘费。他叔父答应了。他万千之喜，以为一注钱可以到手了。谁知到了临动身时，他叔父对他说：‘银子是有的，可是不能交给你；我打发一个老成伙计跟了你去，专代你管钱。一切盘川、部费种种，都要伙计代交代付。你自己照旧每月五十元零用，之外不准多支一文。’他听了这个话，便气得要死，说：‘我又不是犯了充军的罪，出门出路，还要用人监押着，我何苦去来？’于是就把这件事搁起。谁知他叔父信了他果然要去引见，早把一切费用汇到北京去了。遇了他使气不走，只得又去汇了回来，白白用了多少来回汇费，因此更恼他。他也恨如切骨。外面朋友送了他一个诨名叫做‘失钥银箱’。他后来更使性，不住在家里，在外面姘了一个女人，另外租了房屋，八面张罗的过日子。也亏他不知怎样朦朧拐骗的过了下来。从外面看，他的举动还是很阔的。今天他忽然在聚丰园请客，我不知为了什么事，向来相识的，便去赴他的席，也不过当他寻常请几个朋友罢了。谁知他在前厅摆了八桌。我倒莫名其妙，为甚忽然大请客起来？一打听，谁知他令叔前天死了，今天盛殓的。他是一个胞侄，虽是期丧不在苦次，然而也应该动点哀戚，帮着办点丧务。谁知人家忙着写报丧条时，他却一面叫人去聚丰园定厅，一面躲在旁边写请客帖子，算是他叔父死了，他开贺呢！你说气死人不气死人？偏偏他昨日送帖子来时，我又不在家，没有看见知单。等我晚上回去，家人们只告诉我某人明日请聚丰园。我便连帖子也没有看，冒冒失失的便去了。我虽然不曾见过他那位令叔，然而吃了这一顿，未免也对他令叔不住呢！”一席话说得人人叹息，个个说岂有此理。

花锦楼忽然问道：“他开贺，你可曾送贺礼？”这一问，问得众人都笑了。秦梦莲忽然站起来，离了座位，对着房门口跪了下来叩头。众人吃了一吓，连忙看时，原来是他叫的局秦佩金到了。众人又不觉好笑。薇园笑道：“要是梦翁夫人到了，我们还可讥他是季常之惧，不然就赞他是相敬如宾，然而是个贵相好，真是令人不敢赞一词了。”紫旒道：“并且还有一说，从来同姓不婚，又岂可以姓秦的叫姓秦的局？”伯葵道：“这倒不要紧，他们从来没有真姓的，我近日才知道陆兰芬本来姓赵。”梦莲道：“就是真姓也不要紧，我和他不过是杯酒之欢，并且向来都称以好姊姊。”（吴依，家人相称，多冠以好字，如称父曰好爹爹，称母曰好姆妈，称叔父曰好叔叔，呼子女曰好儿子之类，所以示亲热也。）佩金怒道：“你总是那种痴头怪脑（四字吴谚）的，亏你做得出来。”梦莲连忙站起来，垂了手道：“是，是。”佩金怒道：“说音还是那样，还不给我坐下来！”梦莲答道：“遵命，遵命！”方才坐下。紫旒道：“算了罢，梦莲先生，你累得合席的人都看你两个做戏，酒也不喝了。”梦莲道：“如此我来代你豁一个通关。”说罢，便卷袖伸拳，说道：“先敬你主人。”佩金在后面把梦莲手臂狠命一攀，咬牙切齿道：“你又要闹酒了！”梦莲连忙敛手低头。紫旒道：“佩金，你既不许梦莲豁拳，就应该代他豁。”佩金道：“我为甚要代他？”紫旒道：“你为甚不许他豁拳？”佩金道：“他闹了酒，要到我那里胡闹。”紫旒道：“你怕他胡闹，就应该代了他，不然，我还是要他豁。”佩金无奈，豁了一个通关。这个时候，各人叫的局都到齐了。鲁薇园叫的是陆兰芬，坐了一坐就去了。李闲士叫的是朱小兰，又黑又丑，没甚理会。袁伯葵叫的是朱宝林，一到了坐下来，就唱了一段《目莲救母》，便起身辞去了。任剑湖叫的是朱

秀铃，唱了一段《文昭关》第四节，又代豁了一个通关才去。紫旒已有了醉意，便要各人叫二排局。剑湖便取过笔砚，问各人叫谁，一面代写。此时各人的局都已去了，只有梦莲的秦佩金还在那里兀坐不动。剑湖一一问过写好了，向来知道梦莲还有一个叫林秀英的，便不问他，代他写了，一并发出去。过了一会，陆续都到了，各人都换了人，只有剑湖仍然是朱秀铃。伯藜道：“这个法子倒好，真是一客不烦二主。我们将来都要学样的。”剑湖笑道：“别的好处没有，就只免了那种装乔吃醋的样子。”秀铃笑道：“你只管叫别人，谁和你吃过醋来？”

薇园此时已有了醉意，说道：“这里倒好，可以乱叫，济南地方要是叫了两个局，那可闹的不得了了。”紫旒道：“阁下这回是从济南来？”李闲士连忙看了薇园一眼。薇园连忙道：“兄弟六七年前到过济南，所以知道，此刻风气或者也变了，亦未可知。”

正说话间，蓦地里林秀英到了，默默无言，向梦莲身边坐下。忽听得拍的一声响，众人连忙看时，原来是佩金向梦莲脸上狠命的打了一掌，分明把半边面皮打红了，众人暗暗好笑。此时二排局都唱过了，轮着朱秀铃，唱了一段《祭江》，一段《卖马》。然后那林秀英自己提起胡琴唱了一支小调，起身别去，佩金还坐在那里，一手揪住了梦莲的耳朵，死命不放。梦莲低着头，只不做声，看他那神情，眼泪也要淌下来了。秀铃道：“姊姊，饶了他罢，何苦来？”佩金道：“像你自然好了，头排也是你，二排也是你。我好端端的坐在这里不曾动，倒又去叫了。”梦莲对剑湖道：“你何苦害我？”一言未了，只听得拍的一声，佩金又向他腮边打了一巴掌，道：“你向来没有的，别人可能害你？”梦莲道：“好了，算了罢，我的娘！”佩金伸手又是一掌

道：“我有福气做你的娘，只怕你没福气做小乌龟呢。”此时菜已上完，薇园叫盛稀饭，秀铃也告别去了。一时散席。佩金方才扭着梦莲同去。大家见此情形，都掩口局局，笑个不了。

不知佩金扭梦莲去后，是何情形？且听下回分解。

第 六 回

一夕碰和真慷慨 两番拒贷假贫穷

却说紫旒宴客之后，诸客皆散，自己正要动身，恰好外面送来一张条子，却是五少大人的。上写着：“即请到陆兰芬处，有要事面谈。”紫旒取出表一看，时候才十点多钟，俄延了半晌，便坐了车子，径到陆兰芬家。兰芬迎出房门口说：“五少大人已经去了，留下说话，请伊老爷明日到公馆里去。”紫旒看那情形，知道他房里另外有客，便走了出来。正想回去，却在路上遇见了陈雨堂，一把拉着道：“来得好！来得好！我方才到花锦楼处找你，说你到陆兰芬家去了，我就忙着赶了来。”紫旒道：“什么事？这等忙？”雨堂道：“哪，哪，哪！我有一件事和你商量。”紫旒道：“什么事？”雨堂道：“你可知道今年的茧子极好？”紫旒道：“好便怎么？”雨堂道：“我打算凑点本钱去收。此刻有了三百，打算和你借三四百，让我别处再去张罗点，做了这一笔买卖。”紫旒道：“我有一句极知己的话，不知你可肯听？”雨堂道：“听，听，听，你老哥的话，我是向来信服的。”紫旒附到雨堂耳边说道：“你如果想借钱，拿两个来换我一个。”雨堂道：“呸，呸，呸，呸，呸！你，你，你这个人真，真，真是……”紫旒道：“你也不替我想想，这一向为了应酬五少大人，闹的筋疲力尽，我还想问你借呢！”雨堂道：“啊，啊，啊！正是，我要问你，五少大人那里，不知可能谋一个差事，可否

同我想个法子？”紫旒道：“这个是要等机会的。像你那种冒失举动是不对的。”两个人一面说话，一面从四马路绕出大马路，向东而行，紫旒的包车在后面跟着。雨堂道：“你此刻到那里去？”紫旒道：“没有什么事，打算回去了。”雨堂道：“你又撒谎了。你住在山家园的，怎么向东走？”紫旒道：“我新近搬到了鸿仁里去。”雨堂道：“好，好，好，好阔！鸿仁里是阔房子啊！我倒要去瞻仰瞻仰呢！”紫旒不便推托。遂相将到了鸿仁里。

入得门来，雨堂深深一揖道：“初次！初次！”紫旒连忙回揖，分宾主坐下，家人送上茶来。又送上一张片子道：“贻大人到了，说是请老爷过去谈谈。”雨堂在旁忙看了一眼道：“咦，咦，咦！这是张梅卿的片子啊，怎么又闹出个贻大人来？”紫旒道：“这是一个南京候补道，走得很红的，人也精明得很。前次到上海，我荐了张梅卿给他，他欢喜梅卿唱得好，很化了几个钱。这两天想是又来了，少不免又要应酬。”雨堂道：“从来不曾听说过姓贻的，这个姓很少。”紫旒道：“他是个旗人，叫贻参，表字敬曾。”说话时，看了看表道：“还不到十二点，可要去打他一个茶围？”雨堂是无所不可的，便答应了。

出了鸿仁里，紫旒坐了包车，雨堂也叫了一辆东洋车，到了张梅卿家。梅卿迎着道：“伊老爷来了。贻大人要碰和，正愁没人呢。”紫旒一面笑着答应，一面和雨堂走到房里，和贻敬曾相见。道过契阔，又介绍雨堂相见，代通过姓名。又道：“这个敝同乡，笔下极好，又是一个豪爽之士。”敬曾也道了久仰。紫旒便问：“几时到的？公馆打在那里？”敬曾道：“昨天才到。暂时住在长发栈。”梅卿道：“此刻有了三个人了。伊老爷，你再邀一个客，就好碰起和来。”紫旒道：“时候不早了，明天

再碰罢。”梅卿道：“贻大人高兴今天碰，你又是几时算起时候早晏来了？难道夫人太太近来管得凶么？”紫旒道：“你总是这么一大套。此刻去请客，那里去请啊？”敬曾道：“上回常在一起的萧志何，不知可在上海？”紫旒道：“方才我们同席，且去请请他看。”于是写了条子，叫人去请。一边是雨堂缠着贻大人谈天，一边是梅卿拉了紫旒去说话，悄悄的说道：“礼拜一又要跑马了，我一切行头都没有。方才向贻大人透了风，他答应了我三套衣服。他是才来的，有了这个，不好再说。此刻缺少一对珠花，求你代我想个法子，借一对来用几天，等过了跑马就还你。”紫旒道：“这个容易，我明后日就和你办到。”梅卿大喜。紫旒方才走过来和敬曾周旋。

过了一会，志何来了，彼此相见，梅卿便叫摆桌子。志何一面向敬曾叙阔，紫旒一面商量碰多少一底。梅卿道：“贻大人老规矩，是五百元一底起码，小了是不碰的。”紫旒看看敬曾，敬曾道：“随便罢，就五百底小顽顽罢。”雨堂拉了紫旒一把，悄悄道：“太大罢？我只有借来的三百元在身边，万一不够输，如何是好？”紫旒道：“不要紧，有我，你放胆碰罢。”于是颁定了座位，坐下去碰。雨堂胆小十分矜持，谁知越是矜持，越是不顺手，四圈碰过，已经输了一底半，不觉急得汗流浹背。换过坐向之后，方才慢慢的翻点转来，又和出了一回大和，点一点筹码，觉得非但不输，并且还赢了点，才觉放心。谁知临了局时，被志何和了一副四喜，接着敬曾和了两副清一色，算起帐来，雨堂恰恰输了一底，紫旒也输了一底半。恰是志何赢的一底，其余都是敬曾赢的。紫旒走到烟炕旁边，在小皮夹里取出四张五十元的汇丰钞票，悄悄的塞给雨堂。雨堂接过，背转过来一点，无奈把自己借来的一张三百元十天期的庄

票，也拿了出来，凑在一起交出去。紫旒便请志何收了。对敬曾说道：“我的明日送到，想可放心。”敬曾道：“笑话，笑话，这不过消遣罢了。”此时天已将亮，各人稀饭也不吃，只留下敬曾，其余都散了。

紫旒回去一睡，直到次日一点多钟才起来。梳洗已毕，吃些点心，便检点了七百五十元票子放在身边，先坐了车子去访五少大人，谁知五少大人已经出去了。紫旒想了一想，便上车到一品香去，写了几张请客票发出去。一会儿志何、雨堂、敬曾都来了，敬曾还带了梅卿同来。紫旒便请点菜，又请梅卿也一起同吃。一汤过后，紫旒取出一卷票子来，递给敬曾道：“这是昨天的七百五十元，请点一点。”敬曾道：“承赐，承赐。”一面说，一面接了过去。梅卿道：“我托你的事情怎样了？”紫旒道：“你不要性急，明天包你办到。”梅卿道：“不是我性急，明天是礼拜了，你可知道？”紫旒道：“准定明日给你办妥就是了。”于是一行人谈谈说说，一面吃喝。忽然敬曾的家人走了进来，回道：“客栈里来打招呼，说是泰顺轮船今天晚上开天津，请老爷示，就动身不？”敬曾道：“那么你就拾掇起来，招呼他们写大菜间的票子。”那家人答应去了。紫旒道：“原来敬翁这回是进京，但不知何以这等急急？”敬曾道：“我向来是性急的。这回是去办引见，还有多少打点，所以更要早点进去。”紫旒道：“那么我今夜就在花锦楼处钱行。”敬曾道：“这又何必？”说话时，紫旒已经要了笔砚，写了条子，叫自己车夫送往花锦楼处知照去了。

一会儿吃过了，各人道谢走散。紫旒走到同安里，又当面交代了花锦楼，写了几张请客票发出去，方才走到览胜楼茶馆，寻着了一个姓牛的珠宝捐客（凡代买代卖者，沪谚谓之捐

客)。这个人也不知他原名叫做什么，因为他姓牛，脾气又极爽快粗率，动辄欢喜抱不平，所以人家送他一个浑名，叫“牛性”，久而久之，把浑名叫出，他的真名反没人知道了。当下正和两个同行在那里评金品玉，忽然看见紫旒，便连忙起身招呼道：“啊唷唷！紫翁是难得请过来的啊！请坐，请坐，可是要办戒指送相好？”紫旒也不坐下，便应道：“少胡说。我来找你，是托你弄一对珠花，明天就要的。”牛性道：“是，是，是，明天拿两对送到公馆里去请拣。”紫旒道：“这是一个朋友托我的，你千万不要误事。我已经搬到鸿仁里去了，不要走错了地方。”牛性笑道：“准定明日十二点钟送到，你伊老爷几时见我误过事来？”紫旒再嘱托了两句，便走了。这一夜就在花锦楼处吃钱行酒。酒后紫旒亲送贻敬曾到船上，方才作别。不必多赘。

且说礼拜这一天，牛性果然十二点钟时候，便送了两对珠花来，紫旒拣了一对合眼的问价，牛性道：“这一对是一千五百元，伊老爷真好眼力。”紫旒道：“怎见得便好眼力呢？”牛性道：“这是人家急用贱卖的。这东西公道价钱，要值到千六七呢，还不是好眼力？”紫旒道：“就留下这一对，你过三天来取回信。可有一层，如果前路看不对，买不成，可不关我事。”牛性道：“岂有此理！难道我的东西要强卖的么？”说着，又谈了几句天，拿了拣剩的一对珠花自去了。紫旒忽然想起月梅那里，还欠着二百元，不如先去还了，取回那张官照。于是点了二百元票子，带在身边，先到梅春里去。

入得门时，谁知月梅不在家，说是到姊妹人家吃喜酒去了。只有月梅的娘，陪着五少大人在那里。紫旒道：“前日承五少大人宠召，当即遵命到兰芬处，谁知趋谒过迟，虎驾先出。

昨日到公馆叩见，又值公出。不期今日在此处相遇，不知有何明谕？”五少大人想了一想道：“是一件不相干的事，我此刻也忘了，等想起了再谈罢。”紫旒见月梅不在，五少大人又在那里，不便和他娘交涉，只得敷衍了五少大人一会，别了出来。一双脚不知不觉的走到了花锦楼处。无非是嬉皮笑脸的闹了一阵，花锦楼道：“明日就跑马了，我的马车钱还没有呢！”紫旒道：“跑马有什么好看，不过出去给人家看看罢了。”花锦楼怒道：“自然我是要出去吊膀子（吊膀子，眉目挑逗之意，津沪一带均有此谚）。你前天在张梅卿家，一场和就输了七百五，我此刻要问你借两块马车钱，还不曾开口，先就推三阻四了。”紫旒道：“奇了！又是那个耳报神报的信？”花锦楼道：“你伊老爷是个阔客，那个不知！一举一动，自然有人看见。”紫旒道：“你只管去看，我代你开销车钱便了。”花锦楼道：“我不要，你只给钱，我自己去。”紫旒无奈，取出那卷票子，点了五十元给他。花锦楼瞥见粗粗的一卷钞票，便撒娇撒痴的不依，一定要了一百元才罢。紫旒又惦记着那对珠花，便走了出来，坐了车子回去。

下了车子，恰好碰见陈雨堂从里面出来，一见紫旒，便道：“好，好，好，你回来了，我正要找你有要紧事呢！”紫旒道：“又是什么事，这等慌张？”雨堂道：“不，不，不，是一桩正经事。”两个一面说话，走了入门，只见书房砚台底下压着一张条子。雨堂道：“你，你，你看，我，我，我还留下条子给你呢。你看罢，省得我再说了。”紫旒看时，仍是为收茧子的事，要借五百元做本钱的话。便道：“你总是这等胡闹，我何尝有什么钱？你不要看得我很阔，我一向都是在这里移东补西，内里头的亏空，不能告诉你。”雨堂愕然道：“我总不信你是空的。”紫旒道：“你不必问

我空不空，我给你一样东西看，你便知道。”说罢，在抽屉里取出一个护书，打开给雨堂看，原来是一叠十多张当票，内中还有一张当九百文的。雨堂看得不胜诧异，搭赅着说道：“不料紫旒果然是个空架子。”紫旒还在那里一一的翻给他看，一面说道：“并且我辈读书出身，身边大小总背着一个功名，总要设法弄个把差使，为什么要学那市侩行为，与小民争利呢？”一言未了，外面家人引了萧志何进来。此时正是放满一桌子的当票，都被志何看见了，紫旒连忙用言掩饰。

不知他如何掩饰得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回

巧遮饰穷人装阔绰 硬干没恶汉遇强梁

原来伊紫旒的待人接物，处处不同，他对了陈雨堂等辈，虽是装穷，对了五少大人、贻敬曾、萧志何等，又必要阔阔。此刻无意中被志何看见他一大堆的当票，如何不惶悚？论他的当票，自然总是他未捞着乔子迁的四千以前当下来。这两天又忙着碰和吃酒，未及取赎的，自不必说。亏得他偏有许多急智，看见志何进来，一面招呼，一面向雨堂递个眼色，一面让坐，一面从容收拾那当票，仍旧叠起来压在砚台底下，笑对志何说道：“我说一个人总不要去嫖，一犯了这个字，凭你飞天神事，总要变了冤大头的。你看这一叠当票，我又逃不了要冤一遭。”志何道：“为什么呢？”紫旒道：“方才到花锦楼处坐了一坐，他便塞给我这一大叠，说明天要去看跑马了，他的什么密行棉袄咧，珠簪子咧，珠押发咧，都在这里头，要我代他取赎，你道冤不冤？”志何笑道：“只要有了这个交情，也不算什么。”

三个人谈了一回，不觉天色已晚，雨堂辞了先走，紫旒送他到门口，悄悄地说道：“你说难不难？我和你是生平第一知己，所以尽情披露，却不料被他走了来，不得不撒一个谎。我的穷只可为知己者道，又岂可叫他们泛泛交情的知道呢？”雨堂是个率直人，便连连道是。紫旒送了雨堂出去，回身入内招呼志何道：“天色不早，我们到一个地方去坐坐，再到一品香吃饭

罢。”志何道：“先到那里呢？”紫旒道：“也是一桩冤事，张梅卿明天看跑马，缺少一对珠花，要我代他借一对用，你想这样东西到那里去借？又是个情不可却的事，只得拿内人的一对去给他戴两天。”说着，拿出珠花给志何看。志何道：“难得尊夫人这等贤慧。”紫旒笑道：“只骗他说朋友人家借去照样穿的，那便告诉他借给梅卿？”说着，袖了珠花，和志何一同步行到张梅卿处，张梅卿自然是笑语承迎。

紫旒取出珠花，递过去。梅卿打开匣子看过，不胜欢喜，嘴里不住的千恩万谢。恰好房里的丫头阿巧从外面走进来看见了道：“喂呀，可是伊老爷送的？”梅卿道：“是。”阿巧又问紫旒道：“伊老爷，可是你送的？”紫旒笑道：“是借给他戴两天的。”阿巧道：“我不信，一定是伊老爷送的。”紫旒只含笑不答。梅卿道：“你管他送也罢，借也罢，我只有得戴便是了。萧大人、伊老爷只怕没吃晚饭，你去拿笔砚来，请两位点菜，就在这里便饭罢。”紫旒道：“不必了，我们到一品香去。”梅卿道：“又是谁请客？”紫旒道：“不是谁请客，我们两个去吃晚饭。”梅卿道：“这又何苦？其实那两样大菜也吃腻了，就在这里罢。”紫旒无奈，便随意点了几样菜。梅卿又交代阿巧说：“萧大人、伊老爷都是要吃外国酒的，拿折子去到一品香要一瓶顶好的金头香宾酒来。”阿巧答应去了。梅卿又追到房门口，咕哝了两句，方才回来应渊萧、伊二人。过了一会，酒菜来了，阿巧调好坐位，梅卿让二人入座。紫旒看时，只见除了点菜之外，多了一大碗清炖鱼翅，一小碗鸡粥燕窝。紫旒道：“这未免太费了！随意吃顿饭，何必弄这个？”梅卿笑道：“不成敬意的，请罢。”于是殷勤劝酒。二人饭罢，略坐一会，便一同出来。志何道：“我说张梅卿是一个张飞，何以能如此之大名鼎鼎，原来应酬工夫极好。”紫旒

道：“何以见得他是张飞呢？”志何道：“《三国演义》话说，张飞豹头环眼，声若巨雷，势如奔马。梅卿唱起来，岂不是声若巨雷？他那一派行动，说他势如奔马也不冤枉。至于他那副尊容，这‘豹头环眼’四个字，更是确切不移的了。”紫旒笑道：“这未免过于形容了。”说罢大家一笑分散。

到了次日，便是寓沪西人赛马之期，俗话就叫做“跑马”。这三天之中，那些看跑马的人，真是万人空巷，举国若狂。妓女的衣饰，个个炫异矜奇；阔少的马车，人人争强赌胜。外国人在那一边赛马，中国人在这一边赛怪现状，也无暇细表的了。

过了这三天之后，紫旒还没有起来，牛性便来取珠花的回信，坐在书房里等候。紫旒起来梳洗，牛性便问回信。紫旒道：“刚刚这两天我在这里看跑马，没工夫去问，今天下半天我去问明白了，对的拿了洋钱来，不对的拿了东西回来，你明天再来取回信罢。”牛性答应去了。紫旒捱至下午，一个人独走到张梅卿处，梅卿正在那里梳头呢。见了紫旒，便百般应酬，叫人去买点心，泡好茶，嘴里拉长拉短的，说前两天看跑马，谁的衣新式，谁的马车讲究。直捱到梳完了头，天色已将入黑，方才起身，在衣橱里取出一个小小红木拜匣，用钥匙开了暗锁，拿出那一对珠花的盒子来。紫旒看见，以为是要还他的了，正待起身去拿，梅卿一手将拜匣仍旧锁好，叫阿巧拿去放还原处，自己却捧了那珠花盒子，笑着说道：“伊老爷，我说一句不应该的话。今天晚上，我姊妹人家有点喜事，我要去吃喜酒。这对花今天再借我戴一天，明天再还你，不知可使得？”紫旒未及回答，阿巧正在衣橱旁边放那小拜匣，听说，便插口道：“嗳呀，这对花原来不是伊老爷送的，是借的么？”梅卿忙向

紫旒丢个眼色，说道：“谁说是借的？我不过因为这是值到一千多的东西，恐怕伊老爷心痛舍不得，故意和他取笑罢了。”紫旒听了这话，无可奈何，点头不语。坐了一会，只得搭趲着走了。梅卿送他到房门口，他又再三叮嘱，明日是要来取的，梅卿满口答应，紫旒走了出来。

到得次日，牛性又来了。紫旒不等开口，便说道：“那对花看是看对了，只是价钱要有点上落。”牛性道：“还多少呢？”紫旒道：“只还得一千二。”牛性道：“唔，这是什么话！快拿出还了我吧。”紫旒道：“他说便这等说，东西又不肯还出来，只怕还可以望加一点。”牛性摇头道：“远得很呢！”紫旒道：“前路到底要多少？你不要当中赚的太凶了。”牛性道：“这是什么话！这东西若是落在别人手里，那是一千七八都会讨出来的，就是我拿给别人去看，也少不免要讨个一千六七。因为你紫翁面上，我说了实价一千五，是一个不能少的。此刻我们老实再说句交情话，价钱是一个不能少的。可是卖了出去，我有个九八回佣，五二一、一二，我有三十洋钱好处。这个人情，我卖在你伊老爷面上，叫他扣了，只拿出一千四百七十元来，这是最老实的话。再要少了一丝一毫。紫翁你便代我把东西拿了回来罢。”紫旒道：“那么说，我就代你达到。对就对，不对明天还你东西罢。”牛性道：“就是今天下半年罢，何必又要明天？须知你这边看不对，还有别人要看呢？”紫旒道：“还是明天罢，我还有别的事情，那里有工夫专代你们忙这个？”牛性作色道：“咦，这是什么话？这是你伊老爷找我的，不是我捱上门来求你的，这是什么话？”紫旒连忙陪笑道：“失言，失言。我这是对那边说的话，一时口快，在你面前说了。”牛性还悻悻的说道：“真正岂有此理！”说着便站起来要走。紫旒再三陪笑，坚约明天，牛性方才去

了。

接着花锦楼打发人来请，紫旒便去。花锦楼盼着要碰和，紫旒只得写条子邀了三个朋友来应酬他。才碰了四圈，已经是六点多钟了。紫旒有事在心，便叫花锦楼代碰，自己走到张梅卿处讨珠花。入得门来，梅卿正房里有客，阿巧出来招呼到旁房坐下。等了一会，梅卿过来，阿巧便去了。紫旒抬眼看时，那对珠花早又戴在头上了。喜得左右无人，便悄悄的说知要取还的意思。梅卿道：“伊老爷，对不住，明天罢。我此刻已经插起来了，忽然又除下，叫那边客人看见难为情。伊老爷，你是知道我的，一生都要撑穷架子。你此刻忽然拿了去，便连你也不好看。”紫旒未及回答，阿巧又跑了来，说道：“那边台面摆好了。”梅卿起身道：“对不住，请坐一坐，我到那边招呼坐席去。”紫旒只得放他去了。阿巧陪着坐了一会，没甚意思，只得起身，阿巧忙招呼梅卿出来相送。紫旒又坚嘱明天不要误事，一回回到花锦楼处，闷闷不乐，草草终了和局。

次日一早，牛性又来了。紫旒还未起来，听得牛性来了，故意俄延到十一点多钟才起来，梳洗相见。牛性等得心焦已极，一见了便问：“事情怎样了？”紫旒道：“你莫忙，马上还你东西。”又问吃过点心不曾？一面叫买点心来吃，一面催着要吃中饭。对牛性道：“你不要心急，在我这里吃过中饭之后，你只在这里等一等，我马上去代你取了回来。”牛性没奈何，只得捺着自己的牛性等他。紫旒又扯东扯西的和他谈天，足足到了一点半钟以外，方才开出中饭，还备了一壶酒，请牛性吃。等酒饭吃完，已是两点多钟。还要等车夫吃饭。直俄延到三点钟，牛性再三相催，紫旒只得坐了车到张梅卿处。只见阿巧迎出来道：“已经跑马车去了。”紫旒愕然，不觉随口问道：“为甚事跑马

车去？”阿巧笑道：“伊老爷真好笑，今天是礼拜六啊！”紫旒暗想：我不难也坐了马车赶到张园，但是他倘使插在头上，如何肯拔下来还我？若是未带出去，又如何肯就回来取给我呢？牛性那厮又坐在家里，这一次回去，又拿什么话去搪塞呢？一面盘筹打主意，一面退了出来。不由自主的便上了包车，仍回到鸿仁里，望着自己门口，倒有点趑趄不前之态。一脚才跨进大门，恰好跟着一个人递了一封信进来，紫旒接来一看，却是鲁薇园的。拆开看时，上写着：

浹旬不晤，尘俗顿增，顷拟趋教，辄恐相左，专价走探。倘驾未他出，至祈少候，即当抠衣。紫旒先生足下。

薇园顿首

紫旒一面看信，一面走进客堂。牛性早迎了出来，问道：“想已取回来了。”紫旒道：“你且莫忙。”一面对来人说道：“我本来要亲去拜望你们老爷，因为身子有点不爽，有甚见教，就请你们老爷过来罢。”那来人答应去了。紫旒对牛性道：“我方才代你去讨东西，谁知他们又跑马车去了，不曾遇见。你晚上再来，我总代你讨还原物就是了。此刻我有一个朋友来坐，这个人是山东下来的委员，是代山东抚台办万寿贡品的，马上要来拜我，说不定里头你可以捞点生意。你晚上八点钟再来一次，顺便取还原物，再听这委员的信息罢。”说罢，又把那封信递给他看。牛性听说又有生意可望，便自去了。

你道鲁薇园为何忽然要来访紫旒？原来他那电报打去之后，山东抚台接着了，便交与文案委员拟覆，恰恰的落在田仰方手里。仰方有意捺了两日，才拟定覆稿，大约说是来电已悉，果如所禀，仰即相度情形办理，仍当访查明确，勿宜冒昧云云。这明明是仰方有意照应子迁，故意说这含糊说话。薇园

接了电报，便去拜谒会审委员俞笠翁，说明情节，请他出票提人。笠翁说道：“他此刻煌煌然的金矿局，未便就提，只好先出个传单去传他来。但是就据阁下一面之词，兄弟也不便就传。”薇园不觉愕然问道：“兄弟是奉了山东抚帅札委来查这个案的，如何不便就传呢？”笠翁道：“大凡出一个传单，也得批明某人为某事被控，方才成个公事。阁下虽奉委而来，可奈兄弟却并未奉委，如何便去传人呢？”薇园不觉默然。

不知笠翁到底肯去传人与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 八 回

假复假金矿难查 捐中捐珠花不返

且说鲁薇园听了俞笠翁的话，只得请教办法。笠翁道：“阁下纵不具禀单，也要先写一封信来，兄弟才好动公事啊。”薇园只得回去，备了一封信。那几天恰好遇了西人赛马，早堂会讯，因有西国领事在内，照西例停止，那中国官及一班吏胥衙役，也借此乐得逍遥几日。直过完了跑马日子，那传单方才出去。差役拿了传单，走到鸿仁里，找不出一个金矿局，就去回了本官。笠翁便写了个条子照覆薇园。薇园甚为诧异，便和李闲士两个走到鸿仁里查看，只见那金矿局的牌子不知那里去了，换上一扇“伊公馆”的牌子。薇园道：“莫非伊紫旒住在这里？我们何不扣门问一声？”闲士道：“不好，倘使问了不是的，有甚意思？不如回去写封信来给他，是的固好，倘使不是的，也无非是送信人误送的罢了。”薇园依言，便一同回去商量，写了这封信，叫出店的送去，不料果然得了紫旒的回话。薇园道：“不料果然是他。他和子迁那厮是朋友，此刻金矿局搬走了，他又住在那里，他们一定是狼狈为奸的。我们此刻且去看看他是何情形，不免在他身上追出子迁来。”闲士道：“他们明明是一路的，子迁去了，只得办他。”说罢，二人一同出来，走到鸿仁里伊公馆里去。

紫旒接着，让坐寒暄已毕，薇园道：“不知乔子翁的金矿局

搬到那里去了？紫翁又是几时乔迁过来？”紫旒道：“子迁前一向接了广东一个电报，说那边有人愿附大股，就匆匆的动身去了，说到那边再设局招股。曾经交代过说，倘使薇翁要交股银，可交到汇丰里去，由兄弟照过收条，写信到那边，就可以寄股票来。兄弟近来事情很忙，不曾过去知照。”薇园道：“子翁到广东，那矿局设在那里，可曾知道？”紫旒道：“这倒未曾说起，大约不能一定。等他在那边找定了地方，自然有信来。”闲士道：“阁下和子翁想是同在一起办事的，所以诸事都托了阁下。”紫旒道：“并不同在一起。兄弟和他从前并不相识，也因为到这里附股，才彼此认得。”闲士道：“不知阁下认了多少股？”紫旒道：“兄弟是有限得很，不过二百股。不知薇翁到底认五百，或是一千？商量定了没有？”薇园道：“一千也罢，五百也罢，兄弟意思总要见一见乔子翁的公事，才交股银。”紫旒故意想了一想道：“这个便是兄弟也没有见过。这招股的大事，又在这承平世界，青天白日之下，不见得有甚靠不住罢？”闲士道：“我们就是怕的这一着，所以迟迟未交股银。打算查一查清楚再来。”紫旒摇头带笑道：“不见得，倘有甚靠不住，兄弟的一万金就不翼而飞的了。”闲士拉了薇园到一边，悄悄说道：“照这样说，他也在被骗之列的了。我们何不也将实情告诉了他，等他好帮我们一臂之力？”薇园道：“这一着且慢，我看他总是一类的。”闲士道：“如此说，我们一时又不能和他破脸，倘使翻了脸下来，我们此地拿着凭据办他，他倒通信给乔子迁，从此永不露脸，你的公事更难办了。”薇园道：“且过两天再说。”于是又问过来和紫旒谈天。紫旒此时已叫人到大马路状元楼去叫了一桌菜来预备留饭。当下便对二人说道：“二位恕我简慢，不曾备得帖子，今天请吃了便饭去。”薇园道：“这个不敢。”闲士道：“改天罢。”紫旒道：

“今日务乞赏光，兄弟已经预备下了，务望屈驾。”二人只得留下。紫旒又取了几张片子，叫家人去请客。

一会儿，袁伯蓼、秦梦莲、萧志何、陈雨堂都到了，主客共是七人。紫旒早就把花锦楼叫来了，又央及各人叫局，发去局条，便让坐席。席间，紫旒还说了多少招远金矿的好处：“子迁这回到广东招股，那边是个富地，不难就招足了，将来兄弟也要仰仗薇翁的福底呢！”众人也有随声附和的，说得薇园心中没了主意，究不知他是什么葫芦卖什么药。闲谈片时，各人叫的局陆续来到。忽然牛性来了，家人未及通报，他已闯到席上。紫旒连忙起身让坐道：“不嫌残席，请吃一杯。”一面叫家人添个坐位上来。牛性坐下，看看席上多是熟人，便连李闲士也是向来相识，只有薇园不曾会过，便请教过贵姓台甫。紫旒恐怕他说穿了山东委员办贡品的话，连忙叫筛酒，又亲自让菜，胡乱忙了一阵。牛性忍耐不住，便拉紫旒到一边，问他的珠花。紫旒道：“你看，我此刻如何得空？等明日罢，明日准不误你事便了。”牛性发急道：“你便这样从容，须知别人急的要死，在什么地方，是谁人拿去的，请你写个条子交给我，等我自己去取罢。”紫旒暗想：“看梅卿的神情，分明是要干没了我的东西。我自己虽然讨得回来，也不免大费手脚，不如叫牛性自己去取，或者他难为情，就还了他也不定。”想罢，便对牛性说道：“我此刻老实对你说罢，那对花本来是我一个舍亲要买，我那天拿去给舍亲看过，嫌价钱大，便交还给我。我正要拿去还你，偏偏遇了个朋友，要去打茶围，我便陪他到张梅卿那里去，被梅卿看见了，说有客人肯代他买，要我留下看看，这一留便留到今天。你若是性急等不得，你就自己去讨便了，好在梅卿你也认得的。”牛性听说，便道：“怪不得呢！你屡次搪塞我。

这是你拿去的，还是你去讨回来，我不去。”紫旒道：“那么你不要性急。”牛性道：“我此刻知道了着落，倒不性急了。”紫旒道：“那么还请吃酒罢。”于是二人重新入席，与众人酬错，直到酒阑灯熄，方才各散。紫旒送去众客之后，便独自一个溜到花锦楼处不提。

且说牛性吃了几杯，有了酒意，暗想：紫旒这厮，拿我的东西去做人情，说什么亲戚要买，怕不是跑马那两天梅卿缺了插戴，他从中做这个手脚，且待我到梅卿处看看，是如何情形？想罢，便走到梅卿家来。正房里有人碰和，阿巧招呼到旁房坐下。牛性气喘吁吁的道：“你家先生呢（上海高等妓女通称先生）？”阿巧道：“在房间里。”牛性道：“请他过来，我有话说。”阿巧答应了，却不动身。牛性酒量本来不济，多吃了几杯，已有了酒意，再是从大马路走到四马路，受了点风，那酒气越发上来了，所以气喘吁吁地，说话也不成片段了。歇了一会，略觉好些。梅卿从正房里走了过来，牛性抬眼看时，那对珠花端端正正插在鬓旁，便率然问道：“你那对珠花还要不要？”梅卿笑道：“为甚不要？不要便怎样？大约你又想捐了？”牛性道：“这是我的东西。伊紫旒向我要来，说是他的亲戚要买，不料被你留下，多日不还。方才是紫旒叫我自己来讨的。”梅卿道：“牛性，今天只怕是吃醉了？在这里说乱话。”牛性道：“我不曾醉，你不还我，我便去报巡捕房，叫包打听（沪俗称侦探之名词）来向你讨。”梅卿勃然道：“牛性，你到底说的是什么话？伊紫旒，他和我有□□交情，送我这对珠花。那天送来时，我家阿巧也在旁看见的，还代我说了多少谢谢。阿巧是我家的人，不便做证，紫旒还带了萧志何萧大人一起来的，萧大人也眼看着紫旒送给我，也听着我道谢。我还怕生受了他这贵重东西不当，格

外备了燕翅请他们吃夜饭。莫说你去叫包打听，就是吃外国官司告御状，我也有理说。”一顿抢白，把牛性的酒也吓醒了，半晌无言，慢慢的问道：“可真是紫旒说送你的么？”梅卿冷笑道：“我们当娼，卖皮卖肉，不贪点东西，为着什么来？真也要真，不真也要真的了。”说罢，自回正房里去。牛性白白受了一场没趣，只得走回家梦他的黄粱去了。

且说紫旒是夜住在花锦楼家，直到次日十二点钟才起来。梳洗吃点心，徘徊一会，不觉又是两点多钟。到底心中惦记那对珠花，便走到梅卿处。阿巧迎出房门口，说是：“先生又跑马车去了，房里是昨夜碰和的客人，碰到天亮才睡，还没有起来。”又告诉他昨夜牛性来讨珠花，被我家先生如此这般的一顿抢白去了。紫旒初听得，不觉愕然，既而转念一想，又不觉大喜。别过阿巧出来，心上又想如何对付鲁薇园之策。此刻多应是得了山东回电了，不知他如何办法？昨天明明是来探我虚实，叵耐他不吐真言。左思右想，无法可施。忽然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如此如此，做弄他一番，也未为不可。想罢，便欣欣然走到三万昌茶楼上去。

原来这三万昌茶楼是上海各报馆本埠访事人聚集之所，常日多在那里吃茶，有了新闻，便互相知照。紫旒是都认得的。走到楼上，那一班访事人便纷纷前来招呼，有叫“伊紫翁”的，有叫“伊先生”的，甚至有叫“伊老爷”的。紫旒也笑着招呼，一面故意绕行了一遍。众人便争着让坐。紫旒道：“我是要看一个朋友的。”众人便道：“朋友既没有来，就何妨此地坐坐，带着等朋友。”紫旒就随意坐下，笑问道：“今天有什么好新闻？”众人道：“我们所访的，都不过是公堂案、捕房琐事，那里有什么好新闻。”紫旒道：“你们一天到晚在这里空坐，那里有什么好新

闻？”众人道：“你老先生有甚好新闻，告诉我们点。”紫旒道：“有一个乔某，冒充了山东金矿局总办，在这里招摇撞骗，被山东那边知道了，派了委员来查办，谁知这乔某已经先自逃避了。这不是一段绝好的新闻么？”众人问道：“这委员姓什么呢？”紫旒道：“这个倒不甚了了，你们到新衙门去一打听（会审公堂俗呼新衙门），自然知道了。”说罢，起身别去。众人之中，便有一个机警的，跑到新衙门，在房科里、门房里、差房里，到处去问了个备细来了。

且说紫旒种下了这个根子，便信步回到公馆里，只见牛性已坐在客堂里等。紫旒故意把脸一沉，现出怒色道：“你倒又来了！”牛性诧异道：“你东西没还我，我怎么不来？”紫旒作色道：“东西么？没有了。”牛性道：“这是什么话？”紫旒道：“什么话？你自己弄坏了，还装呆呢！我昨夜叫你自己去讨时，你又不去；你如果肯去，我自然教你一个讨回的法子。及至后来，你又私自去了，并不商之于我，自去讨一场没趣，非但东西拿不回来，还被坐煞了是我送的。你自己丢了东西，讨了没趣，这是你自作自受，与我无干，却害我背了个冤大头的名目。你看我十多年老上海，何尝有过整千整百的东西送过婊子来？”牛性道：“你送过没送过，我不知道。这对珠花你拿去的，你还去拿来还我。”紫旒道：“好轻松的话！我本来没有回你说拿不回来的，你自己却跑去，什么巡捕房、包打听的一阵胡闹，闹出了他那什么□□交情来，一句坐煞了，叫我怎样再去拿？你自己做坏了，却还来找我！你此刻已经知道在他那里，你便自己去讨罢，我是撒手不管的了。”牛性道：“我倒不相信，这样就可以白赖了！”紫旒把桌子一拍道：“什么叫白赖？我白赖过谁来？不怪你自己弄坏了事，还要派我白赖。我就白赖了你，你又去报

巡捕房，叫包打听罢。”牛性跳起来道：“你敢赖一赖，我自然对不住，要巡捕房叫包打听的了。”两个对骂得声音很高，便走过两个家人来，做好做歹，把牛性劝走了，临走还骂个不休。紫旒迄自干笑。忽报鲁薇园到了，紫旒连忙叫：“请。”

不知薇园来有何事故，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回

揭行藏有心行诈术 乔笑语当面撒奇谎

且说鲁薇园在紫旒处吃了酒回去，因为打听不出伊紫旒的真话，当晚和李闲士商量，要和闲士暂借二万五千银子，送入汇丰，取一个存折，作为五百股，先交了一半的股银，送给紫旒，看他收不收？他若是收了，便是子迁一党的，就去告他，在他身上要交出子迁来。闲士道：“这倒使得。只是明日是礼拜，要后日办的了。”

到了次日，闲着没事，闲士又有正事到外面去了，所以薇园一个人走了来，要探紫旒口气。紫旒接着，便是天花乱坠的一片闲谈。说话中间，仍然是办金矿有如何好处，这股票将来一定要值到若干倍的，可惜兄弟力量浅，只认得一百股。薇园道：“兄弟的五百股，打算先交一半，明日便送来，紫翁代收，不知可使得？”紫旒暗暗好笑，想道：“他当我是三岁小孩子呢！天下那里有这般容易相信人家的道理，且等我做弄他一做弄。”想罢，道：“这个且商量起来看。乔子翁虽不曾交代兄弟代收，然而暂时收了，等他信来，知道地方，汇给他也好，或者简直存在这里，等他回山东时，一起带去更好。但不知那一半几时可交？据兄弟看来，还是一起交的好，他那章程上一回交足的，另外有利益呢。”薇园道：“看罢，如果来得及，我不定也一回交足了。”说罢，便辞了回来。和闲士商量，明日礼拜一，准定照

办。

且说紫旒送薇园去后，天色已晚，就走到张梅卿处，告诉他如此如此。梅卿大喜，又交代阿巧及房中粗使的老妈子、丫头，都是如此如此。梅卿又叫了菜来，留紫旒晚饭，自己对坐相陪。吃过之后，再谈了一会，方才别去。临去又叮嘱一番，说道：“不是我心狠，实在他太可恶了。”说罢，便走到花锦楼处不提。

且说薇园得了紫旒肯收银的话，便信这一定是子迁一党。到了次日九点钟后，央及闲士向庄上划了二万五千银子，一同到汇丰去，用鲁薇园的名字存了。取了存折，便一径到鸿仁里寻紫旒，谁知他家人说：“昨夜没有回来。”闲士道：“在那里过的夜，你们可知道？”家人道：“往常不回来，无非住在花锦楼那里，昨夜是不是，可不曾知道。”薇园道：“那么我们在这里等他，你们打发人去请他回来。”家人答应了，果然请了回来，与薇园相见。寒暄已毕，薇园便双手递过那二万五千两的汇丰存折道：“这是五百股的一半，请紫翁代收了。”紫旒连忙推住不接道：“薇翁莫忙。兄弟昨天说的是笑话，天下岂有轻易代人收存二三万银子的道理？并且他临走时，那收单股单也不曾留下一张，兄弟收了下来，又拿什么出立收据呢？”薇园再三叫收，紫旒再三不肯，只得罢了。

说话之间，家人送进来三四张新闻纸，紫旒随手取过一张，略略看了几条题目，便抽出第二张来看，故意装作失惊打怪的样子道：“呀！这是什么话呀，这是什么话！薇翁、闲翁，你二位看见了没有？”说罢，递了过来，指给二人看。二人举目看，是上面载了一条本埠新闻道：

乔某冒充山东金矿局总办，在大马路鸿仁里设局诬收

股分。事为山东抚帅所闻，特委鲁薇园太守来沪澈查。太守到沪后，明查暗访，尽得底蕴，昨函请俞笠翁明府提讯。诎乔先已得风，早行逃遁，原差只得照覆。不知如何了结也？

看官，难道那鲁、李二人，就不曾看过新闻纸么？偌大的丰盛祥金店，难道不看新闻纸的么？为其他二人直到此时，被紫旆指点才看见呢？不知凡是看新闻纸的人，无非看看第一张几条专电及紧要新闻罢了。那第二张以后的各省新闻，本埠新闻，除非认真闲暇无事，才拿他当闲书小说看看；有事关心的，或者看看本埠新闻。那鲁、李二人一早起来，便忙着办这件事，又无关心的事体，如何看得着这本埠新闻呢？表白出来，免得看官们说是我著书的漏洞。至于伊紫旆，他是前一天预种下根子的，所以有心检出来看。上回书中，先已表明，不必多赘了。

且说薇园、闲士看罢了这一段新闻，不觉面面相看。薇园道：“外面怎么就知道了？”闲士也不知所对。回眼看紫旆时，他却在那里装得目定口呆的样子，在那里出神。过了好一会，方才说出话来道：“不料我伊紫旆一生自负精明，今日落了个骗局！薇翁，你既是来查这件事的，我们初见时为甚不说起？若是兄弟早点知道，就可以设法羁留住他了。”薇园道：“就是兄弟连日也在这里懊悔。电禀已经去了，上头覆电也来了，他却逃去了，叫兄弟如何销差呢？”紫旆呆着脸道：“兄弟凭空去了一万，这又如何说法？”闲士道：“你二位此刻不必着急，且商量个善法看。”紫旆又呆着脸道：“一万银子，别人或者不在眼内，在我可是身家性命的了。”闲士见他所问非所答，怕他是急坏了的，便拉了薇园一把，一同辞了出来。紫旆也只呆呆

看着，并不相送。等他二人出了大门，才哈哈大笑道：“好奴才！好崽子！要拿当来给我上呢！且叫你试试我的手段。”说罢，正想出去，忽然牛性又来了，对着紫旒深深一揖道：“伊紫翁！伊老爷！昨天算我不是，望你海涵。解铃还仗系铃人，珠花是你拿去的，求你还代我拿了回来，我好好的谢你。”紫旒也深深一揖道：“牛先生！牛老爷！昨天算我不是，望你海涵。解铃还仗系铃人，那□□交情四个字，是你代我惹出来的，求你去代我洗刷了罢。我在上海十多年，年年吃花酒碰和，可是守身如玉的；一旦栽上我这个名气，实在有点难过。”牛性道：“算了，是我的不是。伊紫翁！伊老爷！谢谢你，饶赦了我罢。你如果不替我设法，叫我拿什么去赔？你只当做好事罢。”紫旒道：“这个那里有法可设？除非还是你的巡捕房、包打听之一法，不是如此硬讨，他那里肯拿出来？”牛性道：“如此，我便去报巡捕房。”紫旒道：“你怎样报法？”牛性道：“自然要先请教过你。”紫旒道：“这也无所用其请教，你只不要再牵涉我便了。”牛性道：“不牵涉你，说那个过付给他的呢？”紫旒道：“你自己是个珠宝掮客，难道不能交给他的么？”牛性想了一想，没办法，只得自己到巡捕房去告，只说张梅卿说是要买珠花，自己把一对珠花交给他，不料被他揩住不还，求派个包打听去代为讨回。原来巡捕房遇了这等事，作为拐骗案，最是注重，牛性又和捕房上下人等有点认得，大家都知道他是个珠宝掮客的，就信了他的话，派了一名中国包打听（以后省称华探），一名外国包打听（以后省称西探），一同到了张梅卿家。梅卿笑语承迎道：“牛老爷，你好意思，两天不来，我正要打发阿巧请你呢。”牛性道：“请我做什么？可是还我东西？”梅卿道：“什么东西？”牛性道：“你不要装呆，我的珠花呢？”梅卿斜飘

着眼睛，看了牛性一眼，伸手向牛性脸上轻轻的扭了一下，笑道：“亏你好意思说出来！”牛性怒道：“什么好意思不好意思！”指着那华探及西探道：“中西包打听都在这里，你好好的拿出来便罢。”那华探接口道：“他到捕房告你干没了他的珠花，赶快拿出来了事。”梅卿听说，忽的翻转了脸皮，对牛性道：“你若是舍不得，就不要做阔佬，弄出这鸭屎臭事情来（鸭屎臭，吴谚，自取其辱之意。）。”回头对那华探及西探道：“他叫过我许多的局，便是我的客人，前一向才与我有了□□交情，送我一对珠花，如何说是我干没的？”说话时，阿巧与及房中一切粗使老妈子、丫头，围了一大群，在那里看新闻。梅卿说毕，都异口同声的说道：“倒不曾看见过这等客人，送了东西给相好的，却去叫了包打听来讨，真正是新闻！”阿巧又道：“牛老爷，你那天住夜，我记得你还出了二十元的下脚（宿娼搞婢媼之称，亦吴谚也），今天可要一起讨还？”又一个老妈子道：“客人送东西给先生，其实不关我们事。那天我看见牛老爷递那珠花给先生，先生双手接过，我眼馋，走过来看一看，问牛老爷买了多少钱？牛老爷说：‘有限得很，千把洋钱。’吓得我不住的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还替先生说了多少谢谢呢。”那西探本来是懂得中国话的，他们的七言八语，一一都听见了，梅卿对牛性那种狎昵情形，也都看见了，便向牛性啐了一口道：“你自己不要脸，送了东西给人家，又要反悔，却拿我们来捉弄！”说着站起来，带了华探，一径走了。

牛性此时百口莫辩，坐在那里目定口呆，看见他两个走了，也只得起身跟着走，一路上还受了那华探多少埋怨。牛性无奈，只得把先是伊紫旒借去的话，如此这般说了一遍。华探顿足道：“既然如此，你方才到行里（沪上公人称巡捕房为行

里），为甚不告伊紫旒？”牛性道：“先是他总怪我自己到梅卿家去讨僵了，又和他落了个□□的名气，十分怪我，不肯再和我经手去讨。我再三求他，他才叫我报捕自己去讨的，却不料闹到这个样子。此刻可否烦你和西探说一声，同到紫旒那里去一趟？”华探道：“你起先并不是告姓伊的，外国人那里肯去？况且伊紫旒这个人能言舌辩，在上海若干年，上下人等，三教九流，他没有不认得的。他有心赖你，就是我们去也不见得有用。”说罢，径和西探两个回去销差。牛性只得又去访伊紫旒，求他设法。走到伊公馆，家人回说：“已经出去了。”只得快快而回。

原来紫旒自从牛性去后，忽然又想起做弄薇园，便拿起笔来，变换字迹，写了一封假信，只当是子迁寄来的。上面写的是：“到粤之后，即在沙基大街租定房屋，设立招股处，鲁薇翁处之股银，祈嘱其用金矿局名字存放汇丰。初到事忙，不及多叙。”云云。写好了，便寻出所填那张一百股的股票，一同放在身边，径去寻鲁薇园。走到丰盛祥时，李闲士接着，道：“刚出去了，一时不见得便回来。晚上只怕要在兰芬那边。”紫旒只得出来，明知牛性讨珠花不着，一定要来寻自己，所以并不回去，顺着脚走到大新街，要到四马路。才走到三马路口，忽有人在后面叫道：“伊老爷！”紫旒回头看时，却是东协泰马车的东家吴孝善。紫旒便立住了脚。孝善道：“伊老爷今大可到张园去？”紫旒正在没处消遣，听了这话，正合下怀，因问道：“还有好车子么？”孝善道：“有，有，有。有一部橡皮轮子的新皮篷，才买来了几天，没有用过几回，可要套起来？”紫旒点点头道：“我到三万昌等你。”孝善欣然去了。

紫旒走到三万昌，那一班本埠访员，不免又争着招呼。紫

旒也借此俄延了片刻，等马车放了来，便起身要行。内中一个访员拉着问道：“伊老爷、你可知道那鲁薇园查办的事怎样了？”紫旒道：“有甚怎样？你们到底是饭桶，告诉了你们还闹不清楚。”访员道：“我们只知道访他外面的情形，至于他骨子里的事，我们怎生知道？伊老爷，你告诉我们一点。”紫旒附了他的耳朵，悄悄说道：“那姓乔的那里会得信！原来就是那鲁薇园得钱卖放的。”说着，便匆匆下楼去了，跨上马车，马夫放开缰，晃了一鞭，那马放开四蹄，风驰电掣般到了张园，在大洋房前下车，走将进去。只见鬓影衣香，履舄交错，游园士女，已经不少了。紫旒正要和那些妓女说笑，忽然劈头遇见了五少大人。

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

陡变幻人心叵测 善支离世事难为

且说紫旒在张园遇见了五少大人，便连忙上前周旋，问：“来了半天了么？今天来得早，茶泡在那里？”五少大人道：“我还有一个朋友在海天胜处开灯。”说罢，信步绕了一个圈子。紫旒跟着招呼，评花品柳，不觉到了海天胜处。原来鲁薇园同在一起。见了紫旒，便起身招呼，紫旒也就相让坐下。五少大人对紫旒道：“今日彼此当面见了，不妨直说。薇翁奉了札来查乔子迁的事，一向都以为你和子迁是一党的，还托我向你们查问，所以我前回请你到兰芬那里去。当晚不曾见着，后来我想这件事是无从查问的，如果你是他一党，一查问起来，倒先走了消息了，所以以后就没有说起。方才薇翁来告诉我，才知道你也落了骗局。”紫旒连忙道：“少大人明见。伊某虽十分糊涂，也不敢干这个荒唐事。”转身又对薇园道：“方才那厮寄了一封信来，已经得了他的地址，看薇翁怎样办法？”说罢，在身边取出那封假信，递给薇园，又把那张假股票递给五少大人看道：“这就是上了一万银子当的凭据，请教少大人有甚办法可以追得回来？”五少大人接在手里，在烟榻上躺下去看。薇园看完那封信，也递给他。五少大人看过道：“既然有了地方，薇园就少不免要一面电禀山东，一面自己赶了去。一到得广东，也不必和他理论，通知了地方官把他拿下再说。”薇园沉吟道：“可

否求少大人拜会上海道，请他打个电报去广东，把他提了来，省得跑这一次？”五少大人笑道：“你好呆气！你想，这样办去，也不必我去拜上海道。你是奉了札来的，就是你自己走一次，说明了原委，怕道台不替你办么？不过我想你这回的差使，是金矿局认了夫马盘费的，乐得借此到广东走一次顽顽。我日间也要回山东去，你且详细写一个禀帖，我来代你带去。”紫旒故意踌躇道：“薇翁如果到广东，不知可能代我带了这张股票去？就在那边追一追。”五少大人道：“你好呆！他虽到广东去，这个案子总要解到山东去办的，就是追款，也要到山东去追。再不然，也要等他回到上海才好商量。此刻莫说薇园带去没用，就是你自己亲到广东，也要等这个案子归宿到那一处，才好在那一处呈案求追呢。”说话时，薇园一面想心事，紫旒一面装愁苦，又搭趣着说了几句不相干的话，方才各各散开。

内中单表鲁薇园，回到金子店里，看不见李闲士，问起来，才知道因为苏州有一票交易，已于四点钟时附了内河小轮船去了，要后天才得回来。薇园便到自己下榻的房里坐下，细想主意。开出文具箱来，要取纸笔起个禀帖稿子。翻出护书一看，原来那二万五千两汇丰存折还夹在里面，不觉呆了一呆，暗想这个东西，何以不曾还闲士呢？仔细覆想，原来那天拿给紫旒，紫旒不收，后来我和他两个去赴了一回席，吃多了几杯，回来便各自归房，所以放在我这里，未曾还他。此刻我想广东去，他又走了，我东西交还那一个才妥当呢？想罢，仍旧放好。拿了纸笔出来，呆呆的出了一会神。取过新闻纸，看看出口船期，恰好明日招商局广大船出口往广东，顺眼看上去，是太古通州船同日出口到天津。忽然心中一动，便换了个

主意。等吃过了晚饭，便亲自到船局去，打听明白，然后回去，连夜起了个禀稿，又誊正封好了。到了次日，拿了汇丰手折，到汇丰银行去提了那二万五千两银子出来，到票号里转了汇单。看官！须知这二万五千银子，原是用他名字去存放的，所以一提就着，毫不为难。闲话少提。

且说薇园又去见五少大人，交托了那封禀帖，说即日就动身，五少大人倒夸赞他做事情爽快。薇园谈了几句，便辞了出来，到伊紫旒处辞行。紫旒外面和他应酬，心里却暗暗好笑：不料我闲闲一句谎话，却把他调到广东去了。应酬了一番，薇园自回丰盛祥，叫自己带来的家人拾掇行李，即夜动身。紫旒又请到花锦楼处置酒送别。到了九点钟时候，还亲自送薇园到广大船官舱里。只见薇园的家人及丰盛祥的两个伙计，已将行李送到，安置妥贴。紫旒盘桓了一会，方才别去。五少大人也差人拿片子来送行。一会儿丰盛祥的伙计也别去了。薇园故意到外面走了一次，大惊小怪的进来，问那家人道：“这一只是什么船？”家人道：“是‘广大’。”薇园道：“是到那里的？”家人道：“是到广东的。”薇园大骂道：“好糊涂的东西！我好端端的到广东做什么？我明明交代你是坐通州到天津的，怎么就搅错了。幸而我还留着心，早一点知道，不然等船开行了，这一遭白往来的盘缠谁认帐？”一席话骂得那家人目瞪口呆，不知所措。薇园又顿足骂道：“还不快点收拾，搬到‘通州’去？”那家人听说，方才手忙脚乱的拾掇起来，叫了小工人等搬到‘通州’船上去。好在‘广大’泊在招商局金利源码头，离‘通州’所泊的太古码头相去不过一箭之地，不多一会，就搬妥当，薇园就此到天津去了。

只有紫旒送过薇园之后，心中还自好笑，以为这个冤大头

被我冤到广东去了。到了次日，又写了一封信给乔子迁，在报上载了那一段新闻，一并寄去。信内说是这件事越闹越大了，此刻先要打点笠翁，一面和薇园商量，私下了结，但是薇园口气甚大，就是李闲士那里，也要点缀点缀，所留下之四千金，万不够敷衍，务希再汇若干来应用云云。这封信去后，满意子迁多少总要接济点来，谁知就如泥牛入海般永无消息。原来子迁和仲英两个商量，深恐这件事情不妥，紫旒要说出自己踪迹，依旧要到案，所以在苏州住了两天之后，便一同躲向常州去了。紫旒这边等不着回信，未免着急，暗想四千元将近完了，子迁处没得接济，岂不又要另打主意？忽然又想到金月梅处的二百元，尚未还他，不如先清了这一笔债，取回官照，方是道理。想罢，检点了二百元票子，藏在身边，走出了大马路。劈头遇见了袁聚鸥，彼此拱手相见。聚鸥道：“我恰好要来看紫翁，有一件事商量，巧极了，我们吃一碗茶罢。”于是二人同到一壶春，拣个座位坐了。聚鸥道：“现在有一注生意，甚合我们做的。然而我辈中人，能知道经商脉络的，却没有几个，所以我想着了你了。”紫旒道：“不知是一件什么生意？”聚鸥道：“有一个杭州人许老十，去年在二马路开了一家书局，下本却有六七千，可惜用人不当，开不到一年，蚀了个不亦乐乎。前几天把一部顶大的机器卖了，方才过节。此刻打算招人盘受。我想紫翁你可以做得。”紫旒道：“不知他要多少钱？”聚鸥道：“紫翁如果有意，我便去讨一篇细帐来。”紫旒道：“明天就请拿来，我们商量着看。”聚鸥答应了，两个又闲谈了一会，方才散去。

紫旒出了一壶春，走到大新街口，忽听见后面有人叫：“紫旒！紫旒！”紫旒回头看时，却是秦梦莲。紫旒不免立定，梦莲

走近一步，拉了紫旒的手道：“我和你商量一件事情，不知可以不可以？”紫旒道：“什么事？”梦莲道：“请你碰和。”紫旒道：“那里？”梦莲笑道：“还在那里。就请同去罢。”说罢，招了招手，叫了两辆东洋车，一径到了六马路宝树胡同秦佩金家。原来座上先有了陈雨堂、袁伯葵两个，房里明晃晃的点了一双大蜡烛，紫旒问知是佩金生日，连笑着说拜寿。佩金也笑着周旋了一阵，便开场碰和。紫旒问起陈雨堂可知道许老十这个人？雨堂道：“他是我老朋友，怎么不晓得？”紫旒道：“他开的书局怎样了？”雨堂道：“这一向没看见他，不大清楚，只怕生意还好呢。”紫旒便不说了。八圈和过，紫旒输了二十元，恰好雨堂赢了二十元，紫旒便扣了抵他的前欠。碰过和之后，接着又吃酒，无非请来几个熟人，不必多叙。

吃酒中间，梦莲忽然离了位，拉紫旒到旁边悄悄问道：“你可有洋钱在身边？暂时借给我二十元。”紫旒道：“恰好没有带钱，所以方才输了和，还要扣雨堂的前欠。你此刻要钱作什么？”梦莲道：“这一和一酒，还有外面的打唱，都是我的。”紫旒道：“看和别位商量罢。”梦莲道：“别人只怕难，再说罢。”于是重新入席。紫旒留心看梦莲，只见他向佩金耳边唧唧唧了一会，佩金忽然沉下脸，变了色，一言不发。此时恰好花锦楼到了，紫旒也向花锦楼耳边唧唧了几句，花锦楼便扬声道：“五少大人在我那里等着有话说呢！”紫旒听说，便起身要走。梦莲再三留住，草草吃过几杯，依然起身，带着花锦楼走了。临走又悄悄的约了陈雨堂，随后就来，便到花锦楼家去了。无非和那些老妈子、丫头鬼混。过了一会，雨堂到了。紫旒便问：“许老十的书局如何？请你代我打听打听。”雨堂道：“那个许老十？”紫旒愕然道：“你方才说是老朋友，怎么忽然又不知道

了？”雨堂想了一会道：“哦，哦，哦，哦，我弄错了。我方才当你说的是徐大军机的兄弟徐老十呢。徐老十我是老朋友。”紫旒道：“你总喜欢胡说，我明明问你许老十的书局如何，你还答应生意还好，难道徐老十也有个书局不成？”雨堂道：“怎么不是，同文书局不是姓徐的做总办么？”紫旒啐了他一口。雨堂自觉无味，歇一会说道：“你一定要找他，我明日总和你打听来就是了。”说着吹了两口鸦片，便去了。紫旒也自回家，脱卸衣服时，摸着了一叠钞票，方才想着不曾到金月梅家去，此时要去，也未免太晚了，只得安歇，一宿无话。

次日直到十二点钟方才起来。袁聚鸥已经到了，拿了一张书局的帐交来。紫旒且不看，接过压在砚台底下，说道：“我并不要做这个生意。等我拿去问一个朋友，倘有了消息，再给信罢。”聚鸥道：“紫翁不做，就是做个中人也好，好歹也落点中佣。”紫旒也随嘴答应了他几句，他便去了。紫旒看那帐时，却是二号、三号、四号、五号铅字俱全，统共约有一万磅，其中上了架用过的约一半，还在箱子里没用过的也一半。还有一部日本机器，其余小样、架子、手盘、铅条等，一应俱全，索价要三千六百元。看过依然放在桌上。吃过午饭，方才袖了这一篇帐，走到二马路，寻到了那家书局，踱了进去，指明要寻老办。许老十出来见了，彼此通过姓名，问其来意。紫旒道：“苏州有个朋友写信来，要印一部书。久仰贵局的价廉物美，所以特来求教。”老十道：“不知要印什么书？”紫旒道：“要印一部《皇朝经世文编》。”老十道：“这是一部大书，不知印几开的？用几号字？统共印多少？”紫旒道：“大约总印一千。便是我也未曾清楚，不过先要问个价目，好拣便宜的做去。”老十道：“也要问明用几号字，做多少大，每板几行，每行几字，才好

算啊。”紫旆道：“既是这样，我去问明了，再给回信罢。但不知下半天在什么地方吃茶？”老十道：“我下半天四五点钟，总在怡珍居坐一会。”紫旆道：“那么我下半天到怡珍看你罢。”说着，便辞了出来，摸一摸身边，昨夜的二百元钞票还在，就一径走到了金月梅家。抬头一看，不觉吃了一惊。

不知惊的什么？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编

第十一回

伊通守改省到山东 陈雨堂深宵留沪北

且说紫旒走到金月梅家，抬头看时，那房子早已贴了租帖了。不觉吃了一惊，暗想：是几时搬去的，何以不给我一个信？正在呆呆的出神，忽然一个女子手提着水铰子走过，紫旒便向他问讯。那女子道：“这屋里的金月梅嫁了人了，他的娘也跟了过去。”紫旒又惊道：“是嫁了那个？”那女子道：“这个倒不十分仔细，听说嫁的是山东人。”旁边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孩子站在那里，听他两个说话。听到这里，忽然插口道：“他嫁那个，我可晓得。”紫旒忙问：“嫁的谁？”那小孩子道：“他嫁的一个姓伊的，叫什么伊紫旒。”紫旒听了，不觉一笑，只得出了梅春里。心中满腹狐疑。想起五少大人向来与月梅踪迹极密，莫非嫁五少大人去了？一面思量着，便坐上车子，走到五少大人公馆去。谁知也是一般的高高贴着召租帖子。紫旒不觉又是一吓，难道讨了还不算，还带走了？只得仍旧坐了车子回家，思量今番这张官照怎样赎得回来？出了一会神，忽然陈雨堂急匆匆的走了来，气喘吁吁地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哭丧着脸喘了半天，方才略定说道：“紫旒！你，你，你，你看，梦莲还是个人么？”紫旒被他这一句话，兜头罩住，倒说不出什么来。雨堂又连连顿足道：“这，这，这秦梦莲真正是狗□的忘八蛋，害死了人也！”紫旒听了这一句话，想起昨夜的事，心中倒料着有

八九分了。问道：“倒底什么事？你骂煞了他，我也不明白啊。”雨堂道：“今天大月底，我要开销多少帐目，并且房租欠了足足三个月了，今天打算商量先付他一个月，暂免钉门。谁知昨天碰了他，约着碰和吃酒。我满心希冀碰和里头，或者可以赢几块，谁知所赢又是你的，被你扣了去，然而还算好，不曾伤到老本。后来你走了，他却来和我商量借二十块钱，说因为出来得匆忙，把银夹子忘在家里，不曾带得出来，今天一早就可以送还我的。我昨夜身边连一元的、五元的、汇丰的、麦加利的、正金的，种种钞票，还有四块现洋钱，两块是安徽龙洋，一块是北洋机器洋钱，一块是天津通用的那一种立人儿，一股脑儿共是十七块，一齐拿出来交给他。到了今天早起，我想欠债还钱的，总没有一早送还的好人，不如自己走一遭罢。谁知到他家里一问，他家里也在那里闹饥荒，说他有半个多月没回家去了，还央求我说，倘使遇见了他，千万叫他回去。你想，这不完了！我又跑到宝树胡同，却又时候太早，秦佩金还没有起来，只有一个粗使老妈子说，还有客人呢。问他是什么客，他却又胡里胡涂弄不清楚。你，你，你，你，你想，这可恶不可恶？”紫旒道：“谁叫你借给他来？既然上了他当，你此刻还不赶紧找他？”雨堂道：“他家里也找他不着，叫我那里找他？今天没有别的商量，特来求你通融二十元钱，等我先料理了一个月房钱再说。不然，他带了外国人来钉门，那可就糟糕了。”紫旒道：“好如意的话！你上了十七元的当，要我赔你三元的利钱。莫说我没钱，就是有在这里，我也不能借给你这种冤人。”雨堂道：“算，算，算，算了罢，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只当昨天的碰和钱没有扣我的罢。”紫旒作色道：“这是什么话？你不是来借钱，竟是来讨债的了！好，好，好，我马上就

还你的二十，你可也马上还我的二百来。”雨堂连忙道：“你，你，你，你怎么就动起真气来了？我何尝向你讨债，不过请你暂免扣债罢了。”紫旒道：“借了人家的钱，在赌债上扣还，这等天字第一号的便宜事情，你还不愿呢。”雨堂道：“怎么不愿？但是马上要钉门，这却怎处？”紫旒道：“呸！谁叫你住到租界上来？既然住到租界，就少不免要受他的气。”雨堂默然半晌，又哀求道：“到底如何？你就多不能借，先借给我十二元，等我先了却一个月房租罢。”紫旒道：“今天大家同是月底，大家同是赁房子住的，我今天也要付房钱，我的钱还不知在那里呢！”雨堂无可奈何，正起身要走，忽然一眼瞥见书桌放着一个小皮夹子，便走过去打开一看，里面有四元洋银。尽数倾出来一点，除了四元之外，还有十五角小银元，因抓在手里道：“就尽这个借了给我罢！”说着回身便走，犹如逃跑一般。

出了鸿仁里，一口气跑到了四马路北协诚烟馆里，开了一只灯。堂倌阿大是他熟人，送上烟枪来。雨堂便叹一口气道：“今天这个月底好难过！什么房钱咧，米店咧，柴店咧，裁缝店咧，闹的头也大了。家里头小孩子年纪小，女人们不懂事，只得守在家里等他们来开销，直守到此刻才得出来。还有一家洋货店，有几块钱不曾来，我只好对不住不等了。好在只有一家人家，不至于闹不清楚了，交代下来，才脱身到了此地。这里我欠下几个钱了？”阿大翻开帐本子看了一眼道：“有限得很，只欠七角洋钱。”雨堂在身边掏出七角小银元来道：“来，来，来拿了去。咳，真正欠债不是家财。”说着躺下去吸烟。一连呼呼呼的吸了四五口。忽的一下坐起来，把烟枪一丢，叫道：“阿大，你来！你来，你来！你拿纸笔来，我给你几角钱。”阿大连忙递过，雨堂歪歪斜斜的开了两张轿饭帐（凡宴于妓家，妓

家犒客之仆从，人小洋银二枚，口轿饭钱。客仆不皆随往，先以仆人名告之，妓家列纸记录，谓之轿饭帐。他日客以寸纸书己姓及仆名，飭仆往取，其纸亦谓之轿饭帐。此上海之通例。近二十年来，赴宴妓家者，虽无仆从，亦必妄署一名，他日随意给诸茶楼烟室之执役辈，以见好小人。亦一怪现状也），交给阿大道：“这两张都是宝树胡同秦佩金家的，一和一酒，都是秦老爷的主人。”阿大接过来说了声谢谢，便仍旧去干他的事。雨堂道：“你就去拿一拿，顺便替我打听秦老爷还在那里没有？”

阿大听说，便欣欣然的去了。过了一会回来了，说：“秦老爷在那里呢！”雨堂听说，又吸了两口烟，方才坐起来说道：“这盒子里还有一口烟，你代我装上了，我就来。”阿大答应了，雨堂就到柜上掏出一角小银元，兑了铜钱，出门坐了东洋车，迺到宝树胡同。下车入内，走到佩金房里问时，说是秦老爷刚刚出去。问到那里去的？回说不知。雨堂只得快快出来，仍旧坐了车子，回到北协诚，又吸了一盒烟。时候已经四下多钟了，便出了北协诚，顺脚走到棋盘街。

在怡珍居门前走过，抬头一看，只见栏杆里面坐着的正是伊紫旒，对面还坐着一个人，却看不清楚了。雨堂便走到楼上，向前招呼，紫旒不免相让坐下，又招呼泡茶。雨堂又向同坐那个人招呼，请教贵姓台甫，原来那个人正是许老十。雨堂极道素仰。紫旒道：“你说与许先生是老朋友，为甚还要请教？”雨堂搭讪着道：“可不是老朋友么！”许老十道：“雨翁广交，我们或者会过，也说不定。”雨堂道：“正是。兄弟从前也在杭州住过两年，一定是在杭州会过的。我还记得初会是在三雅园，那时候许先生还好像没有留须呢！所以我不认得了。这会谈起

来，是不错的。”许老十道：“雨翁在杭是几年分？”雨堂屈指抬头计算了一会道：“光绪十五、六、七，这三年，我都在那边。”许老十道：“那么不对了。兄弟十四年分便到严州，住了七年，没回杭州去过。”雨堂道：“哦，哦，哦，不错，不错，是我弄错了。”紫旒在旁听得讨厌，便插嘴道：“你不要胡扯罢。我问你，你可知道金月梅嫁的是谁？”雨堂道：“你，你，你，你，你又来了！十多年前的事情，我自然有点忘记了，想不上来，这几天的事情，难道也忘了吗？哦，哦，哦，还有，还有，我们那几天要打公分送礼，却找不着你这个人，以为你们交情厚，或者是单送了。后来吃喜酒那天，也看不见你啊！”紫旒满腹狐疑道：“到底是那一回事？”雨堂拍手道：“你到底是真是假的？五少大人娶了金月梅，难道你认真没有知道么？”紫旒呆了一呆道：“此刻呢？”雨堂道：“此刻么，只怕到了济南府抚台衙门里，当他的少姨太太去了。”紫旒听了，默默无言，暗想：“从此侯门一入深如海，这一张官照，正不知何日可以赎回的了。”

原来紫旒写信给子迁的那几天，偶然和花锦楼有点小口角，赌气不去；恰好遇了一家私门头，内中有个苏州女子，生得有几份姿色，紫旒便在他那里迷恋了几天。正是坐对名花，足不出户，连自己公馆也不回去。他的意思，如此做作，好叫花锦楼听见了，气他一气。这是千古痴心嫖客的行径；不知那做妓女的看了，正是一点与他无干，真正是何苦！恰好他这矫情造作的这几天，正是五少大人和金月梅双星渡河的佳节，及至紫旒事过气平，回转公馆，家人把连日所接的信件及请客条子送上，这里面便带有一分五少大人的喜帖。他只看了几封信，那些请帖以为都是事过情迁的了，便没有看，因此一向不知这件

事。此时听雨堂说了，方才懊悔起来。好在他为人旷达，懊悔过一阵，也就罢了。他向来告诉人家，总说是个广东候补通判。后来这件事被人知道了，慢慢传扬出去，人家就当笑话，说是伊通守改了山东省了。这是后话，表过不题。

且说三个人当下在怡珍坐到了五点多钟，紫旒便邀许老十到一品香吃大菜，顺便问雨堂去不去，雨堂焉有不去之理？便一同出了怡珍居，走到一品香，拣了个沿马路的座位。紫旒是此间熟人，招呼格外周到。紫旒虽不再请客，却也不就点菜，只和许老十两个靠在烟榻上，唧唧啾啾的谈个不了。雨堂只在窗外栏杆边看看往来车马，直等到六点多钟，方才点菜入座。雨堂饿极了，便龙吞虎嚼般吃了几样菜，方才罢休。谁知吃饱之后，烟瘾随发。进来时没有开灯，此刻吃完了再要开起灯来，未免有点难为情了。好在这件事他常有预备的，便暗暗在身边掏出指头大半寸来长的两个烟泡，放在嘴里，故意多搀点牛奶在咖啡茶内，搀得凉了，呷了一大口，如法一咽，把两个烟泡送到肚子里去。许老十初次认得紫旒，扰了他的大菜，便要请看戏，又请了雨堂同去。一路走到丹桂戏园，在正厅第三排上坐下。紫旒问雨堂道：“你不要吃烟么？”雨堂正色道：“你们总当我有烟瘾，其实这东西，我虽然顽了二十多年，并不知怎么叫个瘾，说一声不吃，就可以不吃的。不过闲着没事的时候，总想摆弄他，借他做个消遣之法罢了。”说说谈谈，看完了戏之后，便大家散开。许老十回书局，紫旒到那里也不必表他。

且说雨堂本来住在法租界，一个人出了戏馆之后，便想回家。因为觉得饿了，看见路旁一家汤圆店尚未关门，便进去吃了八个。掏出一角小银元惠帐，还找回四五十文，点一点身边

的洋钱，只剩了四元六角，便出了汤圆店。心中暗想：家中不知钉了门不曾？我虽然在外面躲了一天，家里正不知闹得怎么样呢？心中正在打算时，不期一只野鸡擦肩而过（上海称流娼为野鸡），回眸把雨堂膘了一眼。后面跟着一个老婆子，对雨堂道：“到我们家去罢。”雨堂看那野鸡，好像有几分姿色，便兜搭起来，说定了一元二角的价钱，便跟他去了。

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盘书局妙施巧术 卖字画暂免钉门

按下陈雨堂跟了野鸡去后情形。且说紫旒自从与许老十当面之后，凭了自己一张三寸不烂之舌，说得天花乱坠，许老十自不觉堕其元中。吃过了一顿一品香，看过一回戏之后，又约了明天早上在三万昌相会。到了次日，许老十一早便先到了，等了半天，不见紫旒到来，不免凭阑闲眺，忽见雨堂远远走来。待他走近看时，只见他朦胧着双眼，好像才睡醒的样子，不免扬声招呼，请他登楼。雨堂便上去相见，扰了许老十两客蟹粉馒头。偶然谈到伊紫旒，雨堂便信口乱吹，说得紫旒是纵横五大洲的第一条好汉，上下四千年无二的英雄。原来陈雨堂是一个胸无城府的人，心口率直，惟有一样脾气，欢喜学人家的谈风，却又胸无材料，所以他偶然谈起一个人来，不是尽情诋毁，便是竭力揄扬。其实说到底，他的诋毁也并不是存心，他的揄扬也并不是有意，不过他要借来做谈风罢了。许老十那里知道他这等内情？只信他说的是实话。两个人谈谈说说，直等到十点半钟，紫旒才来。一见了许老十，便连忙道歉说：“有劳久候。兄弟今天一早就去找朋友，也是为了书局的事。老实说一句，兄弟是一个穷光蛋，那里有闲钱办这件事？况且昨天晚上回去，接了南京一个电报，是我一个敝友准补了宿迁，要向我借点银子作部费。我正在拮据的时候，只剩了五百两银子存在庄上。

见了电报之后，想到朋友有通融之义，这是义不容辞的，所以今天早起，先去知照庄上，把这一笔款汇到南京去了。至于自己的事，只能再向朋友设法。”雨堂插口道：“这等地方，是紫旒最慷慨。”紫旒又道：“这一件事，兄弟本来独力难支，不过仗几个朋友帮点股分，凑起来顾顾罢了。偏偏两个得力朋友又没有遇着，所以耽搁到此刻才来。”老十道：“一切都费心得很。”紫旒道：“这是那里的话？我是为着自己的事。不知十哥昨夜可曾打算定了？”老十道：“二千元我到底吃亏太多。紫翁盘受了过去，生意兴隆起来，也不在乎多三四百元。”紫旒道：“多了兄弟出不起，就是招股，也怕来不及。”雨堂道：“原来紫旒要做生意了！好，好，好，这个书局生意，你弄起来一定是发财的。”三个人又谈谈说说。到了十二点钟时候，紫旒又请吃了一顿九华楼。临散时，许老十嘱咐紫旒：“诸多费心。”紫旒约他晚上花锦楼相见。

雨堂自去北协诚过他的老瘾，自有阿大接着招呼。雨堂一口气吸了两个中盒，方才在那里发烟迷。迷够多时，坐起来揉揉眼睛，问问阿大什么时候。阿大到柜上看了看自鸣钟，回报说：“已经五点钟了。”雨堂觉得肚里饿了，恰好卖粢饭糕的走过，买两块吃了，又躺下去吸了几口，方才要水来洗了手脸。出了北协诚，已是六街灯火了。向东走了几步，转入西荟芳，穿出同安里，径入花锦楼家，正好紫旒、老十同在那里商订合同。紫旒看见雨堂，便道：“来得好，我这里正缺少一个中人，就烦了你罢。请你看看这个底子妥当不妥当？”雨堂接来胡里胡涂看了一下，也不知看了一行没有，便道：“很好，很好！妥当极了。”紫旒对老十道：“这等办法最是圆通，你老哥也不失了东家的体面。在上海如果另有高就，老兄只管去。如果暂时

没有事情可办，只管住在局里。就是这次回府出来时，仍可住在局里。局里一班人又都是老兄的旧部，说起来不过是添了新股东进来罢了。如此，老兄脸上岂不是不失丝毫光彩么？”雨堂道：“原来十兄要回府？”许老十道：“便是。今天接了家信，内人病重的了不得，因此要赶回去一次。”雨堂倒在烟榻上要吸烟，旁边一个丫头便过来代装。雨堂得了这个空，才拿过那张合同底子来看。只见写的是，所有这家书局的生财、装修、招牌，共作洋二千四百元。伊紫旒实出二千元，下余四百元作为许老十的股分。全局归紫旒接办，交易之日，先由紫旒交六百元，下余一千八百元，分六期交清，每三个月一期，每期归还三百元，十八个月之后交割清楚云云。雨堂是个率直人，看了也莫名其妙。一会儿紫旒把两张合同都写好了，放在身边，花锦楼已经摆出便饭，三人便吃过晚饭，又谈了半晌，方才散去。临别彼此叮嘱，明日早起到书局里，交易过割。

内中单表雨堂，心中依然记着昨天晚上的野鸡，仍旧寻了去，鬼混了一夜。心中又惦记着他们的事，成交以后，希冀捞两文中人钱。到了次日，天才发亮，便扒了起来，叫人开了大门，跑了出来。一口气走到书局门前看时，谁知大门还不曾开，不觉索然无味。只得顺着脚步走去，留心看那两旁店铺，除了一两家老火灶之外，竟是家家闭户的，方才想着自己太早。一时又没有地方可以住脚，只得走到一家老火灶去泡了一碗茶，要了一盆水来，胡乱洗了个脸。门外头有一个染饭摊，便亲自出去买了八文钱染饭，聊当点心。坐够多时，方才惠了十二文茶帐出来。时候仍然太早，不免信步行去，借此好捱点时候。不知不觉，就走到了大马路鸿仁里，便踱了进去，要访紫旒。紫旒倒已起来了，见了雨堂，便道：“你好早！”雨堂道：“答

应了代你办事，怎好不早？我还要好好的赚你点中人钱呢！”紫旒笑道：“好自在的话！我们自己交易定了，你碰了来，做个现成中人，还要中金呢！”雨堂道：“这个不是这等说，此刻我自然是个现成中人，将来如果你们有甚争执，打起官司来，我这现成中人也不免要到堂的。”紫旒劈面啐了一口道：“呸！大清早起，人家定局的头一天，要你来发这个利市。”雨堂吃干笑道：“不在乎此，不在乎此！我们去来，我们去来。”紫旒道：“那里去？”雨堂道：“咦，你不是约的今天早起交易么？”紫旒道：“早呢！你就是心急几个中金，也不至急到如此！况且我是老实说，没有的。”雨堂道：“我们知己朋友，不在乎此。许老十我犯不着代他白当差。”紫旒道：“你和他是老朋友啊！怎么说出这个话来？”雨堂道：“罢，罢，算了罢，你不要怪我了。”两个人说说笑笑，到了九点钟时候，方才同到二马路书局里去。

许老十接着，招呼寒暄已毕，紫旒便拿出一式两纸的合同来，请许老十签字。老十从头看了一遍，见与昨夜的草底无异，便签上了字。紫旒拿过来，也签上字。又送给雨堂，雨堂提起笔来，也在中人名下也签过了。紫旒、老十齐说费心，雨堂连称岂敢。老十便将一切帐目、图书等项交割过来，紫旒接受了，便在身边取出一张二百元庄票，及四百元的一张本局股分单，交给老十，要他出六百的收条。老十愕然道：“说过先交六百元的，为何只有二百？”紫旒笑道：“这四百元的股分也要算的。”老十道：“我以为这股分是股分的事，洋钱是洋钱的事。”紫旒道：“这也可以使得，左右是一样的，请你老兄交了四百元股银来，我便照数交六百元给你。”老十道：“这件事不妙，我怎样不曾弄一弄清楚？”紫旒道：“弄是弄得很清楚的，

不过你老哥有点不曾明白罢了。你想，若不是照此办法，下余的那里还有一千八百元之多？统共只有二千四百元，若照老兄的算法，四百股分银不交，又要拿六百元去，这不是明明先交一千了么？合同这东西是你情我愿方才订定的，何况又有中人在此！”雨堂接口道：“啊，啊，啊，啊，不错的，紫旒这个办法是很公平的，十兄你放心罢。”老十呆着脸道：“现成的都摆在这里，那个不放心？只是我今天问杭州去，钱不够用，奈何？”紫旒登时眉花眼笑起来道：“这个好商量。我们先吃点心去罢，动身要下半天呢！”说罢，一把拉了老十，又招呼了雨堂，一同走到四马路九华楼去吃茶。

坐定下来，紫旒又是一阵天花乱坠的长谈。这是他独具的天生本事。无论人家有甚心事，只要有他在座，他东拉西扯的一阵胡谈，人家便不知不觉的把心事丢开了。吃过点心之后，三个人依然同回书局里去。紫旒见雨堂钉着不走，知道他的意思，便拉了老十到旁边说道：“陈雨堂这个中金，应该要多少送他点罢？”老十道：“这是规矩上有的。但是送多少呢？”紫旒道：“他是我的朋友，我不便说多少，请你老兄分付了罢。”老十再三不肯，紫旒再三相让。老十道：“我们合送了他十元罢。”紫旒沉吟道：“二千多洋钱的交易，十元中金似乎少些。这样罢，我们各送了十元罢。”老十道：“也使得，只是我这里十分为难，一时拿不出来了。”紫旒不等说完，便抢着说道：“这不要紧，我们此刻是一家人了，只管在帐上拿便了。”说罢，便出来取了十元钞票，付给雨堂，悄悄说道：“他只肯五元，是我竭力说项的，才有此数。”雨堂点点头道：“费心，费心。”搭趂了一会自去了。紫旒等到下午，亲自送许老十上了小轮船，还买了几种送行品物，送到船上，方才珍重而别。

自此紫旆把鸿仁里房子退了，搬到书局里住。喜得乔子迁走时，留下的古玩陈色不少。搬了过来，把一间书局陈设一新。便又在局里请过几回客，无非是尽力乱吹。一面挂了这书局的旗号，乱招股分，定了七厘官息，每股百元。于是做一股的，做两股的，倒也被他招了不少，恰好一家□报馆新换东家，这新东嫌那副铅字旧了，要另买一副新的，不免着人到外面去打听价钱，问来问去，便问到紫旆的书局里。紫旆便异想天开的想了一个法子，叫□报馆把那一副旧字拿出来，换自己的新字，每磅要他贴还六分洋钱。那□报的新东默默计算了一会，若要买新字，每磅要在两角以外，这旧字卖出去，只能作废铅，值不到一角一磅的了，算着很有自家的便宜，便答应了。彼此对换了一万磅字，紫旆便干落了六百元。以后因为字样太旧，做不出生意来，那是股东晦气，与他无干的了。此是后话，表过不题。

且说陈雨堂拿了伊紫旆的十元，便欢天喜地的出来，一口气跑回家去。因为两夜未回，在外干的又不是正经事，见了老婆，未免有点惶恐。老婆见了他，不免有三分动气。雨堂先搭趣着问道：“前天的房钱是怎样的了？”老婆没好气，便不答应他。雨堂又问儿子阿生道：“你该知道，是怎样的了？”阿生道：“亏了隔壁殷伯伯，代我们拿了两卷字画去卖了十二块钱，才付了一个月房钱，免了钉门。”雨堂大惊道：“是拿我什么字画去卖了？”老婆道：“门也要钉了，你又犹如溜缰马一般，溜的不知道回来了。不当不卖，拿什么应付别人？”雨堂听说，连忙打开书画箱一看，别的东西都还完全，内中只少了米南宫墨迹的一个长手卷，一轴赵文敏的八骏图。只气得三尸乱暴，七窍生烟，伸出腿来，把那十岁孩子阿生兜胸一脚，骂

道：“好畜生！你索性把我的老命卖了，倒也罢了。”老婆见此情形，抢过来护住了儿子，哭着道：“关他小孩子什么事？你要打我，要骂我，是我拿来卖了，你便怎样？须知我卖了东西，是要保全这个叫化子窝儿，并不是卖了东西养汉子！”夫妻两个好一顿大闹。

不知闹到怎样，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十二金卖去一员督抚 两封书送来无限生机

且说陈雨堂这个人，他祖上本是山东老州县。他曾祖及祖父，都是在山东有名的能员，便是他父亲，也是个山东候补县，署过诸城、峄县，与及梁山泊所在的恽城县，不是苦缺，便是要缺。雨堂随宦在山东，也捐了个盐大使，在山东候补，意思想得一个劳绩保举，便可过个县班。谁知他生性率直，容易得罪人。混了几年，非但不曾得着保举，并且连本有的功名也被上司奏参了。后来他父亲过了，起服之后，他仍然捐了一个二百五的双月知县，在山东当过几年差。他既在山东三四代之久，寅僚旧好总多，易于照应。那一班没有差使的黠州县，看见他未免因羨生妒，因妒生恨；因恨便生出倾轧来。思量要攻击他，说他未曾到省人员，冒当地方差使。这是官场中的生性如此，习惯如此，不足为奇的。雨堂得了这个消息，恐怕连这个二百五的功名都干掉了，便忙着跑到上海来，避一避这个锋头。

谁知一到上海之后，嫖了个不亦乐乎，把祖上挣下来的宦囊散个罄尽；便是几件衣服，也闹得典尽当光，弄到这步天地。却有一层好处，到底是书香人家出身，所有银钱、衣服、古玩等件，都看得不甚贵重，随便当卖，也不甚计论价值，只有那两箱字画碑帖，却看得如性命一般。凭是怎样穷煞饿煞，

总不肯当卖。常对人说：“我他日如果做了叫化子，也要搂着这几卷纸片儿求乞的。”就以这两轴赵文敏八骏图、米南宫长手卷而论，两件东西合起来，当日有人出过千金之价的；如今被老婆轻轻的卖了十二块洋钱，如何不气？气得他顿一回足，拍一回桌子，嘴里咕哝咕哝的也不知说些什么了。忽然一阵目瞪口呆的，直挺挺的坐着，那眼泪如断线珍珠般乱滚下来。老婆看见了，不觉冷笑道：“从前当卖尽多少金珠，不曾听见你说一声可惜，此刻只卖了两个纸卷儿，便那么肉麻起来。”雨堂直跳起来道：“你懂得什么？那一幅八骏图不算数，单是这一个手卷，我老太爷到京引见时，带着这手卷去，因为卷上有潘文恭公的题跋，便把他送到潘大军机府上，求潘大军机也题一题。谁知潘大军机看中了，叫人示意给我老太爷说，这卷东西，如果肯送给他，他可以写信给山东抚台和河道总督，觑便在河工抢险劳绩案内开一个随折保举，从知县上一下子就可以成了道台，以后还好好的栽培他一个督抚。是我老太爷因为这东西是自己祖上传下来的，不肯送人，所以混了一辈子还是个知县。此刻被你十二块钱卖了我家一个督抚，你说伤心不伤心！”说着索性号啕大哭起来。老婆听了这一番话，不觉也直跳起来道：“你不要撒赖我，我不信潘大军机是个三岁小孩子，贪你家一个破纸卷儿，便肯拿一个督抚来换。你家老太爷又不是个傻子，放着现成督抚不做，死搂着那么个纸卷儿。你既然知道这东西可以换个督抚的，你为甚不拿去换一个来做做？此刻东西卖掉了，却拿这些不相干的话来撒赖我。你不要拿督抚来吓我，我娘家也是做官人家，莫说督抚，便是候选督捕府的衔牌，我家祠堂里也有两对呢！”雨堂听了，又是好气，又是好笑，被他一篇糊涂话，反闹得无言可答。含着两眶眼泪，立起

来出门去了。无精打彩的走到了北协诚，开了一只灯，噙噙的尽着吸烟。这一天竟是饥不知食，渴不知饮，昏昏沉沉的在烟榻上过了一天。直到天将入黑时，方才惘惘然出了北协诚。

正在依依然无所之的时候，忽然迎面来了一个人，一把抓住了，说道：“雨堂兄，那里去？”雨堂定睛看时，原来是萧志何。志何接着说道：“你可知道，陈蕙裳做了抚台了！”雨堂愕然道：“这是那里来的话？他此刻不过是个臬台，怎么平空的超越起来？可知道放的是那一省？”志何道：“就在山东。因为湖广总督召入军机，山东抚台（即五少大人之父也）升了湖广总督，着速赴新任，毋庸来京，却把贵州抚台调了山东。”雨堂道：“闹了半天，原来与他不相干。”志何道：“还有下文呢。这位新调东抚，着速来京陛见，未到任以前，着陈某人护理。你想，贵州这条路多远，还要入京，他这一护理，不一年也要半载呢！我正要来找你，可要到山东走一次？我也奉陪。”雨堂道：“这话可是真的？”志何道：“我方才到上海道衙门里去，亲眼看见官电，如何不真？”雨堂道：“这也奇怪，现成放着藩台在那里，怎么派了臬台护院？这件事到底有点可疑。”志何道：“亏你还是几代官场！大凡护院，本是两司都可以做得的，只看上头的意思罢了。此刻且不必争，明日见了报，便可见我是撒谎不是。我只问你一句，譬如是真的，你到山东去不去？”雨堂道：“他是我老人家的门生，十来年间，被他由佐杂巴到了抚台，我如何不去谋一个事？其实我一向就想去找他；因为他只是个臬司，手底下没有什么好差使，只巴望他升了藩司，我就要去了，何况是个抚台？这信息如果是真的，我一定要去。”志何道：“明天在那里看你呢？”雨堂道：“我一两点钟总在北协诚。”志何道：“如此，明天会罢！我此刻还有点事情

去。”说着，拱手别去。雨堂一个人独自沉吟道：“平空遇了他来，和我捣鬼，不信陈蕙裳就会护院起来，想是他们知道我穷极了，故意造这些谣言来恹我。”一面想着，一面信步行去，不觉已经到家。想起老婆的蛮不懂理，心里懊悔回来，但是已经到了，只得推门进去。只见自己老婆和一个男子对坐着吃饭，不觉吃了一惊。连忙跨入屋里一看，原来是自己妻舅，从江阴来的。彼此相见，问起来意，方知道丈母病重，思念女儿，专打发儿子来接女儿归宁的。姊弟两个商量连夜动身，正苦等雨堂不回来，没得主意。此刻看见他回来了，便告知此意。雨堂沉吟道：“你回去也好。服侍得外母好了，你也可以多住几天，因为我这两天里头也打算到山东去。等我到了山东得了差使，看定了公馆，再写信接你。”老婆道：“你不要还是恹气。我不走，从没有听见过你说走，我偶然回娘家去，你也要到山东去了，天下有这等巧事？”雨堂道：“忘八蛋骗你。方才萧志何告诉我的，说陈蕙裳做了山东抚台，约我同去的。但是确不确还未可定，如果是确的，我就一定要走。”老婆道：“不确呢？”雨堂道：“不确的，我还去做什么？只等明天早起看了报就知道了。”老婆道：“你既然要去山东，我把儿子带去罢。”雨堂道：“他正在读书的时候，由他在我身边的好。”老婆道：“我们马上动身，盘缠也不曾有。”雨堂连忙道：“此刻鬼捉住我，要我出一文钱买命也没有。”老婆照脸啐了一口，妻舅忙道：“不要紧，我带着现成的。坐江轮到江阴，有限几个钱。”老婆道：“我一场回去，也要买点东西给娘。”妻舅道：“娘此刻是急于要见你，并不是要贪你的东西；况且动身得匆忙，就不买东西回去，娘也不怪你，别人也不笑你的。老实点罢。”当下吃完了晚饭，便打点行李，姊弟两个附了长江轮船去了。

雨堂不知陈蕙裳护院的信息真假，终夜打算，不曾合眼。一到天亮，便叫用的一个老妈子出去买一张报来看。谁知那买来的是一张《游戏报》，没有上谕的，不禁黯然。只得自己走出去找了来看。谁知果然是真的，照着志何昨天所说，一字不差，不觉喜得他手舞足蹈起来。思量怎样弄点盘缠动身。想来想去，只有紫旒。便一口气跑到二马路书局里。紫旒方才起来，一见了雨堂，便连连作揖道：“恭喜，恭喜！”雨堂愕然道：“什么喜？”紫旒道：“世兄弟做了抚台，怕不提挈你升官发财么？还不是喜？”雨堂道：“你真是用了耳报神的，怎么就知道了？”紫旒道：“我们好朋友，是事事关心的，怎么不知道？”雨堂道：“我正是为了这个来和你商量呢！你知道我的，一个大〔钱〕没有，还欠了三四个月的房钱，怎么动得了身？”紫旒道：“这个怕什么？我们朋友总要帮忙的。昨天萧志何已经对我说过了，他要约你同去。他和陈中丞虽然相识，然而交情没有你的深，不怕他是个知府，只怕这回到了山东，他还要仰仗你呢！”雨堂道：“这也不见得。”紫旒道：“这是明摆着的情形，你又何必客气？”雨堂道：“这是护理的事情，我们要走马上就要走了，求你代我筹点盘缠，不知可以不可以？”紫旒道：“可以，可以，我总尽力就是。”雨堂大喜，谢了又谢。紫旒又请他同到九华楼吃了点心，雨堂方才回家。

到得饭后，便走到北协诚去等萧志何。先对着阿大乱吹了一阵，到了一点多钟，只见紫旒的家人送来一封信，另外沉甸甸的一包东西，交给雨堂道：“我们老爷送给陈老爷的。”雨堂接过来，捏一捏那包东西像是洋钱，连忙坐起来，拆开那封信一看，上写着：

因恐足下急用，先筹呈五十番，请即检收，然弟力亦尽

于此矣！即夕设席花锦楼，恭饯行旌，乞勿吝玉。雨堂大哥鉴，紫旒顿首。

雨堂看罢，不胜欢喜。连忙打开纸包点一点数，却是三十元洋钱，二十元钞票。便对来人道：“不错了，我收到了。请你回去上复你们老爷，说谢谢。”家人道：“今天晚六点钟回安里，务必请老爷到。”雨堂道：“知道了。我到，我到。”那家人才去了，志何便到。一见面，便道：“如何？我不撒谎罢？我打听得后天就有烟台船了，我们来得及走罢？”雨堂道：“没有什么来不及，只要有钱便得。”志何道：“你还差多少？”雨堂道：“方才紫旒送了五十元来，再能筹得百金，便可以将就动身了。”志何道：“这个容易，我等一等和你送来。但是你准定后天能走才好。”雨堂道：“只要有了钱，没有来不及的事。”志何又谈了几句，便起身去了。

雨堂有事在心，赶着过足了瘾，便回家去料理一切。先拿出当票来，拣要用的衣服赎了几件。真是事忙嫌日短，不觉又是上灯时候了。便交代老妈子安顿小孩子吃饭，自己走到花锦楼处，紫旒、志何已经在那里了。志何见面之后，便塞过一卷钞票给雨堂，雨堂接过放在身边。陆续客到了，一席花酒，无非是酒肉器皿，不必多叙。

且说雨堂得了志何一百元之后，次日便又赎了两件行头，料理清房钱，收拾好细软，将几件木器寄在紫旒书局里。胡乱过了一天，便开发了老妈子，退了房子，带了儿子跟志何动身去了。临动身时，才写了一封信通知老婆，及告知山东收信地址。船到烟台之后，便起早兼程，赶到济南。一路上的盘费，都是志何报效的，自不必说。到得济南，志何本有公馆在那里的，便一齐搬到萧公馆里去，安息一天，便去上院。那位陈护

院，果然一见了面便极道契阔，答应了弄一个好差使，雨堂自是欢喜。因为住在志何处不便，自己另外找了房子，把从前分寄在人家的木器家伙取些回来，自立门面，专等札子。谁知等了一个月，绝无消息。每上院又必见；每见必面允给差，却只不动公事。雨堂不觉支持不住。正在无可生发的时候，忽然一天连接了两封江阴来信，知道丈母死了，不觉异想天开的生出一个筹款的法子来。

要知是何法子，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未死人忽地开丧 妙弥缝从丰代稿

且说陈雨堂自从到了济南，守了一个多月，不曾得着差使，光景日见窘迫，又不便向人告贷，露出穷相。正在为难之际，忽然接了江阴两封信，说是丈母死了，心中越觉闷闷不乐。拿着两封信，躺在烟榻上，发了一会烟迷。朦胧之间，仿佛入梦，说是家中死了人了，及至看那死人时，正是自己老婆，不觉一惊而醒。提起烟枪吸了两口，忽然心中一动，想出一条计策来。取过纸笔，起了一个稿子，然后叫家人到外面去叫一个刻字匠来，叫他拿了这稿子去照刻。看官，你道他刻的是什么？原来是刻讣帖。然而天下事，那里有死了丈母，女婿刻讣开丧的道理？谁知他刻的不是他丈母的讣帖，却是他老婆的讣帖。只因穷极无聊，便异想天开撒这么一个大谎，只说死了老婆，遍处散出讣帖，定日受吊。他是在山东三四代的人，所有官场绅士，那一家、那一个不相识？这一散起来，却也散了二三百份出去。人家得了他的讣帖，不免便送奠礼，也有送幛的，也有送联的，也有送钱的。到了受吊那天，便居然设起孝堂来，把个十岁孩子披了粗麻，扮成孝子，胡闹了一天，倒也有好些人来叩奠的。这么一混，那位护院陈中丞，倒送了二百吊京钱的楮金，连各寅僚的，差不多收了三百吊大钱，被他捱过了一个穷关头。还拣了一轴幛子，换了几个字及上下款，

寄到江阴去挽他的丈母。恰好这件事情闹了之后，陈护院连下了两个札子，委他一个本轅文案、一个官书局督办的差使。雨堂奉札之下，不免趋轅谢委，一面拜同事，一面择日到差。

且说第四回书中所表的抚轅文案田仰方，他本是山东的一个老候补，他当日以通判到山东时，现在的护院陈蕙裳还是个知县，彼此本是相好。陈护院这回接印之后，自然照旧留差。喜得这护院是个风流倜傥人物，所有一切旧友，莫不略分言情的，所以差使格外好当，上下之情也易于通达，并无壅蔽之虞。这也是他的长处。田仰方本是个豪侠之士，最欢喜应酬，因此护院越发和他共得来。这一天看见雨堂拜片，知道又添了个同事了；并且也是老朋友，因此动了请客之念，定了日子，就在芙蓉巷本公馆里摆起宴来。一共摆了五席，所请的无非是红红儿的候补道府，内中有许多与我这书上无干的，就不去一一琐叙了。内中请的第一个客，就是陈蕙裳中丞。所以这天的客，因为有他在内，都是恐怕落在护院后的，纷纷早到。及至护院到时，一律还他僚属规矩，站班迎接。等到定席时候，护院自是当中第一位，却请了新委善后局提调萧志何及陈雨堂两个陪他，下余在两旁分排了四席。护院入座之后，先交代说：“我们都是老朋友，断不可拘礼节，只管开怀畅饮。总要和十年前，我们在鹊华桥（济南冶游之地）顽笑一般才好。”众人领命，无不痛饮。上过几道热炒之后，厨子捧了活鲤鱼上来，请示做法（济南风气如此）。护院道：“别人总欢喜一半醋溜，不是就红烧，一半总是清炖。我今天变个样儿，一半拿来炒片，一半做口汤喝罢。”厨子领命下去。护院对志何、雨堂道：“你看他们都是静悄悄的，你两个何妨分到两面去打个通关，只当是代我的。他们谁欢喜和我豁拳，就请他们来。”志何、雨堂两个

奉命，便分头去骰拳。雨堂的拳本平不济，打了两桌十二个人的通关，倒输了八个直落五，不觉酩酊大醉。恰好家人捧上炒鱼片来，雨堂道：“这，这，这是老师点的菜，你们尝尝。”说到这里，忽然想起离座久了，老师没有人陪坐，并且打完了通关，也要去销差。于是一趔一趔的仍走到首席上，抬头一看，不觉吃了一惊：原来那位护院陈大帅不见了。暗想：莫非也到旁席骰拳去了？回身要到那边席上去时，不料一回身，和志何撞个满怀。雨堂道：“老，老，老师呢？”志何道：“没在那边？”雨堂道：“那，那么，到，到，到哪里去了？”志何道：“人多眼乱，你仔细看看，难道飞了去不成？”雨堂又一趔一趔的走了一遍，那里有个护院的影子。一眼瞥见了仰方，便一把拉住道：“你，你，你是主人，可，可，可看见老，老，老师在那里？”仰方愕然道：“没看见。那里去了？”于是四面八方一寻，花厅里、书房里，没有一处不寻到，那里有个影子？闹的大家席都不坐了，都在那里惊奇道怪。只见门上家人来说：“抚院早已去了。临走交代家人，不要惊动，所以家人没敢上来回。”仰方道：“好混帐！抚院交代不要惊动，你就直到此刻才来回？没叫我们把地皮翻过来，找去！”家人道：“家人在外头伺候，这会才听说上头找陈抚院。”志何道：“不要说这些闲话了。你可知抚院到哪里去的？”家人道：“听那边管家交代顶马的，是说光通书局，只怕是拜浦大人去了。”志何道：“哦，是了！听说浦明理今夜也请客。他那里湖光月色，正是好的时候，所以老师急着去了。我们赶去伺候罢。”于是主客一众，也不终席，轿马纷纷，都投光通书局而去。

且说这光通书局的总撰述姓浦，名秀，字子秀，本是个秀才，系本省文登县人，明朝浦汝器（名鑑）先生之后。真是胸

罗经史，学富五车。又操了一枝好文笔，发起议论来，无论新学旧学，都说得有条有理，因此人家送他一个绰号，叫做“浦明理”。久而久之，就把这混名叫成真名了。浦明理又从附上捐了一个道员职衔，到省里开了这个光通书局，专门编译新书，嘉惠来学。这座书局却开在大明湖旁边，客堂背后便紧靠着湖，还有几弓余地，开了个小小花园。这天设了两席，也是专请护院吃酒。因为是七月天气，要取凉爽，把两席都摆在客堂后面的月台上。田仰方等大队人马赶到，看见门外有几名戈什，便不等通报，一直进去。走到客堂前面，已听得里面管弦嘹亮，丝竹嗽嘈，一片歌声，行云被遏。明理听得有客来，连忙到客堂招呼。仰方道了来意，众人分列坐定，仰方便到席上去看护院。谁知履舄交错，裙屐纷陈，当中也独少了个护院。仰方不免向同席各人招呼。叫来的妓女多半认识仰方的，也都一一招呼。仰方便问：“怎的不见老师？”众人道：“方才吃的有点倦意，说是到花园散步去了。”仰方别过众人，出了客堂，从侧首转到花园里去。这花园只有一座小小亭子，两间起坐地方，那里有什么护院踪迹？好在月色甚好，顺着路绕到客堂西面一个院子里，仍是五间正屋，两道游廊，里面便是浦明理的编辑房。仰方是极熟的熟人，平日都走动惯的；看见编辑房里有灯亮，疑心护院在里面，便顺脚走到门前，掀起帘子，往里一看，不觉吃了一大惊，连忙退了出来，心中十分懊恼。低着头从回廊东面的一条长夹弄走出去，意思要仍到客堂里去坐。刚刚走到弄口，遇见了浦明理，问：“老师在里面么？”仰方顺口答道：“没看见。”明理便向弄里走去，恰好在廊下遇见了护院。便道：“今天这鸭子烧得很好，请大帅上席。”陈蕙裳笑吟吟道：“其实我已经吃饱了。”说着，便一同出去。经过客堂，众人

一律站起来伺候。仰方是那边的主人，不免要向前道歉。护院搭趟着招呼两句，重新入席。浦明理要添席让众人，众人一定不肯，只在外面伺候抚院。陈蕙裳只吃了两片饽饽，便起身走了。众人送过他之后，也就纷纷各散，各人归去，都无事可表。

单说田仰方回去之后，一肚子没好气，也不归上房，独自一个坐在书房里发气。几个家人看见老爷颜色不好，不敢去睡，轮着班在外面伺候。原来田仰方是个南边人，虽然在外处也多年，却有一种婆婆妈妈气，永远不肯破除的。平生忌讳的事最多，大凡同寅中没有一个不知道他肚子里有一部《婆经大纂》的。今天晚上他自以为大不祥，回来第一件便要想法子拔除不祥；然而这件事又不愿意和人家商量，独自一个闷在肚里，直挺挺的坐了半夜。到了十二点多钟时候，才叫了一声：“来！”家人连忙走进去。仰方却拿出一张一百吊京钱（即五十千大钱也）的票子出来道：“去买鞭炮来。”家人道：“现在买，是明天买？”仰方怒道：“明天买我还现在使你？”家人道：“买多少？”仰方拍桌子道：“给你多少钱就买多少，怎么你越闹越糊涂了。”家人退了两步，又回身问道：“请老爷的示，要买多少一挂的？”仰方顿足道：“谁要你那多少钁琐！多的、少的、大的、小的，尽钱买就是了。”那家人才退了下去。他又叫一声：“来！”家人回转来，仰方道：“带买一对一斤重的蜡烛来。”家人答应去了。你想时候已经半夜了；况且又不近年，又不近节，谁家预备那许多鞭炮？幸而是在热天，人家睡得迟，那家人领了命，走到外面南货店里、广货店里，一家一家的打开了门去凑买。差不多到两点钟光景，才买了三十多吊钱的鞭炮，与及一对蜡烛。再要买也没处去买了，乐得赚了十几吊钱回去销差。谁知仰方已在

那里等得心焦，暴跳如雷的在那里骂了。一见了家人回来，便叫到上房取蜡扦来，先把蜡烛点上，然后叫家人们轮着把鞭炮一挂一挂的燃放起来，闹得砰訇之声连绵不断，把上房的太太、姨太太都闹醒了；小孩子也吓唬的哭了。丫头老妈子一个个都从睡梦中惊起，打听是老爷动气呢，便都不敢声张。只冤了左右邻居，半夜三更被他吵醒了，不能再睡。好容易盼得他停了一会，正好朦胧睡去，他那里又是哗喇喇一阵，又惊醒了。七月里夜还短，足足被他闹到天亮，还只满腹疑团，不知是何事故。

却说仰方闹到天亮，渐渐气也平了，人也乏了，便在书房榻上朦胧睡去。这一睡直到下午两点多钟才起来。梳洗过后，无精打彩，独自一个在那里纳闷。昨天的闷是怒，今天的闷是怯。怒是以为遇了不祥，怯是恐怕抚院见怪。在我本是无心，在他未免芥蒂。既不便自己去招赔不是，又不便托人转弯，并且要刺探他喜怒，也无从下手。一时间心乱如麻，没得主意，连茶饭也无心去吃。呆呆的想到五点钟时，方才得了主意。随便吃些点心，打点停当，径到鹊华桥去。原来济南的鹊华桥，犹如上海四马路一般，是个烟花所在。内中一家妓院有个姑娘，名叫巧铃，生得有几分姿色。再靠着点脂粉，便装点得国色无双。若论他的技艺，却是吹弹歌唱，无一不精；应酬客人，更（便）是活泼玲珑，随机应变，因人而施，因此在济南享了个第一艳名。田仰方一向在他那里化的钱不少，却是除了吃酒带局之外，别无他事。今天仰方正是去访他。他一见了仰方，便涨红双颊，叫得一声“田大人”，便低下了头。仰方反想点闲话去和他周旋。敷衍过了一会，巧铃红了双眼说道：“这碗饭真不是人吃的！什么事都闹得不由自主。碰了大人老爷们肯原谅的，就是

当姑娘们的造化；不然啊，今天翻了醋瓶，明天捣了醋缸，当姑娘的一肚子委屈，除非向阎王爷诉去。”仰方道：“你说些什么？我都不懂。这里有陈大人赏你的，你拿去罢。”说罢递将过去。

不知递的是什么东西？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破除资格特赏优差 撇弃委员去充买办

且说田仰方递过去的不是别样东西，正是一张二百吊京钱的钱票子。巧铃接在手里道：“请陈大人自己留着罢，又赏我作什么？”仰方道：“你就收了罢，客气什么？”巧铃收了，仰方立起来要走。巧铃看见仰方殊无醋意，并且代送了赏钱来，便拿出从前的老面目相待。见仰方要去，便把脸一沉道：“椅子还没坐暖和，就拔碇了吗（拔碇，济南谚，言舍此他适也）？给我拉个寡去（拉寡，亦济南谚，谈天也。拉个寡，犹言谈几句天）。”仰方又坐下道：“拉什么寡啊？”巧铃道：“你给我谢谢陈大人。”仰方道：“是这么一句要紧话！我今天有事，要先走了，改天再来。”巧铃不便再留，仰方便一路走到萧志何公馆里去。恰好遇见雨堂也在座，见了仰方，便问道：“正是，我正想奉访仰翁，请教一件事。从前这里派到上海去查访冒了矿局名字招股的鲁薇园，不知现在那里？”仰方道：“他自从奉委去后，并没有回过山东。后来打了个禀帖回来，说是所查的乔子迁早已闻风逃遁，不知去向。又附了一个请假回籍措资的禀，就此没回来过了。雨翁可是与他相识？”雨堂道：“我从前并不识他，不过在上海同过一两回席，方才接了上海朋友的信，托我查访查访。”仰方道：“薇园也很奇，连我这里也没信来。”正说话时，仰方的家人找到了说：“请老爷回去，院上有人送札子来了。”仰方听说，

便辞了志何、雨堂回去，一路上满腹狐疑，不知是什么札子？及至回到公馆，一脚才跨进大门，迎面一个人抢近前来，请了个安说：“给田大人道喜。札子已经送到上房去了。”仰方看时，却是抚院的号房。仰方到上房取札子一看，原来委了筹防局总办。这个本是道班的差，自己忽然以知府得了，不觉心中一喜，以为是放了一夜鞭炮之功，从丰赏了札费。那号房本来知道仰方出手阔绰的，所以等在那里，得了犒赏，自欢喜去了。仰方到了明天，不免上院谢委。同寅中都来和他道喜，自不必提。

且说陈雨堂原是接了伊紫旒的信，访问鲁薇园踪迹，得了仰方的话，自写信去回覆紫旒。你道紫旒要打听薇园做什么？原来李闲士从苏州回来，知道薇园到广东去了，想起那二万五千头的存折还不曾取回；问问店里经手，又说没有留下。到汇丰一查，说是已经某日取去了。闲士这一惊，非同小可。暗想：与薇园相识十多年，不曾见他干过靠不住的事，何以一旦如此？莫非他临行已经留下，是被店里经手的取去了？然而察看神色又不像。况且这经手的又是自己至亲，想来断不为此事，总是薇园拐去的了。据店里各人说，他因为查金矿的事到广东去了，这件事伊紫旒或者知道，他到广东住在那里，不免去看紫旒探问一切，谁知紫旒也不知道。闲士又不便说出被他拐了银子一节，只在那里皱眉搓手。紫旒见他这副情形，便道：“他是到广东查办事件的人，阁下如果有要紧事，要通信，只须广东有熟人，托人在各衙号房里总打听得出来。”闲士听了，只得说声领教，辞了回去。踌躇了一夜，莫说广东没有熟人，就是有熟人，打听着了，也不见得一封信就讨了回来，少不免要自家走一遭的了。想定了主意，便等到有广东船开时，

附了轮船走到广东，遍处打听，那里有个影子？可怜跑了个空，垂头丧气回到上海，只得又去找紫旒。此时紫旒久已承受了许老士的书局。打听了几天，才见着了紫旒，诉说一切。紫旒也十分疑讶，暗想莫非回山东去了？看闲士情形，十分着急，料得他一定有要紧的事，因此写了一封信给陈雨堂，打听薇园踪迹。谁知鲁薇园当日见财起意，机械心生，拐了二万五千银子，上了广大轮船，说要到广东去，等送客的都走了，他却搬到通州船上，写了天津船票。轮船到了烟台，照例停泊，起卸货物，薇园却也就此带了行李登岸，投入客栈住下。他所带的家人，本来是山东登州人，到了烟台，已是登州地面，便算清工钱，另外给了他几个盘费，打发去了。到底是初次学做坏人，事事胆小，暂把姓名改变了，叫做张佐君。看官，他既然自己改换了姓名，我作书的也只得跟着称他做张佐君了。

且说张佐君住了几天，等再有到天津的船来了，才附了船到天津去，住在佛照楼栈里。问他的原意，他本要借了闲士的一笔钱，进京去过个道班，这是他见财起意时的主意。及至到了船上，走到半路，忽然又深自懊悔起来，这二万多银子，不是小事，万一李闲士追究起来，寻着我的踪迹，控告起来，岂非身败名裂？因此失了主意，打发开家人，变了姓名，作一个暂时之计。到得天津，越想越不敢进京，住在客栈里，殊无聊赖。同寓的一个广东人，姓方，是一个贩货行商，大家叫他方老办，所住的房正与张佐君相对。住了几天，彼此出入相见，不免点头招呼，佐君从此算是得了个朋友。他看见方老办天天忙着收什么货，发什么货，便动了心，暗想：“我何不借着这笔银子也来经商？侥幸赚着了，就可以拿这一笔本钱还了闲士，免得失了交情。定了这个主意，便时常向方老办研究商务经

络。方老办是个直爽人，凡是张佐君所请教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因此两个成为知己。

张佐君结识了一个方老办，未免跟着在外面应酬，便识了一班朋友。一天佐君正在栈里闷坐，忽然来了一个朋友看他，这个朋友叫杨荅臣，也是席面上展转相识的。见了佐君便道：“佐翁，连日看不见你，原来你在家里闷着。为甚不到外面去逛逛？”佐君道：“没个伴儿，就懒得出去。”荅臣道：“我今天备了个小酌，特来相邀，可以出去走走了。”佐君道：“怎好打搅？”荅臣道：“朋友们逢场作戏，说什么打搅呢？”说着，便一定拉了同行。雇车到了侯家后一家南班子里去吃酒。同席的一个俞梅史，一个周济川，其余几个与我这书上无干的，也不必去记他了。荅臣一一介绍，代通了姓名。周济川是拿离上洋行的买办，俞梅史是新从上海来的，也是一个洋东打发他来找寻洋房，要开什么洋行，顺便要招寻买办。自此之后，他们四个人便天天在一起，混了半个多月。

忽然一天，说是俞梅史的洋东到了，这洋东名叫孩尼低，向在上海开了一家五金进口洋行，这回要到天津来开一家支行。所以先打发梅史来看房子，看定了，这洋东便亲自到了。梅史便起了忙头，霎时间置备中外木器，布置起来，还用了帐房、茶房、出店等人，即日开张。这洋行名叫加士梯。济川、荅臣、佐君等未免去和梅史道喜，梅史自然置酒招待。饮酒中间，梅史说道：“今日敝东说起，这加士梯的买办，就委兄弟做了。兄弟于市面上的事情虽还略知一二，但是孩尼低这回到天津，是兼办军装的，缺少了一个军装买办，你几位可替我想一个人出来？”济川道：“军装买办是和我们两路的，倒不必懂洋活，只要熟识官场门路便做得。”梅史道：“熟识官场门路倒不

必，只要熟悉官场的应酬规矩，自己有了个二百五的功名就可以做得。至于门路一层，只要慢慢走起来，就会熟的。况且名片上头刻了某某洋行的字样，那官场中自然另眼相看。”济川道：“只是一时那里去找这个人？”岑臣拍手道：“现成放着的不要，你们还向那里去找？”众人愕然问是那个？岑臣道：“佐君兄左右闲着没事，不就干了？”佐君道：“兄弟却向来没干过这些事，恐怕办不妥，并且也不懂得。”梅史道：“这是一件极容易的事情，只要结识几个官场，揽着了生意，从中分你一股佣钱。平常日子不支薪水，如果揽了一票几十万的大生意，除佣钱之外，并且可把你为这票生意应酬所用的钱，开出帐来，行里一还你。佐翁如果肯屈尊，就是这个办法。明天先去见见洋东。”佐君道：“且待兄弟打算过，明天给梅翁回话罢。”

当下酒散回去，佐君独自一个盘算了一夜，没个主意。到了天明，便去请教方老办，把一切情形都告诉了。方老办仔细想了一想道：“若是上海分过来的支行，便应该用上海的行名。我在上海年数也不少；过往的次数也多，交易往来也不少，从没有听见一个加士梯的军装洋行。这还不必深究。但不知他请你做买办，有叫你垫钱没有？”佐君道：“这倒没有。”方老办道：“据我看，这件事未必是好事。但是佐翁左右没有事办，便接了他也不妨，不过处处都要自己小心罢了。倘或有时说有一件什么事情，或是什么生意，要你垫钱，那可不要答应他。”佐君领教过后，便辞了回房。心想依了方老办的话，左右是个不用本钱的生意，做得着，我便分着佣钱；做不着，我也不担什么处分，顶多不过应酬上面白化几文罢了。想定了，便去到加士梯洋行。

梅史道：“昨天所谈的，想已定了主意？”佐君道：“承梅翁的

照应，有什么不定之理？但是兄弟初出茅庐，一切都不懂得，事事都要求指教罢了。”梅史道：“大家都是在外面混的，有甚事情，彼此都好商量。佐翁既然答应了，我们可一同进去见见洋东。”佐君答应了，一同进去。所有问答，都由梅史翻译传递，谈了一会，便一同出来。梅史请佐君把行李搬来，佐君乐得依从，从此便在加士梯行里住下。梅史又教他印了些外国式小名片，上面刻着：“加士梯洋行经理军装处分省补用知府张辅字佐君”。一切预备停当，梅史便约了外国人去拜客。备了三乘轿子，三个人分坐了，到什么善后局、洋务局、制造局、东局、关道、天津府、天津县等处，排日去拜会。官场中人听说外国人来了，便如迎接丹诏一般，开了中门，延请相见。又是什么香宾酒、洋点心、水果等相待。每到一处，见的虽是总办，佐君却打听了有几个委员、师爷，一一都投过一张片子，以为将来应酬地步。忙过四五天，各处客都拜过了，内中也有来回拜的。

佐君从此便在侯家后一带应酬起来。一连混了一个多月，没有丝毫生意，心中慢慢的有点悔意。忽然一天接了一封信，拆开一看，却是善后局提调伍太守请客，约定晚上七下钟在大房子秀玲家，并有“千万请到，大有机缘”的话。佐君便等到晚上，坐了车子去。伍太守接着，寒暄已毕，伍太守说道：“兄弟今天并不请客，不过在这里摆个半桌（天津妓家有此风气），所请除了佐翁之外，只有一个人，却是佐翁不曾会过的，等一会兄弟介绍你们相见，或者有个交易。”佐君道：“多谢费心得很，事成自当报谢。”伍太守也谦逊了两句，便去与秀玲兜搭。过了一会，外场报客到，伍太守连忙敛容迎接，一面指与佐君相见，说道：“这一位是现在这里督宪的孙少大人。”又对孙少大

人道：“这是加士梯洋行军装买办张守佐君。”彼此一揖就坐。秀玲便招呼摆席。孙少大人道：“再没客了么？”伍太守道：“今日是专诚请孙少大人来奉谈几句，因为佐卿不是外人，才请来奉陪的。”孙少大人道：“天津现成有军装洋行在这里，怎么我们老头子尽着叫人到上海去买？这也无谓极了。”伍太守道：“正是为了这个，请孙少大人来商量。”

不知商量些什么，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荐生意伍太守分肥 遭骗局张佐君叫苦

且说伍太守向在直隶候补，虽然不十分红，却也不是黑路里的人；道府班中，也算有数人物。前几天闻得上头要办一票军装，为数颇大，便设法营谋这个差使，上头也答应了。不知怎样被别人走了小路，把这件事捺住，其势就要改委别人了，因此心中大怒。正是一块到手的肥肉，凭空被人夺去，如何不怒？因想出一个两败俱伤的法子，弄一个大家拉倒。所以才请那孙少大人与张佐君当了面，偏要对了孙少大人再四的提及佐君是个军装买办。孙少大人随任在衙门里，虽然各样公事轮不到他多管，然而出了一个差事，总有人去钻谋。凡钻谋的人是无孔不钻的，就如这回出了买军装的事，不定有人走到他的门路，他也不免有点晓得，所以伍太守故意提出一声军装买办来，就惹起他何必委人到上海去买的话。伍太守引出他这句话来，便道：“何况佐君兄，他从前在上海极著名的军装洋行当过多年买办；人又老实可靠，以后如果出了生意，求孙少大人照应了他。”张佐君接着道：“能得孙少大人栽培，自然要格外报效。”孙少大人道：“这个商量起来看罢。我是无所为的，只要老头子肯答应，我叫你当面去见。”佐君道：“老师那里，倒是和洋东一起稟见过的，真是一位福人。”孙少爷道：“为什么事见的？”佐君道：“也就是为拉拢生意起见。”孙少爷道：“我

们老头子真是老糊涂了！既然见过面，提过这件事情，怎么会就忘了？”佐君道：“老人家公事忙，那里记得许多小事！”当下三个人谈谈说说，一面吃酒。

伍太守一边是在孙少爷的马后尽拍，一边是代张佐君的牛下尽吹。又谈了许多定购军装的筋络，委员舞弊的神通。孙少大人一一听入耳内，记在心头。席散之后，回到衙门，径归上房。听说制军还在内书房里，就踱进去请晚安。

制军正在那里吃杏仁茶，看见孙子进来请安，便道：“你吃过点心没有？叫他们替你拿一碗杏仁茶来，就在我这里吃了去。”孙少大人道：“孙儿才吃了东西，这会不饿。”制军道：“那么你坐一坐去。”孙少大人就在一旁坐下。制军道：“你这几天都在那里？方才晚饭时候，我吃的一碗口蘑汤很好，我只吃了两片口蘑，喝了一口汤，余下的叫人给你送去，说你没在家吃饭。”孙少大人道：“今天是一个朋友约到外头上馆子去的，倒代爷爷打听了一件事情出来。”制军道：“又打听了什么？”孙少大人道：“原来这里早开了一家军装洋行；咱们往后办军装，可以不必到上海去了。”制军道：“只怕还是上海的靠得住。”孙少大人道：“左右他那枪炮都是从外国运来的，天津、上海所开的洋行，一样的代外国的厂家经手罢了，有什么分别？”制军想了一想，点头道：“也罢，明儿交代他们就近在这里办了，不必到上海去罢。倒是省了一笔盘费。”孙少爷道：“只怕委员得了札子，早动身去了。”制军道：“这两天我事忙，札子还没下去。”孙少大人道：“采办军装是一个著名的好差使，他们不知要分到多少回佣？现成的洋人孩尼低在海大道开着加士梯洋行，买办张辅还是个分省补用知府，前回还来见过爷爷的。明日叫人传了他那买办来，爷爷当面和他定了，岂不爽

快？委员们多要他们回佣，左右是开在价钱里面；爷爷自己买定，不要这笔回佣，价钱自然便宜许多。”制军笑道：“当面买也好，不过要磋磨价钱，订立合同，要费多少话，我那里有这些精神？这么罢，那札子我也不下了，这件事就是你去办了罢。你也去多少拿他们几个回佣，好去花销，省得常常向我琐碎。你去睡罢，那篇帐我明日给你。”孙少大人不胜之喜，别过祖父，自去安歇。一宿无话。

次日方才起来，门房家人便传进来一个手版，举目一看，正是张佐君。暗想：我此时看他，没甚话说；况且那篇帐也不曾拿着，见他做什么？便摇了一摇头。那家人会意，便出来挡驾。张佐君见不着孙少大人，便回轿到善后局去拜伍太守。偏偏伍太守在公馆里，不曾到局，只得自回行里去。又过了两天，伍太守打发人拿了片子来请，佐君即刻便坐车到善后局去相见。寒暄已毕，伍太守道：“此刻生意便有一票，只是上头的意思是要派委员到上海去办。孙少大人答应了，可以设法留在本地办，但是里头恐怕要打点打点，阁下的意思怎样？商量起来，我们做这一票交易。”佐君道：“不知有多少数目？又是怎样打点法？还要请教。”伍太守道：“生意大约有二十多万。至于打点之法，原无一定，只请阁下想法便了。”佐君道：“事前打点，兄弟没有这个力量；至于事成之后，前路要多少好处，无非都开在价钱上面，这是有老例的。”伍太守道：“这是上头的話。这两个经手人呢？”佐君想了一想道：“那就提一个九五回佣出来，交给太尊去开发便了。”伍太守道：“既如此，我们就好商量。”佐君道：“兄弟本打算请孙少大人；但是初次相见，不好冒昧。请太尊代为转致一声如何？”伍太守道：“这倒不必，孙少大人不轻易赴席的。我这边说妥了，再请过来商量

罢。”佐君只得罢休。又谈了一会，便别了回去，对俞梅史说知。

梅史道：“二十来万虽是小生意，然而混了两三个月下来，总算拚着一点，从此做开了头，以后便是熟手了。”佐君道：“伍太尊那边要了一个九五，我们本行不知如何？也得先要对洋东说明白了。”梅史道：“这个自然。我们只要问洋东要了实价，由得我们加入佣钱，然后再由前路去加好处。洋东是都不管的，我们要开多少是多少。”佐君听了，自然欢喜。

又过了两天，伍太守打发人来请佐君，说是请到公馆里去。佐君连忙坐车前去，只见孙少大人已经先在那里了。相见之后，由伍太守交给佐君一篇帐，开的什么单响毛瑟枪多少，五响毛瑟枪多少，又是什么吉林炮、过山炮。佐君接了过来，看了一遍，彼此复伸前议。说妥了，佐君便先告辞回去，把这篇帐交给梅史，梅史自拿去交给孩尼低。等孩尼低逐款开出帐来，合算一算，不多不少，恰好是十六万。梅史对佐君道：“我们加四万上去，除了伍太守的九五一万，我们落个三万，你用二万，我用一万，如何？”佐君道：“未免加的太多罢？”梅史道：“你放心，我这个加得极平情的。那个伤天害理的加起来，你还没看见呢！”佐君只得听他。加好了，佐君便拿去交给伍太守。说明九五回佣，只能照这二十万的价算，若是前路加多少，那是不能算回佣的。伍太守道：“这个自然。你听信罢。”

过一天，把帐单送得去，佐君一看，谁知他们一加就是十万。十六万的原帐，登时就变了三万了。梅史道：“如何？这才是有天没日呢！”于是把帐单拿给孩尼低看，孩尼低也没甚话说，照样另写了一张，又写了一张草合同，一并交给梅史。

梅史交给佐君，佐君送给伍太守。伍太守交给孙少大人，孙少大人拿回衙门去交给制军，扬扬得意的说道：“爷爷，不是孙儿夸口，昨天孙儿在善后局查见一笔老帐，照这篇帐一样的，买了三十七万多呢！孙儿这回不是替国家省下七万多银子了？”制军欢喜道：“这是你的能干，我慢慢的再赏你。”于是叫传翻译委员。委员来了，制军叫看那合同帐单，委员看了一遍道：“写的都对。但是向来买洋货，所开价钱总是金磅，或是马克，或是佛郎。怎么这篇帐却开的是两数，又不注明是什么秤呢？”孙少大人在旁呆了一呆道：“这个倒没弄清楚，待我去问明白了来。”于是拿了出来，到善后局问伍太守，伍太守也莫名其妙，叫人请了佐君来问；佐君也不懂，只得回去问梅史。梅史见问，忙道：“只怕弄错了，我同你去问洋东来。”两个人一齐去见孩尼低。梅史用洋话和他对答了许久，回头对佐君道：“照例要开金磅的。因为开了金磅，我们中国也不过伸银子给价，金磅时价涨落不定，每每中国人吃亏，洋东初次到天津来开行，为招徕生意起见，格外将就，所以预先伸了银数。至于什么秤的话，向来洋人只知道中国的关秤，其余都不知道，所以没有注上。他们既然问到，就和他注上罢。”说话时，孩尼低已在合同帐单上都添注了两个洋字，佐君便去回覆伍太守。伍太守回覆了孙少大人，孙少大人回了乃祖。又传了翻译委员来看过，说明原委，那委员自然不好再说什么了。制军在合同上画了个“行”，孙少大人拿出来交给伍太守，伍太守这回却亲自到加上梯洋行，和梅史、佐君当面见过孩尼低，请他签了字，自己也签了中人字；然后梅史、佐君都画了押。孩尼低便说明日再送正式合同过去，伍太守点头应允。

到了明日，佐君拿了正式合同去见伍太守，伍太守亲自送

给孙少大人。到了下午，孙少大人和伍太守两个亲自送银子到加士梯行里，原来向外洋定买货物的，照例订定合同之日，先交全价三分之一；等外国货物上船之日，电报来了，再交三分之一；交货之日，找足全价。这是官场向洋行里定军装千篇一律的办法，所以孙少大人这天领了十万两的票子，自己先到票号里扣下三万三千两，伍太守又扣下三千三百两，换了六万三千七百两票子，亲去交定。好在彼此都是狼狈为奸的，虽彰明较著，亦不妨事。当下佐君自然招呼应酬。他从前本是官场，自然一切都从容不迫。只有俞梅史一向不曾见过大人物，只忙得他屁屁直流，叫泡茶、泡好茶，递吕宋烟，开洋酒，摆点心，如同办大差一般，却又毫无秩序。孙少大人交出票子，叫写十万两收条。佐君接了，交给梅史；梅史拿了进去，一会儿拿了收条出来，双手躬身递给孙少大人。孙少大人略坐一会，便起身要去。梅史又拉死拉活的要请吃了晚饭去，佐君在后面暗暗拉了他一把，方才罢了。

却说张佐君自从做成一票生意之后，心中十分得意，以为再来这么一票，便可以还李闲士那笔款了。所以又在候家后应酬了两天官场，洒落欢肠，最易动兴，便在南班子里留恋了两三天。这一天回到行里，要向梅史分那三分之一的回佣，谁知梅史不在行里。问帐房先生时，那帐房先生道：“前天下午出去了，便没有回来过。”佐君听说，暗想：“到哪里去了？”便走到拿离士洋行找周济川问讯。谁知到得拿离士时，那里正在七张八嘴乱做一堆。佐君问：“济川可在家？”一个人答道：“我们也找他呢！先生可知道，我们行里出了奇事，洋东买办一齐不见了。”佐君吃了一惊，暗想我们那里莫非也是如此？忙忙回到行里，找着那细崽，问他洋东可在家？细崽道：“两天没回来

了。”佐君暗想不好了，一定也是那行迹了！走到梅史卧房，推一推门，是虚掩着的；进去一看，只见床帐等东西都还照旧，四五个衣箱还在那里。此时心中动了大疑，也顾不得前后，扭开了一个衣箱的锁，打开一看，只见装满了的都是破旧字纸砖头瓦石之类。不禁身子冷了半截，暗暗叫苦。呆定了一会，方才想出一个主意来。

不知是何主意，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变面貌鲁薇园割须 逞机心柏养芝铸镜

且说张佐君查见梅史的衣箱，知道落了骗局。呆了一会，瞥见他卧房的钥匙在桌上，索性拿过来代他锁了房门，然后到房里去。暗想：他们骗了官家这笔巨款，却拿我串在当中，此刻他们逃走了，却又把我丢在这里；我如果不走，这件事便都栽在我一个人身上了。想到这里，又不禁自怨自艾，悔不该拐了闲士巨款，跑到这里来受这种骗局。闲士那里发作起来，我还有个交情可讲。这件事关系官款，如何担当得起？在这里又苦没个人商量，方老办虽是精明人，到底是个初交，这等事如何好叫他知道？思来想去，三十六着，走为上着。但是走虽走了，这一回的事，不比闲士，一旦发作起来，是要行文通缉的。前回不过改换姓名，这回还要改换面目才好。想定了主意，便取出表一看，见入京火车将近开车时候了，便叫人挑了两个衣箱，直到车站上去，所有帐被等件不敢带了。好在自己卧室就在楼下，楼上是洋人的写字房，帐房却设在三层楼。这便是俞梅史等的用心，早就预备下的。至于佐君也住在楼下的原故，梅史因他虽不是一党，然而终日在外应酬的时候多，还不得事，恰好楼下一个空房，所以由他住了。此刻却便宜了佐君，在外头叫了挑夫来，等把箱子挑出了大门之外，才告诉他到车站上去，所以行里的什么出店、茶房，都不知他是到那里

的。到车站上了火车，到了北京。

佐君下车，又叫人挑了箱子，到一家京城土人开的小客店里歇下。洗了个脸，便取出两张鲁薇园的片子来，一张放在身边，一张交给店家。看官，他此刻又光复了鲁薇园的姓名了。我这个做小说的，只得又跟着称他鲁薇园了。

且说鲁薇园当下交代店家道：“行李寄在你这里，我此刻到会馆里拜同乡，倘使会馆住得下，我打发长班来取，就拿这个片子做凭据，你见了这么一样的片子，就交东西给他便了。”店家答应了。薇园记了客店招牌，便走到街上一家剃头店里去剃头。剃过头之后，便叫待诏（京谚称剃发匠为待诏）把胡子剃了，待诏不肯。原来各处的剃发匠都有这条规矩，只代人家留胡子，若是留好的胡子叫他剃下来，他却不肯的。若是一定要他剃去，他必要你自己先剃下一点来，方才肯代剃的。

且说鲁薇园留得好好的胡子，又为甚忽然要剃了呢？只因他在天津受了那个骗局，恐怕发作起来，自己虽然亦在受骗之列，然而官场一边是断不肯原谅的。既然不肯原谅，一定把自己作为同党，那时如何得了？好在在天津时改了姓名，此刻只要还了旧时姓名，便是两个人了。只有面貌是生成的，无可改革；只得把胡子剃了，掩人耳目。好在从前捐官时年纪尚轻，填的年貌是身中、面白、无须，此时要捐过班，就是没有胡子也不要紧，所以定了主意，把他剃了。然而无端剃了胡子，叫人家看见，未免诧异；所以他不在天津剃，不在客店里剃，却到剃头店里去剃。他等剃了之后，再到别处去，叫人到客店去取行李，使得客店的人只知道是有胡子的客人来取行李了。他后到的地方，只知道来了个没胡子的客人。就是京里面相识的朋友，与及同乡，都是多年阔别的，这番相见，也不过

以为他没留胡子罢了。至于那待诏是个先不知姓名，后不知踪迹的，绝不妨事。

他定了这个好主意，所以叫待诏剃了。待诏道：“老爷好好的胡子，为什么要剃了？我们照例是不能代人家剃胡子的。”薇园道：“我这胡子不过是留着顽的，此刻留了几个月，觉得讨厌了。”待诏道：“老爷要剃，请先自己剃下点来，我们才好剃。”薇园无奈，左手拿了镜子，右手拿了剃刀，要剃下去，只是不敢，恐怕割伤了皮肉。为难了半晌，还是待诏想出个法子来，递给他一把剪刀。薇园放下剃刀，接了过来，齐根剪了一撮道：“这可好了。”待诏这才飕飕的一阵，把他剃下。薇园拿起镜子一照，居然变了光下巴的少年郎君，不觉心中又喜又恼，打好了辫子，便出了剃头店，走到骡马市大街广升客店里，拣了一个房，叫广升的茶房拿了片子，到那边客店里取了行李来。开了箱子，取出银子，现成置办被褥。料理妥当，然后出门去拜两个同乡。因为京师密迩天津，不敢过于耽搁，匆匆捐过了道班，办了引见，仍旧归到山东，从旱路上赶回济南。不料在半路上得了个病，病了四五个月。得他病好赶到济南时，那位护院陈蕙裳已经交卸，新抚龙中丞已经到任多时了。

鲁薇园和龙中丞是同乡世好，薇园上辕销假，并禀知捐过道班。龙中丞一见，便不胜之喜道：“你来得好，我正在这里惦记你，有多少事情要找你帮忙呢！”薇园谢过了出来，不免各处去拜客。各人见他没了胡子，都很以为奇，那相好知交未免动问，薇园道：“在上海遇了个相士，说我胡子留的太早了，与官运有碍的，所以我把他剃了。”这么一句话，把众人滕混过了。过了几天，龙中丞下个札子，委了他铜元局总办。有的

见他得了铜元局差使，还说那相士灵呢。

且说薇园得了铜元局差使之后，便到局中细细考查，如何作弊，如何朦混，每年可得若干好处，不觉大喜。因念龙中丞生平欢喜古董，并且欢喜得与众不同；人家欢喜的无非是钟鼎、砖瓦、碑帖、字画之类，他却必要有点灵异的才欢喜。他藏的一个小小花瓶，是在贵州抚台任上用整万银子买来的。那花瓶又没有年号，颜色也不甚好，只有一样好处，无论梅、杏、桃、李等花，插在瓶里，开过花之后，还要结果生根，所以他就花整万银子买了。还有一座古玉屏风，天晴是干的，下雨时便湿润起来，他也视同拱璧，还说外国人的晴雨表不及他呢。薇园知道他这脾气，思量要搜罗一两件异样古董去孝敬他。这个意思一起，便未免对人说要买古董。这句话一出，那班古董客便络绎不绝的怀宝登门；争奈所有的夏鼎、商彝，都不过古色斑斓，别无奇异之处。

铜元局中有一个司事，姓柏，号养芝，为人极其聪明，又且见多识广，古玩字画一门，几几乎是他的专门学，凡看见一样古器，必能指出他的来历。因为生得聪明，又兼事事留心，所以经他见过的东西，他就没有不懂的。就是铜元局的机器，他也天天去考究，到底被他考出那转动的道理，就自己造起一副小机器来。诸如此类之事，不胜枚举。因此人家又送他一个浑名，叫他做“通天晓”。薇园要买古玩，也叫他来参看讨论。

一天，有个古董客送来一面古镜，镜后面古色斑剥，铭了“贵寿无极”四个篆字，镜面却磨得极光，要讨三千两价钱。薇园叫请了养芝来看过，养芝也看不出个道理来。那古董客才说道：“这面镜子与别的古镜不同，只要在太阳底下一照便知。”说罢，拿了镜子，把镜面对着太阳，镜面自然有个返影照在墙

上。那返影当中，说也奇怪，隐隐的也现出镜背的“贵寿无极”四个字来。薇园大喜，养芝心中暗暗称奇。接过镜子，再四把玩，再四寻思。那边薇园已经还了一千两的价了，古董客不肯，磋磨了半天，说道：“这镜子且留在这里，鲁大人只管商量两天，我再来取信也不要紧。一千两相去太远啊。”养芝正在怀疑这面镜子的道理，巴不得他留下考究考究，便怂恿着留下，又把玩了半天，忽然心中有所觉悟，便对薇园道：“司事家里本有一部《古镜图考》，可惜不曾带在身边。此刻细想起来，好像图考内说的，这种镜子是秦制。并且司事的亲戚家里藏了两面，同这个是一样的，久已要让给别人，只可惜他此刻在福建。大人如果肯出一千两一面，有二千两交易，司事写了信去，叫他专人送来，只怕也办得到的。”薇园道：“可惜路远一点。”养芝道：“大人先把他这个留住。等司事打个电报去叫他带镜子带来，大人看得对的，便买了他，不对的，就买这个也不妨事。”薇园道：“这也好。令亲那个如果看了不对，我多少送点盘费他回去便了。”养芝大喜，连忙推说去缮电报，一口气跑回家里，把第二个儿子叫了来。原来这柏养芝生平专门做假古董，生下四个儿子，大的叫柏清，从小读书聪明，便叫他专学好了秦汉篆隶；第二个叫柏奇，学了铜匠；第三个叫柏古，学了砖瓦陶匠；第四个叫柏怪，才十五岁，已经打发到江西景德镇去学做瓷器了。且说柏养芝叫了柏奇来，告诉他看见这么一个镜子，和他商量要做两面假古镜，叫他预备了生熟两种铜，说明做法。柏奇道：“做是容易。然而总不能他的字是‘贵寿无极’，我们也做了‘贵寿无极’。”养芝道：“这个自然。”便叫了柏清来商量。柏清道：“他们大人先生总是欢喜吉祥的，就是这些古器，也都是用吉祥文字的。我们也大同小异的写两

个就是了。”养芝道：“我想不用字，用画。”柏清道：“用画却没有吉祥的意思。”养芝想了一想道：“画龙如何？”柏清道：“秦汉的时候，只怕不尚龙纹，用了龙纹，倒变成近代的东西了。”养芝又想了一会，忽然得了一个主意道：“有了。你仿着李斯小篆，写一个寅字，在当中，在寅字底下，画一只老虎，做一面；又写一个辰字在当中，画一条龙盘着，做一面就是了。”柏清依言，写好画好。柏奇照着老子所教，先把熟铜条照样盘了两个字，又把熟铜块剪成了龙虎二物，装配匀停，然后用泥做成了两个镜模子，先把熟铜做的字画放在模子当中；再把生铜溶化了，倾在模内，登时成了两面镜子。便拿出来细细打磨。此时熟铜字画在镜背后凸了起来，看得见的自不必说，就是镜面上，也是熟铜嵌在生铜当中的了。打磨了两天，便成了极光的两面镜子。拿到太阳底下一照，看那返影，居然字画毕现，养芝不觉大喜。原来养芝想到字在镜背，断无在镜面照出影子之理，除非铜内有什么讲究。因想到生铜熟铜的影子，或者颜色不同，因想到这个法子，姑妄为之。不料一铸就成，岂非喜出望外？当下又拿些盐醋之类去泡制那镜背，费了十多天工夫，制出一层铜绿；又用些灰土之类，把铜绿颜色弄旧了。配了一个旧锦匣，把一对铜镜装在里面，又过了两天，方才拿到局里给薇园看。照样试演了一遍，薇园大喜，问要什么价钱？养芝道：“司事已向亲戚那边再四磋磨过来。大人跟前，司事不敢说虚价。这两面镜子，据考据家说起来，是秦始皇造的定时镜，统共是十二面，分十二个时辰，此刻遗传在人间的，只怕不多几面了。这两面巧的是一龙一虎，暗合了龙虎会风云的意思，若是拿去送中丞，中丞一定喜欢的。”薇园道：“你说了半天考据，到底要什么价钱？”养芝道：“这是司事糊

涂。司事亲戚说是本来要孝敬大人的，实在因为家寒，才拿到这种家传的东西来变卖，也不敢多要，两面镜子只求大人赏三千两的价。”薇园道：“太贵点罢？”养芝道：“请大人吩咐。”薇园道：“一千两一面还不行么？”养芝道：“倘使不是一龙一虎，配得那么巧，就八百两一面，他也要卖了。”薇园道：“你先把他留在这里罢。”

不知交易得成与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喜蛛儿昙花现色相 鲁薇园投药治思劳

且说柏养芝铸了两面假古镜，还造出许多来历，骗得鲁薇园深信不疑，倒底被他索了三千两银子的价，还另外装璜了紫檀匣子，自己先上院去说明了这镜子如此这般的好处，然后着人送去。龙中丞打开匣子，在太阳底下试验，果然不错，不觉大喜，重赏来使，叫家人捧了匣子到上房去，与小姐赏玩。

原来龙中丞膝下有两个少爷，都捐了功名在外候补，不曾随任。只带了太太与两位姨太太及这位小姐在任上。这小姐生得云鬟雾鬓，惨绿怜红，年纪已交十七岁，闺讳是骊珠二字，生性十分聪明，虽未读破万卷，却也笔下通顺，风云月露，也凑得成五七言诗句的了。龙中丞视同掌上明珠。这一天拿了两面镜子进来，先叫女儿看过，又叫丫头们拿到院子里太阳底下晒着，把镜影子照到墙上，隐隐现出镜背的字画来。骊珠仔细看过，回身向中丞福了两福道：“恭喜爹爹，这一定是龙虎会风云之兆，爹爹不久又要高升了。”中丞益发欢喜道：“偏是你详出这个吉兆来。”骊珠道：“今日有了这个吉兆，应该庆贺，待女儿设个小宴，替爹爹贺喜。”中丞道：“如此我就生受了。”说罢，哈哈大笑。回头对他夫人道：“我看来，像这两面镜子的东西，虽是宝贝，却总不及我的骊珠，是一颗活宝。”说罢，扬扬得意。骊珠叫人摆下一桌酒席，却又叫人先拿两个茶几到

院子里去，摆在太阳底下，用东西把两面镜子分支在两个茶几上，把那辰龙寅虎的镜影子照在堂屋当中墙上。然后上来替父母安坐，笑说道：“女儿今天这一桌，虽说不成局面，却也是个风云宴会呢！”中丞乐不可支，从晌午时候直饮到日落西山，方才肯歇。有了醉意，便早早安息。

次日起来，到外面会客，巡捕官来回说：“营务处的魏道没了。”中丞愕然道：“他请病假还没有几天呢！怎么就没了？”巡捕官道：“听说是个急病。”中丞就没话说了。照例会过几个客之后，便下个札子，把营务处总办的差委了鲁薇园。薇园深感柏养芝，把他派了铜元局的帐房。柏养芝也算交了个老运，化不到十吊的本钱，博了三千银子的利息，还得了通省最好出息的馆地。这且按下不题。

且说鲁薇园自从得了营务处之后，愈觉得受恩深重，难图报称。这一天遇了龙中丞生日，鲁薇园除送过寿屏如意等寿礼之外，再送了一本戏。这个风声传了出去，各人倒不好落后，于是闹的藩、臬、首道、首府等现任官，各人都送一本；各局的总办、提调，或数人合送一本，或一人独送一本；抚辕里面的文案委员，也合送了一本。闹的足足做了半个月戏。薇园送的戏，排在第五天，演唱做过两出吉祥戏之后，便有一个花旦，拿了戏单到龙中丞跟前请点戏。中丞看看他，却生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甚是可爱，因点了一出《贵妃醉酒》。那花旦便装扮登台，果然是千娇百媚，压倒群芳。此时外场只用一枝笛，越显得他清歌妙舞。中丞欢喜叫赏。那花旦下了台，卸了装之后，又亲自到中丞跟前请安谢赏。中丞细看他，果然生得韶秀可喜，与在台上时又是一般风韵，这种相貌，真是宜女宜男。因问：“叫什么名字？”花旦垂手答道：“小名叫喜蛛儿。”

问：“几岁了？”答：“十七岁了。”中丞点点头。喜蛛儿还周旋了一会，猛抬头，看见珠帘里面一个女子，对着自己目不转睛的尽看，觉得没意思，便向中丞说了个请假，走开了。原来这几天的排场，戏台是搭在花园里一座正厅的前面，正厅便做了客座，却把当中的同屏卸下，挂了一重日本帘了，以便把正厅后进做女客座，一般的看戏。那日本帘子本极稀疏，虽是隔帘，却看得极透彻，不过隔开内外，是那么一个意思罢了。所以那女子只管盯着喜蛛儿看，喜蛛儿也看得见有人看他。至于看他的女子是那一个？姓甚名谁？那又是做书的人也不知道，不便乱造谣言，只好等看官们看了下文，仔细去想罢了。闲话少题。

且说当日戏完席散，无事可表。次日又闹了一天，中丞有点倦了，不等客散，先自退归上房。不多一会，骊珠小姐也回来了。中丞道：“女儿为甚也老早回来？”骊珠道：“不知怎的，今天好像有点神思困倦，所以早点回来。”中丞道：“本来一连闹了几天，也觉得厌烦了。”骊珠道：“正是。头一两天觉着很高兴的，后来慢慢就厌了。觉得那唱的也不甚好了。”中丞道：“统共听了六天戏，我看只有昨天喜蛛儿唱的《贵妃醉酒》唱的最好。”骊珠道：“正是。难得他扮起来犹如真美人一般；只怕杨贵妃当日也不过如此。然而那么一个人儿，怎么取个虫儿名字？”中丞道：“我儿爱听他的戏，我明日再传了他进来唱两出。”父女两个谈谈说说，不觉日落西山，外面男女宾客都散了。一宿晚景休提。

且说次日开演之后，龙中丞便叫传喜蛛儿。承差人遍问各戏班，都不知道。想起那天的戏是薇园送的，便找着薇园去问。薇园道：“喜蛛儿本来是京里的相公，今年才裁了身体，要

到南边去搭班子，因为有一门亲戚在济南，所以绕道来探亲。我在京里相识他，所以叫他唱一出戏，昨天他已经动身去了。”承差人只得照这番话去回覆中丞，中丞也就罢了。有事话长，无事话短。且说唱过十天戏之后，骊珠小姐便十分厌烦，不肯出去应酬了。龙中丞以为他生性喜静，也自由他。等到半个月的戏唱完，稍为清静了点，中丞也为劳顿多日，每天见客过后，便到上房歇息，一切公事暂时都委托了几位幕府老夫子。只见骊珠近来十分清减，茶饭少进，因问道：“你莫非有病？为甚只管不茶不饭起来？”骊珠道：“这几天不过人神倦点罢了，没有什么病。”说时恰值开饭上来，骊珠只用茶泡了一口饭，还吃了一大会，才勉强吃完了。龙中丞道：“你这个样子，还说没病！可不要耽搁坏了。”饭后，便叫人请医生来。

请了个本城医生来，隔着门帘，诊过了脉，开出脉案，说是劳顿停食，照着枳实消痞丸的汤头，加减开了几味药出来，说吃两服就好的。龙中丞见说是劳顿停食，倒好像有点意思；因为接连听了几天戏，这种娇贵千金，就要说劳顿了，接连吃了几天酒席，就恐怕有停食了。就叫去撮了来吃。吃了两服下去，如泥牛入海一般，绝无消息。龙中丞急了，叫另请一个医生来，说的也和前医一般，开的汤头也是大同小异。看官！须知抚台衙门一连唱了十多天戏，天天是有酒席的，合济南府的人那个不知？此刻抚台的小姐病了，病情又是困倦无力，不思饮食，岂有不捉住这个用神之理？近世医生大抵都是如此的，也不能全怪他两个。闲话少提。

且说龙中丞看了脉案药方，便道：“前两天先有个医生，开的脉案方子和这个差不多，只怕未必对。”医生道：“病源虽是一样的看出来，用药各人不同。吃了晚生这个方子，管保就好

的。”说罢，又请将前医的方子给他看了，又批评了前医的几样药；夸说自己的药是如何用意，如何可以得效，然后辞去。这个方子又吃了两服，莫想有丝毫效验，索性闹得睡多坐少，并且多了个长吁短叹的毛病。龙中丞更是急的了不得，令人出去遍访名医，争奈总没有一个看得对的。这一病就是两个月，索性月信也停了，瘦的剩了一把骨头，面色青白，一天有两三次烧热。烧热起来，便觉得两颧上绯红，手心是终日滚烫的，夜间更多了个咳嗽。此时的医生又多半说是阴亏的了。争奈药石无灵，任你对病发药，也不中用。这两个月里面，把一个龙中丞也急了个茶饭无心，眠食俱废，甚至叫了些和尚道士们，在衙门里诵经礼忏，代小姐祈福；又叫姨太太们半夜焚香礼斗，代小姐求寿。如此又耽延了半个来月。

一天，龙中丞忽然想起鲁薇园是一把歧黄好手，不过不大肯代人诊病，所以朋友们多不知道，自己和他是同乡世好，所以深知他的学问。一向糊涂住了，总不曾想起他来，若是早想起了，只怕女儿的病早好了。想罢，便叫人去请鲁薇园。薇园以为有甚要紧公事，即刻上辕禀见。里面传出来请到上房里会。薇园一向听得骊珠小姐有病，只因是个小姐，不便过问，及至此时请到上房去会，便明知是请自家诊治的了。提一提精神，进去与中丞相见。常礼已毕，中丞道：“小女一病数月，势极恹恹，诸医束手。可笑我一向公私交迫，闹的神乱智昏，把我们老朋友忘记了。今天才想起来。请代小女诊一诊脉，看到底是个什么病源？订个好方子治好他。我们老朋友，不说谢了。”薇园道：“怕职道的学殖浅薄，未必足担此任。”中丞道：“在官言官。我们既是私宅相见，何妨脱略些，何必客气！”说着，让过一道茶，才亲自陪了薇园到骊珠绣房外面。丫头们早

已把房门帘放下，门外摆了一张茶几，上面摆两本书做脉枕，茶几旁边摆了一把椅子，预备隔帘诊脉。中丞道：“这是老世伯来诊他，何必多这个事？”叫快撤去了，索性请薇园到房里去坐。

骊珠小姐早已起来，坐在床沿上了。只见他春山锁恨，秋水凝愁，别具一种可怜之色。立起来向薇园福了一福，丫头扶近桌边坐下。薇园宁心静气，低头诊过了脉，看过舌头，方才和中丞一起出了绣房，仍到内书房坐下。说道：“小姐这个病，起初是思虑过度，忧郁伤肝所致。那时候如果投以顺气疏肝之品，不难痊愈的；此时病根已深，肝木侵脾，不思饮食；阴火烁金，夜见咳嗽，神志不定，时见潮热，虚损之象已见，恐成思劳。”中丞道：“你背诵医书，我却不懂，请教什么叫个思劳？”薇园道：“劳伤之症，有五劳七伤。那五劳是：志劳、思劳、心劳、忧劳、痰劳，这思劳是由思想抑郁所致。在职道愚见，姑且开一个方在这里，若是就这么煎服，恐怕也不见大效，应得要找点赏心乐事，引得病人开个笑口，然后服药，似乎好些。”中丞皱眉道：“有什么赏心乐事呢？”薇园道：“闺阁小姐，每每因为困在深闺里面，以致郁成肝病；若在外头散玩一两天，再选一两个会笑会说的人，在旁边伺候，他自然有开心欢笑的时候。据职道看，最好是送小姐出去逛逛千佛山，或者大明湖，一则散心，二则得点山水清气，再选两个伶俐丫头，在旁伺候。只要小姐心开，肯说肯笑，把心事丢开，这个病就可以不药而愈了。若是只管郁郁不乐，就是变了药店里的蛀虫也是没用。”说罢，开了一剂疏郁舒肝宁神顺气的汤头，方才辞去。

龙中丞便把姨太太、丫头们乱骂说：“好好的小姐住家里，你

们容他不得！是要恹他生出病来，你们才得快活！你们恹得他病，自然恹得他好。我此刻也没有话说，只在你们身上医好他便了。”说得众人面面相觑。当下二姨太太便道：“方才那先生和老爷说话，我们在窗口外面都听得了。其实我们怎敢恹小姐？那先生说要小姐到外面去逛逛、散散心，不知老爷可答应？若是可行，我们便去劝来，等小姐早点好。”龙中丞听说，点点头。于是二姨太太引了一群姨太太、大丫头，到骊珠小姐香房里去。

不知小姐肯出去逛否？且听下回分解。

阅者诸君，想已知骊珠小姐之病源矣。世间尚有此以礼自持之小姐，吾不觉增无限感慨。且于无文字中，亦可见龙中丞家政尚严，始有此好小姐。阅者勿以吾言为不伦也，观于自由自由之辈，吾于骊珠，且欲尊之为贞淑女子；无端辄之入《怪现状》中，吾且引为罪过。因记此以自忤。

第十九回

历下亭龙骊珠品泉 红雨轩鲁夫人论药

且说骊珠小姐一病恹恹三个月，阖家大小还不知他的病源。被鲁薇园看出了是忧思成病，务必要散心才得好。龙中丞爱女情切，说不得要稍越礼教，叫家人们备了一只游船，泊在大明湖边，叫二姨太太率领了三四两个姨太太，与及素琴、锦瑟两个大丫头，陪了小姐到湖上去游玩。又拨了一名粗使仆妇、两名家人在船头伺候。时值八月新凉时节，那船上敞了两面船窗，放下鲛绡帘子，陈设了小巧玲珑的紫檀小桌椅。一群人簇拥着骊珠小姐，轿马纷纷，来到湖边。上了船，船户便要开船，忽然岸上来了一个人，头带大帽，家人打扮，手中拿着手版，跳上船来说道：“敝上是奉了营务处鲁大人之命，在这里伺候小姐的，特差家人过来禀安。”家人接了手版，交给仆妇送到舱里去，然后自己在外舱垂手照样回了话。骊珠看那手版时，写的是某营某哨弁尽先拔补守备某某等字样。不觉一笑道：“我们出来，怎好惊动他们？说挡驾不敢当罢。”仆妇仍旧把手版传了出去，家人拿去还了来人，说过挡驾。来人又道：“敝上带了一哨人，分坐了四号船，靠在这左近护卫。”说着又指给那家人看道：“那东边的两号，这西边的两号，都是的。”说毕辞去。

忽又一个老妈走上船来，手里提了一个食盒，径到舱里，

替骊珠磕头请安，又向姨太太们请过安，然后在怀中取出一张片子，递给骊珠道：“敝上给小姐请安，并送上几样粗点粗果，请小姐点饥解渴。”骊珠看是鲁薇园的衔片，欠欠身道：“承你们大人赏，我不敢当。”老妈道：“敝上专预备了一号火食船在这里。船上有燕窝粥、鲜莲汤、鲜芡实汤。小姐要吃粥饭，那边一切都预备在那里，小姐要时，只要管家们叫一声就送到。”骊珠道：“那么更不敢当了。我们不过出来闲逛一会儿，怎么你们大人这么费心起来？回去千万替我道谢。”老妈道：“这是便当的事情，小姐倒是太客气了！”说时在食盒内取出四盘点心：一样是牛奶酪酥白糊糕，一样是松子枣泥茯苓糕，还有两样是西洋式的饼。又在食盒下层取出四盘水果：一样是切薄的本湖鲜莲藕，一样是剥净的本湖鲜莲子，一样是上海带来的金山苹果，一样是牛奶白葡萄。又说道：“敝上说小姐的病不要忌嘴，吃了什么可口就吃点，只要吃开了胃口，病自好的。”骊珠道：“贵上大人实在太费心了，你回去代我说，等我好了，亲自到公馆里去叩谢。”老妈道：“这个敝上不敢当。”骊珠叫赏了他四吊大钱，老妈方叩谢去了。

这边便叫开船，荡到烟波深处。薇园备的火食船，紧随在后面。那四号兵船，或先或后，相去总在十丈之外。游船在湖上荡了一转，在历下亭前泊定。二姨太太说说笑笑的，说得骊珠肯到亭上去游玩。那兵船上早已派了四名兵丁，先到亭上去驱散游人，方是一群姬妾簇拥了骊珠小姐到亭上来。果然湖光山色，令人赏心悦目。骊珠道：“果然真山水有趣。我们衙门里的花园也算好的了，怎及得这个敞亮？”二姨太太道：“这个自然。可惜我们不能常常到这里逛。今天是靠了小姐的福，才得开些眼界。”骊珠笑道：“那里是靠我的福，靠我的病罢了。”三姨

太太道：“但愿小姐逛了这一回，把病都送到湖里去了，精神复旧，我们就可以常常来逛了。”四姨太太道：“小姐病好了，老爷又要什么‘内言不出’起来，那里还有得出来逛？”三姨太太道：“痴丫头，只要小姐肯撒个谎，说是三五天必要逛一遍湖，不然就要生病的，管保你老爷一定相信。”一句话说的骊珠笑了。

正说笑间，薇园的老妈早又送上一个食盒，在盒里一样样端出来，却是滚得透烂的燕窝粥，还有四盘精细小菜。二姨太太代说过谢谢，便请骊珠吃粥。骊珠早被湖光山色一洗胸中郁闷，觉得精神陡发，便吃了一小碗粥，觉得还香。吃过粥后，又到亭外去看趵突泉（趵突如泡）。这趵突泉就在大明湖当中，说大明湖的湖水就是趵突泉水也可以，说趵突泉水就是湖水也可以。不过那趵突泉是在湖心涌起，终年终日涌个不住，犹如锅里烧的开水一般。骊珠凭栏望了半晌说道：“济南名泉七十二，趵突为最。我们既然来到此地，岂可不品泉？”二姨太太听说，便叫人放个瓜皮小艇，到泉涌处提了一桶来。骊珠亲自洗净一个茶碗，舀了一碗要喝。二姨太太连忙止住道：“喝不得，小姐要喝，烧开了再喝。”骊珠道：“烧开了，就没了真味了。”说罢，喝了一口。二姨太太着急道：“小姐千金贵体，好的时候还不叫吃生冷东西；这带病的身子怎么喝起凉水来？叫老爷知道了不怨小姐，却怨我们伺候得不好。”骊珠笑道：“喝一口水却遭了姨娘的一大篇话。你不知道，我喝下去觉得清沁心脾，耳目都清爽了，只怕比吃药还好呢！”三姨太太道：“我不信这趵突泉有这么的好处，等我也喝一口看。”说罢，舀了一碗，咕嘟咕嘟的一口气喝了下去。舐舐嘴，看着骊珠道：“怎么我喝不出他的好处？”骊珠看见，笑个不了道：“大凡品泉、

品茶，都要喝小小的一口，慢慢的尝了滋味，才轻轻的咽下去。谁叫你这样的牛饮来？”二姨太太道：“惟其牛饮，所以才和牛嚼牡丹一般，不懂得味道。”说得骊珠又笑了。此时二姨娘早叫人在船上煎起药来，一面说道：“小姐说的这么好，我也尝尝看。”于是一群人你一碗，我一碗，都舀来喝。骊珠笑道：“此刻不是牛嚼牡丹，却是渴骥奔泉了。”三姨太太道：“我就依了小姐，喝到嘴里，细细尝他，到底还是淡水，有甚滋味？真是不懂！”四姨太太道：“是些微有点甜甜儿的，比别的水不同，咽下去那股清凉，也是很好过的。”三姨太太道：“不信你们的嘴辨得出滋味，我偏辨不出来。”说着，又舀了一碗，喝了一口，咂嘴舐舌，闭着眼睛，不住的摇头。惹得骊珠笑个不住。二姨太太道：“算了罢，不要喝的破了肚子，白天闹脏了裤子，晚上闹脏了床铺。”说罢，叫人把一桶泉水倾入湖里。三姨太太道：“我到底喝不出个味道来。”四姨太太道：“天生这种东西，本来是叫文人雅士品评的，你这种粗人如何懂得？”三姨太太用手羞着脸道：“小姐文雅罢了，你也配文雅呢！算是尝出什么一点甜甜儿来。”骊珠道：“不关什么文雅粗俗，其实是粗心细心之别。”二姨太太道：“也有点心理在里面。向来仰慕这趵突泉，以为是为不得的，忽然得尝着了一口，自然觉得是好的。”骊珠点头道：“这也是有的。”众人又说笑了一会，便仍到船上去，在各处荡了一回。骊珠吃过了药，直到日落西山，方才回去。上岸后仍旧一行轿马，回衙。薇园派来的兵排了队，护送到衙门，方才散去。

骊珠自从逛过一次大明湖之后，精神略觉清爽，仍旧每日请薇园诊脉。薇园又劝搬到花园里去住。好了几天，又复困倦起来，慢慢的依旧水米不沾牙，并且厌闻人声。问他什么难过，

他却又说不出。医得薇园没法，只得告知龙中丞，请他多延几位医生商量。龙中丞急的没法，打电报到上海请了一位名医来，诊了几次脉，都说是思虑过度，忧郁成病。龙中丞听了，无非又是拿姨太太们出气。薇园暗暗思量：这一位小姐，父亲看得如掌上明珠一般，合家人自然奉如祖宗的了，更有什么不如意事，竟致忧郁成病？此中一定有甚蹊跷。这句话又不便向龙中丞说，因定了主意，打发自己太太到衙门里去问病，顺便对龙夫人说知。鲁太太奉了丈夫之命，坐了轿子，到抚院内宅里去。他们同乡世好，向有来往的。龙夫人听说鲁太太来了，便迎接进去款待，自有一番寒暄。鲁太太问起小姐的病，龙夫人叹道：“不要说起，这小妮儿累得人也够了！你们鲁大人说他是忧郁成病，就是上海请来的医生也这么说，这个我就真不懂了。我们虽不是什么上等人家，然而比中等人家总比得上了。父亲疼得他就如掌上明珠一般，要什么是什么，姨娘丫头们那一个敢给他气受？他还说甚不如意的事，何至于忧郁呢？他父亲为了他，天天晚上念《金刚经》，念《观音经》，求他病好。昨天又电汇了五百两银子到上海，助陕西赈捐，也是求他快点好的。做父母的心总算尽了，他还是那样。”鲁太太道：“便是小姐实在生得好不过，又聪明，又贤德，我们见了，也不由自主的爱上心来；何况自己人，那个还给他气受呢！这两天病情怎样了？不知可吃饭？薇园也在那里心焦，所以要妾亲来看看小姐，不知卧房在那里？”龙夫人道：“天天劳鲁大人的驾来诊病，此刻又劳动鲁太太看他，真不敢当了。”鲁太太道：“我们都是一家，还有甚客气？”于是龙夫人领了鲁太太同到花园里去。除了二姨太太在花园照应小姐外，三四两姨太太也跟了去。

原来骊珠此时住在花园里一座绿云红雨轩中。这绿云红雨

轩，共是三间。当中一间，两面开门，一面向南，一面向北，当中摆一架十景橱，隔成两面，叫做鸳鸯厅，厅外种了数十本芭蕉，十多树桃花、红梅之类，所以题做绿云红雨。家人们又省称做红雨轩。东西两间，向日不过随意陈设，此时收拾了东首一间做骊珠绣房，西首一间给陪伴丫头们居住。

且说龙夫人领得鲁太太到了，二姨太太连忙迎出来。龙夫人先在中厅让坐献茶，鲁太太略坐一坐，就到里间去看骊珠。丫头打起帘子，龙夫人陪着进去。鲁太太举目看时，只见骊珠拥了一床蛋青色熟罗秋被，背靠着一个平金红缎大靠枕，斜靠着身子，靠在床上。面色青中带黄，十分消瘦。看见鲁太太进来，便勉强撑持着坐正了，欠欠身道：“又劳鲁伯母的驾了！恕我不能起来行礼。”鲁太太忙道：“小姐请仍旧躺下，我是顺路来看看的。近来这几天觉得好点罢？我听薇园说，脉象总是如此。小姐，你自己要保重点，勉强也吃口粥饭，就容易好了。”骊珠道：“我也知道，可奈咽不下去。”二姨太太接口道：“方才盛了碗燕窝粥，只喝了一口儿汤，就不要吃了。我们这位小姐，不要说是有病，就是没病，饿也要饿坏了。”鲁太太道：“快不要如此，总要吃点东西，这病才容易好呢！”又和龙夫人谈论了几句，要了一向的药方来一一看过。原来鲁太太也精通医理的。看过方子之后，便走到床前，伸手把骊珠的脉诊了一会，再把各药方看了一遍，向二姨太太问道：“只怕还有点喘呢！”二姨太太道：“这两天快亮时，是有点喘的。”鲁太太问龙夫人道：“这上海医生开的方，不知可曾吃过？”龙夫人道：“吃过两服了，也不过如此。”鲁太太道：“据妾的愚见，不吃也罢了。就病论病，这个病要好，第一先要把心事丢开，是不药自愈的。若论用药，此时是疏肝散郁理气为主。这江南医生，每每不问什么

病，总用上了石斛、蒺藜两样，最容易引病入阴分。”龙夫人道：“入阴分便怎样呢？”鲁太太道：“这个不好说了。听说小姐月事也停住了，倘使病入阴分，怕的是成癆。”龙夫人道：“这还了得！明天快不要他看了！”鲁太太道：“也不知他们是什么用意？宗的是那一家？就算他们江苏人只知道有个叶天士、费伯雄，《叶天士全书》也不说如此用药，费伯雄虽然没有多著述，就看他那部《医醇剩义》所订的方，也不是如此。这真是近来江苏时医的新法了。”说罢，又谈了一会，方才出来。龙夫人仍让到上房去款待。

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论药一节，愿阅者勿作小说看）。

第二十回

老官医粗心投补品 娇小姐噩梦惊（警）芳魂

却说鲁太太看过了骊珠之后，仍由龙夫人陪到上房里去，又复说起骊珠病情。鲁太太道：“论理，小姐这般一个知礼达义的人，生在这样人家，父母又那么钟爱，何至于生出这种病来？妾有一句冒昧的话，不知可说得？”龙夫人忙道：“不知有甚见教？我们既是一家亲，就请鲁太太说了罢。”鲁太太道：“小姐是曾经读过书，知礼守礼的。小姐年纪说小也不小了，不知向来可曾提过亲？”一句话说得龙夫人恍然大悟道：“这倒向来不曾提起过。”鲁太太道：“此刻何不和他提一提，冲个喜呢？薇园也是这个意思，不过这句话不便对中丞说得，所以叫妾来告诉夫人。”龙夫人道：“这真是医者父母心！我们当真做父母的倒不曾想到这一层，真是费心了。”鲁太太谦抑了几句，龙夫人待过点心，鲁太太便告辞回去不提。

且说龙夫人送过鲁太太之后，便打发人到内书房里请龙中丞。中丞正在那里焚香，正襟念大悲咒，求小姐病好呢。听说夫人有请，只点了点头，把一首大悲咒念完了，方才到上房里去。夫人接着，把鲁太太的话说一一告知。中丞听了，不觉愕然道：“我倒向来没有想到这着。然而他是个不出闺门的女子，何至于如此？”龙夫人道：“人大了，知识开了。又是个识字的人，不定看了些什么混帐书，也不定这一班妖姬恣口无忌的说

了些什么混帐话，被他听了，都是论不定的。”龙中丞道：“薇园既然虑到这一层，我们就姑且依他说试试看，左右年纪大了，终究是要提的。”说罢，叹了一口气，立起来，踱到花园里去看骊珠的病。

走到绿云红雨轩前面，只见一个老妈在院子里桃花树下洗手巾，里面静悄悄地。中丞轻轻步入鸳鸯厅，掀起帘子，只见二姨太太和素琴、锦瑟两个大丫头，默默对坐，骊珠却在床上睡着了。便轻轻跨了进去。二姨太太等连忙站起来，中丞摇摇手。走近床前一看，只见骊珠半闭着眼，仰卧在床，气息恹恹，面如金纸，又不觉叹了一口气。二姨太太轻轻道：“老爷且到外间去说一句话。”中丞听说，又轻轻踱到外面。二姨太太跟了出来，递过一个细瓷小痰盂道：“小姐的病，不知怎样？老爷请看看这个。”中丞接过一看，只见里面都是白痰，痰当中却带着三四条鲜红的血丝儿。不觉吃了一惊道：“是几时起的？”二姨太太道：“是今天才见的。早就想回，又怕冒冒失失的惊了老爷、太太。方才鲁太太来替小姐诊脉，正想说出这个，又怕被小姐听见了。”中丞道：“小姐自己不知道么？”二姨太太道：“不知道的。”中丞点点头道：“拿去洗了罢。不要叫他自己知道。”说罢，匆匆出了花园，仍到上房去，对着夫人跺脚道：“这是那里说起？闹的吐出红的来了！可恨这济南，枉说是个省城，要找一个好医生都找不出来。”夫人听说，也吃了一惊道：“这话怎讲？”中丞道：“我也不知。你去问伺候的人去。”夫人听说，也不再问，三步两步到花园里去了。中丞也自到签押房里去，叫人请薇园。

薇园到来，中丞告知原故，薇园道：“小姐不知何故，那一点肝火总不得下去。肝火灼金，乃见咳嗽。此时是肺经受伤的

很了，所以带出点血丝来。职道实在学识浅陋，诊治不好。大帅何不叫人打听，这济南城里，想来未必没个名医。”中丞道：“我也这么想。但恐怕靠不住。”薇园道：“也不妨多请几个人参酌参酌，职道一个人的见识到底有限。”中丞道：“那么请那个呢？”薇园道：“大帅只要吩咐出来，倘不是好手，他们也不敢引荐得来。”中丞此时心焦如焚，听了薇园的话，便叫人到历城县去，交代打听几名好医生来。

历城县听见了这个命令，便先叫本县官医上院去伺候。这官医已经七十多岁的了，奉了县主之命，便衣冠上院禀见。龙中丞此时尚和薇园在签押房谈天，闻报，便叫薇园先到花厅里去陪，他顺便考察考察他的医理，自己却到上房去打听骊珠的病情。只见龙夫人已从花园里回来，两只眼睛哭得犹如核桃一般，说：“女儿只怕是不中用的了。”丫头锦瑟又把小痰盂送出来，说方才又吐了一口。龙中丞便叫拿出去给那官医看，那官医在外面细细的对薇园问过了小姐的病情，薇园一一的都告诉了。那官医闭目宁神，听了半天道：“别的都不怕，就怕耽误的太久了。”说话时，历城县又送来了两个医生，一一与薇园见过。恰好里面送出小痰盂来，三个医生轮流看了，彼此又议论了一番，只见家人来说：“请。”薇园便陪了三个医生到花园里去。到得鸳鸯厅时，龙中丞已在那里了。薇园指点见过，行了常礼，便到里面诊脉。三个医生轮流诊过，龙中丞亲自陪到花厅坐下。那官医先说道：“据晚生的愚见，小姐贵脉，六部皆见细弱，乃是气血皆虚之象。此时急进大补之剂，只怕还可得手。”后来的两个医生同声说道：“晚生等也同此意。”龙中丞道：“既如此，就请三位公议一个方罢！”薇园听了，只是皱眉，又不好多说。只见他三个相让到书桌旁边，由那官医秉笔，三个人唧唧啾啾了一

会，开了一个十全大补汤来，内中却又加些红花、桃仁、寄奴草之类，双手递给中丞道：“晚生们订了这个方子，求大帅鉴定。”中丞接过一看，只见打头第一样便是吉林人参三钱，便道：“可以吃得参么？”官医道：“早就该吃的了。小姐贵体本是禀赋虚弱，加以久病，气血两亏，人参大补元气，用以培元。本方还有一钱交趾肉桂。晚生看得小姐的咳嗽，是虚火烁金所致，肉桂大补命门，有引火归源之功，命门真火一生，虚火自灭，可以止住咳嗽。这本是四君四物合成的十余大补汤。至于红花、桃仁、寄奴草，乃为停痰太久而设，然而深恐体弱之人担不住，所以每样只用几分。”龙中丞于脉理医道一节向不讲求，听了他一番议论，觉得甚似有理，便把药方递给薇园道：“我们再谈谈。”说时便举起茶杯送客。

三个医生走了，中丞又问薇园：“这方子可用得？”薇园道：“据职道的见识，此时似乎不宜骤补。然而各人见解不同，职道不敢断定吃得吃不得。”龙中丞道：“你只说据你的主意，是吃得吃不得。”薇园道：“据职道看去，似乎不宜吃，还请老师斟酌。”中丞只得送过薇园，进去与夫人商量。龙夫人道：“既然他们三个人公议的，就何妨吃他一剂试试看。”好在参、桂是自己家里有的，便在方子上圈去了那两样，撮了药来，配了参、桂，煎给骊珠吃了。

且说薇园回到公馆里，天色已断黑，乏的了不得。家人们知道未吃晚饭，便伺候开上饭来。薇园一面吃饭，一面将一切情形，向太太说知。鲁太太惊道：“这个毛病，如何吃得十全大补？老爷，你如何不止住他？”薇园道：“我已说过吃不得的了。然而这个病是终不会好的了，早点送断了，也省得人受累。”鲁太太道：“亏你这还是医家之言呢！”薇园道：“这一服

药也未见得就送得断。你看我天天投的疏肝理气的药，他吃了下去，那脏腑全不理睬，但愿这服药也是如此，那就不至于死了。”说话间吃过了晚饭，略坐一坐，便去睡了。

一觉醒来，听得房门外面似乎有人说话，侧耳再听时，却有人在那里叩房门，说是院上打发人来请。薇园吃了一惊，连忙披衣坐起，取出表来，在灯光之下仔细一看，已是两下半钟。便推醒了太太，自己穿衣下地。亲自开了房门。只见一个家人回道：“院上打发人来请，说小姐有点不好呢！”薇园道：“快预备轿子！”家人道：“早预备了。”薇园匆匆要水嗽了口，也来不及洗脸，穿上衣服要走。忽然又想起一事，取出一条小手巾，又向抽屉里取出一瓶广东薄荷油，尽情倾洒在手巾上，揣在怀里，方才出来上轿，向抚院衙门而去。入到辕门，便不等通报，早有家人伺候着，打了灯笼，引到花园里去。进得花园时，只见四下里灯烛通明，真是银花火树，赛似元宵。一径来到鸳鸯厅，只见中丞穿着短打，泪人儿一般哭了出来，一把拉住薇园道：“薇园兄，你今日要救我的老命了！”薇园道：“大帅且不要忙，小姐怎样了？”说时丫头早通报进去，龙夫人及一切姨太太都回避过了。薇园到得里间，亲自拿起洋烛向床上一照，只见骊珠仰卧在床上，脸色转红，上下唇焦黑，闭着眼睛，有出气没进气的乱喘。便叫声：“小姐。”龙中丞带哭道：“我儿，你看这是谁来救你了？”骊珠也不答应。薇园放下烛台，诊了一会脉。龙中丞把薇园让到鸳鸯厅西边的倚云阁里去坐。那里先有了五六个医生，都在那里商量定方。薇园对龙中丞道：“大帅且不要伤心，小姐是误服参、桂之过，暂时还不得事。可叫人快取生萝卜、生葱捣了汁来灌下去，立刻就好的。”旁边伺候的家人不等中丞吩咐，就如飞的去。不一会取了来，中丞亲自送到

那边，龙夫人接过，亲自灌下去。说也奇怪，不到顿饭时，果然不喘了，脸色也不红了，说了一声：“好渴啊！”中丞便叫人问薇园，该喝什么？薇园道：“喝点西洋参汤罢。如果没有预备，就燕窝汤也好。”里边就依言进了一小杯西洋参。骊珠自从吃了十全大补汤之后，被三钱人参鼓荡了气，一钱肉桂煽起了火，喘得一个死去活来。幸得薇园来用萝卜解了人参，生葱破了肉桂，方才平复了，又喝了点西洋参，觉得神气略清。微睁两眼，见众人都在床前，不觉又生厌恶，闭了眼不看。朦胧之间，听得三姨太太叫道：“小姐，花园里又做戏了，我们去看来。”骊珠忽觉身体轻松，便随了三姨太太到花园里去。只见戏台就搭在鸳鸯厅前面，除了自己和三姨太太之外，并没有第三个人。戏台上正在那里唱《贵妃醉酒》呢！那扮杨贵妃的，正是喜蛛儿。不觉定睛细看，觉得他十分娇媚，真是比那初见时庞儿越整。正在看得出神之际，忽然那戏台不见了，耳边还听得笙歌箫管的声音。自己看看身上，却穿戴的是凤冠蟒帔，原来身在花轿之中。不觉暗暗惊讶道：“我一向不曾提亲，怎么便嫁了呢？”一会儿便有人扶着自己出了花轿，候相赞礼拜堂，送入洞房。新郎过来，揭去红巾。骊珠微飘凤眼一看，那新郎不是别人，正是喜蛛儿。心中暗暗欢喜道：“惭愧，也有盼着的一日也！”忽然转眼看见搀扶自己的人，是一个青面獠牙的奇鬼，不觉吓得魂不附体，大叫一声“吓煞我也！”急急张目再看，原来还是躺在床上。龙夫人听得骊珠梦中叫醒，连忙过来用手拊拍着肩头，连叫：“我儿休慌！”骊珠回想方才的事，原来是梦，不觉长叹一声，眼中滴下泪来，身上的汗却出个不住。

不知有无性命之虞，且听下回分解。

（本篇校点者：王继权 责任编辑：周榕芳）

新 石 头 记

目 录

第 一 回

逢旧仆往事怪迷离 睹新闻关心惊岁月……………151

第 二 回

入尘寰初进石头城 怀往事闷看《红楼梦》……………157

第 三 回

听芳名惊心增悄恍 尝西菜满腹詫离奇……………163

第 四 回

慧神瑛下问启①新知 呆霸王酣酒呈②故态……………169

第 五 回

求知识拟借新书 瞎忧愁纵谈洋货……………175

第 六 回

翻册籍自讶过来人 避喧嚣偏逢醉酒汉……………181

第 七 回

一言不合怒绝狂徒 满口忠官正规大舅……………187

第 八 回

闲品茗纵谈天足 论禁猎惊及地皮……………193

第 九 回

一家春慧神瑛品酒 制造局呆霸王买书……………199

第 十 回

论文野寺及园林 考工艺遍游局厂……………205

第 十 一 回

看造枪炮转疑教授 退打璜表论及赌徒……………211

第 十 二 回

气焰逼人③王威儿受屈 冤家狭路杨势子遭殃……………217

第 十 三 回

赠盘缠薛蟠仗义 试邪术王命舞刀……………223

第 十 四 回

受愚蒙薛蟠拜神坛 信邪教中堂攻使馆……………229

第 十 五 回

义和团大闹北京城 呆霸王夜走长新店……………235

第 十 六 回

义和团丑态毕呈 王威儿凶心忽露……………241

第 十 七 回

味菀园两番演说 长发栈一夕清谈……………247

第 十 八 回

引证古今好学生词穷夜遁 横施缧绁慧神瑛平地遭殃…253

第 十 九 回

片言贾祸狴犴羁身 毒手频施鸿毛性命……………260

第 二 十 回

何处有堂前三尺法 忽地来天外一封书……………267

第 二 十 一 回

放手抢宝玉缚强盗 中冷箭焙茗现原形……………273

第 二 十 二 回

贾宝玉初入文明境 老少年演说再遭天……………280

第二十三回

研医道改良饮食 制奇器科学昌明④286

第二十四回

验病所痛陈医理 乘飞车快阅⑤ 水师292

第二十五回

穿鱼腹战船施猛力 试电气海上发奇光299

第二十六回

闲挑灯主宾谈政体 驾猎车人类战飞禽306

第二十七回

中非洲猎获大鹏 藏书楼纵观古籍313

第二十八回

获大鹏同受奖牌 捕鲩鱼快乘猎艇320

第二十九回

遇荒岛鸣枪击海马 沉水底发电战鲩鱼327

第三十回

勇水手入海战人鱼 慧神瑛戴冰获貂鼠334

第三十一回

探南极异景看旋涡 逐巨鲩无心得海隧341

第三十二回

获奇珍顷刻变温凉 尝旨酒当筵论文野348

第三十三回

进方物书记登程 游公园暑天赏雪355

第三十四回

走隧道纵游奇境 阅工厂快得大观361

第三十五回

论竞争闲谈党派 借农桑引起军操368

第三十六回

品评风俗及娼优 行军利品偏慈善·····375

第三十七回

演飞车云端列阵 制奇炮电术通神·····382

第三十八回

奇器发明偏谈仁术 壮游已遍拟访文明·····389

第三十九回

故人遇合饮酒陶情 医学昌明驻颜益寿·····395

第四十回

入梦境文明先兆 新石头演义告成·····402

①“启”原作“透”，今从正文回目改之。

②“呈”原作“萌”，今从正文回目改之。

③“逼人”原作“薰天”，今从正文回目改之。

④“昌明”原作“发明”，今从正文回目改之。

⑤“阅”原作“睹”，今从正文回目改之。

第一回

逢旧仆往事怪迷离 睹新闻关心惊岁月

大凡一个人，无论创事业，撰文章，那出色当行的，必能独树一帜。倘若是傍人门户，便落了近日的一句新名词，叫做：“倚赖性质”，并且无好事干出来的了。别的大事且不论，就是小说一端，亦是如此。不信，但看一部《西厢》，到了《惊梦》为止，后人续了四出，便被金圣叹骂了个不亦乐乎。有了一部《水浒传》，后来那些续《水浒》、《荡寇志》，便落了后人批评。有了一部《西游记》，后来那一部《后西游》，差不多竟没有人知道。如此看来，何苦狗尾续貂，贻人笑话呢？此时，我又凭空撰出这部《新石头记》，不又成了画蛇添足么？按《石头记》是《红楼梦》的原名，自曹雪芹先生撰的《红楼梦》出版以来，后人又撰了多少《续红楼梦》、《红楼后梦》、《红楼补梦》、《绮楼重梦》……种种荒诞不经之言，不胜枚举。看的人没有一个说好的。我这《新石头记》，岂不又犯了这个毛病吗？然而，据我想来，一个人提笔作文，总先有了一番意思。下笔的时候，他本来不是一定要人家赞赏的，不过自己随意所如，写写自家的怀抱罢了。至于后人的褒贬，本来与我无干。所以我也存了这个念头，就不避嫌疑，撰起这部《新石头记》来。看官们说他好也罢，丑也罢，左右我是听不见的。闲话少提，言归正传。

且说续撰《红楼梦》的人，每每托言林黛玉复生，写不尽的

儿女私情。我何如只言贾宝玉不死，干了一番正经事业呢。虽然说得荒唐，未尝不可引人一笑。看官们，且听我引上一个引子来：

定国安邦，好少年，雄心何壮，弹丸大的乾坤！怎当得风云莽撞；三尺长的龙泉，却吐出万丈光芒。大好的日光、月光，只可惜隔着了二三百层魔和障，害得人热念如狂！害得人热念如狂！好头颅，没处商量安放，只剩得热泪千行，热血一腔，洒到东洋大海，翻作惊涛骇浪。猛回头，前事尽荒唐！甚的是，文场、战场，名场、利场，算将来，不过是五千年的一本糊涂帐。

且说那年贾宝玉带了贾兰去下场，等到三场完毕，出场时候，那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早在场外候着，要带他去归真返璞，所以贾兰一回头，便不见了他。须知他已经悟彻前因，一朝摆脱，所以任凭家中人等，闹到马仰人翻，都是弃而不顾的了。大士、真人先引着他赶到毗陵驿，叫他别过了父亲贾政，然后把他送到大荒山青埂峰下，结了一个茅庵，叫他苦修起来。

从此又不知过了几世，历了几劫，总是心如槁木死灰，视千百年如一日。也是合当有事，这一天，贾宝玉忽然想起，当日女娲氏炼出五色石来，本是备作补天之用，那三万六千五百块都用了，单单遗下我未用。后来虽然通了灵，却只和那些女孩子鬼混了几年，未曾酬我这补天之愿。怎能够完了这个志向，我就化灰化烟，也是无怨的了。如此凡心一动，不觉心血来潮，慢慢的就热念如焚起来，把那前因后果尽都忘了，只想回家走一趟，以了此愿。却又自己想着已经做了和尚，薙了头发，这个尴尬样儿，如何去得？非但父亲见了要动怒，就是姊

妹们看了，也嫌我腌臢。不如耐过几时，蓄了头发再去罢。立定主意，就一天一天的养起头发来。

说也奇怪，从前他苦修时，不知历了几世几劫，就如过了一日似的。如今要养起头发来，却一日比一年还难过。天天只盼头发长，那头发偏偏不肯长的快，恨得他每日在家长吁短叹。好容易捱了一年多，养得了尺把来长，将就可以辮起来了，心中十分欢喜，胡乱辮了。打开包裹，看见那回穿进场的一套半新不旧俗家衣裳还在那里，就取来换了。又带上那块宝玉。无意中在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来，取来一看，却是那年向紫鹃讨的那一面小镜子，就拿来一照，觉得自家模样儿，依然如旧。于是，整顿衣裳，出了茅庵，不辨东西南北行去。

心中只盼遇见了人，可以问路。谁知尽着行去，偏偏一人不见。看看已经日落西山，也不知走了多少路，喜得脚力尚不见乏，回头看时，连青埂峰的影子也不见了。此处又不知是何所在。正在徬徨之际，猛抬头看见头上一块乌云，愈散愈大，不一会便洒下雨来。急得宝玉跺脚道：“今番坑了我也！这里四面都没有人家，往那里躲一会儿呢？”没了主意，只得发脚乱跑。跑到前面，见着一个树林子，便急急的转入林子里去。他心中本望林子里，或者有了个人家，可以躲避躲避。到得林子里时，抬头一望，虽然没有人家，却喜有一座破庙。宝玉此时如获至宝，连忙跑了进去，只见这庙山门已倒，门下势难避雨的了，只得跑到殿上去。

此时已是薄暮天气。这庙的四面，又围了好些参天老树，把那殿上遮得黑魆魆的。宝玉来得匆忙，才跑至廊下时，便踢了一件东西，绊了一交。正要起来，忽的一声，脚下先站起一个人来。骂道：“是那一个忘八羔子没生眼睛的，踢你爷一脚！”

宝玉正要向那人陪小心，忽听得他的声音，十分耳熟，不觉定眼仔细看了一眼。那人也细细的打量宝玉一会，忽的走近一步，搂着宝玉道：“哎呀！我的祖宗小爷，你也有出现的一日了！奴才该死！”原来此人不是别人，正是跟随宝玉的焙茗。

宝玉大喜道：“你为甚走到这里来？这里是什么地方？”焙茗道：“爷走了多少时，怎么还是这么着？自己走的什么地方，还不知道？”一面说着，往外望了一望。在这半光半黑之中，瞥见那东倒西歪的山门，不觉大惊道：“不好了！我睡糊涂了，怎么叫人家弄到这个所在来。二爷，此刻是什么时候了呢？”宝玉道：“好糊涂小子！怎么连时候都睡忘了，此刻不是黄昏时分了么？”焙茗道：“不好了，我昨夜睡的狠早，怎么把今儿一天都睡过去了？眼见得这是个破庙，没有人的了，怎么弄个火来才好。”想了想，喜得火镰包还在身边，掏了出来，拿起火石乱打，进了许多火星，只是那火绒燃不着。心中焦躁，不免四下里去摸索，摸到东边，得了一扇小门。推门进去，原来里面另是一个院落，还有两间小屋，屋里射出灯光来。焙茗喜道：“有了人了。”便跨进屋里去。只见一个老道士，蹲在地下烧火。抬起头来，看见焙茗，吓得“呀”的一声，躲到角子里去，口中不住的叫菩萨。焙茗诧异道：“我好好的人，怎么叫起菩萨来？”那道士道：“你不是倒在廊下的仙童像么？”焙茗没做理会。忽闻得那锅里透出一股粥香，骤觉得饥火中烧，巴不得拿来就吃。忽想起宝玉此时想也饿了，不如请了进来，同那道士要一碗吃，胡乱混过今夜再说。想罢出来，请了宝玉，一同进去。

刚走到小门时，忽见一个人从里面出来，擦身而过，一溜烟如飞的往外就跑。宝玉吃了一惊，也不知是什么缘故。跟了

焙茗到了那屋里，焙茗看时，那道士已不见了。走到里间一看，也是无人。宝玉此时有了灯光，看了焙茗一眼，吓了一跳道：“你这小子，怎么闹的这个腌臢样儿？”焙茗道：“腌臢么？”宝玉取出那小镜子，叫他去照。焙茗照了，只见脸上的尘垢积了有一分多厚，自己也觉得吃惊好笑。连忙放下镜子，四面去找脸盆、手巾，又去找着了水缸，也不管冷热，洗刷了一回。觉得身上也都是尘土，只得脱下衣裳去抖，一面骂着：“是那个忘八羔子作弄我的！”抖过了穿上，方找出碗箸来洗过，盛了一碗粥，伏侍宝玉吃。

宝玉吃了一碗，便不吃了。又问：“这粥是哪里来的？”焙茗道：“爷别管，吃了再说。”宝玉又问：“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焙茗此时饿的了不得，一面盛粥吃，一面说道：“自从爷不见了，家里的人，闹了个鸡飞狗走。上头呢，自太太起，没有一个不是哭的。我们底下的人，是天天在外头混找。后来放了榜，爷中了第七名举人。”说到这里，忽道：“是呀，还没给爷道喜呢。”说着，连忙磕了一个头。起来又说道：“那时候闹的皇帝也知道了，下了旨意，叫各衙门一起访寻，仍然没有音信。又到后来，老爷回来了，说在毗陵驿遇见爷，已经出家了。太太起先信了，后来想想又不信，说是老爷遇见这和尚时，并没有当面说着话，恐怕是眼花了，认错了人。于是又叫找寻起来，京里是找遍了，近京一带也找遍了。又派人分头到南边来找，我派到金陵。因为恐怕爷一时高兴，回南边府第住几时，故叫我来了。我入了金陵境内，天色已晚，离城还有十多里，恐怕赶不上城门，所以到了一个什么玉霄宫投宿。那玉霄宫金碧辉煌，十分显焕，有一百多道士。他们就留我在厢房住宿。不知怎么一睡，就睡到这个时候，又怎么睡到这

里来。那我可糊涂了。”一面说，一面吃完了粥。宝玉也是怔怔的莫名其妙，问道：“这个粥又是谁的，怎么这里没一个人？”焙茗道：“爷且别问这个。这里而有床铺，且进去胡乱睡一宿，明日好进城，回自己府第里去。”宝玉依言，焙茗便拿了灯进来。

宝玉来到里间，只见窗下放着一个方桌，桌上横七竖八摆了几本书，就坐在旁边，顺手取过一本书来，要想坐着看书解闷。翻开来一看，是一本《封神榜》，放过不看。又取过一本，却是《绿野仙踪》，这些书都没有看头。又见那边用字纸包着几本书，取过打开一看，却是些经卷。觉得包书的字纸，甚是古怪，摊开一看，上面横列着“新闻”两个字。闻字旁边破了一个窟窿，似乎还有一个字，却不知他应该是个什么字了。底下却是些小字，细细看去，是一篇论说。看到后面，又列着许多新闻时事，不觉暗暗纳闷。拿了这张纸，翻来覆去的看了又看，也有可解的，也有不可解的。再翻回来，猛看见第一行上，是：大清光绪二十六年□月□日，即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月□日，礼拜日。不觉吃了一大惊。

要知惊的是什么？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入尘寰初进石头城 怀往事闷看《红楼梦》

且说宝玉拿了那张字纸儿，只管发怔，暗想道：我离了家到底有多少日子了呢？据这张字纸儿看来，一定是同那“京报”一般的東西。不过他不是专载阁抄，把外头的时事也载上的，自然也是按天出一张的了。看他这年月，竟然是自我离家之后，国号也改了。只恨我在那里混修之时，糊里糊涂，不曾记着日子。看他那年月底下，还有什么一千九百零一年，这更不可解了。正在这里想着，只见焙茗笑嘻嘻进来道：“爷请看！这是个什么顽意儿。”说罢，递过一个小小匣儿。宝玉接来一看，是个黄纸糊的小匣子，上面横写着“燮昌”两个字，反面是画的细细致致的一幅小画儿。要待打开他看时，却是没有盖子的。四面翻转看了一遍，原来是个套匣。便把他推开一看，里面装着好些小枝儿，一头还有一点红红儿的东西。便还了焙茗道：“这不过是小孩子顽的罢了。”焙茗接过来，取出一根细细的去看，口内自言自语道：“怎么个顽法呢？”说罢，拿起来，把那红点子对着灯头上去烧。谁知才对到火上去，便豁的一声着了，倒把二人吓了一跳。宝玉道：“别弄了！管是个惹火的。”焙茗那里肯听，便道：“这一点点的小头儿，燃着了，那火就那么大。我们把他一根根的都取下来，凑在一处，拿到院子里，放个火球儿顽。”一面说，一面找了个钉儿，蹲在地

下，把那小枝都倒了出来，去刮那红点子。刮下了两个，再刮第三个时，不知怎的，拍的一声，那红点子自己着了。焙茗又惊又喜，宝玉也歪在旁边看见，说道：“快别弄，拿来我看！”焙茗把小枝儿递上。宝玉道：“匣子呢？”焙茗递了来。宝玉再看了一遍，对焙茗道：“你看这套匣边上，这一面粗得狠，像是沙子做的。那上面有几路红印子，不定这东西在这上面一擦就有火了。你试擦一根看。”焙茗果然拿起一根，擦了一擦，却把枝儿擦断了。宝玉道：“蠢才，轻点子呢！”焙茗再拿了一根，往上轻轻的划。划了两下，没有动静，再划重时，又怕断了。宝玉道：“太轻了。”焙茗又划了一下，果然拍的一声着了。焙茗大喜道：“二爷真是圣明，叫奴才一辈子也不知道这么一来，就会着了呢。”宝玉道：“快收起来罢，这是取火的东西。可轻着点，别碰了他。你看刚才把钉子刮了他，也刮出火来呢！”焙茗一面收拾，一面道：“这个取火，比着火镰包儿，灵便多了。这回有了这个，不要那个了。”宝玉拾起一根着过的，仔细看了一眼，只见那红点子烧成了炭，取起那套匣来，划了一下，便断了。想道：“一根只能取一回火，能多取几回，就更好了。”只见焙茗收拾起来，便道：“二爷请睡罢。明儿家去，我还要赶回京去报喜信呢。”宝玉道：“我就在这床上胡乱睡了。你呢？”焙茗道：“爷别费心，我有睡的地方。”宝玉便和衣躺下。焙茗道：“好歹脱了睡，小心着冷呀。”宝玉道：“此刻我不比前头，不拘什么，都可以将就得了。身体也好，不至于着凉的。”焙茗将门闭上，取了几把椅子，拼摆在门口，便躺下去。宝玉道：“怎么这等睡法？”焙茗道：“怕爷再跑了，奴才可担不起呢！”宝玉笑道：“你放心，我再不跑了。”一宿无语。

次日黎明，宝玉醒了，叫起焙茗，到外间炉子上去烧了点热水，胡乱洗过脸，主仆两个，便出门上路，仍从小门出去。外面原来是三间正殿，却是剥落不堪。两廊多已倒了，两旁神像，也是七歪八倒。出得山门，回头看时，那敕建玉霄宫的匾，还歪歪的在上面未掉下来。焙茗此时只觉得心神恍惚，想着：我投宿的玉霄宫，明明是一所雕梁画栋的，怎么一觉睡醒，却换了这个模样。一路上疑惑不定。宝玉是因为看了那张字纸儿的年月，心下也十分疑惑，又不知此处是什么地方，只得信步行去。

走了四五里路，走到一个小小村庄，见一个老儿，正携了农具行来。焙茗便向前问道：“请教老丈，我们到金陵城里去，从那里走？这里是什么地方？”那老儿道：“这里叫做‘无为村’，也是金陵管辖，你们要进城，只往东去，不上十里，就到了。”焙茗谢过老儿，同着宝玉向东而去。慢慢的有了人家起来。一时进了城，宝玉道：“城是进了，那里是咱们家呢？”焙茗道：“爷放心，咱们家是赫赫侯门，一问就知道了。”说罢，便拉着一个走路的人，问他：“荣国府在那里？”那人回说：“不知道。”焙茗又向别人去问，一连问了五六个人，没有一个知道的。宝玉道：“这些走路的人，那里知道。你倒是到店铺里去问问罢。”焙茗依言，问了几家店铺，也是不知道。宝玉不觉纳闷，暗想道：这里莫非不是金陵，是我们走错了路么？焙茗道：“走了半天也乏了，爷看见那茶馆么？多少人在那里吃茶呢。爷何不也进去喝碗茶，歇歇再走。”宝玉点头应允。

拣了一家洁净茶馆进去，拣了个座，焙茗另在一边也拣个座儿坐了。茶博士泡上茶来，宝玉慢慢的品茶。因想：焙茗问了半天，没有一个人知道，总是他口齿不伶俐之故。自己在

街上，又不好逢人去问，此时正好借吃茶为名，得便时，亲自问人。坐了一会，只见隔座上又来了一位茶客，举止斯文，暗想：这个人，或者可以知道，不妨试问一声。因立起来，对那人拱拱手，问道：“失路之人，请问一声，不知老兄可肯指教？”那人也连忙起来招呼，一面说道：“这问路的事，是知道的，无有不说，何消多礼。”宝玉道：“我要到荣国府，不知从那条街上去？”那人听说，把宝玉上下打量一番，说道：“老兄想是从来未曾出过门，这句话问的似乎错了些。”宝玉道：“此话怎讲？”那人道：“我只知有一个宁国府，却不知有甚荣国府。”宝玉喜道：“这就好了，你只要告诉我宁国府，我自然可以找到荣国府。”那人又道：“这更奇了，怎么到了宁国府，就可以找到荣国府呢？”宝玉道：“老兄不知道，我们本是一家，找到他家，自然就可以知道我家了。”那人听得不耐烦道：“你要到宁国府，先趁了轮船到芜湖，然后或雇民船，或雇牲口，自然可以走到。怎么在这里南京地方，就问起来呢？须知道宁国府是安徽所属的呀！”宝玉听了，怔怔的说道：“我不是问那个宁国府，我问的是宁国公，荣国公的府第。”那人摇头道：“不知道，不知道。”宝玉还未答言，焙茗在旁插嘴道：“爷别理他。咱们贾家的门第，南京、北京，那个不知道的？他既然不知道，一定是个村汉子，再问也没用。”那人听了，也不做理会。焙茗又自言自语的道：“像刘老老，他还是个女人，也会找到咱们家去。咱们南边的府第，自然也不输给别人，就没有人知道，可也是一桩怪事。”那人听了，怔怔的看了宝玉一眼，又看看焙茗，回头向宝玉道：“你们说些什么？”宝玉道：“没甚什么说，你老兄既然不知道，便罢了，我回来问别人。”那人道：“刚才听你们说的，莫不是要问那《红楼梦》上贾宝玉他家么？”

宝玉欢喜道：“正是，正是！但是什么《红楼梦》，我可不懂。”那人道：“你可是看小说看呆了。”又笑道：“你要问他家，还是要看贾宝玉呢？还是要看林黛玉呢？”宝玉道：“只我便是贾宝玉。”焙茗在旁插嘴道：“我们二爷现在当面，你为甚提名叫姓的起来，好没道理！”那人怔了一怔，指着焙茗问宝玉道：“他又是谁？”宝玉道：“他是我身边的小厮焙茗。”那人抬头看了看天，又揉了揉眼睛，道：“不好了！我今日不是见了鬼，便是遇了疯子了。”正说着，那边又来了一个少年，那人见了，便招呼入座，说道：“我常说你们年轻人，不要只管看小说，果然有看小说看出笑话来的了。前头我看见一部什么笔记上面载着一条，说是有看了《西厢记》思慕双文颜色，致成相思病的。我还当他不过设言劝世的罢了，谁知……”说到这里，用手指着宝玉道：“这个人，竟自称是贾宝玉起来，口口声声，只问什么荣国府、宁国府，你道不是看《红楼梦》看疯了的么？”那人只管高谈阔论，引的旁边吃茶的人，一个个都围过来，对着宝玉观看。看得宝玉没意思，趑趄的起来，叫焙茗开了茶钱，走出了茶馆。

因对焙茗说道：“我本来就有点恍惚，听了那人的话，越发恍惚的加了一倍。看来，我们家是一时找不着的了。不如先找个下处，再商量罢。”说着，二人找了一家客寓，拣了个洁净房间住下，还要张罗置备行李。焙茗先到里间，铺设好了宝玉的卧榻，然后自家把外面半间收拾起来。宝玉叫焙茗出去买点纸、笔、墨之类，回来应用，焙茗答应了出去。

一会儿买了些文房四宝回来，又顺带买了些茗碗茶铛之属。宝玉在家时，享尽了膏粱文绣、粉膩脂香之福，出家时，非但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并且是耳无闻、目无见的。不知过了几世，历了

几劫。此时看见外面粗使的东西，却也小巧玲珑，不觉把玩了一番。忽又想起在茶馆里，遇见那人，说什么“红楼梦”，想是一部小说。他又说我看《红楼梦》看疯了，所以自称贾宝玉。我明明是贾宝玉，我何尝知道什么《红楼梦》！想当年，我和甄宝玉同了名字，同了相貌，已是奇事，难道那《红楼梦》上，竟有和我同姓、同名的么？倒不可不看看他内中是个什么情形。想罢，便提笔写了“红楼梦”三个字，叫焙茗到书坊里去买。不多一会，买了回来。宝玉见有一尺来高的一部书，也不及细看全文，先取了第一本，要看个回目。谁知却是一本图画。见了那些人名，先就暗暗称奇。胡乱翻了一遍，翻到末后，才是回目。便逐回的细看，心中又是惊疑，又是纳闷。逐回看过了，才看正文。一心只想看贾宝玉的事，那不相干的闲文，便胡乱看过，只拣要紧的去看。越看越是心神不定。看了书上的事迹，回想起来，有如隔世。拿着书上的事迹，印证我今日的境遇，还似做梦。不觉越看越想，越想越看，那心神越觉惆怅。忽见焙茗笑嘻嘻的进来道：“爷猜猜这东西值得多少钱呢？”

不知焙茗拿来的是什么东西？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听芳名惊心增惆怅 尝西菜满腹诧离奇

却说宝玉正在徬徨仿佛，忽见焙茗走进来，手里拿着在庙里看见这黄纸匣儿，笑着要宝玉猜值多少钱。宝玉并不理他，只管出神。出了一会神，又去看书。焙茗不敢多说话，站了一会，即退出去。宝玉还是一面出神，一面看书，巴不得一时之间，把全书看完才好。所以看得废寝忘餐，犹如赶工课一般。比从前赶工课应付他父亲时还利害。看了两个半天，一个全夜，把全部看完了，还在那里呆着脸出神，不茶不饭。吓得焙茗没了主意，只道他从前那个呆性发作，不然就是犯了那回失了宝玉的毛病了。此时姑娘们没有一个在他身边，这便如何是好？一连几天都是如此，心中益发没了主意。只得忙着到外头去打听荣国府。差不多把一个南京城里都找遍了，却那里有个影子？

一日，便来回宝玉说道：“咱们住在这里，终久不是个事，不如且回京里去。老爷太太也盼望狠了，奴才的初意，本想找到这南边府里，多派几个人送爷进京。此刻既然找不着，只得就是奴才一个人伏侍爷的了。”宝玉道：“我心中恍惚得狠，就像没了主的一般，只怕进京也见不着众人的了。”焙茗道：“爷为甚说这不吉利的话？爷这回进京，老爷太太不知欢喜得怎样才好呢。奴才在二门上，听得里面老婆子说，爷出门的时候，

二奶奶已经有了喜了。这回不定早已生下小爷了，爷这回进京，还要准备着当老子呢！”宝玉啐了他一口，道：“少嚼你的舌根。你到帐房里，叫他们代雇个牲口，或雇个船，进京罢。”焙茗答应着去了。

不一会，带了客寓帐房的人来，焙茗先回道：“回爷的话，他们说进京去，用不着牲口、船只呢！”只见帐房的人道：“老爷们想是从内地里来，不知道这沿江沿海的风气。此时进京用不着按站走的了，只要趁了轮船，先到上海，由上海再趁轮船到天津。由天津进京，是有火车的。跨上车子，不一刻儿就到了京了。方才贵管家来说要雇牲口，或雇船只，这不是舍逸就劳，舍易就难了么？”宝玉道：“不知这轮船有多大，坐多少人？”帐房的人道：“我也说不出他有多大，每回的搭客，大约总有好几百人。”焙茗连忙说道：“罢，罢，快别说了！凭他多大的船，坐了几百人，不要挤死了么？我们爷挤不惯。”帐房的人道：“管家有所不知，要是坐统舱呢，那是说不定要挤的，坐了房舱，就好得多了。倘是坐了官舱，那是比在家里还舒服。一样的有客堂起坐的地方，饭菜也好，船上买办也来招呼，闲人是不能进去的。倘是爱清静的，那就坐了大菜间，吃的是外国大菜，一路上有细崽招呼。只怕在家里，也没有这等舒服呢。”宝玉又问：“轮船是几时造出来的，什么叫做买办？什么叫做细崽？”帐房的人暗想：纵然没有见过，也该听人说过了，这两个人莫非都是呆子？只得把轮船的来历，及买办、细崽的职役，略略告诉一遍。焙茗道：“我却不信！那么大的船，只怕撑篙打桨的人，也要用好几百名呢。”帐房的人道：“他是用机器驶的。要用人撑篙打桨，也不叫轮船了。”宝玉暗想：从前我怡红院中，有一个小小的西洋自行船，不过是个陈设的顽意

罢了，并且虽有自行之名，却不能行动。此刻怎么闹出那么大的来了？不要管他，且坐他一回，左右长长见识也好。想定了，便对帐房的人道：“那么说，我们就坐轮船罢。但不知可有一直到天津的轮船没有？要是有了就更好了。”帐房的人道：

“没有的，总得要先到上海。但不知你还是要坐房舱，还是要坐官舱？”宝玉道：“你说的什么大菜间最好，我们就坐那个。”帐房的人答应了，问几时走。宝玉道：“那轮船可是天天赶来回吗？”帐房的人道：“那里能够！不过，天天总有船就是了。随便那天，都可以走得。”宝玉道：“那么，就明天走罢。”帐房的人，又问了到上海住什么地方，有人招呼没有？”又说：“我们同上海长发栈是通的，如果要住时，这里有人招呼。”又应酬了几句，方才别去。

闲话少表，且说到了明天，宝玉准备起身。焙茗收拾过行李，吃过早饭，雇了一匹牲口，宝玉骑了，焙茗跟着，又雇人挑着行李，一行人出城，来至江边。这天恰好是招商局的下水船，就先到招商局趸船上歇下，开了个房间，坐着等候。客寓里派有伙友来招呼。一会儿听见外面人说：“到了，到了！”宝玉走出房门，倚在栏杆上眺望。只见远远的一缕浓烟，烟下是一只船，缓缓而来。不多一刻，就走近了。宝玉向那客寓伙友道：“我们就坐这个船么？”伙友道：“正是。”说着，那船更走的近了。船边现出“江宽”两个大字来。宝玉道：“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伙友道：“这就是这个船的名儿。”宝玉暗想：船也有个名字，真是闻所未闻了。一面想着，只见那船一直过去，并不像是要靠拢来的样子。暗想：这是什么意思呢？谁知那船走下了好些路，方才绕一个大圈，回过头来，渐行渐近，一会就靠到趸船旁边来了。登时人声嘈杂起来，伙友招呼了行

李,带了宝玉、焙茗,跟着在人丛中挤了过去,上了一层楼梯,进了大菜间,点交了行李,便匆匆的去了。一会又带了一个人来道:“这是我们寓里的伙计,专在船上招呼客人的。到了上海时,只要把行李交给他,没有误事的。”宝玉便问那人贵姓,那人道:“我敝姓包。因为招呼得客人,颇为妥当,多承客人们送我一个绰号,叫做‘包妥当’。有事时,只叫人到统舱里去叫我就是了。”说着,送来的伙友便辞了去。一会儿,船开行了。

宝玉走出舱面,要望江景,只见船上所有之物,都是生平未曾经见的。那包妥当在旁边扯七扯八的,和宝玉谈天。宝玉便指着那不曾见过的东西去问他,如舳板、太平水桶、救命圈、转舵机器之类,一一都问了。又到机器舱的窗上望了半天。觉得乏了,便回房歇息。因为一个人闷得狠,便拉了包妥当来谈,问问上海风景。包妥当见宝玉翩翩年少,打量是个风流人物,便把上海的繁华富丽,有的没的,说了一大套。慢慢的又说到风月场中去,说上海的姑娘,最有名气的是“四大金刚”。宝玉笑道:“不过几个粉头,怎么叫起他金刚来呢?”包妥当道:“我也不懂,不过大家都是这么叫,我也这么叫罢了。这‘四大金刚’之中,头一个是林黛玉。”宝玉猛然听了这话,犹如天雷击顶一般,觉得耳边轰的一声,登时出了一身冷汗,呆呆的坐在那里出神。包妥当还在那里滔滔而谈。后来见宝玉出神,以为他冷淡了,便搭趣告辞了出来。这里宝玉被他一句话,只闹得神魂无定,心中不知要怎样才好。又是气忿,又是疑心。气忿的是林黛玉冰清玉洁的一个人,为甚忽然做起这个勾当来?疑心的是记得林黛玉明明死了的,何以还在世上?莫非那年他们弄个空棺材来骗我,说是死了,却暗暗的送他回南边去了不成?心里左想也不是,右想也不是,不禁烦躁起来。

烦躁了一会，方欲出去望望，只见一个小子捧一个方盘子来，在盘子里拿出几样东西，摆在桌上，说是请吃饭。宝玉走至桌边，坐下一看，只见摆着一个白瓷盘子，盛了半盘汤，一把银白铜匙，还有两片松糕似的东西。前面一个白铜架子，放着几个玻璃瓶儿。宝玉只管看着他出神，真是莫名其妙。呆了一会，拿起铜匙来，喝了两口汤，觉得味儿还好，便一口一口的喝下去。一面喝着，暗想：这个只怕就是什么外国大菜了。然而为什么却拿盘子来盛汤？真是千古奇闻的事。想来他们的酱小菜，倒要用碗盛的了。不知不觉喝了一半，放下铜匙，那小子便过来收了去。宝玉又觉得奇怪，饭还没有拿来，为甚倒把汤拿去了呢？并且没有第二样菜，真是奇绝。正这么想着，那小子又拿一个盘来放下，又放下一把小刀，一把铜叉。这铜叉的形象，也是说不出的古怪。再看那盘里时，却是一块鱼浇上些似汤非汤、似汁非汁的东西，颜色倒是雪白。又没个筷儿，正不知如何吃法，难道把这叉子叉着，往嘴里送么？旁边那细崽见他发怔，便走近一步，指着玻璃瓶道：“这是辣酱油，这是鱼油。”宝玉道：“你给我舀上些。”那细崽果然代他舀上些。宝玉便拿起叉来，叉了一块吃了。觉得还便当，便只管叉着吃，吃完了又换上一盘。宝玉此时却明白了，一刀一叉的运用起来。吃过七八样，细崽收了，送上一杯茶，却用一个小瓷盘托着，还有一把小茶匙。瓷盘里有两块雪白的东西，方方儿的，比骰子大好些，看了也不懂。拿起茶来呷了一口，皱眉道：“太酽了，涩了。”细崽又递过一个小瓷瓶儿，问道：“吃牛奶么？”宝玉点点头。又问：“要糖么？”宝玉也点点头。只见那细崽把那两块白方的东西丢在茶里，拿茶匙调了几下，便都化了。宝玉才知道那个是糖。细崽调罢了，又搀上牛奶。宝玉再呷一

口，便觉不涩了，慢慢的呷完，细崽收了去，又来收拾桌子。宝玉暗想道：吃大菜，原来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吃了半天，却一颗饭也没有。那两块松糕似的，不知是什么东西？我却没有动他。此时吃饱了，不免到外面去走动走动。只见包妥当笑嘻嘻的走来问道：“你老人家用过晚饭了么？”宝玉道：“吃过了。你呢？”包妥当道：“偏过了。”宝玉道：“你们统舱里吃的什么饭？”包妥当道：“不瞒你老人家说，我承这里帐房几位先生照应，是在帐房吃的饭，还算好。在统舱里吃饭，实不像样呢。茶房们扛了一木桶饭来，众人便过来抢吃，也有拿脸盆盛饭的，也有拿筐子盛饭的，又没有菜，要吃菜时，要自家随身带来。你老人家出门的日子少，见的也少。我们常来常往，是见惯的了。你老人家吃的大菜好么？这里的外国大司务，是宁波人，做得好菜。管事的姓李，招呼狠好的。你老人家见过他么？”这包妥当只管滔滔不断的信口开合，猛不提防，头上“呜呜”的一声怪响，倒把宝玉吓了一跳。

要知是什么声响？且听下回分解。

第 四 回

慧神瑛下问启新知 呆霸王酗酒呈故态

却说宝玉正和包妥当说的高兴，猛听得头上“呜呜”的一声怪响，吓了一跳。包妥当道：“到了镇江了。”宝玉正要问时，又听得“呜呜”的响了两下。宝玉道：“这是什么东西在那里叫唤？”包妥当笑道：“这是放的汽筒，因为到了码头，招呼前面小船让路，以免碰撞之意。”宝玉这才明白。包妥当又指给他看，这边是焦山，那里是金山。此时已经入黑天气，远望镇江万家灯火。一会儿靠了趸船，就听得下面人声鼎沸起来。宝玉回头忽见自己住房亮了，说道：“没看见人进去，这个灯是谁点的？”包妥当笑道：“这是电气灯，不用人点，自亮自灭的。外国人真是巧心思，这都是他们做出来的。”宝玉道：“正是。我要问你，刚才我看见两个人，那打扮得异样的，不必说了；那副面目也狠奇怪，黄头发，黄胡子，绿眼珠子的，可是外国人？”包妥当道：“正是。”宝玉道：“我从前看见那瓷做的西洋小孩子，就是这个样儿，却是身上多了两个翅膀。我就想，人断没有长出翅膀的道理。此刻我见那两个，想来也是西洋人了。他们到底有翅膀么？”包妥当道：“那里人会长出翅膀来呢！不过他们画的画儿，多有画出翅膀的，听说那个还是他们的菩萨呢。”宝玉笑了笑，又道：“那两个外国人在船上做什么？”包妥当道：“这是驶船的。还不止两个呢！总共有五六个。”宝玉道：“这个船是外国人的么？”包妥当

道：“这是招商局的船，是中国的。还有那‘怡和’、‘太古’两家，便是外国的了。”宝玉道：“既是中国的船，为甚要用外国人驶？”包妥当道：“中国人不会驶呢。”宝玉摇头道：“没有的话！外国人也不多两个眼睛，也不多两条膀子，有什么不会的？不学罢了。”包妥当道：“只怕心眼儿不及他呢。”宝玉道：“但凡是个个人，心眼儿总是一样的。不过有一种人被一种嗜好迷住，不得开罢了。还有孔子说的：‘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那里有学不会的学问呢？咱们不赶早学会了，万一他们和咱们不对起来，撒手不干了，那就怎么好呢？这么大的船，不成了废物了么？”

正说着时，只见焙茗笑嘻嘻的走过来，递一个小匣给宝玉道：“这又是一个样儿的，比咱们头回看见那个大些。头回那个，三个钱一匣，这个要化四文。我才在底下买的，给爷瞧。”包妥当一看，原来是一匣猴牌洋火。便笑对焙茗道：“这是洋火呀！你没见过么？”焙茗道：“我头回看见的匣子，比这个小，那小棍上，是粘着红点子的。”宝玉道：“你擦一枝瞧。”焙茗擦了一枝。宝玉道：“这个擦起来不响，着得比那个快。”又问包妥当道：“这东西也是外国人做的么？”包妥当道：“从前是外国来的，这个是日本来的。听说还是中国人在那边创造起来的。此刻算他最好，销路也大。有人说，他一个礼拜，要造一万箱，每箱可以赚一元银呢。”宝玉道：“一箱有多少呢？”包妥当道：“这可考住我了，多少我不得而知，那箱子大约有半个八仙桌子大罢咧。”宝玉道：“那个小匣子的呢？”包妥当道：“那是上海做的。有‘燮昌’、‘华昌’、‘烈昌’好几个牌子呢。”宝玉道：“是中国人做的，还是外国人做的呢？”包妥当道：“是中国人做的。此刻汉口、湖南，也有人做了。”宝玉拍手道：“是不是呢！我说没有学不会

的事情。这么个小巧东西也学会了，那驶船那里有学不会的？房里去坐罢！这会有点冷了。”此时船已开行，两个同到房里，又谈了一会，包妥当别去。一宿无话。

次日清早起来，洗过脸，细崽送过一杯茶，又是两片松糕似的東西，旁边抹上一块黄澄澄的像是猪油；又是一个盘子，放着两片火腿，两个半生熟的鸡蛋。宝玉不像昨天那样忘了：拿起刀叉吃了，又喝了茶。又出来闲望一回。包妥当又来了，说道：“你老人家起来的好早！这回船走的快，上十点钟就好到上海了。”又闲谈了一会。又带着宝玉到下层房舱、统舱各处看了一遍，仍复上来。

不一会，已到吴淞口。包妥当按着旗式，指给宝玉瞧：“这是英国兵船，这是法国兵船。”宝玉吃惊道：“这么大的兵船，怎么打仗呢？”包妥当道：“利害着呢！我没见过。听见说，那种大炮放起来，打好几十里呢。”宝玉道：“他们的兵船，为甚放到咱们宝来，难道给咱们打仗么？”包妥当道：“上海是通商码头，各国商人都有，这是他们放来保护商人的。”宝玉道：“咱们自己有兵船么？”包妥当又指着两个道：“这是‘海筹’，这是‘海容’，都是中国的。”宝玉道：“那兵船也同这个一样用机器驶的么？”包妥当道：“是。”宝玉道：“那管驶船的，也是外国人么？”包妥当道：“不，那是中国人。”宝玉道：“是不是呢？你昨儿说中国人心眼不及外国人，学不了这个。怎么兵船又是中国人驶的呢？但是这个船怎么要用外国人驶，我可不懂了。”包妥当道：“是，是。你老人家明见。” -

宝玉沿路眺望，包妥当一一指点道：“那里是纱厂，那里是布局，那里是自来水厂。”正说着，只见一缕浓烟，远远的如飞过去。包妥当道：“那是火车。”宝玉道：“也是用机器驶的么？”包

妥当道：“是。”宝玉拍手笑道：“果然。我到了船上来，就想着水上有了这种船，陆上也应该有这种车才对呢。”

谈谈说说，船已傍了码头。包妥当代招呼着行李，雇了东洋车，送宝玉主仆两个到了长发栈。拣了个洁净房间，焙茗铺设好了，自在外半间安息。一会茶房开上饭来吃过。包妥当进来道：“你老人家要多住一两天了，这两天没有天津船开。有一只‘保定’，要到大后天才开呢。”宝玉道：“怎么把个地名做了船名？这倒别致。”包妥当道：“‘太古’的船，都是取的地名。”宝玉道：“你昨天不说‘太古’是外国人的么？”包妥当道：“是。”宝玉道：“招商局有船到天津吗？”包妥当道：“有。”宝玉道：“但不知几时才开？我但坐中国的船。”包妥当道：“好，好，那么你老人家就等‘新裕’罢。‘新裕’这个船，是天字第一号的好船。现任两广总督李鸿章李中堂还赞他呢。你老人家索性等他罢。在这里上海多顽两天也好。对不住，我还有点小事，少陪了。”说着，告辞去了。

剩了宝玉一人，独在内房，甚是寂寞，要想出去逛逛，又苦于不识路。无可解闷，只得又拿起《红楼梦》来看。把头回不甚经意的地方，都补看了。但是，不看犹可，一看了，便心神仿佛，犹如做梦一般，自家也说不出那个情景来，闷闷昏昏的过了一天。

吃过晚饭，掌上灯，躺了一会。只听得街上仍是车马纷驰，闹的睡不着。正在无聊之时，忽听得隔壁房内一阵跺脚、拍桌子的声音，又听得有人大骂：“忘八羔子！瞎了你娘的眼睛，洒了你爷一脚的开水。”听得这声口好熟，好像是个熟人。然而仔细想想，生平却没有这么一个撒付的朋友。忽又听得一阵大骂，一阵脚步声响。连忙起来，走到外间，只见焙茗已在门口观看。

宝玉看时，那跑的人已经跑过了。却是一个茶房在头里跑，一个赶着要打。焙茗道：“这赶的人十分面善，不知是那一位爷，却想不起来了。”宝玉道：“就是我也听得声音狠熟，只是一时想不起来。”赶出来看时，他又跑出去了。”焙茗想了一想道：“哦，是了！是薛大爷。”宝玉听见，便往外去看。走到楼梯旁边，只见一个人，按着一个茶房乱打。仔细一看，正是薛蟠。因叫道：“不要打了！有故人奉访。”

薛蟠抬头一看，怔了一怔，道：“咦，宝兄弟，你也跑上海来了？好，好，咱们违教好久了。”一面说，一面过来拉手。宝玉觉得他满面醉容，说起话来酒气扑人，知他又喝醉了，拉着他到自己房里。焙茗迎面请了个安。薛蟠笑嘻嘻的道：“好，好小子，还跟着你二爷呢。”走到里间，抬头一看，又怔了一怔道：“宝兄弟，几年不见，你怎么寒素起来了？这屋里一点儿陈设都没有，怎么住得下！我可可不坐了。来，来，你到我那边瞧瞧去。”不由分说，拉了宝玉就走。

走到隔壁房里，只见满眼红光。原来四壁用大红底金花的花纸糊了。墙上挂着穿衣镜、自鸣钟；桌子上横七竖八摆了许多不大认识的东西。薛蟠让宝玉在床上坐下。宝玉看那床时，又是不曾经见的，用细圆竿儿支起来，那帐子也另是一个样子。宝玉坐下，因问道：“好多日子不见了，是几时来的？”薛蟠道：“我还没问你呢。你老子都说你做了和尚了，怎么又跑到这里来？你到底做了几年和尚，几时还的俗？”宝玉道：“我何尝做几年和尚！不过打了一会儿的坐，就想着家，要回去。偏偏辫子没了，所以养了一年多头发才出来。偏又走错了路，走到南京去，亏得在那里碰见了焙茗。昨天动身，今天到的。这个就是我的经历了。”薛蟠道：“好奇怪！我自从闹事之后，

就没见着你了。后来遇赦回来，没有过得几天，就和我妈拌了嘴，是我赌了气，约了几个朋友，带了酒菜，到锦秋墩去逛陶然亭。谁知吃醉了，就在那里睡着。也不知睡了多少时候，及至醒来，却是倾盆大雨。那些朋友都不见了，却另有一伙人在那里避雨。那雨又下个不止，慢慢的就同那一伙人说起话来。谁知他们都是到南边办货的。我回头一想，我和妈赌气出门时，便打算不回家去，所以把几十两金子，百把颗珠子，带在身边。此时正合我意，就和那行人打伙儿出京。好奇怪的事，我只睡了一觉，不知什么时候，做出了那个什么火车儿，机灵得狠，跨上去坐了，吱溜的一下儿，就到了天津卫。还坐了什么火轮船，三天就到了上海。这个地方好得狠，我这一住，就住了两年。宝兄弟，你来了，也陪我住几时。我这两年，贩些货，狠赚钱。只有前回贩些书，折了本。此刻的书，还没销完呢。”宝玉听到这里，忽然想起一件事来，道：“我拿一样东西给你看，你等一等。”说着，去了。

不知宝玉要拿什么东西给薛蟠看？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求知识拟借新书 瞎忧愁纵谈洋货

却说薛蟠见宝玉匆匆去了，只当他拿什么好东西去；等了一会，只见宝玉来了，焙茗跟着，捧了一函书放下，宝玉抽出一本道：“你看这部书奇怪么？”薛蟠接过，只看了一看，便往桌上一撂，道：“这个恼人的东西，你也拿来恼我了；只怕你也不见得好看。”宝玉道：“我看了他，就要精神仿佛起来。想着又是隔世的事；再想想，又像昨天的事；再看看他，就犹如我自己的日记一般。并且有许多我不知道的事，也被他载了上去。到底不知这曹雪芹是什么人？”薛蟠道：“你还问他呢！提起他来，我就恨透了。多早晚我见了他，给他一顿好打。”宝玉道：“你又恨他做什么？”薛蟠道：“我无意中把‘唐寅’念了个‘庚黄’，他也给我载上了，叫人家怪臊的。怎的不恨他！”说罢，抬头看了看白鸣钟，道：“只得九点钟，宝兄弟，我同你外头逛逛去。”宝玉道：“别胡闹了，时候不早了，咱们许久不见，也该痛快的谈谈。你既然比我先到两年上海，这上海的风土人情，想来也熟悉了，何妨告诉我呢。”薛蟠道：“这个叫我从那里说起呢？”宝玉道：“你只拣要紧的，略为说点也好。”薛蟠拍手道：“我说出来，你可别不信。”宝玉道：“这是我央及你的，如何不信？”薛蟠又拍手道：“我老实告诉你：这里上海与别处不同，除却跑马车、逛花园、听戏、逛窑子，没有第五件事。纵使有，也

不过是附庸在这四件事上头的了。”宝玉笑道：“我问的是上海的风土人情，你却说的是你自家的行径。”薛蟠跳起来道：“你不信，我从明天起，和你痛痛的逛他两个月，你看是这样不是！”宝玉并不答言，叫焙茗把《红楼梦》依旧拿回去。薛蟠道：“几年不看见，怎么你就变了一个人，居然把书当宝贝起来。这种混帐书，有什么看头呢？”宝玉道：“我看了狠以为奇怪，所以拿来给你瞧，谁知你倒先看过了。”薛蟠道：“奇怪的书多着呢！我起先贩书的时候，向行家取了许多书样，以便定货。后来没用，我就把他钉了四大箱。明儿我一总拿来送给你。”宝玉欢喜道：“我正要看书呢！但不知你的是什么书？要是周秦诸子同那经史等书，是我都看过了的，那个我就不要了。我只要晚近的书才好。”薛蟠道：“我也不知道什么晚近、早近，你明儿拿去看了，就知道了。拣要看的留下，不要看的摆下就是，左右我是没用的了。”宝玉喜之不尽。再谈了几句，便自回房。一宿无话。

次日，宝玉一早起来，梳洗过了，便去寻薛蟠要书。走到他房门首看时，却是锁了。暗想：为甚大清早起，就出去了呢？只得独自回房，闷闷的坐着。等到九点钟时候，只听得一阵嘻嘻哈哈，薛蟠闯了进来，嘴里嚷道：“宝兄弟，我惦记着你，今儿早点回来。”宝玉道：“你一早往那里去了？”薛蟠道：“我何尝一早出去，是你昨儿晚上走了，我一个人闷得慌，就到外头去逛了一宿。来，来！还是到我那儿去。”说着，拉了就走。茶房已经代开了门。二人进内坐下。宝玉便向要书，薛蟠道：“你何必性急，回来总有得给你就是了。你先看看这个东西。”一面说，一面搬过一个匣子来。揭去了盖，只见里面装着一段光溜溜的圆铁，旁边又装着两个小小球儿。正不知是什么东西，有甚用处，又见薛蟠取出一个纸筒儿，在里面倒出一个黄澄澄

的筒子，套在那圆铁上面；又取出一个喇叭似的东西，也装在上头；然后按上一个把儿，用手扳了几扳，忽见那两个小球儿，飞也似的转起来，那圆铁也慢慢的转动，忽然那喇叭口放出一声怪声音出来。薛蟠道：“你听，你听。”宝玉侧着耳朵去听，一会锣鼓，一会丝竹，一会儿又像唱曲子，忽的一会住了。薛蟠笑道：“可听出来这是什么曲子？”宝玉摇头道：“不知道。”薛蟠笑道：“你见的巧东西不少了，可见过这个？”宝玉道：“没见过。”薛蟠道：“这叫留声机器。把曲子唱一回到里头去，就可以一回一回的放出来。那怕放一千回、一万回，也不错一点的。你说这东西巧不巧？”宝玉道：“这东西有什么用处？”薛蟠道：“有什么用处，不过听听曲子罢了。”说着，又要去弄那机器。宝玉道：“你且别弄，我听得他不像人声，又不像畜声，怪讨厌的。化了钱买这个顽，真是无味。”薛蟠道：“单这机器要六十多两银子，还要另外配蜡筒呢。”宝玉道：“这是那里买来的？”薛蟠道：“这是洋货铺子里买来的，是西洋货。”宝玉拿起一个蜡筒，端详了一会道：“拿这样没用的东西来卖钱，居然也有人买，也是一桩奇事。”薛蟠道：“你说他没用，外国人是拿他说遗嘱的，或者有甚要做凭据的说话，也说在里面。”宝玉道：“原来如此。人家好好有用的东西，你们却拿来这样顽法，也算得暴殄天物了。”薛蟠道：“你怎么忽然变了个迂人！我又不曾病的要死，说什么遗嘱？至于要做凭据的话，就立了契约了，又何必用他呢？不过要听个把曲子顽顽罢了。明儿再到北边去，我还要多带两个，去给他们解闷呢。”宝玉正要答话时，只见一个人，拿了一张纸进来，在靠房门口的椅子上一撂，就走了。

薛蟠赶着过去，拿在手里观看。稍为过一过目，就递给宝玉道：“这是今天的报纸，你瞧！”宝玉接在手里一看，就是头回在那

破庙里看见的东西。忙去看他那头一行时，是刻的“大清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十二日”。心中暗暗想道：惭愧！我今天才知道了日子了。再看底下时，却也是“一千九百零一年”，未免又是不解。只得请教薛蟠。薛蟠道：“亏得我和洋行里打过交道，不然倒叫你问住了。这是外国耶稣纪元的历法，他们的耶稣降生到今年，是一千九百零一年。”宝玉道：“他们是几天算一年呢？何以我看见一张光绪二十六年的也是一千九百零一年呢？”薛蟠道：“他们也是十二个月一年，不过我们冬月，是他的正月。你看见的，只怕是去年冬月以后的日子罢了。”正说话时，茶房进来问开饭。薛蟠看了钟道：“只得十点半钟，早着呢！并且也不要开了，咱们外头吃去。”宝玉又问他要书。薛蟠道：“你好性急！来，来！我给你要书去。”说罢，拉了宝玉出了房门，回身上锁，走过宝玉的房门，又对焙茗道：“开了饭来，你只管吃，我给你二爷外头吃去。”焙茗答应了，走近宝玉一步道：“太太在京给我的几两银子盘费，在南京的时候，拿出来使用，谁知都发了黑了，折耗了许多。一路做盘费来，此刻没的用了。请爷早打主意。”薛蟠道：“呸，好小子！没了钱，什么大事，有我呢。”说着就走。焙茗嚷道：“薛大爷，小心点！别又把咱们爷挤丢了。”薛蟠也不做理会，拉了宝玉下楼。走到帐房，交代道：“我头回寄在底下的货箱，内中有四个不列号的，叫人给我搬到楼上去。送到（指着宝玉道）这位爷房里。”说完，也不等帐房回话，拉了宝玉往外就走。宝玉道：“你且慢着，到那里去呢？”薛蟠道：“走着再说。”出了栈门，靠着河沿上往西走去。

那宝玉是生平未经过这样的地方，举目所见，多是生平目所未睹之物，未免一一的指问。薛蟠道：“这些什么出奇。你欢喜这些东西，我带你去看个饱。”说着，一径走到棋盘街，到可

间洋货铺开市。薛蟠办过两年货物，因此洋货铺多是认得的，不免烟茶招呼。听说宝玉要看东西，只当是办货客人到了，于是八音琴、留声机器、钟儿、表儿都摆了上来。开了机器。甚至于小孩子的要货也取来，罗列满前。宝玉也逐一看了。

看过两家之后，薛蟠回座：“饿了！咱们先去吃。”恰好门首有两辆东洋车，薛蟠跨上去就坐，叫宝玉也坐了那一辆。两个车夫，飞也似的跑起来。谁知只得一盏茶时，才转了一个湾，薛蟠便喝叫：“住了。”随手开发了车钱，拉了宝玉走进一家去。一面上楼，一面说道：“这是‘一家春’大菜馆，著名的老字号。我请你尝尝。”说着，上去拣了座位，便要过请客票来，央宝玉道：“我怕写字，你代我写写罢。”宝玉道：“写什么？”薛蟠道：“梅开洋行，请柏耀康，你只填上就是了。”宝玉见那请客票是刻现成的，就填上了几个字，又写了薛蟠名字。薛蟠便叫去请。宝玉道：“这柏耀康是什么人？”薛蟠道：“就是这梅开洋行的买办。”宝玉道：“是了。我在轮船上，也听见有个什么买办，说是很有体面的。后来我想起咱们家里用的，也有买办，不过上头要用什么东西，发了钱，叫他去买，还是个二等奴才。”薛蟠不等说完，便抢着道：“不，不，不！这轮船洋行的买办，和咱们家的大两样，体面得很，靠这个发财的多着呢。今年一个洋人，叫做环梅来，要办这梅开洋行，邀他去做买办，专办进口货。我要托他带点洋货，所以相识了。”宝玉道：“你说起洋货，我又要发烦了。我今天看了那些东西，不知怎的就忧愁气恼，一齐都看到心上来了。”薛蟠道：“这个为什么？”宝玉道：“我在街上走了一趟，看见十家铺子当中，倒有九家卖洋货的。我们中国生意，竟是没有了。”薛蟠诧异道：“奇了，奇了！怎么你也谈起生意来了。”宝玉道：“我不是忽然要谈这个。我想外国人尽着拿东西

来卖给中国人，一年一年的，不把中国的钱都换到外国去了么？”薛蟠道：“我说你又呆性发作了。此刻万国通商，怎么讲得这种话呢！”宝玉道：“通商互市，古来就有的，不是此刻才有。但是通商一层，是以我所有，易我所无，才叫做交易。请问，有了这许多洋货铺子，可有什么土货铺子做外国人买卖的么？”薛蟠怔了一怔道：“这倒没有。”宝玉拍手道：“是不是呢，你想可怕不可怕？”薛蟠忽然拍案道：“有了，咱们中国的丝、茶两宗，行销到外国去的不少呢！”宝玉道：“只怕他们没有这样东西，这就是以有易无的道理了。但虽然是交易而退，也应该运些有用的来。比如刚才所见的什么八音琴咧，留声机器咧，那都是毫无用处的东西，不过是个顽意罢了。他拿了来，还要卖大价钱。这又不是少不了的，你又何苦去买一套呢。”薛蟠道：“你不知道，此刻这东西，销流大得狠呢。看见了不喜欢的，只有你一个。”宝玉想了一想道：“既如此，咱们为甚不学着自己做。”正说到这里，细崽来报说：“客到了。”只见外面踱进一人来。

未知此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 六 回

翻册籍自诩过来人 避喧嚣偏逢醉酒汉

却说当下的来客，正是柏耀廉，彼此招呼过了，薛蟠便让点菜。耀廉点了，薛蟠又让宝玉，宝玉道：“我不懂，你代我点了就是。”薛蟠代他点了，交给细崽。

耀廉穿的一件海虎绒马褂，宝玉看着不识货，又不便当面去问，只在肚子里纳闷。耀廉又在腰里掏出两枝吕宋烟来，递与薛蟠、宝玉。薛蟠接过便取火去吸，宝玉只放在旁边，听他两个谈些定货的话，又谈些嫖界上的新闻。宝玉半懂半不懂的，只是默然不作一语。

少顷，送上汤来。宝玉在船上已经吃过一次的了，此时看着他二人的样吃起来，也不至十分外行。忽见薛蟠拿起那松糕似的東西，涂上一块紫黑色的酱便吃。宝玉忍不住问道：“你吃的这块是什么？”薛蟠道：“其实是馒头，切开来烤过的。他们上海人译着外国话叫他做‘拖士’。所以我说这些大菜馆，只好你们念书人来吃的，我们做买卖的人不配来，因为他也不要我们来呀！”宝玉问：“何故？”薛蟠笑道：“他只‘拖士’，却不‘拖商’，我们来了，岂不讨人嫌么？”宝玉道：“菜单上没看见这个名目。”薛蟠道：“这是照例有的，不消点得。”耀廉道：“令亲只怕是初到上海的？”薛蟠道：“是。”耀廉对宝玉道：“只要在上海顽上两天，熟了就好了。上海比别处都热闹呢！”宝玉待理不理的，只在鼻子

里答应了半声。不一会吃完了，麝廉说有事，先辞了去。

这里薛蟠、宝玉慢慢的步了出来。薛蟠嘴里还吸着吕宋烟，宝玉道：“你吸了这个，我闻了那气味，也怪难受的。吸他作什么？”薛蟠道：“你没有吸惯罢了，香得狠呢。”宝玉道：“我往常看见琏二嫂子吸的兰花烟，那才是喷香的。这个我闻着，非但不香，简直是臭的。”薛蟠笑着，把那一段烟往旁一扔道：“罢，罢！我也不吸了，回来臭味薰了你。你可知道兰花烟虽然香，总没有这个便当，躺着可以吃，走着路也可以吃。”宝玉道：“拿个小旱烟袋儿不一样么？”薛蟠道：“究竟不方便。”宝玉道：“那么把兰花烟设个法儿，也把他做成卷子就完了。”薛蟠拍手道：“好主意！我多早晚到京城里，就办起兰花烟来，作烟卷子。”宝玉道：“你是做大买卖的，怎么贩起这个来？”薛蟠道：“好大口气！到底是公子家气派。你知道外国来的纸卷香烟，一年进口货有多少？”宝玉摇头道：“不知。”薛蟠道：“近来这两年，海关上调查出来，每年进口，足足四百万两银子。”宝玉叹道：“现放着自己家里的烟不吃，你想想看，单这一宗，就每年送掉四百万了。”薛蟠竖起了大拇指头道：“所以我说咱们中国人阔，一年工夫，只烧着顽儿的，也烧了四百万。”宝玉只是叹气。

薛蟠带了他到四马路一带游玩，茶楼、烟馆也上去逛逛。宝玉看见了吸鸦片烟的，又大以为奇。站着看了一会，忽然一阵烟被顺风吹了过来，薰得宝玉头痛，连忙走开。便说道：“有点乏了，咱们回去歇歇罢。”薛蟠道：“要歇怕没有地方？”宝玉道：“到那里？”薛蟠取出表一看，道：“两下钟了，咱们逛窑子去，这时候恰好看他们梳头。”宝玉道：“你还是那个老脾气，总不肯改。”薛蟠道：“我这个是江山易改，情性难移，不像你倒变得与从前简直是两个人了。”一面说着，便雇了东洋车回栈。

宝玉急要看书时，谁知还没有送上来。薛蟠又催逼茶房，要马上翻腾出来。又让宝玉到自己房里坐。宝玉因听得薛蟠方才逛窑子的话，忽然想起包妥当说的“四大金刚”，因拉了薛蟠悄悄问他的缘故。薛蟠笑道：“这件事很奇怪。近来上海那些婊子，多要取了你们大观园各姊妹的名字，岂但林妹妹，连我两个妹妹的名字，也被他们取了。我也曾写过信寄给我妈，通知你们府上。我意思好叫姨夫得知，好多写信托了此地地方官，叫他禁止。谁知一连去了两封信，连一个回字也没有，我气极了，这会音信也不通了。你放心罢，林妹妹早就死了，那里会闹到这儿来。”此时宝玉心中又明白了一件事。

只见焙茗来说：“书箱来了。”宝玉便跑了过来，叫茶房帮着焙茗开箱。一时开了，宝玉便一部一部取出来看，却都是些《大题文府》、《小题三万选》之类，便撂过不看。又看那一箱时，却是大板子的书，便叫连箱子抬到里间去。再看那两箱，仍然有一箱全是时文，只有一箱不是。又叫把这箱不是的抬了进去。自己亲自检出来，堆放在空床上。好得房里有三个床，自家只睡了一个，便尽往那两个空床上去摆。他一心只要查看年代，翻了一箱出来，见总没有好查的。只见薛蟠走过来，便指着道：“这是前年我从京里带出来，卖不掉的。京里的书，管你都看过了。”宝玉不答，只是翻出来。薛蟠道：“柏耀廉送了信来，邀我吃花酒，今儿六下钟托我邀你同去。”宝玉道：“心领罢，我不去。”薛蟠道：“你何苦道学到这步田地？”宝玉道：“我不是道学。那个人，我看见他满脸的腌臢市井气，讨厌得狠。”说得薛蟠索然无味，佯长的去了。宝玉这里只管低头检书，也没做理会。忽然检着一部《历代名人年谱》，翻了一翻，却是编年纪月，便拿到案头，从第一本翻起，却是汉朝的年月。于是一

本一本翻去，翻到末一本，见是国朝的，便逐年翻起来。翻到道光二十七年就没了，暗想：只怕这部书就编到这年为止的了，以后便怎样查呢？猛想起，只要看近人的年谱，总可以查出来了。又检出了一部《曾文正公大事记》，就犹如得了至宝一般。也无暇去看事迹，先逐年的查起来。自己屈着指头一算，不觉暗暗吃惊，原来我是若干年前的人，重新出世的。如何我自己只觉着打了一会的坐，留了年多的头发，就过了若干年代了？怪不得有了《红楼》那部书，此刻世人是拿我作故事谈的了。又想：怪不得在南京问路时，那人说我看小说看疯了。我这个名字说出去，世人一定作为怪诞，不如改了罢。左右我在家里没有取号，于是自己拟定“仲瑛”两个字。又想起焙茗、薛蟠是那里来的？难道他们也有历劫不磨的工夫么？想到这里，自己反疑心是做梦。且不要管他，我既做了现在的时人，不能不知些时事，因翻了几种晚近记载的书出来观看。不觉天色渐晚，茶房开饭进来，焙茗过来侍候吃饭。

宝玉道：“你当日到底怎样睡到那破庙里，出了京有几时，你记得么？”焙茗道：“我早就和爷说了，出京之后，一直就到金陵。在路上并没有耽阁几天，只在玉霄宫睡了一觉。”宝玉道：“以后这些话，别告诉别人，而目在外头万不要提我的名字。”焙茗道：“又没有人问我，我告诉谁呢？至于爷的名字，除了园里姑娘姊妹们，奴才们那个敢提！”宝玉吃过了饭，还是看书。

一会掌上灯来，薛蟠又来，要拉去赴柏耀廉的约。宝玉那里肯去。正在争执时，只见焙茗拿一张片子进来，问道：“一个人送来，说要请薛大爷和爷的。”宝玉看那片子是“柏建仁”三个字，便道：“既然请客，字也不写上两个，知他请到那里呢？”薛蟠道：“我知道，我陪你去。你别怪他，他是不会写字的。此刻

只怕没有朋友在那里，所以不曾写得。”宝玉诮道：“穿长衣服的人，怎么连字也不会写起来，你别是骗我罢！顶多不过像你罢了。”薛蟠道：“我不过写的不好，下笔慢罢了。他是简直的不会写，并且除了眼前常见的几个字，还不认得呢。”宝玉道：“这种人，你去结识他！”薛蟠道：“他的洋话、洋字倒狠好，你不要看不起他。”宝玉笑道：“这才是舍己芸人呢。”薛蟠道：“你别管他云人雨人，上海单是这一等不识字的人，单会发财呢。细崽咧，马夫咧，发财的多着呢，倒是你们读书人，不是我说句得罪的话，倒没有听见发财的呢！”宝玉道：“也罢，这才不愧为读书人呢！”薛蟠道：“这又奇了，怎么读书人是应该穷的么？”宝玉道：“并非应该穷，大约暴发的财，总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你叫他在天理上、廉耻上问问心，只怕有点过不去。读书的人明了理，就要保全天理，顾全廉耻，所以就不能发这个财了。”薛蟠道：“那么说，你们家的钱是那里来的？”宝玉道：“那是祖宗时建了功勋，做了官，受了俸，慢慢积攒下来的，又当别论。”薛蟠道：“不要论不论了，咱们走罢！”宝玉执意不去。薛蟠道：“他请你，你不去，我请你呢？”宝玉道：“到你清时，却又再说。”薛蟠无奈，只得独自去了。

宝玉仍旧看书。他本来有一目十行的聪明，此时又急于要知道时事，看的格外快。慢慢的人声静了，便叫焙茗关上门去睡，自己也把套间门关了，仍旧看书。约莫到了半夜时候，忽听得外面打门声，焙茗开门声，忽又听得套间门一阵乱响。问是那个，回说：“是我。”宝玉听得是薛蟠声音，暗想：这魔王又吃醉了，且别理他。因回说道：“睡了，明儿见罢。”外面薛蟠哈哈大笑道：“我在这门缝里瞅着你看书，你要骗谁？”宝玉道：“委实困得狠，要睡了。”薛蟠道：“你只开一开门，我给你说一句

话。”宝玉被他黝不过，开了门。薛蟠一步跨了进来，一把拉了宝玉，嘴里说道：“我请你。”只说得三个字，便拉着要走。宝玉道：“什么事，说明白了走。这是什么时候了，还到那里去？”薛蟠掏出表来一看道：“才一下钟，早得狠呢！”宝玉道：“到那里去？”薛蟠道：“我请你。”宝玉道：“请我做什么？”薛蟠一屁股坐下道：“请你吃花酒。”宝玉道：“这时候还吃什么酒呢？”薛蟠道：“你不懂，这里上海是没有晚上的。今天是花朝，《游戏报》出了花选，是选上的几个，只怕都要闹到天亮呢。”宝玉道：“你已经吃醉了，还吃什么？也吃不下呀！”薛蟠道：“我有偏你，已经吃了两台了。上海吃花酒，往往一夜四五台。到后来那两台，那里是吃，不过同上供一般，拿上来摆着，看看罢了。”宝玉扑嗤一声笑了。薛蟠道：“笑什么？”宝玉道：“我笑还没有绑上法场，怎么先就活祭起来了。”薛蟠道：“左右你没醉，你是吃得下的，并不活祭你。去罢！”宝玉还不肯去。薛蟠怒道：“人家请你，你嫌人家腌臢市井气，你敢嫌我么？”宝玉被他逼得没法，只得顺着他道：“你请我，我本来是一定要领情的，只是太晚了，我也乏了，你也醉了，改天再领情罢。”薛蟠不由分说，拉了就走。一面招呼焙茗锁了门，跟着来。

不知此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回

一言不合怒绝狂徒 满口忠言正规大舅

却说薛蟠拉了宝玉出来，早有一辆轿式马车，在那里候着。原来是薛蟠坐来的。薛蟠拉了宝玉上车，便对焙茗说道：“在北边是跨车檐，这里的车没有檐，是站车屁股的。这车子后头有一块铁板，你站上去，上头有两根皮带儿，你两个手抓紧了，别掉了下来。”焙茗如言站好，马夫放缰，加上一鞭，飞也似的去了。

不一会，车子停住，薛蟠和宝玉下了车，便对马夫道：“今天不要了，明天三点钟，放到栈房里去罢。”马夫答应一声，放缰自去。焙茗也跟了过来。薛蟠带了宝玉，走到一个胡同里转了个湾，便进一家门口，叫焙茗就在底下坐着等，却带了宝玉上楼。才走到楼梯脚下时，宝玉猛听得外面的人一声怪叫，也听不出他叫什么，狠以为奇。上了楼，就有两个女子招呼到房里；早有两个人先在那里，却都不认得的。薛蟠先嚷道：“他呢？”只见一个回道：“家兄公阳里还有一局，就来的。”薛蟠道：“那里等得，写条子请他去。”说着，叫宝玉写条子。宝玉道：“我却不曾写过，不知怎的写法。”薛蟠央及道：“好兄弟，你文章也会做，举人也中了，怎么一个请客条子，也不会写起来？你别给我刁难罢！”正在争执时，忽又听得楼下一声怪叫，房里的女人忙赶了出去。一会，只听得有人嚷道：“来迟了，来

迟了！”那女人把帘子打起，叫道：“薛爷，客人来了。”宝玉看时，却正是柏耀廉。薛蟠拍手道：“好了，来了，不用写了。”宝玉方才归坐。那两个人又过来互相请问姓名，原来一个是柏耀廉的兄弟柏耀明，一个叫吴伯惠。耀廉见了宝玉，便道：“今日不赏脸，想是兄弟不诚心之过，改天竭诚再请。”宝玉只得同他略旋略周两句。因见伯惠英姿勃勃，神采飞扬，想来不是耀廉一流人，便彼此交谈起来。才知道他从前是在泰顺轮船上做帐房的，因薛蟠趁船相识，刻下赋闲无事。宝玉便问：“泰顺是谁家的船？”伯惠道：“是招商的。”宝玉又问：“驾驶是洋人不是？”伯惠道：“是。”宝玉道：“我总不懂，为甚必要外国人驶船，难道中国人不会么？”伯惠道：“怎么不会，此中有个缘故。”

两人说话时，薛蟠早一叠连声叫摆台面。此时又过来问：“叫那个？”宝玉道：“叫什么？我不懂。”薛蟠道：“咱们说的是叫条子，这儿的土话说叫局。”宝玉道：“我没有相识的，你还不知道么？”薛蟠道：“不管你有相识的没有，不叫不行，不然我代你叫两个罢。你欢喜什么样儿的？胖的，瘦的，圆脸的，长脸的，大的，小的，快说来！我代你叫。”宝玉道：“尽你混罢，我都不管。”此时，伯惠早被耀廉拉去写条子了。一时写好，薛蟠便嚷坐席。

客栈的饭早，宝玉此时本有点饿了，也就随着吃些。又问起伯惠方才的话。伯惠道：“中国人何尝不会驶船，不过用了中国人，那保险行不肯保险，有这个难处。”宝玉不懂得保险的话，伯惠一一的告诉了一遍。宝玉道：“那保险行都是外国人开的么？”伯惠道：“中国只有一家。”宝玉道：“难道咱们自家也这样作难么？”伯惠道：“自家虽不作难，但是，一家行家，担不起这满船货物；况且货物之外，还有一只船；更何况

许多船呢。”耀廉插口道：“非但担不起，并且中国人的事情，都是靠不住的。”宝玉道：“何以就见得中国的事情靠不住呢？”耀廉道：“中国的人，先没有一个靠得住的。”宝玉不等说完，先冷笑道：“今日合席都是中国人，大约咱们都是靠不住的了。说我靠不住也罢了，难道连你自己都骂在里头？”耀廉道：“我虽是中国人，却有点外国脾气。”宝玉大怒道：“外国人的屎也是香的？只可惜我们没福气，不曾做了外国狗，吃他不着。”回头对薛蟠道：“我本说不来，不来，你偏拉我来，听这种腌臢话。你明天预备水〔给〕我洗耳朵！”回头又拉了伯惠的手，问了他的住处，说：“明天过来请安，我先少陪了。”

此时已到了几个局，薛蟠正在那里毛手毛脚的闹不清楚。忽然听得宝玉向伯惠告辞，回头看时，宝玉已出了房门，薛蟠赶上拉住道：“你不要走，你不认得路，回来我送你回去。”宝玉一言不发，直下楼梯，叫了焙茗，出门而去。薛蟠只得跟着出到胡同口，代他叫了两辆车子，说明送到长发栈门口。看着上车去了，方才回身进来。对伯惠道：“我没留神，怎么他忽然一会闹翻了？”耀廉道：“你这位令亲，脾气狠古怪，我说了我有点外国脾气，他就恼了。其实我自己的脾气，要怎样就怎样，是我的自主之权，他那里好管我呢？”薛蟠也没有听完，便又回过身去，和妓女说笑去了。再坐一会，伯惠也告辞了。剩了三人，胡闹一阵，也只得散去。

薛蟠心惦着宝玉，赶回栈房时，已三下多钟。走到楼上，只见宝玉的房门开着，焙茗不知那里去了。宝玉仍旧在那里看书。薛蟠走进去，便深深的作了一个揖，道：“好兄弟，别动气，任谁得罪了你，你只看我的薄脸罢。”宝玉见他醉了，不便说话，只道：“没谁得罪我，我也没动气。不过惦着看书，先走一步罢

了。”薛蟠正要答话，焙茗走来回宝玉道：“厨房里茶炉子灭了，水是冰凉的。”薛蟠道：“可是要开水？”宝玉道：“喝了点酒，觉着渴，没有也罢。”薛蟠道：“这会那儿还有开水，我来给你弄点罢。”说着，叫焙茗跟着过去，取一套家伙来。原来是前几年新出，不用灯心点洋油的炉子。薛蟠如法点着，叫焙茗拿铫子取水炖上。不一会水开了，泡起茶来。薛蟠道：“你看了洋货，总说他们拿没用的东西来换咱们的钱，你看这个怎么样？”宝玉道：“我原说过，通商是以有易无，像这种灵巧的东西，如何不令人可爱。但是一层，像这炉子，到底不是天生的，他也是人工做出来的。他能做，咱们为什么不能做？大不了买他一两个来，拆开他看看，照样做起来，岂不好么？”说话时，看看薛蟠，只见他张口闭目的，在那里前仰后合。宝玉道：“请去睡罢，明日再谈。”薛蟠要了口茶喝了，说了声：“明儿见！”东歪西倒的去了。

这里宝玉仍旧看书。原来他回来之后，在书堆里检出一部全份的《时务报》，还有许多《知新报》，翻开来看，觉得十分合意。并有一层奇处，看了他的议论，就像这些话我也想这么说的，只是不曾说得出来，不知怎样却叫他说了去。至于所载的时事，本不能尽懂，慢慢的看到后头，也渐渐的懂起来了，所以越看越觉得精神焕发。等薛蟠去了，依旧看起来，竟自忘倦。直到天亮以后，焙茗起来走到里间，见宝玉兀自坐着。不觉吃惊道：“爷竟没睡么？”说了一句话，看宝玉也不动也不答应，暗暗着急道：别又呆性发了。却又不敢过于惊动，只在旁边站着，却见宝玉翻了一页书，歇了一会，又翻了一页，料定是看书看出神了。悄悄的退了出来，叫茶房舀了水，自己拿了过来，轻轻的回道：“请爷洗脸。”宝玉方才答应了。洗过了脸，却又到

书堆里去翻。忽然翻出一个纸包来，上面题着四个字，是：“此是祭书。”包的甚是严紧，连忙打开要看，谁知开了一层又是一层，心中暗想：这个不定是“推背图”，不然就是“烧饼歌”。一面想，一面拆，拆了不知若干层，原来里面只有三本书，却是第一、第二、第三的三册《清议报》。便拿过来看，觉得精华又较《时务报》胜些，心中愈加欢喜，不知不觉把三册都看过了，还恨没有第四册以后的，仍到书堆里去翻，翻了半天没个影儿。早已是吃饭时候，吃过了饭，仍是翻来覆去的看那三种报。

又看了半天，只见薛蟠披了灰鼠袍子，还没扣钮子，睡眼朦胧的走来道：“宝兄弟，你好精神，这么早就起来。”宝玉道：“什么时候了，还说早。”薛蟠道：“才两下钟呢！你们吃了饭没有？”宝玉笑道：“晚饭还早呢。”薛蟠搭趣着走了。一会儿梳洗过了，又来道：“宝兄弟，你饿了没有？咱们外头吃点心去。”宝玉道：“你静养点！家里坐坐罢。又没什么正经事，只管往外头瞎逛些什么？要吃点心，叫他们买了家来吃，还不是一样的。”薛蟠道：“其实我的嘴里难过得狠，并不想吃什么，你不愿意出去就罢了，咱们就谈谈。我昨儿晚上酒也多了，把所做的事，全都忘了。”宝玉把书一推道：“吃醉呢，是你的常事，也不必说了。但是那种柏耀廉，你何苦去结识他。大凡结交朋友，也要结交个道理出来。你结交他，有甚道理？若说是定洋货，须知除了洋货之外，赚钱的买卖还多着呢！你只知做了洋货赚钱，须知外国人赚的钱比你还多，你不过代他转运罢了。虽然办土货，也是代人家转运，然而所转运的，还是自己家里的货。咱们何苦代外国人做奴才呢？至于姓柏的这个人，简直的不是人类，怎么一个屁放了出来，便一网打尽的说中国人都靠不住。

我问他可也是靠不住的？他倒说他是外国脾气。这种人，不知生的是什么心肝！照他这等说来，我们古圣人以文、行、忠、信立教的，这‘行’字、‘忠’字、‘信’字，都是没有的了。这种混帐东西，我要是有了杀人的权，我就先杀了他。”薛蟠笑道：“这又何至于如此！”宝玉道：“照他这样说来，凡无信行的都是外国脾气。幸而中国人依他说的都靠不住，万一都学的靠得住了，岂不把一个中国都变成外国么？总而言之，他懂了点外国的语言文字，便什么都是外国的好，巴不得把外国人认做了老子娘。我昨儿晚上，看了一晚上的书，知道外国人最重的是爱国。只怕那爱国的外国人，还不要这种不肖的子孙呢！”薛蟠道：“你何苦这样毒骂他。”宝玉道：“他一句话骂尽了中国人，还不毒么？总而言之，我劝你一句话：这种人是最低流轻贱的东西，以后总要远着他些。我并不恭维你，像你这种人，纯乎是天真，只要走了正路，不难就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起来，何必同这些人胡闹呢！”一席话说的薛蟠不知所对，搭趣着问道：“你看那些书，还用得着么？”宝玉道：“狠有些好书。但是那《清议报》只有三册，不知可还有以后的么？”薛蟠道：“有的。你要，我明日给你办来。”正说话时，忽见焙茗来说，有客来拜。宝玉连忙迎出去看，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吴伯惠，宝玉大喜。

不知伯惠来有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 八 回

闲品茗纵谈天足 论禁猎惊及地皮

却说宝玉迎了伯惠进来，与薛蟠相见，各各归坐。彼此寒暄已毕，薛蟠说起昨日酒醉之后，把所做的事，全都忘了。宝玉道：“你结识柏耀廉时，须不曾醉。”薛蟠道：“好兄弟，算了罢，我以后远着他点便是了。你说的我也够了。”伯惠道：“其实这崇拜外人的人，上海遍地都是。这个还好，还有许多仗着外人的势力，欺压自己中国人的呢！”薛蟠对宝玉拍手道：“是不是呢？这个还算好的。你要愠气，只怕愠不了许多呢！”宝玉道：“那么，你就跟着他们学！”薛蟠道：“虽不必跟他们学，也犯不着和他们愠气。”宝玉正要答话，只见焙茗带了一人进来。原来是薛蟠昨夜交代的马夫，说是车子已经来了。薛蟠道：“好呀！今儿是礼拜六，咱们跑马车去逛张园。”伯惠道：“早知你有了马车，我就不雇了。我也是马车来的。因为你前回托我找房子，今日打听得跑马场外，有一所洋房，特地约你去看，可合式不合式。”薛蟠要拉宝玉同去，伯惠也说到外头散散闷的好。于是三人一起出门，薛蟠和宝玉坐了一辆车，伯惠也上了车。马夫加上一鞭，转出大马路，向泥城桥而去。

不一会到了，伯惠先找着管房子的人，要了钥匙开门。三人同进去看了一遍，原来是两间洋房，院子里是一片青草地。薛蟠便问宝玉：“这房子可好？你如果合式，咱们一起搬了来，住

他几时。”宝玉道：“你要住的房子，如何问起我来，我可不要住这个。我就要动身的，搬来搬去，做什么呢？”薛蟠道：“你只说房子好不好？”宝玉道：“干净是干净的，也还轩敞。只是我看去总有些不妥当，我可又说不出他之所以然之故。”伯惠道：“住惯中国房子的人，看了外国房子格式不同，自然总有点不惯的样子。”薛蟠忽然嚷道：“不好了，饿了。奇怪，怎么一饿就饿的这么不得了，咱们找东西吃去。”伯惠道：“想是午饭吃的过早了。”宝玉笑道：“他今日早饭还没吃呢。你来的时候，他才起来。”说话时，薛蟠已拉了宝玉，让了伯惠出来。上了车，便叫到张园。

不一会到了，在大洋房门口停车。三人下车入门，拣了坐位，薛蟠便嚷着要点心。什么炒面、水饺子，龙吞虎嚼的大吃起来。吃罢，伸了伸腰，说道：“这才有点意思了。才刚饿的腿也软了，真是奇事。”宝玉、伯惠相视而笑。薛蟠便站起来，逛了开去。

这才宝玉和伯惠谈天。慢慢的说到方才看的房子，宝玉道：“确是奇怪，那房子看着狠好，然而我却觉着有许多不妥当的地方，又说他不出来，真是怪事。”伯惠道：“这不过因为他格式不同罢了。”宝玉道：“是呀！他进门就见楼梯，这个位置的先不对。”伯惠道：“洋房不都是这个样子，这个不过就是地方起造的罢了。然而依我看来，总还是洋房的好。别的不说，这一层平顶先好。中国房子抬起头来，看见梁子、椽子，多不养眼。”宝玉道：“他的平顶是怎么做的？”伯惠道：“说出来毫无道理，不过钉上些碎板片，涂上些纸筋灰罢了。”宝玉笑道：“这么说来，还是咱们北边的好。咱们北边也有这个，不过是用高粱秆子做成格子，钉在上头，再糊上纸罢了。糊的是

银花白纸，一年一换，就年年都是簇新的了。”伯惠道：“只怕没有这个牢靠。”宝玉道：“要他牢靠做什么？还有一层呢，像北边的做法，房子要漏了，什么地方漏，就知道了，可以就收拾什么地方。照洋房的做法，房子倘是漏了，所漏的雨水，在那平顶上流开，不知流到什么地方才渗出来。你就要收拾，还不知漏的在什么地方呢！”伯惠点头笑道：“亏你想到这一层。”

一面说着话时，外面来的人也逐渐多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笑语杂沓。忽听得后面一阵笑声，宝玉回头看时，却见薛蟠一手搀了一个妓女，说笑而来，对宝玉道：“这是你昨儿的相好。你赌气先走了，害我代你招呼。今儿还了你，我可不管了。”宝玉红了脸不作声。薛蟠便和那两个妓女，在旁边一个桌子上坐下，泡上了茶。一个小丫头便来和宝玉装烟，宝玉摇头说不吃，那小丫头自去了。

不一会，那两个妓女呼姨唤妹的撇下薛蟠自去。薛蟠过来问宝玉道：“这两个你看谁好？”宝玉道：“好不好且别管，为甚他们都裹了小脚，看着怪恶心的，亏你怎么亲近得了他。”薛蟠未及答话，伯惠先笑道：“又是一位讲天足的。”宝玉道：“怎么叫做天足？”伯惠道：“前三四年，有一班志士，在上海创立一个不缠足会，劝女子不要缠足。后来因为戊戌政变，穷治党人，这会就散了。后来又来了一位外国女士，创了一个‘天足会’，也是劝人不缠足的。取不缠足是天然之意，所以叫做天足。”薛蟠道：“据我看来，那裹脚的叫天足才对。”伯惠讶问：“何故？”薛蟠道：“我记得一句什么书，叫做什么天步艰难。你想天足不是裹了的，何至于步履艰难呢？”宝玉道：“真奇怪得狠，怎么你说出这么一句雅谑来？”薛蟠道：“这有什么稀奇！你知道‘洞房花烛朝慵起’，也是我说的酒令呢。”宝玉对

伯惠道：“我这两天狠看了些书，今儿早起，还看见一篇不缠足会的章程，还有好几篇序论。说的话本来不错，然而据我看来，还是单面文章，并且陈义太高，似乎还不是时候。他指说缠足是残忍，自然不错，但只就女子一面劝导，未尝议及男子，这就未免说得一面。而且开口便说什么女子为国民之母，非男子之玩具；又说什么男女平权，女子宜求自立。这些话我都不敢说他错，只是说的太早了。这个裹脚的恶习，也不知相沿了几千年，以女子为玩具，已成中国男子的天性，那女子也久安于为玩具的了。如今要免去这残忍恶习，何不于劝女子之外，兼劝男子呢？”伯惠道：“缠足是女子的事，如何劝起男子来。”宝玉道：“只从玩具两个字着想，自有劝法。你想我们大脚的人，尚且要天天洗，或者事情忙了，三两天不洗，那脚上就会生出些坏气味。何况把他裹小了，紧紧的裹上了几十层布，外面看着，虽是纤纤的，那里面不知臭的怎么似的呢！既然弄了个玩具来，却是徒有其表，里面是臭的，有什么玩头呢？这句话要说穿了，只怕大家也可以恍然大悟。譬如顽的一个翡翠鼻烟壶，壶里面自然装的是鼻烟，不然就是个空壶儿了，也还可以把玩。倘使里面装的是粪秽东西，别说是把玩，只怕看也没人要看的了。千娇百媚的女子，底下却裹着一双臭脚，与这个有甚分别。何况那裹脚的非止是臭，裹的那个样儿，一定是难看不堪的。就是他装饰起来，穿了尖尖的鞋子，我看得就同盘屈古树一般，全无天趣。把这一番话去劝导男子，等男子信了，自然厌恶裹脚。他去求玩具时，自然又换了一副眼睛。那些女子裹脚，不过是甘为玩具，取悦男子。今见男子不要了，他自然也就不裹了。此说出去，那残忍行为可望慢慢的豁免起来。然后一面兴办女学，等那些女子有了学问，自然不教

他，他也要图自立的了。此刻那残忍之事，还没有除去，忽然先就教他平权自立起来，譬如一个人病倒床上，还不曾扶得他起来，却先教他跑，怎么办得到呢？天下事，最怕是不办，又怕是办的太骤。”伯惠点头道：“尊论极是。我看见近日办事的人，也觉得太过蹶等，倒反好像没了头绪，往往误事，未尝不在此。”宝玉道：“这不叫误事，竟是愤事。”薛蟠蓦地里拍手大笑道：“从前人家多读两句书，你就说人家‘禄蠹’。你此刻居然谈起这些经济来，是禄什么呢？还是什么蠹呢？”宝玉道：“彼一时，此一时也。”伯惠道：“这才是士三日不见，当刮目相待呢！”

说话时，那大洋房内，已是游人如织。宝玉有点厌烦，便催着要走。薛蟠惠过了茶钞，一同起身，在廊外绕了一遍，便上车，薛蟠叫放到愚园。三人同进去逛了一逛，也不曾泡茶，便上车回去，仍旧是宝玉和薛蟠同车。在马路上绕了两遍，宝玉道：“这赶车的不要是迷了路，怎么跑来跑去，只在这两条道上？”薛蟠道：“这叫做兜圈子，上海的风气是这样。”宝玉道：“这也无谓极了。”薛蟠道：“依你这么说起来，上海无谓的事多得狠呢。此刻客栈里的饭，早开过了，咱们还是吃大菜去罢。”宝玉道：“这又何苦尽着闹呢，回去罢。”薛蟠不由分说，叫马夫放到“一家春”去。

三人下车登楼，此时早是上灯时候。薛蟠一面叫点菜，一面又要叫局。宝玉道：“这个使不得！你要是这样，我可先走了。”薛蟠道：“这又何苦，我真不懂，你为什么就变成一个老古板脾气。”宝玉道：“不是我古板，因为才刚在那茶馆里说起裹脚来，我看见了那一双纤纤的小脚，不由的就要想到他那几十层布里面的脏劲来，你叫了这些人来是害我恶心。”薛蟠道：“你

不叫，我叫。”宝玉道：“你叫了，我也要看见的。算了罢！明日你再来，别约我，凭你叫去。”薛蟠笑道：“你要在上海久了，只怕要给娘姨大姐轧姘头的。”宝玉不懂这句话，没做理会。只看着伯惠点菜。

伯惠恰好写了一样竹鸡，旁边站着的细崽回道：“竹鸡没有了，禁了猎了。”伯惠道：“我记得二十外才交春分，怎么就禁了猎呢？并且新闻纸上也没有看见过告白。”细崽道：“不晓得。实在是禁了猎不是，我也不知道。不过这两天送野味的没有送得来，我这么猜度罢了。”伯惠就改写了一样，写毕交他拿去。宝玉问道：“怎么猎也禁起来？岂不奇怪。”伯惠道：“这是外国人的规矩，春分以后，秋分以前，禁止打猎。因为这个时候，正当孳生，恐怕打了其母，连子也没了的意思。倒是长久之计。”宝玉道：“洋场上还有猎场么？”伯惠道：“没有，打猎的都到内地乡里去。”宝玉道：“然则咱们内地也为他禁令所及么？”伯惠道：“禁令是不及，他不过在洋场上禁卖野味，自然人家不猎了。因为这些野味，都是外国人吃的多，他禁了卖，没有人吃，自然人家不禁自禁了。”薛蟠道：“你不要说内地里头外国人禁令所不及，我看来要及快了。前天我看见了洋务局的李委员，他和我说，有五六百亩地，统共有十来张方单，都是宝山县川沙厅的地皮，都卖给了外国人，要转道契呢！”宝玉闻言，不觉吃了一惊。

不知他惊的什么？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回

一家春慧神瑛品酒 制造局呆霸王买书

却说宝玉听说外国人买了内地的地皮，不觉吃惊道：“租界、租界，我只当是租给他的，怎么卖起来！更让他买到租界以外呢？”薛蟠道：“我头回贩书的时候，到手的书，也胡乱翻两张看。看见一部什么书，内中说的中国地方，足足有二万万方里，那里就买得完。”宝玉道：“二万万方里的地方，是有了定数目的，再也不会生出三万万方里来。然而望后来的岁月是没有穷尽的，今年许他买，明年也许他买，终有卖完之一日。”薛蟠大笑道：“你真是瞎耽心！等到卖完了的时候，就和你先前说的话，我们都化灰化烟许久了，那里忧到那千百年后的事？照你这样耽心，只怕不到两年，头发先白了呢。”说时恰好细崽送上汤来。薛蟠道：“吃罢，别耽心了。再这么着，只怕吃也吃不下呢！”一面又叫拿酒来，“皮酒、波得、拔兰地、威士忌、香饼。宝兄弟，你吃什么？”宝玉道：“我不懂。”薛蟠又问伯惠。伯惠道：“随便罢，我酒量有限。”薛蟠叫开香饼，细崽便去取了一瓶来。用酒钻开了。宝玉注目看着，只见瓶塞拔去时，瓶里喷出许多白沫。细崽连忙用手按住，却过来先给宝玉舀了一杯，然后逐一舀去。薛蟠便举杯让酒，伯惠呷了一口，宝玉却只不动。薛蟠道：“你为什么不尝尝？”宝玉道：“怪腌脏的。”薛蟠诧道：“这才开出来的，怎么就腌臢？”

宝玉道：“那酒喷出来，他拿手去按住，知道他的手干净不干净。”一句话，说得那细崽涨红了脸，说道：“我们的手，都是狠干净的。”一面递起手，自己先看了一看，又递给宝玉看。宝玉又道：“他偏又先舀给我，不是把那脏劲儿都冲到我这里了么？”薛蟠道：“我看你别的都变了，比前头简直是两个人！怎么这一份爱干净、怕腌臢的怪脾气，还没有改动？”宝玉道：“干净是天生的，人人都是这个脾气，不信你看。”才说到这里，薛蟠连忙挡住道：“罢了，别发议论了，给你换一杯罢。”细崽听见，连忙又取过一个香饼杯来，用白布擦了又擦，拿到灯亮处照过一回，方才放下。薛蟠代他舀上一杯，宝玉呷了一口，皱眉道：“这那里是酒，简直是醋。不然，就是走了气，坏了。”伯惠道：“他做成的这个味道，吃惯了，就觉得好吃。”薛蟠道：“你不喝这个，叫他再开一瓶波得罢。”细崽听见，连忙去开了一瓶舀上。宝玉道：“这黑色的倒像是一碗药，堆起了那许多沫子，怎么喝呢？”薛蟠道：“你连沫喝下去，就是那沫好呢。”宝玉轻轻的呷了一口，只咽了一半，那一半连忙吐了道：“我又不生病，你怎么给药我吃。”说的薛蟠大笑起来。宝玉道：“又涩又苦，怎么不是药？”薛蟠道：“酸了你说是醋，苦的又是药！罢，罢！再开几样来，叫你评评。”于是又开一瓶皮酒，宝玉喝了一口道：“这也是又涩又苦的。”薛蟠又叫开拔兰地。伯惠道：“不必，罢了，开了不吃，全糟蹋了。叫他拿了一杯来，也是一样。”薛蟠道，“也好。”于是叫把拔兰地、威士忌每样拿一杯来。不一会，细崽用白磁盘托了小小的两杯酒来。宝玉每样呷了一点，皱眉道：“这个喝下去，就像拿小刀子往嗓子里戳的一般，太狠了。”薛蟠还叫拿酒。宝玉道：“算了罢，我不喝了。”薛蟠也就罢了。

一会吃完了。薛蟠又要去打茶围，宝玉执意不去，硬拉着上车，同回客棧。伯惠也跟了去坐坐。因见宝玉摆着好些书，便道：“好用功。”宝玉道：“也不是用功，不过闲着看看解闷罢了。”说着又拿出两本书来道：“我看了这个，一点也不懂，正要请教。”伯惠看时，却是一本《电报新编》，笑道：“这是打电报的码子。”因把电报的情形，逐一告诉了一遍。再看那一本时，却是一本不完全的《无师自通英语录》，说道：“这上头的序文都没了，怪不得你不懂。”又把这部书的用处，告诉了他。宝玉道：“学了这个有甚用处？”伯惠道：“自然有用处，懂了他的话，同他们谈起来，也便当些。等而上之，把文字学精了，还可以繙译他们那有用之书。”宝玉道：“市上有译好的卖么？”伯惠道：“有呢。”因见桌上摆着有《时务报》，取过来翻出一页，指道：“这不是注着译《泰晤士报》么？这《泰晤士报》便是外国极大的一家报馆。你要买译本，不知要什么书，也要指出个书名，才好买呢！”宝玉道：“我那里知道什么呢？只要有一家专卖译书的，便好去拣着买。”伯惠道：“格致书室，便是专卖译书的，他那里多半是制造局译的书，要买一两部，可以去买得。若是买多了，不如到制造局去买。”薛蟠道：“制造局的书，好像配全了不过五六百吊钱，我曾经配过两回的。你要，我明儿一早就同你去配一套来。”伯惠道：“你不要性急，明日是礼拜。”薛蟠道：“那么就后儿去。但是他那里可恶得狠，书价不打折扣也罢了，又不肯挂帐，又不用庄票，说是路远，难得照票去，必得要现钱。你想就是折了洋钱，也好几百块，怪重的，怎么拿法呢？还有一层呢，他还不肯送。这倒罢了！他那里现成的木工厂，情愿花钱，叫他钉一个木箱子都不肯。你想买了这一大堆子的书，怎么拿法？”伯惠道：“叫一辆小车，就推了来了，

这倒不难。”薛蟠道：“可是呢！我头一回去买，就是用小车子推的。挂坏了两本，交不出去，只得又到格致书室去配了。其实格致书室，也贵不了多少。不过恐怕他不全罢了。”说着走到自己房里去。一会过来，交一张票子给伯惠道：“费你心，明儿给我搜罗几百块钞票罢，不然洋钱怪重的，认真怎么拿法？”伯惠接过一看，是一张八百两的庄票。伯惠道：“怕没有那许多呢！”薛蟠道：“你在庄上有便当的最好，不然就往熟朋友地方商量。”伯惠答应了。又谈了几句，就别去。

薛蟠拿出一个金表，在旁边扳了一下，放到耳边去听。宝玉也听见丁丁当当的响了好几声。薛蟠道：“不觉到了十点三刻钟了。”说完，才打开来看。宝玉问：“是怎的？”薛蟠道：“这是打璜表。我这个买了二百块钱，还算便宜的。”说罢，递给他看。又扳动机关，打给他听。宝玉笑道：“这是女人用的东西。”薛蟠道：“想来男子又是个俗物，不配用了。”宝玉道：“不是这么说，岂不闻‘作为奇技淫巧以悦妇人’？可见得惟有妇人方悦奇技淫巧。这个表，不是奇技淫巧之类么？所以说是女人用的。”薛蟠道：“那么说凡是巧的东西，都是女人用的了。”宝玉道：“这有个分别，巧而有用的，便不叫淫巧；巧的无用，徒然取悦耳目的，才叫淫巧呢。比方钟表，何尝不巧，然而钟摆在家里，一家都可以知道时候；表带在身上，出门、走路也可以知道时候，这就是巧的有用了。至于这个打璜表……”薛蟠抢着道：“他偏不知道时候。”宝玉道：“不这么说，他就是不打璜，也可以知道时候，何必要打呢？若说听得远，只怕一丈以外，就听不见了。要知道时候呢，打开一看，就知道了，何必要听。而且有听着数的工夫早也看完了，何况还有错数的时候呢。”薛蟠道：“晚上没灯亮的时候听听，不是用处

么？”宝玉道：“到了晚上，没有灯亮的时候，不是睡觉了么？还问时候做甚？”薛蟠呆了一呆，道：“明儿还了他，不买这捞什子了，省得又落你的批评。”宝玉道：“我不批评你，只批评那东西。只如街上那些电灯、煤气灯，照得同白昼一般，那个做法岂不是极巧？然而又极有用，就不能算淫巧。那天我在那洋货铺子里，看见一个电灯，像一个筒儿似的，用手一扳，就放出白豆大的一点光来，试问有甚用处？要说晚上走路用，他不及灯笼的亮，在家里有甚用处呢？这都是奇技淫巧一类，不过哄着娘儿们顽罢了。”薛蟠拍手道：“有用呢！晚上搁在床上，臭虫咬时，拿他一照，就照着了。不然等擦洋火点灯，臭虫早跑的不知去向了呢。”宝玉不觉笑了道：“用得起这么大的本钱拿臭虫的人家，也该拾掇得干干净净，不至有臭虫的了。”薛蟠站起来说道：“罢，罢！说你不过，不说了。明儿会罢！”说着走了。

这里宝玉仍旧看书。又到书堆翻出几部时事书来看了，心里愈觉得明白。忽听得薛蟠房里一阵声音，却是留声机器，唱了一套，又是一套。宝玉听得不耐烦，便起身要过去止住他。走到房门口，推了推门，却是关着的。退了回来，听他又唱了许久，更耐不住，便走了过去，扣了两下门。薛蟠问：“是谁？”宝玉道：“是我。”薛蟠开了门，道：“还没睡么？”宝玉道：“叫你这东西闹的怎么睡得着？”薛蟠道：“我也是睡不着，所以才拿这个来顽。”一面说，一面让宝玉进来坐下。宝玉便伸手去按那留声机器。薛蟠忙道：“快别动，别动！我来收了。”说着把机关一拨，马上住了。宝玉抬头看钟时，已是一点半。因说道：“这时候，隔壁屋里的人，早都睡了，你却开了这东西，吵得人家睡不着。人家虽不说话，心里恨的不知怎样呢！”薛蟠笑

道：“哈哈，奇极了，你又谈起世故来了。”宝玉也笑道：“我这并不是世故，不过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意思。譬如你正在这里睡觉，隔壁的人，也开了这个，吱吱喳喳的闹个不了，你恨不恨呢？”薛蟠道：“我岂但不恨，还要感激他呢，正好听着顽。”宝玉道：“这个只怕只有你是这种脾气。”薛蟠道：“别说了，我渴得狠！前儿把洋油炉子送到你屋里去，你叫焙茗拿了来罢！”宝玉道：“什么时候，他早睡了。有叫醒他的工夫，自己早拿过来了。”薛蟠道：“罢，罢！又讲究体恤下情了。”一面说，一面过去拿了来，自己炖开水。

宝玉也不等喝茶，别了过来，略睡一睡，早天亮了。披衣起来，梳洗过了。却不见薛蟠起来，只听得有人叩薛蟠房门，外面茶房答应道：“还没起来呢，放在这里罢！”宝玉以为是伯惠，出来看时，却是送报的。宝玉叫住了，看他手中所拿的报，每样拣了一张，交代他天天照样送来。送报的答应去了。宝玉便逐张细看。直等吃过午饭一点多钟，薛蟠才起来，匆匆的便出去了。这一天竟没有回来。宝玉也不理会，只是惦记着明日买书的事。

这一夜也不见薛蟠消息，直过了一夜，次日天明后，方见薛蟠跑了来，道：“伯惠来了没有？”宝玉道：“没有。”薛蟠取表一看，道：“才七点钟，他就要来了。”说声未绝，只见伯惠走来。薛蟠道：“好，走罢！”拉了宝玉就走。

不知他要拉宝玉到那里，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

论文野旁及园林 考工艺遍游局厂

却说宝玉被薛蟠拉了就走，宝玉道：“到哪里去？也说明白了好走。”薛蟠道：“你不说要买书么？”宝玉道：“何必这么匆匆呢？时候又早。”薛蟠道：“昨日伯惠和我说起你来，说你诸事留心，他佩服你得狠。今儿横竖要买书，制造局里他有熟人，他陪你去逛一趟，看看机器。那个道儿远，所以要早点去。”宝玉听了大喜，即同二人出门，又带了焙茗，仍是二辆马车。

上车走不多时，便停住了。薛蟠拉了宝玉下来，伯惠也下了车，走进一家铺子里去。进得门来，只觉着一股油烟气，又黑暗得了不得。步上楼梯时，更是一股热气，烘到身上来，好不难受！到了楼上，拣一个座位坐下。宝玉站着问道：“这就是制造局了么？”薛蟠笑起来道：“那有这种样儿的制造局，这是扬州馆子‘久花楼’。咱们吃点点心，再到制造局去。”宝玉道：“你二位请便。我早起吃了东西，这会吃不下。”伯惠道：“多少吃点，这是有名的扬州馆子，上海只有他一家。”宝玉道：“委实吃不下去，别客气。”说着，便走到栏杆边去看马路上的景致。三人说话时，堂倌早泡上茶来。薛蟠道：“你不吃东西，就喝口茶罢。”宝玉道：“也不渴。”二人无奈，只得叫了两碗面，匆匆吃了，下楼惠帐。起先来的时候，伯惠要同宝玉一车，却

被薛蟠拉了过来。此刻宝玉却先拉了薛蟠同上一车，马夫破绽便行。

宝玉连连吐了几口唾沫，对薛蟠道：“那个地方，亏你们去得，还要吃他的东西。那个脏劲儿，简直的比狗窝还利害。狗窝不过臭点罢了！他那里又是煤烟味儿，又是油锅味儿；那些桌椅板凳，没有一处不是一层油，所以我坐也不敢坐。瞅着你们在那里吃喝，实在代你们恶心。要吐个唾沫出口恶气，也不敢吐。”薛蟠道：“奇了！怎么不敢吐呢？”宝玉道：“把唾沫吐在他那里，不把我的唾沫弄脏了么？”薛蟠掩耳道：“别说了！你今日只怕又发了呆性了。人家上好的馆子，多少体面人都赞他，你却说的这么着。”宝玉道：“你说我呆，我就是呆！你乖得狠，你不呆！可是往后你别带我到些那地方去。昨儿我住的那屋里的对过，有几个人在那里高谈阔论，说什么文明、野蛮；还分出什么物质文明、服饰文明；又说中国地方，要算上海最文明的了。我跟你上过一回茶馆，吃过两回大菜。想起来，确是比北边馆子干净。我在南京，也上过一回茶馆，那茶馆也万不及这里的敞亮开豁。以为上海果然文明的了不得，谁知也有这么个脏地方。说什么野蛮，我看认真野蛮到了穴居野处的世界，倒还有点清气，不至受那个恶味儿呢。”薛蟠道：“你且慢点说，我多早晚和你上了一回茶馆？”宝玉道：“前儿坐马车看房子之后，不是上一回茶馆么？”薛蟠哈哈大笑道：“你好好大眼睛，那是张氏味菴园，是一所花园。你怎么把他看成茶馆了？”宝玉怔了一怔道：“我不信那是人家花园。要是花园时，无论如何，总要有亭台楼阁，曲径回阑，也要有些山石树木，分出丘壑。他那里一点没有曲折，一片大空场，当中盖了一所高大房子。这个可以算花园，我又何妨找一片荒野之

地，造起一座房子了，也算花园呢。”薛蟠道：“这是外国式子，花园必要一片空场，取其通畅。他那园子里面，也还有个亭，有两块山石，不过那天咱们没有走到罢了。你不见他门口钉着‘味莼园’三个大字么？”宝玉道：“他那房子里，一行一行的摆了多少桌子，明明是为卖茶而设，花园那里有这么个样儿？任你怎么说，若说那‘味莼园’三个字是那茶馆的招牌，则可以；要说那个是花园，我一定要争的。”薛蟠道：“这又奇怪，何必你争呢，又不干你事。”宝玉道：“也不说那经营缔造山林丘壑的花园了，算他那个本是花园，他卖了茶，就要算茶馆。你知道‘花园’两个字，多少名贵，禁得起这种糟蹋么？”薛蟠道：“你今天发的都是呆议论，我听不入耳。伯惠他佩服你，你回来说给他听去。”

歇了好一会，宝玉指着车外道：“这是一所花园。”薛蟠抬头一看道：“呀！到快了。这是高昌庙，不是花园。”宝玉笑道：“一片空场上面盖了这个房子，不算花园么？”薛蟠道：“这个，你和外国人辩去，我不懂得。”宝玉道：“可惜我不懂外国话，要学起来，又没有人教。”薛蟠道：“这里教英文的多着呢，不过一两块钱一个月。”宝玉道：“不知要学几个月才会？”薛蟠道：“我也不知道，你回来问伯惠。伯惠他的洋话、洋文都好得狠。但不知他学了几时。”宝玉喜道：“我明儿就请教他。”

说话时，马车已进门。只见左壁厢一所房子，门口挂着“炮弹厂”三个字的牌子。马车仍旧前进，进了一座牌楼，转了个湾，方才停住。三人下了车，焙茗也跳下来。伯惠带的仆人黄福，也过来伺候。伯惠道：“还是先买书呢，还是先逛厂？”薛蟠道：“配全套书，狠要些时候。咱们先去交代了要一套书，

叫他先配起来，咱们逛咱们的厂。逛完了，他的书也配好了，岂不是好？”宝玉、伯惠都道：“好！”

于是，薛蟠先走，宝玉等跟着进了一个栅子。只见迎面高处装着一个黑面大钟，正是八点一刻。转了个湾，在一座飞檐下走过，薛蟠道：“这是公务厅总办办事的地方。”又走了几步，路旁又是一排绿栅子，薛蟠道：“这是文案房，卖书的就在这里。”他嘴里说着，却不走文案房，另到右首一所房子里去。那房子是两扇绿色大门关着。在大门上又开了一个小门，大门外挂着“画图房”三个字的牌子。宝玉不觉纳闷道：“卖书的所在，怎么叫做画图房呢？”只见薛蟠推开小门进去，宝玉等人一起也跟了进去。只见当中摆着一个阔大长桌子，这里卖书的人叫做朱坤。薛蟠先说知买书，朱坤问：“买什么书？”薛蟠道：“配全套的。我来配过两回，你总认得我了。”朱坤道：“认得，我就配起来就是。”薛蟠道：“我们先到各厂去逛逛，回头来点了书算帐。”朱坤答应了。薛蟠要走时，却不见了宝玉。原来那长桌子靠里面一头，放着一个玻璃匣子，里面摆着一个小轮船样子。宝玉见了，想起怡红院的西洋自行船，与这个大同小异，不觉出神。回过脸来，又见里间摆着几张白板桌子，靠边上坐着一人，似是教书先生模样，旁边围了七长八短的几个孩子，在那里念书。却是叽哩咕噜的一个字也听不出来，正在那里发怔呢。薛蟠拉他一把，道：“走罢！”宝玉方才回过头来。伯惠道：“我这里虽然有熟人，却认不得地方，先问一声才好。”朱坤正在开了书橱取书，便问：“到那里？”伯惠道：“锅炉厂。”朱坤道：“出了栅子，望江边走去，走到船坞旁边，往西就是了。”

伯惠等依言走去。到了锅炉厂，伯惠便说有一个小工，同

道：“帐房在那里？”那小王道：“你走错了。帐房在公务厅楼上。”伯惠怔了一怔道：“我只问锅炉厂的冯老爷。”小工指着一间房子，道：“就在这里面。”伯惠带着宝玉、薛蟠进去。只见那冯委员正带着眼镜，在那里写字。见了伯惠，连忙放下笔，除下眼镜，迎了起来。大家招呼了，又请教了贾、薛二人的贵姓台甫，宝玉只说是别字仲瑛。一会泡上茶来，伯惠道：“我们不客气。今日我这两位敝友，约着来看厂，贵厂是不用说要看的了。其余那些厂，我没有熟人，也要费心设法进去看看。”冯委员道：“好，好！就请从敝厂看起。”伯惠便立起来回去。冯委员也陪着。到了厂里，便一一的指点：这里是人工做的，那里是用机器的。这个是康邦汽炉，是近年的新样，占的地方少些。又带到机器那边去，指点这是钻眼的，这是刨光的，这是切铁的。又叫一个小工，拿一块碎铁来切给他们看。那小工便拿了一块一寸来厚的碎铁，放到刀口上去，一会切成两段。宝玉吐出了舌头，道：“这还了得！”又叫那小工再切一遍。宝玉弯下腰，低下头去看着切了。立起来笑道：“我当是飞快的刀，原来是没有刀刃儿的，有一寸来厚的刀口。他也不是切，是硬压断的。然而那个劲儿也可以了。”

冯委员又带到旁边水雷厂里去看。这里的机器都是细巧的，与那边又自不同。又拿出水雷针来看，是铜做的。里面装上白金丝通电。说是装到水雷上，只要四两重的劲儿碰上，就炸了。宝玉听说白金丝，又是闻所未闻的。要看时，却是看不（不看）见。冯委员又另外叫拿白金丝出来看，原来比蜘蛛丝儿还细。宝玉见了不觉暗暗称奇。看了一会，方才出来。冯委员便道：“我此刻还有些未了的公事，不能奉陪了。我叫个小工，带着各处去看看罢。放工时，到我这里吃饭。”伯惠道：“好极，

好极。”因叫黄福、焙茗都在这里等着。冯委员一面叫一名小工领着去。

于是一行人出了锅炉厂，仍走到那大钟底下，原来是机器厂。那小工便到里面回道：“华老爷，我们冯老爷有几位朋友来看厂，请华老爷的示。”那华老爷道：“好，好！请便。我这里有公事，不能奉陪呢！”于是小工带了三人，逐处看了一遍。又到楼上去看过，才到后头看总机器。那管机器的，见是体面人，便一一告诉：这是汽缸、这是冷汽管、这是热汽管的——说了一遍。

小工又带了三人，从后门走出，不多数武，便是熟铁厂。只站在门口看看，因为里面全是一个个的煤炉，烧得那铁通红；工匠们拿着锤，打得火星四射，没有看头。只有靠门口的一个大锤，却不用人力，自己能提上去打下来的。宝玉便问：“这叫什么？”小工道：“这是汽锤。”

说罢，便带到洋枪厂去看。进门便摆着好些洋枪。小工先进去回了，便有一个姓万的司事，出来招呼。先看了各种机器，都同机器厂的差不多。后来拿起一枝枪管，放在眼边，望亮处一照，觉得里面隔着一层厚玻璃。用口吹时，却又是通的。薛蟠便叫奇怪，宝玉道：“这个我倒明白，他这里面钻得光滑极了，对了亮处一照，他那四面的回光，映成这影子的，是不是呢？”万司事道：“只怕是这个道理。”旁边一个工匠道：“正是，正是。”说着，引到楼上，看了一遍，方才出来。走到门口时，宝玉站住了脚，对那洋枪看，万司事便走过来，拿起一枝。宝玉以为他要放枪，便退开了一步。

未知是否放洋枪给宝玉看，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看造枪炮转疑教授 退打磺表论及赌徒

话说万司事拿起一枝枪来，递给宝玉看道：“这是从前刘总办出的新样造出来的，一分钟工夫，可以放得三十五响。”宝玉道：“能打多远呢？”万司事顿住了口，一会道：“这却没有考究过。”宝玉又问那些枪名，万司事指道：“这是‘十三响毛瑟’，这是‘五响毛瑟’，这是‘林明敦’，这是‘马蹄’，这是‘哈吃开士’。”宝玉又问：“那刘总办造的叫甚名字？”万司事道：“当年造成了这个枪，还没有名字，解到北洋，给李中堂看，李中堂当场试验了，题了名字，叫做‘连珠快利枪’。”说罢，三人辞了出来。

小工指着西面道：“那边是生铁厂，没有看头，不去罢。”宝玉道：“已经到了这里了，管他有看头没有看头，也去看看。”于是往西而去。走到时，却见门口的牌子，是“铸铁厂”三个字。小工进去回了，只听得里面说道：“我们这里没看头，请看罢。”于是三人到厂门外一看，原来是直敞着的。里面做工的人，都是蓬首垢面的，脸上铺着一层黄尘。宝玉猛想起初遇焙茗时的模样，不觉又怔了。薛蟠道：“你是怕脏的，怎么见了这些脏劲儿，倒看出神了？”宝玉道：“看怎么脏法，这个是不得已之脏。他们为了做活，闹成这个样儿，他们又肯这个样儿去自食其力。我见了他们，既觉得可怜，又觉得可敬呢！”一面说着，便回身出来。仍循旧路，走到洋枪厂旁边。

薛蟠忽然叫道：“老大的太阳，怎么下雨起来？”小工道：“这是枪厂里面汽管喷出来的汽水，不是雨。”宝玉、伯惠也觉头上洒下一阵水花。到了转去处，薛蟠踢了脚，几乎栽个跟斗，原来是踢了铁轨。伯惠道：“这里也有火车么？”小工道：“从前没有，后来刘总办造了一辆，不过拖炮时用用。这个铁路，是推货车用的。”

一路行来，仍走过机器厂门首，到木工厂看了一遍。这厂里只有两架锯木机器、车木机器之类。略略看了一遍，就出来。看看大钟，已经十一点了。小工道：“先到我们厂里憩憩罢，快要放工了。”三人依言，仍到锅炉厂来。

此时冯委员公事已毕，便招呼谈天。薛蟠弯下腰去，摸着鞋头说脚趾痛，冯委员便问何故。伯惠道：“想还是踢了铁轨的缘故。”宝玉笑了笑。正说话间，只听得外面隆隆之声，宝玉立起来，往窗外一望，正是一车铁条儿，用两人推着，在铁轨上经过。宝玉道：“这倒省了许多人力。”伯惠、薛蟠听说，也立起来看。伯惠道：“局里不走火车，单为这个用法，也筑起铁路，未免大才小用了。”冯委员道：“这是光绪初年，外国人造了一条吴淞铁路，上海道向他买了回来。拆毁了的铁轨，没有用处，才装到这里的。”宝玉道：“是外国人造的，买了过来，固是应该，为甚又拆了呢？”伯惠道：“那时恐怕一旦中外失和，外国兵船到了吴淞，就从这条路上来，所以拆了。”宝玉道：“此刻不又有了淞沪铁路了么？只怕此时中外不至失和的了。”冯委员道：“这是一时一时的见识。其实他既到了吴淞，就没有铁路，怕他还进不了来么？”

正说话时，只听得“呜呜”的一声响，早放工了。冯委员便走出门口站着，三人也出来看看。只见一众工匠，都鱼贯而

出，走到门口，就交下一根等来，方才出去。一会散尽。开午饭来，冯委员让坐。吃过，宝玉便要去看那书配全了没有。冯委员道：“买书么？此刻还没开门。等开了工再去罢。”于是分坐谈天，又问了些制造局的历史。直等开过工，冯委员仍派了小工跟着，要去看厂。薛蟠道：“咱们拿了书就走罢，再看什么呢？”宝玉便问：“还有几厂？”冯委员道：“还有大炮厂、炮弹厂、炼钢厂，可以看看；其余工程处、轮船厂，没有机器，可以不必看了。”宝玉还要去看那三厂，薛蟠执意不肯，宝玉无奈，只得辞了冯委员，带了焙茗，伯惠也带了黄福，一同到画图房去。

朱坤早把书配齐了。拿了一本书目，请宝玉自点。原来内中还有《四书》、《易经》等书。宝玉诧异道：“这也算译本么？”急翻出来看。那里是译本？还是中国旧书，不过板子刻好了。因说道：“不管他，也放在一起，以备一格。”点过了，薛蟠算过了帐，交付清楚。伯惠叫黄福去叫小车。朱坤一面取出厚纸，把书一部一部的包起来。一会黄福叫了一辆小车来，看看装不下，只得又去叫了一辆。伯惠又叫黄福招呼装车，便押了到长发栈去。宝玉也把焙茗留下。三人出了栅子，坐上马车，风驰电掣的先回去了。

到了客栈，开了房门，茶房早送一张条子给薛蟠。原来是柏耀明的条子，写着“无论何时回栈，望立即到舍一谈，有要事奉商”云云。茶房又道：“早上是自己来过一次，后来送来这张条子。以后又打发人来问过两次了。”薛蟠道：“有什么事，这么要紧，我要歇歇呢！”茶房退了出去。只见外面走进一人，正是柏耀明。回栈的时候，本是大家同到薛蟠房里，宝玉见耀明来了，便拉了伯惠到自己房里来坐。说起今日在制造局所看

的机器，自然都是外国买来的了，不知中国自己会做不会。伯惠道：“会只怕是会的，就怕的是器具不齐，做不起来。然而不会做也难说，今日虽未看见，我知道局里面还有好几名洋匠呢。”宝玉道：“我也为这个纳闷，这些法子，都是外国的，他却肯来教咱们？什么做枪咧，做炮咧，咱们做起枪炮来还打谁？有一天同他失了和，还不是拿来打他们么？这个，我刚才想了好几句话，可以叫做‘请君入瓮’；又可以叫做‘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又可以叫做‘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难道他望咱们中国人都是庾公之斯么？这我可真不解了。”伯惠道：“那有这话。他们的制造层出不穷，今年造的东西比去年精，明年造的东西又比今年精了。譬如造洋枪，我们要造，请他教，造起的洋枪，能打一里远，他家里造的，已经可以打一里半了。等你学会造打一里半的枪时，他家里造的又可以打二里了。他就教会你怕什么？”宝玉点头道：“原来有这个道理。我们何不也考究考究，赶上他们呢？天下事，怕的是不曾入门，现在咱们总算入门了。就从这条路上精益求精起来，想也不难。”伯惠道：“可不是么！只恨我们中国的习气，总是死守成法。听见说有个新法，不是诤为荒唐，便是斥为多事。等到人家的新法有了实验，被他亲眼看见，他才信服了。等学起来时，已是迟了。便是今日所买那些书，多半是一二十年前所译的。人家已经旧的了不得，我们还拿他作枕中秘宝呢！”宝玉道：“这么说，这书是没用的了。”伯惠道：“也不尽然。他这里头都是讲科学的书多，要按着他的书去实验呢，那都是些陈腐旧法了。然而我们此时连一点也不懂，借此觊觎他的门径，未尝不可以看得。”宝玉道：“要懂他们新法的，有什么书？”伯惠道：“我看这东西，不是看书可以看会的。他们那科学有专门

学堂，由小学升中学，入大学，由普通入专门，每学一样要十多年才能毕业；若是胡乱看两部书，可以看会的，他们也不必设什么学堂了。”一席话说得宝玉喏然若丧道：“你若早说了，我也不叫他化这冤钱去买这无谓之物了。”伯惠道：“这又不然，你要考究这些学问，也要先从这里下手，方才知他的根底。若突然去看那新法新书，倒是茫无头绪。”宝玉道：“说是这么说，不知我看了这个之后，要找那新译的，还有没有？”伯惠道：“这个要打听去，且等看了这个再说。”正在彼此说话时，黄福、焙茗押书来了。那两个小车夫帮着，一包一包的送上来。宝玉便把那没用的，都叫焙茗收拾到外间去，仍旧放到书箱里面。把新买来的。罗列起来。伯惠叫黄福也帮着收拾。忙了好半天，方才妥当。

只见薛蟠气忿忿的走过来道：“真是岂有此理！”宝玉、伯惠都问何故？薛蟠对宝玉道：“就是为的那个打璜表，被你批评上两句，我就想不买他了。这东西原是柏耀明的，他说是一个朋友之物，因为等用，要卖二百块钱。我不过一时高兴，拿过来看看，打算叫人估估价，值得再买。谁知价还没有去估，你倒先说什么奇技淫巧，是女人所用的。所以我昨日就还了他。”又回头对伯惠道：“你道他方才来做什么？他倒要撒赖我起来了。说我已经答应了他，不能退还，一定要裁给我。你想，我是受了那种气的么？被我着实的骂了他两句。他见我不对，又改了面目，说是要卖的人，十分不得了，一定要求我买了，只当做好事。本来说的我心软了，打算胡乱买了他，不过嘴里还没有答应。他忽然又说：‘这表本来值得三百多银子，此刻只卖二百块，要便宜一半价钱。’我不觉恼了。我初意不过是拿二百块钱，买了他，只当是济人之急罢了。谁知他倒说出这句话来，好像

是我贪他的便宜了。所以我一口回绝了他，他倒向我翻起脸来。你说奇怪不奇怪？”伯惠道：“就是我昨天看见你还他那个表么？”薛蟠道：“可不是么。”伯惠笑道：“那链条那里去了？”薛蟠道：“他交给我就没有链条的。”伯惠又笑道：“他再要罗唆你时，你只说莫道川已经同我当面说定了，他就再不言语了。”薛蟠道：“这是什么讲究，倒要问个明白。”伯惠道：“你道耀明兄弟都是好人么？他两个都是赌棍，专门设骗那外路人入局赌博。他们却用什么‘翻天印’、‘倒脱靴’的法子来骗你的钱。这个打珞表是他的同类中一个叫做莫道川赢来的。这表连链条只怕也值到三四百，是一个路过上海客人的东西，也是上了他们的当，赌输的了不得，就把这表押了八十块钱，又输完了。那客人再要多押几元，他们也不肯。后来他们分赃，莫道川照八十元的价分了这表。近日闻得姓莫的手边也狠拮据，情愿照原价卖出来。柏耀明乘他艰窘的时候，只给了他六十元，欠着二十，说慢慢还他。他可拿来要赚你的钱。”薛蟠道：“那链条是什么的？”伯惠道：“是外国金的。那外国金顶不好，买来时价钱狠大，要卖出去，却吃亏不少。”薛蟠跳起来道：“他统共八十元的东西，还拿起一根金链条，还要卖我二百，这个贪心还了得么！”正说话时，伯惠家里打发人来寻。伯惠便起身辞去。

不知伯惠去后，还有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气焰逼人王威儿受屈 冤家狭路杨势子遭殃

却说作小说的体裁，有事话长，无事话短。宝玉自从到了上海，会了吴伯惠，一见如故，事事都请教他；又请他教英文。伯惠叫他买《土啤令卜》来读，说这个是启蒙的书。宝玉买来看了，伯惠教了一遍，宝玉说：“这个不行，这就和咱们的《三字经》、《神童诗》一般，从小念书的人才用得他着。我们此刻这么学起来，要费多少时候！必得有一部有汉文注解的才便当捷速，最好是能有同字典一般可以查字的。我看那个《无师自通英语录》便好。”伯惠道：“那个不好。”于是又教他买《英字入门》、《华英字典》。宝玉买了，求伯惠教起来。每日自家分开工课：上半天看买来的译本书，下半天读英文。他本是绝世聪明的人，一经指点，便心领神会起来。又恃着有一部字典在旁边，随便遇了一张残废的外国字纸，也要逐字去查考，因此学的飞快。他自己也把进京的心事阁起，一心只在这个上头。

不知不觉，住到了三月中旬。这一天忽见薛蟠匆匆的走了来，道：“宝兄弟，你一到了上海，就说要进京，此刻怎么不提起了？”宝玉道：“提起便怎么？”薛蟠道：“我方才接了一封京信，叫我即刻进京。你要去时，明日和我一起动身。”宝玉道：“你有什么要事，忽然这样匆忙起来？”薛蟠道：“我这一进京去，便好好的干一个大功名出来。你要去时，也可以干点事业去。”宝

玉笑道：“这就恭喜了！只可惜，我一则无志功名，二则学的英文还要求伯惠指教。我虽想进京，一时只怕不能动身。”薛蟠道：“我又走了，你一个人在这里做甚？”宝玉道：“奇怪，我来时本也不打算遇见你呀！”薛蟠想了一想，道：“我前回送给你的二百块钱，用了多少了？”宝玉道：“一个没动。你要做盘缠，只管拿了去。”薛蟠道：“我并不是要盘缠，我这回走的匆忙，要托你代我办点事呢。”宝玉问：“甚事？”薛蟠道：“一来是我的行李不能全带，要存在你这里；二来我还有二万银子存在汇丰，你要是进京时，代我汇了去，但不知你多早晚才走。”宝玉道：“存行李只管可以，汇银子可没有汇过，你还是托别人罢。”薛蟠道：“除你之外，还托谁？你不懂得，问伯惠总知道。我回来就把存折送给你。”此时宝玉正在潜心学英文，也无暇和薛蟠多说，便胡乱答应了。

薛蟠便去，到了晚上，就送过一本洋式手折来，又开了一纸行李单，都交给宝玉。宝玉道：“你当真的要走了么？”薛蟠道：“自然。”宝玉道：“到底为什么事，这般要紧？”薛蟠道：“此刻不便说给你，不知你几时进京？你到得京里，自然知道。”宝玉道：“我也想着要走，只是一时舍不得丢下那洋书，须得再学几时。只要学得差不多，可以自己用功，不必人教，我也就走了。”薛蟠道：“我也不懂你，你本来最恨的是洋货，近来为甚忽然念起洋书来？而且是下死劲的用功，难道洋书就不是洋货了？”宝玉道：“我本来给你说过，用洋货也要分个有用没用，有益无益。这洋书本是个有用的东西，自然要念念他了。”薛蟠道：“我也不管你这个，你到底多早晚进京？”宝玉道：“说不定，快的不过一个、半个月。迟的或者一年、半年。看着罢咧。”薛蟠道：“随你迟也罢，早也罢，我的东西都托付你

了。这手折子你收好，这一张行李单上的东西，都存在帐房里的。明儿早起，我和你当面交代了帐房就是。此刻我要先睡了，明日清早怕有事。”宝玉笑道：“你到底为的什么事，来的这等慌张。”薛蟠道：“此刻万不能告诉你，你如果进了京，我再和你说。包管这个顽意儿，你也对劲。”宝玉也不再问，薛蟠也就去了。一宿无话。

次日早上，薛蟠过来，叫焙茗到帐房里招呼了人来。交代他所存行李都托付了宝玉的话。又说道：“他动身时，交他代我带去。”帐房答应去了。薛蟠又拿一把钥匙交给宝玉，又叫宝玉搬到他那房里去住。宝玉道：“你那屋里糊得红光耀眼的，我住不惯。”薛蟠道：“你住不惯，也要把那边的零碎东西搬了过来。”宝玉道：“你叫茶房搬来就是了。”于是薛蟠回去，把零碎东西，归入箱子里；那不能放在箱里的，也叫茶房一一搬了过来。另外还有两个箱子，搬过来寄放。乱哄哄的忙了一天。恰好这天开天津的“安平”轮船，在四点钟时，趁晚潮出口。所以薛蟠忙着，两点多钟时就下船去了。宝玉也不远送，只送到客栈门首，就回来。从此宝玉乐得清静不表。

且说薛蟠坐了“安平”轮船，犹如热锅上蚂蚁一般，一刻不得安宁，巴不得立刻就到了。偏生又遇了风，那路上多走了一天。等得到塘沽时，又值天晚，只急得薛蟠暴跳如雷，眼巴巴熬了一夜。次日破天亮时，便叫了小船，拢岸到火车站。上了车，开到丰台，即刻雇了骡车，赶进城去，找他的朋友。

你道他的朋友是谁？原来是姓王的，名字叫做威儿。本是北京城里的一个著名光棍，平日吃着嫖赌无所不为。因为一天他有事，到宣化县去探亲，他那亲戚就留他住几天，未免置酒相待。他吃醉了，便到街上去逛。无意中又遇了一个醉汉，两下相

撞，以醉遇醉，大家便闹起来。路旁过往的人，都站着观看，不赞一词，两下便打成一堆。大家未免都受有微伤。后来人从中间出来一个老者，把他两个劝开。又对王威儿道：“你这位哥，只怕是初来此地。古语说的好，‘入国问俗，入境问禁’，你也不打听这位杨大爷是咱们宣化城里头等的好汉，任是官府乡绅也让他三分。你仗什么腰子，敢和他对打起来，还不快过来赔个不是！”王威儿大怒道：“我不认得什么羊呀牛的。我王大爷生长在城里，除了皇上王爷，那怕贝子、贝勒见了我，也要低个头儿。他是个什么东西！别说他一个，就是这宣化城，也闹不住我三拳两脚，打个稀烂。”说罢又扑过去，两人复又扭成一团。正在难解难分之际，忽听得“铿、铿、铿”，锣声响处，那看热闹的人，一哄让开。前面开道的人，一声喝断，便把二人擒下。原来是本县太爷到了。差役看见有人打架，吆喝不开，便上前提住，拉到轿前，回了本官。那县太爷在轿里问道：“你们不安分守己的做人，却在外头打架生事。见本县来了，还不知避让，着实可恶！”喝叫每人打他二十小板子。差役正待行刑，只见那姓杨的跪上一步道：“禀上太爷，小的的是本城的教民，姓杨名唤势子。”一句话还未说完，那县太爷就大怒起来。叫拉王威儿过来问道：“你这杂种王八羔子，是那来的，在本县治下撒野？”王威儿道：“小的王威儿，宛平县人，到这里探亲。遇见这姓杨的……”这句话以后还未说出来，那县太爷又大喝道：“着实可恶！给我带回去问他，杨势子无干省释。”杨势子谢了自去。这里差役便拿链条把王威儿套住，带回衙门里去。

县太爷坐了二堂，喝叫：“拿上来！”不问青红皂白，先叫痛痛的打了一百板子。王威儿大叫：“冤枉！”县太爷道：“我把

你这不知起倒的畜生杂种，我活活的惩治死你！你那里不好去闯祸，却走到本县治下来得罪教民！我问你有几个脑袋？你的狗命不要紧，须知本县的前程，不是给你作顽意儿的。你还敢叫冤枉，我把你的狗嘴也打歪了，狗牙也给你打掉了，看你还叫！”左右差役听说，连忙上前，劈劈拍拍的打了五十嘴巴。打得王威儿两腮红肿，牙血迸流。又喝叫：“用头号大枷枷起来，发往犯事地方示众；一个月后，再责二百板驱逐出境。”王威儿受了这场恶气，真是有冤无路诉，只有自认晦气。还亏得他那亲戚，到处挪借，同他打点，方才不至十分受苦。一月之后，又打了二百，就有两个差役，押着出境。连亲戚那里也不能去道个歉。捱着棒疮，一步一拐的走去。那两个差役，只押出了宣化境，便掣下他去了。可怜他一路上行乞，回到京城。

看官，你想受了这种恶气，这种冤枉，如何不恨？起先是恨那知县官，后来想想又恨那杨势子。只是手无寸柄，徒然恨着，也是无用。一连过了三四年，这件事慢慢的淡了。他又到宣化去探亲，住了几时，方才回京。就借他亲戚的驴，骑了出门。行得不远，劈头遇见杨势子。正是仇人相见，分外眼明。杨势子却并不在意。只因他仗着那知县怕的是教民，所以他打官司，打一次赢一次。那日同王威儿打架，不过是无意相遇的，过后就忘了，那里还放在心上？所以并不在意。不比王威儿是受了恶气的人，无论吃着饭，睡着觉，总是想着仇人。这三四年里头，那里有一时半刻是放过的？所以看见时分外眼明。因细细打量他，只见他骑的一匹黑驴子，驴子上还搭着马包，头上带着草帽，像是个出远门的样子。不觉自己也拨转辔头，远远的跟着他走。他打尖，自己也打尖，他落店，自己也落店。看看走到怀来县境内，恰好走到一处四无人烟的所在。

王威儿故意赶上杨势子，两驴相并，王威儿猛不提防，举起手中鞭杆，照准杨势子额上尽力打去。不偏不倚，恰打在太阳穴旁边，不觉一个头晕，倒栽葱的掉下驴来。王威儿也连忙下来，一手按住，跨在他身上，不问情由，没头没脸的乱打。杨势子乱嚷道：“你是谁，打我作什么？我没得罪你，好好儿的大家走路。你要打，说明白了打！”王威儿咬牙切齿的道：“你这个瞎了眼睛的王八羔子，你不认得老爷，老爷却认得你！你是什么羊势子，可知道你老爷却是牛势子。今儿叫我跟你到了这里，可知道你的羊犄角，也有及不来我的牛犄角的时候，也叫你受点罪。”说着，接连又是几拳，打得杨势子眼中火光迸裂，大叫：“饶命！”又道：“你到底为了什么事打我，也说明白。我自问没有得罪过你呀！”王威儿又是一个巴掌，笑道：“打的我手也痛了。”说着攥了他的辫子，提起他的脑袋，往地上乱磕。起先杨势子还竭力挣扎，后来慢慢的没了气力，气也喘不过来了。王威儿磕了一阵，看看他不动了。撒了手站起来一看，只见他直挺挺的躺在地下，两只眼睛也定了。在路边拾了一堆驴马粪，塞了他一口。然后跨上驴子回头就走。走了一箭多路，猛可的想起，今日惹了这场大祸，须回去不得，不如且往别处避他几时。想定了主意，拨转辔头，加上一鞭，向北飞驰而去。

不知此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赠盘缠薛蟠仗义 试邪术王命舞刀

却说王威儿带转辔头，仍旧往北而走，走到杨势子身旁，看看他，早是有九分不中用的了。暗想：仇是报了，只是这祸闯的不小，此刻且到那里去躲一躲呢？一面走着，一面想着，忽见路旁一匹黑驴，在那里嘶叫，原来就是杨势子骑的驴。当杨势子跌下来时，他早就吓的溜了。走到这里，被路旁枣树绊住了缰绳，因此走不动，在那里嘶叫。王威儿下来，在那马包里掏了一掏，却掏出一吊大钱，并几块零碎银子，又有四五扣手折。打开看时，原来都是杨势子重利放债的帐折。想他今番不定是到那里收利钱的，可巧遇见了我，便宜了那些债户。他今天果然死了，也是他重利盘剥、仗势欺人的结局报应，也怨不得我了。想罢，便把那手折撕的粉碎，在身边掏出洋火来，擦个火烧了，道：“凭你不死，也得要遭殃破财。”说罢，取了银钱，束在身上。那马包里的衣服、铺盖，却不敢拿，上驴而去。

这一夜就在怀来驿落店。只因心中没有一定去处，耽阁了两三天，不曾动身。这天忽然喧传境内出了命案，死者是一个过路客商，被人咬毙，遗下黑驴一头，马包一个。由地保报县相验，验得委系因伤毙命。刻下正比差严缉凶手云云。王威儿听了，吓得魂不附体。即刻算清了客店钱，跨身上驴，亡命的

奔逃，出了怀来县境，方才略略放心。一路奔出张家口外去，在口外又把那驴子卖了几吊钱做盘缠，在口外流离浪荡了几个月。入了山西境内，又由山西折到山东，一路上做了些小商贩，倒也还可以将就糊口。

一日，到了登州境内，遇见一个贩枣子的客人，要招一个伙伴送枣子到烟台去。王威儿就投了他，一路上代他招呼车辆货物。那客人也姓王，单名一个本字。与王威儿谈得投机，不觉自述来历。原来王本是个武举出身，山东恽城县人氏。前几年和人家打官司，那人家不知用什么神通求了一封外国信给那县官。因此王本非但输了官司，并且连一个武举也送在这一案上。恨得他撇了家乡，出来改了行，做贩货客人。王威儿听了正与自家同病相怜，也就把自家的履历告诉他一遍。王本大喜道：“你投了我，恰是着了道。也不瞒你说，我们现在正要办一件大事，你如果肯入伙，包你立取功名富贵，岂但报仇罢了。”王威儿也欢喜问是何事？王本对他耳边唧唧啾啾的说了半天，把一个王威儿乐得手舞足蹈。从此就跟定了王本学些拳棒。到了烟台，耽阁下半个月，把枣卖给一个南边客人，贩到上海的一切交易都妥了。

这一天，发货上轮船，那客人忽然走来说少了十包枣。王本便叫王威儿同他到轮船上点货。王威儿恰才多喝了几杯，勉强支持着到船上去。谁知到得船上，那客人的伙计，已经点明并不短少。王威儿赌气便和那客人争了几句，又因酒后走到海边，受了那海风，愈觉得支持不住，便到船头上找一个没人的所在，倒下来便睡。及至一觉醒来，那船已经开行多时了。王威儿急的乱跳，船上水手打杂人等，见了这个情形，先说他是贼，不由分说，先把 he 绑了起来；然后再回买办。亏得那买

办人甚慈善，听见这话，便亲自问他的缘由。王威儿又把酒醉点货情由说了一遍。买办便分付好生看着他，到了上海时，再作道理，因此王威儿并不曾受苦。及至船到上海，船上各人都忙着各司其事，谁还照顾着他，他却乘人不备，溜了上岸。

果然，上海的繁华与众不同，不觉看得他目眩神迷，左顾右盼。也不问东西南北，只拣热闹的地方走去。忽然觉着内急，就解了小衣，当路小便。一个巡捕上前喝阻，无奈他已尿了出来，收止不住。那巡捕抓了他便走，王威儿乱嚷道：“你抓我作什么？有话好说呀！”说着，还要挣扎。那巡捕举起手，拍的就是一个嘴巴。此时围上来看的人不少。王威儿又嚷道：“好打！好打！宣化县之后，又着了这么一下。”说着举起手来要回敬那巡捕一掌。忽然人丛中走出一个人来，挡住道：“你这汉子不懂事，想是初到这里的。”王威儿听得有人招呼，抬头一看；只见这人是个上等人的装扮，又是说的北京口音。以为有了帮手了，便道：“我是从烟台来的，才上岸，不过尿了一泡尿，他便抓我。”那人道：“这是此地的规矩，当街撒尿，不过拉去罚三角小洋钱罢了。你若和他打起来，这事就闹大了，快别动手。”王威儿道：“我腰里半个也没有，拿什么给他罚？”那人道：“这不要紧，我给你。”说着在身边掏出三角小洋钱，交给他，指道：“那里就是巡捕房，你快跟他进去交了罚钱出来，我在这里等你。”王威儿答应着，跟那巡捕去了。

看官，你道此人是谁？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呆霸王薛蟠。他虽是生得呆头呆脑，一时义侠起来，却又十分疏财仗义。他虽是南京人，却在北京多年，和北京的一班子弟混惯了。到了上海之后，所听的说话，都是南腔北调的，认真北京口音，难得入耳。今日忽听得王威儿说的满嘴京话，不觉心动起来，招

呼了他这一下，表过不提。

且说王威儿交了罚款之后，出来果见薛蟠站在左近地方等候，便过来招呼。薛蟠道：“你说才上岸，你的行李呢？”王威儿道：“我没有行李。”因把吃醉酒在船上睡着的话说了一遍。薛蟠又动了怜悯之心，带了他回栈，问了姓名，因对他说道：“你今日幸而遇了我，不然受苦不浅。你不知道这上海的规矩，一切都是洋人办事。今儿抓你的，叫做巡捕。你要是打了他，那办起来没有一定的。不瞒你说，我也干了那么一回。讲究要打，他本来打我不过。谁知他身边有一个铜管子，吹起来怪响。他打你不过，便吹起来，别处的巡捕听见了，都赶来了，凭你多大的本领，也走不了。这一拿去先押起来，过了一宿，还要解公堂。我那回差一点儿叫他办了个监禁三个月，幸而外边认得人多，都肯做保，才罚了几十块钱完事。你要犯了这个，还了得么？”因又招呼帐房里代他写一张烟台船票，要送他回烟台。王威儿道：“王本他同我说过，他发完了枣子，也要进京走走。你若有心照顾我，不如给我一张天津船票罢。”薛蟠答应了。只是当日没有船，要歇一两天才有，薛蟠就留他在栈耽搁住。王威儿也把自己的遭逢对薛蟠说知，并不隐讳。因此两人竟有成为知己之势。过了两天，有了船了，薛蟠除了船票之外，又给他几元钱、几件衣服、一份铺盖。王威儿千恩万谢的去了。自此两下都无消息。

事情已经隔了一年，直到那天薛蟠对宝玉说，接了京信，要立刻进京，方是王威儿的信。因此薛蟠到京之后，就先去找他。当下两人相见，各道契阔。王威儿道谢了前情；一面打扫房屋，接待薛蟠十分殷勤，忙着宰鸡，宰鸭，买鱼，买肉。他的妻子巴氏也出来相见。忙的代薛蟠开铺陈，整行李，便留薛

蟠在家住下。一会儿开上饭来，王威儿恭恭敬敬的，给薛蟠筛上一杯酒，开言说道：“我在上海多承大爷的恩典，就是粉身碎骨，也报不来。我自从回到京城之后，前头的事，早已冷淡了，因此放心住下。王本也到了京里，我招接了他几天。因他的拳棒好，从前我跟他学过两天，索性拜他做师傅。我写信请大爷来京的路子，就是他的。”薛蟠道：“何妨请他来见见。”王威儿道：“他此刻封了师傅，天天在坛上，不轻易见人。我请大爷的话，先已同他说过，他答应了，才敢写信。咱们今儿痛痛的喝他一天，从明天起斋戒三天去拜坛，好歹先弄个前程再说。”薛蟠道：“要吃斋岂不费事？我吃他不惯。”王威儿道：“咱们当真吃斋么？只管肥鱼大肉的吃，不过别吃葱蒜，他那里就知道。”薛蟠道：“这件事的始末，我一点也不晓得。我本来也是要进京来的，接了你信，我就早动身几天。你且把这个缘委告诉了我，究竟怎么能干功名？”王威儿道：“现在山东、直隶一带地方，出了一位老祖师，法术通天，立下一个教，叫做‘义和团’，到处传授与人，能调遣天兵天将，立愿要‘扶清灭洋’。他手下有三千六百个徒弟，都封了师傅之职。这王本也是三千六百个之中的一个。做了师傅的，便出来设坛招人入伙，传授法术。若要入伙的，先斋戒三天，到坛上去拜过，拜准了便封做大师兄；学了法术，将来便可带兵。”薛蟠讶道：“我不大懂事，然而我听见结盟拜会是犯法的，官府知道了捉了去，轻的打屁股，重的砍脑袋，这件事如何好干得？”王威儿道：“你说呢！此刻不比往常，这件事早通了天了。王爷、中堂早已知道，非但不禁，而且十分欢喜。上月东街上王爷府里还请了两位大师兄去教法术呢！”薛蟠道：“什么法术？我想那剪纸作马，撒豆成兵，都是小说上的话，不见得是真的。”

王威儿道：“你说呢？南街上那位铁帽子王爷，他管的是一根打叫化子的棒。这根棒，是从周朝姜太公封神的时候传下来的，经了几千年，受尽天地日月精华，通了灵了。上月我们师傅看过，说是一件法宝。祭起来，一根变十，十根变百，百根变千，千根变万，有无穷的用处呢！此刻用符封了，在王府里供着听用。”一席话说的薛蟠半疑半信。

一时饭罢，王威儿便去找王本。薛蟠也到街上去闲逛，觉得景物全非，也不禁心神恍惚。逛了一会，无精打彩的回来。只见王威儿已经回来了，身边立着一个小子，年纪约有十一二岁。王威儿推他见薛蟠道：“这是小儿，近来在坛上学法术。我才去见师傅，顺便带他回来见你。”薛蟠问：“叫甚名字？怎么这点年纪也学起法术来？”王威儿道：“越是小孩子，学的越容易。他名字就叫王命。”说着便对薛蟠道：“我叫他使法给你看。”一面在墙上解下一把腰刀来，一面口中念念有词。只见王命慢慢的脸色变了，两个眼睛也定了。忽的一声，拿起腰刀，走到院子里飞舞起来，舞得果有门路。并且那腰刀又长又重，断非十一二岁小孩子舞得动的，不禁看的呆了。忽见他放下腰刀，又把一个六七十斤重的碌碡，两手举起来。吓的薛蟠呀的一声道：“小心，别闪了骨头拧了筋。”

未知果然有拧了筋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受愚蒙薛蟠拜神坛 信邪教中堂攻使馆

却说薛蟠看见王命一个小小孩子，居然能舞动大刀，举起碌碡，不觉心中信服起来。便问道：“这是什么神法？”王威儿道：“我们受那毛子的气，受得够了。还有那一起二毛子、三毛子，甘心去做汉奸。是我师傅立下洪誓大愿，要‘扶清灭洋’，将来立了功劳，少不得要封侯拜相。我们也就出了一生的恶气。”薛蟠道：“怎么叫‘毛子’，又是‘二毛子’、‘三毛子’？”王威儿道：“那些洋鬼子，咱们不当他是人，单叫他毛子。咱们中国人，倘附了毛子的党，就叫‘二毛子’，那随和着‘二毛子’的，就是‘三毛子’。”薛蟠道：“这件事大得狠，到底怎么个办法？”王威儿道：“此刻天兵天将还没有调齐，天兵天将一齐了，就要动手。此刻多少王爷、中堂，也在那里预备呢。一声齐全了，上头便发下号令来，咱们就动手。”薛蟠道：“外国人的枪炮，利害得狠呢，有什么法子去抵当他？”王威儿哈哈大笑道：“要怕了他的枪炮，咱们也不干了。只要到坛上拜过了祖师，拜过了师傅，凭他什么枪炮，只打咱们不动。”两个人谈话时，那王命还是两手举着碌碡，直挺的站着不动。薛蟠道：“够了，放下来罢。”王威儿道：“我还没有解法，他怎么放得下。”说罢，对着王命念念有词的鬼混了一阵。王命才把碌碡放下，走了进来，气也不喘一喘。薛蟠愈觉得神奇，便巴

不得就到坛上去看看。

捱过了三天，一早便催王威儿同去。王威儿道：“早呢，此刻师傅还没有起来，起来了，还要吃福寿膏。”薛蟠道：“什么福寿膏？”王威儿道：“福寿膏就同鸦片烟一般，不过鸦片烟是毛子带来的，吃不得。‘福寿膏’是咱们自己做的，吃了可以添福添寿，所以得了这个名儿。”薛蟠只得耐着，直等到吃过午饭，王威儿拿了一个包裹，拉了薛蟠同去。到得坛上时，只见那香和蜡烛烧的烟雾腾天，当中挂着一幅黄幔帐，里面黑洞洞的，不知供着什么菩萨。两旁列着许多军器。王威儿就在地下打开了包裹，拿出一条红布，给薛蟠包在头上，又拿出一条，给他束了腰。自己也包了头，却多穿了一件红坎肩儿，将一条红带子束在背肩儿外面。薛蟠看他时，却是当中缝了一个白布圆补，就同那营兵的号衣一般。圆补上面，写着“孙悟空”三个黑字。薛蟠讶问道：“这是什么意思？”王威儿悄悄摇手道：“回来再说，这会且别问。”说罢，带了薛蟠径到拜垫前面，自己先朝上行了三跪九叩首的礼，回头叫薛蟠照样拜了。王威儿便转到幔帐里面，一会儿又出来，向上作了一个揖，又打了个扦，高声唱道：“有请师傅。”声未绝响，只见黄幔开处，步出一个人来。你看他青青黄黄的脸儿，乜乜斜斜的眼儿，打扮得虽同常人一般，却是头上多了一幅红巾，腰上多了一条红带。身上穿的虽是长袍，脚下登的却是一双草履。青黄脸上隐隐透出杀气，乜斜眼中明明露出凶光。王威儿便叫薛蟠拜师傅。薛蟠此时已被那邪气所惑，便向着那师傅膜拜。他却只略略打了个问讯。薛蟠拜罢起来，王威儿便说道：“这是徒弟招来入伙的薛蟠，斋戒三日，特来参拜祖师与及师傅，望师傅收留。”那师傅把薛蟠打量了一番，便道：“你这个人敢是诚心入

伙的么？须知我这个教里，是专门讲究‘扶清灭洋’的，不准和毛子打交道，和毛子打了交道时，便是‘毛子’。”薛蟠道：“这个我都知道。”那师傅道：“你既然知道，就可以收留得。但是我也作不得主，须要拜表请祖师的圣旨，看你的造化罢了。”说罢，便走近香案前，上了一把香，口中念念有词，又鬼混着做鬼脸。做了许久，方才跪下，俯伏在地，王威儿连忙推薛蟠也跪下，俯伏良久，方才起来。那师傅取一张黄纸在蜡烛上化了，捧着那纸灰，鬼混着看了一看道：“好，祖师封你做大师兄，快点谢恩。”王威儿又推薛蟠到拜垫上叩头。那师傅道：“你从此天天要到坛上当差，不可有误。等当差有了功时，我代你开上保举，那时再请一个封号。”薛蟠喏喏连声的答应了，方才同王威儿出来。〔王威儿〕走到门口，便把红巾、红带去了，又把坎肩儿脱了。叫薛蟠也去了巾带，都打在包裹里，一同回去。

薛蟠问道：“方才师傅说请什么封号？不知怎的叫封号？”王威儿道：“就是我穿的坎肩儿，写的就是封号。”薛蟠道：“怎么闹个‘孙悟空’呢？”王威儿道：“封的多是古人名字，内中就是‘齐天大圣’最多。因为他有分身法，只管可以分得出来呢。其实要靠在当差上面，求个封号，至少也得要当三个月差。倘是用儿两银子使费，在师傅那里打点打点，几天工夫就清着了。”薛蟠道：“要这封号有甚用处？”王威儿道：“这个也同做官一般，有了这个，身份大些，而且体面得多呢！”薛蟠道：“不知要多少使费？”王威儿道：“没有一定的，不过几两银子罢了。有了十两银子，便更快些。”薛蟠便在行李内取了十两重的一锭银子，叫王威儿去斡旋。王威儿去了一会，欢欢喜喜的拿了一件坎肩儿回来，道：“难得今儿那么巧，一去就得了。”

薛蟠抖开一看，也同王威儿的一般，那圆补上却写的是“薛仁贵”三个字。王威儿道：“恭喜大爷，有了九牛二虎之力了。这个是有《征东传》为据的，不是我凭空杜撰出来。”薛蟠道：“那么说，你还有七十二般变化呢。”王威儿正色道：“这个只要学起来，没有做不到的。”从此，薛蟠天天同了王威儿到坛上去鬼混，又学习那鬼混的符咒。

不知不觉又过了一个多月了，忽然一天，喧传说红灯照在大沽口外，用神法烧沉了几十号毛子兵船。王威儿好不兴头，便带了薛蟠奔到坛上去。只见密密层层的，早已挤满一坛的大师兄。人声嘈杂，那师傅正在那里发号施令呢。叫这个烧教堂，叫那个攻使馆。一眼瞥见了薛蟠，便叫他同王威儿两个去烧铁路。二人领命，便带了一群人，跑到车站上去放火。房子便烧了两间，只是那铁路怎生烧得他着。二人商量，要想个什么法子才好呢！薛蟠踌躇半晌，道：“有了。”便带了众人，抢入洋广货铺子里去。只说焚烧洋货，却暗暗分付众人，见了洋油，抬了就跑。一连抢了几十箱洋油，都抬到铁路上。薛蟠喝叫逐箱打开了，都泼在铁路上，安排停当，才放上一把火。登时烈烈轰轰，那铁路的枕木一齐都着了，众人拍手欢呼。于是这一群人，当堂就造起谣言来，都道：“到底薛大师兄法力高强，只念了几句咒语，那铁路便自己发出火来烧了。”薛蟠听了，也自扬扬得意。

王威儿同了薛蟠到坛上去请功，走到坛前，只见人山人海的拥挤不堪。问人时，方才知：前几天有一个大师兄，杀了一个东洋毛子，又有一个大师兄，杀了一个西洋毛子，被一个什么王爷知道了，拣了今天的吉日，亲到坛上来叩谢祖师，方才散去，众人是跟着来看热闹的。二人挤了进去，说明了烧了

铁路的缘由，却瞒过洋油一层，只说念咒烧的。坛上众人又是一场欢笑。

二人正要再讨差使时，只见一个大师兄擒了一个小厮来，说捉着一个二毛子。薛蟠一见大惊，道：“这个不是二毛子，交给我保了去。”那大师兄问道：“你认得他么？”薛蟠道：“如何不认得，他是我舍亲用的一个小厮。”那小厮被捉进来时，已是吓的昏不知人，满头冷汗，及听了薛蟠这话，才敢开眼观看。定睛的把薛蟠打量了，一会才道：“咦，薛大爷也在这里。薛大爷救命呀！”薛蟠道：“焙茗，你为甚跑到这里来？你家二爷来了不曾？”焙茗道：“二爷不来，小的怎样来呢？到京已经许久了，天天叫我出来打听大爷，却只打听不着。不想在这里遇见了。”薛蟠便对一众大师兄、二师兄说过：“这厮且交给我，让我带了他去，顺便去看看舍亲，招他来入伙。”说罢带了焙茗，招了王威儿同去。走到半路，王威儿说有事，先要回家，薛蟠也不相强。便问焙茗：“宝玉现住那里？”焙茗道：“初来时是住在‘广升’客栈。住得没有两天，外面风声紧了，广升的东家，也说要关门了，所有住客也纷纷的搬走了。二爷便搬到‘江宁会馆’里去，此刻还在那里呢。”一面说着，走到了江宁会馆。宝玉一见薛蟠那个装束，不觉大诧起来，也不及叙寒温、道契阔，便先说道：“你怎么干了这行事来？你在上海匆匆的要进京，难道就为的这个么？”薛蟠道：“这个便怎么！”宝玉歇了半日没言语。半晌说道：“你知道你干的这个是什么东西？”薛蟠道：“我们这个‘义和团’，人所共知的。”宝玉道：“哼！你还做梦呢！外头人家都叫你们是‘拳匪’。你怎么干出这糊涂事情来！你看有一天闲的外国人打进来了，看你们再往那里跑。”薛蟠道：“我们有神拳的法术，又不怕枪炮，毛子怎么打得进来！我们

还要打他出去呢！你看，今天不是又在那里攻打使馆么？”焙茗在旁插嘴道：“便是今天小的也听得有一位什么‘坛’中堂带领‘义和团’去打使馆，所以赶上去看看，就被他们说我是二毛子，捉去了。”宝玉道：“你怎么被他们捉去了，怎么又得回来？”焙茗道：“他们不晓得怎么，要说我是二毛子，捉了去刚要杀，幸得薛大爷在那里，才救了出来。”宝玉又想一想道：“现在的中堂，没有姓谭的，莫非又是拳匪的僭号。”薛蟠道：“我们都是师兄，没有叫中堂的，今天是刚中堂出来。”焙茗笑道：“不错，不错，我听的是‘缸’中堂，是他们把我吓昏了，搅错了，闹了个‘坛’中堂。”说的宝玉、薛蟠一笑。薛蟠道：“你一见了我，也不问个青红皂白，先就埋怨我起来，说我糊涂，眼见得你是明白的了。然而现在的王爷、中堂，都是信服他的，难道王爷、中堂的见识，还不及你么？现在还有一位李大帅，他就要进京了。他要到了京，只怕京里毛子的毛，也要没有了呢。”宝玉道：“你既然信了这个，我也不必同你多辩，只看日后罢了。”薛蟠道：“你既然辩得，我倒要请你辩明白了。你果然说的有理，我就依了你不干。”宝玉道：“这个有什么辩头，眼看着是同儿戏一般的，如何成得了大事。单是不怕枪炮的话，就是荒唐！”说着，在行李里面取出一杆六响手枪，道：“我在上海托人买了这么一个，你既然不怕，可肯让我打一枪？”薛蟠道：“这个，我倒不曾经验过。不过听他们说的，都是凿凿有据，难道个个都是撒谎的么？”宝玉正要回答，只听得门外一阵人声乱嚷，内中还有焙茗的声音。宝玉站起来，要去看。

未知嚷的是什么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义和团大闹北京城 呆霸王夜走长新店

却说薛蟠见宝玉要出外去看，也就抢着出去，宝玉见他去时，便缩住了脚。这个明明是嫌他那样装扮，耻与为伍的意思。歇了一会，只见薛蟠带着焙茗进来，后头还跟着一个人，挑了一担西瓜，放下便走。宝玉便问：“为甚吵闹？”焙茗道：“前两天爷说要吃西瓜，小的到外面找，谁知四面张罗的，没找出一个来。刚才门口外面，来了两大车子，小的要和他买两个，他不肯也罢了，倒说这是什么中堂买的，你是个什么小子，敢来强买！”宝玉道：“是人家买定了的东西，不问是中堂不中堂，也不能向人家硬买。这是你的不是。”焙茗道：“我又不不知他是买定了的，所以才问他一声。既是买定的，不卖也就罢了，何苦拿中堂来吓杀人。他既是那么凶，为什么薛大爷出去了，他连钱也不敢要，还代送了进来呢？”薛蟠道：“这个本来是那位中堂买来送给使馆的，所以那些押送的人不敢卖。”宝玉道：“你怎么又买了来？”薛蟠道：“凡是我们当大师兄的，说一声要这样东西，谁敢不送了来，还要化钱么！莫说是中堂的，就让是皇帝的，说也要得来！”宝玉道：“才说攻打使馆的是一位中堂，此刻又说送西瓜给使馆的也是一位中堂，这是什么意思？”薛蟠道：“你那里懂得，何尝是要送他，不过借此要药死他们罢了。”宝玉道：“好奇怪，这西瓜那里药得死人？”薛蟠道：“西瓜是药不死人，

下了毒药进去，自然要药死了。”宝玉道：“送他西瓜，自然是送整个的，毒药怎么下得进去？”薛蟠道：“用了法术，自然下进去了。”宝玉叹一口气道：“你为甚执迷到这步田地？我也没工夫和你谈了，你请便罢！”薛蟠道：“咱们不谈这个，请你把如何到这里的话，和我谈谈如何？”宝玉道：“我只看见你那个装扮，就不耐烦。”薛蟠道：“你不耐烦，我就脱了下来。”说着，便把头巾去了，坎肩儿也脱了，带子也解了，一面说道：“你看得不得这个样子，可知道这个样子，此刻阔得狠呢！走到外头去，谁不让咱们三分。王爷、中堂，不过行一个平礼。其余的尚侍、京堂，在路上遇见我们，还要下车、下马呢。我就恨不懂你的脾气。在上海时，见了洋货也要恨，此刻我们和毛子作对，你又说不好。难道我们把毛子打干净了，没了洋货，还不偿了你的心愿么？”宝玉道：“你何以就糊涂到这样！我恨洋货，不过是恨他做了那没用的东西来，换我们有用的钱！也恨我们中国人，何以不肯上心，自己学着做！至于洋人，我又何必恨他呢？据我看来，他们那一班人，是有所激而成，你又何苦去入伙。你须知什么剪纸为马，撒豆成兵，都是那不相干的小说附会出来的话，那里有这等事！这些话只好骗妇人女子，谁想你这么个人，也会相信起来。你想想看，从古英雄豪杰创立事业，那里有仗什么邪术的？……”薛蟠不等说完，哈哈大笑道：“亏你还是读书人，连一部《封神榜》也不曾看过。难道姜太公辅佐武王打平天下，不是仗着诸天菩萨的法力么？”说的宝玉“扑嗤”的一声笑了出来，又叹道：“罢、罢！你去干你的罢！我也劝得没有话好和你再说了。还有一句正经话问你：你的那一笔款，我来的时候，本要和你汇了来，听吴伯惠说有两家汇划庄，因为北边信息不好，已经停了汇兑；有两家不曾

停的，又不知靠得住靠不住，所以没有汇来。伯惠说过，倘使这里平静无事，等用时，只要一封信去，他可以代为设法。你看怎么？”薛蟠道：“我此刻也不要紧，没有汇来也罢，不然你就拿去用了，也不要紧。”

宝玉正要答话时，忽听得门外一片声喧嚷。一路进来，比方才那个卖西瓜的嚷得利害。宝玉正在吃惊，早见外面拥进了一群人，一般的都是红巾红带，手执单刀。当先一个穿着“孙悟空”圆补坎肩儿的，正是王威儿。一见了薛蟠，就嚷道：“叫我好找，那一处没有搜到，你却躲在这里。快去，快去！坛上有事呢。”说着拉了就走。薛蟠也不及和宝玉作别，只捞了卸下的巾、带、坎肩儿，被众人拥着，一哄的去了。

这里宝玉只是点头叹息。原来宝玉从上海动身时，上海早就风声鹤唳。伯惠屡次劝他不要走，争奈他急于要看看京师近日光景，亟亟要行，伯惠拦阻不住。他便把薛蟠所存下的粗笨东西，及那已经看过的书，都寄存在伯惠那里，带了焙茗便走。到得天津，风声愈紧。据客栈人说：京津火车，日间恐怕要停驶了。因此在天津不敢耽阁，赶着进京。投到广升客栈，此时客栈里只有出去的人，那里还有进去的人。本来有投到的，也不招接了。因为宝玉是上海长发栈招呼了来的，只得接待。住得两天，客栈的人都跑空了，东家也要关门避难去了，这才搬到会馆里去。

初搬进去时，还有几个同寓，不上几天，也都走个一空。自此之后，夜间每每听到外面呼啸之声，有时房顶上也有人行走。宝玉本来也想另外搬个地方，或者仍旧出京。过得几天，有人来说，凡是搬走的，多半在半路上耽阁着，不能前进，又不能退后，更有两起在半路上遇了歹人杀死的。宝玉就想一动不如一静，

只索在这里住着再说。无奈一个人住了偌大一个会馆，未免寂寞，〔算〕计不如去打听薛蟠住处，把他邀了来同住。虽然他沒有谈头，也还强似形影相对。又想偌大一座京师，从何处去找这个人呢？薛蟠临行，虽然交下了一个住址，此时却又翻检不出来。想起他在上海，欢喜贩洋货的，此地的洋货铺子，少不得总有和他往来的人家，因叫焙茗挨家去打听。

焙茗奉命，打听了许久，那里打听得出来？这天在前门外走过，看见一家大洋货铺子，却是关上大门，静悄悄的。焙茗暗想：我走过了好几遍，却不曾留心这一家。此刻门虽关了，里面有人也未可知，我何妨去叩门问讯。想罢，便上前叩门，不想恰好来了一伙拳匪，见他叩了洋货铺门，便说他是二毛子，不由分说，捉了就走。幸得遇见薛蟠，救了性命。此是前话，表过不提。

却说自这天之后，那些拳匪，更是毫无忌惮，成群结队的，在街上横冲直撞，遇见了衣服穿得窄小点的，就指说是二毛子，吓得焙茗不敢出门，就是会馆的长班，也走个一空，只剩得一个姓（性）张的老头子，还在门房里住着听差。一到了晚上，那拳匪便传出了那无奇不有的口号。更有那稀奇古怪的号令，也是出人意外的，天天花样不同。忽然一天传令不准吃荤，忽然一天传令晚上不许睡觉，忽然一天又传令不许洗澡，又不许晒晾妇女衣服，说是恐怕秽气冲犯了他红灯照的神法。天天或早或晚总有两三处火起，望着红光烛天，着实可怕。然而此时身在重围之中，只可宁心耐性的等着。喜得那拳匪不来骚扰，也就得过且过，只有焙茗耽惊受怕。

一天，那长班张老头，到里面打扫院子，宝玉正在阶沿上站着闲看。因看见张老头须发如银，顺口问道：“老头今年多大

年纪了？”张老头儿道：“老汉今年八十五岁了。”宝玉道：“好硬朗。”张老头道：“这两年不行了，前几年我上八十岁的时候，一天还可以跑百十来里地呢。”宝玉又问他近来这两天外头的消息。张老头叹道：“有什么消息呢？还不是在那里瞎闹！多咱一天外国兵到了，还不是咸丰十年圆明园的局面么。那时候老汉才四十五岁。算起来，足足四十年了。他们太平得耐烦，又要招两个洋兵来糟踏地方了。”宝玉道：“咸丰十年，怎么样个局面？我虽然书上看了点，总不及你眼见的清楚。何妨谈点听听呢。”张老头道：“事情隔了多年，我也有点恍惚了，不过那时候最大的事，是咸丰皇帝往热河跑了。怪可怜的！就那么一去，就没回京里来了。洋人他打进京，原为的是和皇帝讲什么约章，谁知打了一个空。你说奇怪不奇怪？要叫咱们中国人，打破了人家的京城，皇帝都跑了，现成的金銮殿，还不往上头一坐么？谁知他们外国人，并不想做皇帝，只把圆明园放了一把火，烧个干净，就那么走了。”宝玉笑了一笑，道：“这就是你亲眼看见的了。”张老头儿道：“是。”宝玉也不和他理论，只问他近日外头消息。张老头儿道：“消息便有一点，只是不能乱讲。”宝玉道：“这又是什么道理？”张老头儿道：“这个消息被义和团听见了，又说咱们是二毛子，造他的谣言呢。前天我一个朋友从天津跑了回来，说起天津，此刻闹的兵荒马乱，大沽炮台失守了，天津城也破了。有一个洋将官带了多少洋兵，要打进京来，走到杨村，不得前进，退了回去，说商量了善法再来。此刻不定又来了。一天他们到了，还不是咸丰十年的老样子么？”宝玉道：“你倒也明白，又是本京里的人，为甚不劝劝他们呢？”张老头儿道：“那里劝得听！就是我自己的孙子、重孙子都在那里当义和团，我还禁压他不住，何况劝

别人呢。他们懂得什么？便是我老汉，从前也是糊里糊涂的，那里懂得什么叫个外国。因为郭大人做钦差的时候，我跟郭大人走了一趟英国，又跟着到过法国；回来之后，又跟张大人到过美国，这肚里才明白了。不然还只当咱们中国是一国，他们外国也是一国罢了。那里知道有许多的国度呢！”宝玉道：“怪你说话狠明白，原来是狠见过世面的。”

说话时，又隐隐听见外面一阵枪声。宝玉道：“这近来天天听见枪声，总说是攻使馆。这区区一个使馆，攻了这些时候，还攻打不下，那法力也就可想了。”张老头儿笑道：“就是这个话呢！他们老说不怕枪炮，那攻打使馆，被洋枪打死的，也不知多少。好笑他们自己骗自己，拿着一杆来福枪，对着同伙的打去，果然打不倒，人家就信以为真了。谁知他那枪弹子，是倒放进去的，弹子打不出来，放的就同空枪一般。旁人被他骗了，倒也罢了，久而久之，他们自己也以为果然不怕枪炮了。最可笑的，使馆里被他们攻打，自然也要回敬。无奈使馆里面，没有许多枪弹子，便设法到外头来买。他们却拿了毛瑟枪子去卖给洋人，只说他拿了去，也打不死我们的，乐得赚他的钱。你说笨的可怜不可怜！”宝玉道：“既然要同他作对，还要和他交易，也不是个道理。”张老头儿道：“岂但这个，天天往使馆里供应伙食、煤、水的，不都是这班人么！”说声未绝，只见薛蟠慌慌张张的走来，一把拉了宝玉，便到房里去。

不知为着甚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义和团丑态毕呈 王威儿凶心忽露

却说薛蟠慌慌张张的走来，宝玉倒吃了一惊，撇下张老头儿，跟他到房里。薛蟠喘息了一回，才道：“宝兄弟，你知我的来意么？”宝玉道：“你来的这等慌张，亏你还有工夫叫人猜你来意。快说罢！”薛蟠道：“洋兵要打进来了，我打算要走，特地来告诉你一声。”宝玉道：“你们的法术呢？”薛蟠道：“据师父说，现在天兵、天将还不曾调齐，等调齐了，就可以一鼓而擒。前回被你说了那一番话，思来想去，也恐怕他们的说话靠不住，不出的害怕起来，思量不如早点走开了的好。”宝玉道：“这洋兵打进来的话，你是那里听来的？”薛蟠道：“一言难尽！这城里一家洋货铺的掌柜，也是南边人。自从我贩运洋货以来，他就和我有来往。去年他回家去，路过上海，我和他盘桓了几天，因此相识了。此时他也在这里，他们联成了一帮，专门雇了多少人，到外面去打听，消息甚是灵通，是他告诉我的。他还告诉我，这里长新店过去点，有一个地方，叫做‘安乐窝’，地方甚好，可以避难。那里永远没有水火盗贼的警耗，他本来要去的，因为丢不下那一行买卖，所以没有去。他叫我到那里去呢。所以我打算先到长新店住下，听这里的消息。是好的，我再回来；是不好的，我就往‘安乐窝’去。我想约了你一同去走走。”宝玉笑道：“我在这里受了多少惊怕，要走早就走了，

还等到这会么？你请便罢！只是你到了什么地方，总要给我个信。”薛蟠道：“你老住在这里么？”宝玉道：“也不见得。我一心要来看看京城近日的光景，不想来了，就遇了这件事，寸步不能出门。只等事情平静了，我到外头逛几天，也就走了。”薛蟠道：“走到那里呢？”宝玉道：“无非仍到上海。”薛蟠道：“还到上海作什么？”宝玉道：“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不过那里消息灵通点，可以知点事情罢了。”

当下二人谈谈说说，将近黄昏时分，薛蟠便起身作别道：“我这一去，是瞒着众人的。那一回，我到这里来时，有一个人来找我，那人名叫王威儿。我走之后，不定他来找我，请你只说我从没来过就是了。”说罢，握手分别，赶出城外，径投长新店而去，不提。

这里宝玉自从送薛蟠去后，外面的拳匪依然如故。王威儿果然来过两次，要找薛蟠，宝玉只推不知。看看又是半月光景，忽然一天那张老头儿张皇失措的来报说：“洋兵到了，即刻就要进城！”宝玉道：“他进城就进城了，你慌什么？”张老头儿道：“要准备着逃走呀！”宝玉道：“洋兵进城，还杀人么？”张老头儿道：“这个论不定。”宝玉道：“你出过洋的人，还懂得外国话么？”张老头儿道：“英国话可以说得上来。”宝玉道：“你懂得说话，就好办。依我看不必走，洋兵也不见得胡乱杀人。”正说话间，果然外面炮火连天，人声鼎沸起来。张老头儿往外就跑，宝玉不免也走到门首去看看。只见街上扶男带女之人，不绝于路，寻子觅爷之声不绝于耳。真是目不忍睹，耳不忍闻。此时张老头儿也站在门前，忽然来了一个人，跑过来一把拉住他道：“两宫都出走了，你为甚还不走？”张老头儿道：“两宫又不曾叫我保驾，我跟着走作什么？”那人道：“不是这么

说，不过叫你避开点罢了。你还够得上保驾呢！”宝玉道：“两宫出走的话，是真的么？”那人道：“千真万真。我才遇见了荣中堂、刚中堂，还有许多中堂大人们，都陆续的赶着去了。那才是保驾呢！你们不走，我去了。”说着，便一溜烟挤入人丛中去了。张老头儿便把大门关上。

过了三四天之后，街上人声才慢慢的静下来。张老头儿来说：“好了，此刻各国洋兵，陆续到的不少，约定了分段治理，街上可以走得了。只是不懂洋话的，总还怕要吃洋兵的亏。”宝玉听说，便往外面去走走，多时不曾出门，到了街上只觉得天地异色。一路信步走去，只见家家门首，都插着些“大英顺民”、“大德顺民”等小旗子。沿路巡察的洋兵不少，偶然站定了看看东西，那洋兵便要来盘问。喜得宝玉从伯惠读了两个月洋书，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又极肯用心，虽然住在这里，却没有一天不是翻着字典自己用功，所以对答如流，绝无强涩。走到一处，只见几十个洋兵排队而来，路旁另有十来个人，在地下跪着，衣领背后都插着一面小旗子，也有写“大英顺民”的，也有写“大法顺民”的。“大美”、“大德”、“大日本”都有，底下无非缀着顺民两个字。各人手里也有捧着一盘馒头的，也有捧着热腾腾肥鸡、肥肉的。内中一个却明明认得是王威儿，宝玉不觉笑了一笑。那押队的洋兵，便站住了，问宝玉：“笑什么？”宝玉打着英语道：“我也不知贵兵队是那一国的，却见那跪着接你们的人，插着旗子，英、德、法、美、日的乱写，不觉好笑。”说的那洋兵也笑了，道：“我们是英国的。”又指着那些旗子，问：“那一面写的是‘英’字？”宝玉一看，王威儿身上的恰是个“大英顺民”，便顺手拔了下来，指给他看。那洋兵看了，又看看王威儿，只见他俯伏在地，便走过去，用手托了他的下颏，

叫他抬头。谁知他已是吓的面如土色的了。那洋兵笑了笑，和宝玉握了握手，便督队去了。

宝玉往前走着，约莫走了一箭多地，忽听得后面一叠连声的叫老爷，宝玉回过头来一看，却是王威儿，汗流满面的走来。宝玉觉得诧异，便站住了脚。王威儿走近身边一咕噜跪下来，便咯蹦、咯蹦的磕响头，嘴里嚷着：“老爷饶命！”宝玉诧异道：“这是什么话？我不懂呀！”王威儿大哭道：“老爷不饶我，我就在这里先撞死了罢！”说罢，又在那里碰响头，只碰得破皮流血。宝玉道：“奇极了，你就是要求饶命，也要好好的说出原故来呀！况且，我又没有说要你的命，叫我从何饶起呢？”王威儿哭着道：“小的虽然到过老爷处两三次，却幸得不曾冒犯着老爷。小的实在不知老爷是洋大人的朋友，望老爷开恩。”宝玉道：“你这越说我越不懂了，究竟是什么来由，你好好的说。”王威儿道：“老爷方才不是叫洋大人杀我么？”宝玉道：“这又奇了，什么杨大人，我不认得呀！”王威儿越是哭个不了，索性膝行走近一步，抱着宝玉的大腿，嚎啕大哭起来，宝玉倒被他闹得呆了。此时旁边有几个过往的人，也都站住了观看。宝玉没了主意，跺着脚道：“这是那里来的话，又不肯好好的说，你到底也说个清楚，我好办呀！”王威儿看见人多了，越是不肯说。宝玉怒道：“你快撒手，我没有工夫和你闹。”王威儿连忙撒手叩头道：“老爷，可怜小的，一个儿子已经死了，饶了我罢。”宝玉始终不解其意，顺口答道：“我饶你就是了，起来罢！”王威儿大喜，收泪叩头道：“谢过老爷，就请老爷到我家里去献茶。”宝玉道：“我没有工夫，饶了你，你就走罢。”王威儿那里肯放，一把拉住道：“我家不远，就在前面，请老爷是必赏光。”说罢，拉了要走。

宝玉无奈，只得同行。果然不过就到了。王威儿推门，让宝玉进去。到了屋里，又端了一把椅子，放在当中，请宝玉坐下，重新又叩起头来，又叫他妻子也出来叩头，倒把个宝玉弄得犹如做梦一般。看王威儿献茶献水的忙定了，方才问道：“你到底为什么事，叫我饶命，我始终不懂。你到底说个明白，我好照办呀！”王威儿惊道：“老爷到底不肯饶我么？”说着，又要跪下。那妇人在旁边也百般的求饶，说道：“老爷可怜了小妇人哭。”又指着王威儿道：“天杀的，不知从哪里认得了一班强盗，说什么有法术，不怕枪炮，要杀尽毛子。还叫小妇人学做红灯照。到了晚上，提着个灯笼，扒到屋顶上去，教着念什么咒语，说是可以腾云驾雾，驾起云，便可以把灯笼里的神火去烧毛子。谁知混了许久，一点不灵，他不怪自己受了人家的欺骗，还怪小妇人不诚心去学。又带了儿子小王儿去学法，可怜那天攻打使馆，被洋枪打死了。他不怪强盗的法术不灵，倒又说是这天小妇人双手污秽和小王儿打了辫子，破了法术了。前几天洋兵打进来了，一众强盗才知道利害，赶忙丢了红巾、红带前去投降。从此天天有洋兵从门口走过，便出去跪班献酒献肉的中说自家并不是拳匪。可奈不懂说话，任从你说破了嘴唇，那洋兵只当没有听见。方才跪班回来，吓的三魂失了两魂，七魄丢了六魄。说是有一位老爷和洋大人是朋友，在那里和洋大人说话，不定要说出我的根底。小妇人问那老爷怎么会知你根底呢？天杀的才说出老爷和薛大爷是朋友，住在江宁会馆。他因为找薛大爷，到过会馆两次，老爷是认得他的。所以要求老爷饶命，在洋大人前好歹方便方便，莫说出他的根底来，这便是老爷的恩典了。”宝玉听了一席话，方才明白。便道：“你们和我一样的，都是中国人，我何苦叫外国人难为你呢？你放

心罢，我不说就是了。况且我并不是那外国人的朋友，不过他问我的话，我随便答应两句罢了。”王威儿连忙叩头拜谢，妇人早又送上茶来，宝玉立起来要走，王威儿那里肯放，道：“方才不是老爷超生，小的十个脑袋，也不够洋大人杀的。小的这里预备一杯水酒，聊表敬意，务乞老爷赏个光，将来倚靠老爷的时候多着呢。”宝玉再三要走，怎禁得他夫妻两个拦住苦留，只得坐下，看着他们忙忙碌碌的，调开桌椅，摆上一桌子的鸡鹅鱼肉。夫妻两个，轮流敬酒。宝玉心中暗暗好笑，不想我今日得了这么个奇遇。可笑前日要杀毛子的也是他们，今日惧怕洋大人的也是他们。今日，我和那洋人答了两句话，他们便这样恭敬起来，要在前几天头里，就是二毛子了。

正在这里想着，忽然听得门外有人喊道：“王威儿，快来，快来，洋大人到了。”王威儿往外就跑，这里只剩了宝玉和那妇人两个。那妇人又斟上酒来，亲手递到宝玉唇边，斜溜着一双眼睛说道：“老爷请干了这一杯。”宝玉暗想道：罢了，怎么闹出这个样子来，不要和从前晴雯的嫂子一般，就不成话了。一面想着接过杯来，呷了半杯，便推说醉了，伏在桌子上假寐。那妇人取过那半杯残酒喝了，推宝玉道：“老爷醒来，怎么就醉了？”宝玉不答，只装睡着。那妇人弯下腰，把宝玉的脸儿端详了半天，道：“老爷要睡，小妇人伏伺到炕上去睡罢。”宝玉只是不答。一会儿，王威儿进来了，见宝玉伏在桌上，便道：“怎样了？”妇人道：“醉了。”王威儿过来摇了两下，宝玉仍是不动。王威儿便招手叫妇人过去，悄悄的说道：“留下他总是个祸根，不如趁他醉了，结果了他罢！”妇女连忙摇手。

不知宝玉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味莼园两番演说 长发栈一夕清谈

却说王威儿到底是狼子野心，看见宝玉醉了，便和妻子商量，要结果了宝玉性命。妇人连忙摇手道：“人家才饶过了你，你便不饶人家，这个如何使得。”王威儿道：“知人知而不知心，他此刻虽是答应了不和洋鬼子说出我的根底，知道他出去之后又怎么？并且他此刻认得了我的门口了，还怕他要带了来呢。”妇人听说，便不言语。谁知宝玉是装醉的，他们说的话，虽是低声，却早听见了一大半，暗想：这种人真是野性难驯，一转眼间，便生了个杀人恶念。我幸而是假醉，倘使真醉了，岂不要遭他毒手。想罢故意欠伸起来，打了个咳嗽，吐了口痰，说道：“好渴呀！”妇人听见，忙过来送上一杯茶，宝玉漱了口，王威儿又过来陪小心。宝玉道：“多谢得狠，酒太多了，不觉失礼。我想起还有一件正经事没有办，此刻当真要去了。”王威儿还苦苦挽留，宝玉执意要走，遂辞了出来，寻路回去。

一路上暗想：王威儿这种人真是刁恶奸险，丧良无耻，无一不全。看来那班拳匪，个个如此的了。只是那执政之人，怎么居然会信他用他，闹到这步田地，真是令人不解。此刻虽听说调了两广总督李鸿章来京议和，却又只不见到。这场祸事，正不知何时方了。又想起王威儿的女人，实在无耻可笑。一路

上胡思乱想，回到会馆里，闷闷不乐。到了闷极时，便随意到外面去闲逛。但是每一出去，便看见那些百姓，奴颜婢膝的跪着迎接洋兵，大有“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之概。遇了洋兵欢喜的时候，便一直走过了，不去理会他；碰了他们生气时，反感他跪着碍路，不是一拳，就是一脚，那被打的倒反笑脸相迎。暗想：这班贱骨头，从前不消说的，也是要杀二毛子的拳匪了，看着实在愜气。又见各国的旗帜，分插在城头上面，越是觉得不乐，心中倒甚悔走这一次，寻思不如还是出京的妙。

回到会馆，便叫了张老头儿来商量。张老头儿道：“此刻城里，算是太平了，外面还是兵荒马乱的。昨天我还听见说，两宫要到山西去，路上走得也很不太平呢。幸得到了怀来县，那知县官出来接驾，办得好差，这才受用了。此刻那县官凭空的就升了道台，跟着老太后和皇上一起往山西去。人家都替那知县欢喜，依我看来，倒是不升这个官也罢了。”宝玉讶道：“你这是什么话？”张老头儿道：“他官便升了，只是现成的知县没了。跟了皇上到山西，听听是好的，须知跟去的多少王爷、中堂大人们，那里看得见他？倒是在知县任上，没事的时候，拿百姓来打两下屁股，铲两片地皮的快活。”说的宝玉笑了道：“依你说，此刻是走不得的了。”张老头儿道：“走是何尝走不得，不过恐怕路上不太平罢了。”焙茗在旁边用手搔着脑梢子道：“你今天早起和我说的，不是说有一个姓有特角的要来救咱们么？”宝玉道：“什么姓有特角的，你又来胡闹了。”焙茗道：“是他说的，却又不是姓牛姓羊，他说是说过了，只是我想不起来。”张老头儿笑道：“是有的！上海此刻开了一个救济会，捐了钱，雇了轮船，到天津救那一班避难的人，回南边去。此刻躲在京里不能回去的南边老爷们，都盼着他呢。但不知

他来不来。这个人听说也是个道台，姓陆。”焙茗道：“是不是呢！鹿可是有犄角的，我说我总不会记错了的。”张老头儿道：“前回闹得乱七八糟的，大家都慌了要逃走，老爷那样从容，已经住到此刻了，何必又急着要走呢？再过些时，等外面都太平了再走不好么？”宝玉道：“只是住在这里闷得慌，外头去逛逛，又没有好逛的地方，无奈何也只得等着罢了。”从此，宝玉只在会馆里住着。又没有个报纸，外面的消息一点不知，镇日就如昏昏做梦一般。幸喜他在上海带来的书不少，每日就只看书遣闷。

真是光阴易过，不觉秋残冬至。没有几时，又是腊尽春回。此时外面已略为平静，宝玉便料理出都。一路上只见颓垣断瓦，人迹荒凉，所过麦田，多半废弃。及到了天津，更觉得与来时又是一般光景，不胜嗟叹。到得上海，仍旧住在长发栈。安置行李已毕，即去访吴伯惠，各道契阔。宝玉又告诉他薛蟠的举动，大家嗟叹一番。伯惠道：“你来得正好！今日两点钟张园议事，我们可以同去看看。”宝玉道：“议什么事？”伯惠道：“听说中国和俄罗斯订了个密约，有割弃东三省的意思。大家就议这个事。时候已经差不多了，我们去罢。”

于是，同上马车，径奔张园。只见为时尚早，两人就在老洋房廊下泡茶。坐了有一点多钟时候，只见议事的人，陆续到了。约莫也有二三十人，聚在一间屋子里；当中摆着一张大菜桌子，先有一个人站到当中去。宝玉定睛看他时，只见他生得双眉紧皱，两目无神，脸上似黑非黑，似青非青，身上说肥不肥，说瘦不瘦，天生成的愁眉苦目，又装出那丧气垂头。只听他说道：“今日难得诸公到此，具见一片热心。近来听说政府和俄国订立密约，这密约不必说总是大有关系的了。诸公到此，

务望商量一个办法，怎生阻止得住才好。”说罢，退了几步。众人又你推我让的，让了半天，才又是一个人站到当中去。这个人却是生得黄黄的脸儿，年纪不过二十来岁，头上的头发，却长的狠长，就和在热丧里似的，站定了说道：“政府和俄国立了密约，这是国家大事。像我这种人，还上来演说吗？算什么呢？不过依我想来，大家同是中国人，凡是中国的事，都与我们有关系的。这回的约，既是密约，可见这约内的话，政府是不肯叫我们知道了的。但是拳匪之后，庆王和李中堂在京议和，俄国却要把去年寿山在黑龙江启衅的事另外提议，可见这密约是一定关系东三省的了。诸公，去年俄人在黑龙江虐待华人，把数千华人都赶到黑龙江边，逼着他跳下水去，一时华人死尸塞江而下。诸公莫以为东三省的事，与我们无涉呢！我们只管醉生梦死的过去，黑龙江便是扬子江的前车。”说到这里，有几个人连连拍手。那人便退下去了。众人又是你推我让的一番，还是头回那愁眉苦目的人，站上来说道：“我们今日务要商量一个办法，或者拟定几个电稿，打给政府和各省督抚，竭力阻止。诸公以为如何？”说罢，又有几个人拍手。那人又道：“今日人少，我们约定了后天再大会一次，再行决定办法罢。”于是众人纷纷散去，伯惠和宝玉也上车而回。

宝玉又约定伯惠，后天再去看看。到了后天再去看时，那局面大不相同了。移到了大洋房里面，靠里当中，拼了两个方桌子，上面又加上一个桌子，旁边设了个签名处，下面一排一排的列着百多张椅子。陆续到的人也多了。头回那个愁眉苦目的人，这回不演说了，只在地下踱来踱去，长吁短叹，搓手顿足。起先一个人站到方桌子上面，说了一番开会宗旨，以后又一个人上去演说。可奈今番人多，声音嘈杂，听不清楚。这个

人说过之后，来的人更多了。

看官，须知这张园是宴游之地，人人可来。所以有许多冶游浪子与及马夫、妓女，都跑了进来，有些人还当是讲耶稣呢。笑言杂沓，那里还听得出来。只见一个扮外国装的，忽的一声，跳上台去，扬着手中的木杆儿，大声说道：“今日在这里是议事，不是谈笑！奉劝你们静点，不要在这个文明会场上，做出那野蛮举动出来。”说罢，忽的一声，又跳了下去。宝玉细认这个人时，却就是前回那黄黄脸儿的后生。见了他今天的装扮，方才知他头回并非是在热丧里，是要留长了短头发，好剪那长头发的意思。以后又陆续有人上去说，可奈总听不清楚。宝玉不耐烦，正想走开，忽然听得一阵拍掌之声，连忙抬头看时，只见台上站着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子。宝玉吃了一惊，暗想：近来居然有这种女子，真是难得。因侧着耳朵去听，只听他说道：“一个人，生在一个国里面，就同头发生在头上一般。一个人要办起一国的大事来，自然办不到。就如拿着一根头发，要提起一个人来，那里提得起呢？要是整把头发拿在手里，自然就可以把一个人提起来了。所以要办一国的大事，也必得要合了全国四百兆人同心办去，那里有办不来的事！”众人听了，一齐拍手。以后人声更加嘈杂，竟然听不出了。说了一会下去，忽然又走上一个和尚来。宝玉暗想：这个和尚一定有点妙谛，要说的天花乱坠的了。留心要听时，无奈那些人见上去了一个和尚，都在那里惊奇道怪，甚至有捧腹狂笑的，那里还听得出一个字来。那和尚说完了，合十打了个问讯，便下去了。以后忽然上去一人，吼声如雷的大喊起来。看他满脸怒容，一面说一面拍桌子，就和骂人一般。把桌上的一个茶碗，也拍翻了，几乎把那桌子也拍了下来。旁边走过两个人，

一人一面把桌子扶住了。他益发拍的利害。这个人的声音大，应该听的清楚了，谁知他声音大时，底下吵的声音也跟着他大了，仍是听不出来。这个人喊嚷过了，便有一个人上去，举起一只手道：“演说已毕。”于是众人纷纷散去，也有许多围在那签名处的。宝玉和伯惠过去看时，原来他们在那里纠资做电报费。也有助十元八元的，也有助一二元的。旁边一个高丽人，也签了名，助了几元。因为言语不通，取了纸笔写道：“见诸公会议，热心可敬，言语不通，不能待谈，谨助电费”云云。宝玉见了，不胜感叹。忽听得背后有人说道：“你何不也签个名呢！”宝玉回头看时，又见一个人答道：“叫我出两个钱，倒可以使得；签名，我不干！”宝玉不觉嗟了一口气。伯惠对宝玉笑了一笑，相将出了大洋房，上车径回长发栈。

时候已经不早，宝玉便留伯惠晚饭，说：“我离了上海若干时候，住在京里，因为乱事起了，又没有个报纸，就同聋聩一般。你没有事，可请在这里作一夕长谈，把别后的事，说点给我听。”伯惠向与宝玉谈得来，就便留下。饭罢，宝玉谈起京里拳匪的事，因说道：“那一班愚民无知，也不必说。怎么一班王公大臣，也轻易信了这个。真是出人意外。”伯惠笑道：“莫说京城里那个顽固蔽塞的地方，上海算是开通的了，去年还有人说端王自有端王经济呢！”说话之间，忽然又想起一件事来。

不知想着甚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引证古今好学生词穷夜遁 横施缧绁慧神瑛平地遭殃

却说伯惠随意和宝玉谈天，忽然想起一事，因对宝玉说道：“去年北边闹了那么大的事，多少人往南边乱跑，却都是受尽了千辛万苦，才跑了回来，还有许多不得回来，在半路上断送了。你却安安稳稳的住在里面，已是一件奇事。这里南边各督抚，都和外人订定了约，照旧保护；又得山东抚台，在那边镇压住了。拳匪不能到南边来，这南边应该太平了！这上海的人，却也搬了个空，只说拳匪要来了。这也罢了，内地的人，却又纷纷的搬到上海来，想着也令人可笑。谁知南边果然也闹出一件事来，几乎闹的不太平。湖南一个廪生，听见北边闹的不像样，要在湖北起义勤王，被地方官查着了，就把这位廪生捉去杀了。”宝玉惊道：“勤王是好事，怎么杀了？”伯惠道：“地方官只说他反叛，所以杀了。内中株连的士类不少。这件事直到此刻不曾明白。官场中都说这班人是匪类，然而舆论却都说他们是志士。我们此刻也不能定论这里面的是非曲直，只好等将来操史笔的了。”宝玉道：“公道自在人心，只怕将来的史笔，也逃不出今日的……”

一句话没有说完，只见伯惠的家人黄福，匆匆走来递过一封电报。伯惠接来一看，却是武昌来的，连忙取《电报新编》缮了出来，便叹道：“才说的这件事，便是这件事找我来来了。”宝

玉道：“什么事？”伯惠道：“我要到汉口走一次，最好是即刻动身。”一面说，一面顺手把电报放在衣袋里，取出表一看道：“已经十二点钟了，要走还来得及，只是收拾一切，怎样呢？”宝玉道：“什么事这般要紧？”伯惠道：“就是为的才说去年湖北那案子，我一个朋友无端的被他们牵连及了，提到了衙门里去。此刻打电报来叫我去代他设法，这也是义不容辞的。然而电报到得太迟，只好明日再走的了。”说着便叫黄福先去，交代家里预备行李，明日我要动身。黄福答应去了。

宝玉道：“怎么去年的案子，此刻还在那里闹？”伯惠道：“官场的事情，有什么凭据！他要和你作对时，便一千年也可以闹不了，左右凭他一面之词罢了。他此刻不和我作对，要是一定和我作对时，我又是个安分守己的，他无可设法，不难凭空的说我是吴三桂子孙，要谋为不轨，也可以使得。”宝玉笑道：“这样说，做百姓的险得狠呢！”伯惠道：“可不是险得狠么。此刻有了个新旧党界，格外利害！官场最恨的是新党，只要你带着点新气，他便要想你的法子。”宝玉道：“以时势而论，这维新也是不可再缓的了。难道官场中人，是一点也见不到？”伯惠道：“你不知道，维新本是一件好事，但是维新两个字之下，加上一个党字，这里头的人类就狠不齐，所以官场旧党，就藉为口实了。戊戌四月之后，那一个不说要进京去伏阙上书，那一个不说拟就条陈呈请督抚代奏。及至政变了，这一班人吓的连名字都改了，翻过脸来，极力的骂新党。推他前后的用心，那一回不是为的开官发财！这个里头的奇形怪状，一时也说他不尽呢。内中我说一个人给你听，这个人叫章柏绳，自己也有了个四品的功名，向在上海一个什么局里当差，去年湖北那案子也有他的。你想以草莽英雄要建议勤王，这也可算新

极了罢！他附在里面，自然也是个新人了。事发之后，被他躲过了。旁人看着那维新党都是盖世英雄，正人君子。你道他的行止是什么样子？他在那局里有了几年，局里的弊病也略知一二了；看见那总办出脱了一票废料，把那废料价上了腰，他便要去分赃。总办不肯，两个人抬了杠子。他便打了一个禀帖，把这件事禀到两江去。总办知道了，便慌了手脚，要同他说和，分给他多少银子。无奈他的禀帖已经出去了，两江已经要委员查办。你道他得了银子，又怎么个办法？他重新又打一个禀帖上去，说前头那个禀帖不是他上的，不知何人架名冒禀，倒要请两江查办这架名的人。这种人的品行，怎么叫人看得起呢？”宝玉默默寻思了半晌道：“只怕维新党里，不见得个个如此罢！”伯惠道：“自然不能一概而论，然而内中有了这种人，也就难了。”说罢，便要辞去，道：“本来要再陪作一夕清谈，因为明日有事要动身，必要回去打点打点。”宝玉也不便强留，只送到楼梯口上，伯惠便别去。走到门口，正在等那看门的开门，宝玉却赶了出来，问道：“你明日还来不来？”伯惠道：“你有什么？我得便就来。”宝玉道：“不是这样说，我明日打算同你一起到湖北去逛一回，所以约你。”伯惠道：“如此，我明日便来。”说罢各散。

到了次日午后，伯惠果然来了，只见宝玉已收拾过行李，因笑道：“你好性急，要到晚上下船呢。”宝玉道：“早点收拾好了，也是一样。”伯惠道：“我这回去，不定要耽搁多少日子，你没有事么？”宝玉道：“我没有事，任凭你耽搁多少日子，都可以使得。”两人商量停当，晚上下船。一路无话。

不日到了汉口，泊了码头。要依了伯惠，便即刻叫了划子到武昌去，因为有宝玉主仆两个，恐怕招呼不便，因此先上了

岸。到鸿安栈歇下，安顿好了他两个，然后带了黄福，渡江而去。这一夜竟没有回来，次夜仍旧不回。宝玉闷着到外面逛了一遍。这天下午，伯惠回来了，宝玉道：“正事想已办妥了。”伯惠道：“妥还没有妥，只是查出了门路了。明日便放手办去，只怕还可以无事。你没有到外面去走走么？”宝玉道：“罢，罢！我素仰的汉口是天下四大镇之一，所以巴巴的来走一走。上半天，外头去望了一望，真是百闻不如一见！那个肮脏劲儿，我看倒可以算得天下第一。我几乎没叫那毛厕熏死了。”伯惠笑道：“本来‘臭汉口’是有名的。我来和你商量，我办的事，是在武昌，住在这边不便；丢你在这边，也寂寞得狠，不如搬到武昌去，闲了时，我们同出来访访古迹。这里不比上海，狠有点名胜呢！”宝玉道：“我本是个无可无不可的，就到武昌也是一样。”

于是歇了一宿，次日一早便叫了划子船，搬过武昌去。划了斗级营一家“连升栈”住下。伯惠又出去干事去了。过了一大会，方才回来。说事情已经有了眉目，只等回信了。于是带了宝玉去逛“黄鹤楼”、“卓刀泉”；又到汉阳去登“晴川阁”，游“伯牙台”，吊祢衡、鲁肃墓。一连逛几天，伯惠又有事去了。

宝玉一个人闷着，便在那公众客堂上闲坐。恰好有一个同寓的人，是学生打扮，走过来扳谈。宝玉不免问了些武昌学务事情，那学生也略略说了点。又道：“今日下午，学堂监督演说，各学堂学生都去听呢。”宝玉道：“这监督的学问，自然好的了，所以才引动了各学堂的学生。”那学生道：“那还消说得！这武昌城里的督抚司道，那一个不佩服他！就是闽省的学生，都是他教出来的。所以我们都称他为先生，也有称他老师的。”宝玉道：“我们不是学生，不知可去听得？”那学生道：“只要

穿上一套学生衣服，也可以混着去。”宝玉道：“这衣服我可没有，不知外头可有得卖？”那学生道：“你只暂时穿一穿，我可以借给你。”宝玉大喜。等吃过午饭，伯惠仍不见回来。宝玉便换了衣服，和那学生一起出去。

到得学堂时，只见到的人已经不少了。讲堂上，当中设了讲台，底下密密层层都是椅子。两人挨着坐下。歇了一会，那监督到了，众人一律起立相迎。监督到了台上，向众人呵了呵腰，众人仍旧坐下。宝玉细看他时，倒也生得轩昂，冰盘大的胖脸儿，挂了两腮的黑胡子，没缝的眼睛上，带了个茶碗口大的眼镜；穿的袍子，总有九寸多宽的衣袖；头上戴了一个簇新的暗蓝顶子。站在当中伸了伸腰，便大声念了一句“大学之道”，又叹了一口气道：“单是这‘大学之道’四个字，我们讲一辈子也讲他不完。我且就一个极粗浅易明的，说给诸生听。这‘大学，外之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内之可以修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宝玉听到这里，忍不住几乎要笑了出来。以后便不把耳朵去听他。心中暗自懊悔：多此一来！我以为他有多大经济学问，原来同村学究讲书一般。我小时候，也听得不要听了。只管胡思乱想。那监督又咕哝了多半天，宝玉只管低下头，想要瞌睡。猛听得一声拍桌子的声响，吓的抬头一望，只见那监督又说道：“近来一班后生小子，拾了日本人的唾余，动辄自命维新，指斥人家守旧。我们中国向来那里有这种字眼！都是那一班人，跟着日本人学出来的，久而久之，就牢不可破的有了这两个名目了。我却立定了一个主意，也不维新，也不守旧，只拣最中最正的道理做去。你们诸生也要如此。此时用功读书，将来出身做官，办起事来，也要拣中正的做去。什么维新、守旧，都要抹倒他的，那才是名教功臣呢！”说罢，昂然下台而去。这

一班听的人，也都纷纷散了。

宝玉同那学生回到连升栈。伯惠早回来了，见宝玉改了装扮，便问何故。宝玉说道：“去听演说呢。谁知演说不曾听着，倒听了好些笑话。”那学生诧异道：“听了什么笑话？”宝玉一面叫焙茗取了自己衣服出来，在客堂里换。伯惠也问：“是甚笑话？”宝玉道：“只他所演说的都是笑话！是一位监督演说，我当是讲什么大经济、大学问，谁知和坐冷板凳的讲书一般。讲了一句‘大学之道’，还要说一辈子也讲不完呢。到了后来，更发出奇议论来了：说什么‘维新’、‘守旧’的字眼，都是日本来的，为我们中国向来所无。他竟是不曾读过书的，你说奇怪不奇怪。这不是笑话么？”那学生道：“依你说，这‘维新’、‘守旧’两个名目，不是日本的，倒是中国的？”宝玉道：“除非我们中国的经史，都是日本来的，就可以说这句话。”那学生道：“不必多辩！我只问你这维新、守旧出于何经何典？”宝玉道：“《尚书》的‘旧染汙俗，咸与维新’；《诗经》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难道也是日本来的么？其余历代诏书上引用的‘维新’二字，也不知多少，一时只怕还数不完呢。”那学生涨红了脸道：“守旧难道也有出处么？”宝玉低头想了一想道：“‘因陋守旧，论卑气弱’，是出在《欧阳修传》的，只怕《宋史》也是日本来的了。”那学生哑口无言，快快的回房而去。

宝玉叫焙茗把那一套学生衣服，送还给他，便和伯惠到房里来，问道：“你的事情了结么？”伯惠道：“差不多了，三五天里面，就可以出来了。”闲谈一会，天色已夜，一宿无话。

次日起来，那同寓的学生已经搬去了，宝玉也不在心上。伯惠仍去干他的事。过了两天，这一天晚上，正在那里挑灯对谈，伯惠说起事情已经完了，打点了上千金之谱，大约明天就

可以放人了。话言未毕，只见闯进来了两个公人，问：“那一个姓贾的？”宝玉道：“我便姓贾。有什么事？”那公人取出一张票子来，在灯底照了一照，也不曾看出是那一个衙门的，更不曾看出为什么事捉人。那公人便沉下了脸，恶狠狠的拉了宝玉便走。

正不知为着甚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片言贾祸狴犴羈身 毒手频施鸿毛性命

却说宝玉正和伯惠挑灯夜话，忽然来了两个公人，问了姓名，不由分说，拉了便走，跑得飞也似的。宝玉脚跟不上地的，被他横拖竖拽，又在黑夜里，一点也看不见。走到一所衙门里面，转了几个湾，到得一处廊檐底下，一个看住了宝玉，一个便走到里面去回话。一会儿出来说道：“不问话，先押下。”说罢，二人拉了又走。走到一处，像是监里，交给禁卒，二人径自去了。

那禁卒便把宝玉推到一个栅栏里去。才跨了进去，便拥上好些人，把他围住，要搜身。宝玉定睛一看，原来都是些蓬头垢面的囚犯。暗想：囚犯何以搜起人来？喜得身边除了几个零钱之外，一点零碎东西都没有带。众囚只把几个零钱搜去，便各走开。

宝玉向里一望，却是漆黑的，各囚徒都是席地而卧。要再找一处有草席的地方坐下，却不可得。一言不发，只在那里出神。那心中就同做梦一般。暗想：我今天为了甚事，平白地被他们捉了来？我又不曾犯法，是谁在这里告我？这里又是什么衙门？一时不得主意，要想问人时，却没有一个可问的。一时又想到：吴伯惠此次到湖北，本是为的要救一个朋友；方才听说他的朋友可以有希望了，日间就可以出去，不期又闹了我进

来，想他又要为我着忙了。想到这里，忽然又想起伯惠的话：官场中要和百姓作对，随便可以栽上一个罪名的。莫非此地官场要和我作对么？然而我和他们无怨无仇，又何苦害我呢？并且我到此地，也不曾认识一个人，他们又从何知道我？真是奇事！左思右想，只想不出个道理来。

那旁边的囚徒，看见他站在那里，半天不动，都以为他吓的慌了，也有议论他的，也有讥笑他的。宝玉却只不听见，顺着脚步往里走去，要觅个隙地，可以蹲坐的。越到里面越黑了，忽然一股恶气，扑鼻而来，原来那里放着一个大粪桶，连忙缩住了脚。然而那粪桶旁边也有几个囚徒躺着，还开了灯在那里吸鸦片烟呢。宝玉便回步出来，望见栅栏外面，墙上挂了个油碗，点了个灯，这栅栏里面是没有灯的。若不是有几个囚犯吸鸦片烟，这里面连个火影儿也没有的。宝玉见没有坐处，便只管踱来踱去。踱到夜深时，各囚徒都七横八竖的睡熟了，也有鼾声如雷的，也有谵语模糊的，也有从睡梦中哭泣的。宝玉猛然想起伯惠的朋友，说还没有放出去，不知可在这里？于是从那半明半暗之中，去认那囚徒的面目。暗想：我虽不认得他，然而既是伯惠的朋友，伯惠又这般同他出力，那相貌自与寻常囚犯不同。一面这么呆想着，逐一认去，那里认得出来？心中不免又是胡思乱想。却倒亏他并不气急，要是旁人遇了这件事，胆小的吓也吓坏了；暴躁的不知要暴跳到怎样呢。他却还是从容自在，犹如平日一般，只不过多了一团疑惑就是了。只这一点疑惑，就勾起了无限的胡思乱想，闹了个通宵不寐。到了人静时，万籁俱寂，只有囚犯的鼾声与外面梆声相应。宝玉听了，转觉得天君泰然。

忽然外面的梆声一阵紧似一阵，不久就听见一声炮响，

抬头一看，天已亮了。过了一会，渐渐有人起来，外面已是大亮，里面仍是黑暗无比。那些囚犯，也有有人送东西来吃的；也有拿出钱央人代买点心的。身边没有带表，苦于不知时候，只有呆呆的守着。忽见那禁卒在栅栏外面，向自己招呼。宝玉走近栅栏时，只见伯惠站在外面，后头跟着焙茗。宝玉道：“又要劳动你来看我。只是我犯的是什么事，我始终不曾知道。”伯惠道：“便是我也不懂。我昨夜连夜的惊动了几个朋友，今天又忙了一个早起，总寻不出一个头绪来。第一件奇事，是没有原告的。”那禁卒在旁边冷笑道：“是官府访拿的，自然没有原告。只怕案情还不小呢！”伯惠忙问道：“是什么案情，你可知道？何妨告诉我，重重的谢你。”禁卒又冷笑道：“你们自己干下了什么事，只要问自己就是了。我只管看守犯人，那里代你们一个一个的查问案情去。”宝玉对伯惠道：“别的都不要紧，只有这里脏的难受。”伯惠道：“你暂时且耐一耐，回来再设法罢。我不过先来看你一看，顺便带焙茗认识了地方，有事好给你送信，我还要去干正经事呢。倘使提审起来，你说话要小心点。”宝玉道：“我用不着什么粗心小心，我没有犯事，怕什么？”伯惠道：“此刻不便说话，再谈罢。”说着去了。

宝玉听说是没有原告的，心中益加疑惑：据那禁卒说是官府访拿的，我却没有什么劣迹；并且到了此地，没有几天。他偏偏今天又不审问，要是问了一堂，就可以有点头绪了。过了一会，又见那禁卒开了栅门，带着焙茗进来；焙茗提着铺盖。禁卒便叫一个犯人另外搬一个所在，腾出这个地方来。焙茗此时悄悄的递给宝玉一个条子，宝玉会意，便揣在怀里。焙茗方才把铺盖打开，那禁卒早催着焙茗走了。宝玉这才有了个坐卧之地，就便坐下。喜得伯惠办事周到，铺盖里面，还夹了几

本书。宝玉便躺下看书，顺便把那条子取出来，夹在书上去看。只见上写着：“公自以语言贾祸，致有此厄；今晨又探得此时仇公者正盛怒，进言不易。当缓图也。狱中语言宜慎，举步皆荆棘，可畏之至。”宝玉看罢，便撕了个粉碎，只是心中越是觉得闷闷。自想：我从来不肯多言，是多早说了什么话，以致语言贾祸？这个仇我的又是谁？他力量能叫地方官捉我，想来一定是个显要的了。我却从那里去得罪一位显要，真是怪事！兜底把从前的说话都搬到心上来想过，也想不出个原故来，不觉躺在铺盖上睡着了。

不知睡到什么时候，却被禁卒把他叫醒，带了他出来。早有两个差役在那里等着，宝玉以为要审问了，便随了他去。谁知转了两个湾，便走到一个所在，有人接应了进去，两个差役去了。这里的人，便把他拉到一所屋子里去。屋子里面，却没有一个人，也没有桌、椅、板凳、床铺之类，就是空空洞洞的一间空房。那人把宝玉推进去之后，便反手把门锁了。那房门却也是个栅门，宝玉此时，更是莫名其妙，要问那人时，他早已走的远了。

将近黄昏时候，只见伯惠带了焙茗，提了铺盖，方才那个人开了门；焙茗提了铺盖进去，伯惠也走进去，和宝玉说话。宝玉道：“起先送来的条子，说的狠不明白，我何尝以言语贾祸来？”伯惠道：“这些话且慢谈。此刻这件事越紧急了，你昨夜进去的是班房，不知怎么又寄到外监来了；我先要代你去设法，你切不可心急。”宝玉道：“我并不心急，只是糊涂得太利害，也要叫我知一点儿呀！”伯惠并不答话，走到门口和那开门的人说话去了。说了一回话，才回头对宝玉道：“你在这里的事，我都托了他了；他就是管外监的禁子头儿，要茶要

水，只管和他要去。”宝玉道：“我急着问你什么语言贾祸，你却说这些作什么！”伯惠道：“就是你那天去听什么演说，听出来的祸事。”宝玉道：“奇了，我去听演说，始终没有开口，那里就得罪了人？”伯惠道：“你回到栈里，发的那一番议论，便是祸根。”宝玉道：“我就在栈里，也不曾说什么得罪人的话呀！”伯惠道：“你不和那学生驳论什么维新守旧么？”宝玉道：“这个话怎么就会得罪人呢？”伯惠道：“我也打听了许多人，才打听出来：那个学生，便是这位监督的得意门生；这位监督最欢喜的是奉承他，最恨的是驳他的议论。他也不问人家驳的是不是，但是驳他的，他就以为是诽谤他。所以他这一位得意门生，听了你驳他的话，便不知又加上些什么油盐酱醋去对他说了，才有这件事情。”宝玉道：“原来这里的法律又是一样。”伯惠道：“怎么又是一样呢？”宝玉道：“发两句议论，也要烦官府拿人监押的，不又是一样么？别处那里有这种法律？”伯惠道：“发两句议论那里便可以监押；他这内中不知栽上你一个什么罪名呢！”宝玉道：“要栽我罪名，也要有个凭据。”伯惠道：“你又迂了！官场中的事情，还不是由他去说的，要什么凭据呢？”宝玉道：“然则，他栽我个什么罪名呢？”伯惠道：“这个我还没有打听出来。”宝玉道：“你打算怎样设法呢？”伯惠道：“总逃不了‘解铃还是系铃人’七个字的诀窍。”说话时，那禁卒已经指挥了两个粗使的人，搬了一张木板桌子，两个杌子进来，又代架起床来。焙茗把铺盖开好，那禁卒又送了一把红泥茶壶来。宝玉笑道：“这倒也同客栈差不多，就这样住几天也无妨。”伯惠也笑道：“亏你这样从容镇静，要是别人早急死了。此刻只怕我比你还急呢！”宝玉道：“一个人只要把死生祸福看得透了，就没有着急的时候了。”当下伯惠带了焙茗辞去。

从此宝玉倒还觉得清静，不过门是反锁着的，不能出外罢了。每日的三餐，也是焙茗送来，这是伯惠在禁卒那里打点了的，自不消说。宝玉没事，只是看书静坐；上海寄了报纸到来，伯惠又叫焙茗送去看，因此日子倒不是难过。

看看又过了三天，还没问过一堂。正在纳闷，伯惠走来，对宝玉道：“事情真是无奇不有，你道戥上你一个是什么罪名？他说你是‘拳匪’余党呢。”宝玉道：“这更奇了，影子也没有的事，亏他怎么想得出来！”伯惠道：“真是亏他们想。你道他从那里想起？他因你说得一口京腔，说‘拳匪’都是北边人。你从那里去诉冤呢？”

正说话时，只见那禁卒走来，对伯惠道：“你老人家既然代他老人家设法，还应该早点想个法子。我受了你老人家的赏赐，不知照一声，是我的不是。才刚上头分付下来，叫我明天把他老人家‘报病’呢。”伯惠吃了一惊道：“真的么？”禁卒道：“我哄你家什么事呢。”伯惠听说，也不辞别宝玉，匆匆起身便去了。宝玉不解其意，便问那禁卒道：“把我‘报病’是什么意思呢？”禁卒道：“这个不好对你家说得。”宝玉道：“不要紧，你只管说。”禁卒仍不肯说，怎奈宝玉再三盘问，又许他说了给他赏钱，禁卒方才道：“说了你家不要害怕！报了病，就是要了命了。”宝玉道：“这话怎讲？”禁卒道：“你家狠聪明的，怎么这句话也不懂？当初秦桧要害岳老爷，也是这个法子。你家自己想罢。”说罢出外，反锁了门去了。

宝玉把禁卒的话，仔细一想：这明明是要我的命了。发了两句议论，便罹了个杀身之祸。这个未免死得轻于鸿毛了。但不知他怎样弄死我，伯惠如果设不了法，我倒尝尝这个滋味，便是做鬼，也多长一个见识。好在我是个过来人，一无挂虑

的。想到这里，倒也坦然。

次日，伯惠又来，宝玉便把禁卒的话对他说了。伯惠道：“这个也不见得，我已经竭力设法去了。万一设不了法，这是我对你不住。”宝玉道：“这是我自作自受的，与人何干？你这两天的奔走，我已经感激的了不得了！”伯惠听了，转觉得伤心，看看宝玉，却还是颜色自若的，只得别了出来。

不觉又过了五日，这天晚上宝玉正睡着了，睡梦中觉得有人将自己抬动，正要睁眼看时，忽然一件狠重的东西，在脸上压将下来，偏偏又是仰面睡着，被他压的喘气不得。连忙要推开时，双手又被压住了，要挣脚翻身时，脚也被压了。心想：是了，这是致死我的法子了。于是，宁心耐性的等死，只是喘不出气的辛苦，慢慢的觉得肚内的气，直涌上来，便觉得眼睛如同爆裂一般。

不知宝玉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何处有堂前三尺法 忽地来天外一封书

却说宝玉被压的闷绝了，昏不知人，只觉得身子像是轻飘飘的，飞将起来；只苦得不闻不见，到底不知自己是死了不是。正在恍恍惚惚的时候，忽听得远远的有人提着自己的名字来叫，嘴里要答应问是谁，却又如同哑了一般，喊不出来，慢慢的那叫声愈叫愈近，只是自己答应不出的苦。忽然一阵觉得喉咙里一股热气，直透到肚子里。猛又听得耳边一声叫，睁眼看时，只见伯惠伏在自己身边，那禁卒也在旁边，还有两三个人，都忙在一处，也不知他们忙些什么。四面一望，见自己睡的是床。暗想：他方才明明把我抬到地下，怎么又抬了上床？他明明是要压死我，怎么又是这种情形？伯惠何以又得信，连夜的赶来？此刻想是救活我了。心中胡思乱想，嘴里仍旧说不出话来。伯惠又灌了两口参汤，宝玉才慢慢的回过气来，微微的对伯惠说道：“劳你驾了。”伯惠道：“好了，你此刻觉着怎么样了？”宝玉道：“没有什么，不过喘息难点罢了。”

伯惠方要答话，只见外面闯进一人来，问道：“回过来了么？”伯惠道：“回过来了。”那人道：“那么我先回话去。”说着，匆匆去了。宝玉看那人时，十分面善。不觉默默的寻思，忽然想起正是那同寓的学生，十分疑惑，不解何故。要想问时，嘴里又懒得说话。伯惠又安慰了几句话，又送上参

汤，呷了两口。一会儿，焙茗打着灯笼来了，伯惠便道：“此刻已经一下多钟，我先回去，留下焙茗伺候你。到天明之后，便可以出去了，你将息点罢。”宝玉点头答应，伯惠去了。

宝玉又歇了好一会，慢慢的坐起来，此时人都散尽了，只有焙茗在旁边。宝玉走了两步，觉得神虚气喘，周身骨节甚是酸痛，又觉得脚下踩着许多砂子。重复坐下，叫焙茗看看地下是什么，焙茗拿烛一照，道：“咦，那里来的许多米呢？”宝玉在自己身上一看，见衣服上都染上一层白尘，方才明白那禁子拿来压我的，正是几袋米。但是既然要致死我，何以又救回来？并且那方才同寓的学生，何以也到这里来？真是令人不解。因问焙茗道：“这几天吴老爷在外面忙些什么，同些什么人往来，你可知道？”焙茗道：“吴老爷天天出去，小的每天不是往这里给爷送饭，便在寓里守着，都不知道。只有前回同寓的那个穿短衣，戴草帽的人，昨天来过一次，和吴老爷说了好些什么凉大人，热大人，又是什么拜门口拜窗户的，小的都不懂。”宝玉听了越觉糊涂，身上又觉得难受，便和衣躺下。心中辘轳似的，想着那刚才之事，只是想不明白，直到天色微明，方才睡着。睡梦之中，仍觉得身子轻飘飘的，随风飘荡。正在梦魂颠倒之际，忽耳边听得有人说话，不觉惊醒。睁眼看时，只见伯惠站在旁边，宝玉连忙起来。伯惠道：“恭喜！事情完了，出去罢。”一面指挥焙茗，收拾铺盖，又赏了禁卒酒钱，便同宝玉一同出来。门口早有两乘轿子伺候着，两人各各上轿，回到栈里。

宝玉一路上看着天上的日光，觉得身心一畅，大有天地异色光景。到了栈里，便沐浴更衣。伯惠便同他置酒压惊。宝玉道：“说着这件事，真是可笑！差不多闹上了半个月，我犹如

做梦一般，直到此刻还不明白。只知一向都是劳你的驾，费你的心罢了。”伯惠叹道：“说起来真是荆天棘地。你这回的性命，真是间不容发。倘迟了两三分钟，我此刻只怕要安排和你买棺材盛殓的了。你那得罪的原由，我已略为告诉过你，不必再赘了。我自从打听得他们栽上你一个义和团余党的罪名，便十分着急，真是无缝不钻的了。那天，那禁卒又说是已经交代把你报病，益发慌了。你知道此中弊病，凡是上头叫报病的，这个人就不长久了。无论几天，便叫禁卒下手结果了，就报个病故。你想还到那里去伸冤？我忙忙的托人介绍，找着那学生去斡旋，说了三天，方才妥当。说得好好的，是昨天行事的；昨天我去看他三四次，都不在家。后来再三打听，知道他前夜过江，到汉口去吃花酒，还没有回来。我又赶过江去，找着他，硬拉了回来，已经二鼓时候了，叫他连夜去干事，我还跟着他到了那监督的公馆里。他进去说话，我在外面等他。一会儿，他匆匆的出来说：‘恐怕来不及了，因前几天交代的，是今夜要人，今天一天又未见有人去关说，此刻不知怎样。’便同他匆匆到监里去，只吓了我一个半死。那禁卒千不肯万不肯的，不肯让我们去看你，情知是凶多吉少的了。那学生拉了那禁卒，到旁边说了几句话，又亲身到本官那里讨了主意，方才放我们进去。你已是直挺挺的睡在地下，气已经闭了。七手八脚的好容易救了过来。今天一早我就具了保状，托此地的铺家盖了图书，重重的花了几两银子，马上递进去，批准了，才得和你出来。”

宝玉道：“说了半天，这位监督的手段，这里官场的奇机，我是略知一二的了。然而这番斡旋是用的是什么法子，你也要告诉我，好让我知道。”伯惠笑道：“这件事可有屈你了。你知

道这位监督最恨的是人家讽刺他。大凡恶人讽刺的，一定喜人奉承。他还有一个脾气，最喜欢人家拜他的门。我辗转见了那学生之后，许了他的酬谢，托他去关说。只说你起先的话，是一时卤莽，过后深悔失言；又听说监督的学问，如何渊博，如何纯正，便欲列在门墙。把他说转了，却要先见了贽见及门生帖子，才肯放人。昨夜连夜办的便是送贽见、帖子。你此刻出来了，还得去拜见他呢！”宝玉呆了一呆道：“这个如何使得！这种人，我为什么要拜他的门？”伯惠笑道：“为的是救命！难道认真去拜他做先生么？”宝玉道：“既然送了贽见、帖子就算了，何必要我亲自去拜呢！总要想个法子，免了才好。”伯惠道：“你认真不愿意去，就是我替你去罢。好在他没有当面认识过你，也没有见过我，我就冒了你的名，去见见他也不妨。”宝玉道：“你也犯不着去见他！并且他虽不认得我们，那学生是总认得的。”伯惠道：“你何必如此固执，须知道古人的话：‘在他檐下过，不敢不低头。’你十多天牢狱之灾都受了，何在乎一见呢？”宝玉道：“你本来到这里是代你的朋友设法的，此刻那朋友出来了没有？”伯惠道：“早出来了，并且动身到日本留学去了。”宝玉道：“那么你此刻在这里没事了？”伯惠道：“没事了。”宝玉道：“那么还不好办！我们马上就渡过江去，跑上轮船，往上海一溜，就完了。还怕他赶到上海去找我们么？”伯惠道：“这个不妥当，还是去见他一见的好。”宝玉执意不去，道：“就这么一溜，你说不好，还有个法子，只要写个信给他，只说困了几夭，病了，一时不能来见；约他缓几天，我们再设法避他。然而这个信，是要你代劳的。这个‘夫子大人函丈’我写不来。”伯惠笑道：“这也是一法。”于是取过笔砚，代宝玉写了一封信，交代黄福送去。一面两人对坐饮酒，又谈

谈人情险诈，入世艰难的话。

吃饭过后，黄福回来，呈上回信，并两部书。宝玉并不拆看，还是伯惠看了。那信上写了好些老气横秋的话。看那两部书时，却是一部什么《丛编》、一部《诗文稿》，都是这位监督的大著作，送给新收门生的。伯惠翻了两页，递给宝玉。宝玉撂过一边，在那里出神。你道他忽然出什么神？原来他想起自己在大荒山青埂峰下，清静了若干年，无端的要偿我那补天志愿，因此走了出来。却不道走到京里，遭了拳匪；走到这里，遇了这件事。怪不得说是野蛮之国，又怪不得说是黑暗世界。想我这个志愿，只怕始终难酬的了。要待仍回青埂峰去，又羞见那些木石鹿豕；要待不回青埂峰，却从那里去酬我的志愿？想到这里，不觉六神无主，心中一阵糊涂了。耳无闻目无见的呆呆的出神。

恰好焙茗泡了茶，送上一碗茶来，一连叫了两声，宝玉只不答应。焙茗道：“好好的，又怎么着呀！想是老病又发作了。”伯惠本没有留心，忽听得焙茗说话，连忙看宝玉时，果见他目定口呆那般光景。只当他昨夜吃了亏，病了，因劝他睡下。宝玉听得伯惠说话，忽然神魂返舍，说道：“我没有事，不过在这里胡思乱想，想出了神罢了。”伯惠道：“又想什么呢？”宝玉道：“我想到底不如速回上海。好在有信去了，他明知我一两天内不能去见他，趁今天走了，他其奈我何？”伯惠道：“其实也可以使得，不过匆忙了些。”宝玉道：“我们行李又不多，说走就走，有什么匆忙呢？”伯惠道：“你好好的憩一天罢，明天走也不迟。”商量定了。次日便算清了房饭帐，到了黄昏时分，雇人挑了行李，出了汉阳门，雇个划子，划到轮船旁边，拣定了房位，又复乘风破浪的到上海去了。至于那位监督，受了宝

玉的赞见及门生帖子，却把两部大作算做还礼，终久不曾见宝玉一面。以后他还追求与否，我这书中，也不及表了。

且说伯惠到了上海，便约宝玉不必再住客栈，搬到自己家里去住，宝玉依允了。等轮船靠定了码头，二人舍舟登陆，便到伯惠家去。船上行李，自有黄福、焙茗招呼。伯惠和宝玉到得家时，不免略息风尘。家人们送上好几封信，都是伯惠去后接到的。伯惠一一看了。内中却有一封是托转交宝玉的，便顺手递了过去。宝玉接来看时，却是薛蟠的手笔，拆开一看，上面半文半俚的写着道：

宝兄弟大人阁下，

自从北京一别，我们走到长新店等候，天天还望天兵打胜谁知后来，果然应了贤弟之话。有人来告诉我，皇帝老子也跑了，于是知道贤弟之话不错。恐怕此地安身不得，欲到自由村，又不识路途，在此问人，人人都不知。幸喜遇见一位朋友，叫刘学笙，别字茂明；他认识路途，我就与他同行。刻下已经到了自由村，住在刘学笙家。

此处地方甚好，真是自由自在。比较上海有天渊之隔，好上好几倍。贤弟不妨来游一次，方知吾言之不谬也。如果贤弟要来，我之款祈代带来。不然贤弟用了，亦不妨事也。云云。

宝玉看了，交给伯惠看，伯惠道：“这自由村是什么地方，倒不晓得，想是一个极偏僻的地方了。”宝玉道：“就是这话。但不知怎么比上海好几倍。我在这里也是闲住，我打算认真去走一次看呢。”

不知宝玉到底去与不去，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放手枪宝玉缚强盗 中冷箭焙茗现原形

却说宝玉接了薛蟠的信，便想到自由村一行。伯惠道：“又没有事，何苦又往北边跑呢？”宝玉道：“正是为的没有事，可以到处逛逛，也是游历的意思。”伯惠道：“我只听见人到外国去游历，却不曾听见到村庄上游历的。”宝玉道：“我正为了这个狠不舒服。我听见他们动不动说到外国游历，不知游历了有什么益处！最奇的是每一个人游历，便有一部游历的日记；无论他游历的那一国，日记的第一篇，一定是画上一张平圆地球图。其中所记的，于人家的政治、风土、人情、物产都没有，内中纵有一二，也是说的模棱得狠，何尝有一句是有用的说话。所记的不过某日走了多少路，某日见某人，谈某话，某日游某厂，看制造某物。又复一味的夸张外国如何繁华，如何美丽！看了他的日记，恰是毫无用处。他有画地球的工夫，何以不画了一国的山川险要来？有走路的工夫，何以不稽查了他的风土物产来？有见人谈话的工夫，何以不访求了他的政治人情来？有游厂的工夫，何以不考求了他那制造之法来，游了这么一遍，费了盘缠，费了时日，费了精神，到底有什么益处！而且他既游历了外国，自然应该我们自己中国的情形要熟悉了，试问那一班游历的，自己中国地方，他到过几处，通了几省的言语？所以我说游历中国比游历外国要紧。只要派上几个学生，叫他

自己认定了，愿意游历那一省，就派他那一省。游历之法，要遍历各府、厅、州、县，细细的考察各处风土人情、民间疾苦、地方利弊、农矿产出，一一都要写了日记，并准他附记条陈办法。今年派这个去，明年派那个去。几个人去过之后，把他的日记互相比较，是那个考查得最清楚的，条陈得最好的，就派他去做那个地方的官。你看官民还有隔膜的吗？如此一来，地方还有不治的吗？”

伯惠道：“你的高论自是不错！然而你此刻又不是想做官，又不是要遍历各府、厅、州、县，不过要到什么自由村，北边去年闹了那一个大乱子。杀人遍地。那些秽恶之气郁住了，今年必多瘟疫；而且往后天气慢慢得要热了，到了热天，那疫气更是利害。不是有要紧事，何苦去碰他呢？”宝玉道：“那瘟疫怕他什么？你看那瘟疫死的人，大半是穷人，不然就是那起居无节，饮食不时的干净人。谨慎起居的人甚少得疫症的。”伯惠道：“既如此说，你是一定要去的了。”宝玉道：“我本来各处都要去逛逛，不过先到那里去一走，顺便也把他那款子带了去。请你代他转了汇票罢，此刻汇划总通了。”伯惠道：“通可是通了，然而那个什么自由村，从来也不曾听见过的，从那里汇去？”宝玉听说，呆了一呆，大家就此放下不提了。

过了几天，宝玉对伯惠道：“我想薛舍亲的款，一定要问他汇去，既然汇兑不通，我想了一个法子。如果取了现银，未免太笨重累赘了，不如同他换了金子，同他带了去罢。好在金子到处都可以换成银子的。”伯惠道：“你还当真要去么？”宝玉道：“他在别处呢，我可以不去；他在自由村，我可不能不去。因为我近来听人家说的那自由有多少好处，要去看看那自由村的自由。我不过要逛一遍，仍旧要到南边来的。我并且要到广

东、福建一带去逛呢。”伯惠道：“那么几时动身？”宝玉道：“这几天就打算走。因为此刻正是穿夹袍的时候，行李不必多带，只要带几件单夹及夏衣就够了；并且连衣箱也不必用，只要买一个外国的大皮匣就是。我顶多一两个月就回来。”伯惠知道留他不住，就同他把薛蟠的款子，都换了金条，一一点交明白。宝玉便买了皮匣，收拾好行李，预备动身。恰好“泰顺”轮船要开行。这个船，吴伯惠从前在那里当过帐房的，船上还有两个旧同事，便送了宝玉上船，嘱托招呼一切，方才别去。

“泰顺”船开行了两天，到了烟台下碇，起卸的货甚多，耽搁了许久，还不得开行。宝玉忽然动心，想道：这里是山东地方，我何不上岸逛一逛，就此从陆路进京，也是无妨。不然，住他几天，等有别个船来了，再附了到天津也好。想罢，忙叫焙茗收拾好行李，别过船上的人，叫了舢舨，一径登岸去了。在客棧里住了几天，因想我既到了山东，何不去登泰山呢？想定了主意，便托了客棧代雇了长行车，主仆二人，登车向西进发。在路上行了八九天，到得泰安，便到泰山上去游览了一遍。无非是摩挲大夫松，玩索表秦碑，谒青帝祠，游碧霞宫，秦观望长安，越观望会稽。在山上住了两夜，方才下来。

又雇了两匹牲口到曲阜，先下了店，去逛孔林，瞻仰古楷，趋步杏坛，又游了一天多。宝玉心中是无往不适的，便想从此进京去，取道济南，顺便要逛历山。因和客店里商量，要雇两匹长行牲口，或者是雇个车也好，店家道：“今日来不及上路了，明日大早走罢！”宝玉答应了。店家又跟到房里来道：“这屋子不好，我给爷另搬一个罢。”宝玉道：“住一夜的事情，胡乱将就点就过了，还搬什么呢！”店家道：“爷们从南边来，是舒服惯了的人，搬一个罢。”殷殷勤勤的，代宝玉提了皮匣，取

了铺盖，另走到一个屋子里来。这屋子果然比起先那个干净，又是新糊的银花白纸，店家交代好了，方才出去。

宝玉看那房子，陈设得虽是不离那乡村俗态，却四壁都悬有字画；角子上，还挂了一幅中堂，画的是五色牡丹。心中暗笑道：“村也不应该村到这个样子，怎么把个中堂挂到角子上去呢？”闲坐了一会，便吃晚饭。饭后方才掌灯，焙茗便把铺盖开好了。宝玉瞥眼看见角子那画上，爬着一个蝎子。便叫焙茗道：“好好的打了他，别叫他咬一口。”焙茗不敢动手，拾了一块小瓦片，对准那蝎子一摔。摔准了，可摔他不死，也不伤，豁刺一下跑了。一时找他不着，也就算了。宝玉是个细心人，他想：明明摔准了，何以不死，又不伤呢？这片碎瓦摔到那画上，劲也不小了，但是听他打上去的声音，却一点劲都没有，那画的后头就同空的一般，这是什么原故呢？想罢，揭开那画来看，原来画的后面不是墙，却是一个门口；有一扇木门，是从那边关过来的。门上有一条小小的板缝，凑近去一张，只见里面隐隐约约的有灯光，却看不清楚有些什么东西。放下那画，十分疑惑。画前面本来放着一张方桌子，往桌子底下一看，却是好好的墙。又暗想：这个莫非是个窗户，再揭开那画看时，那窗户自上至下，足有五六尺高，那里有这么高的窗户呢？常时听说北边有一种黑店，专门埋藏盗贼，劫夺客商财物。我今番一定是碰上了，这个怎生是好呢？低头默默寻思，忽然想着在上海所买的六响手枪，带多了时，在京的时候，在会馆里虽然拿他放过几枪，操演手法眼法，却不曾拿他打过人，今番不免要借重他了。因悄悄关照焙茗，叫他今天晚上不要睡，留着心。一面取出枪，装好了弹子，放在枕头旁边。暗想：他若是一两个人还好，倘使人多，可不得了。然而，无可奈何，也要仗着

他背城借一的了。不然，时候已经夜了，往哪里走呢？叫焙茗关上门，剔亮了灯。坐了一会：已是三更时候，便到床上去和衣假寐，焙茗也蹑手蹑脚的躺下。

到得三更过后，四面人声俱寂，微微的听见那画有点响动。宝玉偷眼看时，只见一个少年后生，从那画后钻了出来，手上提着明晃晃的一口大刀，慢慢的踏到了桌子上面。宝玉躺在床上看得亲切，拿起手枪，挥过来一扳，机簧动处，浓烟忽起，砉的一声，鸡心大的一颗铅弹，早着在强徒的大腿上，立脚不住，从桌上翻将下来；手中的刀，也掣在地下。焙茗哗的一声喊起来，宝玉也忙坐起来，喝叫捉下了。那强徒扒起来要走，却被焙茗下死劲的一推，后又跌下来。宝玉便亲自来按住他，叫焙茗拿铺盖绳来把他绑了。

此时门外已经有人擂鼓般打门，一叠连声叫饶命。宝玉只不理，叫绑了再说。焙茗一个人绑不动，宝玉帮着把他绑了个四蹄攥。外面打门之声，仍是擂鼓似的。宝玉握枪在手，叫焙茗开门。门开处，只见店家踉踉跄跄的跑进来，见了宝玉便跪下叩头，口称：“饶命。”宝玉道：“你开的好店，窝藏了强盗，打劫人家财物！此刻被我打倒了，你便叫饶命；可知我被你们打倒了又怎么？”店家叩头道：“老爷，可怜小的只有这个儿子，饶了他罢。我保佑你公侯万代。”焙茗噗嗤一声笑了道：“你还会保佑人呢！既会保佑人，为甚不先保佑你自己的儿子，别被我爷的掌心雷打着。”店家进来的时候，来得慌张，并不曾看见宝玉手上的枪。听了焙茗这句话，便信以为真，吓的又连忙叩头道：“我的天爷爷，你要是放了掌心雷，我的儿子的性命是死定了。爷爷饶命罢！”宝玉暗想：这种愚民真是愚得可笑，天下那里有什么掌心雷。正想藏过洋枪，乘势借这个去吓他，忽

听得已经被绑着的那个强徒儿子说道：“是洋枪打的，不是掌心雷。”宝玉便道：“我若用了掌心雷，你这房子早震倒了。”此时早惊动了合店的人，店家妈妈也起来了，也来跪着求饶；那店家又忙着跑出跑进，叫伙计们弄茶弄水，做点心。宝玉此时不敢再睡，乐得和他们胡缠。因问他：“为甚要起意作弄我？”店家道：“我们这店，本来是拣行李多的才下手。因为爷来时，我接应那皮包，觉得两头轻重不同，知道包里的银子不少，因此起了意。若是大伙客人，便多约几个伙伴。见爷们只有两个人，所以我的儿子便不约人了，要一个人独得，谁知倒被爷打倒了。”

说话之间，已经将近天亮。外面有人打门，店家出去看了，回来说：“牲口来了，今天头一站是长站，要赶早上路，请爷就动身。”宝玉叫焙茗收拾好了，先把铺盖拿去，驮在马上，焙茗背了皮匣，然后放了那强徒，出门上马而去。

走了四五里路，还不见天亮。两旁树木丛杂。焙茗在前，宝玉在后。正行之间，忽听得飕的一声响，一枝冷箭，正中在宝玉的马腿上，那马负痛把宝玉掀下地来，便溜缰去了。宝玉跌下来，便忙在怀里去取洋枪。原来，宝玉因为夜来之事，便加意防备，把那手枪揣在怀里。果然出门不远，便要用着。方才拿枪在手，只见前面焙茗也跌下马来，那马也溜跑去了。马夫不消说，是追他自己的马去了。焙茗却直挺挺的站在那里不动。宝玉不知强盗多少，索性不声张，躺在地下看动静。只见两边一时起了四五个火把，直奔焙茗，焙茗却还是直挺的站着不动。忽听得内中一个强盗失声叫道：“呀！怎么射了菩萨。”宝玉心中猛然省悟，当日在玉霄宫遇见焙茗，原像是个鬼一般，此时莫非有了什么变动？放眼望去，火光中只见焙茗肩上

插了一箭，四五个强盗，都站在那里目定口呆，还有一个跪在地下，对着焙茗叩头。暗想：这班人都是迷信鬼神的，还可以借这个去吓他，因一跃起来，跑了过去。众强盗看的呆了，不曾提防，倒吓了一跳。宝玉喝道：“好狗才，你射伤了我的家人，还看什么？”一面看焙茗时，那里是什么焙茗，竟是一尊木塑的仙童偶像，面目都剥落不堪的了。心中也自诧异，不过对了众强盗，不好现于颜色。因对着偶像叹道：“我说你道行不深，果然遭了这劫。”众强盗吓的不知所云，只道宝玉是神仙，便都对他磕头。宝玉只管不理，向木偶身上解下皮匣，自己背了，对众强盗道：“你们怎么说？”强盗只管叩头道：“求神仙老爷饶命。”宝玉道：“想你们也不值得一杀，我这仙童被你们射坏了。须知他暂时避开，过后还要来的。你们好好的抬了回去，香花灯烛供养。从此改邪归正，我便都饶了你。”众强盗连忙答应，叩谢了，抬了偶像就走。

此时天色已经微明。宝玉见强盗去了，暗暗好笑。然而好好的一个焙茗，改变了个偶像，心中十分疑惑：自己从来不信那妖狐鬼怪的，此时却被我亲见这等怪事。一面想着，信步走去，也不知走了多少路，忽然，抬头看见日出，不觉惊道：“往济南是向北走的，我怎么向东走起来？”再细看时，只见远远的祥光万道，瑞气千条。那祥光瑞气之中，隐隐现出一座牌坊来。

不知那牌坊是何所在，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贾宝玉初入文明境 老少年演说再造天

却说上回书中，说到焙茗中了一箭，忽然变了个木偶，当此文明开化时代，我做书的忽然说了这么一句荒唐话，岂不是自甘野蛮，被看官们唾骂么！不知此中原有个道理，是我做书人的隐意，故意留下这一段话，令看官们下个心思去想想。谁知我这书还没有脱稿，就有一位“镜我先生”见了，把作书人这个隐意，一语道破。他还说等我这部书脱稿之后，同我加批呢。看官们如果想不出这个隐意，且等着看镜我先生的批罢。

闲话少提。且说宝玉既失了马匹，又没了焙茗，虽然吓走了那一班强盗，只得自己背了皮匣，信步而行。远远望见一座牌坊，牌坊上发出了好些祥光瑞气，便只管向前行去。走到那牌坊底下，天已大亮多时，向上一望，只见上面写着“文明境界”四个大字。不觉暗想道：怪道近来的口头禅，动不动说什么“文明”、“野蛮”，原来有个“文明境界”的。但不知这境界里面文明得是什么样子，我侥幸到了这里，倒要进去看看呢！想罢，便步了进去，回头望那牌坊里面的额，却是“孔道”两个大字，暗想：这“孔道”两个字，大约就是“大路”的意思了。想犹未了，只见旁边来了一个人，生得方面大耳，神采飞扬，八字黑须，英姿爽飒，迎着宝玉一揖道：“贵客远来不易。”宝玉连忙

还礼道：“失路之人，偶然到此。不知贵境里面，可容瞻仰？”那人道：“敝境甚是宽大，但能遵守文明规制的，来者不拒。贵客既来此，就请先到敝馆小歇。”说罢，就引宝玉前行。

不多几步，走到一所大房子门前，门楣上挂着一个横额，上头写着“入境第一旅馆”。那人便让宝玉到里面客座里去。宝玉放下皮匣，分宾坐下。彼此展问姓氏，方知那人姓老，表字少年。童子送上茶来。宝玉接杯在手看时，却是一杯白水，放到唇边呷了一口，觉得茶香馥郁，心中暗暗称奇，举目看那客座，只见收拾得异常清洁。一杯茶罢，老少年又让宝玉另到一间房里去坐。这房里与客座又不相同，虽然四壁粉垩洁净，却是一无陈设，只在当中摆了几把椅子。坐了一会，忽然旁边一扇小门开处，走出一个人来，却是个苍髯老者，对老少年道：“这位贵客性质晶莹，不过肠胃间有点不净。这是饮食上未加考求之过，住上几天就好了。”老少年大喜，便让宝玉仍到客座里去。

宝玉便问：“这位老者何人？”老少年道：“此是敝境的医生。方才所坐的房，是验性质房。凡境外初来之人，皆由我招接到这里，陪到验性质房，医生在隔房用测验性质镜验过。倘是性质文明的，便招留在此；若验得性质带点野蛮，便要送他到改良性质所去，等医生把他性质改良了，再行招待。内中也有野蛮透顶，不能改良的，便仍送他到境外去。方才医生验得阁下性质晶莹，此是外来之客，万中难得一个的。足见阁下是文明队中人，向来在外面总是‘铁中铮铮，庸中佼佼’的了。”

宝玉道：“弟愚昧无知，有何文明之足道？但向来闻得性质是无形之物，要考验性质，当在平日居心行事中留心体察，何以能用镜测验？并且性质又何以能改良？改良性质又有何妙

法？贵境既有此法，何不到各处代世人都改良呢？”老少年叹道：“谈何容易！此时世人性质，多半是野蛮透顶，不能改良的，虽有善法，亦无如之何，只有待其自死。至于性质尚能改良之人，即不必我去同他改，他自己也会到此求改的。所以我们也无烦多事了。”宝玉道：“性质是无形之物，如何可以测验？还求指教。”老少年道：“科学昌（发）明之后，何事何物不可测验！即如空气之中，细细测验起来，中藏万有。野蛮半开通之流，动辄以空气二字，一总包括在内，如何使得？倘谓无形，不能测验，何以欧美声学家，尚能测出声浪来？不过声学家虽然测出声浪，但所绘声浪图，都是以意为之。敝境科学博士，每测验一物，必设法使眼能看见。即以测验性质而论，系用一镜，此镜经高等医学博士，用化学制成玻璃，再用药水几番制炼，隔着此镜，窥测人身，则血肉筋骨一切不见，独见其性质。性质是文明的，便晶莹如冰雪；是野蛮的，便浑浊如烟雾。视其烟雾之浓淡，以别其野蛮之深浅。其有浓黑如墨的，便是不能改良的了。”宝玉道：“此镜真是奇制，非独见所未见，亦且闻所未闻。”老少年道：“这也是先由理想发出来。古人小说多半是载神鬼之类，每每谈及善恶，谓善人顶上有红光数尺，恶人顶上有黑气围绕。又说人有旺气，有衰气，人不能见，惟鬼神可见。当日著书之人，又不曾亲身做过鬼神，如何知道？不过是个理想而已。既有此理想，便能见诸实行。所以敝境医学博士，殚尽心力，制成此镜。”宝玉不觉点头叹服。正在说话时，忽听得有人高声说道：“辰正一刻。”宝玉抬头看时，只见墙角上站着一个人，穿的是古代衣冠，双手捧着一个牌子，牌子上面写着“辰正一刻”四个大字。那双眼睛望着自己，似笑非笑。宝玉不觉吃了一惊，暗想：刚才倒不曾留神看见他。要待

起身招呼时，又见他要动不动的样子，不觉望着他出神。不一会，只见那“辰正一刻”四个大字底下，又现出“一分”两个小字来，不觉又是暗暗称奇。老少年已经觉得，笑对宝玉道：“这是‘司时器’，就同那欧美钟表一般，按时报出来的。”宝玉道：“钟表已是巧制，这个更巧不可阶了。”老少年道：“钟表虽是巧制，无奈他的记号不同。我们本是从子至亥的十二个时辰为一昼夜，他却以二十四点钟为一昼夜。那钟面记号又只有十二点，要记起时候来，必要分个上午、下午，岂不费事？譬如此刻是辰正一刻，要照钟表说起来，是八点一刻。当面问时候，还可以闹得清楚，要是记事，必要加‘上午’两个字，不然弄差了，就要错到戌正一刻去。非但麻烦，我们又何必舍己从人呢？”说罢，在身边取出一个表来，递给宝玉看。宝玉接在手里，见只有铜钱般大，当中现出一个“辰”字，左边是“正一刻”三个字，右边是“三分”两个字。宝玉再看那司时器时，却也变了“三分”两个字了。看罢，交还老少年，叹赏不置。

童子过来请用早点，老少年便让宝玉。宝玉此时正在肚中饥饿，也不推让，一同到了膳房。童子送上一杯茶，宝玉看时，仍是同清水一般，不过稍为稠了点。看见老少年吃，也就呷了一口，觉得那味道在酸咸苦辣之外，另有一种和甘之味，不觉一口一口的呷完了。说也奇怪，只吃了这一杯东西，那肚子也就不饿了。

童子来请示新到客人的住房，老少年道：“就住在第一号房罢。”童子听说去了。老少年引宝玉到第一号房去。只见自己的皮匣，已经送进来了。陈设精雅，没有丝毫富贵气象，也没有半点朴陋气象。现成的床帐被褥，书桌上文房四宝，件件俱全；旁边还有一架书，书架之旁，摆着一把醉翁椅，那一边便是一排椅子。角子上也有一个司时器，却是一个童子，雪白

肥团的，笑容可掬，双手捧了个卷书式的牌子，顶在头上。恰是辰正二刻，那童子便报了出来，犹如人说话一般。宝玉道：“这个声音，想同那留声机器一样做法的。”老少年摇头道：“不是，不是。留声机器，那里有这种清楚字音，他那个是相磨成声的，这个是按着人肺管的呼吸，用软皮做成放在里面，另装一副扇风机器，到了时候，机掭一开，扇风扇动皮管翕张成声的。如果晚上睡时，嫌他报的讨厌，这左耳里面有个机关，拨转了他，自然不报。明日要他报，便依旧拨过来就是了。”说罢，拨给宝玉看。宝玉道：“这真是巧夺天工了。”

说话时，忽然一阵清香扑鼻。宝玉回过头来一看，只见当中一张小圆桌子上面，放着一盆绿萼梅花，宝玉不觉大诧道：“此刻正是五月里，那里来的梅花呢？”老少年道：“这个不奇。敝境内有四个公园，分着春夏秋冬四季。那公园除供人游玩之外，并准人买花。所以四时花木，随时可以赏玩。”宝玉道：“天气不对，何以能得花开呢？”老少年道：“敝境化学博上，能制造天气。譬如此刻是初夏，那春夏秋冬三个公园的天气，都是制成的。等过夏天，交到秋天，这夏公园又制造起来。”宝玉叹道：“不说这制造天气是个奇技了，只是未曾制造之前，如可发此奇想，也就亏他。”老少年道：“这还是百年前的遗制。只因一百多年之前，敝境科学才萌芽，境内百姓大半穷苦，遇了一年棉花失收，偏是到了冬天，异常寒冷，虽有善堂善士，筹备冬赈，争奈棉花没有买处，也是枉然。那时一位化学博士，姓华名兴，字必振，便倡议说：‘与其人人而济之，不如设法使天气不寒，岂不更妙？’当时人人都嗤他谬妄。谁知他一言既出，便欲实行。使人驾起数十百个气球，分向空中，施放硝磺之类，驱除寒气；又用数十百座大炉，蒸出暖气，散布四方，居然酝

酿得同春深天气一般，草木也萌动起来。一时穷民大喜。虽然不能遍及境内，然而纵横三百里之内，竟然不知道这一年有冬天。这位华必振办了这一回事，可是把他的一份绝大家财，也散尽在里面了。后来政府里知道他有这个绝技，便由政府出费，叫他再为精研。他慢慢的便研究出这制造四时天气的法子来，并且费也减轻了。到了此时，敝境内是民殷国富，本来用不着这个法子了，因为不忍埋没了他的功劳，所以用他的遗法，每一区地方，按着四时，做了四个公园，公园之中，就立了他的石像。几时高兴，我可以奉陪去逛逛。”宝玉道：“这真可谓与天地争功了。”老少年道：“本来当时的人，就送了这位华先生一个雅号，叫做‘再造天’。”此刻游园士女，瞻礼遗像，都不肯提名道姓的，都称说是‘再造天遗像’。”宝玉道：“这三个字，华先生也当之无愧了。我本要到自由村去，不意起了个登泰山瞻孔林之念。就无意中碰到这里来，大开眼界，真是三生有幸。但不知贵境地面有多大？倒不可不各处去见识见识的。”老少年道：“敝境共是二百万区，每区一百方里，分东西南北中五大部。每部统辖四十万区，每区用一个字作符识。从一至十万，编成号数。那作符号的字，中央是‘礼、乐、文、章’四个字；东方是‘仁、义、礼、智’四个字；南方是‘友、慈、恭、信’四个字；西方是‘刚、强、勇、毅’四个字；北方是‘忠、孝、廉、节’四个字。现在这里，便是强字第一百区，我们省称，只叫‘强一百’。就是阁下说要到自由村，这自由村也是这里的一个村名。”宝玉道：“我舍亲到自由村时，说自由村离北京长新店不远，怎么却在这里？”老少年惊道：“除了这里，那里还有个自由村呢？”宝玉在皮匣里取出薛蟠的信，给老少年看。老少年看了大惊。

不知他惊的什么，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研医道改良饮食 制奇器科学昌明

却说老少年看了薛蟠给宝玉的信，不觉惊道：“这个地方，幸得阁下不曾去。别的且不要说，单是刘学笙就到过敝境三次。头一次到时，经医生验得他（也）性质污浊，送了他出境。过了几时，又来了，我以为他改换了性质，所以要到此地。谁知医生验过，说他污浊得比前更厉害了。第三次来时，更是不消验得，那一种野蛮气象，居然是‘辟（粹）然见于面，盎于背’了。这种人引进的地方，如何去得？”

宝玉道：“或者姓名偶然相同，也说不定。”老少年道：“他表字茂明，我明明记得的。那里有名号都同之理？这自由村不消说是野蛮自由的了。”宝玉道：“自由也分别文明、野蛮么？”老少年道：“这里头分别得狠呢！大抵越是文明自由，越是秩序整饬；越是野蛮自由，越是破坏秩序。界乎文野之间的人，以为一经得了自由，便如登天堂。不知真正能自由的国民，必要人人能有了自治的能力，能守社会上的规则，能明法律上的界线，才可以说得自由。那野蛮自由，动不动说家庭革命，首先把伦常捐弃个干净，更把先贤先哲的遗训，叱为野蛮。这等人，我们敝境人是绝不敢瞻仰的。他所住的什么自由村，如何去得？”

宝玉道：“贵境的自由村，是什么情形呢？”老少年道：“敝境的小地方，都是随意命名的，没有什么意思，只有这自由村，是我们东方先生的出身地方。东方先生壮年时，曾经反复辩论，

发明这自由村的道理，所以这村就叫做自由村。”宝玉道：“这东方先生又是什么人？”老少年道：“先生复姓东方，名强，表字文明。所生三子、一女，长子东方英，次子东方德，三子东方法，女名东方美。父子五人，俱有经天纬地之才，定国安邦之志。敝境日就太平繁盛，皆是此父子五人之功。后来这位女公子又招了一位女婿，就是那再造天之后，名叫华自立。他本来是科学世家，东方氏得了这位女婿相助为理，敝境越是日有进步。大家不忘了东方先生的大功，所以才拿他的表字做了地名，以示永远不忘的意思。此刻东方先生上了年纪，退隐在东部仁字第一区。他三子一女一婿，还在外面办事。”宝玉道：“贵境真是名称其实，我狠想到各处去游历一遍，只可惜没有一个向导。”老少年道：“要游历是易事，我也可以奉陪。”宝玉道：“阁下要接待外人，如何好走得开？”老少年道：“接待外人，不是我一人之事，还有同事的。只要请了个假，不妨出去游玩几时。此刻我还有点小事，先要失陪了。书桌上有叫人钟，倘是要茶要水，按钟便是。”说罢辞了出去。

宝玉一人独自赏玩了一回梅花，又看了一回司时器。那童子做得竟同活人一般，心中不住的称奇道怪。坐到书桌上，随意在架上抽了两本书来看。看了一会，觉得无聊，又把桌上的文房四宝随意把玩。无意中把叫人钟按了一下，并没有声响。拿起来看时，又看不出钟里面有什么。正在纳闷，便有一个童子进来问：“什么事？”宝玉没得好说，只道要吃茶。童子翻身出去，拿了一杯茶来。宝玉看时，仍是清水一般的。喝到嘴里，又是茶味浓厚。因问道：“你们这里用的是什么茶叶？怎么没有颜色？”童子道：“就是平常的茶，不过用汽水泡的，所以没有颜色。”喝罢，童子取了茶杯自去。

宝玉把旁边的窗推开一看，原来窗外是一所花园。这窗正对着一个亭子，亭外一株石榴，正在开花，十分红艳。宝玉便凭窗闲眺。司时器报了午正，童子便来请吃饭。到了膳房，仍是同老少年两个同吃。桌上却没有碗箸之类，童子送上一个杯来，杯内盛的也是清水，喝到嘴里却又甘香芳冽。喝完了，又换上一杯。如此递换了六七杯，也有同冲藕粉一般的，也有同杏仁茶一般的，每杯的味道不同。宝玉忍不住，便问：“吃的是什么东西？”老少年道：“不过都是鸡、鹅、鱼、鸭、牛、羊之类。这是敝境的大医学家东方德发明的饮食改良。他考得米麦、肉食之类，虽能养人，然而那个渣滓入到肠胃里，有时不化，亦足以致病，所以行了一个新法，把各种食品都用化学提出精液来，所吃的都是精液，自然不致于不化了。又考得用火煮食之物，内中都含有火毒。中国人吃的东西还好，还有些蒸熟的不十分近火，至于欧美人所吃的，非煎即烤，火毒尤为利害。不懂他们是什么意思，总不肯改良。并且他们未尝不知道煎烤的东西有火毒，所以才做出那种皮酒。皮酒是用槐花做成的，性子极凉；他的意思，要借皮酒的凉，去解散那火毒。殊不知已经吃了热的下去，又吃些凉的去解，直头是把自己的肚肠去做了凉热两品的战场，亏他们还自以为医学昌明呢！还有那种学西医的，也不知他学了多少，便先要把我们自己原有的中医，说得个一文不值，还要说中国的医学，将来要绝的。你道可笑不可笑呢？依他们所说，中国人的医道不堪，几千年来，中国人就早该死完了，何以尚有今日？他说的西医那么好，西人就应该处处比中国强了，何以人类孳生倒是中国人快？寿命长短，西人也不能比中国人长呢。我们东方德先生，幼年专攻中国医学，学成之后，方才考究西医。两面的都舍短取长，所以卓然

自成一家。又参以化学，所以无穷不通，首先就改良食品。他常说，能治病的不算是医生，只能算是病人的仆役。是真医生，务要医得通国人没有病，才算是医国好手。他这改良食品，也是要医得通国人没有病的意思。”

宝玉道：“改良食品的意思，已经领教了。但是不用火煮熟，怎么能熟呢？”老少年道：“何尝不用火？不过煮水成汽，借这热汽蒸熟食品罢了。”宝玉道：“如此说，居家也大难了，平常只要用一个厨子，一份锅灶，照这样弄起来，厨房里非但要设汽炉，并且还要请一位化学师呢。”老少年笑道：“敝境人家，从来没有厨房。每一区地方，有一个总厨，四面分布送食管，按时由管送到，丰俭随人。这送食管就同那自来水管一般。非独是吃饭，便是喝的茶，也是由总厨里供应的。”说话时，童子送上小小的小盘儿。老少年道：“今天菜单上的水果是苹果呀。”宝玉看时，仍是一盅清水，闻着却是一股苹果香，不觉一吸而尽，吸罢散座。

老少年便引宝玉到花园里去游玩。果然奇花异草，点缀得宜，楼阁亭台，结构精巧。老少年道：“中国的客栈草率，自不必说。那欧美的客栈，只不过一味的装璜富丽，纯是甜俗之气。较之这里如何？”宝玉点头叹美，又问：“听说外国楼房，动辄有十多层的，这里不知可有？”老少年道：“那是他们岛国，地小人多，才有这个高楼。可笑一班鼠目寸光之辈，或是眼见的，或是耳闻的，不问来由，只说他是文明的建筑，真是令人作呕。其实我们地大足以容人，何必要楼房呢？”一面说，一面曲曲折折的游遍了。转出园外来，又指着—个门道：“这里就算厨房了，可要看看。”宝玉进去看时，只见四面墙上，都列着一排水制，不下二三百个。那水制都是用玻璃做的。宝玉道：

这个俗名叫做龙头，向来所见，都是铜做的。怎么这个都是玻璃所造？”老少年道：“铜铁之类未免不洁，所以用玻璃。非但这水制，便是一路接来的，都是玻璃管子。只有洗物的自来水，与及地火灯管，是用铁管。”一面说着，便同了宝玉出来，同到客座里。童子又送上茶，宝玉问道：“这里茶怎么都没有颜色，不要这颜色又有甚意思呢？”老少年道：“茶不过取一点香味，可以醒胃消食。那颜色非但没用，而且有碍。试看泡了浓茶在碗里，放的时候久了，便有了痕迹。可知吃到肚子里，也有痕迹的了。虽然脾胃可以化他，然而何苦叫脾胃用了那有用的消化力，去化那无用的痕迹呢？所以这里的茶，是用茶叶蒸成汽水，便只存香味，一点颜色都没有了。”宝玉道：“方才说地火灯，不知地火又从何处得来？”老少年道：“地火不足为奇。四川煮盐的，就是用的地火，我们不过推广其法。钻地取火之后，就分布铁管，散置开来，作晚上灯火之用。就是总厨里的炉灶，与及制造厂里，都是用地火。”宝玉道：“那么说，这里用不着煤，并没有煤矿的了？”老少年道：“煤矿多得狠呢！开采出来都运到外国去卖，本境人是不用的，所以此地十分干净。不比那野蛮国，无论通都大邑，家家都有开火炉的烟囱，还有那制造厂的大烟囱杂在里面，闹了个烟雾腾天的世界，他还自己夸说文明，还有人崇拜他的文明呢！”

宝玉道：“这里科学如此发达，制造厂想必多了。”老少年道：“制造厂都在东部智字区里，智字十万区，差不多全是制造厂。明天游历时，可以去看看。”宝玉道：“这里一个厂都没有么？”老少年道：“有的也不过小厂，不甚大观。此地逼近海疆，倒有个水师学堂，是个大观。那讲堂里面，足足可以容得五万人。”宝玉皱眉道：“这讲堂大的倒不奇怪，只是那离得远

的，怎么听得见讲呢？”老少年道：“那位科学世家华自立，发明了一样新器，叫做‘助聪筒’，用一种金类，做成一个小小筒子，不过半寸来长，拿来塞在耳朵里，任凭隔了多远，只要当中没有阻隔，极细的声音，都可以听得见的。”宝玉道：“这又是一件奇器，不知可得一见？”老少年道：“明日同到学堂里，一则看看学堂，二则就可以见这样东西。”宝玉大喜。老少年便写了个条子，叫童子送到水师学堂里，约定明日去看学堂。

宝玉便自回房里去，忽然见桌上的梅花没了，却换上一盆白菊花。宝玉不觉叹道：“常见小说上说的什么仙人地方，四时有不谢之花，八节有长春之草。又说什么术士，能颠倒四时花木。不图我今日亲见其事，亲到其地。”一面推开窗户，窗外的一株鲜红石榴，与窗内的白菊，正是相映成趣。赏玩了一番，仍旧看书消遣。

夜饭后，回到房里。到了入黑时，看见所挂的灯，忽然发起光来，那光的比电灯还利害。想道：地火原来甚亮，那做电灯的见了他，又未免瞠乎在后了。只见老少年走来说道：“我已经请准了假，明日一准奉陪游历。”宝玉道谢。老少年看看那灯，又指墙边一个表道：“这是明暗表。如果嫌太亮，可以往下推；嫌太暗，可以往上推。”宝玉看时，那表如同寒暑表一般，当中却不是玻璃管，是一根铜条，上面画着分数，写着有字，外面横着一根银针。试把那银针往下推了一分，那灯果然暗点，再往上一推，又复原了。心中十分快活，道：“这又比电灯灵动多了。”老少年辞去。宝玉坐了一会，把灯推的像油灯一般，便睡了，准备着明日往外游历。

不知游历了文明境界，见些什么，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验病所痛陈医理 乘飞车快阅水师

却说宝玉安歇了一宵，次日盥洗过后，用过早点，老少年便来约了一同去看水师学堂。老少年道：“此刻时候尚早，昨日写信去约学堂总办，是约在未初。我们此刻何不先到医院里面去看看呢？”宝玉道：“好极，我正要考察这里发明的医学呢！”于是一同出门前去。

一路上，都是垂杨夹道。那官道有十丈来宽，坦平如掌，两人缓步行去。忽见头上一件东西飞过。宝玉道：“那里来的这一只大鸟？”老少年笑道：“这是飞车。敝境近年发明了飞车之后，官道上就不准行车，以免行人碰撞。当日发出这个号令，不过为保护行人起见。不料，自从不行车之后，一年之中省下的修路费，倒是一笔巨款。”宝玉道：“这车能飞多高呢？”老少年道：“高低是随意的。行远的车，飞得高些，大约离地一百尺。这是市上往来的车，离地不过五十尺罢了。不过远行的车，取准了直线，随便那里都可以横空而过。至于市上行走的车，虽然飞起，仍旧循着官道行走。因为在人家屋上飞过，恐怕车多的时候，不住的车影闪烁，有坏居人眼光。”宝玉道：“这车不见得有多少，我们走了许久，只看见一辆。”老少年道：“此处是幽僻地方，所以少些，到了闹市上面就多了。”

说话之间，远远望见一所高大房子，上面飘飘扬扬的竖

着一面旗子。那旗子是用黑白相间做成花碌碌的，骤看不甚清楚，及仔细看去，却是白底子里面满镶了一个大医字。宝玉道：“这面旗子的地方，想是医院了。”老少年道：“正是。”宝玉道：“那旗子倒想得甚好。”老少年道：“这也是华自立想出来的。敝境除了黄龙国旗不改，外交所用各旗不改之外，是本境自用之旗，一切都独出心裁，做成新样。可恨那一班媚外之辈，没有一件事不仿着外人去做。就犹如这旗色红是危险，黄是病，红十字是医，这都是欧美的通例。他们看了，便要拿来当世界的通例，记在心上，死也不肯忘记。我们初做这个旗的时候，还有两个境外来的看见了，极力诋谤，说是不通，医院一定要用红十字的呢！华自立生性率直，听见了把他痛痛的教训了一顿。他觉得惭愧无地，便逃到境外去了。”

说着到了医院门首。老少年取出名片，交与司閤人，司閤人拿了进去。一会出来，说：“请。”老少年同宝玉进去。早见一位苍髯老者，迎了出来。老少年便介绍宝玉相见，说：“这是敝区医学长秦君超和。”也代宝玉通了姓名。超和便问宝玉道：“想是新从境外来的？”宝玉道：“是。”老少年道：“敝旅舍医生黄越缓验过性质，说是晶莹如镜，境外所来之人，向来没有的呢。”超和道：“一望气宇便知，何消验得。”宝玉道：“初到贵境，闻得先生医学精明，特来拜谒。顺便瞻仰贵医院。”超和道：“尽请游玩。幸得近年来人民都知道卫生，患病的极少，所以敝院也极闲暇，病房里人也少。”老少年道：“去年病人只怕比前年少了。”超和道：“少得多了。去年一年只看了三十号病。”宝玉道：“这医院管多少地方呢？”老少年道：“敝境每区只有一个医院。本院所管的就是纵横一百里的地方。”宝玉暗想：纵横一百里之内，一年只有三十个病人，真是闻所未闻

的。不觉叹道：“国手之称，于此方见。”超和谦逊不迭。

童子献茶毕，超和便引二人同去看。出了客座，走到一处，门外挂着一匾，写着“验病所”三个字。到得屋里，只见异常轩敞，三面俱是玻璃窗。窗外花草树木，布置齐整，犹如花园一般。超和叫童子取过“验骨镜”来。童子便捧过一个匣子，犹如照相镜一般，也用三脚架架起，上面却有一张白绸罩着，超和亲手揭去白绸，叫童子站到那边去，便请宝玉看。宝玉往镜子里一看，吓得魂不附体，连忙退了一步，抬头又看看那童子。超和笑道：“不必惊怕，这是专验骨节上毛病的，请再看罢。”原来宝玉初次一看，只见和那童子般长般大的，那里是个人，竟是雪白的一具骷髅，所以吓的倒退了一步。听了超和的话，又去再看，果然清清楚楚的一身骨头，连那对缝合节的地方，都看得十分明显。看罢，超和又取了一片玻璃镜，加在上面道：“这是验髓的。”宝玉再看时，那一付白骨不见了，却按着那白骨的部位，现出了半红半白的骨髓来，看着那骨髓，狠有条理的，如丝如发的在那里运行上下。看完了，超和叫换一个镜来，童子过来换了。超和道：“这是验血的。”再叫童子去站着。宝玉再看时，只见那童子变了个鲜红的血人，那血运行上下，动得比骨髓快。看完了，超和也在镜子里一望，便问童子道：“你又在什么地方去胡闹来，把右膝跌伤了。”宝玉听说，忙向镜子里看，果然见那右膝盖上，有茶碗口大的一块血，隐隐的变了淡紫色，四面的血，都在那里运行，到了那紫血上，便运行得慢了。只听那童子说道：“我昨天晚上，打园子里回来，跌了一交，并没有胡闹。”超和叫再换一个，童子又来换了。超和道：“这是验筋的。”宝玉看时，果然是通体筋络全现，有条不紊。粗的、细的，都在那里一涨一缩，犹如呼吸

一般。暗想：他那右膝的血伤了，不知筋怎么样。留心去看，只见他右膝的一段筋，比左膝的大了点。便对超和道：“他这右膝的筋，不知可是受伤了？”超和过来看道：“如何不是？”于是又换了一个验脏腑镜，只见五脏六腑历历分明：红的是心，白的是肠，淡黄的是胃，紫的是肝，青的是胆，淡红浅白的是肺；又见那心的涨缩，肺的翕张。一时看罢，宝玉叹道：“这可谓神奇之极，与造物争功了。”

当时随意坐下，童子再献茶来。超和道：“可笑世人鼠目寸光，见了西医便称奇道怪，又复见异思迁。不知西医的呆笨，还不及中国古医。此种新发明，他更是不曾梦见。中国向来没有解剖的，而十二经络分别得多少明白。西人必要解剖看过，便谓豁然，自以为实事求是。不知一个人死了之后，血也凝了，气也绝了，纵使解剖了验视，不过得了他的部位罢了。莫说不能见他的运动，就连他的颜色也变了，如何考验得出来？莫说是解剖死人，就捉一个活人来杀了去验，也须知他一面断气，一面机关都停了，又从哪里去考验呢？西医每每笑中国人徒然靠诊脉定方，以为靠不住，然而他那听脉筒，又何尝靠得住呢？这些镜子都是东方德和华自立两位竭瘁精力，创造出来的。此刻还在那里研究两种新器：一种是‘验气镜’，专察验通身呼吸之气的；一种是量聪明尺与及灌入聪明的法子。将来这个新法出现了，就可望合境没有笨人了。”

宝玉道：“这真是奇幻绝伦的思想，令人佩服得说不出来。有了这种镜，看起病来，自然是一目了然的了。但不知用的药，还是中药，还是西药？”超和道：“中药居多，不过用法是全然改了。西药间中也会用着，然而用的甚少，用法也不同。”宝玉道：“请教怎样用法。”超和道：“凡人的肠胃，最是娇嫩。白

从东方德改良饮食之后，凡境内之人，除了血肉米谷的精华与及清水之外，杂物一概不准到肚里，所以治病的药是不吃的。病人只要到受药室里去，病轻的坐着，病重的睡着。这受药（病）室纵横上下，只有六尺，病人进去之后，关上了门，这边另有制药房，便对症发药。把应用的药，都蒸成汽，由汽管直灌至受药室。病人呼吸之间，受了药汽，病就好了。所以病人并不要服药。除非是肠胃内层的病，偶然服点罢了。”

宝玉道：“外症伤科，又怎样治法呢？”超和道：“外症不外是洗濯敷药。至于治伤科，我们中国本有接筋续骨定痛的古方妙药，近来更加改良了。不像那野蛮残忍之人，看见人家断了一手或一脚，他没有本事治得好，便索性把那手脚锯截下来。人家已经受了一番痛苦，他还要叫人家受第二番，却依然不得好，反成了个残废之人。此等残忍不仁之辈，居然也自命是个医生，真是千古奇闻！还有人佩服他文明，这不是奇之又奇么？并且伤科更是变幻不常，必要器具富足，手法敏捷，又要心思灵巧，随机应变，方才可以做得伤科。岂是拿了区区一纸卒業文凭，就可以做得的么？”

宝玉道：“西医每每注重脑，不知贵院可有验脑镜？”超和道：“方才看的是总部镜，是验全体的，还有分部镜。岂但验脑，便是耳、目、鼻、舌，五脏六腑，都各有各的察验镜，是另在一室的。因为验分部时，或要病人坐，或要病人睡，同这个放在一起，不大便当。可以请到那边去看看。”宝玉便欲同行。老少年道：“我们已经耽搁了半天了，那个看起来，更是耽搁时候，我们还要到水师学堂去呢，过天再看罢。倒是顺路到药圃里逛逛，我欢喜闻闻那药香。”超和也不挽留，便道：“改天再来看也好。”

于是引二人出了验病所，绕到后面，出了一个月洞门，那门上就写着“药圃”两个字。进得圃时，只见奇花异草，种植满地。也有参天的老树，也有依篱的小草，也有交枝，也有缠藤，五色缤纷，目不暇给。走过一个铁栅栏，老少年指给宝玉道：“这里面养的是预备入药的兽类。”又过了数武，有一个极大的铁丝网搭就的鸟笼。养的是预备入药的禽类。笼边一口大池，养的是预备入药的水族。宝玉叹道：“这真是无所不备了，但不知草木一部，已种全备否？”超和道：“有那天时不对的，由四个公园代种。这里开的多是鲜药，取新鲜的，气味格外浓厚之意。”宝玉道：“西医用药，讲究用质，不用气味，这是何意？”超和道：“这也是他们固执之过，他既不用气味，何以又懂得酸可以开胃呢？”

说着话时，已由圃里绕到前面，二人别过超和，出了医院。老少年道：“已经午正了，我们吃了饭去。”说着走到一家饭馆，拣个座坐了。便有童子来伺应。老少年道：“第一旅馆的两客饭。”童子答应去了。不一会便一样一样的送上来。吃完了，净过脸，老少年付了二百文钱就走。宝玉道：“这里饮食改得如此精良，怎么又如此价廉？”老少年道：“我们吃的本是自家的东西，不过在此地吃，烦他用电话传去，叫总厨里往这里送罢了。给他二百文，是他伺应的辛苦钱。”宝玉方才明白道：“那么说，是他开了这馆子。专赚几文辛苦钱的了。”老少年道：“这馆子就是总厨里分设的，每三五里地方，便设一个，以就食客之便。”宝玉道：“这真是便当极了。”老少年便要雇车，宝玉道：“还是走走的好，可以看看景致。”老少年笑道：“这里是本区之西，水师学堂在海边上，是本区之东，相去一百里呢，怎么走得到？”宝玉惊道：“那么说，车也来不及呀！”老少年

道：“此刻才午正二刻，来得及得狠。”说着走到车行里，雇了一辆飞车，二人坐上。司机掀的人，开动了机关，那车便拿空而起，喜得宝玉快不可言。

未知走了几时方到，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穿鱼腹战船施猛力 试电气海上发奇光

却说那飞车本来取象于鸟，并不用车轮。起先是在两旁装成两翼，车内安置机轮，用电气转动，两翼便迎风而起，进退自如。后来因为两翼展开，过于阔大，恐怕碰撞误事，经科学名家改良了，免去两翼，在车顶上装了一个升降机，车后装了一个进退机，车的四面都装上机簧，纵然两车相碰，也不过相擦而过，绝无碰撞之虞，人坐在上面，十分稳当。

当下飞车拿空而起，宝玉又惊又喜道：“当日看了一部小说，叫做什么《镜花缘》，说什么周饶国能做飞车，以为不过是个理想，能说不能行的。谁知到了今日，果然实有其事。但不知可同火车一样，也有个公司，有一定开行的时刻没有？”老少年道：“这里没有这种野蛮办法。人家出门是没有什么一定时刻的，说声走，就要走，他的车却限定了时刻，人家不出门的时候他开了；或者人家忽然有事要出门，他却不是已经去了，便是还有半天才开呢！你想，这样办法，行人如何能方便？所以此地的飞车，随时可以雇用，大小亦随人拣用。”宝玉道：“不知一天能走多少路？”老少年道：“快车一个时辰能走一千二百里。现在坐的是慢车，一个时辰走八百里。我们到水师学堂一百里，大约一刻时候可以到了。”

说话时，那车已在空中向前飞驶。宝玉隔着玻璃窗往外观

看，只见往来的飞车在空中来往，大小不一，大有天空任鸟飞之概。不觉乐得手舞足蹈，说道：“真是空前绝后的创造！”老少年道：“空前是可以说得，绝后是不敢说，此刻还在那里研究改良精进呢。我们今天看过水师学堂之后，明日到别处去游历，可以坐一辆猎车，顺便在空中打猎顽。”宝玉惊道：“空中还可以打猎么？”老少年道：“此处甚少禽鸟，到了勇字、毅字两区，鹰隼之类多。”宝玉道：“食品已经改良了，还猎禽鸟做什么？”老少年道：“何必一定要吃，我们打空中猎，不过是顽意儿罢了。猎得禽鸟，拣可以入药的，送到医院里去；可以做食品的，送到总厨里去。我们自己又要他作什么呢？”

说话之间，那飞车慢慢的落将下去，不一会，便已到地。那到地的时候，一点也不震动，大有贴地无声之致。二人下了车，已在水师学堂门首，峻宇雕墙，十分壮丽。老少年便进去交名片与司閤人。司閤人见是来会总办的，便先引二人到了总办会客所坐下，方才拿片子进去。坐了一会，总办出来相会。那总办姓吴，表字述起。老少年又介绍宝玉相见。寒暄已毕，老少年便请述起带着，到里面去瞻仰。

述起便在前引路，走过了学生斋舍，穿过膳堂，才到讲堂。讲堂外面便是操场。那操场竟是一望无垠的。宝玉游了一番，果然异常宽大，心中叹羡不置。述起又引到教习会客所，与总教习孙绳武相见。绳武知是专诚来看学堂的，甚是欢喜，道：“地方都看过了么？”老少年道：“都看过了。”绳武道：“未正才上讲堂。讲堂里面，本来设了来宾旁听席的，回来可以屈尊去坐坐。”老少年道：“旁听席离讲席太近，回来我们倒要坐的远点。我们不但来听讲，还要请教助聪筒呢。”绳武道：“这个容易。”说着把叫人钟一按，不一会便来了一个人。绳武对他说道：“你去

叫值讲堂的，把旁听席调到门口，把原来的旁听席改做末班学生席。”那人答应着去了。

老少年道：“何必又费一番调动呢？”绳武道：“讲堂上的坐位，有一定的。本堂五万学生，便只有五万把椅子，不调一调，难道奉屈两位站着么？”又谈了一会，听得外面咣、咣、咣的钟声响。响了好一会，方才停了。绳武便取了两个助聪筒，递给二人道：“学生都上堂了，请罢。”老少年又教了宝玉用法，于是一行四人，同走到讲堂里去。执事人报了三声云板，众学生一齐起立。绳武说声少陪，便一直上讲台去了。

这里述起陪二人在靠门口的一排椅子上坐下。这讲堂果然阔大深邃，黑压压的坐满了一屋子人，却是鸦雀无声的。宝玉先把助聪筒如法插在耳朵里，绳武便开讲起来。宝玉听得果然就在耳边说话一般，不觉十分诧异。听绳武讲的水师攻守之法，虽然不懂，然而他讲专门学之中，又带了好些保全国粹，合群爱国的议论，也觉得奋起精神。从未正讲到申初，方才下了讲堂，便到宝玉前道歉。那学生便一齐站起来，排了班，退了出去。绳武道：“此刻还到海边去操，可去看看。”宝玉喜道：“好极，难得碰了这个机会。但不知海边离这里有多少路？”绳武道：“就在强字百一区，不过五十里路，飞车一会就到了。”说罢，让到操场上。

只见无数的飞车，排列在那里，众学生正纷纷上车呢。绳武让二人也上车，跟着绳武，述起也到车上来。这个车子比雇的又自不同，是没有顶的，四面都是栏干，当中竖了一个升降机，就同轮船上的车叶一般。旁边又有一枝桅，四面都是栏干。当中足可容得二三十人。宝玉道：“这个车，下雨天怎样呢？”老少年道：“下雨自然有篷帐。”绳武望着众学生都上了

车了，便叫发令。便有一个人在桅竿上扯起一面令字青牙旗；又见那升降机如风的转动起来，无数的飞车一齐的腾空而起，起到空中，那升降机便停了，一大队飞车向东进发。

宝玉看着前面那一队学生车，虽然飞在空中，却也排了队伍，十分整齐。走到栏杆边，望底下一看，只见脚底的山川树木，如流水一般的往后退，宝玉笑道：“那小说上说的腾云驾雾，想来也不过如此。”述起道：“本来创造这车的时候，也是因为古人有了那理想，才想到这个实验的法子。可笑那欧美的人，造了个气球，又累赘又危险，还在那里夸张的了不得，怎及得这个稳当如意呢？小说上说的腾云驾雾，不过是一个人的事，顶说得神奇的不过挟带一两个人就了不得，怎及得这个能与众共之呢。”

说话时，那升降机又转动起来，慢慢的车子就到了地。举目一看，已在海边山上，众学生却在山下平阳地上下车。这山上有一座演武厅，四人相让进去。原来这演武厅是盖造在一个悬崖陡壁的顶上。厅前凿出一片空地，三面铁栏杆，两旁安放两尊号炮，当中竖着旗杆。厅当中设着公座，吴孙二人告罪上坐，宝玉和老少年都到厅前空地上站着观看。只见海面上波平如镜，一望无涯。岸边众学生，已纷纷上了舢舨，预备号令下来。忽听得一声炮响，旗杆上竖起一面令旗。那学生坐在舢舨上，却只不动。宝玉心中暗想道：他们怎么不听号令呢？谁知一转眼间，那海面上浮起无数的船来。老少年指给宝玉道：“这都是本区守口的战船。”宝玉道：“这是从那里来的，怎么一时就齐集起来，共有多少呢？”老少年道：“共是一千艘，平常都是伏在海底的。”宝玉道：“他又没有一个管通到水面，船上那里有空气可以存活呢？”老少年道：“没有了空气，岂但人

不能存活，那船也不能浮起来了。船上有电机，可以一面制造空气，一面收吸炭气。”宝玉道：“空气也可以制造出来，真是无奇不有了。但不知这些船，都有多大？”老少年道：“他们那些野蛮人，造兵船，动不动都讲大，这里的绝不大，一律都是五十尺长，却纯是一块铁造成的。除了舱口窗门之外，没有一条接缝。”宝玉看那些船时，却犹如橄榄一般，连桅杆也没有，烟囱也没有。只见那些学生纷纷的放了舢舨，都到船上去了。此时旗杆上早换了令旗，一大队船，便向前开行去了。

绳武、述起也离座走了出来，递了两个眼镜给宝玉和老少年。宝玉道：“这是什么镜？”绳武道：“人家都叫他什么千里镜、测远镜。这是东方美小姐创造的，叫做助明镜。”宝玉看时，那镜靠里一面，那玻璃只有指顶大，靠外一面，却有铜钱大，明明是两片玻璃，却又只得二分多厚。便把他戴上，果然看见海上战船，如在目前。原来前面一个荒岛，头一队十艘战船，开到将近那荒岛，十艘船便摆成折叠扇式，都把船头对着那岛。只见各船头上，都放出了雪亮的一颗东西，射到那岛上去，船便都沉了下去。第二队上去，亦复如此。绳武道：“这放的是无声电炮，今日操的是打靶。”宝玉道：“船上又不看见一个炮，是从那里放出来的？”绳武道：“这个船与欧美的不同，一艘船只有两尊炮，头尾各一尊。可是就借船身做了炮身，那船头尾尖的地方，就是炮口，所以这件东西，叫他船也可以，叫他炮也未尝不可。”宝玉道：“这么说，是在船里面放的了。但是怎样取准线呢？”绳武道：“船上备有透金类的镜，在镜里望出来，一点都没有阻隔。”

说话时，左右在栏杆边上装了一个架子，架着一个三尺来长的单筒测远镜。绳武叫多装上两个来，左右答应，便按着人数

装了四个。绳武道：“这是透水镜。从这里望去，可以望见水底。”宝玉叹道：“说什么神仙鬼怪！贵境的科学，只怕神仙鬼怪，也望而生畏呢！”绳武道：“这个镜可惜还不曾改良，倘能做得同助明镜一般，可以戴在眼睛上就好了。”宝玉除下了助明镜，去看那透水镜。老少年道：“你何妨戴着看，又可以望远，又可以透水呢。”宝玉依言，戴上了去。果然，见那海底如在脚下一般。细看那海底都是些巉岩乱石，有许多蚌蛤、螺蛳之类，附丽在上面。那头一排的战船，已经回来停下了。宝玉只管呆呆的看，那船一队一队的回来，已经到了六队。忽然看见一条大鲸鱼横海而来，这鱼的身子，比战船还大了一倍。恰好第七队船来了，这鱼横截住了来路。内中一艘船，便直撞到鱼肚上去。那边一艘在鱼头的前面过来了，这边一艘，从鱼尾后面过来了。宝玉心中甚代当中那一艘危险。谁知鲸鱼被撞，便大摆拨起来。那战船只做不知，只管顶着鱼肚走，那鱼也被这艘船横送了过来。海面上已是翻波涌浪，海底的船，却安稳如故，宝玉心中甚为纳闷。忽然见鱼肚这边突出船头来，已是被这船钻穿了。走不上多少路，已是全船在鱼肚里钻了过来。那鱼腾跃了一番，便浮了上来。宝玉大以为奇。老少年笑道：“不知又是那一个猎船，得了这便宜货了。”

此时打靶已完，船已回来了，天已晚了。述起、绳武便留在演武厅吃饭，道：“索性看操了电光去。”于是传令开饭。四人同坐，吃罢散坐。不一会，一轮明月东升，宝玉道：“有月亮怎样试电火呢？”绳武道：“正惟要有月亮的时候试放，才见得电光的利害。”于是等到亥初时候，一连放了三响响号炮，山鸣谷应的声音还未绝，忽见海面上，放出了豪光万道，照得如同白昼一般。往下看时，只见管舢舨的人，也须眉毕现。宝玉

忙向透水镜里看时，只见那些战船全船发亮，犹如一团白火一般。抬头看那月亮，已被这白光衬的变了红色，不觉摇头叹绝。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闲挑灯主宾谈政体 驾猎车人类战飞禽

却说宝玉从透水镜内，看见全队战船，都见全体发光的，海面的白光，竟把月亮衬成红色。正在诧异，忽然一转眼，只见满海白光，都变成红色，霞彩万道，光艳夺目。惊奇的正要致问，忽然又变了绿色，把满海的水，照得同太湖一般。忽然又变了黄色，忽然又变了金光万道，忽然又五色杂现，闪烁变化，双眼也看得眩了。忽然又见五色的光，分成五队，往来进退。此时，看那月亮竟是黯无颜色了。盘旋往来了许久，忽地一下，众光齐灭，眼前就同漆黑一般。停了好一会，方才觉得有月色。

当下又放了一响炮，水底战船，便一齐浮起。船上又都有电灯装在两旁及船头等处。左右拿了两盏电灯，向上晃了晃，众舢舨便一齐开到战船旁边，众学生纷纷的在战船上出来，登上舢舨，放到岸边登岸。

绳武约了众人上车，桅杆上的电灯，早大放光明。一时升降机转动，升在空中停住，望着众学生的车，一时齐起，方才向前飞驰。看着众车的电灯，犹如万点繁星。宝玉叹道：“今日可谓极人世之大观矣！但不知战船上放出五色电光，作何用处？”绳武道：“白光是探海的，五色是作号令的。”宝玉道：“日里的号令呢？”绳武道：“海底黑暗，仍然是用电光。至于

浮上水面时，临时能竖起一枝铁桅，用的是旗号。通信有无线电话。”宝玉道：“只听说有无线电报，不料也能做电话。但我闻得无线电报，电机发动，无论何处，只要电力能相感得到的，电机都动起来，所以无线电报必用暗码，以防泄漏。这用无线电话，不怕泄漏么？”绳武笑道：“那是制造未精之故。我们造精了，要到那里便到那里。就是那‘叫人钟’，也是无线电铃。”宝玉听了，方才明白那叫人钟按他不响，能叫到人的原故。

说话之间，飞车已经回到了水师学堂，仍在操场落下。为时已经子正三刻了。述起便留二人住下，另拨一所闲房安歇。夏天铺陈简便，宝玉恐怕述起有事，便约了老少年同到房里去。

宝玉问道：“飞车可称迅速神奇之极，但只是一层，倘使做贼的也坐了飞车，从空而下，偷了东西，也腾空飞去，便怎样踪缉呢？想来此处的捕役，一定又是另有什么不可思议的神奇手段的了。”老少年道：“敝境的捕役，非但没有神奇的手段，便连捕役也没有一个。不是足下提起，我竟忘了这个名目了。”宝玉道：“这又是什么原故呢？”老少年道：“敝境近五十年来，民康物阜，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早就裁免了两件事：一件是取文明字典，把‘盗贼’、‘奸宄’、‘偷窃’等字删去；一件是从京中刑部衙门起，及各区的刑政官、警察官，一齐删除了，衙门都改了仓库。你想衙门都没有了，那里还有捕役呢？”宝玉叹道：“讼庭草满已是佳话，今更删除刑政衙门，真是千古盛治了。但不知是用什么政体治成的。”老少年道：“世界上行的三个政体，是专制、立宪、共和。此刻纷纷争论，有主张立宪的，有主张共和的，那专制是没有人赞成的了，敝境却偏是用

了个专制政体。现在我们的意思，倒看着共和是最野蛮的办法。其中分了无限的党派，互相冲突。那政府是无主鬼一般，只看那党派盛的，便附和着他的意思去办事。有一天那党派衰了，政府的方针也跟着改了。就同荡妇再醮一般，岂不可笑？就是立宪政体，也不免有党派。虽然立了上、下议院，然而那选举权、被选举权的限制，隐隐的把一个贵族政体，改了富家政体。那百姓便闹得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所以又搅出一个均贫富党出来，又是什么社会主义，终非长久太平之局。不信，你放长眼睛去看，他们总有那分崩离析的一天。我们从前也以为专制政体不好，改了立宪政体。那时敝境出了一位英雄，姓万名虑，表字周详，定了个强迫教育的法令。举国一切政治，他只偏重了教育一门；教育之中，却又偏重了德育。”宝玉拍手道：“所以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就是这个来头了。”老少年道：“万先生经营了五十多年的教育，方才死了，他临终说了八个字，是‘德育普及，宪政可废’。他死后不多几年，就听见外国有那均贫富党风潮，国人就开了两回大会，研究此事，都道是富家为政的祸根。于是各议员都把政权还纳皇帝，仍旧是复了专制政体。”

宝玉道：“何以专制政体倒好？这可真真不懂了。”老少年道：“看着像难懂，其实易懂得狠，不过那做官的和做皇帝的，实行得两句《大学》就够了。”宝玉道：“《大学》虽系治平之书，那里有两句就可以包括净尽的，倒要请教是那两句？”老少年道：“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宝玉想了一想，笑道：“果然只有两句，却一切都在内了。然而那做皇帝、做官的，果能体贴这两句，实行这两句才好呢。”老少年道：“所以要讲德育普及呀！那一个官不是百姓做的？他做百姓的时候，已经

饱受了德育，做了官，那里有不好之理。百姓们有了这个好政府，也就乐得安居乐业，各人自去研究他的专门学问了，何苦又时时忙着要上议院议事呢！”

宝玉道：“原来专制政体，也有这样好处。”老少年道：“这又不能一概而论。那没有德育的国度，暴官污吏，布满国中，却非争立宪不可。”宝玉叹道：“没有德育就难说了，就是立了宪，还不够不上富家政体，不过是个恶绅政体罢了。有多少靠着一点功名，便居然搢绅恶霸一方。包揽词讼是他的专门学，鱼肉乡民是他的研究资料，倘使立宪起来，这种人被选做了议员，只怕比那野蛮专制还利害呢。”老少年道：“这更是深一层思虑了。但是未曾达到文明的时候，似乎还是立宪较专制好些。地方虽有恶绅，却未必个个都是恶绅。议员又不是一个人，还可以望利害参半，逐渐改良。至于专制，只有一个政府，高高在上，重重压下，各处地方官，虽要做好官，也不能做了，所以野蛮专制，有百害没有一利；文明专制，有百利没有一害。这种话你和那半开通的人说死了，他也不信呢！”

宝玉道：“方才听孙教习说的，那战船船身便是炮身，船的头尾，便是炮口。请教，那船沉下时，炮口不要灌水进去么？”老少年道：“这种电机炮，甚是灵捷，放了一弹出去，接着就是一弹装到腔里，送到炮口上，就借这个炮弹堵住炮口。”宝玉道：“难道在水底，还能放炮么？”老少年道：“自然能放，不然，躲在水底做什么呢？”宝玉道：“水战的器具，是看见了，可惜未看看炮台。”老少年道：“此地没有炮台。那炮台是一件最笨最无用的东西！人家以为是守口利器，我们境内虽三尺童子说起炮台来，也要笑的。你看这些战船，不强似炮台么？”宝玉道：“不知陆师学堂又在那里？”老少年道：“东部、

北部都有。”宝玉道：“贵境既然分了五大部，何以只有东、北两部设陆师学堂，难道不偏枯了一边么？”老少年道：“敝境只有近海的海防水师，近边陲的陆防用陆师，至于国境之内，是不设一兵的。”宝玉道：“这是什么意思呢？”老少年道：“国内设兵难道防自家人么？须知练兵以防家贼的那一句话，是野蛮中的畜类说的。稍有人性的都不肯说，何况敝境连小窃也没有一个，那里还要防什么强盗反贼呢？”

此时五月的天气，夜景甚短，两人对谈谈，不觉就天亮了。便有人来伺候栉沐盥洗。述起也起来了，邀孙绳武同用早点，老少年便要辞去，述起问：“到那里？”老少年道：“没有一定的去处，打算陪贾君到各处一逛，顺便雇一辆猎车，到空中打猎顽。”绳武道：“猎车何必要雇，我这里有一辆最新式的，是上月东方美小姐所送。我一向公事忙，未曾顽得。这个车，连司机人都不用，坐了上去，自己可以运动。他那开闭机关，都在人坐的地方，每个机上，都注明了用处与及方法。一切猎具，都齐备在上面，可以奉借一用。”老少年大喜，称谢。

绳武便引二人到操场上，只见那猎车同前两次所坐的，又自不同：下层犹如桌子一般，有四条桌腿。那升降进退机，都安放在桌子底下；中层后半，安放电机，前半是预备放禽鸟的。前面一个小圆门，内有机关，禽鸟进去，是能进不能出的。上层四面栏杆，才是坐人的地方。前半是空敞的，后半是一个房间，所有一切机关，都在里面。桌椅板凳，都位置整齐，壁上架着电机枪四枝，抽屉里安放枪弹、助明镜等，应用之物，莫不齐备。前面栏杆上放着一卷明亮亮的东西，却连老少年也不认得。绳武道：“这是华自立新创造的障形软玻璃，

把他扯开来，外面便看不见里面，里面看外面却是清清楚楚的。”宝玉大以为奇。绳武便叫仆人把玻璃扯开。车上本做有现成的架子，用绳一扯，那玻璃早搭到架子上面，还有一半，便在前面垂了下来。宝玉见隔着玻璃，望外面甚清楚，连忙下车，走到前面一看，果然全车都不见了。但见碧澄澄的一片，同天色一般，只有进禽鸟的小圆门还看得见，是做玻璃的时候，预先留下一个洞，以备放进禽鸟的。绳武道：“这玻璃还能变颜色呢！此刻天好，他是碧的，天不好，他就变成阴晦之色，总随着天色变换。上月美小姐送了这车来，便问了战船的尺寸去，听说要做成障兵船的，呈请政府验买呢！”说罢，送二人上车。

二人坐在车上，拱手作别。老少年到房里开了升降机，升向空中，看了定南针，仍飞驶到旅馆门前落下，叫童子去买了许多罐头食物，又向当地的借了两个年长的童子同去。上了车，对宝玉道：“我已购备了半个多月的粮食，我们就到空中过日子去也。”说罢，把车升起来，向东飞驶。叫童子开了罐头，就在车上午饭。

一时到了勇字区，老少年便拣一处林木茂盛的地方，把车降下。离地只有四五丈光景，忽然一阵小鸟乱叫的声音，从车里发出来。宝玉大以为奇，连忙看时，只见老少年开了一个机关，那机关上篆刻着“引禽自至机”五个字。老少年道：“我也莫名其妙，见他篆刻这几个字，姑且开了试试看的，不料发出这种声音来。这声音究从那里出来的呢？”两个人便四下去寻。寻到外面，忽听得中层有颠扑的声音，抬头看时，已是有十多个鹰，在猎车的左右回旋飞舞，飞到旁边没有玻璃的地方，见有了人，便避开去。两人正要回房拿枪，忽听得两个童子在车头

上说道：“又一个了。”两人忙去看时，只见一个鹰飞在车前，忽的一下飞近车来，望着中层一撞，就不见了。这才明白，这小鸟声是从那小圆门出来，引那飞鹰自己撞进去的。宝玉道：“这种打猎真是舒服，又何必再用枪呢？”

正说话时，一大童子指道：“那边又一个鹰来了。”老少年抬头一看，只见极目天际，有一个同鹰一般大的鸟飞来，便道：“隔了那么远，还那么大，那里是鹰？”连忙同宝玉取了助明镜一看，是一个其大无比的大鸟，自北而南。老少年道：“我们打了他，带回去。你看他自北而南，我们横截过去罢。”说罢，拨转车头，向西飞去。赶到晚饭过后，月亮上来了，看看赶到。此时看见那鸟实在大的怕人。坐的猎车，已经有二丈四尺长、一丈宽的了，只要那鸟的一个翅膀，怕就有四个车大。老少年忙叫取枪，于是四个人一齐取了枪，对准大鸟打去。谁知枪子打到他身上，他只做不知。宝玉道：“他的羽毛厚，只怕打不进去，我们打他的脚罢，最好是打他的眼睛。”说时迟，那时快，宝玉早一枪中了他的脚爪。那大鸟嗷然怪叫了一声，便回翅过来。这里四枪齐发，还是挡他不住。看看被他飞近了，那翅膀把月亮遮住了，登时黑暗起来。还幸得车上有两个电灯，可以看见他。忽然一阵那车乱颤起来，原来被他用脚爪抓住了车的上架。看他那脚爪比人的大腿还粗。他却低下头来看那车子，张开大口，又是一声怪叫。他那口一张时，上喙与下喙相去几乎一丈以外。宝玉忙叫：“打口，打口！”那电机枪本来一排弹子是一百颗的，此时新换上弹子，四枝枪便雨点般向大鸟口中打去。

不知是人胜，是鸟胜，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中非洲猎获大鹏 藏书楼纵观古籍

却说猎车被那大鸟抓住，张开大嘴，要啄下来，四人慌忙对准了嘴中放枪。正在危急之间，却被一个童子，一枪打在那鸟的眼睛上，复又怪叫一声，把脚爪一松展翅飞去。

那猎车登时荡漾不定，老少年连忙去把住了舵，虽然定了，却是全车欹侧。走到前面看那平准机，原来方才被鸟抓住时，震动的歪了，连忙设法扶正，方才复平。宝玉道：“受了这个大惊吓，费了七八百枪弹，仍旧被他逃了，未免太不值得，我们还得赶上他。”老少年看看定南针时，车已向向了北了。因说道：“被他抓的方向也改了，好利害呀。幸得一切机轮都在下层，未曾损坏。”抬头看那鸟时，仍是向南飞去，于是拨转车头，向前直追。那鸟愈飞愈高，这里车也升高了去追。相离四五里，追了一夜，直至天亮，却还未曾追及。太阳出了多时，看看司时器，只得丑正二刻，宝玉道：“可见得升高了。”这时候已经见了太阳，老少年去看看高低表时，已在三千八百尺之上了。两个童子已睡去。两人略为吃了些点心，仍旧出来观望。

宝玉忽然想起一事道：“我们虽然打倒了他，这个车子也装他不下，我们不要白费了事。”老少年道：“打着了他再说，总有法子好想的。”说罢，把车开快了，往前赶去。赶到辰初

时候，看看近了，此时两个童子已经起来，众人又复拿枪在手。宝玉道：“这回我们不要白费了枪弹。他的羽毛丰满，而且又厚又滑，打到他毛上是不中用的。只拣他的指爪打去，才对呢。”老少年道：“此话有理，我们只打他的指爪罢。”说罢，放了一枪，接着宝玉及两个童子也各人放了一枪，都打着了。那大鸟负痛奋翼，飞的又远了。宝玉戴了助明镜去看，只见那大鸟的脚爪，果然流出血来。老少年又开足了速机，又赶了一个时辰，看看赶上，宝玉道：“这回要另外设法才好，不要又白打着了。”说罢，到房里去翻检，翻了一会，翻出一个小小匣子来，匣外铸着“猎网”两个字。打开一看，只见白光耀目；匣盖里面，贴了一张白纸，上写着：“此白金丝猎网，纵横一百尺。”看那网时，那白金丝细才如发，便递给老少年看，老少年笑道：“有了，我们打倒了那鸟，就把这网载了他，挂在车上，又不占地方，岂不是好？”宝玉道：“我倒是要翻检，看有什么能制这大鸟的东西，不料翻出这个来。”说罢，又去翻检，只听得老少年说道：“有了，有了。”宝玉忙看时，是一个小小玻璃瓶，上面贴了一张纸，写着“不仁”两个字，一面另有一张纸，写着：“凡遇恶怪难制之物，以此不仁，药敷枪弹尖上。发弹既中，物即中毒死；不中，宜觅回此弹，免害他人”三十八个小字。宝玉笑道：“说不得不仁，也要做一次的了。但是他注明白，打不中要寻回这弹。万一当真不中，岂不又要费事。”老少年道：“不要紧，我们赶近了再打，并且只打他的脚胫，不要打他的爪，又易打得多了。”说罢，取出弹子四个，都敷上了药，又切嘱两个童子，小心在意。当下赶的越近了，相隔不过十余丈。各人擎枪，觑了准头，一齐放去，喜得都打着了。只可惜这一打着，那大鸟怪叫了两声，飞的愈快，向前飞窜。老少年看的目

定口呆道：“可惜敷药的弹少了，不然连发几枪，只怕好些。”

此时已是午正，大家吃了饭，又出来看那鸟时，他初着弹的时候，飞得快些，此时却又如常了。只觉得天气骤热起来。看看赶到晚上，仍然赶不到。老少年便同宝玉约定，两个人轮着睡觉，必要追及这个畜生，方才罢手。宝玉依言。

赶到次日，天气更是热的了不得，只穿了一层单衣，还是热的汗出如雨。到了晚上，越热的气也喘不出来。赶到了第三天酉牌时分，只见那大鸟在前面慢慢的低下去了，这里也把车按低了赶去。看看至近，只见他忽的一下，敛了双翅，翻了一个跟头，倒栽葱的直跌下去。老少年大喜，忙把车子按下。及至到地一看，却是茫茫的一片沙漠，四面无涯，吃惊道：“到了什么地方了？”抬头看那大鸟，却落在一里之外，还在那里扑腾，把那沙土扇的漫天撒地。宝玉道：“想是毒发了。我们且等他死了，再过去收拾他罢。”于是，解衣乘凉。直到了子刻，那大鸟方才腾扑定了。老少年在房里检出了一本世界地图，抬头看看星斗，又对了指南针，定了那月亮出来的方位，不觉吃惊道：“我们跑到非洲来了。这是世界著名的大沙漠，倒要小心野人。”宝玉道：“我们枪上都装的现成弹子，这倒不必虑他。只是这个大家伙，怎样处置呢？”老少年道：“这个只得等到天亮再商量的了。”

当夜大家都不敢睡觉，直等到天明。老少年忙着取出那白金丝网，四人一同抖开。网口上有小指粗的一根统长白金丝绳拴着。四人分头把网都摊在沙面，然后去移那大鸟。闹了个满头大汗，方才移到网上。拿了统绳，把网口收了，先绑了口，又把那丝绳分挂在车上的四面栏杆头上。安挂停当，然后登车，

把升降机开到了升高一千尺的度数。才升了三四丈高，却升不起了，原来被那大鸟在地下坠住了，升不起来。又开到了二千尺的度数，依然不动；开到了三千尺的度数，还是不动。宝玉道：“这却为之奈何？”老少年道：“我们终不能舍弃了他，好歹要带他回去，送在博物院里。”于是，又把升降机开了又开，直开到了八千尺的度数，才觉着有点上升了，然而还觉着迟笨。直开足了一万尺的机，才觉着灵动起来。便看了定南针，取道往向东北飞驶。再看那高低表时，离地不过三百尺。飞了三昼夜，方才到了“文明境界”，便向中部文字第一区驶去。

老少年戴了助明镜，拣了一座空山，方才落下。看着那大鸟，已经到地，老少年道：“我们总不能落在那大鸟身上，这山又是坡斜得狠，且把他解下，我们另找一处平阳，方可落地。”说罢，四人分到四个栏杆头上，一齐把白金丝绳解下。谁知不解犹可，这一解脱，那车便没命的往上飞升，原来猎车先是坠重了，所以开到了一万尺的升降机，才升高了三百尺。此时落下，大鸟方才到地，那升降机仍在升高七千多尺的度数上，所以一经脱了累坠，便向上飞升，更兼向来升高是逐渐而来，将机关一旋，便升高五十尺；再旋，又升五十尺，共一百尺；又再旋，再是升高五十尺。如此，慢慢而来的。此刻是开足了七千多尺的度数，所以那车便没命的飞升起来。老少年吃了一惊，忙去收那机关，那一旋只收得五十尺，赶忙的不住手收，才收了一千尺。那边宝玉看那高低表已经升到了六千五百尺了。伏在栏杆上往下一看，只见白茫茫的一片，绝不看见东西，犹如天在脚下一般。

老少年仍旧不住手的收那机关，直收剩了五十尺，方才戴了助明镜，找寻方才放下大鸟的空山。幸相去未远，便飞到左近落下。找了近地土人，问了小地名，方知这里是礼让庄，那

空山没有山名，因为他在礼让庄的前面，土人都叫他做前山。老少年问得明白，便仍旧上车升起，驶到文字第一区博物院前落下，投了名片，求见掌院。

博物院掌院，姓多，名闻，表字见士。听说有远客到了，连忙请来相见。老少年述明送鸟来意，又道：“此鸟现在礼让庄前山上，请多先生派人去取。”见士大喜道：“有了这一件奇物，足为博物院生色了。但是那么大的东西，怎么扛抬得来？还求老先生劳驾一次，仍旧用猎车由空中带了来罢。本院有一片大空场，尽可以安放。我再派几个人去帮着便是。”老少年连忙答应。多见士便派了八名院丁，跟着同去。

一行十二人，上了车，不一会就到了。老少年在车上左右察看，那山上并没有可以驻车之处。要落在平地上，叫人把他拉下来，又怕拉坏了那白金丝网，踌躇没法。宝玉道：“何不把车降的离山一二尺，叫他们跳下去，把绳子递上来呢？”老少年依言，把车按下，八个院丁便都跳下山去。却又苦于那绳子递不上来。商量分一个人，到礼让庄人家里去借了一根竹竿，挑着了才递了上去。八个人只能跳下来，却没有本事跳上去了，只得走路回院。

此时，早惊动了礼让庄的人，听说猎了一个大鸟，都来观看。老少年又开足了升降机，把鸟提起，飞向博物院来。这里礼让庄人，仰面观看，直至不见了，方才散去。

老少年来到博物院空场上，把鸟放下。这回却留心了，虽然放下了鸟，却不敢解绳放索，把升降机收足，只剩了五十尺，方才解放下来，然后把车驶到旁边落下。

多见士早出来让到了客座献茶，一面叫人解下白金丝网，代为收拾停当。老少年又叫取出中层的猎来那鹰鹞之类一看，

都是平常之物，既不能吃，又不能用，就叫都把他放了。见士又细问了猎取大鸟情形，老少年一一告知。又道：“虽然猎来了，却还不知他叫什么鸟。”多见士道：“这就是庄子说的鹏了。是鲲鱼所化，不信，但见他脚爪上，还带着鳞甲呢。我这里飞禽部里，就少了这个，难得二位冒险猎来，真是令人感佩。适间我已经叫人缮了电报码子，要报知政府。一面写信给报馆，把这件事登报。”

正说话时，那本院书记，已经缮好电码，送来掌院过目。见士又问了两个童子的名字，叫书记添了上去，即刻便发。又道：“二位历数万里的辛苦回来，且请在这里盘桓几天，等了政府的回信去。”宝玉道：“这又是什么大事，要等政府的回信呢？”老少年道：“承掌院的情，申报了政府，只怕还可以望奖呢。”宝玉道：“奖赏不敢望，只是在这里看看各种东西，开开眼界，长长见识就好了。”

于是见士引了二人去看各种物件。原来这个博物院所贮的物件，都分门别类的。先到了藏书楼，进去一看，只见图书四壁，当中十间，是本国的古今书籍；两旁各五间，是五洲万国的书籍。宝玉道：“世人说的‘一部廿四史，不知从何看起’。到了这里才是不知从何看起呢！”

见士指着一个玻璃匣道：“要先从这个看起。”宝玉看时，只见楼当中摆着一张雕镂极精的紫檀桌子，上面铺着五色锦毡，放着一个紫檀匣子，四面用玻璃镶成，匣子当中放着一根绳子。因问：“这一根是什么绳？”见士道：“这是上古结绳而治的绳。因为他是字的始祖，所以供在藏书楼里面。”宝玉赏玩了一番。见士又指着一盒，叫宝玉看。那盒上挂着一幅黄幔幛，揭开看时，却是几个楠木玻璃匣，装着几部书。见士一一

指点道：“这是孔子删订的《诗经》，这是孔子删订的《尚书》，那是孔子所定的《礼经》、《乐经》。这一个装的是《春秋》原稿，传说不是孔子亲笔，是子游、子夏两位弟子分钞的。”看罢了，又指旁边一架极残旧的书道：“这是秦始皇焚未透的书。相传是萧何微时，从灰堆里扒出来的。这都是极古之物。”宝玉道：“极古的见过了，不知可有极新的？”见士引到一处，指着两部书道：“这就是最新的了。”

不知最新何书，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获大鹏同受奖牌 捕鯢鱼快乘猎艇

却说宝玉看过了两部最古的旧籍，又要看最新的新书。随着见士所指看去，只见一部是《文明律例》，一部是《科学发明》。见士道：“《文明律例》是近来修改定了，昨天出版；《科学发明》是华自立近日的著作，是今天出版，才送来的。这是最新的了。”宝玉翻了一翻，来不及细看。又到两旁去看了一遍，便出了藏书楼。另到一处，门额是“宝藏”两个字。进了“宝藏”，迎面便是一座“珍珠仓”。宝玉讶道：“有多少珍珠，却上了仓？”见士引着进去，只见两旁大箱小匣，盛的都是珍珠。大的如广东香橙，小的也像圆眼大小，宝光耀眼。因问道：“聚了这许多珠子，颇不容易。”见士道：“这些天生之物，本来没甚奇怪，可笑世人，拿他做宝贝，买一颗，动不动要千金之价。其实这些东西，靠天地自然生成，丝毫不用人力，有甚价值？所难得者，就是聚在一起。所以敝境人家，有了珍珠，都送到这里来。等他聚在一起，又可以借此分辨他的出处。”说罢，在珠匣里，取出一片小小牌子来。上面写着“合浦”两个字，道：“这就是合浦所产的珠了。”宝玉逐箱逐匣看去，都有牌子注着地名。

转出了“珍珠仓”，便是“珊瑚林”。在露天地下，种了一丛珊瑚，高的何止十丈，矮的也有五六尺。除了红白两种常见之

外，还有黄的、蓝的、绿的，五色灿烂，映着日光，真是宝气亘天。宝玉道：“珊瑚具了五色，也是大观。”见士道：“海底下无奇不有，这都是他们打海底猎取回来的。因看着他没有用处，就送到这里来，给大众长长见识。”

度过“珊瑚林”，迎面是一所光怪陆离的房子，宝玉看的眼睛也炫了。老少年道：“我从来，也不曾见这房子。是几时盖造的？怎么没有看见布告。”见士道：“还没有完工呢。从前他们送来的宝石，本来是摆列在屋里，供人观看。后来送来的太多了，几几乎有实不能容之势，所以想了个法子，把他都琢成方块，拿他代砖石，盖了房子。拟定了名字，叫做‘聚宝堂’。昨天才盖好了，今天扫除一天，还要陈设，一两天内，便可以布告了。”一面说着，转到了房子的正面。只见门额上“聚宝堂”三个字，也是用宝石砌成的，见士引二人进去道：“这所房子，狠费了些斟酌。这四面墙壁，虽然都用宝石砌成，却都按着方向的。东部出产的，砌东墙；西部出产的，砌西墙；盖瓦的是中部所产，铺地的，都是外洋所来的。这原算不了什么事，只是多少配置里面，狠费了些时日。”宝玉一面听说，一面瞻仰，只觉得五光十色，宝气逼人。

出了“聚宝堂”，又游别处。无非是火齐、木难之类，这书上也不能尽载。游过宝藏，又到工艺院去。当中陈设的都是本境所造，两旁的都是外国货。宝玉只到当中去看，多半是新发明的东西，全是未曾见过的，要问也问不了许多。内中有东方文明当日创造的开山斧凿、治河锄锬，一般都是用机器运动的。此时，平治功成，都送到博物院来安放。浏览了一遍，童子来请吃饭，见士便邀二人到膳房里去。

饭后，接了政府的回电，说：“老少年等四人，冒险猎得

大鹏，以广国人见识，勇敢可嘉，每人赠给‘头等勇士’奖牌一份。制就即由飞车运送前来”云云。见士说给二人知道，老少年自是欢喜，宝玉却淡然漠然。那两个童子，一样得了奖牌，那欢喜更不消说了。

从此宝玉等就在博物院住下，耽搁了三天。游遍了飞潜动植各院，看遍了各种金类、非金的矿质，又有东方文明从前各种探险的奇器，一一看遍。大鹏早已用药水制了，支放在飞禽院当中。经司事用工部营造尺量过，从头至尾长五十二尺，最阔处横径三十尺。眼眶对径三尺，胫径一尺二寸，爪径八寸。都写在一块牌子上。又注上老少年等名字及猎得送到的时日，挂在旁边。到了此时，宝玉回头一想，方才想着猎鸟时的危险。因对老少年道：“那天倘使我们敌不过他，四个人还不够他一顿呢。”老少年笑道：“我们区区四个人，只怕还可以做他的一顿点心。”说笑着，忽报政府差人送到了奖牌。见士便带了老少年、宝玉及两个童子与来官相见，拜领奖牌。来官又去看了那大鹏，不觉啧啧称羨。周旋了一番，方才别去。

次日，多见士便把聚宝堂落成，及大鹏安放停当的话，由各报纸上布告出去。一时便哄动了多少人，都来观看。看了大鹏，还要请看猎大鹏的人。宝玉厌烦了，便要辞去。多见士便请老少年、宝玉和两个童子，合照一个像留下。于是引四人到了聚光室里，架起镜子，老少年和宝玉对坐了，两个童子侍立旁边，照像人开了镜子。那镜子旁边有一个把儿，照像人把把摇了三四摇，便收了镜子。打开来取出那照片，一共是一式的二十张，就用纸片照出的，非但神情毕肖，并且衣服面目的颜色都照出来。宝玉道：“从前照像，照不出颜色，并且是照在玻璃上，再晒在纸上的，狠费事。这个又是新法了。”多见

士微笑道：“那个笨做法，我们十年前早废了。”说罢，每人送了一张，余下的就留在院里张挂。

当下四人辞了见士，上了猎车，径驶回旅店。老少年便叫童子驾了猎车，送还孙绳武去了。老少年闲着便带了宝玉到闹市上去游玩。只见熙来攘往的，都是彼此让路而行，真正是文明景象。且喜得有事的都是坐飞车，路上并没有车马碰撞之虞。那路上一平如镜，并无纤尘。

游玩了两天，宝玉问道：“在市上游了两天，无非是收拾的洁净，气象文明，与及行人往来，都讲理让，这都瞻仰过了。内中单有三样东西，不曾看见。”老少年问：“那三样？”宝玉道：“第一样，没有庙宇；第二样，没有教堂；第三样，没有叫化子。”老少年笑道：“一切迷信都破除了，还有什么庙宇？我们大开门户，听凭外人来传教。他们来了，立了教堂。任他把那《新约》、《旧约》说的天花乱坠，只是没有人去听他。他只能一个人站着自己说给自己听，只得去了。从此他自然不来了。至于叫化子一层，更不必说。从前还有个孤贫院，收养贫民，近十年间，连孤贫院都空了，改做了学堂。大约境内的人民，无论男女都能自食其力的了。说起来，恐怕足下不肯相信，敝境内连‘善堂’都没有一个，就有了也用不着。”宝玉道：“这是民殷国富的缘故，且不必说。但既没有庙宇，又没教堂，不知可有个文庙？”老少年道：“孔子遗像，倒是各学堂都有的，却没有文庙。”宝玉道：“文庙都没有，不知贵境奉的是什么教？天下岂有无教之国么？”老少年大笑道：“足下这一句话，要加上两个字，说‘天下岂有无教之野蛮国’？在〔下〕便答一句‘天下岂有有教之文明国’？要知道这个教字，是专教那无知愚民的。人民都明了大义，还用什么教！要问敝境奉的是什么教，那只得说是奉孔

子教了。敝境的人，从小小时家庭教育，做娘的就教他，那伦常日用的道理；入了学堂，第一课，先课的是修身。所以无论贵贱老少，没有一个不是循理的人，那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人人烂熟胸中。这才敢把‘文明’两个字，做了地名。你不看见那牌坊上‘孔道’两个字么？那就是文明境界之内，都是孔子之道的意思。至于近日外面所说的‘文明’，恰好是文明的正反对，他却互相夸说是‘文明之国’。他要欺天下无人，不知已被我们笑大了口。我请教你，譬如有两个人，在路上行走。一个是赳赳武夫，一个是生癆病的。那赳赳武夫对这生癆病的百般威吓，甚至拳脚交下把他打个半死。你说这赳赳武夫有理么？是文明人的举动么？只怕刑政衙门还要捉他去问罪呢。然而他却自己说是‘我这样办法文明得狠呢’。你服不服？此刻动不动讲文明的国，那一国不如此？看着人家的国度弱点，便任意欺凌，甚至割人土地，侵人政权，还说是保护他呢。说起来，真正令人怒也不是，笑也不是。照这样说起来，强盗是人类中最文明的了。何以他们国里一样有办强盗的法律呢？倘使天下万国，公共立了一个万国裁判衙门，两国有了交涉，便到那里去打官司，只怕那些文明国都要判成了强盗罪名呢！”宝玉道：“正惟没有这个衙门，他们才横行无忌。”老少年道：“那么说老虎是天下第一最文明的了。他任意吃兽，吃人，王法也治他不到，那不是最文明的么？”宝玉笑道：“有一天，叫猎户把老虎杀了，那猎户又文明了。”老少年道：“可不是这样。这个竟是强横，那里是文明？因为他强横惯了，国内的人，只怕没有一个不是强横成性的。他又想只能对别国强横，若是自己国人也互相强横起来，就要成了乱事了。所以才设法立出个教来，鬼混般说什么天堂、地狱，到处劝人进教，他们还动不动说开民智呢。我看这个劝人进

教，直头是导民愚。你想，一派荒唐无稽之言，我们这里三岁小孩子，也知道是不足信的，他却劝的人家信了。这信了的人，不是智出小孩子下么？然而那强横的人，倘使不是信了这个，可是要闹的无法无天了。至于文明国的人，又何必必要他呢？所以我说，天下无无教的野蛮国，天下无有教的文明国。”宝玉道：“然则中国也不能算文明的了？”老少年道：“中国何尝不文明？中国向来也只有一个孔子，没什么教。孔子也不曾自命为教主。只惜后人传受孔子的道德未能普及，所以未能就算文明罢了。至于张道陵，不过是后世的一个方术家，并不是什么教。后人以讹传讹，就说他是道教。佛教是由印度流入去的，中国本来没有。一班游惰之民，希图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便做了和尚罢了，也不能算是教。就算他是教，可不曾有什么道士劝人做道士，和尚劝人做和尚。所以传教两个字，是中国没有的。所以中国要做到文明国还容易。其余的，我就不敢说了。”

正说话间，童子拿了一张片子进来，说有客到。老少年接来一看，原来是吴述起，便忙叫请。述起进来，彼此相见毕，便说道：“今日是休息日，得了个空，一来是来谢步，二来贺喜。”老少年道：“何喜可贺？”述起道：“得了头等奖牌，还不喜么？”老少年和宝玉都谦逊不遑。述起道：“三来还来送一个机会。”老少年问：“是什么机会？”述起道：“二位在空中猎了大鹏，已经名传闾阊。昨日东方法先生，送与本学堂一艘海底猎艇。本来要在学生们当中，拣几名下去练胆。因为没几天就要歇夏，内中有一个多月的暑假。早上和绳武商量，二位有猎鸟的本事，何不更请二位去海里猎一个鲩鱼回来呢？因此特来告知。愿把这猎艇借用，不知二位可有兴致？”老少年未及答

话，宝玉先大喜道：“我正因为看见水底战船，未曾到船上去看看情形。有此机会，无论鲙鱼猎得着猎不着，先长了海底行船的见识了。”老少年也欣然答应。于是，同坐飞车，先到水师学堂来。与绳武相见过后，便带了透水镜，同坐上飞车，到海边来。

不知果然猎着鲙鱼与否，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遇荒岛鸣枪击海马 沉水底发电战鳅鱼

却说四人同坐了飞车，到了海边。叫左右架起透水镜，同看猎艇形式。只见那猎艇做的纯然是一个鲸鱼款式，鬣翅鳞甲俱全，两个眼睛内射出光来，却是两盏电灯。比较那守口战船，何止大了四五倍。绳武道：“这船上司机、把舵、水手、杂役人等，一切全备，都是本学堂派下去的。二位到船上去，随意指挥便是了，不必客气。”说罢，在怀中取出无线电话筒，先摇了一摇。听得筒里一阵铃响，便对着筒，叫把船浮起来。不一会，果见那船冉冉的浮在水面，露出鲸鱼半身。四人下了舢舨，驶到猎船旁边。宝玉留心看那舢舨，并不打桨，一样是用电机行驶的。当下那猎船上人，开了一片鱼鳞，便是一个现成的舱口，四人一同进去，只见船边是一条甬道，四面绕转。当中分设着电机房、司舵房、客堂、膳房、卧室，件件俱全。游览了一遍，从楼梯下去，到了下层，却是当中一条甬道，从头至尾，一直贯通。两旁房间，编列着字号，分贮各种猎具，并一切应用家伙。再下去一层，却是空空洞洞的。船头上有一个小门，就部位而论，这小门恰是鱼的嗓子。从这门出去，便是鱼头里面。人要入海时，便开了小门，先到鱼头里，穿了入水衣，再把小门关上，开了鱼口的门，灌水进来，便从鱼口出海。那小门关了，水是不能再到里面的。回来时，进了鱼口，把鱼口门关上，

按动电铃，司机人便开了抽水机，把水抽干，再开小门进内。后面一段却蓄着海水，预备猎了活鱼，养在里面的。游览了一遍，方才复到上层。述起又请了司机、司舵的人来，介绍相见。司机的是谭馥、海导、江隐、涉津四人；司舵的是汪作楫、利济、游龙、方指南四人。各相见已毕，述起、绳武二人即别去，仍乘了舢舨回学堂不提。

且说老少年和宝玉送了二人去后，便和司机、司舵的八人，商量到那里去猎。海导道：“我们只拣鱼多的地方去就好。”老少年道：“近处海里的鱼，都见过的。我们最好走远些，把那未曾经见的鱼，猎几个回去，活的送到活物院里，死的送到博物院里去。”宝玉笑道：“你一个奖牌还不够，打算要弄第二个么？”老少年笑了一笑。宝玉问道：“不知这船的速度如何？”汪作楫道：“开足了电机，一个时辰，可以走一千里有零。一昼夜可以走到一万二千里以外。”宝玉道：“既如此，我们何不在海底绕地球一周呢？先从太平洋出去，从大西洋回来，岂不是好！”商量已定，他们便去各司其事。先叫水手把舱门关好，把船沉了下去，向东驶行。

宝玉细察船上，只见四壁都是装的电灯。客堂上，位置得异常雅洁。还有一间书房，庋架了四壁图书，书桌上备就文房四宝。走到甬道外面，原来两旁列着无数的玻璃窗，窗外的海景，历历在目。宝玉喜道：“原来海底也有亮光，然则我们船上，何必要用电灯呢？这窗户里不透亮进来么？”老少年道：“这是海底用的逆水玻璃，是里面看见外面，外面看不见里面的。若是用平常的玻璃嵌上，漆黑的一点也看不见。”宝玉又走到电机房里，去看那行驶机、燃灯机、造气机、收炭气机、发亮机，各种都有字鑒在上面。宝玉看了道：“已经有了燃灯

机，何以又用发亮机呢？”谭瀛道：“这发亮机是预备夜猎，全船发亮，以便照海的。”宝玉道：“发亮自然是电火了。请教全船外面，都发了电火，船内的人不要紧么？”谭瀛道：“这船的内层钢板上，都涂了一层软瓷隔电。所以船内的人，绝不相碍的。”宝玉道：“瓷就罢了，何以要软的呢？”谭瀛道：“恐怕有点碰撞，平常的瓷要震破了，所以用软的。”宝玉道：“那么说外面的钢，也是软的么？”老少年在旁笑道：“刘越石诗：‘何意百炼钢，化作绕指柔’。古人已有的，这个更不足为奇了。”

宝玉又到司舵房里去，只见当中摆着定南针，正是利济在那里值班。宝玉见当面挂着一面大圆玻璃镜，便往镜里一看，只见白茫茫一片汪洋，不觉吃了一惊道：“这里又不是船边，怎么也可以见外面呢？”利济道：“这是一面透金镜，海底行路，全仗着他。不然只管乱碰，还了得么？”

宝玉看了一会，便回到书房里去。在抽屉里得了一本册子，上面载着下层各房，某房储某物，及某物的用法，开列得十分清楚。便同老少年两个，逐篇检看了一回。侍者来请吃饭。饭后涉津来问道：“这船上没有昼夜，照战船上的规则，是按着司时器做昼夜。到了夜时，便把燃灯机关闭了，到该亮时才开放。二位看是怎样？”宝玉看司时器，已是戌初了。老少年道：“我们到了亥正熄灯罢。”涉津答应着去了。

二人又把那册子翻阅了一回，把船上一切的布置，及一切运动猎鱼的法子，都看熟了。又到外面窗上望望，已见船身发出电光，把海底照得通明，真是游鱼可数。那藻荇之类，青葱可爱。海底无数小岛。这船或在岛上经过，或在岛边经过，岛上附着好些奇奇怪怪的东西，都是目所未睹的。到了亥正，各回卧房，熄灯安歇。那八位司机、司舵的，自然轮班执事，不必细

表。

一宿无话。到了次日，便到了太平洋当中。海导正当着班，把船浮起，请老少年、宝玉二人上了一层楼梯。只见豁然开朗，原来是鱼的正脊，是个顶盖。揭开了，当中一段便同船面一般，四面都有阑干，上面安放着天文镜。海导测望了一会，道：“已经走到东经一百五十八度九分，北纬第五度四分底下，再一会就到西半球去了。”

说话之间，忽然远远的露出一个荒岛。大家带了助明镜观看，只是光光的一个岛，没有什么东西。岛边蹲着一个野兽，仿佛像是老虎。老少年忙叫拿枪来，又叫侍者下去，请司舵的向海岛驶去。看看至近，老少年笑道：“天下事真是令人想不到。本来打算猎鱼，谁知倒是猎兽。”说罢，对准那兽放了一枪。谁知这枝枪不是无声枪，是有声的。未曾打着他，倒唬了他一大跳，大吼一声，窜到海里去了。

老少年猛然省悟道：“这是海马，最为凶恶的，水陆可活。”忙叫关了顶盖，仍旧下去，叫把船沉下，去寻那海马。从那窗外望去，谁知漆黑的一片，犹如陆地上遇了浓烟一般，取出一付小小的透金镜望去，也是如此。忙叫海导开了发亮机，登时海底透亮。只见那海马按着一个极大的乌贼鱼，在那里吃，张开了血盆大口。看见猎艇走近，疑是鲸鱼，也有点惧怕，拖了乌贼鱼，往前乱窜。那浓烟似的东西，便是那乌贼鱼吐来自障的黑水。

此时宝玉也戴了透金镜，同老少年两个各按一个中机炮，打得亲切，双炮并发，都打着了。那海马着了炮弹，舍了乌贼鱼，往上一窜。宝玉只当他窜出海面去了，正要叫浮起来追赶，忽见他飘飘荡荡的又沉了下来，四脚朝天的已是死了。那乌贼鱼

已经被海马咬死了。此时那乌贼吐的黑水，早已随波逐浪散去。

老少年按着册子上的号数，叫开了中层房门，取出两套入水衣，交代两名水手穿上，去取海马乌贼。宝玉看时，原来那衣上都装着小机器，连头带脚，一齐蒙住。眼睛上是两片海底透水镜；两肋底下有两扇薄铜做成的翅桨；左乳部上，一付小小电机，是管双桨的；右乳部上也有一付电机，开动了便在内层扇出空气，足供呼吸。全衣是用软皮制成，穿上了只露出双手，袖口紧紧扣住。两名水手装束停当，取了绳索，走到下层，开了当中小门，到了船头里面，自有人关好。两水手便开了鱼口上的门出去。宝玉在舱里，从窗口望去，只见两人在水里鼓动了肋下双桨，行动自如。走到海马身边缚了，又缚了乌贼，便拖了回来，如法进了小门，才把东西放下了。卸去入水的衣。老少年又指挥取过药水来，先把那海马制了，免致腐败。那乌贼已经被海马吃的残缺了，说道：“这个其实可以不要他了，等再开门时，仍旧抛到海里去罢。”宝玉道：“这东西就有二丈多长，虽然可以不要他的肉，那一片骨头不可不要，带回去有一个妙用。”老少年问：“甚妙用？”宝玉道：“好好把他剖开了，把当中挖空了，岂不是两个舢舨。”

正说话间，忽然一个侍者，匆匆走来道：“舵房汪先生请二位有要紧事。”二人听说，连忙上去。只是海导、江隐、涉津及司舵的四人，都在舵房里，只有谭瀛正在值班，未曾来。众人都在透金镜上观看，二人也随着众人看去，只见一条东西夭夭矫矫的迎面而来，也不知他有多长多大。众人也有说是蛟的，也有说是龙的。老少年戴上了助明镜一看，道：“只怕也不是蛟，也不是龙，是个海鲑鱼。《水经》说的：‘海鲑鱼长数千

里，穴居海底，入穴则海水为潮，出穴则潮退。’大约《水经》说的未尝不利害些，然而这个东西，也不小了。虽没有数千里长，看去也有五六十丈，比我们的船大了一倍有多，倒要好好的预备他呢。”宝玉细细看时，只见这海鳅犹如鱗鱼一般，身带黄黑色，好像没有鳞甲的，巴斗大的两个眼睛，看着本船蜿蜒而来。于是各人都带了透金镜，各踞一门电机炮，预备迎敌，不使他近前。看他走到炮弹能及的地方，便众炮齐发。谁知他的身体是圆的，弹子打到身上，都斜滑了去。他着了几个弹子，越发大怒，翻波挟浪的扑将过来，任你众炮齐发，他只当不知。走到切近，忽的把身子一翻，便把猎艇拦腰缠住，撼的全船震动，众水手都面无人色。宝玉踞的炮位，那炮口恰好被他缠住，宝玉便摇动电机，一连放了四五炮，须知离远打去，他的圆身子，可把弹子滑了；此时贴着炮口，无地可滑，可是弹弹着肉，并且透皮透骨的了。海鳅负痛，才一翻腾，把猎艇放了。

这里便向前逃走，海鳅不舍，在后紧紧追来。众人戴了透金镜看去，只见海水里面带有血色，知道他已受伤，可奈他愈是追的利害。宝玉到司机房，同谭瀛商量道：“我们何不把船外的电火放起，把电火烧死了他呢。”谭瀛道：“船外有一层软玻璃护着的，不然着了空气怎能发亮呢？”宝玉呆了一呆道：“这便怎处？”谭瀛道：“此时船已浮在水面，别的不打紧，恐怕被他弄坏了车叶，就费事了。”宝玉道：“没奈何，且把那软玻璃打破了，权救目前再说罢！”谭瀛道：“不知可有揭去的法子？等我查一查。”说罢取出一本册子，检阅了一遍，喜道：“我初掌这个船，竟有许多法子不曾知道。这玻璃是揭得去的。”说罢，便叫海导来代管了机器，又把册子交给他道：“你

且看了，听见铃响，便照册上载明的法子开机。”说罢，带了水手，回到最上层去。宝玉向窗外一望，见那海鳅相离还有二三里路，便也到最上层去，看见当中的顶盖已经揭开了，众水手七手八脚在舱口边上去解玻璃的钮扣。一时解完了，谭瀛按了电铃，海导如法开了电机，果然见那玻璃慢慢的都卷到船底去了。宝玉道：“到了船底不都丢了么？”谭瀛道：“到了底下，自然有个机关，把他扣住。”说罢，忙忙下来，关了顶盖。

只听得舵房里汪如楫道：“这个比那个还大，这便怎处？”原来顶盖关了，船又沉下，汪如楫在透金镜里看见南面又来了一个海鳅，看看至近，不觉失声一叫。

不知到底能战胜海鳅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勇水手入海战人鱼 慧神瑛戴冰获貂鼠

且说当下众人见又有一条海鳅到来，看看至近，那个受伤的又紧紧追来。宝玉道：“此时没法，只得回头先打了这受伤的再说了。并且回转头来，把头向着他，纵使他缠过来，也可望伤不着车叶。尽他在后面追来，他一碰便是车叶了。”汪如楫听说得有理，便转过舵来。才转了身，那受伤海鳅，已经相离不过一里多路。猎艇对他驶去，他对猎艇扑来，一转瞬间，便两下相撞，海鳅尽力把尾巴翻起，仍旧把船缠住。谭瀛忙把发亮机开了，船外铁壳，电气一时都遍，登时把海鳅震的骨软皮酥。过了一会，把发亮机关住，他方才滑了下来，飘飘荡荡的直沉到底。那从南边赶来的一条，看见这条死了，回头便仍向南窜去，料来是惧怕之意。这里众人便不追赶，停了轮，商量处置这海鳅之法。把船直沉到底，依前叫两名水手，穿了入水衣，缚了来。忽又想起这东西太大，这船内实不能容，而且两个人恐怕缚不过来。老少年便出了主意，派了十名水手，都穿了入水衣，带了刀枪器具，并白金练、白金锁，交代锁住了，便把一头锁在本船鱼尾上。众水手领命而去。

走到海鳅身边要锁，谁知他浑身滑腻，竟无下手之处。后来一个水手想了法子，拿一根枪，把他口撑开了，又把刀撬开鱼鳃，也撑住了，使一个人拿了白金练，从鱼鳃进去，从鱼口

出来，方才锁了。共拉到船后锁好，方才回来。

这船又向东驶发。将近黄昏时，谭瀛想起船外软玻璃要蒙起来，晚上方能发亮。便把船浮起，揭开顶盖，如法要蒙起玻璃。谁知再也蒙不上来，怕是机关坏了，细细察看，却又丝毫不坏。用透金镜周围一看，都只蒙上了一半，只有船尾那边，上下都用木板隔了几间水手房，透金镜透不过去，看不见有无阻碍。宝玉忽然想起道：“是了，那鲛鱼锁在后头，那根白金练岂无阻碍？”谭瀛猛然省悟，便仍旧关了顶盖，把船沉下。叫两名水手，穿了入水衣，交代各人拿一枝电机枪自卫。因为解下鲛鱼，船要浮起，蒙上玻璃，才能沉下，再接二人，所以不能不带了军器，以防不测。两名水手领命入水，去把鲛鱼解下，船便浮起来。此时天色已经昏暗，赶着把玻璃蒙起，盖好顶盖，重复沉下，开了发亮机。这回好生奇怪，那亮光竟发不出来了。谭瀛好不纳闷，只得又查那册子。只见上面载着一条道：“软玻璃即过复蒙之后，内中不免有空气障阻，电火不燃。须按图将抽气机开动，抽尽空气，始燃。”云云。谭瀛便按图寻出那抽气机的机关，将来开了。一面抽气，一面听着船头叫抽水的电铃，却只不见响。暗想：莫非暗了，看不见回来？然而两旁窗上，也应该透出灯光呀！心中甚是着忙。开足了抽气机，抽了好一会，方才抽尽。再把发亮机开了，果然大放光明。忙用透金镜，四面一看，只见那鲛鱼掠在半边，两个水手竟不见了。不觉心中懊恼道：“无端的糟蹋了两条人命，岂不失了文明的体面么？”登时传令众水手，四面观看。老少年也十分着急，戴了助明镜，向远处探望。忽看见西北方面有一大群人，在那里厮打。忙到舵房里叫拨转船头，在透金镜里观看，原来是一大群人鱼，在那里按着两个水手吃，不觉大惊失色。

此时方指南值班，便捫定了舵，直向人鱼驶去。忽见那人鱼撇下水手，四散逃窜。两个水手，依然站起来，迎着本船而来。看看至近，遂停了车，两个水手却不上船，仍望东去。方指南一时想不起，不知何故，只得又拨转向东，慢慢的跟着水手去。原来他二人仍去扯了鲛鱼，锁到船尾之后，方才到船头，如法进舱，卸去入水衣。众人忙问：“何故？”水手道：“我们奉命下去，解下鲛鱼。本船浮上水面，忽然来了一群人鱼，便要抢我们的海鲛。我们想各位先生冒了大险，费了大事，方才猎了来的。带回去送到博物院里，我们也有体面，如何肯舍？便同他争，幸得带有电机枪，当时打倒了两个，他便逃了。我们守着鲛鱼，他又来了，我们只得放枪迎敌，他又逃窜。我们一路赶去，一面放枪。谁知这两枝枪不知多借用过了的，不足一百弹子，大约放了三十多枪，就没有枪子了。他看见我们不放枪，又扑过来，我两个便拿着枪和他对敌。到底众寡悬殊，被他按倒，他便开口来咬。幸得入水衣甚是坚牢，当中又满贮空气，并不着肉，所以任咬不痛，入水衣也并不受伤，只要设法自己护住两手。正在筋疲力尽的时候，幸得本船来了，那一群人鱼见了，方才四散逃窜。”老少年奖慰了几句，叫去安歇。此时已闹到亥正了，大家谈了一会，方才安歇。

次日，便改了方向，向南行驶。沿路观看海底景致，说不尽那许多奇珍异宝。却又都在博物院曾经见过的，所以都不在意。看见过几种奇怪的鱼，宝玉要猎，老少年又说是动物院里都有的，只得罢休。

走了两天，老少年在舵房里，看见远远的一队鱼来，戴起助明镜，仔细一看，不觉大喜道：“今番遇了这样东西，万不可错过了。”忙叫把船浮高了四五丈，便同宝玉到中厅，带了

入水衣。宝玉道：“那一群是什么鱼，我还看不清楚。怎么要亲自入水呢？”老少年道：“并不下海，我们到外层门上去撒网。”宝玉道：“到底是什么鱼？”老少年道：“《山海经》载：‘带山彭水，西流至茈湖，其中多魑鱼。其状如鸡，赤尾，三尾、六足、四目，其音如鹄。’我一向也疑《山海经》的说话，恐怕靠不住的，此刻来的一群鱼，正是这个。只没有听见他叫。我们未曾试过下水衣，此刻乐得在船上试一试。歇两天或者遇见海里有什么稀奇东西，自己也好下去动手。”一面说，一面穿好了衣，取了白金丝网，开了小门过去，等里面把门关好了，才开了前面的门。那海水便一泻而入，两人未曾准备，几乎仰面跌个跟斗，幸喜还支持得住。忙忙把网撒开，早见那一群魑鱼来了，直游到本船底下去。不一会觉得网网牵动，两人便合力收起。关了前门，按动电铃，约莫五分时，水便干了。里面的人开了小门，二人一齐入内，卸下水衣。只听得一阵叽叽喳喳的乱叫，正是那魑鱼在网里叫唤呢。老少年大喜，便叫放到蓄水舱内养着。又叫人知照厨房，把捉过精液的米麦肉食渣滓，送到蓄水舱去喂鱼，便同宝玉仍到上层。

大众知道猎了魑鱼，都下去观看。人人道怪，个个称奇。老少年道：“我最恨的一班自命通达时务的人，动不动说什么五洲万国。说的天文地理无所不知，却没有一点是亲身经历的。不过从两部译本书上看了下来，却偏要把自己祖国古籍记载，一概抹煞，只说是荒诞不经之谈。我今日猎得魑鱼，正好和《山海经》伸冤，堵堵那通达时务的嘴。”宝玉道：“只是《山海经》说的什么，带山彭水、茈湖，此地是什么地方呢？”方指南道：“此刻已到了南太平洋半天了。”老少年道：“何必问他是哪里，难道那鱼不会迁徙的么？而且古今地名不同的也多

呢！”

说话时，江隐使人来说，船已浮起，请各位换了冬衣，到上面去看太平洋景。宝玉道：“怎么要换冬衣起来？”老少年道：“南半球天气和北半球相反，此刻我们北半球的六月，正是南半球的腊月呢！”宝玉道：“我的冬衣却不曾带得。”老少年道：“便是我也何尝带来！”方指南道：“不要紧，我们都有，先拿去穿就是了。”于是大家换了冬衣，走到了上层，顶盖已经开了，果然寒威凛冽，正值隆冬。忽然一阵寒风，扑面吹来。一个水手道：“好生奇怪。这么大冷，怎么又是南风？”老少年道：“我们北半球的北风，是从北冰洋吹来的，所以冷。这里是南冰洋来的冷风呢！”一句话触动了宝玉，便问道：“此刻往那里去呢？”方指南道：“此刻向东南去，过去便是南美洲，再往东去，便是大西洋了。”宝玉道：“我们何不取了正南的线，向南冰洋去逛一趟呢！”老少年道：“那边都是冰，如何走得？”宝玉道：“我以理推测他，未必能冰到底。方才我们撒网，猎那鳐鱼的时候，在水里并不觉冷，这上面就冷到如此，可见水底是暖的。我们或者探得这一条路，岂不是好？万一他果是连底冻的，我们就回头走。好在这船走的快，也不十分耽搁。”于是大家都赞成，重新下去，关上顶盖，沉到水底。移过方针，向正南而去。谁知方才开了顶盖，灌进了寒气，登时全船觉冷，非但方才上去的，此时卸不下冬衣，便是方才不曾上去的，此时也觉寒冷，添了衣服。谭瀛把暖气管门开了，放出暖气，好一会儿，方才复旧。众人此时无心观玩海景，一心只望到南冰洋去。司机的也格外开足了气机，昼夜飞驰。

忽然一天，到了晚上，本船放了电光，到了应该天亮的时候，便把电火收了。谁知收了电光，便是漆黑，天还没亮呢！

只得又开了发亮机，那天却从此不亮了。宝玉道：“莫非是已经到了南极罢，倒要留心体察呢！”便在船旁窗上看去。只见旁边有好些小岛，那岛上的石头，一律是白色的。宝玉留心去看，忽见一个岛上，长出了一丛五色珊瑚，却是十分晶莹透彻，就和五色玻璃做成的一般。因指给老少年道：“博物院的珊瑚林，也是五色俱备，却没有这个晶莹透彻的。我们不可不取几株回去。”老少年道：“是。”就叫驶近岛边，直沉到底。叫四名水手，穿了入水衣，开了小门出去。这边恰才关上小门，上层忽听得叫抽水的电铃乱响。忙忙开了抽水机，抽干了，又按电铃下来，叫开小门。门开处，只见四个水手踉跄进来，卸下入水衣，说道：“了不得，冷死了，好利害！”一面说着，还打寒噤。老少年问：“是怎么样了？”水手道：“我们开了外门，那海水灌进来，同冰一般，登时寒气由两手透到身上，好不利害。”老少年道：“不要紧，有法子的。”于是又开了中层房门，取出手套，叫他们先戴上了，再穿入水衣。又用一根皮管，一头接到暖气管上，一头接在入水衣前襟，把暖气灌满了。宝玉道：“这样寒冷，一定是到南极了。我们也不可不去去看看。”老少年道：“去看看也好，并且多带些人去，遇了什么稀奇东西，好搬运回来。”宝玉道：“还要带枪去，这回可要验明枪子了，不要临时误事。”老少年道：“这个冰冷的地方，怕没有动物了。”宝玉道：“带着防备也好。”老少年道：“有心带枪，便连网也带了去，准备猎几个回来。”说罢，便派了二十六名水手，连前派定的四名，共是三十名。一齐给束停当，灌了暖气，出了小门，里面关上，一行三十二人，便开门下海。

宝玉鼓动双翅向岛上来，觉得走路甚是轻便。一时同到岛上，那三十名水手当中，有二十名是拿了锹锄之类的，十名是

拿枪的。那拿锹锄的，便去伐珊瑚树。那拿枪的，便跟着二人到岛后去寻觅巡察。忽见一个小小焦黄的东西，在宝玉脚下跳来跳去。宝玉定睛一看，却是个貂鼠，并不怕人。宝玉见他不怕人，便把他捉住了。

不知捉了这貂鼠，还有何事故，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探南极异景看旋涡 逐巨鳅无心得海隧

却说宝玉拿了貂鼠，便递给老少年。只因穿了水衣，不能说话，纵说了话，这声音也透不出来，对面的人，不能听见，只好相视会意。老少年接貂在手，不觉四下张望，忽见前面岛下，一大群貂鼠，约有二三百头。便指挥十个水手一齐赶去。十二人一齐鼓动双翅，赶将上来。一个水手放了一枪，打了一个，那一群貂鼠便一齐往水面上窜去。众人鼓动双翅，也往上涨来。谁知赶到一百尺以上，便见许多岩巉下垂的水晶挡住不能上去，用手去扪摸，他却是个滑不留手的。宝玉举枪去碰了一下，碰下了一块，却不沉下，反向上去了。至此，自信果然到了南冰洋底下。这南极是冰不到底的，此刻我们在冰底旅行了。那一群貂鼠都向冰岩里窜去，此时一个也看不见了。

那冰岩下垂的是纵横斜直的三棱四刃，犹如刀剑一般，人不敢近。老少年放了一枪打去，却打下了好几块，于是宝玉和众人，一齐乱打。忽见那貂鼠钻出岩穴来，又往海底窜去。众人紧紧跟随，追到海底时，他却又往上窜去了。众人又跟着追到上面，追到将要近冰时，老少年忽然停了双翅。招手众人，叫一齐停住；在身上解下网袋，取出网来，分给五个水手；做手势，叫他四人四面张开，一个人司了总纲，止住他们，叫不要动。便同宝玉带了那五个人直窜冰岩外面，七枪齐发，向冰

岩乱打。果然那一群貂鼠又窜出来，直向海底去。谁知这回半当中张了一面大网拦住。群貂到网时，四面的人，一齐放手，那司总纲的便连忙收起网来，不曾走了一个。老少年大喜，便挥手叫他先送到船上去，那水手会意去了。

宝玉忽觉得有物碰在脚上，低头一看，原来是一株合抱大的珊瑚，往上浮起。宝玉连忙一手抓住，跨在干上。那珊瑚仍然是浮动，忙鼓动双翅，竭力压下。到得岛边，只见众水手各人按着一株珊瑚，面面相观，看见宝玉跨着，便都大喜，学着跨上，一齐到船头上来。一共二十一株珊瑚，却只进去了两枝，其余都不是太长，便是丫杈太阔，不能进去。宝玉便招手叫一个水手来，代自己跨了。进了前门，把门关上；按了电铃，不一会水干了。小门开处，便进去取了两捆白金丝绳，仍复到海里来，交一捆给众水手，做手势叫他们都拴到船尾上。又复指着那珊瑚岛，叫他们拴了再来的意思。便挟了一捆白金丝绳仍到岛上来。只见老少年等十一人，正在那里伐珊瑚。宝玉便取出几根绳子，叫他们拴了，又指督船尾示意。又亲动手拔了好些小珊瑚，打了几捆，牵到船上，如法进门，把珊瑚却堆到空舱里面。方欲再出来，恰好开了前门，老少年及众人都回来了，也带了好几捆小珊瑚，于是一同进来。忙忙的卸下水衣，各人都觉得打了个寒噤。大家都道：“奇怪，在海里不冷，怎么回到船上倒冷了？”船上的人也说此刻是忽然起了一阵寒气。说话时，越觉得冷了，众人都忙忙到上层去添衣服。老少年和宝玉也向方指南借衣服穿了。

宝玉道：“今日所获的都是奇物，从来只听见有海马、海虎、海獭、海龙，却不曾听见说过有海貂，今日那个不能不算他是海貂了。透亮的珊瑚，已是未曾经见，却又是浮水的。宋

儒凡目所未见的，都以为乌有，不知今日攻宋学的人，听见了这个，又怎样呢！”老少年道：“这个貂向来不曾出现的。他在冰岩里做巢穴，可以叫他做冰貂。这珊瑚便是浮珊瑚，把这个带了回去，那南海浮石又不算什么了！”

此时，谭瀛已经开了暖气管，却还是觉得冷。忽然游龙使人来报，说：“请到舵房里看奇景。”二人听说，忙到舵房里，对着透金镜看去。只见海当中另有一条水，从海底起一直竖上去，笔直的一条，四面的水回环流转。当下个个称奇，宝玉道：“停下船，就看见么？”游龙道：“不，此刻船又开行许久了，才望见的。”宝玉寻思了一会，又细细的看了那条水一会，忽然省悟道：“是了，那条水一定是南极的中心点。地球往东转的，你看那条水四边回旋的溜，却往西转，这是地球转的快了。这水在地球本体上，不得不西溜。本体往东转的越快，这往西溜的水也越快，溜急了，成了个旋涡。这正是旋涡底呢。”老少年点头道：“正合吾意。”大家也说这个议论极是。不一会走过了，舵房便看不见那条水。此时格外冷了，大家都不解是何故，都以为到了南极冷极了，这船的外壳障不住外面的冷气所致，并不在意。

老少年想起那冰貂，便往下层去看。只见那冰貂在蓄水舱内，游泳自如。内中却有三四十个死了的，便问看守的人，怎么死了。看守人道：“上船来不久，就陆续死了，便是这未死的，也都呆的了不得。此刻冷了，他又精神了。你看这水面已经结了一层冰呢。”老少年仔细一看，果然结了一层冰。便叫打开了冰，把那死的捞了上来。看守人依言捞起，老少年取过一看，那身上的毛，离水即干，心中想道：拿他做皮衣，一定是好的。此时只觉得寒威砭骨，片刻不能耐。走到前面要看那珊

瑚，谁知那冷气竟是从那珊瑚发出来的。走近前去，只冷得气也喘不出来，连忙回步。到了上层，叫人把养貂、养鲑鱼的食料上足了，免了看守。下层的人一律上到中层，把舱板严密盖好。又过了半天，那上中两层才慢慢的暖和了。

又走了两天，仍在冰洋底下，老少年道：“我们只怕要从这里穿过印度洋的了。但是为甚走了这几天，还不出冰洋呢？”汪作揖道：“冰洋底下，水溜得狠，船又走慢了好些，大约明天总可以出去了。”

众人正在舵房谈天，忽又见前而来了一座插天高的葱翠大山。宝玉道：“这么冷的地方，还有水藻么？”及至戴了助明镜一看，却是生就的绿色山石，并非水藻。宝玉喜道：“这些山石不可不取些回去。你们请看，都生得玲珑剔透得很呢。”老少年道：“这回去取，先要准备好了。前回带了几枝珊瑚，便闹得满船人几乎冷煞。这石头不要也是如此，那可了不得了。我们都带了绳子，取得的都拴在船后头罢。”宝玉道：“绳子不行！这些石头岩峻得狠，绳子拴不了几块，还用网罢！”商量妥当，便也同前回一般，叫了四十名水手，结束停当，灌了暖气，连那到下层司启闭小门的水手，也叫他穿了下水衣，灌了暖气下去。一行人到得水里，那时船已驶近山前，停住了。众人走到山前，宝玉争先拣了一块，却俯拾即是，并不烦掘挖。宝玉怕他同珊瑚一样要浮了去，轻轻放下把手离开一看，却是不动的，方才放心往网里送。众人七手八脚的搬了一大网，方才合力把他牵到船后拴住了。回到船上，解卸衣服，那船又开行去了。

走了一天，果然出了冰洋底下，众人都喜欢的了不得。天也有了昼夜了，不过昼短夜长罢了。虽然船内仍是无论昼夜，

都点电灯，然而船外的可免了白昼发亮了。从窗外望出去，也不藉电光可以见物了。

到了午牌时分，正想浮出海面，查察到了什么地方。正欲升起时，忽然迎面来了一条海鳅，蜿蜒作势，便欲扑过来。海导道：“不好了，船尾拴了那许多东西，必要解下来才能卷玻璃，这便怎生办法呢？”大众正在踌躇对付鳅鱼之法，忽又看见那鳅鱼回首狂奔。老少年拍手道：“他既走了，我们乐得追他。”于是开放汽机，尽力赶去。那鳅鱼却也行驶极速，赶了一昼夜，看看赶上，此时又要提防他回头反噬，人人用尽了十二分精神，所有上下人等的视线，莫不集在鳅鱼身上。看着他窜到一座极大的高山边去。这一座山，仓卒之间，也测量不出他有多大，几几乎似是大陆岸边一样。众人都想这东西走到岸边，无处好走，少不了要做困兽犹斗的了，大家越是小心提防。看看到了山脚下，那鳅鱼忽地一个翻身不见了。众人都吃了一惊，留心细看，原来山下有一个极大极大的洞，鳅鱼往洞里钻进去了。老少年叫开了发亮机，往洞里探照。照了一回，也莫测深浅。老少年、宝玉同声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既是逃避我们，总有怕我们的道理，岂可以放过他，索性追进去罢。”宝玉又道：“说不定是前回看着我们弄死一条的那个，所以他见了我们就怕了。”老少年道：“不错呀！前回那个是向南走，我们此刻是从南极回转来向北走，所以在里面遇着了。赶呀！”于是把船驶到洞口，发足了电火，往内驶去。

这洞里面，也有许多岔道，这里只望着宽大的走去。前面那鳅鱼早不见了，那洞可是愈走愈窄，老少年还只管催着前进。看看追了两个时辰，忽然出到洞口之外，那鳅鱼早已踪影全无。众人莫不称奇，连忙收了电光，把船浮起。开了顶盖，四

面一望，好奇呀，原来已到了澳大利亚洲的北面了。老少年回头一想：方才那个洞，竟然是澳大利亚洲底下的一条水隧道。因为追海鳅，无意中倒寻出这一个海道来。眺望了一回，依然关了顶盖沉下，向北而去。行不多时，忽然看见一艘船，也沉在水里行驶，然而沉的甚高，并不沉到底下。老少年指给宝玉道：“你看，这就是现今号称文明国的海底战舰了。”宝玉看那船身上有许多螺蛳蚌蛤之类扒在上面，又生了好些水藻青苔。宝玉道：“怎么我们船上没有这个。”老少年道：“我们的软玻璃是用药水制过的，不惹这些东西。你看他的船虽然沉下，还有烟囱汽管露出水面呢。你看我吓他一吓顽。”说罢，叫谭瀛开了发亮机。一会又收了。收了一会，又开了一开。只见那艘水底战船，便浮出水面。宝玉道：“这是什么道理？”老少年道：“他那船上又没有透水镜，又没有透金镜，望出来是白茫茫的一片，纵使看见一点影子，也是模糊得狠。我这里忽然放了两下光，他却只能见光了两下，又不见我们的真像，少不得要起了疑心，所以把船浮了起来。你看他这番回国去，还要报告政府，哄动了多少格致专门家、博士、学士，来研究这海底发亮的原理呢。”谭瀛见老少年说的高兴，不觉笑了一笑，把船浮到水面，放了两下电光，又连忙沉下向北飞驶而去。因说道：“我知道他这番回去报告了他们的格致专门家、博士、学士，又考得澳洲之北，洋面上出了一条极大的电鱼了。”说得众人大笑。宝玉道：“这么一来，他竟要当我们是个动物了。”谭瀛道：“我们怎么是动物，这船才是动物，我们还是动物肚子里的东西呢！”

说话间，忽听得一声炮响，忙向窗外看时，一颗弹子落在海里，直沉下去。那炮弹落下的地方，正是方才本船浮起发电光

的方面，原来那战船还赶来呢。老少年道：“那种船一个时辰，走不到我们一半的路，也要赶来，真是可怜可笑。”谭瀛道：“我们何苦累他瞎赶呢！”说罢，又把发亮机开了一会。歇了一刻时候，又开一会，道：“好叫他知道我们走的快，自然不赶来了。”

不知那战船还追与不追，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获奇珍顷刻变温凉 尝旨酒当筵论文野

却说谭瀛放了两回电光之后，那战船果然不来追赶了。宝玉道：“他还算知难而退呢！”老少年道：“虽是知难而退，然而也有得他猜疑了。”大家谈笑一会，然后散开，各到船边探望海境。

不多几时，便驶到赤道底下。宝玉道：“我们极冷的地方到过了，可惜只在冰窖底下行走，未曾露得天。此刻到了极热的地方，可要到上面见见天气了。”海导见说，便把船浮起，揭去顶盖，众人都到最上层去眺望，果然炎热非常。老少年忽然想起，放在下层的珊瑚，会放出寒气的。何妨取一枝上来，看在这大热地上，是怎么个情形。想罢，便叫水手下去取一枝珊瑚上来。水手去了一会，取了上来，道：“好奇怪，这上层是六月，到了下层去便是腊月了。”说罢，放下珊瑚，众人顿觉一阵清凉，十分爽快，同称奇异。宝玉问道：“你怎样知道他有这用处呢？”老少年把那天到下层的情形详细告诉了。宝玉道：“原来如此。这东西倒是夏天的宝贝呢。”又眺望了多时，方才下去，盖了顶盖。此时舱里面早灌满了热气，海导要开冷气管，老少年道：“且不要开，验验这珊瑚看。”果然不一会，便清凉起来。老少年便叫仍把珊瑚送下去，宝玉也要下去看看。水手道：“先生们要下去，先要穿了冬衣，底下冷得狠呢！”

众人听说，都带了冬衣下去，果然异常寒冷。宝玉道：“怎么就这种冷法？”老少年道：“你想那烈日之下，只一枝珊瑚，便清凉起来。这里聚了百十来枝又没有透出去的地方，如何不冷！”众人围着那珊瑚看了一会，便都手脚僵冷起来。宝玉顾见一堆死貂鼠，便问怎么死了？老少年把看守人的话，述了一遍。宝玉便拿起一个死貂鼠观看，见他毛色光润滑泽，十分可爱，便不住手的摩挲。一时之间，觉得两手和暖。顿时想起这东西生长在极冷的地方，自然具了极热的皮毛，方能御得了寒。这死的一定是进舱之后热死的了。再看看蓄水池，已经结了二三尺厚的冰，那貂鼠、鲨鱼都在冰底下游泳。又想到：幸得取了珊瑚进来，放出了这些寒气，才把他养活了。想罢，便把这意思告诉了老少年。老少年取过死貂摩弄一会，果然双手就暖和了，点头道：“果然不错！”大众看了一会，都回到上层，仍旧盖好了舱板。此时上层又灌满了寒气，海导把暖气管开了好一会，方才复元。

原来这船舱里面用的是人力制成的空气，与外面天气隔绝，又有冷暖二气管，所以那气候也是随意制成，便制了个不寒不热最温和的气候。除非开了顶盖及舱口，才有外面的四时气候。

闲话少提，且说水底猎艇走了不多两天，便回到了文明境界强字第二区的海口。把船浮起，揭去顶盖，大开四面舱口窗门。方指南取过无线电话筒，报知吴述起。不一会，述起坐了飞车来到海边，乘了舢舨，过来相见。老少年、宝玉把沿路经历的略略述了一遍。述起大喜道：“得了许多异物回来，我国人又增长了许多见识了。二位路上辛苦，且先请到本学堂去歇歇罢。”老少年道：“先要设法处置了取来的东西。那海鳗非常

之大，大约总有四五百尺长，怎么起上岸去呢？”述起道：“越过南极，都带回来了，怕没有法子拿他上来么？且请上了岸，慢慢再商量罢。”二人听说，便别过船上众人，乘杉板登岸，上了飞车，回到水师学堂。分宾〔主〕坐定，童子献茶。述起道：“这回二位冒了大险，不特获了那些稀世之物，并且发明了南极是个旋涡。这场大功，着实可贺。”二人谦逊不遑。宝玉道：“还是请先设法安置了那大鳅，不然此刻夏天天气炎热，不要腐败了么！”述起道：“我们且发个电信给多见士，告诉了他，问他如何处置。”老少年道：“好，好！还有那个冰貂，是离冰就死的，也请发个电信，给动物院设法。但不知掌院是谁？”述起道：“就是见士的令兄多知，表字能士。”宝玉道：“这昆仲两位的名字，真取得好，并且又掌了这两个职司，真是名称其实了。”述起道：“他还有一位令弟，叫做多才，表字艺士。他的科学更了不得！现在东部智字第一区，和东方法两个合开了一个极大的工厂。这一区的地方，竟然没有别家人家，全区都是他的工厂。”宝玉道：“这更了不得了。”老少年道：“既如此，我们何妨发了电信再闲谈呢。”述起便叫书记发了两处电信。老少年又道：“海鳅及那冰貂，是要他们来了设法的，其余何不叫人先起到这里来呢？”述起问：“其余还有什么东西？”老少年说了个大概，述起便派了四十名杂役，驾了五辆飞车，到船上去取。三人又复闲谈。

宝玉问起绳武如何不见。述起道：“近日放了暑假，所有本堂教习，都出外避暑去了。”宝玉道：“不知贵学堂有几位教员？”述起道：“分教共是五百员，总教只有绳武一位。”宝玉道：“贵学堂学生有五万人之多，不知如何教法？以五百教习教五万学生，本不算多，但是怎么调排得开呢？”述起道：“那

天阁下去听绳武讲学的，是总讲堂。另外还有五十处分讲堂，每堂可容一千学生听讲。”说罢，便带宝玉去看了两处分讲堂。原来那分讲堂，都分设在学生斋舍的附近。看过两处之后，绕出操场，只见一班学生，约有一千多人，在那里练习体操。宝玉道：“怎么这班学生不放假呢？”述起道：“这是放了假不愿出去，在这里自修的。”那学生见总办带了客来，都鞠躬为礼，述起也还礼，老少年和宝玉也鞠躬相还。

忽然一阵凉风吹来，只见五辆飞车，从空落下。那大株珊瑚和那石头都拴在车下，小珊瑚和海马、死貂，分载车上带来了。四十名杂役冷的发抖，都道：“今年天气奇怪，只怕真要下六月雪了。”老少年顿足道：“这怪我不好，一时失于检点，不曾交代穿了冬衣去。你们快走离了此地罢！到别处去就不冷了。”四十名杂役，便纷纷散去。

此时已是合操场都有了凉意，像是深秋光景了。述起另外叫人把海马和死貂先送到客座里去。老少年又叫取了一枝小珊瑚、一块石，都送到客座里，便赠与述起。又每样取一件留着赠与绳武，说道：“照例取了这些东西来，不应该私赠与人，是要都送到博物院去的，这个是聊以报借船之德。”述起道谢受了，同回到客座。设了这两件东西，就觉得满座清凉。老少年叫把珊瑚移到别室，单留下那石头，试验如何。验得也是放出清凉的，不胜之喜。述起道：“这是不知几万年的寒气，凝结而成的，自然应该如此，真算得希世之宝了。”老少年道：“这东西向来未曾发见过，不知叫什么名字，只好就叫他宝石。”述起道：“本来东西那里自己有名字，都是任凭人叫出来的。他能发出寒气来，这寒字要加的，叫他寒宝石罢。”宝玉道：“这是我们自己取得的，岂可以自夸为是宝，他葱翠的十分可爱，不

如叫他‘寒翠石’罢。”述起道：“好个‘寒翠石’，这‘寒翠’两个字典雅得很呢。”

正说话间，忽见孙绳武来了，后面跟着的便是多见士，还有两个童子，都背负着皮囊一个。三人连忙起立相迎，述起道：“怎么会得这般巧？”绳武道：“我恰好去看他二位猎的大鹏，这里电信到了，见士怕鳅鱼坏了，我听说又获了什么奇珍异宝，也急于见识见识，所以附了见士的飞车来了。”述起道：“如何来得这样快？”绳武道：“若是平常快车，那里有这么快？喜得他令弟芝士，新做了这一辆加快车，一个时辰能走到二千五百里，所以来得快了。”一面说话，一面相让坐下。见士先向老、贾二人道了乏，又问了鳅鱼的尺寸大小。老少年道：“我们还没有量过呢。”见士道：“先量了，好设法载他去。”述起道：“他二位正愁没法运动他呢。”见士道：“这个容易，依他尺寸，做个皮袋盛了他，由隧车运去就是了。”述起使用无线电话筒叫船上派人下水去量尺寸。一会儿，由电话筒里回报说：“从头至尾，五百五十尺长，腰腹最粗处，围圆一百八十尺，最细处，围圆八十尺。最粗处距头一百尺，距尾三百五十尺。”见士听了，即照此尺寸，发了电信给多才，叫他赶紧照尺寸做一个皮袋来，并问几天可以做好。不一会，多能士也到了，也是坐了加速飞车来的。相见聚话已毕，在车上取下一个大箱子下来。问老少年道：“这个箱子大小，可以容下那貂鼠了么？”老少年道：“只怕差得远呢。”能士愕然道：“猎了多少来？”老少年道：“是用网猎的，只知道一大群，却没有点个数，大约不下五六百个。”能士道：“每个的大小呢？”老少年取一个死的给他看，能士看了笑道：“若是六百个，只怕还装得下。只是还有鳅鱼，这东西是冷热都能受的，随便拿个什么东西装了去就是。”当下

述起、绳武便叫置酒，代老少年、宝玉二人接风，并请二多。又打发飞车，请了猎艇上八人来。设了两席，分宾主坐定，童子进上酒来。宝玉到此，并未喝过酒，也未曾提过酒。暗想：他们事事改良，正不知酒是怎样的改良法，倒要试试看。童子送到面前，便觉得芳香扑鼻。每人一杯酒之外，另有一杯果液。述起举杯相让，宝玉喝了一口，觉得酒味浓醇；又用茶匙吃了一口果液，觉得是橘子香味。因问老少年道：“贵境饮食改良，自是因为卫生起见。但闻得酒是无益之品，不知是怎么改良法？”老少年道：“不过把酒的烈性除尽，加入养生之品；又把酒味制的极浓极醇，使人乐于饮酒罢了。这都不足为奇，最妙的制法，是吃了不醉。无论何人，吃到大醉时候，也不过性情陶然，觉得心中另有乐境，就同人遇了意外喜事一般罢了。莫说吃醉了闹事撒酒疯的没有，便是那醺醺然的酒气，也没有的。”述起道：“本来吃酒不过是借此谈谈，拿吃酒做个题目罢了。必要弄那个狂药来吃了发狂，做什么呢？”绳武道：“我倒不这样说。古人酒以观德，凡人醉后，必露出本性，所以酒能观德。若是像我们这个酒，又怎能观德呢？我曾经见那野蛮国的人，平时傲然岸然，以文明自命；及至吃醉了酒，便穷凶极恶的胡乱闹事；不是坐了车不给车费；便是胡乱闯入人家；甚至沿路抢东西；闹到后来，便随意在街上睡倒。这不是露尽了野蛮的本相么？”宝玉道：“正是。我在上海住了几时，看见那报纸上载的公堂案，中国人酒醉闹事的案子，是绝无仅有的。倒是捕房案，常有酒醉闹事的，并且是第一等文明国人。这才奇怪呢。”老少年道：“这里有个道理，中国开化得极早，从三皇五帝时，已经开了文化；到了文、武时，礼、乐已经大备。独可惜他守成不化，所以进化极迟。近今自称文明国的，却是开化的

极迟，而又进化的极快。中国开化早，所以中国人从未曾出胎的先天时，先就有了知规矩，守礼法的神经。进化虽迟，他本来自有的性质是不消灭的，所以醉后不乱。内中或者有一两个乱的，然而同醉的人，总有不乱的去扶持他。所以就不至于乱了。那开化迟的人，他满身的性质，还是野蛮底子。虽然进化的快，不过是硬把‘道德’两个字范围着他，他勉强服从了这个范围，已是通身不得舒服。一旦吃醉了，焉有不露出本来性质之理呢？所以他们是一人醉，一人乱，百人醉，百人乱，有一天他们全国都醉了，还要全国乱呢。”众人听说，一齐笑了。

不知还有甚议论发出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进方物书记登程 游公园暑天赏雪

却说老少年一番议论之后，忽然杂了一句“全国醉全国乱”的笑话，引得众人一笑。老少年道：“这个不全是笑话，我记得他们有一个纪念日，每年到了这天，全国学生、工匠、兵丁、水手，以及一切办公的人，一律放假。全国停办公事。没有一个人不吃酒，就没有一个不醉。醉了之后，在街上横冲直撞，无所不为；犯了事，法律衙门也不问，就同没了王法一般。”绳武道：“可是呢！倘叫他吃了我们的文明酒，那里还能看得见他那野蛮的真相！不要被他那文明的假面具，瞒了阖地球的人么？”述起笑道：“在他们固然少不得靠这样东西，表暴他的真相，至于酒以观德，不过是古人的呆笨做法。我们这里有了考验性质镜，一望而知，何必要那个酒呢？”

说话之间，酒过三巡。每换一巡酒，便换一回果液，式式不同。那甘香芳冽，沁透齿牙，和那酒香灌到顶门上去。果然越吃越见精神，并无醉意。各人又谈谈海外的事情，彼此互相夸奖，十分款洽。酒饭已罢，各人散坐。一会船上八人辞去，其余都在学堂安歇。一宿无话。

次日，能士带了铁箱，约了众人，同到猎艇去取冰貂。当下由飞车送到海边，由舢舨渡到船上。到了下层，只见蓄水舱内所结的冰，已将化尽。能士道：“幸而早一步，倘使那冰化完了，就都要死了。”说罢，取出一具小小电箱，把来复两线放到

冰面，按动了电机。转眼之间，只见那游泳活泼的貂鼠、鲢鱼，一时都僵了。能士一面叫四名水手穿了隔电入水衣，带上隔电手套，到舱里去把貂鼠一一取上来；一面开了铁箱，把取上来的貂鼠，都放在箱子里，宝玉走近箱子看时，只见浅浅的半箱子清水，里面透出一股冷气。那貂鼠到了箱子里，便又活泼起来，不过箱子小了，容不得他游泳罢了。一会儿都放完了，点着数，只有四百五十个，箱子还不十分满。能士又叫取水来注满了箱。那貂鼠在箱子里面，挤的仅能转动。能士盖上箱子，箱子外面装的有一个小把儿，能士把把儿摇动了一会。宝玉问道：“这是个什么机关？”能士道：“这箱子夹层里面装着制冰机，这稍为摇动几下，里面便有一半冰，还留一半水供他呼吸，他就可以存活了。”说罢，又取过两个软皮囊，把鲢鱼盛了，注满了水，缚住囊口。叫水手抬到杉板上，别了众人，先渡到岸上，上飞车回动物园去了。

见士便叫水手下水，把鳊鱼解下，把绳端送到岸上，然后众人乘舢舨登岸，转盘、起重架一齐运动，把一条极大鳊鱼起上岸来。审验一番，实在大得可怕。能士皱眉道：“这个往那里去制炼呢？并且带来的机器太小，药料太少，这回可难住了。”述起道：“制炼的地方尽有，本学堂的操场尽可用得，只是机器、药料，难以设法。”见士道：“且不管他，运到了操场再讲。只是怎么运法呢？”宝玉道：“我们前回猎着大鹏，就拴在车底带来的，何不也用此法？”老少年道：“这个太大了，只怕要多用几辆车才行呢。”述起便取出电话筒，叫学堂里放十辆飞车来。不一会到了，便指挥杂役人等，把鳊鱼拴起，逐段分拴在各车上。收拾了半天，方才妥当。宝玉又把前回解放大鹏鸟，飞车向上升窜的原故，告诉了众人，切嘱降尽了，才可解

放。众人一一领会。于是登车，开了升降机，合力把巨鳅移到操场里去放下。宝玉见太阳蒸晒，恐怕腐败，又叫人把浮珊瑚、寒翠石，分布在巨鳅身上。把白金丝绳网等，都着人送还船上。见土看着不能设法，坐了飞车，去寻他兄弟艺士去了。

老少年同述起商量，因试验过那貂鼠可以御寒，要叫了硝皮匠来，剥了皮，上了硝，缀成一件貂裘。并取小珊瑚十枝，寒翠石十块，进献给皇帝去。说：“这个总算难得之物，皇帝春秋已高，冬夏得了这两件东西，也是卫生之一助。”述起听说，就极力赞成。绳武、宝玉自无异议。当下就叫了硝皮匠来，叫他算够了一件貂裘料子，拿了貂鼠去上硝。又拣了十枝珊瑚，十块寒翠石，叫巧匠来配了紫檀架子。

却说见土去了一天多，便同了他的兄弟艺士来了。彼此相见毕，艺士便叫在车上取了各种机器下来，搬到操场里去。安置停当，先开了收水机，把鳅鱼身上的水质收干净了，再用机器把药料灌了进去。弄了两天，方才妥帖，艺士作别去了。

再过一天，便由飞车把皮袋送来。又叫木匠做了许多木箱，把珊瑚、寒翠石及用不完的貂鼠和那海马，都装了起来。宝玉道：“这里到文字区很远，怎么运去呢？”述起道：“这种笨重东西，只好由隧车装去。”宝玉问：“什么叫隧车？”述起道：“在地下开了隧道，行驶电车，所以省称叫隧车。”宝玉道：“地底火车，曾听说外国有的，却没有见过。”述起笑道：“那是安设轨道，限定时刻往来的，最是误人事。敝境这个不用轨道。那隧道开足五十丈宽，四通八达，一律平铺铁板，不用轨道。隧道两旁，都开设了车行，任客随时雇用。”宝玉道：“不用轨道，不怕碰撞么？”述起道：“隧车全用铁板做成，铁板上都过足了电气，拒离力极大。两车到了五尺之内，便互相拒住

不得相近，那里还会碰撞呢？”当下便差一名杂役，到隧车行里，叫个行伙来看了东西，议定了运价，便叫人把各箱子拾去。只有那鳅鱼不能运动，仍是用飞车带起，送到隧车行里。然后由行中人，设法运到隧道底下上车。见士也起身作别，自上飞车回去了。

述起等督着匠人，把貂皮硝好了，座子做好了，便叫书记拟定了一个进呈的启。宝玉道：“给皇上的，怎么用启？”述起道：“凡奏报公事的才用奏，条陈政事用疏。这种进呈的，只用启。”宝玉道：“为甚不用表呢？”述起道：“表是颂扬体，我们从崇实黜华以来，久不用了。”于是书记用了述起、绳武、宝玉、老少年四人名字，起了个启稿。给四人看过，方才誊正。一切工都完了，述起就差书记，资了东西，坐了飞车，到中部礼字区去进呈。

此时宝玉早同老少年回到旅馆，商量又要出游。老少年间要到那里，宝玉道：“随便到哪里都可以，我只想坐一回隧车。”老少年道：“坐隧车是极容易的事，只要有个方向才好去呀！不然，难道坐了车子混跑么？”宝玉道：“这两天爆热得狠，找个凉快的地方去就好。”老少年道：“怕热容易得狠，就近到冬景公园里逛逛就是。”宝玉道：“冬景公园在那里，有多远呢？”老少年道：“这里去不过十里路，跨上飞车就到了。”宝玉道：“天气热得狠，飞车飞高了更热。”老少年道：“一会儿的热，随便怎样也熬过了。我们且到公园一逛，顺便商量定了去处，就由那边雇隧车如何？那边就近有一家雇车行很大的。”宝玉道：“如此去便了。”

商量已定，叫童子去雇了一辆小飞车，二人上得车来，司机人便把机轮展动，果然那车飞的不高，循着官道路径而行，一会儿就到了。老少年下车，却不到公园里去，带了宝玉先到

公园对门一家衣服铺子里，拣了两件羊裘。店伙道：“今天园里酿雪呢，二位想未知道。羊裘只怕不够呀！”老少年道：“那么换了貂裘罢！”店伙依言取出，拿包裹包好。老少年拿了，和宝玉同到园里来。宝玉一到园里，便觉得凉风习习，暑气全消。再前行数十步，便有深秋光景。树木丛杂，曲径纡回，绕过了一处松林，便觉得朔风扑面，不觉打了个寒噤，忙把貂裘穿上。转出松林，只见怪石峨嵋，叠成山景。从山洞里踱了过去，便是万树梅花，冷香幽峭。宝玉摇头叹道：“竟能造出世界外之世界。古人说‘巧夺天工’，不图我今日身历其境。”一面叹息，信步行去。沿路上游人杂沓，都是为避暑而来。二人游了几处楼台，穿过几间亭阁，便觉得扑簌簌飞下几颗雪珠儿。抬头看时，已是彤云密布，满天雪意了。宝玉指着一个亭子道：“我们且到那里去歇歇。”老少年道：“前面竹林里挑着一幅酒帘，我们何妨去沽饮，就便赏雪，你看那雪已经下下来了。”宝玉便依言，穿到竹林那边去。只见林外三间茅屋，那酒帘就在茅屋门口竖出来。进了茅屋，转入后座，却并不是厅堂等屋。前面一湾流水，依着那流水盖了一道宽大长廊，屈屈曲曲的沿廊安了栏杆，布置得十分幽雅。

二人相对坐下，酒家便送上两杯温酒来，又送上两盏果液。宝玉道：“此刻满天浓云，怎么我们方才在园外看他不见？难道才起了云，就下雪么？”老少年道：“凡云不过是从地上升起的一股濛气，天然的云升的高，所以见的远。这里酿雪的云，其高不过百尺，外面被日光射住，所以看不见。”宝玉道：“雪也能酿，真是奇事。”老少年道：“还能酿雨呢！每酿一次雨，可以及到纵横五百里地方。所以敝境绝没有潦旱之灾。”宝玉道：“既没有潦旱之灾，自然还能酿晴了？”老少年道：“晴不能

酿，却能放。倘遇淫雨下的久了，便用飞车飞到空中，施放硝磺火药，把濛气炸开，天就晴了。”宝玉道：“才进来时，在那松树林里，觉得一阵北风，甚是利害。想来风也能做了。”老少年道：“那不是风，不过是一股冷气。我们从热地上走来，陡然遇了冷气，所以觉得像风。其实风不必做，那风是随气候变化的，最没有一定。从雪地里吹过来的风，是冷的，从大炉上吹过来的风，是热的。无论什么风，他吹到了这里来，总是冷的了。”宝玉道：“遇了亢旱酿雨，淫潦放晴，这一笔款想也非轻，谁认出呢？”老少年道：“各区从前本来都设有善堂，专办振济。后来慢慢的百姓都富足起来，这善堂也用不着了。然而各善堂里都有存款产业，各区总汇起来也不少，都没有用处。要送给政府，政府以为取之无名，且国用充足，辞不肯受；要拿来办地方上公益之事，却又都被政府里办得千妥万当，无丝毫缺憾的了；要将来摊还从前捐助之人，各人又都以为这是已出之物，万无取回之理，所以一向空存着。这个款项，便愈积愈大。偶然一年要酿雨，众人商议报了政府，请政府筹款。后来想起这一项，就免了惊动政府，拨来应用，以后竟成了定例了。”宝玉叹道：“这样的政府，这样的百姓，那得不文明呢！”

老少年道：“我们酒已吃过三杯了，还是到那里去呢？商议定了，好去雇隧车。”宝玉道：“我们去看看工厂如何？”老少年道：“就先看工厂罢。芝士开的那工厂，我还没有见过。据说他和东方法两个，竭尽心力，改良的不少呢。”两人谈谈说说，外面的雪下大了，登时平地上积起了三寸多厚。宝玉猛然想起一处地方来。因说道：“我们且慢着看工艺，先到一个地方去。”老少年便问先到那里。

不知宝玉说出那里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走隧道纵游奇境 阅工厂快得大观

却说宝玉因为游了冬景公园，看见了雪，猛然想起那浮珊瑚、寒翠石聚在一处房子里，出了那些冷气，更不知冷成什么样子了。在船上不过几捆珊瑚，便冷的蓄水舱冻了冰；在操场上露天摆着，那操场上也变了隆冬一般；若把房子围住了，收蓄住那一股寒气，正不知怎样呢！我们何妨先去看看。想罢，便对老少年说知此意。老少年道：“我们去看看也好，然而此刻不必去。且先到旁边去逛了，看见报纸上有了布告，再去不迟。”两人说定了，便离坐给了酒资，觅路出园。

宝玉道：“这园子甚有邱壑，结构得极好。可笑我在上海看见一处什么味莼园，一片草地，上盖了一所房子，就要算是花园了。”老少年笑道：“那还是文明国的式子呢，你敢笑他么？”说着又走到了松林里，再走了数十步，便觉热了。老少年引宝玉到一个亭子里去坐下，解开貂裘，坐了一会，又往外走。相离数十步，又有个亭子，二人又到里面去，卸下貂裘，徘徊了半晌，觉得像秋天新凉的天气。又出了亭子，慢慢往外走去。老少年道：“这两个亭子，专预备游客出去时歇息换气候的。不然游冬园的时候，总是夏天，从这大冷的地方，一口气跑到了暑地上去，怕要受病呢！”说着，出了园门，便仍是赤日丽天，炎猋可畏。老少年走到衣服铺子里，还了貂裘，算了贯钱。宝玉

道：“幸得这家铺子，不然怎样进去呢？”老少年道：“要没有这铺子，只得望而却步的了，不然，就要从家里带了衣服来。”

当下二人走到一家隧车行里，说明要雇车到智字第一区。行伙问道：“今天赶不到了，二位还是在车上住宿，晚上换人司机呢，还是在站上歇宿呢？”老少年道：“我们没有要紧事，晚上住站罢。”说定了车价，付了钱，行伙便写了一张票纸，交给老少年，开了一个房门道：“二位请罢。”二人便到房里去。原来这隧车行的规矩，接应客人的行，是开在地面上，说定了价，付过了钱，便到隧道里去。隧道里另外有店铺，有伙伴招待一切。

当下二人进得房门，便有人接着，请到里面，端了两把椅子，放在当中，请二人坐下，这人便去开动机器。二人便觉得有点微微震动，一会儿竟慢慢的落将下去，原来这个正是隧道口，开动的是个上落机。二人落了下去。宝玉但觉得四面漆黑，抬起头来，只见那隧门方方的一块亮光在顶上。约莫落下了五六丈光景，忽然间地火光明，照耀如同白日，已落在一间房子里。落到贴地时，便又有一个行伙来招呼，照了票子，配了一辆两人电车。老少年和宝玉出门登车，管机人也到了车上，开了电机，展动四轮，向前进发。

宝玉举目看时，那里像是个隧道，就和六街三市的夜景一般，灯火齐明。两旁一样是房屋，多半是车站、货仓，也有贩卖零物的店铺。地底纯是铁板铺成，两旁安设栏杆，栏杆之内，备人行走。十字路口矗起飞桥，乃是预备往来车多时，行路之人，即从飞桥上过渡，以免碰撞。抬头看顶上，一般的都是铁梁、铁架。约离半里光景，便有一个大洞，乃是通到地面，砌成烟囱一般，以为输出炭气，纳入养气之用的。往来的

车，风驰电掣般飞行如织，多半是载运货物的。宝玉道：“怪道几次行经闹市上，只见有空手的行人，原来货物都在底下转运。真是一个世界，做成两个世界了。”老少年道：“地面上的大行栈，多半在隧道之上，以便开了隧口，就在底下起造货仓，为往来堆积转运之用。”宝玉道：“开了这么深的隧道，又是纵横如织，同地面官道一般，那阴沟又开在那里呢？”老少年道：“阴沟有两处，地面上用的，在这隧道之上；隧道里用的，还在底下。”两人在车上谈谈说说，不觉到了戌初，车就停住了。管机人先下来，招呼二人到车站里去吃晚饭安歇。宝玉入到车站，见一般的高堂大厦，遂拣定了住房，吃过晚饭，二人同到外面散步。这车站的后面，也有个小小花园，虽不十分宽大，然而回廊曲径，位置整齐。园中树木旁边，都点了地火灯，灿烂得犹如火树银花一般。赏玩了一回，方才安歇。一宿无话。

次日早晨，用过早点，又上车起行。午牌时分，到了智字第一区，二人就在车站午饭，饭后方才坐了上落机，升到地面。出了车站，雇了一辆小飞车，到工厂里去。先投了名片，多艺士便请相见。二人说明要瞻仰贵厂的话，艺士谦逊道：“弟深愧不能发明科学，一切都是东方法先生指点的。二位要看机器，弟当先介绍相见。”于是命人请东方法出来相见。礼毕，宝玉便道倾慕，东方法也自谦逊。寒暄已毕，便领路请二人同去看厂，艺士也相陪同去。

出了客座，便登飞车，约莫走了四五里，方才落下。路旁一座极大厂房，门额上大书“制衣厂”三个字。四人同步进去，宝玉留心看时，只见十分空旷，也说不出他有多大，只见纵横罗列的都是机器。东方法指着一面道：“这边墙内便是棉花仓，墙上有一个大铁筒，仓里面另装机器，把棉花由筒口送出

来。”宝玉看时，果见棉花从筒口汨汨而出。旁边便是松花机，随出随松，松了又推到别副机上，并不用人力。到了那副机上，便分送到各纺纱机上去。每一个机上，用一个童子看着，便纺成纱。一面成了纱，便有机送到染机上去。各染机的颜色不同，青、黄、赤、绿、黑，各色俱备。染成了便由机器送到烘机上去，只在机上一过，那纱就干了。经过了烘机，便到织机上来。这织机并不是织布，却是织成衣服的。织成了衣服，便送到机上一个竹片架子上。那架子一翻，又翻到折叠机上，一件衣服便折好了。又另翻到一架机上，便有纸包好，往旁边一送，便有个纸匣接着，旁边一个人便取起纸匣。那机上又推出个纸匣来，第二件衣恰好包完送到，便又装在匣里。宝玉看着那棉花从仓里出来，直到织成衣服，包好装好，竟不曾经人动手，直到装好之后，才用人拿下来放到箱子里。各架机的大小、长短尺寸不同，那纸匣上都印定了尺寸字码，不能装乱的。宝玉心中十分叹羡，猛然想起，向老少年身上的衣服一看，果然也是天衣无缝的。因说道：“贵境有了制衣厂，竟是可以不用缝工的了。”东方法道：“现在还不能，只因那皮衣还没有想出法子用机器做，现在正研究这个法子呢！”又指着斜刺里一行机器道：“这都是造纸的。先用竹头、木屑、破烂棉花之类，入药水缸融化，第二机漂净，第三机成纸，第四机烘干，第五机剪裁及上胶水，第六机成匣。这是第七机印字及送到槽内的。”又指着包衣那机道：“这是从造纸第二机分过来的。第三机成薄纸，第四机研光，第五机剪裁，第六机照尺寸叠成纹路，这是第七机包衣，并送到装匣机内的。一路过来，也不用人力。这一路是做布衣的。”又带到那一边去看，却是做绸衣。无论长袍、短袄，莫不齐备。非但长短、大小尺寸每机不同，并且分

着厚薄。那薄如蝉翼的，便是夏衣；冬衣是厚及二分，又在衣底梳出丝绒。东方法道：“这个能代棉衣，只可惜及不来皮衣的暖和。这边的机就同那做布衣一般，不过纺纱机改了缫丝罢了。”

看罢了出门，又坐飞车，到制枪厂去看。这个厂比制衣厂大上十倍都不止，那机器纵横安置，何止万千。宝玉不觉叹道：“真正大观。”东方法道：“自从舍亲华自立发明了电机无声枪炮之后，政府验过，便把全国应用枪炮，却委与舍亲办理。舍亲是终日研究新法，一经发明之后，都交与我仿造，所以又转委与我。这个厂是要供给全国枪枝枪弹的，所以大些。一切机器都没有什么奥妙，不过这里是本厂自炼钢、铁、铜、铅，送了矿石进来，便成了枪弹出去，较别国的厂家略胜一筹罢了。”

宝玉游览一遍，见所有机件，都是灵巧异常，又逐一请教。东方法有问必答，宝玉十分欢喜。看过了，又到一间小小厂房。东方法让到里面帐房里坐下。先自巡看了一遍，和众工匠问了好些话。艺士对宝玉道：“这是考验厂。一切未曾十分发明的，都到这里试做。做的有了实验，然后另建厂房。”宝玉道：“此刻试做的〔是〕什么呢？”艺士道：“试造的许多种。这几天有一种水靴，只怕可以成功试验了。”

宝玉正要问什么水靴，东方法已巡毕回来，道：“这件东西实在难，只怕这回做的还不能用。”宝玉道：“请教是什么东西？”东方法道：“家兄忽然发了一个奇想：他是医学专门，要研究一个制造聪明的法子，画了图来，叫做一副小机器。已经造了五个去了，都不合用。此刻又做第六个，只恐还不能呢！”宝玉道：“在外面也听说贵境大医家要制造聪明，不知这聪明怎能制造？”东方法笑道：“这是家兄的狡狴，故意这么说，以动人

听闻的。这聪明是一件无影无踪的东西，如何制造得出来？大抵人的智慧，关乎脑筋的多少。他研究得了脑筋的原质，就把这原质合起来，研了细末，加入药料与及轻清之气，叫人拿来，当闻鼻烟般去闻。鼻窍通脑，这药通到脑上，借着脑中的热气，便成了脑筋，添补在上面，自然思想就富足了。”宝玉道：“这真是奇想天开了。但不知可曾试验过？”东方法道：“就因为 他先造了些少，叫一个童子闻，用验脑镜测验，果然见那原质到了筋上，成了一丝脑筋。他才起了劲，要大做起来。”说罢，引宝玉等去看那小机器。原来只有二尺来方的一架，中间除了机轮之外，还嵌着许多玻璃器具、瓶管杯匣之类，不一而足。东方法指着道：“这个匣是盛药料的，这个瓶是贮原质的，这个管是纳入清气的，那个管是输出浊气的。这边机轮动是调药，那边机轮动是把清气化入原质里面的。”宝玉只是啧啧称奇。

艺士又指旁边一处道：“这就是做水靴的。”宝玉道：“我方才要请教，这水靴有甚用处？”艺士道：“穿了这靴，可在水面行走，并且行的甚快。”宝玉看时，那里是靴，却是两艘平底小船。七寸来宽，二尺来长，用白金做的船壳，里面无数的小机轮，中间有一个空处，恰是一只脚位大小。上面装上皮靴统子。艺士道：“穿了下水，两脚入水不过一尺，这靴统长可及膝，扣紧了上面，水自不能灌进里面。机轮鼓动，在水面上，不烦举步，自能前进。前回做好试验过，因为转弯回头不大灵动，所以重新改良的。”

宝玉看见旁边一辆飞车，在那里装配，因问道：“飞车久已有验的了，不知为甚还在这里安配？”东方法道：“这是新近试做的，飞行极速。打算飞升起来，便赶着太阳走。譬如今天正午飞起，便往西依着太阳轨道去，一路赶着太阳都是正午，到明

天正午仍回到此地。”宝玉吐舌道：“竟是一昼夜环绕地球一周了。”老少年笑道：“这个车落成之后，我赠一个佳名。”东方法道：“请教什么佳名？”老少年不慌不忙，说出个名字来。

要知说的何名，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论竞争闲谈党派 借农桑引出军操

却说东方法问老少年送个什么名字，老少年道：“《山海经》‘夸父与日逐走’，这个车既是要赶着太阳走，倒可以叫做‘夸父车’。”东方法道：“这是断章取义。这一句的下文，那夸父并逐不到日的。我这个却要逐得到，如何好叫‘夸父车’呢？”老少年道：“李峤诗：‘苍龙遥逐日，紫燕回追风。’就叫‘苍龙’车也好。”东方法道：“这是咏马诗，如何扯到车上来呢？”宝玉道：“张文成《释迦像碑》：‘骥从东道，方申逐日之功。鹏举北溟，皆戢摩霄之翼。’不如叫个‘东骥’罢。”东方法笑道：“猎了一个鹏还不够，还想猎第二个么？”一面说笑议论，正要再到别厂去看，忽听得半空中吼了三声钟，已交酉初放工了。众工匠鱼贯而出。东方法便让宝玉等上车，仍旧驶回客座，便留夜饭，开了客房留宿，以便明日再看各厂。从此宝玉在工厂耽搁了两三天，纵观各种鬼斧神工的制造，不住的啧啧称羨，深幸开了许多见识，不啻此游。

忽然一天，多艺士拿了一张报纸，笑嘻嘻的走来道：“原来你们打了海底猎，回来还进贡呢。”老少年道：“怎么报上有了么？”艺士递了报纸过来。老少年和宝玉一同观看，只见上面一条，标题是“记君德”三个字。底下刻着：

某月日，内阁抄奉上谕：本日览某某等启，并进呈冰貂裘

一裘，浮珊瑚十枝，寒翠石十座。据称得自南极，冰貂虽于冰地御之亦温，瑚石溽暑置之而凉。朕验之瑚石良然。惟是卿等冒万险而获此，除分置博物、动物两院外，不自置用，而以归之于朕，朕受之亦复何安？使卿等获亿兆京垓之貂，缀为裘以衣被天下，朕亦何妨受此！今天下皆无而使朕独有，岂吾民皆不畏寒而朕独畏寒乎？朕倘受而衣之，更何颜以对诸臣民？瑚石亦然。然竟拒而不纳，未免有负卿当相爱之盛心，爰命玉人，截取翠石一角，留朕案头，以为卿等大功之纪念。余均交来使资还，卿等其仍以分置博物院中，俾与我国民同增闻见。朕亦有荣幸焉，钦此。

宝玉看了，不觉心中暗暗嗟叹道：有这样的皇帝，怪不得他们情愿专制了。而且那上谕的措词，何等谦抑！除了一个朕字，几几乎看不出是上谕来，足见这里是君民一德的盛治了。据此看来，果然立宪、共和也及不到他。

宝玉正呆呆的想着出神，忽听得老少年道：“珊瑚、翠石都安置好了，我们可以去看了。”宝玉看那报纸时，果然刊了布告出来。便问老少年道：“我们几时去呢？”老少年道：“这里都看遍了，就可以去得。”宝玉道：“那么说，今天就走罢。”艺士道：“不知可还是坐飞车去？”宝玉道：“天气热得狠，还是隧车风凉些。”艺士道：“隧车今天赶不到了，路上又要耽搁一宿，不如明天走罢。明天早上动身，恰去赶到那里。”老少年、宝玉一齐称是。当日又看了几种小巧玲珑的机器。

夜来无事，便在园里散坐乘凉。宝玉夸说各种机器，艺士道：“我们日夕研究，不过略有所得。只恐怕被别人争了先着，每年必派人到外国去，查考他们各种器械，幸而还不曾落后。”宝玉道：“外国便不曾到过，然而他们输入中国的，也曾略为见

过一二，何尝及到这个来？”老少年道：“说来也好笑，去年一个朋友到美洲去，回来带了一张照片。照的是他们那里的空中飞艇。那照片，照的是一片黑影。分不出颜色，倒也罢了，那飞艇的款式更是可笑！艇的上面装上一个胆式的轻气球，卧放在艇上，艇的两旁装了四个翅式的帆篷。看他那样子，全靠气球上升，飞驶也要仗风力。听说他们还拿到会场上赛会呢！”艺士叹道：“这也难怪，他们的智识程度只有这点。譬如我们百年前头要想腾空，还不是仗气球么？就是我们五十年前的飞车，虽不仗气球，然而还是取象于鸟。不是那回碰坏了一辆，闹了事，只怕到今日我们也还不知改良呢！”宝玉道：“常听人说，没有党派，就没有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贵境上下一心，自然没有党派了，何以进步又如此之速呢？”东方法道：“那是不相干的人不要好的话。处处要有人和他比较，才肯用心。没有人和他比较，就不肯用心。所以要靠着竞争，才有进步。不知就是没有竞争，只要时时存了个不自足的心，何尝没有进步呢！并且，我们何尝没有党派，不过党派不在自己家里罢了。”宝玉诧异道：“不在自己家里，却在那里呢？”东方法道：“我们自己本国人联成了一党，那不同党派的，自然是外国了。若要竞争，便和外国人竞争，何尝没有竞争呢？可笑近来的人，开口便说同胞，闭口也说同胞，却在同胞当中分出多少党派，互相攻击，甚至互相詬骂。遇了知道自重的，不和他较量；他看见人家不理他，更是攻及人家私德，讦及人家隐事，自鸣得意。这种真是小人之尤，狗彘不若的东西。靠了这种党派，要求竞争进步，不过多两个小人罢了！有什么进步呢？我们自家合了全国，联了一党，和外国人竞争，那党派不更大？竞争不更烈？进步不更速么？至于本国的人，何尝没有意见不对的？但

是遇了意见不对的地方，彼此都互相讨论，大家剖心见腹的商量，务求归于一，方才罢手。从才没有看见别人的宗旨和自家不对，便恣行攻击那种野蛮暴戾的举动。”

宝玉叹道：“所以能够上下一心，臻此盛治，未尝不自和氣中来。”又问道：“昨天看见贵厂的总机器，那炉子烧的是地火。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来，还要请教。那飞车和水底船，与及舢舨之类，又不见烧煤，是烧什么的呢？”东方法道：“那种机器，只第一次用时，要烧一回火，蒸来气出，运动了机器，生出了电火，从此就借电火蒸气。蒸出气来，仍是运动机器，机器仍能发出电火。所以就周而复始，生生不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了。此刻我们厂里，也打算改良，要用电火了。”宝玉道：“炉子里用的地火不亮，何以点灯的又那么亮呢？”东方法道：“那是灯头上配置好了化学药料的；没有药料，一样的不亮。”谈谈说说，夜色已深，方才安歇。一宿无话。

次日早过，老少年和宝玉别过东方法、多艺士，雇了隧车，到中部文字区而去。傍晚时候到了，出了隧道，到了博物院，见士接着相见。寒暄已毕，见士道：“二位从那里来？可曾回去过？”老少年道：“在智字区看了几天工厂。昨天看见贵院的布告，知道珊瑚等都安置好了，特地来看大才的布置。还没有回去过呢！”见士道：“二位冒了万险取来，区区的布置又何足道？前天述起有信来，问二位的踪迹。说政府里又赠了头等奖牌，请二位去领受呢。”宝玉道：“赏奖牌的使者，不知可是等着？要是等着，我们倒不可耽搁，要快点回去，免累得人家老等。”见士道：“述起已代领下了，慢慢的不要紧。二位要看珊瑚，请去看看，再来请用晚饭罢。”

说罢起身，引二人出了客座，到了宝藏。只见珊瑚林旁

边，已盖了一间大厂房，把那五色缤纷透明的合抱大珊瑚，都种在厂房里面。未曾走近，已觉得寒气森森。那海鳅就架在珊瑚树上，或高或低，盘旋曲折的装起来，大有夭矫欲动之势。宝玉道：“这个布置，倒是合而为一，却也别致。只是这鳅鱼不合放在宝藏里面。”见士道：“因为这鳅鱼，所以才盖了厂房挡雨。这个还是暂时草创，还要起造围墙，另标名字。因为这珊瑚冷得利害，我带了回来，便把那小的解下一块，锉成一寸见方，放在太阳地下试验，已经一丈广阔没有热气了，积聚了些还了得么？此刻走近前去，多站一会，都熬不住。每天打扫的人，都穿了冬衣来动手，若到了冬天，还了得么？所以要用围墙围住了，墙上用不透气的木板护着，免得他寒气侵出来。”

三人速速的看了一会，方才回到客座。见士又道：“敝院把那大珊瑚都留下了，寒翠石只留下一块，其余和那小珊瑚都分送到各处博物院去了。貂鼠也只留下一个，其余也都分开了。只有进呈颁回来的貂裘，和那二十座瑚石，都留在敝院，海马也在这里。今天晚了，等明天都看看罢。”宝玉道：“不过因为那鳅鱼及珊瑚太大，看看布置罢了。那些还看什么呢？”当晚饭既毕，二人就在博物院安歇一宵。

次日，即别了见士，仍坐了隧车回到强字区，到水师学堂里，见了述起。述起拿出书记资回来的上谕，给二人看过。又拿出奖牌来。宝玉接过奖牌，只见比前回的又自不同。前回是圆的，这回是定胜式的，有一寸来长，七八分宽。当中用碎宝石镶了姓名，上面镶了“头等冒险勇士”六个字，底下也镶了好些宝石。却是细如蛛丝，看不清楚是花是字。只见老少年也拿了他自己的在那里细细观看，又向述起借显微镜。述起拿了出来，老少年对着镜子看了一会，递给宝玉。宝玉也拿自己的对着镜子

看，原来是一篇叙述海底游猎的记，夹叙夹议的，夸奖的，了不得。对着镜子看，见那字有绿豆般大，再看看姓名三个字，却有碗口般大。便问述起道：“这镜子有几倍呢？”述起道：“这是我们平常用的，不过一万倍罢了。”宝玉吃惊道：“那不是平常用的要几倍呢？”述起道：“也有二三万倍的，也有五六万倍的，说不定。只是我总没有看见过十万倍的。听见说东方法那里有一个，不知确不确。”宝玉顿足道：“可惜这句话听见得迟了，不然在那里时，倒可以问问。倘是有的，也多开一点眼界。”当下略谈数语，便辞了述起出来，雇了飞车，仍回旅馆。

此时宝玉熟了，没事时，便到闹市上去逛。忽然想起，我只管看这个市景，却没有看见过这里的野景，何不问问老少年呢？想罢，便寻着老少年，问要看看野景，当到那里去看？老少年道：“看什么野景呢？”宝玉道：“不过要看看农桑罢了。”老少年道：“农桑各处都有，南部慈字区、东部仁字区最盛。那没有什么看头，同别处的都是一样，不过这里没有阡陌。”宝玉道：“没有阡陌，怎样分得开谁的田土呢？”老少年道：“有旧之家，彼此都合了公司，同种同收。到稻熟时，按地亩多少均分就是了。”宝玉道：“又何必如此呢？”老少年道：“这里一切耕耨、播种、刈获都用机器，倘使用阡陌分开了，那就应了一句话：‘地小不足以回旋’了。”说得宝玉一笑。老少年道：“那野景没有什么看头，今天报纸上刊了陆军的布告，说后天大操，我们倒是去看陆军大操罢。”宝玉大喜道：“如此更好，但不知在那里操？”老少年道：“在北部中字区。那里是边防最要紧的地方，所以设了重镇。”宝玉道：“人人可以看得么？”老少年道：“到了操时，还专派了职员，接待来宾呢。我们要看，不必

惊动他的职员。那一位陆军都督，复姓西门，名箴，表字子掌，是我的相熟朋友。我们只到他那里看，不更看得清楚么？”宝玉喜道：“如此更妙了。我们明天动身，不知多少时候可到？”老少年道：“坐了飞车，早去，中上就可以到了。”于是，宝玉安排看操。

不知果去看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品评风俗及娼优 行军利品偏慈善

却说次日宝玉、老少年坐了飞车驶到忠字区来。到了大营，老少年投了名片，子掌便叫请，于是二人一同进去相见。老少年和宝玉介绍了，彼此礼毕。宝玉看子掌时，只见他生得燕颌鸢肩，仪状端正，却又温恭蕴藉，和气迎人。老少年叙明来意，又道：“忝在相好，所以不惊动贵职员，专到麾下拜谒，乞恕冒昧。”子掌道：“看操很可以，只是将台上不便设客座，奈何？”老少年道：“不便设客座，我们就拎两名小卒，在旁边站着看。”子掌道：“岂有此理！不然，请二位穿了参谋的冠服，也可以看得，怎奈这是一年一次的大典，怎好几戏从事呢？”老少年道：“贵接待职员的地方，实在来宾太多。”子掌道：“我另有一法，我本有一位私聘的书记，他明日没有事，我请他陪着二位看就是了。”老少年道：“如此好极了。”

说话间，营中掌号司时器报午正，子掌便让二人同上飞车，到自己寓所吃午饭，便和那位私聘书记相见。那书记姓高，名攀，表字于天。彼此相见，通过姓名。饭后，子掌道：“你二位且在这里请坐，于天陪着谈谈，我营里还要处分公事，晚上再谈罢。”老少年道：“有事请便。”

子掌便别了出去，高于天便带二人到后面园子里一个水阁内坐下乘凉。宝玉道：“此地人家差不多都有个园子，连隧道里

都有园子，真是难得。”老少年道：“园子是人家万不可少的，全靠着他们怡养性情，岂可以少得。除非认真穷苦人家，或者免了。”高于天道：“也少了，今年的新调查，据说从今年正月_上起，没有园子的人家，比去年所调查的少了三分之二，再过两年，只怕可以举国一致了，不过园子的大小不能一律罢了。”宝玉道：“怎么调查到园子上来呢？”老少年道：“花草树木最有关于卫生的，所以政府也留心到此。”宝玉道：“虽如此说，也是见贵境的地大了。”高于天道：“这西北两边，近来开扩的地不少，都是荒凉无人的，政府里首先在这荒凉的地方，开了个大会场。于是，各国的人都来赛会，本国百姓自不消说来的不少了，登时就热闹起来。政府又把所有官地贱价卖给本国百姓，又开通了隧道，所以人人多有搬到这个地方来的，那人数就摊匀了。”宝玉道：“那么说，此地的人，没有一处多一处少的了。”高于天道：“那又不能说，南部慈字区，东部仁字区，两处都是农务极盛的，田上种的多，人未尝不少些。”老少年道：“信字区全是互市场，人何尝不多些呢？只怕可以扯直了。”

说话间，童子送上解暑西瓜液。宝玉道：“我到了好几处地方，看见用的都是童子，这又是何意？”老少年道：“这都是贫家小孩子，读不起全日的书，只到半日学堂里去读，所以出来代人执役。也有上半天执役下半天读书的，也有下半天执役上半天读书的。”宝玉叹道：“可谓好学也矣。”老少年道：“敝境的风俗，不识字，不明公理，不修私德，都是人生第一耻辱的事。如何有了子弟不叫他读书呢！”宝玉道：“可有个义塾呢？”老少年道：“从前有的，近来没有了。当日会议这件事时狼费了些事，因为两种人两种意见，一种人说是义塾与别的慈善事业不同，关系教育，必要仍旧设立，以便贫民的；一种人说是义塾虽是慈

善事业，然而贫家子弟不费一文便可以入塾读书。一个人最怕的是有了倚赖性质，如设了义塾，便是从小就教他倚赖了，如何还能养出独立精神呢？这两种人细细的讨论，总讨论不出个真理，真是非来，只得启奏皇上，请皇上宸断。皇上召了百官，在御前会议，也议不出个道理来。后来有人上个条陈，说是义塾为贫民而设，在朝百官都不是贫民，纵勉强议定了，到底合贫民之意不合，还未可知。不如行文各区，叫一众贫民，各抒己见，到底应设应废，仍叫他们出主意。政府看赞成的多寡以定从违，方是道理。政府议准了这个条陈，便行文到各区去，叫现有子弟读书的贫民，各抒己见，写成说帖，各交与本区区长，汇送政府定夺。及至汇齐时，查阅一遍，却是主张废去的居了一大半。不过他主张废的意思是说一个人自出学费读书，所费有限，政府立了义塾，教众人读书，其费必大，不如政府省了此费，仍由各人自备学费读书的利便。政府得了这个，恐怕贫民错会了意，又把两种人的意见写了出来，再行文出去，叫众贫民看了再议。谁知这回议了回来，竟全数是主张废的了，所以就依了众人之意，废了。政府省了这笔，经费无所用之，就拨做了各小学堂每年考试的奖赏。

宝玉道：“可见得贵境的人，都是独立精神充足的了，实在可敬。但不知可有女学堂？”高于天笑道：“没有女学堂，那女子到那里读书呢？”老少年道：“天下生人，有男的，就有女的，总是男女各半。所以有一处男学堂，就有一处女学堂，那里好偏枯一边呢！”宝玉道：“这里男女的界限严不严呢？”高于天道：“什么叫男女界限？”老少年笑道：“你生在长在这边，所以不曾知道。我是常常招接境外人的，他们常常谈及，所以我略知道些。”又对宝玉道：“这里没有男女界限，固然没有那拉

手、搂抱、接吻的恶习，也没有那一定回避男子的形迹。男女相见，亦犹如男与男相见，女与女相见一般。”宝玉道：“既那么着，又何必要男女学堂分设呢？”老少年道：“那另有个道理。我们重的是德育，就德育而论，只有公德是男女一样的。至于私德，女子与男子就有点不同了。所以读的书，男女都不同，何况将来的专门学，又与男子迥别的呢？”宝玉道：“请教女子专门学些什么？”老少年道：“门类多得狠！女红之外，大约轻巧的工艺，都是女子学得多。近来，医学之中，也拨了几科、妇科两种，归入女学专门。”宝玉道：“据这男女没有界限说来，那《礼经》上‘七年男女不同席’，与及男女‘不亲授’的礼法，都可以废了？”老少年道：“这里面，另是一个道理，大约文明未进化之时，淫乱之风，在所不免。所以圣人定礼以为防闲。不信，但看《国风》那淫奔之诗，十居七八，这就可想了。至于文明进化的时候，人人都有‘道德’两个字充满了心腹，那里还用得着这些呢？可笑那食古不化崇拜古人的，动不动就说唐虞三代之风不可及，他不过因为当日有了个尧舜文武罢了。须知尧只一个尧，舜只一个舜，文王也是一个，武王也是一个，未必当时百姓个个都是尧舜文武呀。莫说是淫风，譬如百姓，个个都是击壤老人，有了这些无识无知的百姓，有甚好处呢？当今之世，百姓都是如此，只怕这一国就要亡了。依我看还是唐虞以上的人，可以崇拜。”宝玉道：“这又是什么意思？”老少年道：“那时候制衣服、制宫室、制文字、尝百草、教稼穡、钻燧取火、作甲子、定岁时，都是无中生有创造出来的，还不可崇拜么？太古的人一切都做好了，到了尧舜就垂拱而天下平。须知他那个天下平，是古人同他平好了的。何以要崇拜唐虞三代，倒把太古的人忘了呢？”宝玉道：“我一向只恨那崇拜

外人的，却不道古人也不能崇拜。”老少年道：“这又不能一概而论，古人有可以崇拜的地方，何尝不要崇拜？不过总不要太腻了，动不动要说古人不可及罢了。”

宝玉道：“古人的事，且不要谈他。我们且讲今人，贵境人人都能自立，家给人足，至于境内没有乞丐。但不知还有妓家没有？”老少年摇头道：“谁肯去当这个！不要说是没有这种人，没有这种事，就是字典上‘娼、妓、嫖’三个字都是没有的。你可知道世界上有一个自命文明的国，国内有一所妓院，四面装的都是大镜，嫖客到时，先化上几文，那老鸨便按一下电铃，那妓女听见铃响，便推开了镜子做的门，来了二、三十个，个个都是一丝不挂的赤身露体，都滚在地下，互相搂抱，做出那百般的恶形怪状，叫什么看图样。嫖客看中意了，便和他到房里去。如是云云。那个床，都放在房当中，四面墙壁都开有小小的窟窿，外面任人观看，要看的又每人收若干钱。你想，这种国还自号文明，自从有‘文明’二字以来，只怕也不曾经过这种糟蹋。”

宝玉道：“妓家没有了，不知可有戏馆？”老少年笑道：“我们字典上也没有个‘伶’字，谁肯厚着脸皮去扮这个！有的是几套词曲，不过借此纪念古人。几位词曲家高兴时，便会同唱唱，也不过是陶情适性的意思，从没有拿这个卖钱的。”高于天道：“你两位谈些什么？我一点也不懂。”老少年笑对宝玉道：“如何！这位高先生竟然连我们谈的也不懂，可见得我不撒谎了。”又对高于天说明白了娼优的行径。高于天面红耳热的说道：“我常看见古人的记载，有这等事，以为是个讽世的寓言。又看见古人诗集里有什么‘赠歌者’、‘赠妓者’的题目，又以为古来有这等事，此刻总没有了。谁知世界上还有这些无耻之

人，真是咄咄怪事。”宝玉听了他的话，不觉暗暗称奇，想道：“我以为我的见识不广，谁知他的见识更狭呢！”

一席话，不觉谈到红日西斜，高于天又让二人仍到书房里去坐。酉正时候，子掌回来吃晚饭，饭后又去了，直到亥正方才回来。老少年迎着道：“可谓军事旁午了。”子掌笑道：“此刻亥正，快要交子了。这‘旁午’两个字，如果照字面解去，我还是旁子呢！”说罢大家一笑。子掌又道：“因为明日要操了，不能不预备些，所以觉着忙点，其实平时也没有什么事，空闲得很。我空闲的时候，你总不来谈谈。”老少年道：“你空的时候，我何尝有空？这几天请了假，近日假期也差不多满了，恰好你这里操，我就顺便带了这位敝友来看看。”子掌道：“你们商量好看的地方没有？”高于天道：“没有呢。”老少年道：“我们坐了飞车，在空中慢慢的往来观看不好么？”子掌道：“明天不行。明天先操游击队，枪向上打，不要叫他们误打了一枪，不是顽的。我已经叫人在将台东边，高阜上面，搭了一个篷，桌椅都安置好了，明日到那里去看罢。”老少年道：“今年操几天？”子掌道：“一样的操三天，可是今年把阵法炮操并做了一天。第三天却操新练就的飞车队。”老少年道：“飞车，外人还没有，我们何必先要练这个队？还怕外人用飞车来犯境么？”子掌道：“何必要他有了我才练呢？并且外人也许他会做起来的，等他做成了，我才练，不怕迟了么？并且练就了，预备他们无理取闹时，也好放这个队，去兴师问罪。后天并且要试验东方德新发明的一种药水，倘使推测的准，这药水比那野蛮的绿气炮还利害，却又比绿气炮慈善，真是行军利品。”老少年道：“什么药水，又是利害，又是慈善，令人不解呀！”子掌道：“说出来好像难解，其实不过是蒙汗药。东方德他最恨的是医生动刀

针，因此兼恨他那蒙汗药，取来考验他究竟伤人不伤人。谁知考验出来，虽是伤人，却可以改良的，就把他改良了。只是没有用处，才想到拿来做行军利器。所以加重了力量，送来试验。等试验出来，你们就知道了。”老少年还要追问时，子掌已告辞进内安歇去了。

要知究是何药，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演飞车云端列阵 制奇炮电术通神

却说子掌因为次日有事，夜色已深，所以不及久谈，先进去睡了。次日清晨，高于天陪了老少年、宝玉吃过早点，便带了童子，到操场上去。果然将台东首，高阜之上，搭了一个布篷，篷里面安排桌椅，虽然是个暂局，却也十分整齐。宝玉看时，只见将台上高树帅旗，西门笼身被戎服，早已高坐堂皇。两旁的参谋官、指挥官，与及一切副参游守，一律的甲冑鲜明，身佩刀剑。营里兵卒，排了队伍，按着次序，都到了操场上面。将台两旁的军队，齐奏军乐。排列已定，指挥官手执令旗，迎风招展。传下号令，便有几名杂役抬出一个倚枪的栏杆，放在操场当中，又抬出两大箩石子。督队官唱声口号，军队当中便步出了一排五名兵士，走到栏杆旁边，把枪倚在栏杆上，各人在大箩里面拾了一块碎石，向空抛去。抛起石子之后，才拿起枪来向石子打去。飏的一声，都打着了。这排兵士便依然擎枪绕到本队之后。前队又上来一排，照前操演。宝玉只看的目定口呆。此时早有十多辆飞车，高挂回避旗，飞向四面阻挡往来车辆，以免误伤。宝玉道：“这种准头，是怎样练就的？真是令人佩服。”老少年道：“这个准（直）头，讲手法，以手为眼的了。要拿眼睛看准头，那里来得及。”高于天道：“这个自然就同抛东西一般。试拿一样东西往上抛起，再拿手去接，那双

眼睛再不要看手，只要看那东西落下，那一只手自然而然会接着的。我们终身由之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故。这个准头，就是推广这个抛物接物的道理，神而明之，练出来的。”宝玉只是呆呆的看着那些军士一排一排的操过来，竟是没有一个失手打不中的，嘴里不住的叫“奇怪”！高于天道：“这操的固然是纯熟，可知都督看操的本事更大呢！一排五个人之中，虽然站在一处，你看他抛上去的石子，都是参差不齐，高低不定的。打出去的枪子，自然跟着石子。我们的眼睛不过看着那石子有枪子打着没有，知道他中不中罢了。那双眼睛那里还有工夫去看他放枪，那里分得开那一颗子是谁放的？都督却分得十分清楚，一经有打不中的，他马上就指出那兵士来。”宝玉听说，试把眼睛看那兵士，等到他放出枪子来，那眼睛连忙跟着看上去，那里来得及？一连看了十多排，都是如此。不觉笑道：“果然是难看得出。”操到午牌时分，便传令暂行停操归队。有两个童子提了篮送饭来吃，三人对坐吃罢。宝玉抬头，看见赤日丽天，异常炎热，因说道：“何以拣了这种热天才操呢？”高于天道：“每年都是冬夏两操，正要这些兵士历练寒暑，以备将来有出境的战事，不怕走到寒带、热带底下，都无所碍。”宝玉看那兵士虽然停了操，却还是列着队伍，一个个都拿了一根小皮管，在那里吸，因问道：“他们吸什么呢？”高于天道：“他们吃饭呢。身上带的皮袋便是粮食，这根皮管是那皮袋上的。”宝玉道：“那一皮袋能盛多少粮食？”高于天道：“这一袋便是五天粮食。”老少年道：“看了这个，那古人的行兵营里面还要用灶，未免太笨了！”宝玉道：“岂但是笨，看那小说上说的，埋锅造饭，营里打了灶，出起队来，还要带着锅走呢！”说话之际，已经交了未初，军乐齐奏，指挥官传下号令，仍旧开操。一到了酉正，

方才停止。

三人回到子掌寓所。宝玉道：“今日说是操游击队，我看倒像是操猎户。”高于天道：“这个本来是由猎户教出来的。当日初讲整军经武时，便有人上了条陈，说猎户的放鸟枪，不讲眼法，只讲手法，准头极好，可以招了各猎户，编了营伍，作为游击队。当时还有人笑这上条陈的荒唐。我们这位都督的尊公，名镇，表字静伯，那时正当练兵大臣，看了条陈，深以为然。怎奈猎户不多，编不了几营，因变通了这个法子，只招他们来当教习。此刻逐渐推广，教成了三万人，分布到各边防地方。遇了战事，大营兵士是上阵对垒，这一班却是三个人一队，五个人一队，分散各处。探缉敌兵，得隙即攻的，所以叫做游击队。”宝玉道：“今天所操的，共有多少人？”高于天道：“各路的一齐都调到了，今天所操便是三万人。此刻操完了，又各归防次去了。”三人晚饭之后，又乘了一回凉，方才安歇。这一夜子掌并没有回寓。

次日操阵法及炮操，高于天又陪着二人看了一天。第三天是操飞车队。宝玉绝早就起来，约了老少年、高于天去看。高于天道：“此刻还未到卯正，未免太早。”宝玉道：“我要看那些兵上上车呢。”高于天道：“那里看得见？车队都不在这里，要等号令才来呢。我们吃了点心去罢。”便叫童子拿点心来吃了，三人一同到操场上去。将台上静悄悄的，还没有人。坐了一会，忽听得一声军乐，乐声响处，帅字旗早已扯起，迎风招展。子掌率领数十员参谋指挥，及大小武员，同登将台。军乐停止，将台上交下两个花炮，两名传令兵士接在手里，取火一齐把药线燃着。轰的一声，两个花炮齐窜到空中去了。又听得匐的一声，花炮炸开，飞出两面旗子来。一面是飞龙青牙旗，一面是白底绣彪旗。宝玉心中暗想：这是日本花炮，我在上海

看见过的。好好的操兵，怎么顽起这个来。想犹未了，忽见四面空中，旌旗招展的来了一队飞车，东面也来了一队，彼此都是列成阵势。宝玉方才省悟，那花炮是个号令。再看那两队飞车，离地约有五十尺高低，一字儿对面排开。车的前面，都用钢板装成垛般的护身板，两面对放起枪来。宝玉吃惊道：“怎么认真放起枪来，不怕伤人么？”高于天道：“那枪炮弹都是用橡树胶做的，打不伤人。弹上涂了白粉，打着的便有一点白痕。倘使打着了要害，在人便算死了，在车便算坏了，不能再上阵，以此定个输赢。”宝玉听说，抬头再看，果见那车上的护身板有几处着了白点。两队车在空中左右盘旋，忽高忽下，枪炮齐发，如临大敌。每一队车约有五十辆，战的五花八门，各有阵势。西面的车，忽然排成一字往后飞退，东面车队便排作人字形向前追赶。看看赶上，西面车队突然回旗反鼓，两面围将过来。东面车队正在向前飞驶，一时收止不住，被他四面围住了，一时枪炮齐施。东面车队抵敌不住，一齐落下，停在操场上，西面车队便在空中耀武扬威。忽然半空中的枪炮弹雨点般下来，西面车队措手不及，被打的个个受伤，只得一齐落下。原来，东面车队里有五辆飞车，到了围急的时候，四面挂了障形玻璃，直向上面飞驶，俯视一切。见自家车队败绩，便降下来，在西面车队上，一齐往下放枪。登高临下，枪无虚发，因此转败为胜。既胜之后，也落在操场上。领队官到将台上缴令，子掌分付仍旧各归防次。两员领队官鞠躬辞退，仍驾飞车，各督本队分头去了。将台上又发下两个花炮，放起了，飞出红黑二旗。一会儿，南北两面各有一队飞车到了。两阵对圆，枪炮并举。左旋右转，酣战了半天，彼此都不肯认败。子掌便传令停战，落下来，由指挥官查点。北车受弹较多，南车

受弹少，而南军受弹又比北军多，算了个平战。两员领队官，也各督本队去下。

时已午正，子掌率领各员吃饭休息，宝玉等也吃过饭，在那里议论飞车队的事。宝玉道：“那些无稽的小说，往往说神说怪，说什么云端大战，不图今日我亲眼见了这实事。”老少年道：“云端大战是见了实事了，还欠一样斗法宝，什么飞刀、捆仙索之类，我看将来也要据了这个理想，见诸实验呢。”高于天道：“那都是冥幻想象的，怎么能实验？”老少年道：“那腾空驾雾，不是冥幻想象么？怎么做出飞车来，居然实行呢？”宝玉道：“那回我们在礼让庄放下大鹏鸟时，那车子没命的飞升，足足到了六千五百尺，方才停住，只怕云端里也不过这么高低罢？”高于天道：“可惜未曾留一个人在底下看着，到底还看得见不？”宝玉道：“据说上头没有空气，我们多咱带了制造空气的机器，到上头去看看。侥幸到得一个星球上，也可以考究考究，到底那里有世界没有，不然，总是个理想，徒托空言，没有实据。”老少年道：“早就有人想到了，不然办了。因为到了没有空气的地方，便是真空，电气到了真空的地方便要发火，制造空气，只能把窗门关紧了，人在里面自制自吸，断不能放到外面来。那车的机轮，一切都是用电的，岂不要全车发火？因此不敢轻举妄动，不然，早就有人上去了。”宝玉道：“总要设法能上去便好，不然，总是个闷葫芦。”

高于天道：“不要说了，看操罢！”忽听得一阵军乐声音，将台上下却不见一人。远望大营里面，平地里起了五个花炮，旗分五色，跟着便起了一大队飞车。当中一辆车，头挂了飞龙黄旗，中间桅上飘着帅字旗，驶到操场上面，宝玉便知子掌也上了飞车了。一转瞬间，东、南、西、北四面的车队都到了。帅

车上，升起令旗，各归队伍，列成阵势，操了一回枪炮。宝玉道：“电机枪炮没有声音的真妙。不然，这枪炮的声音，耳也要震聋了。”老少年道：“岂但没有声音的好，也亏得没有烟焰，倘是有烟的，几炮一放，就烟雾漫天的，那里还看得见车！”宝玉道：“那才认真是腾云驾雾呢！”

正说话间，忽然帅车上飘下一阵极细的水花下来，顺着南风，飘到大营里去。车队里飞出一辆车来，上面插着医字旗，直驶到大营落下。这边车队便往上飞升。宝玉等三人抬着头看，只见他愈上愈高，愈高愈小，仍然是排着阵势。忽的一下，高的看不见了，围着操场看的百姓，一齐拍掌，声如雷动。许久仍不见下来。看看那上去的有两个多时辰了，宝玉道：“莫不都到了空气之外了？”高于天道：“倘到了真空界上便蜃粉了。”老少年呆呆的望着西面，指道：“这个时候有雁？”宝玉照着所指看去，果然见有两行雁。定睛看了一会，是向这边飞来的。高于天道：“那里是雁，就是那飞车队回来。”说话时，果然愈来愈近，一会都到了。帅车上把令旗高扯，各车队一时分头散去，子掌所领的车队，也落下操场。子掌率领众官，下车登台，正要发令，忽然东南角上，有两辆飞车风驰电掣而来，到了操场落下。车上走下一个人，走到将台旁边，怀中取出一封信，递与传令兵士，兵士送到台上，呈与子掌。子掌拆开看了，面有喜色，传令叫了那人上台问话。问答了几句，便下来了。宝玉看得纳闷，暗想：操得好好的，这个人不知来打什么岔。只见那人下台时，便走到车旁边，招呼车上人，把一个木箱子取下来。那辆车上取下一箱，来人便七手八脚把箱开了，取出好些零碎机件，就在将台底下安置。安置好了，又在那箱子里取出一尊炮来，看看那炮，非但宝玉呆了，老少年称奇道

怪，便是高于天常跟着陆军都督的，军火自然见得多，他见了这个炮，也是莫名其妙。

不知到底是一尊什么炮，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奇器发明偏谈仁术 壮游已遍拟访文明

原来这尊炮，是东方法和多艺士、华自立三个人萃精会神，费尽脑力，研究出来的一尊神奇电炮。除了各种发电机轮系用钢铁金类做的，那一个炮身，却非金非石，用极纯净玻璃做成。你想，他们没有见过的人，怎么不要大惊小怪呢？

且说这尊炮做成之后，他三位博士便联名写了一封信，送与陆军都督西门笪。信内述明用法，且说明这等炮非但无烟无声，并且无炮弹。那及远的力量，只要没有阻挡，地平线上都可以打到的。派了一名工师送炮来，顺便赍了信来投递，就叫那工师当场装配试验。知道这三天之内陆军大操，因此赶着今天送到。子掌接了信，自是欢喜，忙叫装配起来。一面传令车队，先驶回大营；一面传令在操场尽处，竖立一枝高竿，两旁插了回避旗。那看操的人，见了旗，自然都走开了。当下装配完备，子掌又传令缚一个猪来，用绳扯足挂在高竿头上，子掌亲自下座观看试炮。只见那工师看准了准线，炮口对着那猪，用手拿着那机器上的把儿，摇了一转，却是无声无臭的，既无所闻，又无所见。工师叫人把挂的猪放下时，早已着电死了。看的众人一齐愕然。内中也有几个不大信的，以为这猪是被绑死的罢了，那里有变把戏般，便可以弄死他的？子掌心中也有点诧异，又叫缚一个牛来，也拉到竿上，叫工师再打。工师取

了准线，那个牛被吊在上面，在那里一面嘶吼，一面挣扎。这边工师把机器一摇，登时立刻就僵了。同看的人这才信服了，拍掌之声，雷动起来。工师又在箱里取出一枝棍来，说道：“这是避电棍。”子掌接棍在手看时，就同古人用的枪一般，是木头做成的，外面蒙了一层软瓷，棍头上装了一根一尺来长的铁条，共约有一丈来长，便问怎么用法。工师叫再取一个牛来，先把这棍横缚在牛身上，然后缚了四蹄，叫人把牛竖吊在高竿上面，对子掌道：“这便任打，打那牛不着了。”子掌不信，亲自取了准线，摇动机器，果然打不着，便命放下。工师道：“这根棍尖的铁，是吸铁做的，这种电气放出去，跟着他的吸力走，那准线便斜了，电都被吸去了。这是防备别国人仿了这个炮的法子去，便好做这个来避他。”子掌道：“这个炮到底能打多远，考察过么？”工师道：“也曾算过，却算不出来，只怕是无远弗届的。”说罢，把转盘摇动，将炮口提起，取了六十度的斜线，再摇动电机。大众抬头注目，往上观看，忽见空中起了一道火光，犹如闪电一般，工师道：“这是电气射到空气之外，所以发出火光。”华先生说：“春夏天的闪电，也是电气在真空界上发火。”说罢，又摇了几摇，只见空中电光闪烁，犹如万道金蛇。子掌大喜，便率领众官，带着工师，到大营里，给了回信，工师自去。

高于天也同老少年、宝玉回寓。此时，三人都不曾知道那炮的妙用，只有互相猜议。直到晚上，交了子初，子掌回寓，三人迎着，争先问讯，子掌便把炮的功用，详细说了。三人莫不啧啧称奇。宝玉道：“这个那里是炮，简直是一个射电筒。”子掌道：“这东西好便好，只是未免太不仁了。陆战还好，若是水战，那战船无非铜铁之类，都是传电之物，一经打着了，满船发电，不知船上的人是

什么情形呢？”宝玉道：“到了开战时候，还要讲仁心、仁术，那就难了。”子掌道：“不然，虽然两国失和，便是仇敌，然而总是人类对人类。若只管贪功取胜，恣意杀戮，在临阵时，自然便忘了同类相残的，忍心暴动。试问一作局外人想，眼见得因一时之气，伤残同类，岂不是不仁之甚么？”宝玉道：“敌忾同仇的时候，要施行仁术，到底是个难题。”子掌道：“一定要施行仁术呢！是我们这位东方德先生新发明的。然而未曾发明之先，也应该要堂堂正正的见仗。纵使有杀戮，也是堂堂正正杀的。近来那些残忍之国，用尽了那种刻毒心思，做成了一种氯气炮，把氯气藏在炮弹里，一弹放出去，炸开来不知要死多少人。可笑他做成之后，又装出那假惺惺的面目，说是禁用的，等到见仗时，他不能取胜，又拿来用了，偏又有多少解说，什么权时用一次罢了。做了这种残忍之事，他还要说文明呢！”宝玉道：“新发明的仁术是什么东西呢？”子掌道：“就是那天未曾说完的那一种蒙汗药水，我今天才试演了。洒了一点到大营里，果然众兵一齐蒙住了。医生跟着下去，用了解药方才苏醒。将来行军，单用这一品，就可以把敌人全数生擒活捉过来，不伤一命，岂不是个仁术么？然而这东西极难用，必要测得准风力，才能施用。自然，没有风的时候，可以醍醐灌顶的浇下去。遇了有风时候，必要在上风头洒落。然而风有大小，飞车升的有高低，路的相去有远近，必要把风力设法测得准了，方才妥当。我此刻在五十尺以上，测算起来，还有点把握，再高就测不准了。”宝玉叹道：“不料科学发明，有如此神用，简直可以不加一矢，以定天下的了。”子掌道：“其实我们政府要发下个号令来吞并各国，不是我说句大话，不消几时，都可以平定了。政府也未尝无此意，只有东方文明老先生不肯。他

当了五十年政权，去年告退隐林下。他生平的大愿，是组织成一个真文明国，专和那假文明国反对，等他们看了自愧，跟着我们学那真文明，那就可以不动刀兵，教成一个文明世界了。”

宝玉道：“这位老先生愿以身为世界师，真了不得。怎得见他一面便好。”老少年道：“你要见容易。他为人和蔼非常，最喜欢见客，谈锋又好。此刻操也看完了，明日我们便去看他。”

子掌道：“你二位盘桓几天去。头两天我公事忙，不曾好好的谈得。此刻我公事完了，连奏报大操的折子、申报政府的文书都发了。我何必那么忙呢？不过为的办妥了，我们可以痛快谈两天，你们又何苦急急要走呢？今天我要早点歇歇，明日再谈罢。”说着辞了要进去，忽然又站住，在衣袋里取出一样东西，放在桌子上道：“你几位试猜猜，是个什么？”放下便进去了。

三人齐来看时，却是用线扎着一小束干草，那草同木贼草差不多，不过木贼草是空心的，他是实心的，看了都不懂得是什么，便不做理会，各去安歇了。一宿无话。

次日，宝玉要行，子掌苦苦留住。是日，只到营里料理了几件日行公事，便回寓和老少年、宝玉谈天，无非是谈些韬铃方略。傍晚时候，那奏使者已经回来了，带回上谕一遍。因为子掌又督练了飞车队，加了个飞将军的名号。老少年道：“这飞将军的头衔，是特创的。”子掌道：“我虽然督练好了，却不便兼充这个，明日还是辞了，请政府另派一个都督才对。”

宝玉道：“只一天一夜工夫，就回来了。有了这种飞车，连缩地法都用不着了。”子掌道：“这个算什么！我们昨天操飞车队，你们知道到那里走了一趟？”高于天道：“来回约莫三个时辰，这一去是个半时辰的工夫，走得到那里！”子掌道：“我昨夜留下的那束草呢？”高于天在抽屉里取了出来道：“正是，我们都

不懂是什么呢。”子掌道：“我恐怕你们不信，所以取了这个来做个凭据。这是阿剌伯人擦牙的草。”宝玉伸出舌头来道：“昨天到了阿剌伯了？”子掌道：“算定正西去，是要到土耳其的。半路上偶然偏了一偏南，便跑到阿剌伯去。我把车落下，恰好一班土人在那里卖这个，见我从空而下，都当我是天神，一齐罗拜。我想拿点信据回来，给了他们两罐军中粮食，拿了他一扎草。”宝玉道：“从空而下的，也无怪他们惊为天神。”子掌道：“野蛮未开，他的人遇了不曾经见的，总是天神。从前西班牙伐墨西哥的时候，只用了十来匹马队，那墨西哥向来不出马的，那些土人见了，不知他是人骑马，只当他是生成的半人半畜，就惊为天神。及至闹他们放炮，又以为是天神驱使雷部。这才可笑呢！”说罢，便叫人去请了大营书记来，叫他起折稿，辞飞将军之职，另简飞车队都督。宝玉等留了两天，便辞了子掌而去。

宝玉闻得南部信字区，是互市场，便央老少年同到那边去游览，老少年应允了。同坐飞车，径向南去。那车正飞驶时，老少年忽叫停下。司机人依言，慢慢降了下去，在一片空场停住。宝玉在车上一望，只见黄云遍地，正是麦熟。老少年道：“前两天你说要看野景，所以下来看看。这里正是慈字区南部树艺最盛的地方。”宝玉放眼四望，极目无际的全是麦田，问道：“麦子四月已经收了，此刻何以又有麦？”老少年道：“敝境地质改良了，无论稻麦，都是一季一熟，一年四熟。”看了一回，方把车升起，离地约二十来尺，缓缓飞驶。经过好些树林。宝玉留心看时，也有各种果木，也有桑林，也有柳林，也有橡林。因问道：“桑林自然是养蚕了，橡树或者取胶，那柳树种来作什么呢？”老少年道：“也是养蚕的。”宝玉讶道：“蚕还吃

柳、橡么？”老少年道：“柳有柳蚕，橡有橡蚕，世人不知，都叫他做野蚕。喜事的人拿了野茧来缫丝，缫出来粗的了不得，就说他没用。不知他自生自长，在树上没有人去整理，结茧的时候，只附在树叶上结，自然粗了。我们设法取了种，也和养桑蚕一般养起来，还不是一样么？不过丝光差点罢了。世人都弃了这一种大利，真是可惜。”宝玉道：“橡蚕我不知道。柳蚕成了蛾之后，不是很大的翅膀，会飞的么？”老少年道：“世人不肯养柳蚕，只怕也是为的这个，恐怕蛾飞跑了，留不下种。不知养柳蚕要设一个蛾房，四壁糊上纸，蚕茧就放在房里。他破茧而出，也飞不到房外去，下种就都下在纸上了。”一面说话，一面也看的够了，便叫把车升高，开了快车，直驶到信字区落下。

这个互市场的总理是东方英，所有一切进出口的货物，都要到他那里注册。他逐年比较盈亏，手底下用了一百员考察员，分派到各国去考察各处的人情嗜好，随时报告。东方英得了报告，便分告各家工厂。因此公事十分忙碌，除了休息日，不肯会客。老少年、宝玉不便去访他，只在六街三市上游玩。真是琛粦梯航，万商云集。市上一间商品陈列所，二人进去看时，当中陈设的是本境土造物，两旁的是洋货。宝玉逐一看去，说也奇怪，他当日在上海时，到了洋货店里，便觉得光怪陆离，如入山阴道上，目不暇给。到了这里，见那土造的东西，没有一件不是清静雅洁的。看了那光怪陆离的洋货，倒觉得俗不可耐了。看了一番，仍到街上去逛了两遍，便到隧车行里，雇了隧车，要去访东方文明。

不知访了东方文明又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故人遇合饮酒陶情 医学昌明驻颜益寿

却说宝玉自从到了文明境界以来，一处处都游历遍了。一切生平闻所未闻的，都闻了；见所未见的，都见了。因为久仰东方文明的大名，便约了老少年同坐了隧车，到东部仁字第一区去探访。及至车到时，时候已经晚了。宝玉因为他是个退老的大臣，又是年高有德的，便兼是头一次拜访，时在昏暮，未免不敬，因在车站上借住了一宿。

次日清晨，便和老少年两个一同到他寓所，投了名片。东方文明忙叫快请，二人便走到客座。宝玉正要拱揖，东方文明早抢步过来，执着手道：“世兄别来无恙？”宝玉愕然道：“久仰老先生大名，专诚拜谒，自以为初仰丰采，却不知从何处曾侍教过来？”文明执着手让坐毕，始说道：“睽隔多年，或者世兄一时忘了，过后自会想起。”宝玉满腹狐疑，自念生平没有老头子的朋友。细看他生得须发如银，眉长目细，唇红齿白，无异少年。反复思寻，再也想他不起。文明又道：“故人远来不易，恰好今日是休息日，儿婿辈都回来定省，当令其陪侍痛饮一天，以叙别情。”宝玉更是弄得无言可对。老少年道：“贾君因为慕老先生大名，特来拜谒，不期倒是旧识。”宝玉道：“近日访西门都督，说起老先生愿自立真文明之法，俾假文明之国有所取法，将以身里世界祭酒，所以特来瞻仰，快聆高

论。实想不起从何处曾侍大教。”文明叹道：“谈何容易。老夫执掌政柄，当国五十年，经营缔造以有今日。尚有多少未酬之愿，正不知望谁可继志。儿辈又都恣力科学，无暇及此。现在执政诸公，我虽同他们说过，又大都恐怕因此开了兵衅，迟疑未发。倘老夫此愿得酬之后，或者世界可有文明之望。”老少年道：“不知老先生有何大愿？”文明道：“世界上凡是戴发含齿，圆颅方趾的，莫非是人类，不过偶有一二处教化未开，所以智愚不等。自上天至仁之心视之，何一种人非天所赋？此时红、黑、棕各种人，久沉于水火之中，受尽虐待，行将灭种。老夫每一念及，行坐为之不安。同是人类，彼族何以独遭不幸！每想设法出之于水火，登之于衽席，无奈事体既远且大，总未曾筹得一个善法。”老少年道：“一干涉到此事，恐怕不能免战祸了。”宝玉道：“闻说美洲释放黑奴之后，那班黑人无以觅食，转徙流离，饿殍相望，倒不如为奴时的饱暖。生就了至愚的性质，只怕也不容易提挈得起来。”文明道：“老夫所以说此事既远且大，正是为此。出之于水火之后，还要代他筹一个衽席，方能了事。若徒出之于水火，待他自寻衽席，他便寻衽席不得，必至于再落水火而后已。不然，只要挟了兵力，脱离他的羁绊，何尝不可？无奈同他脱了羁绊之后，还要设法教育他，开他的智识，教得他具了自立的资格，方算大功告成呢。”宝玉道：“这般说更难了。”文明道：“拿眼睛看人，最要辨别真假。倘使不是这里的真文明发达了，那些假文明之国，到此时还拿那文明面具欺人呢。就美洲释放黑奴而论，单看表面，岂不是文明举动、慈善事业？岂知那发起人，却别具深心。他一心只望做总统，无奈举他的人少，他才异想天开，提倡释放黑奴。以为此辈一经释放，得立于平等、自由地位，必定感

我释放之恩，且又有了选举权，将来举总统时，一定要举我的了。谁知那黑人蠢如鹿豕，释放之后，无以为生，反不如从前当奴才的好。岂但不感他，还要恨他呢。”

说话之间，东方英等弟兄三个，陆续都来家定省，华自立也带了妻子东方美来省丈人。文明道：“今日有远客在此，你们都来相见。我近来颇厌寂寞，难得故人过我，你们都陪着痛饮一天。”子婿辈都一一答应。文明又叫子女等都叫宝玉“世叔”，宝玉益发局促不安，暗想：这个老头子真是奇怪，我何尝见过他来，一定要说我是旧识。他儿子的胡子也狠长了，何必要叫我世叔呢？问他，他又不肯说，真是莫名其妙。又想到：我且不管他，谅来断不是恶意。一面想，一面看他弟兄三个，除东方法是见过的，其余那两个，一样的都是生得一表堂堂，英姿飒爽。东方美温厚和平，自然庄重。只有华自立生就的一张焦黄脸儿，却不是病容。那焦黄当中，还是容光可鉴，浓眉大目，气象凛然。当下东方英等一面色笑承欢，一面应酬宾客，东方美也是落落大方，固然没有那轻浮样子，却也毫不羞缩，一样的应酬、说话。非但他自己不像以女子自居，就是同他对坐的人，也忘了他是个女子。老少年、宝玉和东方英谈谈商务，和东方法、华自立谈谈各种技艺，和东方德谈谈医理，又问问有什么新发明。东方德道：“医学新发明的，只有制造聪明散，已经告成。此刻我要研究两个法子，但不知做得到做不到，只可以尽了我的才力做去。倘使我毕生研究不出来，只可以待后起的了。”宝玉问研究什么，东方德道：“我想人生最不幸的是死，然而人人都逃不了一死。打算研究出一个不死之法来。人生最受累的是食，无论何等大事，非吃饱了不能办。这吃饭又狠耽搁时候，每吃一顿饭，总要一刻时候。一天只算吃

两顿，一年积算起来，单是吃饭的工夫，就占了九十个时辰，要耽搁了多少事？所以又打算研究一个不食之法。”宝玉道：“不食不死，岂非成了仙么？”东方德道：“我就因为相传那个道家服气长生之法，起初以为是个理想、寓言，及看看古人载籍，又似不尽诞妄，所以才发念研究。但是古人纵有此法，也不过是一人心得，秘不肯传。我是打算研究得了，普及众人的。”老少年道：“只管不死，不要有人满之患么？”东方德道：“只怕能得着了不死之法之后，便不生子了。不信，你但看古来所有讲仙讲道的书，何尝载有仙道生子的？古人虽未必想得到这一层，然而也可见得是个天然理想。”宝玉道：“果能如此，不是仙，倒是佛呢。”老少年道：“怎么是佛？”宝玉笑道：“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是出在佛经的么？”又问道：“方才老先生说，打算把那红、黑、棕各种人，都拯于水火，登诸衽席，但是苦于那些人愚蠢，怕难施教育。既有了制造聪明的法子，何不就拿来医他们呢？”东方德道：“这可不行。我这个制造聪明散，是当鼻烟闻了，可以滋长脑筋。脑筋多了，自然思想富足。其功用不过是助人思想，总要先有了思想的人，用了方能见功。他们那种全无思想之人，虽用了，也不见效。所以这东西，文明人用了，可以助长文明，野蛮人用了，又可以助长野蛮。那红、黑等人的思想，无非是一个懒字，若用了这个，他越发要想法子去懒了。”说的众人一笑。文明叹道：“我这要救红、黑人的思想，也是舍近图远，舍己从人，其实我们同种的堕入野蛮水火之中的不少呢。老夫当日未曾筹及此事，是一个极大的憾事。偏偏儿辈又都趋入科学一门，于政治上都不留心，此愿只能望小孙辈代偿的了。”

谈说之间问起，才知道东方文明已是孙曾绕膝。孙子东

方文、东方武、东方韬、东方铃，外孙华务本等，都在政府受有专职。曾孙东方新、东方盛、东方振、东方兴、东方锐、东方勇、东方猛、东方威，与及外曾孙华日进、华日新等，都已普通毕业，各就专门大学堂读书。元孙东方大同、东方大治，外元孙华抚夷等，都在幼稚园里受教育。至于各女眷，都在各女学堂里当教习。此时暑假，本要回家侍奉文明，文明因为他们终年辛苦，才得这一月来的休息，便叫他们都出去避暑，各图适意，免在家中拘束，并且年老之人也乐于清静。内中有几房媳妇，要略尽孝思，文明也再三推他们去避暑，说：“你们若不依我，便负了我爱惜你们的盛心。”各媳妇只得都去了，三五天才回来省视一次。几个曾孙在学堂里，虽是暑假，却还在学堂自修，并未回家表过不提。

且说当下已饮过了十多杯酒，喜得这里的酒吃了不醉，不过越吃心里越觉得快活，大有心痒难爬光景。更兼过酒的都是果液，纵使多吃，也不觉饱胀。文明因问起宝玉从何处来，宝玉就把要到自由村寻薛蟠，和山东路上遇了强盗的话说了一遍。文明道：“薛文起肯住的地方，又由刘学笙引进，他又夸美了，这个去处，如何去得？至于将入敝境时，要先历一番劫运，也是天演的定例。”宝玉道：“老先生也认得薛舍亲么？”文明道：“会便没有会过，久闻大名了。”宝玉心中又是纳闷，暗想：这位老头子语言闪烁，今日可要闷死我了。正在纳闷时，忽然一阵酒气涌上心来，登时觉得十分快活，把闷气全都忘了。文明又道：“世兄一定要到自由村，这里东去二十里，有一个村，也叫自由村，是老夫昔年钓游之地，明日可以到那边逛逛，只怕比文起住的地方总好些。”说罢，又殷勤劝酒。这天足足的饮了一天。到薄暮时，东方英等陆续都辞去了。文明

道：“老夫习静惯了，难得今天闹了一天。倘不是故人远来，儿辈回家省视，不过略谈些家常，我便打发他们走了。”宝玉道：“醉酒饱德，感何可言。但是曾从何处侍教过，委实茫然不觉，还望老先生明示。”文明笑道：“世兄今夕且在此下榻，细细的想一想，果然想不起来，明日再当奉告。”又叫童子收拾客房，以备二位安歇。才及上灯时分，文明便道：“老夫年耄，习惯早睡，恕失陪了。二位请谈谈再安置罢。”说着，便告辞进内去了。

宝玉道：“我因为久仰这位老先生大名，特来晋谒，要快聆大教，以开茅塞。不料，反多了两个疑团。”老少年问那两个疑团，宝玉道：“第一件，他如何认得我？我何以总想不起来。”老少年道：“或者你忘记了，一时想不起来，也未可定。”宝玉道：“别的可以不记得，我生平不曾结识过有胡子的朋友，这总记得的。”老少年拈髭微笑道：“我呢？”宝玉也笑道：“你便是头一个。”老少年道：“还有一个什么疑团？”宝玉道：“他的三位少君，看着不过像四十岁的人，那位小姐，更是未曾满三十，怎么都有了曾孙了？这是几岁上生子的？”老少年道：“驻颜之法，世上还传有许多药方，这又何足为奇？”宝玉道：“这不过是欺人之说罢了。”老少年道：“你现成见的怎么是欺人？不过古人驻颜之方是用药，这里都是普及的。所以平常饮食之品都有驻颜之功。初行的时候，我们境内的老者，没有一个不返老还童呢。不信，你试验自己。你到了敝境有几天，身体觉得怎样了？”宝玉细细一想，果然近日走路轻健的了不得，身上也长了好些气力。猎大鹏那回，还觉着有点乏，海底猎那回，竟是气力愈用愈多了，因说道：“身体不错是好些，然而面目何以都会不老起来？这个有点不足信。”老少年道：“你看我有

几岁？”宝玉道：“顶多不过四十内外罢了。”老少年大笑起来，说出一句话，害宝玉吃了一大惊。

不知他说出什么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入梦境文明先兆 新石头演义告成

却说宝玉只看老少年年纪在四十内外，老少年大笑道：“恰好猜了个畸零也。”宝玉吃了一大惊，便问：“怎么讲？”老少年道：“贱齿今年虚度一百四十岁了。”宝玉摇头不信，老少年笑道：“我又不捐官考试，何必瞒年纪呢？”宝玉也笑道：“捐官考试，只有少报几岁，没有多报几岁的。”老少年道：“其实并不稀奇，将来别国学了我们的医学，也一样可以驻颜益寿的。一个人，不过靠着精神、血气以生，只要能设法调理得血气不枯竭，精神常充足就是了。须知人的寿命长短，正是医学精粗的凭据。像那种自己本国人的寿命和人家一样，就先要夸说自己的医学如何精微，人家的如何粗糙，那才可笑呢！”宝玉听了这一百多岁不足为奇的话，越觉得心神彷徨起来。

老少年道：“我的假期明日要满了，先要回去销假。你到那里呢？”宝玉道：“我要到自由村，去瞻仰文明老先生的老宅。”老少年道：“那么明日要暂别了。早点安歇罢，明日好早点起来。”于是各人就榻安歇。

宝玉却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起来坐了一回，重复睡下。正要朦胧睡着，只见童子拿了一封信来，说道：“采人立等回信。”宝玉看那封面时，写得清清楚楚的：运文明境界，东部仁字第一区，东方寓内，交贾某云云，却是吴伯惠的笔迹。

暗想：他何以知道我在这里呢？拆开看时，内中却是要请宝玉即刻回上海，有要紧事的话。宝玉问童子道：“来人呢？”童子道：“在外面。”宝玉起身到外面去，却是黄福。黄福见了宝玉，便走前两步，请了个安，道：“敝上请老爷就到上海一转，有要紧事。”宝玉道：“你等我雇了个飞车去。”黄福道：“不必飞车，已备马在这里了。”宝玉看时，果然有两匹马在那里，便跨上了马，黄福也上马相随。撒开辔头，那马便追风逐电而去。过了几处高山，历尽许多荆棘，走到一处海边，看见泊着一艘轮船。宝玉勒住马，要想上轮船去，谁知黄福那匹马收勒不住，径蹕到海里。宝玉大惊，正要呼救，忽见黄福回头招手，原来那匹马入到海里，却在海面上翻波踏浪的向前驰骤。宝玉大喜，也纵辔跟去，果然这匹马也是一样在海面上走。心中暗暗想道：从前听见人说，千里马渡水、登山如履平地，我只不信，原来是真正有的。

两匹马跑了许久，便到了上海。吴伯惠欢喜迎接，说了好些别后的话，宝玉便问有什么紧要事，伯惠笑道：“并没有要紧事，不过许久不见了，请你来会会谈谈，并且同你去各处游历。”宝玉道：“我自从到了文明境界，一切都叹观止了，再游历什么呢？”伯惠道：“你原来不知道，自从你走了之后，出了好些新闻。两宫回銮之后，次第举行新政，一切都同戊戌那年差不多。不过戊戌那年是雷厉风行，这回是慢腾腾的举动，所以不甚见效。忽然为了美国人禁止华工入境的约，到了改约之期，中国商界、学界的人，因为他名是禁工，实系要禁绝中国人，所以商量了一个抵制之法，相戒不用美货。由上海倡起，各省各埠一齐响应，没有一处不开会、演说。一连几个月内，没有一天不是函电交驰的。这事传到了北京，政府里听见这个消息，便知道中国民气

可用。适值又有人上了条陈，说照这样模糊影响的行新政，是不能见效的。必要立宪，方才有用。不然，但看日俄交战，日本国小而胜，俄国国大而败。日本人并不曾有什么以小敌大的本领，不过是一个立宪，一个专制。这回战事不算以小胜大，只算以立宪胜专制罢了。这个条陈上去，朝廷也感悟了，思量要立宪，只是没个下手处。于是就派了五位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五位大臣分头出洋，去了多时，把各国一切窍要，都查考明白了。在京里设了个宪政局，五位大臣每日到局，各把考来的宪法互相比较。这条英国的好，便用英国的；那条日本的好，便用日本的。还有不合中国用的，便删了去。各国还没有，中国不能少的，就添出来。斟酌尽善了，便布了宪政。果然立宪的功效，非常神速，不到几时，中国就全国改观了。此刻的上海，你道还是从前的上海么？大不相同了。治外法权也收回来了，上海城也拆了，城里及南市都开了商场，一直通到制造局旁边。吴淞的商场也热闹起来了，浦东开了会场，此刻正在那里开万国博览大会。我请你来，第一件是为这个。这万国博览大会，是极难遇着的，不可不看看。第二件是看万国和平会。此刻和平会被各国公议到中国来办，举中国皇帝做会长。北京永定门外，已经盖了一所极大极大的会场。这里博览会开过之后，便是和平会第一次开会。我们看过博览会，便到北京去走一次。”宝玉恍恍惚惚的道：“中国也有今日么？”伯惠道：“我们看博览会罢。”说着，拉了宝玉出去。一出门外便是会场，各国分了地址，盖了房屋，陈列各种货物。中国自己各省也分别盖了会场，十分热闹，稀奇古怪的制造品，也说不尽多少。宝玉正在那里看中国官书局新出版的书，忽见东方文明在前面。宝玉撂下了书，要去和他说话，谁知就不见了。俯仰之间，觉

得身子在轮船上，那轮船走的十分快捷。看看两岸，全是高大房屋，烟囱如林，不觉自言自语道：“这是那里呢？向采没有到过。”忽听得伯惠在背后道：“这里是扬子江呀！”宝玉回头问道：“长江两面，那里有许多房屋？”伯惠道：“你还不知道呢？此刻从吴淞起，一直到汉口，两岸全是中国厂家，接连不断的了。”一转眼间，船已到了汉口。不知怎样，那身子却又在火车上面。那火车走的风驰电掣一般，两旁桑林、茶林、稻田、麦田都好像往后飞驶。众人纷纷下车，宝玉也下了车。抬头一看，路旁一所极大的房子，房子前面一片空场。空场上竖了一枝插天高的旗杆，挂着一面飞龙黄旗，迎风招展。另外有一根长绳，从旗杆顶直连到房顶上，沿绳挂着五洲万国的国旗。看那房子门口时，凿了“万国和平会”五个字，都用飞金铺了，映着日光，十分耀目。宝玉便踱了进去，只见里面设了一个大会场，中国、外国的人坐满场上，也不知有多少人。坐了半天，还是寂寂无声。忽听得一阵铃响，耳边有人悄悄的说道：“主席的上台了，这便是中国皇帝。”宝玉回头一看，正是伯惠和他说话。正要答时，忽听得一阵鼓掌之声如雷震耳。忙向台上看时，讲席上站着的却是东方文明，演说道：“今日万国和平会开会之第一日，蒙各国公举朕为会长。各国或皇帝亲临或派大员代表，都在此莅会。朕忝为会长，当先宣布宗旨，待各国君长、大员共商办法。此会既名和平会，当就以和平为宗旨。然而开此和平会，求何等之和平，不得不言布明白。和平会不仅求万国国家和平而已，单求国家和平，是国际上问题，范围未免太小，达于极点，不过免兵衅而已。此和平会当为全球人类求和平，而各国政府，当担负其保护和平之责任。如红色种、黑色种、棕色种，各种人均当平等相待，不得凌虐其政府及其国民。此为人

类自为保护，永免苛虐。如彼族程度或有不及，凡我文明各国，无论个人、社会：对于此等无知识之人，均有诱掖教育之责任。”宝玉听到此处，不觉鼓掌，会场的人也掌声雷动。主席的又道：“不得以彼为异族、异种，恃我强盛，任意欺凌！故自此次开会之后，当消灭强权主义，实行和平主义。”会场上一齐鼓掌。宝玉鼓掌不已，又要顿足。谁知一顿足，却脚踏了空，一落千丈，两眼登时昏黑，吓的一身冷汗。勉强睁开双眼看时，原来还睡在东方文明家里客房里面的床上，竟是一场大梦。

看看司时器，已是寅正一刻，天还没十分大亮。觉得燥热，便起来到外面乘凉。走到外面，谁知东方文明已经起来了，在院子里看荷花。宝玉道：“老先生好早。”文明道：“老夫自习静以来，一向早睡早起。世兄何以也如此之早？”宝玉道：“偶然醒了，便起来。像老先生这等早起，也难得呢。”两人就在院子里瓷凳上坐着对谈。文明道：“世兄夜来可想得着何处与老夫会过？”宝玉道：“委实想不起，还祈明示。”文明叹道：“那一年令祖母史太君仙逝之后，在热丧里面，世兄可曾会过什么客来？”宝玉回头一想道：“没有会有什么客。”文明道：“再想想可有什么亲友投到府上？”宝玉再四的想了一回道：“只有金陵甄家投到。”文明道：“那就是了。那时世翁在苦次，藉草坐地。我们相会，不便高坐。世翁还体谅卑幼，回避出去，让我们谈天呢。怎么就忘了？”宝玉大惊道：“那是甄世兄呀！怎么就是老先生，又复姓东方？”文明道：“东方是老夫本姓。初因甄氏无嗣，承桃过去。后来甄氏自生了儿子，我便归了家。那一年相见时，老夫说了几句经济话，世兄便面有不满之色。那时老夫便知世兄不是同调。不期一别若干年，又得相会。然而世兄是无忧无虑，

从不识不知处过来，所以任凭历了几世几劫，仍是本来面目。老夫经营缔造了一生，到此时便苍颜鹤发，所以相见就不认得了。”宝玉听了如梦初醒，暗想：他不提起，我把前事尽都忘了。我本来要酬我这补天之愿，方才出来，不料功名事业，一切都被他全占了，我又成了虚愿了。此刻不如且到自由村去，托在他庇荫之下罢。正这么想着，老少年也起来了。栉沐盥洗过后，老少年要回去销假，宝玉也要到自由村，遂一同别过东方文明出来，各雇一辆飞车。宝玉握着老少年的手道：“萍水相逢，多承提挈，今日一别，不知何日再见。弟有一物，谨以持赠，虽非至宝，倒也罕有的，非玉、非石，乃弟受生时含于口内带来的。足下或留以自玩，或送至博物院，任听尊便。”说罢，把“通灵宝玉”递过去，老少年接了，再三称奇道谢。原来，贾宝玉因为补天之愿已被甄宝玉占了头筹，留下此物，非徒无用，而且不免睹物伤情，不如不见的好，所以慷慨赠了老少年，自上飞车向自由村去了。

老少年受了那“通灵宝玉”，不胜惊怪。上了飞车，沿路把玩。只因天气炎热，便开了车窗，将身凭在窗口纳凉，手中仍旧把玩那通灵宝玉。不料偶一失手，那通灵宝玉直跌下去。老少年忙叫降下去，一面把眼睁着看那玉，只见他越跌下去越大，直跌到一个山凹里去，分明看得清楚。飞车到山脚下停住了，老少年认得这座山，系在东部仁字第十万区内，山名灵台方寸山。走到山凹里看时，现出一个山洞，洞口上凿了“斜月三星洞”五个字，也是老少年常到之地。寻那通灵宝玉时，那里寻得着，便连影子也没了。只见洞口竖着一块峨嵋怪石，生得玲珑剔透，窍窍相通，石面是一抹平的，平面上凿了许多字。老少年看时，却是一篇绝世奇文，约有十二三万言光景。暗想，

这等一篇奇文却藏之深山，无人可见，未免可惜了。我何不抄了下来，公之于世呢？无奈身边没有纸笔，便忙忙的坐了飞车，到市上去买了来。再看石面时，那一篇奇文后面，又添出一首歌来，歌曰：

方寸之间兮有台曰灵，方寸之形兮斜月三星。中有物兮通灵，通灵兮蕴日月之精英。戴发兮含齿，蒿目时艰兮触发其热诚。悲复悲兮世事，哀复哀兮后生。补天乏术兮岁不我与，群鼠满目兮恣其纵横。吾欲吾耳之无闻兮，吾耳其能听！吾欲吾目之无睹兮，吾目其不瞑！气郁郁而不得抒兮吾宁暗以死，付稗史兮以鸣其不平。

老少年一并抄了下来，带了回去。要想付之梨枣行世，又恐怕那篇奇文深奥，人家不能全懂。被那一孔之儒见了，又要以意臆度，字训句诂，胡说乱道，反失了真。于是除了日间办公事之外，夜静时便取那篇奇文过来，照他的意思，改成演义体裁，纯用白话，以冀雅俗共赏，取名就叫《新石头记》。从此，女祸氏用剩的那一块石就从大荒山青埂峰下，搬到文明境界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去了。看官如果不信，且请亲到那里去一看，便知在下的并非说谎。然而，必要热心血诚，爱种爱国之君子，萃精会神，保全国粹之丈夫，方能走得到，看得见。若是吃粪媚外的人，纵使让他走到了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也全然看不见那篇奇文。你道为何？原来那篇奇文是预备丈夫读，不预备奴隶读；预备君子读，不预备小人读。所以，那吃粪媚外的奴隶、小人，到了那里，那石面上便幻出几行蟹行斜上的字，写的是：

All Foreigners thou shalt worship;
Be always in sincere friendship.

This the way to get bread to eat and money to
sp end.

And upon this thy family's living will depend;

There's one thing nobody can guess;

Thy countrymen thou canst oppress.①

(本篇校点者：苏 越 责任编辑：周榕芳)

①译文的意思是：
你崇拜所有的洋人，
老会显出诚挚的神情。
这是获得面包与金钱的妙法，
且一家人靠此为生。
只是一件事没能想到：
你的同胞无法容忍。

糊 涂 世 界

目 录

序

第 一 回

移孝作忠伦常大变 量材器使皇路飞腾…………… 417

第 二 回

假孝子割股要名 丑新人回头失媚…………… 427

第 三 回

虐孤儿晚娘施毒手 招游妓俗吏写闲情…………… 438

第 四 回

吕祖阁半仙占祸福 广和居市侩显神通…………… 449

第 五 回

暗挑逗歌曲寄相思 真莽撞贪杯失巨款…………… 459

第 六 回

裁寿衣借端通内线 论相法顺口托人情…………… 468

第 七 回

靠虚火施司务扬威 为干儿求媒婆出力…………… 479

第 八 回

虞子厚探亲东昌府 郭丕基倒楣镇江城…………… 491

第 九 回

信鸾仙犬府护飞蝗 全蚁命进(逃)官乘饿马…………… 505

第 十 回

老吏著书官场尽相 高明骂座奴子羞颜…………… 518

第 十 一 回

覆雨翻云心思刻毒 偷天换日手段高强…………… 533

第 十 二 回

文章憎命误煞功名 机械存心变生骨肉…………… 551

序

“举世皆浊，何不掘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铺其糟而啜其醪？”是以糊涂教人者；“不知许事，且食蛤蜊”，是以糊涂教己者。古之君子，唯恐人之不糊涂，与己之不糊涂，而发为诗歌，见于谈论，佩如弦韦，勒若箴铭，洵知几之达人，保身之明哲哉！叔季以降，唐宋而还，本浑噩之遗，继混沌之后，君于人者曰：“天下饥，食肉糜。”臣于人者曰：“不识字，更快活。”驯至今日，则更麻木达于脏腑，冥顽中其背脊，可惊，可诧，可笑，可叹。守株待兔之举，视若不二法门；覆蕉寻鹿之徒，尊为无上妙品。行之既久，靡然从风。名山大川之间，亦具神州之外，无远勿届，不期而然。上者为朝，则所谓贤士大夫，皆专其心于饮食男女之中，肆其志于肥甘轻暖之内，舍此二者，一物不知。若后乘之载刍灵，若当场之弄木偶。下者为野，不为鹿豕，即为豚鱼。与谈兴废，犹考钟鼓以享爰居；与论治乱，犹取仁义以教禽兽。欢于其上如彼，观于其下如此，谓之为老大之国，野蛮之乡，自是定评，实非过论。善哉！蚩叟本之著书，其情事则相喻于微，其议论则能见其大。昔者大禹铸鼎，遂穷九幽；温峤然犀，因烛百怪，对勘互较，殆出一辙。夫东坡说鬼，遂兴无稽之谈；干宝搜神，乃张异端之焰。是书不落科臼，独辟畦町，游神于非想、非非想之天，析理无名、

第 一 回

移孝作忠伦常大变 量材器使皇路飞腾

话说湖南官场，同时有三位出色人员，都是抚台跟前顶红的人。抚台姓黄，江西人。三个红人，一唤任承仁，一唤俞洪宝，一唤李才雄，三个人都是候补知县。任承仁新近从那里交卸回来，抚台极赏识他，曾经保过送部引见。俞、李二位是一直跟着抚台，办过几年文案；李才雄现又兼当土药局的差使。

有天，任承仁穿了衣帽来拜俞洪宝，却好李才雄也在那里。任承仁进来，看见李才雄皱着眉头坐在那里，呆呆的样子。任承仁心里有点奇怪，也不便问他，先同俞洪宝谈了几句心，慢慢的说到家务。任承仁就题起，他有个过继的娘，因为在家里没有人养活，大远的奔了来找我，既然来了，安分守己的吃碗现成饭罢了。脾气又不好，时常在家里闹脾气。再照这样闹下去，我可有点受不了了、不是我让他，就是他让我。俞洪宝道：“这算什么大事？他因为没有儿子养活，所以才承继到你。你公馆里亦不少这一碗饭。你让他些，过几年死了，送他一口薄皮棺材也就是了。你要现在一定撵他出去，他情急了，或是告你一状，就算辨得清，倒要耽误了你正经(紧)事，那可 not 犯着，你又何必同这个孤寡老太婆呕什么气呢？”任承仁想了一想，到也不错。

他们说了一回话，看看这位李才雄是坐立不安，不住的唉

声叹气。任承仁熬不住了，便问俞洪宝道：“李老哥为何这样没精打采的？”俞洪宝道：“你不知道，李老哥丁了忧了。但是他老哥的家道，你是晓得的，如果再把差使丢了，叫他怎样过呢？他这个总办土药局的事虽然不好，在他也还将就敷衍，要再没有这个差使，更不得了，所以在这里难受。”任承仁道：“论理这土药局的事，又不是地方官，就是丁忧的，连下去打什么紧？”俞洪宝道：“却是没有这个道理。”任承仁道：“什么道理不道理，这叫做恩出自上罢哩！我倒有一个法子想。”俞洪宝、李才雄就异口同声的问道：“请教大才，有什么法子？”任承仁道：“里头有位史巡捕，是抚台极红的人，说的话是捷于影响的，可就是爱两个钱。我们去走一趟，探探他的口气，就托他去想法子去。如果有点意思，拼得送他几百银子，把这个差使留下。李老哥固然是不无小补，就是我们，在省里也多个地方走走，岂不甚妙？”俞洪宝道：“好，好！”任承仁道：“既你们也以为好，他丁忧多日了，亦不便耽搁，我们要赶紧才好。”说完，就招呼李才雄在家里等他，又拉着俞洪宝道：“我们去碰碰再说。”李才雄当时说了一句费心。

当时，俞洪宝同着任承仁，一直来到史巡捕房里。史巡捕让他们坐下，说了一回闲话，才提起李才雄的事来；说到要想法子求连差的话。史巡捕此时嘴里正含着一口茶，手里捧着水烟袋，睁着一双眼睛呆呆的一回，才把这口茶咽下去，腾出嘴来说道：“这个不容易。”任承仁道：“并不是弟等多事，实因为李哥的家道太寒，要是就这样搁三年，那直捷要他的命了！”史巡捕道：“他家道虽寒，省城里比他家道寒的还多着哩！”任承仁又道：“李哥一向亏累，现在又出了丧事，用钱多，要有这个差事，还可以拉拢拉拢，就是外面张罗，也还容易。要就是这

样下来，直截便是一条死路。老哥热肠古道，我们是一向钦佩的。他这桩事，只要老哥高抬贵手，他就过去了。我也晓得你老哥是没有不可怜他的，你说的话都是呕着人玩耍。不然，老哥一定不肯帮他的忙，可不就毁了他吗？”一面说着，便走到史巡捕耳朵边，低低的说了几句。史巡捕道：“不是这么说，我们既是一向有交情，没有不帮忙的。不过这件事，我还得找我里头一个朋友出一把力。但我同他有交情，我的朋友同他没有交情，况且也不晓得他这个人。这个当中，兄弟固然是格外出力，老弟你是晓得的，明人不说暗话。况且他又是个违例的事，那个肯轻轻的放过去呢？”任承仁道：“是了，是了，都包在我身上就是。”就把手指在史巡捕袖子里一比道：“这个数目可好？”史巡捕笑了一笑道：“论起来也不算少，但我可是没有权的，事情我去办，碰他的运气罢。这件事不是我不够朋友，但是，这里头转了一个湾子，就狠不容易了，难道我还来想好处、赚扣头不成？”任承仁、俞洪宝连忙陪笑道：“笑话！老哥太多疑了！”史巡捕道：“我去办办看，晚上叫任老弟来听回信罢！”俞洪宝道：“我也同来。”史巡捕道：“玩不得！我这里只有一个任老弟来惯了的，没有人查问，要是别人夜里来，风声就闹出去了。反正都是为朋友，一样的赤心。你千万不必来，不但没有好处，恐怕还要惹是非。”俞洪宝答应着，当时同了任承仁出来，一径回寓告知李才雄。李才雄晓得是有点意思了，但也还不晓得史巡捕要多少钱的话。

一直等到第二天晚上，任承仁来了，摇摇头道：“好利害！好利害！”俞洪宝、李才雄忙问：“怎么样了？”任承仁道：“他是大张狮子口，说你的差使一年有两千多银子，他问你要一半。此外，还要你在要紧的地方，找个人对抚台说一下子，这算是挂

挂帘子的事。”李才雄听了，呆呆的一言不发。倒是俞洪宝道：“论起这个差使来，一连就是三年，化上一二千银子，也没有什么不值得。但是李哥一时拿不出来奈何？”任承仁道：“李老哥去凑凑，〔看〕凑到多少。要是少些的时候，我们大家能帮一帮忙最好，等李哥慢慢的腾出来还罢。”俞洪宝道：“看来也只好如此。但是这个事已经两天了，也该报出去了。”任承仁道：“不妨。李老哥赶紧找人去挂帘子去，要紧等把帘子挂好，再报出去不迟。”李才雄道：“抚台头一个红人就算是首府，我平常也狠应酬他。但是个嘴馋的人，要求他事，总要请他吃饭。我是已在衰经之中，不便请客，如何是好？”任承仁道：“你不要拘〔泥〕，正经事要紧。你今天就发帖，请他明天晚上，我同俞哥做陪客，也好相帮你说几句。你只管办理，那个人来说你？”当时李才雄便写了请帖，夹着手本，打发人送过去。又叫厨子备办顶好的酒席，明晚请首府，只要菜办得好，钱是不论多少。厨子听见不计较钱的生意，自然欢喜，连忙就去备办。任承仁又到李才雄家去，重新叫他把字画挂起来，把素的依旧换掉。忙忙碌碌，收拾了一回。

正在那里点缀，送清单的却回来了，说是大人有病，请了三天假，明天不能来，叫把原帖带回。李才雄听了，把一团高兴冰冷的了，叹口气道：“我就如此倒楣！”任承仁道：“还有一个法子，你去写好一封夹单递进去，他看见了，亦就明白。等他上院去，没有不替你设法的。况且你请他，他也晓得的了。”李才雄道：“也不晓得是什么病？”回来的人道：“听说招了凉，伤风咳嗽，并没有什么大病，过两天就要消假的。”任承仁道：“事不宜迟，你依着我去做。老史那里，先要把钱交过去；要是不能如数，六成是要先给的。下余我去对他说，问我们两人要就

是了。等老哥把差使混下去，慢慢的去给他，难道老哥还会叫兄弟为难么？”李才雄道：“只要缓口气，少却是万不会少的。非但不会少，老大哥替我出了这一番力，再要叫老大哥为难，那还能算是人么？但是首府这个夹单，还要老大哥费神斟酌一下。”任承仁道：“我是于文墨一道，大大的外行，你，你还是找老俞罢！”又说了一回闲话，任承仁便立起身来道：“老史的数目，我就去答应他分两期，一期先付，一期事成之后两个月再付。万一他要利钱，为数有限，也就答应他了。”李才雄道：“自然，自然，你看着办罢。我心里没有主见，你怎么说怎么好。你这番回护我的心，我难道还不晓得？你直截看着办，不必同我商议了。总而言之，只要事情成功，我是无不恪遵台命的。”说着，作了一个揖道：“费心！费心！”任承仁晓得他不会变卦的了，就装出一番大义凛然的样子来，说了几句义可干云的话，就出来上轿回家去了。李才雄去找俞洪宝，托他做一张夹单底子。俞洪宝照着他的口气做好了，又添了几句哀戚的话，交给李才雄。李才雄便去找人誊清了，送到首府里去。

却说这位首府，是一位满洲人，名叫伊昌。当日看了他这个夹单，暗道：“这个事却是有点不在理。既然说是里面已说通了，要我做面子，我亦何乐不为？但是这话不晓得靠得住靠不住？且待我见了抚台，见景生情罢。况且，打去年起到如今，我也吃过他六七十顿了。要一定回覆他，未免有点不好意思。但是要我十二分替他硬求，我也不干，我犯不着为着他去碰钉子。”主意打定，次日起来销假上院。李才雄先就打发人在首府衙门口打听，听见传伺候了，便用一个素手本，叫跟班到各衙门挂号，禀知丁忧的话。恰恰伊大人上院，抚台就同他讲起这土药局收数甚好的话。伊大人便接口道：“李令办事向来是最

可靠的，不过是他运气太坏。”抚台便问：“他运气怎样坏法？”伊大人道：“听说他丁了忧了。但这个事办到现在这样地步，也不容易，总要有个精明强干的人去接手才好。但是这些候补的人员，卑府是晓得的，除掉现居要差的，便也没有什么大才具的了。况且，在省候补赋闲的日子多，终是前缺后空，要他顾得住公事便不容易了。所以古人说的，凡要办大事的，总要量才器使，不可骤易新手，为的是恐怕前功尽弃。”抚台道：“他是丁了忧，要回籍守制的人。”伊大人道：“这个恩出自上，卑府不敢妄参未议，只要大人吩咐就是了。况且卑府听说李令光景也不大宽裕，自从丁了忧之后，屡次寻死。昨天还有李令的同乡几个人，求卑府转求大人的恩典，能够叫他连下去，真是公私两美。卑府是已经拒绝了他们，但恐怕马上更动，李令真要寻了死，同寅面上狠不好看。‘狗急跳墙，人急悬梁’，这也不能一定保得住的。”抚台摇头道：“丁忧的连差，这是从来没有的事。”伊大人道：“好在土药局不比现在任地方官，况且别省也是有过的了。只要大人肯给恩典，这也没有例与不例的。”抚台道：“我恐怕别的候补人员不服。”伊大人道：“量材器使，他们怎敢不服？”抚台沉吟了一回道：“我们就这(怎)么办。现在暂且不用更换，等我选到了人再改委罢。”伊大人道：“这正是大人天高地厚的恩典了。”这个时候，抚台同伊大人心上都是明白的，不过借着这个题目鬼画符而已。伊大人下来，叫人去招呼了李才雄，李才雄感激得狠。当晚算是在寓里成服，也就不回去奔丧。过了七天，就依旧的请客宴会，不过换了件把洋缎的衣裳。任承仁当时问李才雄要了六百两银子，谢了史巡捕，说明三个月之后再付四百两，交任承仁转交。任承仁却只交了史巡捕四百两银子，那六百两便落了下来。李才雄见了面，还

是千恩万谢的不了。

但是这个端一开，有些丁忧回去的都来了。内中有一个候补通判伍琼芳，家道本好，本来在家塾当工房的，因为有钱，就动了官兴，捐了通判。到省不到三天，接到家信，丁了外艰，就忙忙的回去守制。现在听得李才雄做了个夺情总办（知县），不由的心里乱跳，艳羡的狠，就赶紧的回了省来，租了几间房子，去拜了李才雄，问了来踪去迹。便用重价雇了两个上等的厨子，非但菜做得好，并且还会做各样的点心。请李才雄、俞洪宝、任承仁吃了几顿，又送了任承仁好些东西。熟识后，就托任承仁把他去引见过史巡捕，又去拜伊大人。伊大人不见他，他隔上四五天必来请安一次，又不时送些东西，吃的、用的、生的、熟的、看的、玩的不住的搬进来。又重重的门包，那家人更是格外替他求着伊大人收。满洲人的门权向来是重的，只要门口巴结好了，里头是不会不好的。日子一久，伊大人狠觉得有些过意不去，也就请他吃饭，拉拢起来。他又托任承仁去说要拜老师，伊大人不肯，当不住任承仁的这张嘴会说，也就答应了。当时送了一千两银子的贽见，又有几件古玩玉器，伊大人一律全收。从此单见便是门生帖子了。

二、歇了一个多月，就提起要伊大人替他求个差使的话。伊大人道：“论起我们交情，断无不尽力的。但是上头的事，你也要安排安排才好。”伍琼芳道：“门生已切实托过史巡捕了。”伊大人点了点头，也不再说什么。从此以后，仍旧是五日一大宴，三日一小宴，请伊大人吃，又不时送些时新果品、菜蔬。伍琼芳回省转眼已是四个多月，前后化的钱也狠不少了。家里的钱入不敷出，接济不上，他也晓得不便问人家借钱，到没有钱用的时候，便把些衣服、古玩去当了钱来请客应酬。要是伊大人欢喜的

朋友问他借两个用用，他也是如数奉上，决不推辞。因此，同寅中除了几个有骨气的不同他来往，那班狐群狗党，便是越来越多了。不多几日，听见任承仁委了浏阳县，俞洪宝委了清泉县，就连忙过去道喜。见了俞洪宝，俞洪宝便告诉他：“昨天听见说，我的遗差要委你办，你可有点风声？”伍琼芳道：“这件事怕派不到我。”俞洪宝道：“那有一定的？一个抚台委个把差使，难道还要去查例么？我昨天听见说是已传进稿去，大约一两天就可揭晓了。”伍琼芳虽然不敢决定不假，心上却也欢喜，赶紧就到史巡捕那里去走走，为的是好探探实在消息。偏偏史巡捕生了外症，躺在床上“嗳呀，嗳呀”的叫唤不住。伍琼芳就没坐下，仍旧回到寓里。却是坐立不安，只得又出去拜首府，刚刚首府又到院上去了。伍琼芳只得坐在官厅里老等，等了多时，才晓得首府在洋务局里陪着洋人吃饭，回来还早。伍琼芳肚里亦饿的慌了，只得回家去吃饭。吃过之后，仍到首府这边来。这位伊大人虽然回来，却是吃醉了，家人不敢上去回。伍琼芳也没得法子，只急得他抓耳搔腮的样子，只得又去拜俞洪宝，问他个的实，心上还放心不下。过了一天，果然委札到了。说是“牙厘局银库兼收支俞洪宝，已委署清泉县，所遗两差，亟应遴员接充。查有门忧通判伍琼芳，才具优长，堪以充当”等语。

伍琼芳看了一遍，心中大乐。当时开发了脚钱，先去拜谢伊大人，正逢着伊大人又出去了。伍琼芳就叫跟班的拿一张片子，说是拜王大爷的。伊大人的门口叫做王福，是北京人氏，跟着伊大人多年，却是言无不听的。当时听见伍琼芳拜他，就把他请进来，坐在烟铺上。王福送过茶，便先开口道：“恭喜大老爷，这就好了。”伍琼芳道：“这都是大人的栽培。”王福道：

“大老爷是去年到省的罢？”伍琼芳道：“是去年冬月十二日到省，十四就接到家信，丁了外艰，也就赶紧回去了。今年四月才来的。”王福道：“这个差使听说有三千金有余，薪水虽然不多，却是一千七百的银价，那就差不多加六了。又有各厘卡的年节规，要是放活动点，还有加敬。再要能虚吓诈（许）骗，那也没有底的。”伍琼芳道：“那却还不晓得。”王福道：“到底做官好，真是有本有利。”伍琼芳道：“这个说不定的，我看还是你们这跟大人最好，大人高升了，你们到也是无本有利了。况且像大爷你呀，是的，只要敷衍一个大人，我们就尽是上司。什么抚、藩、臬、道、府不要说了，还有那些候补道也要摆架子，不应酬他又不能，应酬他那还得了吗？要是有一个不小心，得罪了那一个，将来还要吃他的亏。比起大爷你这个行业，就差远了。就算是钱的话，像大爷在省城里，这一年各处的孝敬，还不够大爷化的么？”王福道：“多像大老爷这样体恤，当家人的自然好了。但是混帐的多，平常时也看见他来，到了节下，塞上一张片子，还要替他上号，莫说是钱，还要赔功夫呢！还有一种同通直隶州，更觉不是东西。他也不下轿，不落官厅，就坐在轿子里打着扞，叫个人送帖子进来，还要叫人出去挡架。上回有一个，我也不记得他的名姓了，他叫人进来说是拜会，我就回覆他不见。他的跟人说是出去挡驾，我也不理他。他的跟人去说了，这位什么老爷就下了轿，一直走了进来，坐在厅上拍桌子打板凳骂开了。我正要上去打他两个嘴巴子，倒是伙计们拉住了，又有一位伙计出去招赔了，他才走的。你说这样的东西混帐不混帐？芝麻前程，也要出来摆架子，难道二太爷还怕你不成？这可不是发昏了？我想起来了，就是住在县门口朝东房子里那一位候补同知支塘。我后来就去回了大人，大人也狠有气，

正打算着……”说到这里，外边喊道：“大人回来！”王福便赶紧戴上帽子，出去站班。

等伊大人进去，就拿着伍琼芳的手本进去，不多一刻，里面喊“请”。伍琼芳跟了手本进去。国朝的规矩，同知通判见知府是用晚生帖子，不用手本。这伊大人是抚台最欢喜的人，所以一班同知通判就一齐改用了手本。起初也还推过一二次，嗣后就安之若素了。所以，这回伍琼芳上手本是入时的仪注，并非做书人漏出马脚来。况且，伍琼芳久已拜了伊大人老师，这个门生手本是久已拿过的了。闲话丢开，言归正传。当时伊大人把伍琼芳请进去，就先说了一句“恭喜”。伍琼芳道：“这都是老师的栽培。”伊大人又道：“这个差使听说还不坏，三年之后还有一个劳绩。现在算起来，差不多服满也就可以冒事了。”伍琼芳道：“门生以丁忧人员在省得差，俾守制日期无害资格，都是老师一力成全，门生举家感戴！”谈了一回，伍琼芳见伊大人只管呵欠，估道必是烟瘾来了，不便久坐，况且还要到别处去，就辞了出来。又到门房里坐了一回，并告诉王福，以后伊大人衙门里，不拘什么人的寿日，或是添了小孙子，及各样的事都要招呼。王福满口答应。伍琼芳出来上了轿，还打算上衙门去谢委，看看天也不早，只得回家。刚刚到了二门口，只见多少人围着一个人在那里吵，又看那个人却是满头的血，不觉心上毕拍一跳。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假孝子割股要名 丑新人回头失媚

却说伍琼芳看见那个人满头是血靠在墙上，在那里骂人，看的人拥挤不开，忙打发人去问是什么事？只见那个人看见伍琼芳的轿子到了，便把人往两边一分，走上来拦着轿子，跪下喊道：“大老爷申冤！小的姓邹，山东邹村人，探亲不认，反被毒打。”说着又连忙磕头道：“请大老爷伸冤。”伍琼芳道：“你去找地方官，这不干我事的。”姓邹的道：“你是本省的官，怎么管不得本省的事？我到县里要花钱，老爷要是一定不管，就请拿张片子把我送到县里去。”伍琼芳道：“我是丁忧的官，不管闲事的。”姓邹的道：“不对，丁忧的官就该回家去穿孝守制，怎么还在这里坐着大轿，撑着红伞呢？老爷不要哄人，俺山东人是见过世（什）面的。”伍琼芳道：“抚台委了差使，自然就要摆出一个官派来。你不见我没有戴顶子，而且穿的衣裳都是素的？”姓邹的道：“老爷既然是个官，就说不得了。大老爷，好大老爷，求求你大老爷，总要替小人伸冤！”伍琼芳被他弄急了，只得喊了地保过来，叫拉开他，才把轿子回到公馆里去。

太太接着，换过马褂，太太便问道：“什么人在门口胡搅，耽搁了怎么许久？”伍琼芳道：“真是奇谈。”就把姓邹的说的话，一五一十对太太说了一遍。这位太太姓柏，到是个知书达礼的。呆了一呆便道：“这事本来不好，倒给人家拿住话柄了。”伍

琼芳听了心里狠不自在，勉强道：“这又不是我兴出来的规矩，李才雄的上药局是久已开端的了。”太太道：“不知道别省也有过么？”伍琼芳道：“多着哩！你是在家不晓得。”太太道：“照这样说，那回籍守制的话，不是白说了么？”伍琼芳道：“皇上家原有这样规矩，叫做夺情。从前曾文正，后来李中堂，都是夺过情的。”太太道：“我晓得。我听见曾文正同后来的李中堂，都是皇上家一时不可少的人，要是等他穿服满了三年，那各样的事情就等不及了，所以才有这个旷典。像李老爷同老爷，不过是个候补的人，李老爷是第一次办土药局，老爷还没有当过差事，怎么丁了忧就显出是好来呢？又难道省城里这许多人，就没有好的，必定要待丁了忧才晓得这有才具无才具呢？况且既然是够不到说皇上家不可少的人，就是本省里不可少的人，只怕也轮不到。”伍琼芳听了，不觉颜色改变，呆着脸道：“那我就不晓得了，他要委我有什么法子呢？”太太道：“你要在家里守制，他如何能委到你？你打四月里起，天天请客，又张罗着送东西，撒开手的应酬，这个光景就像你去求他，并不是他要委你。要论才具资格，省里人多着哩，难道没有一个及得上你的么？”伍琼芳听见把他纸老虎戳破，心上大不高兴，嘴里还说：“我委了差使，有钱赚，大家该应喜欢，怎么你就如此唠叨起来？现在世界是如此，就是你一个孝子也没有用。”太太道：“什么叫有用无用，也不过行乎心之所安而已。”伍琼芳也觉得有点理屈辞穷，分辨不来，就起身出来，到书房里来坐下生气。不想，太太却又跟了出来说道：“我想起一桩事来。从前来的时候，我就本打算伺候了婆婆一齐来的。是你说这里苦，没有进项，不能接他老人家来受苦。现在这个差使，你前天说有三千多银子一年，老太太在家无人伏侍，况且眼睛也有点毛病，倘或再出了

点岔子就更不好了，不如去接了来，一处过，你说好不好？”伍琼芳呆着脸道：“好是好，但是没有钱怎么样？”太太道：“只要拿银子来换，难道不是钱么？况且，听见你说后天要请首府，那桌菜是三十几两银子，连开发下脚，总得四十两银子的光景。把这注钱腾出来，去接老太太足够的了。”伍琼芳道：“女人家真不懂事！这请客是场面上的事，不是省了两个钱的事。要想省钱，就不如关着大门做皇帝了。”太太道：“请客自然是场面上的事，晚几天亦不害事；接老太太来住，也是场面上的事，并且还是根本上的事。你要一定不肯，惟说钱弄不出来，我还有几件时新衣裳，现在穿服用不着，就拿出去当几十两银子。我就同着两个家人回去走一趟，把老太太接了来，省得他在家气闷，也省得人看着不像句话。你道如何？”伍琼芳满肚皮不愿意，却拗不过他，只得答应了。当时就派了两个家人，一个是赵仁，一个是钱义，跟太太接老太太去。一连三天，伍琼芳也不拿出钱来，太太也就不问他要了。就开了自己的箱子，拿出十二件时新衣服，送到当店里当了三十六两银子，就于第二日起身到湖北去了。伍琼芳只当不知。过了多时，老太太到了，伍琼芳把面子上的事敷衍过去，仍旧是到外边去应酬。

那晓得这位老太太有了年纪的人，经不起劳碌，渐渐的病起痰喘来。伍琼芳毫不介意，后来还是太太催着请医生，不晓得在那里找了一个医生来，开了方子，吃了药下去，并不见好。那一天叹了口气，更是顽痰涌塞，越发的不像样了。伍琼芳忽然想起一件事来，拿了几个钱，叫跟班的去买了一块猪肉、一只鸡、一尾鱼，买齐了，都摆在自己书房里。却暗暗的把猪肉用小刀子割了一条下来，包好了另外放着。等到晚上，叫人把院子打扫干净，点上香烛，供上三牲。他却翻身进去对太太说：

“老太太的病不好了，怕有不测。药是草根、树皮，没有用的。我现在要去割股，我听说是最有灵验的。我同你要一块帕子，预备下好扎割伤的地方。”太太听说他要割股，心中到觉得十分凄惨，忙去找了一块帕子，又把香灰包了一包，统交给伍琼芳。伍琼芳拿了出来，一齐摆在供桌上。等到二更时分，便把跟班打发出去，自己却在院子里，把门掩上，并不上门，为的是留着一道缝，可以等他们看了，可以宣扬出去的意思。伍琼芳把先前藏下的那一条猪肉放在袖子里，自己拿了一把裁纸小刀，走到供桌前，脸朝里跪着。嘴里咕噜了一回，就掬起袖子来，把那把裁纸小刀在桌子上抹一抹，故意的望袖子里一插，又装着嘴里“嗷呀”一声，就顺手把这条猪肉拉了出来。手里就去抓香灰往袖子里塞，又装出疼极了的样子，就倒在垫子上。耽闷了一回，然后坐起来，又一回才站起来。拿着这条猪肉在香上绕了几绕，嘴里又咕噜一回，方才回过头来往上房里走。见了他的太太便问：“药罐子在那里？”就把这条猪肉放在里头去。却又故意的哼哼道：“我实在受不住了，老太太这里我是不能服侍了。”太太道：“老爷请去安歇罢，这里各样的事有我照应呢。”伍琼芳便故意一溜，歪斜着往前面书房里去。摊开了铺，放倒了头便睡，却忘记了花厅园子里还摆着东西。他的跟班听说老爷睡了，便推开二门进来，只见地下还有些香灰，香灰里有一把裁纸刀，却并没有一点血渍。就有人说：“这割股的事第一要心诚，心诚就不觉得痛，且没有血，看来老爷算是心诚的了。”不提跟班们纷纷议论，且说太太送老爷出去，便走到罐子跟前，揭了盖子看了一眼，只见盘着极长的一条肉，心里好不难受，想道：老爷今天真正吃了疼苦了，经的起这样长的一块？又定睛一看，怎么有点像猪肉的样子？就用筷子去夹出来一看，可

不是一条猪肉！连忙叫跟班的进来问道：“老爷睡了没有？”回道：“睡了。”太太道：“老爷割股，你们看见没有？”回道：“看见的。”太太终究不放心，就亲自来问老爷，说是：“你方才割股，肉没有拿错么？”伍琼芳哼哼着答道：“只有这一条肉，从那里拿错？”太太道：“既是如此，我就快点去煎了。”伍琼芳道：“要多加水浓煎，把肉都化了才有用呢。”太太答应了“是”，便去了。回到上房里，把猪肉依旧放下去，又把炉子上加了炭，不多时都融化了，成了油水。太太斟在碗里，请老太太吃了下去。这位老太太痰涌了多日，再下去这一碗浓厚的猪肉汤，真正是催命符到了，不到半夜，竟是气涌而死。太太放声大哭，伍琼芳亦被人喊醒，赶进来跟着号了几声。又自言自语道：“办事要紧。”一面叫人出去备办棺木，一面又写了一个夹单，给伊大人，说是续丁的话。并且说：这个差使本是丁忧后委的，现在就是续丁，谅亦无改委之理。但是谋夫孔多，还要求在抚台面前保举点的话。伊大人回信也答应了。伍琼芳催着把诸事办妥，即日入殓，拣了三七出殡。太太不肯，为这事，夫妻反目了几次，好不容易等断了七出殡，停在大士庵里。伍琼芳又到各处去谢客，不论见了什么人，总说：“古人说话是靠不住的，割股可以治得父母的病，那知道全是假的，毫无灵验。”又兼他的家人亦在外边说，人家都晓得伍老爷是割股事亲的，都说他是个孝子。有两个知己的朋友就要看他的疤，他却是一定不肯，人家也就罢了。倒是他的太太满心奇怪，也不晓得他弄的什么鬼？却再不疑心他是弄了一条猪肉来混充的，心上颇有些看不起他。伍琼芳却一点不在意，就是在重服里，依旧是朝宴暮会，吃酒碰和，全没有一点穿孝的样子。

那知道天算不由人算，又道是“福无双全，祸不单行”。伍

琼芳官运虽好，家运却坏。他这位贤德太太，不知怎样得了一个蛊胀病，却是血蛊。起先吃药也还有点灵验，后来便一天加重一天，不到半年，已是奄奄一息了。伍琼芳自娶了这位太太，不满十年，倒生了三个儿子；一个七岁，一个五岁，一个三岁；还有一个女儿八岁。太太病到利害时候，就把伍琼芳请到床前头，交待了一回后事。又道：“我死过之后，这几个小孩子务必要好好的看待。但是，现在正在两重服里，又不能续弦，你怎么好？”伍琼芳也觉惨然，随便应酬了几句。太太又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还有一句话求你，倒也并不是一定为我自己。我的棺材自然是同老太太的停在一处了，我们婆媳活的时候，本来好得狠，死了又在一处，还有什么话说。但是这里离家乡不远，一水可通，务必要早早把灵柩送回去，入土为安。就算是你的公事忙，你尽管专派个家人去，亦是可以的。不然，要等你服满补缺署事，那就没有工夫，况且叫人看着要说闲话的。你依着我，我就死在九泉之下也瞑目的了。”伍琼芳听着唠叨不完，心里还想张人驹家请吃中饭，又要碰和，已经是时候了，急于要走。但是他的话说不完，看他病的重，又不便站起来就走，只急得他抓耳挠腮，太太说一句，他答应一句，其实太太力疾说了半天，他却是一句没有听见，一心都在张人驹家的鱼翅、燕菜饭后中发白上。猛然看见太太住了嘴在那里喘气，他便站起来道：“不要忙，我已经去请医生去了。吃上几副重点的药，自然就好了。”正打算往外头走，只见他的太太上气不接下气的道：“你不要走，我要坐起来坐坐。”伍琼芳道：“还是睡着罢，坐起坐倒怕招了风。”太太又把他的三男一女叫到床前头，一个个看了一看，止不住泪下如雨，叹口气道：“看你们的命罢，我是顾不得你们了。”这一句话却已分做三、四段才说

完的。刚刚说完，就望后一靠，两眼往上一翻，早已气绝身亡了。伍琼芳忙着喊了一回，却喊不回来，只得同着一家大小哭了一回。少不得买棺盛殓，照例的事不必细说。

刚刚过了三天，就有人来做媒，说是黎大人的女儿要许给他。相貌怎样好，赔嫁怎样好，黎大人势力又大，说了个天花乱坠。伍琼芳高兴得狠，忙接口道：“承黎大人不弃，是顶好的了。但我尚在服中，要等服满再娶，黎大人的小姐已大，恐怕不能久等，如何好呢？”媒人道：“黎大人已放了四川的盐茶道，急于动身，所以要把这位小姐早点嫁了，省得带来带去的费事。要是耽阁下来，那只能作为罢论了。”伍琼芳惟恐怕这个事不成，一定要求媒人想法子，媒人急了，只得给他点当上上，说道：“我听见江浙那边有一个拖亲的俗例，是拣一个好日子，把新人抬了回来，拜堂成亲，一切都是吉礼。等到过了三朝，就脱了吉服，重新成服，换了素衣。这是从权办理的法子，不知好不好？”伍琼芳道：“好倒也好，不晓得黎大人那边肯不肯？”媒人道：“我去说起来看，要肯了就狠好，不肯亦就不必提了。”伍琼芳道：“诸事拜托。要是肯了，你就给我一个信，我好料理出殡。要是不肯，也望你从长计议。但是不可回绝了他。”媒人笑着点了点头去了。临去的时候，伍琼芳还是千叮万嘱了一回。

伍琼芳送了媒人回来，就想着要出殡，越想越要紧，连夜就去喊了土工来对他说了。他的门口用人又去同了刻字店里的人来，说要刻讣文的话。伍琼芳道：“不必了，各处寅好概不惊动。”到了次日，便预备了一班鼓手，十六个土工，把太太的棺材抬出去，依旧是寄放大土庵，就在老太太灵柩的下首。伍琼芳送了殓回来，立刻唤了阴阳生来净宅，又叫了泥水匠赶紧收

拾墙壁，裱糊匠裱糊房子，又连忙喊裁缝赶办几件衣服。等了两天，不见媒人的回报，连忙去问，正碰着媒人在家里生病。伍琼芳一定要到上房里去看他，媒人也晓得他的意思，便打发人出来说：“黎大人那边还没有说，大约明后天是一定要去说的了，请伍大老爷少等两天。”伍琼芳觉得没趣，也就回来了。又歇了三天，媒人来拜，伍琼芳就赶紧叫“请”，连忙披了一件马褂，迎将出来。刚刚走到二门口，那门槛下有一个铁搭，扎在伍琼芳的鞋子上。赶着伍琼芳走的急了，收束不住，一只脚扎住了，一只脚又跨出去，只听见咕咚的一声，伍琼芳竟从门里跌到门外来。家人赶紧来扶，伍琼芳坐在地下揉了一回，露出腿来一看，膝盖上跌去了一大块皮，两只手臂上都跌青了，鞋口也拉破了，脚面上也有一大条血缝。伍琼芳没趣得狠，只得叫跟班的扶着，一步一步的踱了出来。媒人一见便道：“恭喜！恭喜！”又拿眼睛不住的把他看。伍琼芳晓得是黎大人答应了，心下倒也十分喜欢，又被这媒人看的他不好意思起来，只得说了一句：“费心，费心。”略停了一停便道：“前天我去看你老哥，你老哥病了。你老哥今天来光顾我，我也病了，你说奇不奇？”媒人道：“什么贵恙，为何走路都要人扶？”伍琼芳道：“兄弟素来有个宿恙，心里一不好受，就要发晕。这几天心绪不宁，弄得六神无主，昨天晚上又吐了一夜。今天勉强起来，觉得头晕眼花，所以要他们扶着，怕的是一点不小心栽了觔斗。”媒人道：“这样说，到是我来吵闹了。”伍琼芳道：“那里话，像你老哥是求都求不来的。我们不必尽说闲话，那桩事到底怎么样了？”媒人道：“一概说妥。黎大人起先还说是怕人家说话，兄弟说这更不要紧，要有闲话，自然有老伍承当；况且老伍又是抚台的红人儿，谁去多事，同他过不去？要论这个省分，又是天高皇帝

远的地方，怕什么呢？黎大人听了，他就答应了。可是嘱咐过的，不要请客，不要十分热闹。虽然不怕什么，到底掩避点才好。黎大人定于下月二十八动身，现在还有四十多天，赶紧办还来得及。”伍琼芳听他说完，不觉大悦，千恩万谢，就像那受恩深重的样子。伍琼芳等到媒人走后，赶紧去买珠翠，打金器，凡早前那位太太的一概不用，并不是有所不忍，是因为不吉利的意思。

过了半个月，已是色色俱全，便选了初三迎娶。请了一位候补同知盛涛，并一位试用知县张春午做大宾，择了午时发了轿，大吹大擂，竟到黎大人那边去。黎府上毫无需索，轿子一直抬进上房，把轿夫撵了出来，另外有喜娘把新人扶出来上轿，头上盖着红巾，却没人看见。放了轿帘，一面招呼外面放鞭炮，一面招呼轿夫进来抬了起身。开锣喝道，径到伍公馆里来。一路上看的人也不少，也有说伍琼芳服还未满，怎么娶亲的；也有说黎大人过于欺人的；也有说这个媒人真是嘴上要生疔疮的；也有说伍琼芳活该倒霉的，议论纷纷。不多一回，早到了伍家门口。伍琼芳早已预备了一挂十万头的喜鞭，在门口放个不了。约摸放完了，才开了门，请了轿子进去，又细吹细打的扶了新人出来。伍琼芳是蓝顶子、大花翎、朝珠、补褂、蟒袍、粉底皂靴，先站在上首，早有喜娘把新人扶到下首来。拜天地、拜花烛、参堂拜灶，闹了一回，才送入洞房。伍琼芳又出来张罗那一班道喜的人，接着摆桌子开席，猜拳行令，闹了个昏天黑地，却没有题起新人。有一位新到省的知州，是伍琼芳的同乡，他却一定要去闹新房，别的客也拦他不住，只得跟了进去。还未到新房门口，喜娘早已走了出来，拦住了门口，手里拿着黎大人的名片说：“我们大人交代的，挡诸位大老

爷的骂，要是挡不住，要责备我们当喜娘的。请诸位大老爷原谅些。”这些人是乘兴而来，倒碰了一鼻子灰。有几个晓得的，就做好做歹的说了几句，一齐同了出来，各自上轿回去。不到二更天，竟都一哄而散了。伍琼芳亦惟愿他们早点散去，耳根清静。

送了客回来，便到新房里来。新人已下了装，伍琼芳略略的看了一看，相貌亦还下得去，就搭讪着先问老妈们说了几句闲话。猛一抬头，觉得新人向阴而那一边脸上有点奇怪，伍琼芳便站起来，凑着要去看，新人却躲闪得灵便。伍琼芳发急，只得来问喜娘，喜娘说不晓得，就走过来，对着新人的耳朵说了几句，新人也就不躲避了。伍琼芳仔细一看，大吃一惊。原来这位新人，自小儿这右嘴角上生疮，请了一个外科医生来治。这个外科是极有名的，又因为是黎大人的小姐，想格外巴结点，好等黎大人替他传传名，或是上块匾，所以尽用的是些贵重药，不上几天，就结痂了。黎大人先就晓得这个症候不轻，别的医生来看过，要先借药本四百块洋钱，将来医好，再听凭黎大人酬谢。惟有这一位外科先生，没有要先支钱，只说等到好了一并酬谢。黎大人看了看这疮，是十分已有九分好了，只少落了痂，便算收了全功了。怕的这外科先生要钱，就借着几句话翻了脸，一定要送他到县里去打板子。那外科先生四处托人求情，并情愿把医治小姐的药费一概报效，算做赎罪。黎大人听见他不要谢仪，心上不过是不肯拿钱出去，既是他不要，就是了，还要装腔做势，勒令他三天要把小姐医得全好。外科先生是恨透了，用了歹心，拈了一粒烂药，替这位小姐上好，他便回家溜到别处去了。这位小姐的疮从新烂起来，再去找他，却找不到。他没有法子，又请别人，别人都说是比

前更重，总要先支药费五百块配药，才能下手。黎大人舍不得钱，这些外科先生又恐怕也学了前头那一位先生，不但没有钱，还要打屁股，就都不肯来。只害了五个月，这位小姐的嘴，直从嘴角直烂到耳根底下，烂了一大长条。后来又换了一个医生，才慢慢的收功。所以养在家里，也没有给他提亲。后来黎大人要到四川去，带着这奇形的女儿有点不便，又知道伍琼芳家世也过的去，便叫人去提亲，谅来伍琼芳娶了过去，也不敢怎么样。他就说是有话说，将来不过准他娶一两个妾罢了。这是以往从前的话。当下伍琼芳晓得上了当，连忙走出来要找媒人，轿夫已喝醉了，外边轿夫又喊不到，没有法子，忍着一肚子闷气，也不到新房里去。要知是夜伍琼芳同黎小姐成亲与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虐孤儿晚娘施毒手 招游妓俗吏写闲情

却说伍琼芳不到新房里去，只见喜娘一回一回的来请，伍琼芳只不言不语。请到第四遍，喜娘便发话道：“我们大人吩咐过的，若是姑爷有什么话说，只管到大人那里去说。这个明媒正娶的，姑爷嫌不好，该早就打听打听。现在自己没有见识，娶了过来，是生米已煮成了熟饭，便没得说了。况且姑爷服中娶妻，本是有干例禁的，我们姑娘那样不好，开罪了姑爷，姑爷去告诉我们大人，我们大人自会责罚他。大人还说的，娶妻重德不重色，若是姑爷欢喜那骚狐狸似的，就应该到堂子里去找，不应该屡次托人到我们大人那里去求亲。要论姑爷这样的官阶，这样的家私，我们大人还真真是不稀罕呢！不过碍着媒人的面子罢了。大人说，请姑爷放明白些，娶了回来，若是犯了什么不好的事，姑爷就理直。若为着相貌不好，还是能够退回去不成？姑爷也晓得，黎府上并不是好惹的。要是姑爷一定不肯进房去，喜娘也没得法子，只有回去对大人直说就是了。我们当喜娘的，不过是为了几个钱，姑爷亦不犯着拿我们来煞气。”说完了，就走了进去。一回又出来道：“请姑爷的示下，到底还是进去不进去？要不，就打发我到黎大人家去罢。”伍琼芳没有法子，只得装作痴呆的样子道：“不要吵，我是一时头晕，等我消停会子就进来的。”喜娘冷笑了两声，就进去

了。伍琼芳怕他再来纠缠，也就跟了进来。喜娘照例收拾了一回，各自退出。

过了一夜，伍琼芳满肚子不愿意，也不曾开口。天明就出来了，到书房里又躺了片刻，就去拜媒人。见了媒人，便着实的怪他。媒人是一味的认错，陪不是，说是实在不晓得。伍琼芳便另去找朋友打牌去，也不往黎大人那边谢亲。黎大人生了气，叫人把媒人请了来，狠狠的吵了一回。媒人劝了一回，亦陪了多少小心，请了多少安，才出来找伍琼芳。好不容易找到了，媒人便对他说了，叫他赶紧预备去回门。又说笑道：“人家说的，‘新人上了床，媒人丢过墙’，我这个媒人真真是不走时，弄得两头不落好，西瓜、火腿不知赔了多少，还搭看忍饥捱饿，赔饭贴工夫，真不上算。”伍琼芳也不言语，只因心里不高兴，打牌^①是无精打采的，刚刚一场，便输了二百多两，也就不高兴往下再打，只得回家。请回门的帖子早已到了。伍琼芳便招呼伺候，同着新人两乘轿子，依然是吉服到黎大人家来。黎大人接他进去，见了礼，让他在花厅上坐着，又着实挖苦了他几句，伍琼芳也只得低头默受，一语不发。席散回家，次日又到各寅好各处谢步。有见的，有不见的，不过取笑几句。伍琼芳越发难受，真是笑不得，哭不得，当真不得，心中十分不快。

过了三天，仍然改了素衣。黎小姐却不肯改，说道：“我有爷娘，我怕不吉利。”伍琼芳拿他没有法子，只得由他。那晓得这位黎小姐相貌虽丑，性情却是极其凶悍。看着伍琼芳这四个小孩子，真是眼中钉，肉中刺。他也不管伍琼芳怎样爱怜他〔们〕，他便摆出做晚娘的架子来了，不是打，就是骂，所以

① “牌”字下，原衍“但”字。

这班小孩子见了他，吓得同老虎一样，不敢亲近他，他便越发生气。有一天，伍琼芳出去拜客，黎小姐就把这个大男孩子叫过来，说要叫他认字。教了两遍，便要他认出来。恰恰忘记了一个，黎小姐便一个巴掌，把小孩子打到墙上去，一碰就碰出血来，晕了过去。黎小姐望着嘻嘻的笑，还是他的乳母过来抱了去，揉了一回，才哇的一声哭了出来。等到伍琼芳回来，乳妈便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他。伍琼芳连忙看看小孩子，头上还在那里出血。伍琼芳心里气极了，便问黎小姐为什么打他？黎小姐也就变了脸道：“小孩子是总要管的。我教他认字，并不是坏意。教了他几遍，他只是不理我。我说他两句，他还骂我。我是到你家里做你们小孩子的娘，并不是来做他的奴才。他既然骂我，我就轻轻的打了他一下他；倒会撒赖，便跑到墙角上碰了碰头来讹我，说我打坏了他。看不得他年纪虽小，却是狠会使坏。”伍琼芳道：“这恐怕未必。我告诉你，做晚娘的总要慈爱小孩子，小孩子觉得亲热，自然就孝顺你了。要是铁匠的办法，动不动的打个半死，万一当真失手打死了，便怎么好呢？”黎小姐笑道：“你不要我管，我也落得清闲，倒是极容易的，我以后便百事不管，你的儿子就让他封王罢。”伍琼芳见他话不投机，也就不敢再说。自己把小孩子带到外边去买些果子哄他玩。

黎小姐便打这天起，各事不问，有来请示他，他便大骂一顿。每日睡到下午三点钟起来。这些小孩子的衣裳鞋袜，都是拖一片挂一片的。老妈子去问他，他都不开口。老妈子没得法，只得来问老爷要点针线布拿去做。不上两个月，就把伍琼芳烦闷死了，又重新下着气，陪着笑脸，去央告黎小姐，要他帮着料理。黎小姐一定不肯。伍琼芳说过多次，又求了几回，黎小姐方才答应。伍琼芳还不放心，又伺察了几日，看他待小

孩子甚好，心里也觉得欢喜。伍琼芳本打算腾出身子来，好到外边应酬。看见黎小姐能够这样，便出去依旧的三朋四友，不夜无归。过了半个月，就觉得黎小姐渐渐的故态复萌了。他却只为置应酬寅僚，不能终日在家，便一只眼睁着，一只眼闭着，由他去罢。伍琼芳的小儿子才两岁零几个月，抱在手里，狠讨人欢喜的。那天睡在床上，奶妈出去晒衣裳，刚刚小孩子醒了。黎小姐便过来抱了一抱，那个小孩子便大哭起来，奶妈赶来接了过去，整整的哭了一天，不睡不吃奶。伍琼芳回家听见，就请了小儿科的医生来看，说是没有病，不到晚上死了。伍琼芳心上十分纳闷，亦问不出什么道理来，也只得罢了。他的第二个儿子，已是满地会跑的了。不知道怎样碰翻了一撞书箱，压死在书箱底下。伍琼芳更是纳闷，走到书箱旁边看了又看，不懂这个书箱怎样会倒的？书箱的架子并没有坏，地板也没有坏，怎样好好的一个书箱，就会平空倒下来？而且不偏不正，刚刚碰在小孩的身上？看了几遍，觉得这事有点蹊跷。便请了几天假，在家里仔细划算，晓得是这位续弦的太太不妥。要是再住在一块，这两个大的怕也没有命了。但是，晓得黎小姐心灵手辣，若是告诉他把儿子送到别处去，恐怕他不答应。只得想出一个法子来，说要送老太太同前头太太的棺材回家去安葬，并须带了孝子前去。黎小姐听了，也要同去。伍琼芳道：“我这里若千的东西，你要再一走，那就不得了，莫如还是你在家管着，我去上十几天就可回来的。”黎小姐道：“你不要我去，我就不去。但是两个小孩子都去了，我觉得冷清，莫如留一个给我罢。”伍琼芳道：“太太疼他们，是最好的事，但是我们家乡的规矩，下葬的时候，无论有几个儿女，一概要去捧土堆坟的。要是不到，及到长大成人，人家要说他是个孽种。

所以我一定要同去的道理，就是为此。不然长途劳顿，我带着两个孩子，真还嫌累赘呢。”黎小姐也没得话说，心里忖度着：早晚我都送你上道，怕你飞上天去！且留他多活个把月罢。

当时，伍琼芳同黎小姐说明白了，次日就同两个孩子下了船，又雇了人去把两个灵柩下了船，一直到湖北省城。靠了船，先去找了人把灵柩抬到坟地上，用砖厝好。又去找了一个亲戚，叫做徐子景，广有资财，开着一个大药店。当时伍琼芳对他说明了，把儿子女儿寄在他家里。又托他请了一个先生，教他儿子念书。所有儿女的饭食、衣履，以及先生的束脩供应，均是徐子景去办，每月由伍琼芳寄还他。伍琼芳在湖北住了个把月，诸事办妥，又叮嘱了徐子景一番，方才自己回来。到了家里，黎小姐不见两个孩子跟进来，大为诧异，便问伍琼芳道：“你把两个孩子弄到那里去了？”伍琼芳道：“我送他们到上海学堂里去念书了。”黎小姐冷笑了几声，也不再说什么。心里暗暗的懊悔道：“借了，错了！从前缓了一步，留这两个祸根在外。但愿得天从人愿，叫他两个早早的死了罢。”黎小姐呆了一回，又对伍琼芳道：“我看这两个孩子怪可怜的，你要是真送到上海去，一切衣服饮食那个去照应他？”伍琼芳道：“不要紧，上海学堂里有老妈子可以招呼的。”黎小姐道：“我晓得的，你也不要瞒我，那是送到学堂里去，不晓得你寄在那个私窠子里。也好，也好，但愿得他们这辈子不回来就顶好。要是回来，我可是大棍子往外打，就是打死了他，谅来也不至于抵命。”伍琼芳只不作声，黎小姐咒骂了半天，也就歇了。

忽见跟班上送进一个帖子来，说是清泉县俞洪宝，俞大老爷来拜。伍琼芳晓得他已经交卸了，又是他的好朋友，就忙忙的出去见了面，诉说了许多的阔别话，又谈到自己家里事，一

面说，一面就止不住的叹气。俞洪宝道：“且慢，且慢，我听见说是抚台被参了。”伍琼芳道：“什么事？”俞洪宝道：“有几十条哩，顶重的是带着姨太太出去阅边，其中牵牵连连的实在不少。”伍琼芳道：“那个参的？”俞洪宝道：“上谕上只说是有人奏，也还不晓得是那个。”伍琼芳道：“上谕怎么说？”俞洪宝道：“听说是两湖查办。”伍琼芳道：“听说他俩颇有交情，那是一定替他洗刷的了。”俞洪宝道：“他是不要紧，大约总是官小的晦气，着实的要出脱两个哩。”又道：“只恐怕任承仁亦脱不了干系，还怕要出岔哩！”正说着，家人进来说：“伊大人请老爷过去，说是有要紧话面谈。就请过去，伊大人在衙门里等。”伍琼芳道：“你对来说：晓得了，即刻就到。”家人答应了出去，俞洪宝道：“我也要走走，我们同去罢。”伍琼芳道：“好到也好，但是不晓得是什么事？你我同去，莫如你先在外边，别上手本，等我下来，再叫人去回。要是不相干的事，我就替你说，说是你在官厅里，大人自然一定也要喊你进去的了。”两个人商议已定，一同出堂上轿，同到府衙门来。

先下了官厅，伍琼芳便招呼先上手本。手本刚送上去，只见前天那个门丁王福走了出来，一眼看见俞洪宝也在这里，就说：“俞老爷也来了，很凑巧，刚才打发人去请，大人现在正出恭哩。二位是晓得的，大人痔疮很利害，这个恭至快也得三点钟的工夫。莫如二位到咱房里去歇歇，抽口烟，宽宽衣，散淡散淡，到时候再穿起来也不迟。”伍琼芳同着俞洪宝道：“狠好，狠好，我们就到里面去坐罢。”王福道：“我来领路。”一面说，回头就走。伍琼芳同俞洪宝跟在后头，一齐走到王福房门口，早有三小子在那里打起帘子。伍琼芳同俞洪宝走进去，

俞洪宝又站定了对着王福道：“初次登堂。”一面说着，就弯了腰，作揖下去。王福道：“岂敢，岂敢。”连忙还礼，便让俞洪宝坐了首位。俞洪宝要让伍琼芳，伍琼芳不肯，还是王福道：“伍老爷是常来的，俞老爷还是第一次赏光，请俞老爷坐罢。”俞洪宝晓得拗不过，只得坐了。心里又想着王福的话，明明怪着我不来找他的意思，便抢着说道：“早知大爷这样谦和，我是应该早过来请安了。所有不周的地方，诸望包涵点。”王福道：“笑话，笑话，俞老爷别挖苦人。一朝生，二朝熟。俞老爷看得起我，以后要是单见的时候，只管请到这里坐。也不用招呼，直截的走进来就是了。”说罢，便招呼泡茶来。及至泡了茶来，又招呼把烟灯点起来。等到点了烟灯，又招呼叫厨房里预备两分点心，记我的帐。伍琼芳、俞洪宝都抢着说道：“不要费事。”王福道：“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不过一点意思罢了。”王福便让俞洪宝烧烟，又道：“我这个烟是真正广土，毫无一点料子在内，俞老爷尝一口试试。”俞洪宝谦了一句，就在下首睡下了。伍琼芳便走下来，拉着王福，在窗户口叽叽喳喳说了一回。俞洪宝烟瘾甚大，只顾吸烟，也不问他说些什么。一会儿点心来了，王福便让他们吃点心。伍琼芳、俞洪宝坐在炕上吃完了，三小子打了手巾，擦过了脸，王福又去抓了些瓜子来，送到他们面前。俞洪宝只见伍琼芳是心上像有心事的样子，正打算要问，王福却又说起别的话，把这件事打断。

等到五点钟工夫，三小子进来说：“大人下来了。”王福就拿着手本进去。伍琼芳赶紧同俞洪宝两个人穿扮起来，只听见里面喊“请”，伍琼芳、俞洪宝便跟了进去。请过安坐下。伊大人是倦怠的样子，低声说道：“你们晓得抚台的事么？”伍琼芳

抢着说：“有点传闻，却还不知真假。”伊大人道：“一点不假。”俞洪宝道：“听说是叫两湖查复。”伊大人道：“是呀，后来又有一个御史参了一本，更狠，你我均在其内。”说着就叫：“来啊”，跟班的进来，伊大人便叫去到签押房第二个抽屉里，把那个红纸包取了来。跟班的答应着，取来送上。伊大人看了一眼，就递给伍琼芳，嘴里还连说：“这是那里说起，真是无妄之灾呢。”伍琼芳接过来看了一眼，正是参抚台的。又有一个折子，是牵连着许多人：首府伊昌、候补通判伍琼芳、候补知县李才雄、俞洪宝都在其内，此外也都是相好的人。伍琼芳看过了，交还伊大人。伊大人又递与俞洪宝看了一遍，大家都是目瞪口呆。伍琼芳定了一定神，挣了一句话出来道：“这是门生辜负老师的栽培。”伊昌道：“要紧是不要紧，两湖是一定要洗刷清的。但是京城里也要安顿一下子，不然，要再起什么风波，那可就不易措手了。”伍琼芳连连答应道：“是。”又说：“京城里写信去是没有用的，总得自己去一去才好。门生现在服内，谅来省城也没事，可以走得开。门生打算去办这个事，一切听凭老师吩咐。要是靠老师的福没有事，门生也可以在京城里起了服出来。”伊昌道：“也好，我连夜写几封信你带了去。但是无盐不解淡，总还得带些银子去。抚台的是我垫了，此外，也要叫他们解一解怪囊才好。要真是丢了功名，就是开复出来，也是毫无意味。况且钱也化的多，又耽误差缺，叫他们自己忖度罢了。你回去收拾收拾，明后天就可以动身。两湖的折子，大约还要一个多月才能复奏出去，我们就赶紧下先着罢。”说完了，就送了伍琼芳、俞洪宝出来。他两个站在大堂上，又咕唧了一回，方才各自回去。

到了第二天下午，伍琼芳又到首府里来拿信，伊大人又交

代了好些话，又带了一张五千两的汇票。伍琼芳辞了出来，又去找那些被参的人，告诉了办法。大家都肯化钱，便又凑了三千两银子，一并交给伍琼芳。伍琼芳赶到票号里开了票子。忙忙碌碌，早又是第三天了。伍琼芳便下了船，开到汉口，搭了长江轮船，一直到上海。只因心中有要紧的事，也无暇游览景致，不肯耽阁，便又忙忙的搭上海宴轮船，包了一间房舱。等到半夜里，轮船候潮开出吴淞口，幸得一路风平浪静，不上四天工夫已到了天津，轮船已靠了紫竹林，有紫竹林的中和栈房来起了行李什物去。那个时候还没有铁路火车，只得托中和栈替雇了两挂骡车，往京城里去。

头一天住的杨村，刚卸下行李，店小二忙着打洗脸水泡茶，早有一班串店的走了进来，琵琶、弦子闹个不了。伍琼芳本来是花柳场中的老手，前日在上海，只因为急于要动身，错过了那一期，这天津船还要五六天哩，故此不能耽阁。这个杨村，离京不过一站多路了，心上觉得放心的狠，又是这店里冷清清的，心中狠打算留几个唱唱。但是大略看了一眼，两边站的、坐的都是奇形怪状，葱蒜之气扑鼻欲呕。再看了一看穿的衣裳，都是齷齪不堪的，便把他一团兴致都冷下去了。数了一数两边的人，拿了一串钱，叫店小二分给他们，叫他们去罢。店小二是久惯江湖的，早已看出来，赶紧的开发了他们，上来说道：“这都是一班粗货，不合老爷的意思。老爷要是高兴，咱这里有一个盖码头，是再好不过的，等老爷吃过了饭，我去叫他去。要是唱的好，老爷就多赏他几个钱，就是留着伺候过宿，也不过再加个吊把钱，老爷你说好不好？”伍琼芳点了点头，也不言语。那店小二便抹桌子、点蜡烛、烫烧刀、摆筷子。开出饭来，是四个菜：一样是韭菜，一样是豆腐，一样是

鱼，一样是肉。那韭菜连根都在上边，并未拔去；豆腐是铁硬的；鱼是不知那一天的了，臭气扑鼻；那碗肉是更妙了，上边的猪毛一根一根都在。另有一块大锅饼。伍琼芳看了，吃不下去，只得叫店小二来道：“还有别的菜么？”店小二道：“还有摊黄菜。”伍琼芳却是生性不吃鸡蛋，当时又不肯问他摊黄菜是什么东西？就叫他添一样摊黄菜来。一会端了进来，乃是一样炒鸡蛋，心中晓得是误会了。只得问他还有什么菜吗？店小二道：“还有桂花肉丝。”伍琼芳道：“最好，赶紧添来。”店小二看见满桌摆的菜都不吃，不一时，柜上杓子一响，说得了，店小二赶紧送了进来，摆在桌上。伍琼芳一看，原来是鸡蛋炒肉丝。心中恨不高兴，要说店小二几句，又恐怕人家笑话，只得硬着头皮道：“有什么汤？”店小二道：“有木樨汤。”伍琼芳暗道：“这一样总不会再是鸡蛋罢？”便装起老在行来道：“你何不早说，我是最爱喝木樨汤，你去添了来。”店小二答应出去，伍琼芳把桌上的菜并炒鸡蛋、鸡蛋肉丝都交给底下人吃去，桌上只留一块锅饼，为的是可以泡木樨汤吃。正在那里沉吟，那木樨汤已送了进来。伍琼芳一看，乃是一碗鸡蛋汤，不由得心中有气，叹了一口气。店小二吃了一惊，说是：“柜上忙，请老爷宽恕他们点罢。”伍琼芳道：“不妨事，我是不要这个黄的。”小二道：“是了，是了，老爷要什么，我去招呼，这碗木樨汤就算了小人的罢。”伍琼芳道：“这是我没有对你说，不关你事，你尽管开帐。你这里还有什么菜？再者这个饼，我没有牙，吃不动。要点软软的东西做些来，明天多给你酒钱就是了。”店小二呆了一回说道：“菜是没有什么了。老爷要吃软的，有赶现成的面条子，再做上一碗芙蓉汤，要不够的时候，就做上两个煨白果罢。”伍琼芳道：“最好，最好。”店小

二连忙跑了出去，约摸有点把钟工夫，就端进来了。却是一碗白水面条子，一碗鸡蛋清蒸的汤，一碗水荷包蛋。伍琼芳倒也弄的没有法子，等他放下，便叫他出去。要不吃罢，肚子又饿了；要吃罢，白面条子怎样的吃？至于那两个白果，还是鸡蛋，平常从不吃的。停了一回，只得端起面碗来看了一看，面条子是有指头粗，还有几根头发似的拔了出来。勉强吃了一筷子，便放下了，又恐怕饿，只得又吃了点，剩下的便叫跟人拿去吃了。

伍琼芳便走了出来，想去找个地方小解，一眼就望见南墙下一个拐角，大家都是在那里解手，便也走过去解了手。左手是个秫秸篱笆，里头有人说话的声音。伍琼芳站住了脚，侧着一个眼睛偷往里看，看见一个胖大女人在那里揉面。揉了一回，忽然把面放了，拿手去擦夹肢窝里的汗，一回又露出又黑又肥的腿，拿手去搔痒痒。伍琼芳不看则已，看见了这样光景，觉得心上恶心，赶紧走到自己房里来。一面走着，一面想道：“怪不道我吃的面里有几根像头发似的东西在内。”越想越难受，刚刚走到房门口，不由得哇的一声都吐出来了，心上还是一阵的往上冲。只听见店小二说道：“这是怎么样？”伍琼芳道：“不要紧，想是起了痧。”店小二道：“我们这里有挑痧的。”伍琼芳道：“不要紧，停一回就好了。”店小二出去了一回，又进来，呆呆的站在那里，想要说话的样子。伍琼芳问道：“做什么？”他说：“盖码头已经到了，你老还是怎样？吩咐一句罢。”伍琼芳道：“我心上难受得狠，既是来了，只得给他几个钱就是了。”说着门口早走进一个人来，伍琼芳抬头一看，不禁骇然。欲知走进来的是个什么人，且听下回分解。

第 四 回

吕祖阁半仙占祸福 广和居市侩显神通

却说伍琼芳看见进来一个女人，头大如斗，年纪约有四十岁不到的光景，头上有几根黄毛，鼻子歪在一边，三角眼，高颧骨，大扁嘴，两条扫帚眉毛，满面碎麻子。摇摇摆摆的到里间来，便到床上一屁股坐下。店小二忙着招呼道：“就是这位老爷叫的。”那女人便嘻着嘴道：“老爷好。”声如破锣。伍琼芳躺在床上，心上暗暗的诧异道：“刚才那些虽说不好，比他还还要好些，他怎么配叫盖码头呢？这正是应了从前的一句话，叫做小丑则小好之，大丑则大好之了。”又看了看这女人，再看看自己，正是渺乎小矣。弄得伍琼芳沉吟不语。店小二道：“怎么样？人来了，你老又病了，这怎么好？”伍琼芳道：“真不凑巧，我今天动也不能动，一动就头晕，心上又怕烦。我既是请了他来，也没得话说，我照往常的数日开消罢。”一面喊他的跟班付了两串京钱交给店小二，店小二又交给那个女人，那个女人是一言不发，下狠的瞅了伍琼芳几眼，站起来便往外走，店小二也跟了出去。伍琼芳听他脚底下的声音是刚到门口，便骂道：“真他妈的丧气！”又听见店小二嗤的笑了一声，又听见女的骂道：“你别笑，照你这样，你下次就是拿八轿抬我，我也不来了。”店小二急了道：“大奶奶别生气，不关我事，这位客人好好的，吃饭后忽然发了痧，他也不是愿意的。大奶

奶你包含点罢。”女的又叽哩咕噜的一路走了出去，路也远了，也就听不清了。伍琼芳重新坐了起来，叫周升摊好了铺盖，人倒也没有什么不好，就是饿的难受。好容易等了一个卖花生的来，买了半斤花生，将就压了压饿火，便上床睡了。到了四更多天，伍琼芳起来，洗过脸，便上车开车。

晓行夜宿，又是两天过了。等到第三天，又赶了个大早，一直到了东便门，稍稍耽搁了一回，化了几百个钱，就进去了。伍琼芳招呼把车子一直赶到西河沿来，就住了泰来客店。房屋也还清洁，歇息了一日，便把伊昌传授他的法子，并伊昌的信，自头至尾一样一样的去做。伊昌是三封信，一封信一千两，是送到松树胡同傅老爷的；一封信八百两，是送到化石桥江老爷的；一封信一千二百两，是送到东城根毓老爷的，信面上都写着守候回信的话。伍琼芳便一分一分去送，又有些零碎的，也有一百两的，也有二百两的，总共不下二十余封。伍琼芳顺着路去送，又约了三日后来取回信的话。

回到寓里，天已不早，吃过中饭，想到街上去走走。走到店门口一站，听见店里人说：“这课真灵，连时辰都不差的，这可真要替他上块匾。”伍琼芳满肚的心事，正想找个人决断决断，连忙捱过去问道：“是那里占的课，有这样灵？”那人道：“在琉璃厂西门吕祖阁里面，有一位瞎子先生，叫做张心斋，他本是得过异人传授的。前月，我们店里少东西，客人朝我们闹。后来我们就去找他，他占了一课，说是东西并没有失落。但是他安放的地方不好，是放在元武的方位上，刚刚那天又是什么星宿值日，就是摆在面前也看不见的。必定要等到某月某日某时，那东西自然出现，也不用找，并且一点没有损坏。当时也只当他是这么一句话，那晓得恰恰这日这时就找到了，原

来这位客人挂在床后头。这位客人是南方人，欢喜挂帐子，被帐子遮住了，也没有疑心到帐子后面去。昨天，挂帐子的钉子掉了下来，所以就看见了。你说灵不灵？”伍琼芳道：“这样说，那不成了活神仙了吗？”那人道：“本来他的外号，叫做张半仙。”伍琼芳心中一动，当时说完各散。

次日一早，伍琼芳起来，拿了几张钱票，也不带人，便一步一步走到琉璃厂。也无心观看景致，一直投奔厂西门来。到了厂西门，果然有一个吕祖阁，伍琼芳便踱了进去。一路上贴的些条子，都写的是“张心斋卜课寓内。”到了大殿旁边，却是一个圆门，门里面是朝南的三间房子，两间通的，一间是隔断的，院子里也摆了几盆花。伍琼芳看时，静悄悄没有一个人，就站在廊下喊道：“有人么？”稍停了一停，只听见里间有人接腔道：“那一位？”伍琼芳接口道：“是我，要找张心斋先生。”只见里间走出一个人来，穿着毛蓝布小夹袄，手里把帘子一打说道：“请坐罢，你老贵姓？”伍琼芳道：“姓伍。”那人便道：“原来是伍老爷。伍老爷来的早，先生还没有来。”伍琼芳道：“先生不住在这里么？”那人道：“先生天天回家去住。”又看了一眼长条几上摆的钟，便道：“也快了，伍老爷请坐罢。”说完便走了出去。伍琼芳又看他房内，东首这个角上是一张炕，蓝布底炕枕垫，炕几上放着一个铜瓶，瓶里插了一枝假花，一面是一只保险洋灯。靠东墙是一张方桌，两把单靠。靠窗户是一张书桌，桌上也摆着文房四宝。外面这一间当中是一张条几，上面供奉一位吕祖。一边挂了一付对子，是墨搨的。桌上香炉、蜡扦、课向。靠西便是茶几单靠。书桌旁边还有一个书架子，书架子上还有几部书。伍琼芳只当是卜课的书，也不去看他。后来坐的工夫长久了，没有事做，便踱到书架边来看看是些什

么书，原来是一部《大清律例刑案汇览》及些《六部处分则例》，还有一部大板《新缙绅》及那历科的题名录，却并没有一本课书。伍琼芳暗暗奇怪说：“这位瞎先生还要这些书做什么呢？”正在那里出神，只听见院子里履声橐橐的走了来。先前那个穿短打的也出来招呼，并说道：“一位伍老爷找你老卜课，来了多时了。”伍琼芳晓得是先生来了，便连忙到门口来，恰恰张心斋已跨进门来。伍琼芳把手拱了一拱道：“张先生，我久仰盛名，今天初次识荆，实在钦佩得很。”张心斋道：“岂敢，岂敢。伍老爷，我今天刚刚家里有事，到晚了，要你老人家久候，对不住得很。”伍琼芳道：“说那里话。先生请歇一歇，我还要请教你的灵课呢。”张心斋道：“伍老爷请坐。伍老爷贵处是那省？”伍琼芳道：“湖北汉阳府。”张心斋又道：“伍老爷恭喜在哪里？”伍琼芳道：“在湖南。”张心斋道：“几时到京里来的？”伍琼芳道：“三、四天了。”张心斋道：“敢是保举了，来引见的么？”伍琼芳道：“不关事的，我另外有事来的。”张心斋道：“我听见有几个御史联名参了湖南的官场，可是有这个事？”伍琼芳道：“有的。”张心斋道：“伍老爷想是解饷来的？”伍琼芳道：“也没有，我还在服里呢。”张心斋道：“伍老爷到京有何贵干？”伍琼芳道：“有点小事。”张心斋也不再问，便喊了一声：“老五阿。”先前那个穿短打的走了过来，张心斋吩咐他装香，点蜡烛，打水洗手。老五去整治好了，又点了三炷香，却不插在炉里，横担在香炉上，便过来招呼。伍琼芳过去，朝上打了三拱，自己默祷一遍下来。张心斋便走上去，也是打了三拱，用手摸着那三根香举起来，举了一举便插到炉里去。又用手摸着课筒，便摇起来。一面摇着，一面嘴里念道：“天何言哉，叩之则应；神之灵兮，有感斯通。今有湖北汉阳府弟子伍某，为占疑

难事，吉则告吉，凶则告凶，但求神应，莫顺人情，伏希明示。”念完，便倒了出来，用手摸了一摸，又放到筒里去。连摇了三次，又把课筒在香头上转了一转，念道：“内象已成，吉凶未判，再求外象三爻，合成一卦。”念完，又倒了一次，便把课筒放在原处，袖着手走了过来坐下，自己咕噜了一回说道：“这卦是兑为泽变雷水解，问什么事？”伍琼芳道：“闻听湖南友人被参，问可保得住？”张心斋道：“这件事要拿第五爻作用神，为什么要第五爻作用神呢？凡占卦总是世爻为用神，要是重大的事，或是替大人先生占卦，或是占大人先生，总以第五爻为用神。生旺则吉，克制则凶。此卦内象是巳卯丑，外卦是亥酉未，五爻酉金化申金，是谓退神不旺，巳官的官爻发动，克制酉金。虽说金长生在巳，但现已交午月，今天又是丙午的日子，重重克制，变出来的又不好。大象是个六冲变六冲，初爻朱雀，二爻句陈，三爻腾蛇，四爻白虎，五爻玄武，六爻青龙。五爻又临玄武，这件事恐怕是没有解释的了。”伍琼芳听了，毛骨悚然，说道：“听说这件事已是化了好些钱，托了无数的人，但不知有用无用？”张心斋道：“神兆机于动，动必有因。寅木财爻发动为申金，兄弟克去，且兼寅卯旬空两重，财爻均已落空，这个钱化的恐怕不能得力。”伍琼芳道：“我听说世爻关本人，你看这世爻如何？”张心斋道：“世爻倒不妨事。世爻未土，今天是午月午日，午与未合，又临青龙，定有解救，但是解救之人权力甚大。”伍琼芳看见又有人进来占课，也不再问卜了，付了卦钱，说了一声费心，就走出来。张心斋却是不迎不送的。

伍琼芳出来，心里万分懊闷，又想着到前天送信去的地方去收回信，心里头正是七上八下的时候。只见迎面来了一辆大

鞍车，鞍鞴鲜明，飞风的走了过来。车夫在那里喊道：“边上，边上。”伍琼芳就赶紧让开。只看见那个坐车的是戴着眼镜，忽地招呼车夫把牲口拉住，自己跳下车来，对着伍琼芳，除了眼镜，拱了一拱手道：“伍兄何来？”伍琼芳定睛一看，不是别人，正是他们同当工房的一位曹来苏。他们两个是极熟的人，当时寒暄几句，曹来苏便邀伍琼芳到自己寓里去。当时就让伍琼芳坐在车里，曹来苏跨了辕，一径到香炉营二条胡同。来到了门口，下了车，曹来苏让伍琼芳厅上坐下，便进去了。伍琼芳看了看这个小厅，收拾的甚为雅致。炕床摆了许多古玩，就是墙上那些字画，也有一大半都是真迹。正在那里呆看，曹来苏走了出来，重新让坐，送上茶来，便问伍琼芳宦途一向可还顺利？伍琼芳道：“一言难尽。自从那年到省，刚刚三天，便丁了忧回籍。后来听见本省破格用人，说是丁忧的人也可以当差，故此复行回省。等了好几个月，果然委了一个差使，偏偏又是接丁了。不多几日，贱内又下世了。余下三男一女，后来没得法子，照着下江的俗例，娶了位黎观察的令爱，那知非常悍泼。现在还存两个孩子，寄放在湖北舍亲处读书，这是我以往从前的事。”曹来苏道：“此次来京，是何公干？”伍琼芳道：“只因本省大吏听说被人参了几款，所以小弟来京探听，实在不实在。”曹来苏道：“听说那边的吏治坏到不堪，到底是怎么样？”伍琼芳道：“那也不见得。不过在省的，有一种得意的，便有一种不得意的。那不得意的不怪自己不会，偏要有嘴说别人，一传二，二传三，越说就越不好听。其实一十八省，哪一处不是如此呢？”曹来苏道：“这样说，你老哥到京里来，必是来想法子的了。”伍琼芳道：“不瞒老哥说，我是我们首府，打发我到京里来想法子的。但是信也投了，到如今也

并没有下文，还不知道有用无用？今天找张心斋占了一卦，卦象却不见好。”曹来苏道：“那些话不要管他，但是老哥若肯早点赐教，不论什么样的事，兄弟都可以办到。”伍琼芳道：“老哥有什么法子？”曹来苏道：“错过你我多年弟兄，不能对你说。现在打磨厂开亿利金号的东家，是个太监，却是大有权力。要是想走人情，到他那里想法子，包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事。譬如你这一件事，大约也不过化上八千两银子，就可以风平浪静了。”伍琼芳道：“我来的时候，却带了五千两银子。但是，如今就如石沉大海的一样。要是别开生面，我是拿不出来。就是打电报去要，恐怕他们也不肯相信赶紧汇了进来。这可不是真正要急死人吗？”曹来苏道：“识时务者为俊杰，事已如此，没有别的话说，只有自己跳了出来罢。至于他们的事，也只可由他们去了。”伍琼芳道：“我不过带到一笔，看来也得化销若干？”曹来苏道：“有限，大约一折也是不能少的。”伍琼芳道：“现在到底不晓得我们首府托的那几个怎样说法，我还要赶了去等个回信。”曹来苏道：“不妥当。你只管去打听去，我听见说，还有好几位御史要参他哩。并且说是两湖如果过于含糊复奏，还要连两湖参在里头。”伍琼芳听了，大大的吃了一惊，暗暗的叫苦。停了一停又道：“他们也享用够了，我才真正冤大头呢。”曹来苏道：“伍兄依着小弟的主意，自己顾自己罢。若是走这一条路，包你万无一失。”又伸出指头，一五一十的算了一回道：“至少也得八百两银子，包你一点事也没有。”伍琼芳道：“莫说八百，就是一千也值。但是从那里去借呢？”曹来苏道：“朋友知己的地方去凑凑看，有多少是多少。要是差个一、二百银子，我还可以替你想个法子，不过利息是每月二分五。”琼芳道：“利息是小事，不去管他，只要大事无害。但是，一

折子参的人，怎么就会单单的把我提开？这里头是怎么个讲究呢？”曹来苏道：“要没有这局拿手，人家还来托他吗？”两人言来语去，说的甚是投机，里边已是端了酒菜出来。伍琼芳道：“初次登堂，老哥竟如此费心。”曹来苏道：“现成的东西，并不费心。”说着，就让伍琼芳坐了首席，自己对面相陪。伍琼芳又问起曹来苏在京贵干？曹来苏笑了一笑道：“没有事。”伍琼芳道：“京城里米珠薪桂，居大不易，曹兄住在这里，必有所图，断断不会在这里赋闲。”曹来苏道：“我实对你说罢，那亿利钱庄的生意，就是我做水客，在外面招呼。我是九五扣的分红，也就勉强可以敷衍了。现在，承东家的情，又在河工上替我要了一个保举，已核准了，我是年里也要到省的了。”伍琼芳如梦初醒，才晓得他是拉生意的意思，就切切的拜托了他。又说：“我明天便去张罗起来，若是能够如数顶好，万一不能，还要求告老哥成全其事。”曹来苏道：“是了，是了。”一回吃了饭，伍琼芳便辞了出来，叫了车回到泰来店。

先打听了亿利钱庄，果然是个太监开的。又问了管事的名姓，明日一早，便拿张片子去拜曹来苏。到亿利钱庄门口，便叫人进去投片说拜会。不一会，出来回道说：“曹老爷住在家里，不住在店里，他的家在香炉营二条胡同。”伍琼芳听见，晓得曹来苏说的不是假话。又到前天送银子的人家去收回信，有的给了一封回信，原银条附还，有的给了一张收条。伍琼芳求着要见里，边传话出来说，不必见，请他早些回去，所委的事无不尽力，但是只可以见事办事的了等语。一连几处，都是大同小异。伍琼芳晓得事情不妙，便把人家交还的银条取了回来，又去找曹来苏，对他说个明白。曹来苏道：“他们的事不要管他，我们办我们自己的事要紧。你张罗的怎么样了？”伍琼

芳道：“我跑了一天，又典当了些东西，才只凑了六百两银子不到的数，这事怎么好？”曹来苏道：“有了六百银子，不够的你出张票子罢。但为日已不少，事不宜迟，你赶紧去开张票子交给我，我好去办，但是你也离起服不远了，莫如就住在京城，起了服出去妥当。”伍琼芳道：“不错，不错。我明天一早就把银条送了过来，诸事费心。至于这起服，也还差几个月哩！”曹来苏道：“你明天写一个禀帖到湖南去，就把你们首府所托的人那些情形说话叙明白了，省得以后有别的话说。至于他们的回信，你可誊一张寄去，原信要留下，等到后日面交为是。”伍琼芳道：“不错，不错，到底老哥见多识广。”当日各散。次日，伍琼芳便把人家退回来的银票划了六百两的一张来，交给曹来苏。又当面写了一张欠票，是公砵平足银二百两，言明按月二分起息的话。曹来苏点过收了说道：“这事我已同东家说了，东家已招呼人打了一个电报出去，知会两湖，将来复奏里，决不会波及于你。但是你可不好即刻回去，现在回电也还没有回来，大约今晚可到。我有要紧事要出去，不能在家奉陪，我们明天再会罢。”伍琼芳道：“我们明天在广和居会面罢。”曹来苏道：“也好，也好。”伍琼芳便走了出来，心里想道：“要是我自己一个人上了岸，这位张心斋先生的课可真灵了。今天莫如再去找他占一占，看看怎样？”一头想，一头走，已到了吕祖阁。只见大门关着，伍琼芳敲了几下，也没有人答应。又看了一看二门上，是贴了一张小条子，条子上写的是“有病停卜”的话。伍琼芳只得出来，在琉璃厂逛了一会，一径回到泰来店去。过了一夜，次日早上就到广和居定了菜，看了坐。不多一会，走堂的进来说：“曹老爷来了。”伍琼芳就迎了出来。只见曹来苏手里拿着一个手巾包，笑嘻嘻的道：“来迟，来迟。”走

进房门，便作了一个揖又道：“恭喜，恭喜。”便把手巾包打开，取出一张电报纸来，送到伍琼芳手里道：“幸不辱命。”伍琼芳接过一看，乃是“示悉遵办”四个字，下边还有两个电码未译，想必是他们的暗号了。伍琼芳看了欢喜得狠，又是十分的感激，便连连的作揖道谢。曹来苏却也稀松平常的。谈谈说说，早已吃了几个菜。曹来苏便忙着要走，说是还约了人在万福居等他哩，便喊了走堂的，叫他招呼套车。曹来苏一面穿了马褂，又作了一个揖，说了一句“盛扰”，便出门上车去了。伍琼芳算还了帐，此时心中甚是有兴。一回想到伊知府待我狠好，但现在我是有力无处使，未免对他不起。就是那些至好朋友，也觉得十分抱歉。既而又转一念道：呸！呸！他们那里认得我。不过认得我的应酬罢了，那里认得我的人呢！我恭维他，也不过恭维点权力，那里是恭维他们呢！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家瓦上霜，那里顾得了许多呢。吃过饭，呆想了一回，便一齐丢开，回到前门外各处游玩了一回。心里想，久居在此无味，还是早早回省去罢。过了两、三天，买了些东西，便定了车，又去拜曹来苏。这一天共走三次，都没有看见，伍琼芳只得留信告别。次日，便上了车，一径出京，由通州起早到天津去搭轮船回省。究竟此次参案怎样复奏的，及伍琼芳是否摘释，当时不久就见，做书的也不缕述了。如今且把此事按下，要知还有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暗挑逗歌曲寄相思 真莽撞贪杯失巨款

却说曹来苏，本来是亿利金号的副管事，东家因为他认得的人多，所以叫他在外边拉生意，他才搬到香炉营二条胡同住下。弄到了钱，是九五扣，曹来苏也就狠去得过。后来，就靠着这个走动人情，在山东河工保了一个从九，每一处合龙，必有他的名字。一保再保，已是保到知县了。其实，他并没有到过河工，也不晓得这个黄河是东西的南北的。自保了知县，核准了，他也不想再往上爬，就赶着要引见出来。为的是知县这个官不比别的，一来是有生杀之权，二来是可以发财的。他本是云南的原籍，自幼在浙江一年，在湖北也住过几年，认的人确也不少，他却沒有打听外边的情形。听说贵州的人少，容易补缺，便指省了贵州。又要了东家一封信，给贵州当道的，是托他照应，把顶好的事给他的话。但是这个贵州十分瘠苦，处万山之中，又是晴少雨多，吃的、用的、穿的无一样能够称心如意。所以，从前的人有几句歌，单说贵州的地方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两银”。虽是不无过分，然亦可想而知了。曹来苏到省一个多月，略略晓得了底细，心中甚是懊闷，又想改省。因为东家的信没有发作，所以耽阁几天。后来，又找了一个旧日相知李子和李道台去求抚台，抚台说是晓得的，极想给他一个事，但现在并没有好的，叫他暂且耐心等待几天

罢。李道台回复了曹来苏，曹来苏也无法想，只得权时住了下来。

贵州地方虽然穷苦，却是有钱也没处用的。又过了些时候，抚台传见，委他到湖北看纺纱织布等局的做法并利弊。又叫他于江浙一带，要是有好蚕子并桑秧，教他办些回来。即刻就发了一千二百两银子。曹来苏谢了委，歇了三天，就料理起身，打算到了湖北再说别的。早有县中派来的轿子、牲口不少，曹来苏把银子装在箱子里，又匀了几十两碎的放在腰里，预备路上零用，就上了路。一站一站往湖南走，这个贵州路是不好走的。有一种高山，在这个山头上站着，可以同那个山头上的人说话，要想走过去，必须下了这座山，再往那座山上来。要是会走的，走的快，一天也可以到了。倘若是年纪大的人，或是小孩子，一天还是走不到呢。

曹来苏走了好几天，走到了三义镇，捡了一座大大的客店住下来。虽是八月里天气，却还热得狠，曹来苏就招呼把桌子移在院子里去，披襟当风，甚是快乐。忽然，天上起了一块乌云，慢慢的越摊越大，不到一刻，风声怒号，满天是浓云密布。曹来苏赶紧吩咐跟班，把桌子上的东西往房里搬，尚未搬完，已是大雨倾盆的来了。这一场雨足足下了一天一夜，街上的水已是拥淤住了。那雨还是停一刻下一阵，一连三天，真是路绝行人。曹来苏是起早走的，只因这场雨太大，发了山水阻住了路，不能前进。闷坐在客店里，毫无聊赖，气闷得狠，曹来苏只是搓手顿脚，没有法子。猛听见隔壁店里琵琶的声音，觉得一声声都到心坎儿上来，并听着有个细声细气的女子在那里唱。曹来苏便喊了店里来问是做什么的？店家说：“是往贵州省城里去的，也是阻了雨，在这里两三天了。”曹来苏本来懂得

曲子。又晓得音律，听他唱的是一出《四季相思》，曹来苏就估着他不是什么官眷，便叫店家去打听打听做什么的？店家说：“不用打听，是一班跑马买解的。”曹来苏忽然心中一动，便叫店家去问他可肯陪酒？店家说：“可以，昨天他一个老太婆还对我说起，我是没敢对老爷说。”曹来苏道：“现在为雨所阻，不能前进，弄个人来弹唱弹唱，解解闷也是好的。”就叫店家去叫。不多一回，一位姑娘果然跟着店家来了。后面有一个老女人，手里提着琵琶，还有一支水烟袋。曹来苏看了看他，姿色也还不恶，就叫他坐在炕上，攀谈了两句。曹来苏又问他：“会唱什么曲子？”女的道：“请点罢。”一面说，早就把琵琶接过来，和准了弦子，拿指甲弹了几弹，又收了一收。曹来苏道：“唱一出《三娘教子》罢。”女的也不接腔，便把琵琶弹了一会，就接着戏文唱起来。

曹来苏听他口音，仿佛是扬州一路的人，等他唱完了，便问他是那里人？女的道：“是甘泉县人。”曹来苏道：“你的色艺都还不错，为什么不在几个大码头上混混，却要到贵州去？”女的道：“大码头上好的多，那里轮得到我？贵州虽说不好，第一人少，是最好的事。这也如同做官的一样，总要分发到人少的省分里去，这就叫做‘人弃我取’的讲究。”曹来苏笑了一笑道：“主意到也不错。”那女的便接口问道：“老爷贵姓？”曹来苏道：“我姓曹，我是云南人，从小生长在你们下江，现在是在贵州做官。”女的道：“我不晓得，原来是位大老爷，但是现在还是到贵州去？还是到那里去？”曹来苏道：“是往下江去。”女的道：“为什么要到下江去？”曹来苏道：“我是奉了抚台的文书，派我到湖北看看各处厂子，再到下江去买点东西。大约你们扬州，也是一定要到的。”女的道：“几时可以回来？”曹来苏道：“说不定，也许

两三个月，也许四五个月，但是今年是一定要回来过年的。”

女的道：“老爷的公馆在那一门，什么街？”曹来苏道：“我的公馆在东旗杆下，一问就知道的。”女的道：“等你老人家回来了，我再来找你。你此次出门，就只带一个人么？”曹来苏道：“一个人够了，下去一路都有接客的。”女的道：“这回事，你好多几千银子。”曹来苏道：“笑话，笑话！统共发了一千几百两银子，各样在内，我是真也不会办。”女的道：“银子想已汇出去了。”曹来苏道：“贵州汇水太重，我是自己带着他。”女的道：“带着他，不怕失落了么？”曹来苏道：“我到东，他到东；我到西，他到西，再也不得失误的。不过是上上下下，箱子稍为重些，就费了事。”女的道：“放在一处嫌重，何妨放在两处。”曹来苏笑道：“看你不出，年轻的人倒有主意，我就是两处放的。”女的道：“我听见人家说，云南、贵州人最会说假话的。你老是云南人，谅来也是会说假话。”曹来苏道：“何以见得？孔夫子的地方，也还有做强盗的，那能管得许多。”女的道：“你既然不说假话，我要请教你老人家一句话，我在下江那边，洋钱是见过的了。但是这银子是从来不曾见过面，也不晓得是什么东西，什么颜色？只听见人说银子最是有用，也可以换洋钱，无论什么都可以办。就是要做官，也只要拿银子给皇上家，越多的，官越大。我问他们，这银子是那里来的？他们说，是地上挖出来的。我就打听银子是什么颜色？预备着我们也可以挖点用。他们说，是蓝的，上一等的能够发亮，再上一等是淡红，顶好的是大红的。可不知道是不是？老爷你带的银子，到底是那一号的？”曹来苏笑道：“瞎说，银子是白的，那里会有蓝的、红的，还透亮的呢？”女的道：“怪不道人家说，云贵老爷们会说假话，今天可相信了。”曹来苏道：“怎么晓得我说假话？”女的道：“有一天，我在镇

江看见一个官，坐着轿子，带着一个顶子，是个深蓝的；后来，在芜湖又看见一个官，坐了蓝色的轿子，戴的顶子是个透亮的；后来，在安徽省城里又看见一位官，乃是绿颜色的轿子，戴的是红顶子。我越看越奇怪，就问起他家来，说他戴的顶子是什么东西做的？就有人告诉我，说是银子做的。顶坏的银子做的是白的，不值钱。稍为好些是透亮白的，他们叫他做水晶顶子。看得过的银子做出来是蓝颜色，再上去就是透亮的蓝、红的了。所以我才晓得这个银子，是有好几种颜色。后来又晓得，官越大，化的钱越多；他既然化的钱多，他头上的东西，自然拣顶好的银子打了。你老是贵州的官，你化了多少银子？你的顶子是红的，还是大红的？”曹来苏道：“真正混说，是人家给你当上的。银子只有一样白的，没有第二样颜色的。你不看见财神爷手里拿的一个大黄元宝、白元宝么？那黄元宝就是金的，白元宝就是银的。况且，你头上戴的首饰，你也可以拿下来看看，这个白的便是银子的。”女的拔下来看了一眼，笑嘻嘻的道：“曹老爷，你不要哄我，这个是洋钱烊了打的。”曹来苏道：“洋钱就是化了银子打的。”女的道：“怎么银子没有洋钱贵呢？”曹来苏道：“这个看分量。”女的道：“既然银子贵，为什么要化成洋钱用呢？”曹来苏道：“为的是用着便当。”女的道：“我晓得了，银子准是几十斤一块的。”曹来苏道：“不定，顶多的五十几两。”女的道：“我更糊涂了，五十几两是多少斤呢？”曹来苏道：“三斤多点。”女的道：“我听说是，一千银子是六十多斤，这是个什么说法？”曹来苏道：“不错，一只元宝是三斤多，十只就是三十多斤，二十只不是六十多斤么。”女的道：“这个不好，上路带着他，累赘的狠。”曹来苏道：“我本来等到了湖北，就去兑了票子，用的便当些。”女的道：“你放在箱子里，一路上时时刻刻

的开，你不怕失落了么？”曹来苏〔道〕：“我另外带了百把银子作为零用，整数的便收了起来，路上不去开他。”女的道：“那就狠好了。”讲够多时，女的站起来道：“对不住曹老爷，停歇再过来。”说着便走回去了。曹来苏看他傻得可笑，等他走过，停了一回，喊了店家，打听他同住的有什么人？店家说：“他有爹，有妈，有兄弟，还有两个伙计。”曹来苏道：“他到底是什么行径？”店家道：“他们是卖技不卖身的。”曹来苏也不往下说了。

过了一夜，那雨是住了，但是地下还不能走。曹来苏就到房门口站了一回，又到店门口去望望街上，心里又念着昨天那个女的。站了一会，正打算进来，一回头，猛然看见隔壁店门口，那个女人也站在那里。曹来苏朝着他一笑，女的道：“今天还是不能走，老爷没有事情，过来坐坐罢。”曹来苏答应着，便不知不觉的走过来了。女的在前引路，回到自己住的房里来。昨天同来的那个老婆子，也出来叫了一声老爷。让到房里去，又去舀了水洗茶碗，去泡茶，又去点了一个火，递了一支水烟袋过来说：“请老爷吃烟。”曹来苏看了看，他们房里也还不十分穷苦。女的又去忙着开了鸦片烟灯，让曹来苏在炕上坐下，嘴里夹七夹八的说了一回。那个老婆子走了进来道：“我们将来到了贵州，诸事还要求大老爷照应呢。”曹来苏道：“自然，自然，那不用说。你们到贵州住在那里？”老婆子道：“没有一准，大老爷可晓得那个店最好？”曹来苏道：“鼓楼前有一个高升客店，还宽敞干净，可以落落脚。光景是总要找房子的了。”老婆子道：“房子容易找不容易找？”曹来苏道：“房子倒也不难。”老婆子道：“大老爷是到湖北去么？”曹来苏道：“不止湖北，还要到上海去呢。”老婆子道：“约摸要几个月才可回来？”曹来苏道：“要是快，三个月也可回来了。”老婆子道：“真正辛苦得很呢。”说完

依旧走了出去。曹来苏同这个女的谈了一回，站起身来要回店去，却被女的一把拉住道：“你回店去也是一个人坐着没有事，在这里坐坐何妨？”曹来苏道：“我要回去吃饭。”女的道：“我已经招呼备了饭，你在这里吃顿苦饭罢。”曹来苏道：“这又何必费事呢？”女的道：“巴结巴结曹大老爷，将来到了贵州，多照顾点就有了。”曹来苏道：“笑话，笑话。”嘴里说着，却依旧坐了下来。女的陪着说了一回话，便走到外间去，同方才那个老婆子唧咕了一回，依旧进来。只听见外间拖桌子，摆碗筷的声音，忙了一回，老婆子却走到门口来说：“请老爷坐罢。”女的答应着，便邀了曹来苏出来坐。曹来苏走到外间一看，正中摆了一张桌子，摆了八只碟子，无非是鸡、鸭、鱼、肉、花生、瓜子等类。还有一把大酒壶，一个大酒杯子，一个小酒杯子。女的走过来，便把酒壶在酒杯里斟上一大杯，曹来苏道：“你们在客边，这是何必如此呢？”女的道：“这是家常便饭，并不费事。”女的又问道：“你的公馆在贵州那里？”曹来苏道：“在南门大街大牌坊的东首，一问就知道的。”一面说着话，又上着菜，杯到酒干。女的又道：“你的管家，可以叫他来吃点东西。”曹来苏道：“不必，不必。”女的道：“菜也多，吃不了明天又要坏了。与其便宜他们店家，不如还是自家人吃罢。”曹来苏道：“也可以。”女的就招呼人去喊了过来，叫他在外边吃。女的一味的让酒，左一杯，右一杯，吃的狠有点醉意了，当不住女的一味的让，直吃得酩酊大醉，就躺在女人床上睡着了。一觉醒来，已是点了灯了。曹来苏喝了茶，站起来腿还有点发软，就叫跟班扶了回去，放倒头便睡，一直睡到天明才起来。

天也晴了，地下也好走了。曹来苏便料理动身，又到隔壁去看看，那一班人已经动过身了。曹来苏也不在意，就叫店里

来算帐。心中又想：好奇怪，那个女的前天来过一趟，唱了两出曲子，昨天又破费了许多，办了一桌菜，我一个钱也没有给他。他也不等着钱，竟自一早就走了，倒也实在大方得狠。要不是晓得我是贵州的官，将来是少不了的，所以忙不在一时，将来到贵州，好拉个相好的意思。胡思乱想了一回，也就丢开。不一刻，轿夫、挑夫均已齐备，曹来苏便出来上了轿子动身。不到三四十里路，就是湖南的地界了。在路行程不止一日，早已到了长沙，找了客寓住下。他先前认得的一位伍琼芳，在这里候补，也不去找他，便一直走到一家汇票号里，去对他说明，有一千二百两银子要汇到上海去的话。票号里答应了，说定当晚来挑银子。

曹来苏又到各处游玩了一回，回到寓里，便去把三只皮箱搬下，打开了锁，掏摸了半天，却是一包银子也不见，心里有些发毛。到得第一个箱子里，到有好几包在内，曹来苏还只道自己差了，便用手去拿出来。不料拿到手里，分量不重，及至打开来一看，那里是银子，都是些砖头瓦片。连开三个，都是如此，银子是一包没有。曹来苏吓得目瞪口呆，心里早已恍然大悟，是那天留他吃酒的时候，又因为菜多，连用人都喊过去吃，就是这个挡儿，他们便趁空过来偷了。但是一无凭据，况且离贵州又远，还不知道那一班人，到底是往那里去的？呆呆的思想，一言不发，跟班的在旁边，也看呆了。正在这个时候，那票号里挑银子的也来了。曹来苏没得法子，只得复他不汇了。曹来苏坐着呆想一回，盘缠里还有几个，这买东西的拿什么去办？想来想去，一筹莫展。他的跟班在旁边插嘴道：“老爷同这里伍大老爷相好，去拜拜他何妨？”曹来苏心上自己明白，从前湖南那起参案，本来是不要紧的，他是欺伍琼芳

的。当下曹来苏无可奈何，只得派人到号房里查查伍琼芳的住处，便换了一身衣服，穿了缺襟袍子、方马褂，坐了一乘使轿去拜伍琼芳。刚到了门口一看，只见两条封皮封着，不觉大吃一惊。忙去问左右的邻居，才知道是因为亏空查抄了，现在伍琼芳已坐在司监里。曹来苏沉吟了一回，没有法子。况且轿子歇在当街，也不雅观，只得叫周升跟着，索性去禀见首府，再去拜首县去。轿夫说是听说首县请了感冒假，已是半个月没出来。听说首府是封门考试，可不知道见不见？曹来苏听了，更是着急。当下一筹莫展，只得依旧坐了轿子回去。开发过轿钱，坐在房里默默的一言不发。周升也是看了发急，只因这一急，到急了一个法子出来。要知是何法子，且听下回分解。

第 六 回

裁寿衣借端通内线 论相法顺口托人情

却说曹来苏失落了银子，想不出一点法子，周升道：“老爷不必发急，小的倒有一个法子。老爷带的钱，也还赶得到湖北，到得湖北，就到纱布厂里去住。约摸将到的时候，老爷就在舱里把箱子上的锁扭了，吵起来，说是被偷。小火轮的帐房、茶房必是要来查问的，任他如何盘诘，老爷只管骂小的，等小的回答他。他们也还一定要搜查别的客人的行李。任他们闹的怎样，老爷可别软下来。”曹来苏道：“照你说，可不是讹诈众客商么？”周升道：“不是这样说，要这样一闹，人家才晓得老爷是失了银子，等到到了湖北，就有文章做了。那时见过制台，先说明路上被窃的话，制台一定要招呼县里会同保甲局去查人，无论查到查不到，那不就同存了案一样么？那时，老爷再发一个禀帖，或打一个电报给咱们抚台，说是路上被窃，自请记过。并问问这事还是去办，还是另外派人？好在老爷上头的声光很好，充其量不过不要老爷去办，难道还怕有别的余波不成？若是还要老爷办，一定就得再汇银子来，那不是一天星斗依旧是了无痕迹么？”曹来苏想了一想道：“不错，还是你有见识，就这样办。难得你如此护主，我将来得了缺，一定要大大的抬举你。”当时主意打定，也不去拜客，就搭上小火轮向汉口进发。

果然照着周升主意办理，倒也没露破绽；只难为了这些搭

客，一个个的行李衣箱都打开查检。这班人不晓得是假的，还帮着咒骂那偷银子的人呢。曹来苏听了，也觉得好笑。等到靠了码头，曹来苏先落了客店，然后去禀见制台、抚台、藩、臬、道、府、首县，就到织布局里去拜过总办，随即搬到局里去住。见制台的时候，已把被窃的话回过了。随即又发了一封电报给贵州抚台，说是自不小心，于小轮内被窃，已蒙制军飭缉，现寓布局。长江下游各局，应否仍往考察？资费已竭，难以前往，乞赐示只遵各等语。叫周升立刻送到电报局里去。周升领命，到得局里看他拍发了电报，交了电费，取了收条。刚要走回来的时候，早已打门外走进一个人来，极其面熟。当时四目相注了一回，周升呀的一声道：“这不是徐老二么？”那人也笑了一笑道：“可是周大叔？”周升道：“好，好，我们可真算是他乡遇故知了。你住在那里？”徐老二道：“我跟了一位余老爷，是新掣签的福建候补知县。回家来看看，就要走的。我家的太太，就是这里电报局老总的姑娘，所以我们老爷就住在这里。大叔是从那里来？”周升也把自己的履历说了一遍。原来周升是浙江衢州府人，离着福建甚近。徐老二叫徐升，是湖南衡阳县人，离着贵州也不远。两个主人都是候补，都是知县，虽然贵州苦些，他老爷的脖子粗。两个人一席话，早谈了个易主而事的办法，各人回去见各人的主人，说明白了。余老爷也无可无不可，曹来苏却因为小轮船上的事是一件短处，落在周升手里，巴不得他快去，也答应了。周升先同了徐升见过曹来苏，也叫徐升同了去见余老爷。

却说余老爷名念祖，是湖北武昌府人。他的祖上曾做过浙江的道台，念祖靠着余荫，谋干了一个海运的保举，以知县用。他因为在浙江年代久了，觉得较着别处便当。无奈，他有

一个叔子在这里候补，要回避，没奈何就指省福建。今年刚刚二十一岁，是上年娶的亲，到武昌来招赘的。新近是到京里引见出来，想同着太太一同去到省，被这位老总留他多住几天。好在限期尚远，又是一水可通，所以就住了下来。现在是把徐升换了周升，还有一个家丁叫做江明，也是浙江人。当时，周升帮同料理行李，捆扎结实，择定四月十五日黄道吉日起身。这天是招商局的船开，余老爷先到各处辞了行，就到船上来看看着上东西。不多一刻，太太也来了，接着又是太太娘家的一班人来送行，男男女女混了许久功夫，听得放气，才纷纷上岸回去。余念祖同着太太住的是大菜间，不到三天，已到了上海。早有接客的塞了一张春申福客栈的栈票，余念祖收了，那春申福的伙计便来搬东西，又有江明、周升看着发了去。余念祖自同太太坐了马车到栈房里去了。余念祖在上海来去多次，相好是极多的。只因为同了太太，所以一处没去，只不过看看戏，吃吃番菜而已。耽阁了三天，就搭了招商局的船，到福州去。到了福州，先落客栈，慢慢的寻公馆。一面就去参衙拜客，忙碌了几天，都是照例的事，无庸叙述。

福建虽是东南一个大行省，但比起浙江来，究竟差得多，候补人员也着实的不少，牛鬼蛇神各有神通。余念祖未到的时候，满心高兴，颇有跃跃欲试的意思。到过之后，大概情形看了一看，亦觉得望洋兴叹了。但他家里还是有个家，尚不十分在意，以为是资格深了，再没有不得法的道理。周升是从小来过的，一切情形大异从前。又遇到一个亲戚，姓梁，是从前跟了一位藩台来的，后来就住在福建，开了一爿大裁缝店，本钱又大，手艺又好，各衙门的生意，自然都是他包了去，店里的伙计用到五六十个。既是周升的亲戚，余念祖家的生意，自然

也是他了。光阴如箭，已是三个年头，余念祖手头渐渐的紧起来了。从来说的好，越有越有，越没有越没有。余念祖手头一紧，就遇事吝嗒起来。这里制台是非京信从不见面的，藩台也是一个样子，遇到牌期，先打发号房间明白，有公事没有？没有公事，一概挡驾。余念祖是个候补的人，从那里去找公事去？所以这些人，除掉到省见过一面，以后竟是人间天上了。臬台外面似乎有点风骨，其实糊涂得很。人家要见总要午后一点钟去，碰高兴也许见见。就有一班不识进退的去求差使，臬台也觉得烦了，也就学了抚、藩，以闭门羹相待了。首道是个具员，作不了一点主，见他也无用。首府是个好好先生，但是过于引嫌，非但不肯替人家说句好话，并且遇到上头问起某人来，必定先说上一套极不堪的话，以示他大公无私的意思。几处这样一挤，可就拼成功一个贿赂公行的世界了。

周升看见老爷一天紧一天，也觉得发急，闲暇无事，便来找梁裁缝谈心。说起他老爷的情形，颇有告假另觅高枝的意思。梁裁缝微微的笑道：“天下事除了死法有活法。像咱们摸不到个官做，也叫没法，你们老爷既是个官，家里也还有几文，净在这里瞎混，这可不是个呆子？”周升道：“你说的好，终年上门不见土地，怎样好呢？”梁裁缝道：“你们老爷一年要用多少钱？”周升道：“听说要六百多两银子一年。”梁裁缝道：“三年就是二千，再三年就是四千哩。”周升道：“你好，净照顾好话。”梁裁缝道：“我不说假话，三年后你才服我哩。如今这样，算你老爷拼出三年的浇用，我可以给他去走条路。虽然不能说是一本万利，这两三倍的利钱是有的。”周升道：“你的法子我晓得，不过是给你添些成本，好大大的开个裁缝铺哩。”梁裁缝道：“我说正经话。我时常到制台衙门里去做生活，藩、臬衙门也时常

去的，里面老太太、太太、姨太太、小姐、少奶奶，没有一个不熟。我抵牾着去多请几个安，再没有不成的事。要是你老爷相信，就请他先出一张银票，我看老弟的面上，替他去办一办。成了，自然是顶好的了；不成，钱还是你老爷的，况且万没有不成的理。”周升道：“是了，是了，你既是有把握的，我就去对我老爷说说，但是，你这里头可还想点好处么？”梁裁缝道：“也不想什么好处，我是要荐个人，当当稿案，就是这一点贪图。”周升道：“那容易，我就去。早则明天，迟则后天来给你回信，我也不坐了。”说毕站起来，一径回到公馆里。

正值余念祖吃晚饭，周升便先去烟铺上开了灯，烧起几个大烟泡，等着余念祖吃过饭过来吸烟。周升一面上烟看火，一面就说起这件事来。余念祖沉吟了一回，方才慢慢的说道：“我看怕不妥当，怕是撞骗罢？”周升道：“小的这个亲戚，是最靠得住的，同小的相处了几十年，从不曾说过一句瞎话，老爷请只管放心。”余念祖又盘算了老大一回，方才打了主意道：“这样罢，你明天去问问他，他可曾替人家办过么？是什么人？”周升答应了：“是。”次日一早，周升便赶到梁裁缝家里，把昨天晚上的话告诉了梁裁缝。梁裁缝心上狠不高兴，慢腾腾的道：“这又是你老爷格外多心了，我没有办过，我敢说这句话么？况且是二千银子的事情。就算俺做裁缝的不放在眼里，你老爷是看着白花花的一大堆凭空丢掉了，我也怪舍不得。只是他要问人，人多着哩，那可不能对他说。譬如你老爷办了这件事，也是要隐密点，难道我就能立刻去告诉第二个人？那亦就是一样不能对人家说的。况且，这件事要是传扬开去，也不是顽的，你老爷算有身家，难道做裁缝的就没有性命？老实对你老弟说，这事因为你老弟面上，要是照你老爷的这样主儿，不是夸

口，我还实在是高兴哩！不过说是事成了，你好我好大家好，老弟亦可以润色点，就是我说荐的那个当稿案的主儿，自然也是沾光了。老弟你斟酌着罢，要办就办，不办就算了。也没有大不了的事，倒教老弟跑了冤路了。”周升听了开口不得，勉强道：“我们这位老爷，是最拘泥不过的，才有这句话。一则怕声名不好，二则还怕我说的不真。要不是他这样拘滞，又怎样会好几年不见红点呢？”梁裁缝道：“这事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有什么风声？至于名气的话，尤其不相干了。老弟，你看如今的时势，就是孔圣人活过来，一板三眼的去做，也不过是个书呆子罢了。听说你们老爷并不是科甲，为什么也会中这个书毒呢？”周升听一句，应一句，也不再回答他，辞了起身，一直赶回公馆里来。从头至尾，一字不漏，统通告诉了余念祖。余念祖想了一想，也没的话说，便连忙出去张罗借钱。

虽然余念祖有点家资，这几年也狠丢掉几个。况且问人家借钱，论这候补场中，大半是十扣柴扉九不开。因余念祖平日用度阔绰，人家也还相信得过。然而，终究是借二百止有一百，借一百止得五十，除了几个光景难的，不认识的，不能开口，忙了两天，才止得一千一百多两银子，已是满官厅谣言蜂起，说余念祖借了一大注钱，不知做什么用？余念祖看看，还差个八百多两银子没有法子想，要变卖东西，却又缓不济急。又是周升，看见老爷急的走投无路，才想出问梁裁缝借的话来。余念祖没法，只得叫他去碰碰，居然一说就成功。余念祖大喜，赶紧写了一张欠票，号了押，打发周升送了去，给梁裁缝，并再三的切托。梁裁缝满口应承，一面把借票收了进去，又湾了湾指头道：“今天初八，明天初九，后天初十是黄道吉日，制台要替他老太太做寿衣，我就趁这个挡儿去混混看。那天晚上，

你来听信罢。”周升答应了，又千恩万谢的，方才走回来覆命。打这日起，余念祖便同热锅上蚂蚁一样，茶饭无心，只落得满地上走来走去，一回搔头，一回摸耳。时而作一得意想，便仿佛坐在四人大轿里，鸣锣开道的去接印一般；时而作一失意想，就像这二千两头投在大海里，一点声息没有，此后的日子格外窘急，即日便要下海的一般。正是千头万绪涌上心来，做书的也实在形容他不出。如今且按下不表。

再说梁裁缝到了初十一早，便收拾了剪刀、尺子、粉线、布袋等项，一径往制台衙门里来。先到了跑上房的爷们房里落坐，停了一刻，才由跑上房的爷们同了进去，在外间门口站着，等到太太出来坐下，跟着就是两个丫头，捧了一大卷衣料出来，放在桌上。太太就吩咐，说是剪一件月白湖绉的紧身棉袄，下余就都是老太太的寿衣。梁裁缝连忙依着尺寸，剪了太太的衣裳，又剪老太太的寿衣，一面嘴里还说了许多“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的话。裁完了，就用包袱一件一件的包了起来。一头包，一头对着太太说道：“这件寿衣总还得放个三十年光景。裁缝做惯了生活，一动剪刀，就晓得的老太太寿元高得狠呢。”太太听了，晓得老爷一时不得丁忧，可以一直做这个制台，自然欢喜得狠。等他收拾完了，跑上房的家人早递给他一个包儿，是赏他裁寿衣的喜钱。梁裁缝接了，赶紧过去请安叩谢过，便站在一旁笑嘻嘻说道：“裁缝有点事求求太太，裁缝晓得太太是仙佛的心肠，才敢开口。”太太道：“什么事？”梁裁缝道：“裁缝有个亲戚，跟了一位余老爷。说起这个余老爷，苦得狠，当光卖尽，一天只吃一顿稀饭，还是连米粒都没有的。再要半年，一家门直截都要饿死了。知道太太的心是最慈不过的。”说到这里，便连忙又请了一个安道：“所以，裁缝打算替

他求求太太，在夫人面前提拔一两句，赏他一个差使。就譬如养鸡养狗一样，他一家里大大小小，就享受不尽了。论理裁缝不敢说，不过看他实在可怜极了。”说着，又请了两个安。太太被他恭维的心花大开，不觉的脱口而出道：“叫什么名字？”裁缝就在手里拿出一张红纸条子放在桌上，太太看了一眼，乃是“候补知县余念祖”七个字。太太道：“这些事是大人作主，我向来的不问的。”裁缝道：“裁缝晓得，只当太太是买个乌龟放生罢了。只要太太哼一声出来，是两世为人了。”太太把条子收了进去，梁裁缝也提了包，他就先打发徒弟送回家去，又同这个跑上房的喊喳了一回，却顺手塞了一张银条过去，托他有点风声赶紧通知他。随即辞了出来，到抚台衙门里去，在门房里坐了。

门房里这些大爷，都是熟识的，且时常叨光做件把衣裳不给钱。梁裁缝倒是算大不算小，便应酬了，因此到拉了交情。他来了，到是让茶、让烟很客气的。又有问他生意好的，他便借着这个挡儿，皱着眉头道：“快别说，说起来真难受。”其中单有一位仇大爷，含着一口鸦片烟笑道：“怎么会难受？”梁裁缝道：“我店虽小，也有七八十个伙计，全仗着是衙门公馆生意。现在，这些穷候补一年也不做一件衣裳，问起来，说是没有差使。问他们差使到哪里去了？说是被人兼得多了，到弄成一个人浮于事的世界了。你想，大家不做衣裳，单靠着大人衙门里这些生活，那里会养得活呢？今年的生意格外清闲，一半人上工，一半人吃闲饭。今天轮这一班，明天轮那一班，你说这不干了么？我看见最可怜的有一位余念祖老爷，到省已是三年，大人也没赏见过。他逢着衙期，没有一次不到，先还坐坐轿子，现在可是坐不起，提了画眉笼子了。”仇大爷道：“怎么

叫画眉笼子？”梁裁缝道：“自己提了一个包袱，包着靴子、外褂子、帽盒在街上走，这样办法，人家就起他名儿，叫做‘提画眉笼子’。你想，这个名儿刻薄不刻薄？他家里皮箱还有七八只，可都空了，箱子也插上草标卖了。真是吃的在肚里，穿的在身上，黑夜里开着大门睡也不碍事。像这天气，一天热似一天了，他还是穿着棉袍子。并不是他怕冷，实在没有了，都当完了。要再把这件去当，可不是光了脊梁么？他先前还住的大房子，现在是一点点的小屋，房东因为收不到房钱，不叫他住，他就朝他磕头，房东也没有法子。前月里不知道怎么着，关起大门，一家子抱头大哭，足足哭了个半时辰。却正是我走过他门口，只听得诧异，还当是他家死了人。推门进去一看，才晓得和了一大茶缸的鸦片烟，打算一家子吃下去，这一哭算是分手的意思。我看那光景，也不由一时心酸，打身边摸了两块钱给他。他还不要，后来说是日后还我，他才收了去，差不多又要朝我磕头。你说这光景惨不惨哩？你们想想罢，也是个候补老爷，真是不晓得作了什么孽，在这里凌迟碎剐呢。”仇大爷笑道：“老实对你说，什么都不论，我们大人京城里朋友最多，要是那个去找到他知己的朋友写封信来，就可以得个事。交情深些，得事好些；交情浅些，得事也差些。只要有了人情，今天到省，明天就可以委事。照你说这位老余，是一定没有人情的了。要是一直这样，只怕真要饿死哩。总怪皇上家不好，开了捐，哄动了这些人，吃甜头的不过一百里头一二十个，吃苦头的可真有七八十哩。”梁裁缝道：“我们说句笑话，像你大爷这没分儿，大人面前狠可以说得进话。你大爷就发发善心，给他弄点事。从来说得好，‘公门里好修行’。又道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大爷救他一命，就是救他一家，

他一家共总有七口，那不就是七七四十九级的浮屠么？你老不是巴儿子么？你老要有这样的功德，不但可以早早添丁，还要连生贵子呢！”仇大爷道：“大人面前，我不敢说话，你别瞎恭维。”梁裁缝道：“你老不肯罢哩。要肯的时候，像你大爷这样的势派，说是不成，可是你大爷欺骗我做裁缝的了。外面那个不说，仇大爷人好、心好，我也晓得你是呕着人玩。要是大爷也不能救他，那不是真正没人相信呢！况且，大爷是心慈不过的，大爷你这道眼下的纹是最好，相书上叫做阴鸷纹。人做了好事，就脸上现出这条纹来。一生缺少的事，自然也就可以如愿了。我虽不懂相法，我是听人家说起来的。大爷你不是找东辕门外那个一只眼的相面看过相么？有天，他在我隔壁替人家看相，劝人家要行好事，还说起你大爷的相，以后是一年好一年，这是他积德回天的凭据。我正闲着没有事，我还问他为什么还没有儿子？他说：‘别忙，他现在相上非但有儿子，还有三个呢！照他的阴鸷纹看起来，还主着两个大贵，他还要享儿子的福，做老太爷呢。’这可不是我说谎，大爷不相信，尽管去问他。不过到那个时候，大爷你不认小裁缝了。”仇大爷听他恭维的心痒难搔，不觉大乐，却勉强着道：“你这张穷嘴真会嚼，真会捣鬼，我有什么阴鸷？”梁裁缝道：“做的事是自己不晓得的。如今我又要说到本题上来了，就如这位余老爷，你大爷能够提拔提拔他，他一人有了命，一家子也都有了命。算起来，你大爷不过救他一条命，这无意中不救了七八条命么？不但救了他家七八条命，就是他亡过的先灵，也不至断绝了香烟，岂有不感激你大爷的？反过来一想，就不好了。他死了，他一家子也死了；他一家子死了，他祖先的香烟也断绝了，你说伤心不伤心。”仇大爷道：“你说的好，看你的面子，碰他

的运气，我替他混一下子。事成了顶好，事不成也与我无干。”梁裁缝道：“你大爷肯照应他，再没有不成功的。等成了，我告诉他，等他来多替大爷磕几十个响头罢。”仇大爷道：“我做是去做，你晓得的，我们是不能空口说白话。这回事为了你，以后做衣裳的时候，工钱却不好照旧的乱开。”说着，又哈哈的一笑，梁裁缝道：“是，是，是，你老放心。”正说的高兴，忽然听见外面喊道：“仇大爷，大人叫。”仇大爷便站起来，穿上大褂进去，梁裁缝也就出来回家去了。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回

靠虚火施司务扬威 为干儿宋媒婆出力

却说梁裁缝回到家里，已是不早，将近上灯的时候，周升已在那里候了许久了。梁裁缝一见就恭喜道：“你老爷的事，十成里有了八九成了，再等几天看罢。”果然不到十天，就委了一个粮台上的收支。这个差使，也算是个极好的差使。余念祖极为感激梁裁缝，梁裁缝也就把这二千两的一笔款子笑纳了。那年正是中外打仗的时候，捐输减了价。梁裁缝一想，这件事眼下是糊弄过去，但是，二千两头买一个差使，余念祖就是痴呆，也还不至于痴呆到这样。他来问过几次，我听说是这个差使，只算遮人耳目的事。不然，你也没有当过一项差使，怎么立刻就出去署事？要是一半年里余念祖得了缺，自然是不敢来追究银子的下落。倘若就这样下去，恐怕余念祖不肯干休，那时反为不美。我看做官也是件容易事。我本来还聚了几个钱，他又交给我一千多银子，那张借票就算是张废纸，尽现在的捐个把知县，已是绰绰有余。我不如替我儿子捐了一个知县，到远点省分里去。我想广东地方有钱，狠可以去得。不过想有差事，似乎也不容易，听说那里的候补官，直截有五六千多。要是像这位余念祖，几年不得事，岂不把老本都吃掉了么？踌躇了好几天，才决意的替儿子捐个府知事。捧了一大笔银子，托人去上兑。他儿子名叫有信，年纪二十四岁，读过三

年书，西瓜大的字也认得有一百。官场现今本不讲什么识字不识字。况且，梁有信又是个小老爷，更是不关紧要。等到领了照，把各路的帐目清了一清，又把这扇招牌卖了几百块钱，也没同周升提起，带了家小，一径到广东去了。

广东的地方是赌风盛行，摆赌摊子的，城中不下几千处。梁有信每日带了三块洋钱，到一个赌摊子上去，下一块钱，或是打么，或是打二，一天只认一门。要是一下着了，这天有了三块钱，也就够敷衍三天了。要是不着，再走一家，还是照前的样子打。前头打的要是四，还是打四，难得三下都得不着。就是不着，他还有从前打到余下来的，也可以匀着用。所以，家里的零用到不消说得，是尽够的了，还有多余。有天，梁有信正在一个摊子上看了一眼，想去打四。忽然，背后爬上来一个人来，拿了十块钱打四。梁有信看得四好，也把一块钱放在四上，那个人把眼斜着看了梁有信一眼。一回开出来，一看却是三。那人登时放下脸来，叽咕道：“人家打四，管他什么事？也要来舐屁股。如今，害得我也不着了，天下有这种浑小子。”梁有信也不理他，就走了出来。换了一个地方，还是他的老门道，依旧是打四。那人却已跟了过来，看了看注码，都是么二、三的，大约好有六七十块钱，四上就只一块洋钱。那人又摸出十块钱，押在三上，又问了一声：“四上这块钱是那一位的？”梁有信接口道：“是我的。”那人看见，就是方才同他在那个摊子上同押四的人，心上大不高兴，连忙回过头吐了一口唾沫。那时得开出来一看，果然是四。那人大怒说道：“明明是个三，被他这个混帐东西一块钱压了去的。这些钱你们都收回去，所输的通叫那个崽子赔。”摆摊子的两手按住，早已把钱捞了进来道：“那就不成话了，这宝久已摇定了，那里就会压

了去？”那人更怒，掳起袖子，恶狠狠对着梁有信抢过来，想要打他的神色，梁有信连忙躲开，又对摆摊子的道：“存在你处，我明天来取罢。”说罢，回头就走。那人要追着去打，早被旁人劝住，还祖宗八代的骂了一大顿，梁有信只当没有听见。那人看见梁有信走远了。还在那摊子边混吵。早有人过来劝说，把那人的十块钱依旧还了他，那人方才把气平了，又到别的摊子上打三去了。

原来，这个人姓施，叫子顺，向来剃头为业。剃头的手艺却不坏，在广东抚台衙门里吃一分工食。因为这位抚台有一个古怪脾气，他剃头是只许剃头的一手动，自洗头、剃发、光脸、剃胡子，不许剃头的用那手。多少剃头的都做不到，只有这个施子顺，单会这种手艺，还另有一种推拿的功夫，也是极好的，抚台身上要有点不舒服，非得他推拿几下子不成。他本是京里人，抚台外放知府，就带了他出来，一直升道台、臬台，转藩台，升抚台，都是他跟着，也算是旧人了。在衙门里日子久了，一切情形都熟悉，便在外边招摇撞骗，无恶不作，甚至于说是替人家求缺、求差。也有人上他的当，到后来都不敢发作，只索自认晦气。他生性是最欢喜赌，可是最怕输：输了便有许多赖皮法子。因此大家都怕他，这些摆摊子的，尤其见了他头痛，却又不肯得罪他，现在已求着抚台，赏了他一个五品功牌，居然也是水晶顶子，他便做了袍套，买了一副补子。他在广东的时候久了，已娶妻生子，一样在外间赁了房子，房子门口贴上“施公馆”的条子。家里也用着男的、女的好几个，都称他为老爷，他的女人就称太太，气派狠不小，仿佛是什么时候补道府的样子。有时候出来，也还坐轿子。抚台也有点晓得，教训过几回，他亦如同无事一样。他隔壁有一个媒婆

子，姓周，娘家姓宋。本来也常常走动衙门，到得这位抚台手里，更是走动的勤了。这个媒婆子非但会说会讲，有几分姿色，他还有个降神本事。抚台的太太时常有病，每逢发了病，一定要宋媒婆去请神，求了方子，服下去就好。因此格外待他好，竟是一天不能离开。四书上有句话是：“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这两个人就里勾外连的朋比为奸，闹的不成样子。广东官场上的人，奔走这个媒婆子门口的，十停里有八停。一天少说点，也有四五十乘轿子。有的见，有的不见，还有一种下流东西去拜干娘的。逢年逢节送的东西，堆积如山，都不必说。

这天施子顺打赌摊子上回来，踱到这边，施子顺说要开赌，宋媒婆就答应了，派了几个用人，分头去招呼人，不到两个时辰，早都已一个一个的来了，宋媒婆叫他儿子有福去陪客。宋媒婆年纪不到四十岁，早已嫁过五个男人。这个有福，还是宋媒婆第二个男人生的，因为家里没有人，宋媒婆就领了过来。现在，宋媒婆因为已经嫁了五嫁，自己发过誓永不再嫁人了。有福陪着客，里面一边收拾开赌的桌子，一切齐备，方把大家请到里面去。施子顺躺在炕上抽烟，不过略略抬抬身子。宋媒婆偏做出一种殷勤的样子，一个个都应酬到，方才请施子顺坐上去摇庄。摇了一庄，施子顺输了五百块钱，已经有点面红耳热起来，嘴里已狠有点不干净了。大家晓得，他最是怕输的，只得大家商通了，作为诈输。怎样叫诈输呢？等他要开宝盆的时候，大家就拼着命拣那注码顶少的一门喊。譬如，明明开了二，二上的注码多，便叫三，其余都是如此。一连二十下，施子顺不但不输，反赢了千把块钱。偏偏有一个不知轻重的候补知县马廉，他因为自己要顾本，却都是冷门上下等

码。到得四更多天，方才歇手，也有输一二百的，也有输二三百的，只有马廉，非但不输，倒赢了六百多块。施子顺心上狠怪着他，当时，也不好怎样。眉头一皱，想了一个法子出来，一定要叫马廉去摇庄。马廉先前不肯，后来，看见施子顺声色俱厉，只得恪遵台命。那晓得，那班人还是这个宗旨，只要施子顺押在那里，便替他喊那里。不到四摊，马廉已下去了二百多块，马廉急了。这一会施子顺押了一个四，却开出一个二来，大家都赶着喊四。马廉忍不住了，只得指着宝盆说：“明明是个二，如何是四呢？”有一位穿缺襟马褂的，对马廉挤眼道：“两个三，两个五，如何不是四？”马廉道：“一夜不睡，老哥眼花了，这是两个二，两个五，明明是个二罢哩。”当时大家无话，马廉就把赢的收了进来。接着，施子顺又押了一下么，开出来，却是四，大家还是齐声说么，马廉道：“一个五，一个四，一个六，一个么，如何会是么？”就有人拿脚去踢马廉，是叫他不要顶真的意思。马廉看了宝盆，用手指头一个一个屈着数给他看。施子顺心上大不耐烦，不由的翻了脸。抢过宝盆，往地下一丢，摔的粉碎，嘴里还骂道：“滚他妈的蛋，难道我施大爷还讹人么？真是不开眼的东西。”大家见施子顺发怒，格外要讨施子顺的好，都硬派马廉的不是。宝盆已经摔了，马廉更觉不能分辨，真是有冤没处诉，要改口也来不及了。不由的天良发现，一股恶气也按捺不住，站起来就走。施子顺看见他并不赔话，又不把钱赔出来，格外气得不得了，不由的拍桌子大骂。大家又帮着批评他的不是，并说他是穷花了眼了。还有想替他周旋的，说是他向来不能吃酒，今天吃了几杯酒，所以失其常度；也有说他向来有个痰迷心窍的毛病；有的说大人不记小人之过。纷纷攘攘老大一回，施子顺的

气才有点平下去。就有人说：“明天叫他来磕头罢。”施子顺道：“不稀罕他这样的狗头！”那人道：“那也不是稀罕，是一定的规矩。难道他得罪了你老，你老就这样罢了不成？”施子顺道：“叫他等着罢，有他的舒服日子呢！”夏天夜短，早已天明。这班人的轿夫都来伺候着上衙门，这才纷纷各散。

施子顺回了家，就睡在烟铺上抽烟，暗想：我在广东也算有名的人了，这个崽子竟不放我在眼里，要不给他点红白看看，人家以后真要瞧我不起了。眼珠子几转，早已想定了主意，便喊了一声“来”。早有四五个管家进来站着，施子顺道：“那个猴儿崽子明天要是来，不许他进来。”那四五个管家，早就如雷的答应一声：“是。”施子顺又问道：“今天是初几？”一个管家说：“是初五。”施子顺道：“今天衙门里有事，我要进衙门去，叫厨房里备点吃的，早早开饭。那天李家送的熊掌，问问炖好没有？”管家答应了去，不一刻回来禀复道：“厨子说，还不能吃，总得后天才可吃呢。”施子顺道：“这个狗养的，这样懒。去对他说，明天晚上不整好了端上来，我是送他南海县里去。”管家答应着就去传谕。这时候，太阳出了，施子顺反迷迷糊糊睡着在烟盘子上。约摸晌午的时候，只听得门口有人打门，管家赶紧去开门，问什么事？才知道是抚台衙门口听差的，因为抚台要剃头，喊不到他，发了气，所以特地来请他的。管家忙进去推醒了施子顺，告诉明白。施子顺也慌了，连忙擦了一把脸，披上一件马褂，跟了来的人一同进衙门去了。

却说头天晚上开赌，大家到齐后，宋媒婆也就过去安置了，所以这一夜的故事都不曾知道。到了次日，有福便一一的说了一遍。那晓得，这个马廉是宋媒婆的心爱干儿子。听见受了施子顺的气，还听说要毁他，心上颇有点不自在，就问有福

道：“他的点子，你到底看见没有？”有福道：“看见的，马二哥实在不错。一个五、一个四、一个六、一个么，如何会是么呢？”宋媒婆道：“虽是赌钱，都有规矩的。这又不是拿势力压服人的事，这是不作兴的。也罢，我去劝劝他罢，叫你二哥明天赔个礼就算完了。”有福答应着，宋媒婆等到早饭过后，便去见施二奶奶，托他劝劝子顺。又说自己同了小马来磕头就是了。那晓得施二奶奶更是不知高低。不听犹可，一听宋媒婆替他说情，格外的如火上添油，索性指天画地大骂起来，并且还夹了几句混话。宋媒婆可是能受气的人呢？早已满腹烟生，冷笑了两声，走回来。又对有福道：“等到施大叔回来，你请他过来，我对他说。”一直到了上灯的时候，施子顺才回家来，满脸上不高兴，大约是狠碰了大人一个钉子。一到家，他的女人便把马廉有宋媒婆的包皮，所以欺负你这一番话说了一遍。施子顺一腔怒气，本来无可发泄，却好借着这个机会痛骂了一顿。接着又有有福来请他，施子顺道：“我不得空，我要同人做对，就做定了。我也不顾那个人的腰杆粗不粗，要有本事，各人做各人的去。”有福听见话不投机，只得回来告诉了宋媒婆。宋媒婆大怒道：“好，好，这小子竟是发了昏了！既是如此，你就去对马二哥说，不许过去陪礼，有天大的事有我哩！就是有人杀了他的头，我赔给他！”一面说着，一面气烘烘的叫打轿子上院。

列位要晓得，施子顺一月不过见抚台五六面。这位抚台剃头，是按着初五、十四、二十三三个日子，所谓月忌的日子剃头。至于推拿，往往是抚台不舒服的时候，又不敢开口多说话。施子顺不过是瞎吹，其实并没有一点权力。宋媒婆是时常进去，不见大人，就见太太、姨太太，说两句话比什么都灵。

这回到了院门口，下了轿，扭了进去。门口人晓得他来惯的，非但不阻挡，反到同他谦和的狠。当时，宋媒婆到了上房替太太们请了安，说了些闲话，大运转的说到，“候补知县马廉马大老爷极有材具，新近不知道怎样不见机，得罪了施司务。施司务说是要求大人不答应他，可怜他吓的像个小鬼的一样，昨天找我去替他求神。我劝他说是大人这样的精明，如何能听施司务的话？再也说不信，他这到是一件新鲜笑话，说给太太解解闷。”太太道：“那个施司务？”宋媒婆道：“就是剃头的施子顺。”太太笑道：“剃头的那有这样能为？况且他如何会得罪施剃头的呢？”宋媒婆冷笑了一声，也不作声。太太诧异起来，一定要问。宋媒婆道：“太太一定要问，我也不敢不说，可不是我进来说人家不好。施司务在外面是无般不做，哄吓诈骗，件件都会。新近不知朦了什么人，说给他求个缺，讲定了一大笔钱。马老爷晓得了，劝那个人不要做，说咱们大人一清如水，那里会有这样的事？那个人果然相信，回复了施司务，施司务问起，所以就恨极了马老爷。在外边各处发了话，说非求大人参他不可。就是这个缘故，太太可千万别对大人说，只当是我媒婆子来搬弄是非。”太太听了大为不悦道：“这还了得！大人不过因为他手艺好，所以诸事优容点，那晓得，惯到他这个地步。现在是只要有个会一只手剃头的，早已开发了他，只是没有这人，所以他才跳上架子哩。”宋媒婆道：“一只手剃头的人，别省却少，广东并不稀奇，多的狠呢。”太太道：“大人问过几次，都说没有，怎你说多得狠呢？”宋媒婆道：“那是施司务的鬼。太太不相信，我明天同两个进来，大人高兴，就试试他手段如何？”太太道：“好，好，就这样。你明天也不必自己来，打发人送来就是了。”宋媒婆道：“我不来不成，我不来，他也不

得进来。”太太道：“也好，你进来谈谈罢。”宋媒婆又夹七夹八的说了一会，方才走了。到了次日，果然同了一个人进来，身材极其灵便。太太早已对大人说过了，宋媒婆一向是直出直进的，便也无人阻挡。大人却并不是剃头的日期，因为太太说了，就叫他进来试试手段，果然剃得好；就是推拿工夫，也胜似施司务。当时就招呼留下，开他一份工食，却并不曾开发姓施的。姓施的晓得了，便知道站不住，央同伙里替他告假，也是试探试探的意思，那知大人也准了假。施子顺便收拾了行李，戴了帽子，上来磕头谢饭。大人又赏了四十两银子，给他做盘缠。大人也是怕他回到京里去说些不相干的话，因此还千分优待他。施子顺嘴里虽感激，心上却是恨极了宋媒婆了。诸事已毕，便即搭船回京去了。按下慢表。

且说马廉知道宋媒婆替他争了这口气，心中大乐。从此以后益发亲近，问安、视膳，虽说是干儿子，就是亲儿子能够如此，也就可以算做孝子了。宋媒婆又替他谋了一次署事，是潮州府属的大埔县。但马太爷并不认识什么字，幸亏身边有一个老家人，文理却尚通顺，写个把片子，封把信，都是这个人经手，叫做江明。马太爷署了事，江明以为，这钱漕稿案一定是他的了。那知马太爷却又是一样心，以为若是给他这个职事，便不能时常在身边指使，所以只派了个伺候签押房。江明心中狠有点气，马太爷还是一会叫他写这个，一会写那个，江明没好气，便故意的延捱。马太爷先还好说，后来便有要反脸的样子，江明越发仇结的深了。但是日行公事，都是刑钱老夫子作了主，轮不到江明说话，江明告假又告不脱。后来，马太爷索性训斥起来，说：“你要不好好的办事，一定要打你板子，办你的递解。”江明气得目瞪口呆，从此所办的事，也明欺马

廉不懂，更加不成东西了。广东地方上人，吃洋行里饭的人最多。有一日，马太爷坐了堂，有一起殴辱斯文的案子。原告是个在学的生员，因为教村馆，打了学生，这学生的爹是当过洋行细崽的，便来同先生吵闹，又刷了先生两个嘴巴。先生怒极了，便来告状。马太爷先问了原告，才带上被告，一看这个细崽的妆束，竟是一个洋人，不觉吃了一惊。就连忙退堂，招呼把被告请进来，分庭抗礼坐下，又赔了许多不是，才开中门送出去，反到把原告打了二十手心，还要移学注劣，总算求了下来。当时，看的人都不懂这个讲究，还当是被告与马太爷有交情呢！这位原告既被细崽殴辱，又被县官无故打了二十手心，心里十分不甘。便纠了一班同学，递了一张公呈到府里去上告。府里看了也觉得诧异。然而每年收受县里的陋规不少，又不能不偏袒县里，也含糊批驳了。这班人就大为鼓噪，一直告到省里去了。臬台准了状子，派人下来密查，马太爷也得了信，只得到省里去走了一趟。一则因为这案情离奇，想去设法消弭；一则因为到任后，还未接太太来署，顺便可以同了太太到衙门里来。当时计议好了，一径带了江明，还有几个跟班，到省里来。

他住的是东门里的公馆，刚刚到得门口，看见门口出出进进的人实在不少，心里奇怪，连忙就问是什么事？早有留在家里的一个老管家出来请安，随即回说：“是太太今早黎明得急症死了，现在正忙着收殓哩。”马廉大惊，三脚两步跨到里面，抚尸一恸，免不得买棺成殓，停丧在堂。就一面禀到，一面请了三天的假。假满已过，各宪都问起这案子，马太爷说是洋人做了被告，卑职为消弭起见，才把原告惩戒了几下。各位大宪一听见是洋人，心上早有点胆怯，只有臬台不相信，说是且等

委员回来再说。马廉回到寓里，心中不甚爽快，真是公私交迫。一个人睡在烟灯上呼呼的抽烟，忽然想起一件事来，便唤江明问道：“我看见人家帖子或是名片上，名字旁边另有一个小戳子，是个什么讲究？”江明道：“那是有了服制的意思。”马廉道：“人家男人死了，女人替他穿服；女人死了，男人是穿几年服？”江明道：“听说是一年服。”马廉道：“是呀，我的名片旁边，应得要加一个小字戳子，方是正理。”江明道：“是，明天就招呼去刻一个罢，不过三个钱的光景。”马廉道：“不要刻，我有现成的。”停了一会，马太爷的烟瘾过足了，便走到房里去，开了一个洋铁拜匣。查了一回，查出一个小戳子来，放在桌上，吩咐跟班的拿去印在名字旁边。原来马太爷向来吝啬到极处，不拘是什么东西，都留好了。这个戳子，还是从前丁外艰的时候用的一个“制”字。马太爷并不晓得什么讲究，也并不认得这个字，但是，他的图书及别样的东西，这顶上都刻好一个“上”字，他却死命把个“上”字记住了，所以也不曾倒用过什么东西。此次发给跟班，他还吩咐“这是上，这是下”六个大字。偏偏这位跟班同老爷一样，亦是一个字不识，接过去磨了墨，就一张一张用了上去。江明一旁看见，心里明白，本待要上去说明，只因挟个不派他好行当的仇隙，也就闭口不言，好在也不是给他用的。不多一会，马太爷的名片上、帖子上，都刻了一个“制”字放在一边。到得次日，马太爷上过衙门，免不得去拜一拜客。有的都是挡驾，有几位见的，看见他帖子上都刻了一个“制”字，不觉诧异道：“没有听见他丁忧呀？”后来同寅中大家谈起来，才晓得他家留的名片，都是如此。就有好事的去打听，他家死了什么人？才知道是太太死了。因此，大家到都传做笑话。更有一家什么报馆里，替他登了报，说是

“妻丧称制，是从马老爷为始”的话。马老爷却并不知道，还是各处用他的“制”字名片。到后来，马太爷的相好知会了马太爷，方才收了回去，另外刻了一个“期”字图书。又因为自己发出去的，也就不能骂跟班昏蛋了。

马太爷在省里住了几天，查办的委员回来了，才晓得洋行里歇出来的细崽。被臬台大大申斥了一顿，又上院请撤他的任。马太爷听见信息不好，又是刚要收漕的时候，只得连夜回大埔去了。暗地里，又切实的托了宋媒婆，宋媒婆替他极力周旋，才定了漕竣交卸的办法，马太爷更是感激。但是自从打省里回来，晓得是不能久任的，便百事不问。任是什么呈子，总批一个不准，除了命盗案件没有法想，还是仍旧要去验看。只等收过了漕，腰包里满了，好交卸回省，另谋别事。这日坐在烟铺上，忽然刑名师爷走了过来，马廉赶忙起来让坐。刑名师爷便提起，接到省城里密信，说是制台被参。因为说是有个媒婆子出入衙署，贿买差缺，已是放了钦差的话。并且，折子上牵连的人不少。马廉一听，大惊道：“真的么？”刑名师爷便从靴页子里抽出信来，送给东家看。无奈，东家并不认识，只得胡乱假装着看。刑名师爷从旁一看，那一张信却是颠倒拿着，肚里好笑，也不好说什么。马廉此时心里狠不是味，当着老夫子，又不便叫江明来念讲给他听，只翻了一翻，算是看完了，依旧送还刑名师爷，收入靴页里去。师爷看见东家无精打采，便也起身去了。马廉辗转一想：“这事狠不好，怕的是自己功名保不住。”只得喊了江明来，要专人到省里去打听。江明道：“这事要是真钦差出京，总要几个月，那是老爷已是交卸了。忙也不忙在这几日，且到那时候再说罢。”马廉听见有理，只得暂时搁起，无奈心里总是放他不下。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 八 回

虞子厚探亲东昌府 郭丕基倒楣镇江城

却说施子顺自从歇业回到京里，依旧开了一个剃头店，又慢慢的巴结上了几位阔京官。人家晓得他是打广东回来的，也有人要打听点广东事情。施子顺便捕风捉影的说了多少。末后说到宋媒婆，怎样的得宠，怎样的有权，候补实缺老爷们如某人某人，无一不走他的门路，口若悬河的说了一遍。刚刚有一位都老爷听见了，便依着他的话开了一张名单，过了几天，上了一个折子。折子发到军机里，就派了一位侍郎，到广西去查办事件。

说是广西，却就是广东的事，因为怕漏泄了，所以说是广西。等到到了广东，便给他一个迅雷不及掩耳的办法，原是郑重机密的缘故。但自来说的好，“朝内无人莫做官”，拿着一位广东抚台，怕没有几个耳目在军机里？这里钦差还不曾请训，广东已是知道了。并且所参的事件，都得了详细。抚台想不出法子，然而，他那爱护宋媒婆的意思，还是照旧。把他喊进衙门告知他所以，又叫他搬到别处去住，等钦差来了，好同他硬赖。那晓得，宋媒婆却又是一番主意。只装作一个无可如何的样子，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说：他家穷的狠，搬到别处去，亦是没有生意。只有抵牾，这条命交给他们罢。他这一回做作，倒把大人并太太弄得没有法子。后来，还是宋媒婆说：“我还

有个儿子，心上本想给他捐个小功名，到广西去，自己亦就跟着他去混。无奈总是弄不到钱，只求大人看着，赏他一个什么东西。或是功牌，或是奖札，能够混饭吃的东西，那是就好了。以后死在九泉之下，也忘不了大人、太太的好处。来世变牛变马，来报效大人、太太。”大人这时候，心里也有点明白。但还拿不定宋媒婆是求告他，还是挟制他？好在这个时候是捐局林立，且又减折上兑，便宜得狠，便问了他儿子的名字。大人说“有福”两个字太蠢，改了个“攸福”罢。又问：“他姓什么，还是就写宋攸福？”宋媒婆道：“随意改个姓罢。他的爹本姓卫，就是卫攸福罢。”大人就招呼出去，填了一张县丞的实收来。又给了三百银子，又替他写了两封信。一封是给广西藩台邹士贤，一封是给边防大臣舒春元的。当日，宋媒婆谢了又谢，回到家里收拾东西，暗暗的同着儿子到广西去了。这边的事情，无非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八个字的枕中秘诀。含糊过去，也就不必再提。

却说卫攸福到了广西，赁屋住下。衙参已过，还不敢张扬，打听广东这边无事，才托大了胆，去投了藩台的信。那知这位邹大人已经告了病，专等批折回来交卸。这封信虽是投进，竟如石沉大海，连点声息都没有。卫攸福过了半年光景，渐渐的觉得用度大了些，只得求人去办分府的事。卫攸福虽然到省日浅，幸亏有的是钱，钱却狠能说话。果然成功，就分到太平府去。太平府离龙州最近，便趁空一直来找舒大人，投了信。诸公要晓得，这位舒大人，本是一个营兵出身。从前，长毛造反的时候，也曾出力打仗。后来慢慢的升了起来，一直做到提督，做了广西的边防大臣。他是大鸦片烟瘾，一天总要四五两烟方得过瘾。这四五两烟，要是起的晚点，就是

镇日吸也还吸不了，这不是句瞎话么？不知道这位舒大人，嘴里吸的烟不过一两多一天，那屁股里吸的烟，总得要三四两一天。列位一听这话，要说在下说谎，那有人能屁股里吸烟的哩？还是把烟枪塞在粪门里不成？却不是这个讲究。因为舒大人从前打仗的时候，就有烟瘾。不吸足了，马也骑不上。要吸足了，这一天只够吃烟了，那里还有功夫打仗？就有一班同营里的老手，传了他一个法子，是把烟膏调厚了，搓成一个条子，或是一个饼子，塞在粪门边。不多一刻，烟膏顺着这一呼一吸的气，就进去了。有时或是用张荷叶，涂上烟膏，贴在那里，也是一样，荷叶上到是净光一点不留。这是吃烟的一个最上的妙法。诸公不信，不妨试试，便晓得在下不是谎话了。当日舒大人得了这个法子，大是高兴。后来屡屡打仗，却从不曾误事。这时做到边防大臣，一呼百诺，原可以不再用屁股帮忙。但是，他已变成一个两路烟瘾，嘴里无论吸多少，总是无用，非得屁股眼里吃够了不成。在这广西边境日久，幸而边防无事，那带的营头的名额，就十分中不满三分，余外的却是他上了腰了。姬妾众多，这边防大臣能有几个钱。无非是多吞几分名饷。由他而下，一层层剥削下去，非但假名字的自然领不到钱，就是真名字的，也就所领有限。那些勇丁几次鼓噪，舒大人没有法子，只得把营规格外放松。从此，这些兵丁就无恶不作，看看这奸淫掳掠，都是些本等的事了。舒大人弄到后来，也晓得尾大不掉。却又没法子想，只想换个地方，把这个担子给别人去挑。

现在正是胡弄局的时候，恰巧卫攸福赶来求见。上过手本，投过信，在外边等了有四五个小时，才得传见。舒大人还问了制台的好，又道是：“现在没有安插的地方，如果将来边防保

案上附个名字，倒还可以。”卫攸福只得请安谢了，又重复说道：“卑职此来并不在乎薪水，自己晓得年纪轻，是打算借此操练操练的。”舒大人道：“狠好，既这样说，我这里有一个文案，他正要进京去。你如能办，就委曲你罢。”卫攸福虽然肚里不见得十分通达，却得宋媒婆替他请先生教了多年。所以寻常的东西，也还看得下去，只是不晓得格式，动起笔来就不成功。但是要说不能，当下又恐怕把这个事错了，更没有事。这才打定主意，姑且答应下来再作打算。天下这样顾前不顾后的人，却也不少。当时重复起身谢过，舒大人便招呼他过天就搬进来罢。卫攸福下来，便去拜前手的文案。这位文案姓虞，名承泽，号子厚，是个湖南人。本是一位佐杂，在边防案里保过了知县。看见舒大人的举动，心上颇为担着忧虑，怕的是，一旦边防有事，这些骄兵惰卒，一个也不能得力，还怕这营规一坏，这些本营的兵就难免不倒戈相向。因此时常想告退，便托名要进京引见。舒大人只不放他，后来见他屡次纠缠，才答应了他，等请到人，就听凭他动身。

当日，听见有个卫攸福来接办，心里十分欢喜，便立刻请见。问答了一回，才觉得卫攸福文才有限，恐怕敷衍不下去。但是自己要走，也顾不得了。又约计，这个把月里没有事，便也放心。随即约定明日交代，交代过后连忙收拾行李，止耽阁了一天，即行动身。却没有走正路，绕了一路湾子走，为的是怕舒大人还要来追他意思。走了多日，方才到了广西省城，只因走得局促，忘记了原保大臣的咨文，心上十分焦躁起来。就有些朋友对他说是没甚要紧，只要在部办那里多化几两银子，就可以弥缝过去了。也是虞子厚一时托大，便也不以为意。耽阁了半个月，张罗了些钱，便取道进京。一路水陆舟车，不必细

说。不一日到了京，住在香炉营二条胡同，谢家的宅子里。托人介绍了一位部办，姓史叫伯方。虞子厚拜了他，又托他代办此事。史伯方摇了摇头道：“这事怕不成功，这是一定的规矩，没有原保大臣的咨文，就狠费力了。”虞子厚又对他切实拜恳，并说他情愿多化部费的话，史伯方道：“我们的交情，原不在钱上。但是，这件事须要经几道手，转几个湾，少了也怕不成功，大约总得这个数。”说着，便把指头伸了三个出来。虞子厚道：“三百银子有限的狠，就是如此。”史伯方道：“好说，你老哥真会说。要是三百银子，老实话，做兄弟的也不犯着伸这指头哩。”虞子厚这才晓得，他说三千。当时目瞪口呆，一言不发，满肚里打算：这次带来的盘缠费用一齐交给他，也不到三千银子，这事如何是好？只得下气低声，再四求告。不料，这位史伯方牙齿咬得紧，始终一文不让，虞子厚没法，只得订期再议，闷闷的回到寓里。刚下了车，跟班的便来说：“东昌府的专差来了。”虞子厚一面进去，一面问有什么事？跟班的道：“听说叔老太爷的病不好了。”说着专差也走进来，磕了头，起来就把信送上。虞子厚拆开一看，乃是他婢娘的笔迹，心里不禁一惊，脸上早已露出笑容来了。原来他的叔子名叫尧年，是东昌府的同知，这个缺做过十八年了。东昌府同知的缺，本算山东第一个，叔子手里颇可过活，只因没有儿女，从前本有要过继虞子厚的话。因为把话说反了，尧年大动其气，就也阁住。从此，叔侄之间格外生疏，便也不通闻问。后来，子厚因为要进京引见，弄不到钱，姑且发了一封信，说要想借一千银子，以备出山的话。究竟一本之谊，尧年倒也极看得开，便如数汇到京里。得了回信，才晓得他住处。尧年年纪高大，早得了一个头晕病，医治总不见好。五月端阳这一日，到

府里去贺节，回来一下轿，一个头眩，就跌到在台阶前。头面碰在石头上，已经皮破血出，不省人事。一时七手八脚扶了进去，才慢慢的还醒过来，还一连发了几个昏。他婶子晓得家里没人，要出了事更不得了。又觉着上次汇过千金到京，虞子厚就以前有点嫌隙，也可以解释的了。这才写了一封苦切的信，专人来请子厚。子厚看完信，晓得叔子那里并无弟妹，叔子一死，这分家私明明是自己的了，不禁乐的心花怒开。却因为当着来人，赶紧装出一付发急的样子，连忙把眉头皱起。无奈这两道眉毛忒杀作怪，勉强把他皱起，他又散开来，到弄得子厚没法。只得一面叫来人出去歇歇，一面招呼家人收拾行李，雇车包站出京，把这引见的事暂且搁起。

第三天一早便动身，取路往山东东昌府来。走了十天半，已是到了。专来的人，就先一步回去送信，子厚也就招呼车夫，一直拉到二府衙门口下了车。子厚的意思，以为他叔子是早已做过二七了。因此，急不择步往里飞跑，忽见大门口还是两个红灯笼，心里已有点奇异。又到二堂上，看见堂红依旧，格外诧异，还当是新任的陈设，心里却老有点发毛。刚转进二门，有几个家人站着伺候，子厚也不及问长问短，一径进去。到得厅上，忽然看见他叔子在那里同一个人闲谈。子厚这一吓非同小可，既已到此，没法想，只得上去磕头问好。那一位也就站起来走出去了。尧年道：“辛苦你，路上走了几天？”子厚道：“听得叔父病重，连夜赶来，幸得叔父病已全愈，真是吉人天相。”尧年道：“幸亏这位名医，吃了几贴药就好了。头上也只擦破了一块皮，今已结疤，并不碍事，并且头晕也不发了。”子厚道：“这位先生手段却是高强得狠。”尧年道：“真正想不到，还能与你见面。但是你这次来，你引见的事怎

么样了？”子厚道：“正打算验到，就得了这里的信，所以还未办。”尧年道：“你耽阁几天，还是赶紧去办。但是累了你，又耽误了你出山的日期，倒狠对不住你呢。这里风大，我们里面坐罢。”子厚只得跟了进去，见过婶子，寒暄了几句，就忙忙的收拾一间屋子给侄少爷住了。子厚心里是满肚不开胃，打算这分家私是稳稳的自己独霸，那晓得他又会好了出来。坐了一会，正打算出来，忽然听见小孩子啼哭的声音。子厚心里一跳，忙问道：“是那里的孩子？”尧年道：“是你婶子的主意，替我置了一个妾。倒好居然一索得男。现在还未满月哩。”子厚听见这句话，真如沸油浇心的一般，一言不发，把这照例恭喜的一句话也忘记了，坐在椅子上，身不由己的乱摇起来。尧年也不在意，还说道：“你一路辛苦，你到房里歇歇去罢。”子厚这才定了神，辞了出来。到得房里一头倒下，心里十分不快，不免短叹长吁了一回。随即盘算道：既是如此，我辛苦了这一回至少千金是要送我的。就譬如我出来张罗盘费罢了。”

转眼住了七八天，子厚说是要回京，尧年也并不挽留，备了一桌酒送了行，又封了五百两银子，还说了多少客气话。子厚虽不十分满意，嘴里也说不出什么，就打算仍旧按站回京去。继又转念道：“我要是遵陆到清江，到上海搭船到广西去，自己去弄这咨文，所化也还有限，总比这部办想我的少多了。这时候，就是卫攸福办不下来，也是一定请了人。难道还会一定拉住我不成？”主意打定，便定了清江浦的车，一直到了清江浦。换了船，过了江，到得镇江。住在船上，心上要想去游一游金山寺，却又因为就是一个人，没甚意兴，便在满街上乱撞。忽然看见江里的炮船、兵轮，还有那炮台上，都挂了旗子。五彩翻飞，映着日光，十分好看。子厚便拉着路上的人

问道：“今天是什么事？这般热闹。”那人道：“今天有个外国钦差过境，所以大家接他。大约不多一刻，就到了，你瞧热闹罢。”子厚听见，便也不肯回船，只在岸上踱来踱去的等。不多一刻，果然远远的望见黑烟一缕，从下游直颺上来。自远而近，看看就将近到了。再看各炮台、炮船上的，都是手忙脚乱的情形。等到船已到得面前，只听见轰轰的炮响，放了几个之后，忽然停住。正在诧异，又听得震天响的一声，仿佛有一样东西，随着这火药直冲到半天的样子。这时候，不但子厚吃惊，就是别处看的人都觉得奇怪。说时迟，那时快，那件东西早已向人丛里落了下来。大家死命的往外挤，发一声喊，冲倒的，碰翻的人实在不少。还有个卖晚米稀饭、下饺子的担子，早已挤倒地下，担上的碗是砸了个粉碎，锅里的稀饭、饺子是泼得满地。正吵嚷间，那件东西已下来了，不是别的，却是一只人手臂。大家挤着看，就有人晓得炮勇出了岔了。再看那炮台上，还在那里放炮，半天一个，好容易放完了炮，又奏西乐。那外国船上也还了炮，却放得甚是爽利。不多一刻，已经放完，然后启轮上驶，炮台上又吹了一回号，这才大家卷旗押队，纷纷下来。末后有两个人，用一扇板门抬了一个人跟着走。在板上睡的人，却是鲜血淋漓，不住啊唷、啊唷的喊。再后就是营官骑了马，嘴里还在那里吩咐人，是叫送到医院去的话。还有两个人拦住马头，跪下道：“这个穆勇，在营当差有年，一向勤慎。此次横遭惨祸，总求不要开他的名字。”只见那押队的点头道：“自然，自然，这不必说。要是不好，就叫他儿子顶了卯罢。”这两人说了个“谢”字，便起来往前赶散闲人，让这骑马的如飞去了。子厚看见，心里暗忖道：怪不得人家说中国的兵没用，这样看起来，真正没用。你看人家放的炮，多少利

落。这炮台放了几个炮，还闹出这个岔来，要是真正打仗，那不用说，就是那三十六着的上着了。”

一头想，一头走。正想回船，走到三义公门口，只见一位客人，正同栈房里的茶房吵嘴哩。子厚不免站住，只听见那客人道：“不拘怎样，中国人也得讲理，外国人也得讲理。我才到，本来是想住六吉园的，你请我到这里，你怎么说的？东西交给你，是一件东西不得少的。我交给你不是八件吗？怎么就会成了七件呢？”伙计道：“放屁的话，你交给我明明是七件，那里面有八件？你想要讹人，那可不行。你要张开眼睛认认招牌，我们是英商的招牌。你也要晓得点轻重，再要胡闹，我就去告诉洋东，办你个无故讹诈。送你到县里去，打你一千板子，枷号在门口示众。你当我办不到么？”客人道：“洋商的招牌便怎么样？洋东难道也同你一样的不讲理？”伙计道：“别人不少，单是你少，可有这个情理？再者，你这样混闹，是明明毁我们的招牌，替我们回复生意。我们洋东要是生意不好，你可就按着日子赔罢。还有一句老实话对你说，就算洋东真不讲理，你又怎么样？”客人见说他不过，心里也有点怯，他只得趁势收篷道：“我并不是说你们藏了，怕的是混在别人的行李里去，托你替我仔细找找。找到了自然顶好，找不到难道还要你赔不成？”伙计道：“没有这大工夫。像你这样客人，我不知道接过几十万哩。一个个都要我找东西，我当伙计的还要跑死了呢。”子厚在门外看了多时，忍不住进来解劝那客人道：“省一句罢。”那客人却也不敢再闹，只得认了晦气，借此收篷。

子厚便同他出来走走，问起他名姓，才晓得是扬州郭丕基。有事到江阴去的，还是生平第一次出门。两个人谈了一回，扬州人是最喜吃茶的，就约了子厚前去吃茶。素日晓得这里有一

个大茶楼，叫做京江第一楼，便一路到了这座茶楼。果然起得壮丽，上面一块横匾是“京江第一楼”五个字。两边是一付对联，上首是“大江东去”，下首是“淮海南来”八个字，写得笔势遒劲。子厚同丕基就打楼梯上拾级而登，拣了一付座头坐下。堂倌泡了两碗茶来，两人细谈心曲。郭丕基肚里狠有点饥饿，就招呼要两分点心。堂倌看了一眼，也不则声，径自去了。郭丕基还当他没有听见，又高声叫喊堂倌，那知仍是不理，提着一个空壶已下了楼去了。郭丕基在扬州教场里吃茶，那堂倌是和气不过的。见了这个情形，不禁大怒，拿筷子把盘子敲得丁丁的响，也没有人理他。停了一刻，堂倌又上来冲开水，郭丕基厉声道：“同你说话，怎么不理？难道你耳朵是聋的么？”堂倌道：“我耳朵倒不聋，你眼睛是瞎了。”郭丕基道：“我同你说话，你不理，倒反顶撞，是个什么道理。”堂倌道：“楼上楼下，客人如许之多，也有个先来后到的。点心好了，自然要端上来。要早也早不来，难道我留着不卖，留着自己吃么？吵也无用，总而言之，我们馆里不能为一个人升火。”郭丕基道：“放屁！”正要往下再说，堂倌也怒道：“客人放尊重些。”立刻把水壶往桌上一蹬，又道：“这是洋商的牌子，你要张开眼睛看看，不要说你，任凭什么人，都不敢在这里撒野，你还不配在这里发狂哩！你嫌不好，你简直滚出去罢，这里不稀罕你的钱。你要逞凶，楼下的巡捕现成，你试一试看！”郭丕基气的发抖，骂道：“混帐东西，敢这样混帐，我打你这个王八蛋。”正想站起来打堂倌，堂倌早已走到窗子门口，朝楼底下唿哨了一声。只见一个戴红缨大帽，手里提了一个棍子走上楼来，却是中国人。堂倌把手指着郭丕基，对他说道：“他在这里混闹。”巡捕便走上来，一把辫子拖着要走。子厚着急，忙上来解劝，陪着

笑脸央告巡捕。巡捕道：“这是向来规矩，没有情分的。”这个时候，吃茶的也不少了。有一个有胡子的人，上来对巡捕说了几句，这个人是认得巡捕的，巡捕方才答应了，招呼叫他们会帐滚罢。堂信便走过来道：“两碗茶九十二，点心两分，一百六十，共计二百五十八，又打破盘子一个，作钱六十，小帐六十，统共三百八十文。”郭丕基道：“这是个小酱油碟子，不过十个钱。况且，我并不曾吃点心。”堂信道：“我们家伙都有定价。点心已是做了，你不吃不干我事，难道留给狗吃么？”子厚晓得明是讹诈，又晓得郭丕基舍不得，心上又要紧离开这里，便连忙替会了帐，拉着郭丕基下楼。堂信还在那边笑骂，这边也只得佯为不理去了。

走到街上，子厚道：“万想不到，这堂信如此可恶。凭仗着洋人的势，就如此欺负人，实在可恨。”郭丕基道：“这种堂信，要在我们扬州，早已被人打死了。他这样的混帐，如何他这个馆子里还有许多生意？可也作怪。大约本地人是被他欺负惯的。我想，自洋人进来以后，我们中国的人吃的亏真正不小，总得要想个法子出口气才好。”子厚道：“这件事，照现在情形看起来，怕没有翻身的了。”郭丕基道：“其实，总是中国人不好。他的洋布有什么好，偏要买他的，难道我们中国自己织的布，穿在身上就有甚芒刺在背？他的洋货有什么好，难道我们中国的土货，用在身边就显出拙陋难看？即如洋油这件东西，他的气味是臭而不可解的，我是最不欢喜。无奈人家都要点他，说是加倍的亮，这真是个天意。要是大家不买他的东西，他自然也不来了。要这个样子一直不改，十年之后，你看样子罢！”一路谈着，还走不到半里路光景，看见前面围个圈子，闲人挤了不少。想进圈子去看看，那里还挤得上。忽然

间圈子散了，几个人没命的冲了出来，就有个巡捕似的，将一人辫子扭着，望前拖去。后面还跟了无数闲人。有几个像发恼的，有几个像着急的，有几个说说笑笑，像是不知轻重的，闹哄哄的一群过去。子厚、丕基立在那里，是晓得他们的利害，也不敢前去多事，随后人也清了。有一个画空圈抹鼻头的读书人，在那里低着头，踱得几步绝好的方步。直踱到子厚身旁，这人还不觉着。听他嘴里念着道：“清平世界，朗朗乾坤，难道竟没有王法的么？唉，放屁！放屁！”这人的“屁”声未绝，子厚实在忍不住，便道：“仁兄请了。”这人听见，连忙将眼镜除下，似揖非揖的向着子厚道：“雪斋兄几时来的？”原来这人号唤仁斋，听子厚叫他仁兄，声音又与他的朋友雪斋相似；况且一副近视眼，除下眼镜，更加弄不清楚，所以竟瞎缠了一回。子厚见他是斯文一派，也就含含糊糊的答应了几句。这人却兴高采烈的说道：“方在被巡捕拉去的一个人，也是好好人家的子弟。只因抽上几口鸦片烟，跑到洋街上来，到这烟间里面开了一只灯。后来还帐的时候，拿出一个小洋夹，却放着两角洋钱，拿来交与堂馆。堂馆说不出嫌他钱少，面上就装着不愿意的样子。再把角子细看，却是奉天省造的，就要拿去掉换。但这小洋夹里没有第三角洋钱，只得嘴里说道，奉天不是中国的省分么？你倒不要他起来。吵了一回，这堂馆就喊了巡捕，拖出来拉到巡捕房去了。巡捕果然强横，这鸦片烟有何好处？要去吃他则甚？弄到如此狼狈，不知他懊悔不懊悔？”子厚道：“堂馆的权力，洋街上竟大到如此。”这人道：“不是堂馆的硬，开烟间的人，说在洋人处做过细崽，会说几句洋泾浜说话，同巡捕头脑也有些认识，所以他们的堂馆，也靠了些些洋势，就耀武扬威的做起事来。”两人讲得起劲，那郭丕基饿得难受，将

子厚的衣裳拉上几拉。子厚觉着，就与这人告别。

一路行来，没找着个点心店，看见一个山芋担子，卖了二十钱山芋吃了。一头吃，一头说道：“我明天是要回家去了。”子厚道：“不是你要到江阴去吗？”郭丕基道：“不去了，不去了。我本是要到江阴找一个人，这才出家门口四十里地，就是这个样子。若再走远些，我还有命吗？况且，出门也要取个吉利，这种不吉利，还不如回去好。”子厚道：“那也不然，有正事总是要办的。我还要到广西去呢，这路不更远的吗？”郭丕基道：“我这人真糊涂，也没有问你到广西去做什么事？”子厚道：“我是一个知县，因为要到广西去请咨文引见，这才要去。”郭丕基惊骇道：“原来是一位大老爷，我还不晓得。我请教大老爷一声，怎样就可以做知县呢？”子厚道：“有好几种不等，并不一样。”郭丕基道：“请你老人家说给我听听。”子厚道：“有的是中了进士，放的知县，叫做即用知县。这一班从前是极好的，所以叫做即用，后来各省人多，也压下班去了。有的是中了举人，三科之后，挑选一个知县，这叫做大挑知县。有的是拔贡考二等的，叫做拔贡知县。有的是优贡考一等的，叫做优贡知县。有的是打仗有功，或是出洋，或是办河工保举的，这叫做劳绩知县。有的是银子捐的，叫做捐班知县，这些名目多着哩。”郭丕基道：“譬如捐的，要多少钱？”子厚道：“统通在内，也得四千银子。”郭丕基道：“狠上算。我看见我们江都县的老爷出来，坐着四人大轿，前拥后卫，打着锣，开着道，又是红伞，又是衙牌，他坐在轿子里自在得狠，很羡慕他。听说，他做一年，有好几万的银子呢。照你这样说，那不是几十倍的利钱么？”子厚笑道：“他是实缺，我那里能够？我们是候补，到了省，不知还要等多少年哩。”一路说

说笑笑，早到了栈房。子厚便辞了郭丕基，自己回到船上。家人已打听得，明天有招商局的轮船，子厚便招呼归着东西。到了明日，便搭船到上海，取路往广西去了。要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信鸾仙大府护飞蝗 全蚁命进官乘饿马

虞子厚别过了郭丕基，搭了轮船到上海，由上海搭船到了广西。那时候，舒军门那里的文案已是请定了人，便也无所牵扯。子厚等到了咨文，重复折回京城，办到省书，〔部〕办亦没得别的说了。引见下来，仍旧按着旧路到汉口，岔往四川去。这四川省，是西省的一个大都会，人烟辐辏，商贾骈集，十分热闹。子厚心里十分欢喜，忙忙找了寓处，安顿好了行李，就去找了长班。第二日一早起来，上院禀见，却看见官厅上悄悄地，没一个人。子厚一时也不晓得是什么缘故？等了一回，家人早已拿了手本回来说道：“履历收下，改日再见。”子厚只得出来，到藩、臬、道、府各衙门去，禀到禀安。也有见的，也有改日再见的。接着又是拜客。过了一日，依旧上院，还是不见。子厚初到，不知道这里的规矩，接二连三去了六七次，总不传见，子厚急了。这时候，也就有几个认识的同寅，子厚问了仔细，才晓得制台是轻易不肯见人。有公事及差缺的事，都是制台传了藩台去招呼，藩台也是不耽肩，不论大事小事，都要去请示办理。制台怎么说，他便怎么办。制台在签押房的里间里，又收拾了一间净室，陈设甚是精雅。当中供一位吕祖的像，又请了一位吕胡子值坛，凡有一应公私事件，以及命盗等情，均请吕胡子扶乩判断。因为乩文上的字不认

说笑笑，早到了栈房。子厚便辞了郭丕基，自己回到船上。家人已打听得，明天有招商局的轮船，子厚便招呼归着东西。到了明日，便搭船到上海，取路往广西去了。要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来的神虫被你们打死，他岂不生气。以后，若是越派越多，岂是扑打能完的事？因此不许各州县捕蝗。又恐怕各州县奉行不力，却暗地里派了几十个候补州县在外边私访。外州县得了这个信，大家已都是气馁。就有一位巫山县知县，是著名的强项令，上了一个稟帖，痛陈利弊，足有千余言。制台看了，不但不能感悟，反说他忍心害理，招呼藩台换人，把他撤任。这蝗虫的事，是一日生九十九子，而且生长极速，只要几天，便能为害。愈蔓愈多，真正弄得是飞蝗蔽天，赤地千里了。制台心里也有点懊悔，嘴里却不好说。这一天，斋戒沐浴了，到净室里去焚香点烛，叫吕胡子挡乩笔，自己伏在下边默祷了一回。吕胡子心里十分疑惑，向来制台请乩，都是同自己说明了再请。这会不言不语，不知他问的什么事？要是所问非所答，便不妙了。眼珠转了几转，想了一个主意道：不如给他一个囫圇罢了。当时乩笔就在沙盘里转了几转，划了字出来是“拿定主意，不听人言”八个字。制台起来看了大喜，极口感念道：“真灵，真灵。”就赶紧出来，招呼加上一张告示：凡有蝗虫的地方，都要香花供养，不许开罪。并谓：如有人杀一个蝗虫，照杀人之罪办理。告示出来，大家看了好笑，反正已是弄了野无青草了。

各县纷纷报灾，灾区却是极广。四川省虽是多义仓，亦是杯水车薪，无补于事。制台急了，只得在大堂上设了香案，每日三次的跪拜祈祷。不求别的，只求蝗虫早早的飞往邻境去罢。藩台接着上院，斟酌了多时，才定了主意，发款派员到湖南等处去办米。制台自己是打这天起，便是茹素忌荤，焚香叩拜。又许下印送《玉历钞传》一万本，却是总不见效。制台也就算人事已尽，没有法子了。只得去传了四十九个和尚，在大

得，吕胡子是自称几十代的子孙，从幼学会乩文，所以制台慕名去请了他来。譬如，外县的断结案子，禀了上来，任你情真罪当，赃证确凿，制台也是不相信，定要去到净室里来扶乩。乩上判了不冤枉，自然是没得说了。倘或乩上说是冤枉，任你怎样结实，都是要翻的。起初，外州县也不懂，就连老夫子也是不懂。末后，打听出这个讲究来，便有些州县把案子办好，先托人去找了吕胡子，说得妥当，便可如详办理。这吕胡子从此是掌了生杀之权，手头自然是逐渐充裕起来了。制台又极是好善，刻了许多《阴骘文》、《觉世真经》、《玉历钞传》等书，发给外州县去散，并不取资。有些老手，便格外的露出殷勤来，又上个稟帖，说是民心向善，续请颁发若干本。制台看了欢喜，自然是如数颁给。后来，各县纷纷效尤，工本实在多了，没法子，只可取个半价。随后日子一长，只可照本批发了。其实这些州县领了去，并不曾发，不过是要博制台的欢喜。那字纸炉里堆积了不少，还有人拾了去做鞋底。要照中国的旧话，不敬惜字纸，才是大大的罪过呢。

这四川省一冬无雪，春雨又少，蝗虫已自萌生不少。要是上司严飭地方官赶紧扑灭，雷厉风行，何尝不能防患未然。但是，制台终日讲的善事，终日看的善书，又见各州县纷纷请发善书，只说是人心向善，定能感召天和。饥馑的事是断断没有的，就并不把这个放在心上。到了蝗虫大势已经蔓延开了，各州县上了稟，说是怎样扑杀，怎样烧除，这些办理的情形，制台大人大大为不悦道：“这是什么话，几千兆生命都被他们弄死。”便连夜发个通飭，飭令各州县，去向刘猛将军庙去祈祷、许愿、唱戏、修庙这些事。这蝗是神虫，奉了神命而来，自然奉了神命而去。若是一味蛮打，不但害了多少生命，那刘猛将军派出

将来湖南的米一到，这样一抢，这笔款子司里赔不起，请大人示下。”制台只是坐在那里出神，不办罢，公事上似乎下不去；办罢，又恐怕冤枉了好百姓。正在不得主意，首县也来了，算是弹压已过。藩台又逼着制台，要传谕首县拿人。制台只得转告首县，又叫他三天之内一定要破案，却不许累及无辜。首县答应了下来，便唤了通班衙役，叫他们分头查访缉拿。藩台又求制台派兵，按户搜查抢的米。制台一定不肯，说是这样一办，那就民不聊生了。藩台见拗他不过，也就算了。回衙门之后，又传谕首县，务要缉获为首。如若疏脱，定行参处。首县也是这样一个人，并没有三头六臂，不过招呼差役，上紧办理。上头限了首县三天限，首县限了差役一天半限，这些差役，个个摩拳擦掌，择肥而噬。到得次日一早，果然捉了七个人来。首县过了一堂，七个人是极口呼冤，首县也不管，且上去搪塞一下子，就即刻上院禀知了制台。制台也把七个人捉进去，看了一眼，七个人仍旧是极口呼冤。制台心上惻然，连忙折回净室，叫吕胡子赶紧点香扶乩，问道：“冤枉不冤枉？”一回批出四个大字来，是“李代桃僵”。制台以手加额道：“真正神灵。几乎冤枉了七条人命。”随即命放了，叫首县另外捕拿正凶。首县莫明其故，急急打听，才晓得是吕胡子的缘故。就一面招呼捉人，一面叫人安排吕胡子。到得次日，又捉了六个人来，这些人都是同地保平时不大合式的。地保不过是捉他来顶缸，害他化几个钱的意思，也不曾想送他的命。一经到堂，不由分说的算是招了。首县又去禀制台，制台又请吕胡子扶乩，便不说冤枉了。制台大喜，立刻出令，斩首示众。可怜这六个人，做梦也不曾做到，竟不明不白的身首异处了。

马仰人翻的闹了五六天，才算平静。藩台仍旧要设局放

堂东边拜忏放焰口。又传了四十九个道士，在大堂西边念经上天表。制台自己，也是天天去拈香，制台衙门口终日里是金饶法鼓，吵个不了。藩台又来请示，要开仓放赈的话，制台也只得照办。城里城外，派了三四十个委员，设了二十四处赈局。先查户口，给过凭票。户口查完，开了局子，照票支米，大口一升，小口半升。局子虽有二十四处，却是拥挤不开。委员看这情形实在不妙，怕的是湖南办的米接不上气，那边的米要完了，便不好办。只得私下出了一个主意，把升子改小了些，便把这小的发米。不料有几个狡猾的试了出来，便在局子门口臭骂。委员听不过，出来吆喝，只是不服。就这个挡儿，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沸反盈天的大闹起来。委员没有法想，又看见势头不好，赶紧翻墙头逃走了。那些人便砖头、瓦片如雨点一般打了进来。这些司事人等，也就一哄而散。剩下的米还不少，大家就下手乱抢。也有脱了小褂子装的，也有脱了裤子装的，也有脱了套裤装的。不多一刻，所存的米一齐抢尽，大家也一哄而散。那晓这个风声甚快，这边闹事，这二十三处虽然没有改升子，听得这边闹了，便也不由分说，一齐闹了起来。委员都已跑个干净，都先后的赶到藩台衙门里禀见。偏偏藩台烟瘾不曾过足，不能即刻出来。等到藩台传见的时候，大街上已是风平浪静了。首县、城守营各带了衙役营兵，四下里乱跑，算是弹压的意思。

藩台见过委员，问了详细。这改小升子的委员，也晓得升子已是打掉，没有对证，早把这层收起，不过附和着说民之无良而已，藩台狠有点气，即刻上院回了制台。制台先前只说必是委员激变，无奈藩台说是“无论如何，这样风气断不可长，非得惩办为首的不可”。制台尚在沉吟，藩台道：“要就这样了法，

上院请示，制台道：“这是一帮饥民出来滋事，并不是真正强盗，大兵一到，自然就如汤沃雪了。不过，营里的习气我是晓得的，在我们是大事望他小，小事望他无。在他们是无事望他有，有事望他大。一则可以图个保举，二则还可以消纳点银子。所以我是刻刻防他，轻容易不派他们出去。不过，这回来请兵的电报十分紧急，不得不去做这一做。我已交代过了，去尽管去，可是只许带火药，不准带弹子。到了那里，放上两排空枪，自然他们就能散了。你们回来，我自然照样给好处的。你们只要息事，可千万不要去惹事。”两道听了这话，心里忐忑不定，只得回道：“这些亡命之徒，听说颇有点火器，此次带兵前去，若不带点防备，万一那边当真开了枪，这边便成了徒手抵御了。职道的意思，还是带了去好。只要能够不用，职道断不许他们用。要是一点不带，恐怕不大妥当，请大帅斟酌。”制台道：“这是武营里的话，你们是文官出身，应该晓得点事理。只要带子药，却是何故？要说的对打，是万没有的事。他们是乌合之众，如何敢同我们对打。要说是示威，放几排枪就可以示威了。我不是舍不得子弹，我是怕他们去兴风作浪罢咧。如何你们二位也是这样说法？总而言之，草菅人命，博自己的升官，兄弟是万万不能答应的。”两道急忙说道：“并不是想什么好处，只不过因为土匪势大，万一晓得我们官军没有子弹，一时负固起来，实难措手。到那时候，匪势就益发猖獗。所以能带点过去，是借此镇压镇压的意思。”制台道：“人非禽兽，总有点良心。他晓得官军是仁义待人，就应该格外感激，万万不会再有什么拒捕的事。不等大兵到来，已是解散的了，何必多此一举？若是镇压，有这许多兵去，自然是镇压得住，何必

赈，但是想不出好法子来，只得把候补人员一概传见。分了八天，叫他们各上条陈，或递说帖，或面禀。恰好第四天上，是虞子厚在内，当下见过归坐，藩台说起这放赈没有好法子的话。子厚道：“放赈不难，难在查户口，户口不清，放赈就难了。”藩台道：“诚然，诚然，老哥有何高见？”子厚道：“卑职的意思，要分三等。头等是光景中中的，用不着给赈，二等是靠手艺吃饭的，一天也还可以混几个，这班人都可以不给。第三等便是这些穷苦无告的了。至于有口饭吃的，他果能不来朦混，原是最好。万一也来朦混，总要查得清楚。”藩台道：“怎样查得清楚呢？”子厚道：“卑职听见说有口饭吃的人，他出的粪一定是光黄圆润。无饭吃的，或是吃草根树皮的人，出的粪一定是干燥枯黑。要查得清楚，只要到各人家毛厕去查一查，便知道了。那却是毫无隐匿的。”藩台正在那里吸水烟，被他这一说，不由得一笑，被烟呛了嗓子。咳嗽了一大回，方才平定。笑着说道：“狠好，狠好，这是你自己的主意，还是那个对你说的？”子厚道：“不瞒大人说，先君在日，是山东的河工上委员。那一年，山东决口，筹办工赈。大家没得法子，是先君上的这个条陈，山东抚台极其赏识。后来虽未曾照办，却狠佩服先君的才识，还在河工保案里保了一个通判。”藩台道：“好，好，人家是世德传家，老哥是屎德传家了。”又问了别人几句话，也有递条陈的，也有说两句不疼痒的话，便一齐送了出来。

不说藩台这边集思广益，且说制台那边终日里焚香叩祷。四十九天的道场将次完竣。忽然一日，接到川东的电报，说土匪起事的话，制台大惊失色。连忙派了两个候补道，带了四营人，星夜前往弹压。这两位道台，一位姓乌，名圭，号子白；一位姓王，名霸，号亦旦，都现当着营务处的差事。次日一早

就起身带着走。还有一件号褂子，一起都不辞而别了。两道听了发急，忙请了营官商议。营官不说他发的饷银一半下腰，只说这一路荒凉，买不到东西吃。两道没法，只得按着驿站去走。到了一县，县里晦气些罢哩。二十里也走一天，三十里也走一天，两道同营官的意思，巴不得土匪自己解散，只要去转一下子，就可以销差。面子又好看，又不吃惊，故所以一路只是延捱。无奈，消息略不见好，却又一天紧似一天，没有办法，只有窄着胆子往前走。

走了十几天，距闹事的地方不远，只有几十里了。暂且找了一个村镇上住下，先叫各营兵均要严备。一宿无话，到次日已牌时分，排着大队，迤逦望前进发。大队在前，两道的两乘绿呢大轿在后，都戴着红顶花翎的帽子，穿着大马褂，眼睛上架着墨晶方眼镜。走过一个大林子，旁边忽然听见响了一枪。两道还当是县里派人来接他的，连忙端正端正了帽子，用眼去瞧。接连又是两枪，忽然听见人声鼎沸起来。先前的队伍，已是去得远了。这边打伞的以及亲兵，当是土匪来了，也顾（愿）不得大人，拔起腿来就跑。轿夫看见头脑不对，也把轿子放下，飞跑去了。两道大惊，连忙把帽子探了下来，丢在轿子里，跨了出来，也往回头的路上跑。却跑不动，走了几步，早已倒了。幸而还有一个戈什没有走，连忙跟了上来，扶着他俩慢慢的走。走了三四里路，也并没有什么动静，这才放了心。看见路旁，有几家人家，便去对他说要借住的话。先前不肯，后来说明白了，那些人家也不敢不答应，就斟酌着让了一间出来。两道进去坐下，喘息了一回，才觉得浑身酸痛。乌道台却又烟瘾发作了，不住的呵欠，又是眼泪，又是鼻涕，不一会，直截同死人一样。

一定要子弹？虽说备而不用，到得那时候，听凭兵丁造一句谣言，开上几排枪，那人可就死了不少。老兄既是胆小，兄弟就派别人去就是了。”两道看见制台发怒，再也不敢多说，只得答应了下来。连忙去拜藩台，说明就里。藩台皱着眉头道：“不妥当，不妥当。但是，你们已经把话都说过了，我说亦是没用。姑且去碰一碰，再给二位回信罢。”午后，藩台又上院，先禀了别的事，大运转到本题上来。制台还是余怒未息，说是：“现在做官的只图自己升官，并不顾惜民命。我记得那一年，阎敬铭做山东抚台。有一个什么山，避了无数逃难的人在山上。阎敬铭不晓得听了那个的闲话，派兵去查看。当时也不过只说查看，不知怎样就动了手，杀了人可实在不少，那时，阎敬铭因为河工的事得了一个革留的处分，这件事奏了上去，处分也消免了，还得了一点格外的好处。有人送他一首五言绝句是：兵迹麀三载，孤山袞大功，生灵无限血，顶上染成红。你说可惨不可惨呢？这首诗传扬开来，阎敬铭晓得了，自己也于心无愧，才告了病。所以我这次派兵，子弹是万万不能带；任他如何说法，决不能答应。要是真的闹了事，我情愿得处分，于心无愧，不强如阎敬铭有这种疚心之事么？”藩台被他一席话〔说得〕不能回答，只得说了两句话，随即退出去。知会了两道，叫他不必要再说，说也无益。两道没法，只得会同了营官，择日起身。

营官姓牛，名大武，也是个老营伍出身。当时，领了两个月的口粮，七折八扣之后，才按名发给了。这年又是荒年，每日又要走路，一路上人烟零落，无处买东西吃。就是买的，也比平时加了几倍。这些兵到弄成了个枵腹从公了。离省不过四五天，已散了一营。他带的枪虽是没有子弹，也值几个钱，

为被土匪扰了，所以搬家的。”大人道：“你可问他土匪到底怎样？”戈什道：“问过好些人，这些人的话也靠不住，大半都是捕风捉影的话。”大人道：“到底怎样？”戈什道：“据他们说，这土匪因为没得吃，又听见官军要来捉他，所以打算先在这些村庄里掳些粮食，存在巢里，以备抗拒的意思。据他们说，这个地方明天就要到呢。”王大人也就跟了出来，看见这几个人家的门都是开的，不由的走进去一看，却不见一个人。再走一家，也是如此。原来听见谣言，连夜都逃走了。再看村口，绿呢大轿还在那里摆着，还有两匹马也在那里拴着。以外，是一个人也不见。乌、王大人不由得连珠的叫苦道：“这便如何是好。我们只可也往回头走罢。”王大人道：“我记得来的时候，约摸离这里十里路光景，有个大镇市。那里还有汛兵，镇上又有团练，谅来还不致即刻跑光。我们到那里去，可躲就躲一下子。一面叫地保到城里去，招呼地方官来接，你看怎样？”乌大人道：“只好如此。但是十里路，我可是实在走不动。”王大人道：“现放着两匹马，我们骑了去。”乌大人道：“我不会骑马怎好？”王大人道：“你坐着慢慢的捱罢。”到了如此地步，乌大人也没法，坐上了马，却不敢伸直了腰。王大人马走在前头，随手就替他拉着缰绳，慢慢地走。好容易走了多时，居然望见那个大镇市了。

乌大人虽是不会骑马，却也并没跌落下来。看官也要晓得这个缘故，这四马本来是匹号马，虽然发了草料钱，无如经手的家人要扣下几成，号里的号头也要扣几成，到得马夫手里又去几成，所以交给这马吃的，有限得狠，不过每天给他点粗草料。那马饿极了，又是一个畜生，说不出的苦，只有一步一步走着捱命。要是不打他几鞭子，他也就再不肯走一步。乌大人这

次得了这个好处，要是那一种劣马，不要说一个乌大人，就是十个乌大人，也跌得鼻青眼肿了。闲话休题，却说两位大人到了那座大镇市街口，早望见那些乡团，都在那里摩拳擦掌，见他两个来了，就有人上来盘诘。两位大人直说了，那些人不甚相信，便去告诉了团长。团长亲自来看了，同那前日过去的似乎相像，只得指引了一个店里去住下。两个大人又同团长说，求他派个人到县里去，叫派人来接，团长也答应了。当下就有地保过来，打听明白了，便立刻起身到县里去报信。

那个县里，正在那里盘查奸细。又因为风声不好，十分耽忧。晓得这件事，就是平了，自己不是革职，就是永不叙用。虽是面子上还十分撑持，心里却是百分烦恼。又听见说两位道台带了兵，不日可到，心里稍稍宽了一点。这日早起，忽然东乡里地保来报，说有两位道台大人，落难在镇上，叫来报信，要这边派人去接。县官听了，老大不高兴，当即唤了地保进〔来〕问了备细。踌躇了一回，便唤了一个能言利齿的家丁，叫他拿了手本，同了地保去禀安。并说是，“请问大人来此是什么公事？听见上县的滚单，说是大人带了兵来。现在兵在那里？目下土匪猖狂得狠，县里有守土之责，不敢冒昧前来迎接。如果真是省城里派来剿土匪的，总要求大人先把公事赏给看一看。此外，他如再有话说，只要随机应变可也。”家人听了明白，便同地保前去，照话说了。乌、王大人没得法想，只得同团长商议，雇了轿子，到府里去。因为府里同他有点交情，可以替他想想法子，也可以托他顺便探听这营官的下落。

却说这位营官，在前面扎好了营，等到第二日一早，不见两位大人来。就打发了人回去一探，只剩得一乘绿呢大轿，此外连个人影都不见了。营官大惊，就派了几个人四下里找

寻，只漏了不曾往回头路上找。他们扎营的地方都是大路。那地保进城，以及县里家丁下来，却是走的小路，所以并不曾遇见。各处搜寻了一天，仍是毫无踪影，营官急了起来。暗道：不好，不定这两个回去，对制台说些什么？又想：与其等他们害我，不如我先去埋个根子。便招呼把大队开到县里去。到得县里，已是不早，县里才晓得这两个大人不是假的。连忙派了人，打着轿子去接，两位大人已是动身到府里去了。当下问了一个明白，轿夫等便回县禀复了本官。县里同营官商议，营官说：“这件事不好，我们都是有处分的。莫如连夜发上一个电报，就说乌、王两位大人弃军逃走。”县里也想不出别的话，就照他办。等到乌、王大人到了府里，央求府里替他申雪上去，已是晚了。制台当下接了营、县的电报，不由得大怒。一面另行派人去接带，一面就奏参了出去。

却好这个挡里，下了一天一夜的大雨，民心大定。接着，官赈、义赈都到，大家有点吃。土匪也就渐渐的解散了。制台听见这个信息，正在高兴。忽然又接一个电报，说是什么“开缺来京，另候简用，遗缺已是放了云南巡抚过来升补。”制台气了一个发昏，又叹了几口气，急忙找吕胡子，要他再去扶乩，问问到京以后的事，吕胡子早已不知去向了。原来，吕胡子听得制台被参，又听见说牵连了不少的人，还有他在内，说是妖言惑众的话。吕胡子手里已是颇可过得，先前久已把钱陆续汇了家去，他只是一个人，走也是极容易的了。制台更是生气，也只得阁起不提。连忙把历年的俸银、外花通通算了一算，他止剩得一万二千银子，便提出三分之一去印刷善书，一路去散。等到新制台一到，便交卸了，动身进京去，另候简用去了。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

老吏著书官场尽相 高明骂座奴子羞颜

话说四川新放的这位制台，是个少年科第。由翰林外放，不到十年，洊升云南抚台。今又升了四川制台，自然是眼空四海。一进四川境，便为了办差闹过好几次。不是把碗盏砸碎，就是把办差的家人打一顿马棒。沿途所过的州、县，无不惴惴。这个风声，一传到省里。这位署首县姓杨，名谔，是著名的一位干员，手里也有几个钱，便格外的讨好。不但房屋的裱糊，都是花绫子的；就是下而至于毛厕里头，也都是红毡铺地。至于制台带的人，自朋友以及三小子，无不都有一份应酬。果然钱可通神，新制台面前，自然是誉言日至。制台也觉得好，便狠狠称赞了几次，接过印，也不问军情赈务，先招呼藩台第一句，是把杨谔调个最优的缺。藩台不敢不答应，当时选来选去，不是才到任，就是署任未滿，只有夔州府的首县奉节县，方才期滿，就挂了他的牌。杨谔听见，狠为欢喜，连忙上院谢委。等到署事的人拣了日子，便交了印。一面在外面应酬，一面料理行装，以便动身。

如今单表这位杨谔，是四川省里第一个猾吏。不论什么上司，没有一个敷衍不好。自到省第二年之后，一连十二年，没有空过。眼眶子虽然极大，心眼子却是极小。就有一班不要脸的去讨他的教。他先前也不肯说，后来，就有些拜门的。杨谔

却是最喜此道的，并不推辞，从此便狐群狗党，愈引愈多，居然是一个大老前辈了。此次挂了牌，这些门生便想了一个法子，大家凑了分子，在湖北会馆里叫了一班戏子，替他饯行，又好顺便叨叨他的教。头一天便发了帖子过去，到得次日已刻光景，又用大众的手本去请。不多一刻，早有人来送信，说是来了。大家连忙抢到门口去站班恭候。远远望见杨谔坐着四人大轿，前头一把红伞，又是四个小队，飞奔而来。杨谔坐在轿子里，那付仪表，实在是气派得狠。人家就私下里啧啧赞叹。须臾，轿子到了门口，杨谔下了轿，朝两边这些门生拱了一拱手，又让了半天，便一众围随着拥了进来。到得大厅上，杨谔便去站在上首，众门生齐齐排在下边，行了一个全礼，杨谔在上边还了一个半礼，算是门生见老师，应分的规矩。接着，便是为头的来让茶、让坐。戏台上已是加官踱了出来，摇摆了一回，又是财神出来跳舞了一回，这是众门生替老师取个升官发财的意思。跟手演了一出《大赐福》，一出《赵延借寿》，一出《满床笏》，都是老戏。杨谔往四下里一望，收拾的也还齐整。众门生又叫掌班的上来请点戏，杨谔随便点了两出。这就摆起酒席来，果然烹龙庖凤，样样精工，杨谔大喜道：“难得诸位老弟如此费心，愚兄实在抱歉得狠。”首坐便道：“这是点小意思，老师快不要如此说，越发叫门生们置身无地了。”当时又上了两道菜，干了几杯酒，首坐的便开谈道：“老师这次荣任出去，离省又远，门生不能常常领教，殊为快快。但是门生在省城里，一年一年的真是不了，闻得老师到省没有空闲过。虽然说是能者多劳，门生亦断不敢望其项背。但此中一定有个操纵之法，还求老师不吝教诲。倘异日仰托洪福，宦途顺遂，有生之日，皆赐之年。”杨谔听了他这话，心花怒开，眉飞色舞了一

回道：“这个倒容易，大凡新到省的人，是两眼漆黑。那个是上司欢喜的，那个是不欢喜的，一时也不知道。第一总要打听明白，那红人固是要紧，千万不可失礼。就是那黑的，也要留心。这里头有几种的看法，或是家里有钱，或是什么举人、进士出身，就也不可十分怠慢。为什么呢？有这一种人，尽管在省候补，却要摆臭架子，不肯去走人的门路。非到山穷水尽的时候，不肯去找人。要是他肯去找人，是没有不灵的。第一是他有钱，能运动。第二是他老师同年多，有声援，所以容易翻身。若是平时我们得罪了他，一时不容易修好的。然而，说虽是这样说，红黑二字总要认得明白。再次是钱不可不用，当用则用，亦不可乱用。要是红人儿，不论是道、府、州县佐杂，总要应酬得面面光，却并不是叫你把钱去乱塞。不过他说什么，我们忖度忖度，可行则可行，不可行亦要好好回复。至于小小不言的，却又万万不可惜小费。止有一种一时不得翻身的，却又不可理他，平时总要远他些，为的怕他是热落了，就要开口。论起来就直言回复，亦无可，不过像你们这新出路的人，总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其实有什么不好意思呢？从前我在首县任上的时候，有一位知府金人斌，送了十个马封来借印。你想，印色油硃虽说有限，难道不是钱？况且，金知府是黑透的人，我就回复了他。叫他管家回去说，要你主人写一封亲笔信来，作什么，用以备存案，我是不能代人受过的。他来人回去说了，金人斌有了气，也就作罢。恰恰这天晚上，积子发先生送来一张片子，要借一百个印封，说是发讣闻用。这积子发是制台的红人，且虽是丁忧，仍旧在内办事。那又不比金人斌了，我却如数送了一百个印封，一个钱没收他，还对他来说，如果不够，尽管来取。我记得小时候听见人家念《礼记》

有‘父母所爱亦爱之，所敬亦敬之’这样两句。我就是窃取的这个法子。我们在外边做官，就如做儿子一样。只要父母欢喜，别的就不问了。况且，得罪了父母，亦只平常，等到父母年老归西，那分家资总是我的，只有上司，却万万不可得罪，得罪了，重则参革，轻则停委，真要叫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那才苦呢。所以，人家说，如能以伺候上司的法子伺候父母，便是真正孝子。一点也不错，说这个话的人，真是阅历有得之言。惟愿诸位老弟细细的品评这个理。再次，就要看上司的脾气，有的古板的，有的时式的，有的里外一般方正的，有的内方外圆的，有的口不应心的，总要去试探出来。最难的是一种人，满口仁义道德，说起来要地方官洁己爱民，候补的志趣不苟。每逢外州县的事，或是派个把委员出去，满心放不下，又密密打发人暗地里去打听。见了这些候补人员，问长问短，刺刺不休。他的意思，说是要找个有才具的，他也不晓得，人家出来做官为什么？常言道‘千里为官只为财’，人家不为着钱，出来做什么事？既到了官场，什么叫做才具？我说，只要会想法子，就是才具。顶可恶的是，他见人时常有差委，反不喜欢，说他会钻。看见没人委过什么的，他偏要极口褒奖，说他安贫乐道，那才真是呕人呢。还有一种上司，满口说话全是机关，须要留心体贴，不可当作耳边风滑了过去，我还记得前任制台在任的一件事。不是有一个候补知县被参公然行贿的么？说起来亦冤枉。那一天，却有几位去上院，制台只见了两位，说了几句闲话。制台便提起，现在出了一个某某的缺，二位的资格也都够到了，但是这个缺不容易，总要有些威仪才能胜任。当时，这两位老哥唯唯而退，亦莫名其妙。出来对人去讲。就有这个冤桶猜着了《中庸》上是有一句‘威仪三千’，这明

明是想三千头的意思。他却一言不发，本来手里也有几个钱，又各处凑了凑，恰恰得了三千的数，便抵牾去呈递。他也没有同制台说明，制台也不晓得。这天制台会客，出其不意，有一位候补知县来禀见，当着大众之下，忽然递了一个红封袋，又请了一个安，说了一句‘求大人栽培’。制台也不晓得是没会过他的意思来呀，也不晓得是故意拿他做个榜样，就当着大众抽出来一看，原来是一张银票。制台马上反了脸，重重的申斥一顿，叫他回家候参。后来捱不上两个月，果然丢了功名。诸位看看，这化钱又岂是容易的么？前头的制台也不说了，现在的这位制台，他的线在那里？你们也该打听打听。总而言之，款子到了，信也来了。信来了，那你就尽管预备到任罢。然而可要打听明白，也不是瞎闯的呢！还有一种不见客的上司，却是最好打发。他是专讲此道，此道不通，就可以十年不见，也是常事，刚才说是走上司的心经，这句话还不曾讲完。譬如，上司爱华丽的，我们的衣服千万不可古董；欢喜古董的，却千万不可华丽。欢喜年轻的固好，诸位尚都不老。要是欢喜有胡子的，却要早早的留须。至于说起话来，上司说的话，总而言之不得错的，千万不可顶撞。随机应变，迎合上意，久而久之，习惯自然，便自然迎刃而解了。此外的要诀就是京信，候补人员总要里修外补。要是我们自己熟人、亲友在军机里自然最好，此外，泛泛的信不如不弄。现钱现货最为妥当，只要有钱，王爷的信也容易。至于到任以后，本府、本道总要敷衍得好。几处宪幕，也万万不可大意。因为本府、本道的耳目较近，若不敷衍，恐怕于官声有碍，宪幕是要他批驳上控的案子。在任时第一要联络绅士，要晓得，地方官这些万民伞、德政牌，并不是百姓送的。百姓一样出钱，却亦不能不出钱，出钱之后，绅士

来迁官的情。上司闻知，他也不晓得这个诀窍，还只当是民情感戴哩。所以现任的应酬，宪幕是第一义，巴结绅士是第二义。而顶要紧的，就是要敷衍洋人。洋人在内地传教，地方官本应保护。但是，平心而论，这些在教的华人，可也实在不见得全是良善。碰着公正的教士，也未见得一定庇护他们。但是我们平时，总要把教士应酬好了。就是初一、十五行香过后，去拜望拜望他，用手本请个安也无不可。为什么呢？照外面说，我们应该体贴皇上怀柔远人的意思，不要替他生事。在里面说，我做官是为什么呢？无非是为两个钱。倘或一定为着百姓，同教士斤斤较量，我们这一任就怕不得期满。所以，总要随事论事，万万不可闹脾气。遇着气不过的时候，只要看钱的面上，再无不了的事。就是民教打起官司来，总要把百姓压服下去。他们是我们的子民，他还敢怎样？能够如此做去，我们自然是久于其位了。碰到地方民情凶悍的，还要格外留心。至于我们交卸时候，这些百姓难说没有几句闲话，也还容易打发。只要化几个钱，预先招呼出去，沿路摆路钱桌子的，每处给钱几百文；在城门口脱靴的，给钱若干文，自然就有一种想钱的出来办。就或有跟着轿子骂的，我们也只可装做不听见。横竖钱已下了腰包，还理他作甚！现在办大差的事，外州县是没有了。就是本道、本府，也得十分尽情，无论家丁、厨子、亲兵、小队都要点缀。须要晓得，我们所花有限，所偿的有几倍呢？要不然，是这班人最坏，他顶会坏你的事。还有抬大人的轿夫，也要留心。遇着一种欢喜说话的大人，他还要打听轿夫，你们老爷好不好？要被他胡说上两句，也吃不了，却也不可不防。至于一次署事下来，回到省里，手头总有几个，第一要格外开阔广交。那些候补道、府，嘴头是再馋不过的，他遇

到人家请他吃饭，从没有一次不到。那请他吃饭，是最好的办法。一者可以拉拢他们，也可以多说两句话。一次两次自然熟识了。或是欢喜打牌的，再请他们打牌。这打牌的诀窍是，我们自己万万不可赢。这些人不是这局的会办，就是那局的提调，见制台的时候多，只要挡口上保护几句话，就够得终年的酒席钱了。这其中也还有几个字诀窍，曰红，曰圆融，曰路路通，曰能辨骨董，曰不怕大亏空，曰麻雀牌九中中，曰衣服齐整，言语从容，曰主恩、宪德满口常称颂，曰坐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照这十个诀去办，都包括在里头了。总之，这还是些皮毛上的话，还要自己心地明白，随机应变。所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那就是再说两天也说不完。我新近做了一部书，叫做《升发须知》，是说想升官发财的不可不知的意思。现在刚刚脱稿付刻，等到刻好了，每位送一部，大家可以看看，就可以懂得大凡了。但是这些事，可与慧心人言之，若懵懂的，固是不懂。就是那些念书念迂了，及中过书斋的人，万万不可给他看。并不是妒忌他，给他看也是枉然。非但不能照办，他还要颠斤播两，说些不相干的话，才真正呕死人哩。”说话之时，早已酒席吃完，戏也唱过五六出了。杨谔便起身告辞，众门生俱各排班在外面恭送。直等到他上了轿，轿子抬起，出了大门，方才散回。大家都在那里揣摩他的传授，还有用笔记的，纷纷扰扰了一回，没有一个不感激老师的教训。大家兴高采烈，等着收拾已毕，各自回寓，预备去各显神通去了。

如今单说一位知县骆青耜，是江苏人氏。先前年轻的时候，也应过两次考。后来钻到招商局里，当过一次帐房。作了弊辞了出来，又不晓得怎样招摇撞骗，弄了几个钱，捐了一个知县。因为名气太大，晓得南几省站不住脚，这回分发到四川

去。到省以后，虽有些小差事，无奈他的手段太阔，总不够用。这天，听了杨谔的心传，回到家里，着实盘算了一回，不禁的拍案道好，又摇着头道：“终究是一面的话。”自言自语了一会，家里人问他，他也不说。次日，便到外面转了几天。他本晓得，候补道济仁，是制台的红人，且有点瓜葛，就想去打通这条门路。无奈一连三次都是挡驾，未免心中有点不耐烦。本打算不去了，只因为杨老师的传授，是不可闹脾气，只得忍了一口气，派人去打听了个实的。原来，旗人的门权最重，济大人既是制台的红人，那些奔走献媚的自然不少。他门口有一个冯二大爷，是济大人的心腹，言听计从。除掉从前济大人认识的之外，要是有人来见，若不先走通冯二大爷的路，再也够不着见济大人的面。济大人却也知道，只为是一向跟随，不要紧的钱，也不来管他。所以，这位冯二大爷的声势，就一天大似一天了。骆青耜打听得实了，赶紧去当了一笔当头，去买了绸绉绦绦等物，装了一大盘，派人送了去。冯二大爷看了一眼道：“这是何苦，我是断不敢领的。”往返两次，总不肯受。骆青耜急了，只得亲自跟了来。一直到冯二大爷房里，再三的作揖打恭，求他赏脸。冯二大爷没法，只得收下，就留骆青耜坐下谈心。冯二大爷道：“候补老爷在省城空闲，狠不容易支持，我们都有的用，何必你老人家破费这许多呢？”骆青耜道：“我晓得，你老先生还短什么？只不过这一点点敬意，实在是力薄没法弄。这样一点点的东西，不但你老人家看不上眼，就我自己，也实在惭愧的了不得，我替我自己说句混话罢，这叫做礼轻情意重，好在我同你老先生相共的日子长，以后再慢慢的补报罢了。”冯二大爷道：“好说，好不敢当。”坐了一回，骆青耜也不便就说要见大人的话，只得起来告辞。冯二大爷也不留，

就送到大门口，哈了哈腰进去了。

骆青耜心里是十分满意。回到家里，刚刚他一位朋友出差回来，送了他四瓶茶叶，是顶好的。他急急的就去配上了八合茶食，又去送给冯二大爷。冯二大爷推不掉，也只得收了。过了三天，骆青耜又去请安。不到半个月，果然熟落了，才慢慢的吐出来意。冯二大爷道：“容易，我们大人是最喜见客的，你明天午后来，包你准见就是了。”骆青耜谢了，欢天喜地而去。次日才打十二点钟，骆青耜早已蟒[袍]补褂袖里笼着履历，走进门房里来。冯二大爷睡在烟铺上，两个眼还是半睁半闭，仿佛是刚刚下床的神气。看见骆青耜进来，略略的把身子欠了一欠道：“来的早，请坐，请坐。”骆青耜道：“不动，不要客气。”遂即在一旁坐下老等，冯二大爷抽了十二口烟，喝了一碗茶，又吐了几口痰，方才把水烟袋拿过来，点根煤子，呼呼的抽了七八口，方才说道：“大人也刚才起来，你略坐坐罢。”冯青耜道：“不忙，不忙。”一会功夫，冯二大爷吃了点心，洗了脸，方才站起来。到隔壁房里去咕唧了一会，早是一个人戴着水晶顶子，拿了手本进去。又捱了一刻，看他挂钟上，已是打过三点钟了，里头喊，说是请骆大老爷，骆青耜便恭恭敬敬的走了进去。在客厅上站着，等了又有三刻钟的功夫，大人方才出来。当时行礼、送茶，一切烦文不必叙述。冯大人把骆(冯)大老爷的履历看了一看道：“原来你老哥到省也有三年了，宝眷都在这边？”说过这两句话，早已端起茶来送客。等到送到房门口，还说了一句：“没事可以常来走走。”说过径自进去。骆青耜仍旧回到冯二大爷房里，坐了一坐。冯二大爷便问道：“说的什么？”骆青耜告诉了他，冯二大爷道：“都是一样，你只要时常来走走，不要太疏远了。总要等到他在烟铺上见你，那

就是水到渠成了。”骆青耜道：“承教，承教。多谢，多谢。”遂即辞过冯二出来，又到别处转了一转，回家想道：“这冯二狠是照应我，想老师说的，他们最嘴饥不过的，须要请他们吃一两顿方好。但是既请他，就不能不让他首坐，这个陪客可不容易找。一则怕他们不愿意，二则又恐他们借此联络了，又夺了我的道路去。”正在踌躇，忽然门口送来一张帖子，说是京城里来的一位李子亭李老爷拜会。骆青耜看了名帖，晓得是同乡，还有世谊，但不晓得到四川来做什么？只得招呼请见。见过谈了许久，方晓得李子亭的叔子服官四川，病故无子，他是来运柩回籍去的。就赶着去回拜，见面之后，就约下明日下午请他吃便饭，李子亭也答应了。骆青耜又自己去请了冯二大爷，又去约了几个亲戚做陪客。

到得次日下午，就派人分头去请。先是冯二到了，骆青耜早已招呼家人，称他冯老太爷。因为是称大老爷不好，称大爷又不好，还是这样含糊点好。冯二大爷也不推辞。当时，骆青耜让他首座，座上喊喳了一回，李子亭也来了，坐了第二位。骆青耜是明欺李子亭不晓得。李子亭听见家人称他冯老太爷，也只当是不晓得那位候补老爷的老子，不以为意，不过客气点称一声老伯罢了。这两个到过之后，众陪客也都来了。外间早已摆好桌面。骆青耜出去送酒，依旧是冯老太爷首席，李子亭二席，其余依次坐了。骆青耜同李子亭谈了回京城里事，又忙忙的应酬冯老太爷去。李子亭也不免敷衍两句，又问：“老伯是几时来的？”冯二道：“有五六年了。”李子亭道：“令郎的贵班？”冯老太爷及骆青耜，均不曾提防他这一句话，吱吱的半天说不出来，红了脸一言不发。李子亭还当他不曾懂，又复说了一句。冯老太爷道：“小儿不曾在这边候补。”李子亭又问

道：“老伯恭喜，是在这里办什么公干？”冯老太爷道：“我住在济大人那边。”李子亭道：“济大人的事忙，想这些书启帐房光景也有好几位。”冯老太爷道：“这些我不管，我是替他上上号簿，办些杂事。他里面书启上另有人的，此外也并没别人。”李子亭诧异道：“这样说，老伯就是济大人的门公，济大人便是老伯的恩主了。”冯老太爷红了脸，也不做声。骆青舫早端了酒让酒，意思想要把他的话说开。李子亭先前看见诸位都呵奉老太爷，以为必是一位年高有德的。又见他高谈阔论，两只眼往上一翻，爱理不理人的光景，本来就有点不自在。今又晓得他是济大人的门公，心上益发不自在，又见骆青舫让他吃酒，便冷笑道：“酒倒够了。小弟这次出京，在宜昌经过，有一个朋友请了十几桌客。刚刚小弟去拜他，他就让小弟去入席。小弟一定不肯，让至再三。小弟没法，走到他客堂里去看了一看，也还都是些有头有脸的人，并不是什么兔子忘八。小弟也还当是官场里的人，又见主人家十分情真，便也就有坐下来的意思。那知小弟用的轿夫，他执役虽贱，却还有一点天良。他连忙赶进来，把小弟拉了一把说，请老爷上轿，我见了奇怪，就骂他没规矩。那晓得他说：‘轿夫没规矩，也不过是个轿夫，他们坐在上头戴顶子的人，还更没有规矩呢！请老爷上轿就明白了。’小弟听他说话不对，也只得走，那主人家也就不再留我。我到路上方问轿夫，到底是为什么？轿夫道：‘老爷也是个官，也是朝廷的名器。现在，这位老爷请的这些客，那里是什么好人？都是一班乌龟忘八。老爷虽不是大官，也要顾点身分，不犯着同这些乌龟忘八同桌吃饭。无论老爷是过路的，同他们水米无交，就算是想他们什么，也不必这样的丢身分。’我听了方才明白。最可怪的，是这位主人老爷，他尽管请乌龟

忘八也不要紧，到得明日，依旧可以到外边去摆架子。却又何必拉着我们一同去坐呢？这等肺肠，也实是不可解。小弟一向在京，不知道外边的事，常听见说外边这些官场的闲话，也还以为言之过甚，不想到廉耻道丧至于如此！”说毕，就站了起来道：“小弟还要到一处去走走，不克奉陪，就此辞了。”说完往外就走。走到廊下，等到轿夫点了灯笼，一径上轿去了。主人送他，并在轿子前打躬，他也只作没有看见。

这一会，骆青相老大难受，回来坐下，脸上红一块，白一块，就同热锅上蚂蚁一样。同坐的见李子亭骂得刻毒，又恐怕冯老太爷生气，一时都拿不到主意，倒是鸦雀无声的。冯老太爷笑着道：“这个人是有痰气。他是那里人？说话口音，狠不好懂，一连串说了些什么？为什么说完就走了？他说话慢点，还可以懂得点，像刚才这一口气说的，我真直截一句也听不出来。”骆青相晓得是冯老太爷盖面子的话，只得随着他道：“这人五年前发过一回痰迷心窍，后来好容易医治好了，总以为是不会再发。那知道三杯酒落肚，就发了老毛病，不晓得满嘴说些什么东西。我们吃菜罢。”大家亦就附和一笑，算把这事遮盖过去。骆青相等李子亭去后，就叫把李老爷的杯筷撤去。大家宽坐一坐。又招呼房里开灯烧烟，就让冯老太爷去抽，冯老太爷亦不推辞，一径到里间，睡到床上去吸烟。骆青相陪坐，一边慢慢的谈起：“济大人有署川东道的信息，你要求他什么事，也就在这几天里头了。”骆青相道：“这事全仗太爷提拔。”冯二道：“大家都是自己人，不要说客气话，也要你自己上点劲。”骆青相道：“我前日说的那个地方，怎么样？”冯二道：“不错，我替你回过了，我忘记招呼你。这个缺，上头是要这个数。”随把指头伸了五个。“后来，我们大人说你精

明，怎么能干，地方上是颇能得点益处，说来说去，才减去这些。”又把指头湾下了两个。“但是这个数也不容易。一者要你去赶紧设法，如今谋的人多。一者要你想法子去送，不要走漏风声，闹出笑话。我们大人亦借此看看你的才具。”骆青耜听了一惊一喜，当时站起来请了一个安道：“多谢，多谢。”冯二也欠了一欠身子又道：“当真你要快去办呢。”说话间，外间又上了一样甜菜，骆青耜就让冯二去吃菜，又谈了些闲话。这顿饭直搅到三更天才完。送了客回来，自己靠在椅背上，满肚里打算，不得主意。这三千银子虽说足值，向何处去设法呢？幸而想起，他住的房东是个大有钱的。然凭空开口向他说借三千银子，恐怕他也断断不肯。除此，却是再无第二条路，只得去找了房东。先说了些闲话，再落到正文上，并且，许他将来加利奉还之后，还要加送他一千以作酬劳。骆青耜这个时候只要有人借钱，不拘多少都肯答应。房东也不肯放心，叫他写了四张借票，还要他找个保人。骆青耜不得主意，因为同寅里，断断没人肯保他四千银子的巨款。事情又一天紧似一天，只得又去求冯老太爷做个保。冯二答应了，这才钱票两交。

骆青耜甚为喜欢，把票子带在身上，乘着官厅上没人的时候，便去禀见，说是有公事面回。果然制台见了，也只淡淡说得两句话，制台却是捧着一只水烟袋吃烟。吃了几口，把煤子插在管里，忽然又抽了出来，递给骆知县吃，这是从来没有的事。骆青耜福至心灵，已经看出这个巧妙。忙把带的三千两一张银票卷了一卷，插在煤管里，站起来请了一个安，仍旧把水烟袋递还。制台的眼光最尖，早已看见了。接过烟袋去，又自己吃了一口，依旧把煤子插进去。骆青耜偷眼看时，那张银票已是不见了，骆青耜心里明白。制台放下烟袋，就送客出去。

骆青耜却不曾回家，一直到济大人家，同冯二如此如彼说了一个详细。冯二也替他欢喜，还赞他机警权变，骆青耜欢喜的不得，两处一转，时候已是不早。骆青耜肚里也饿了，只得回家去吃饭。果然，有钱使得鬼推磨，不到五天，骆青耜就委了巴县，济大人的川东道也就揭晓。济大人同骆青耜各自欢喜，骆青耜又备了一分重礼，去送济大人，济大人是照单全收，又荐了两个门丁。骆青耜的房东也荐了两个人，并且说明，一个要做稿案的，姓施名贵。那一个姓周名升，随便派件好事罢了。骆青耜只为用的是他的钱，不能不答应，只得收了下来。又忙着去送冯二的礼，冯二早就叫人对他说不需要东西，骆青耜既挂了牌，省里也自然是活动了许多，立刻去写了五百两一张票子，去送给冯二。冯二意思里嫌少，骆青耜只得答应他，到了任再补情，冯二也就没得说了。

过了几天，是济大人动身的日子了。那一天接官厅上送他的人真也不少，却只有这位骆大老爷不在那里。看官要晓得，骆青耜是最会巴结人的，他这巴县，又是受过济大人的成全，岂有不在这里候送的理？只因这位骆大老爷性情乖巧，自看过那《升发须知》后，他又化出许多法子，立意与众不同。大家这里送济大人，他却先到三十里铺去，预备下一座上好的公馆，挂灯结彩，在那里伺候。这边，济大人辞别同寅上了轿，轿夫一口气走了十几里，济大人也有点饥渴。早望见一个戴红缨大帽子的，拿着手本扑面走过来。早有戈什过去问了明白，便来到济大人轿子前回道：“骆大老爷在前面预备下公馆，菜饭各样现成，伺候大人。”济大人听了，心上甚喜，就吩咐轿夫快走。不多一会功夫，早已到了村口。只听见放了三声大炮，骆青耜已是在村口打躬迎接。济大人要下轿，骆青耜再三拦

阻，这才一直进了村子。到了公馆门口，果然是非常华丽。济大人下了轿，到得里面看了一眼，极口夸赞。接着就是骆青躬手本上来，立刻请见。济大人说了多少的抱歉的话，骆大老爷说了多少沐恩的话。接着又谈别事，说个不了。还是骆青躬道：“大人走了一天，也有点乏了，卑职暂且出去招呼他们。”济大人别的到也不妨，就是烟瘾来了。见他要出去，便也不十分款留。当时骆青躬辞了出来，便招呼先送上点心等件。到得上灯的时候，里外都是点起蜡烛，照耀得如同白日。大人前是一桌上等的燕菜酒席，冯二那边也是一样。其余戈什等均是上等鱼翅席，轿夫跟人等均是海参席。骆青躬就在厨房门口一样一〔样〕的看过，方才端上去。济大人吃过饭，过了瘾，天已不早，济大人也就睡了。次日一早，又是照样预备。无奈，吸烟的人早上是不能吃东西的，略略的应酬了一点。轿夫等均已齐备，济大人又对骆青躬说了多少客气的话，方才上轿。骆青躬又先到村口去送，一直等济大人的行李人等一齐走完，方才收拾回省。这一番预备，骆青躬也狠要难为几个钱。他却是从这《升发须知》里推广出来，自出心裁的办法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覆雨翻云心思刻毒 偷天换日手段高强

再说骆青相刚刚到家，不多一刻，就有人来拜会。骆青相一看帖子，是黄伯旦，也是杨湾的门生，是自己平时极投合的人，立刻请了进来。骆青相接着笑道：“我还是刚才回来呢。”黄伯旦道：“到那里去？”骆青相道：“我在三十里铺送济大人。”黄伯旦道：“怪不得，我昨天在接官厅没有看见你，你原来想出尖，到那三十里铺去。有你这一来，把我们都盖下去了。”骆青相道：“这不相干，各人有各人的交情，也如何便能把你们盖下去呢？”黄伯旦道：“我今天早上听见一句闲话，特来请教。有一位京官李子亭，是同你认识的么？”骆青相听了，不由的心上一跳道：“不错，我们总算同乡，怎么样？”黄伯旦道：“他见了制台，狠说我们官场的闲话。什么钻营奔竞，什么忘廉丧耻，并且说老哥有意的拿他开心，糟踏他，叫个当底下人的坐在他上首吃饭，叫他陪着，不把他当个人。难道我们当穷京官的，连个底下人都不如？这到底是怎样一件事？”骆青相心上老大发慌，呆了一呆，叹了一口气道：“这是我心眼太实了。那天，济大人的家人冯老二，他虽说是当家人的，人家说他儿子已进过学，也就不算低微了，况且如今世界，只要有钱有势，什么叫作官？什么叫做家人？那日，他在我这里吃饭，我因为李子亭也是要请的，就把他找了来吃顿便饭，不晓得李子

亭这张穷嘴，到了席上，没有住。后来切树到根的一问，偏偏这位冯老二也不好，被他问住了，说了实话，他更大发雷霆而去。在我的初意，不过是想省两个钱，不晓得，倒弄得两边不讨好，这才是有冤没处诉。你听见制台怎样回复他的？”黄伯旦道：“制台莫名其妙，不过敷衍了他几句，他还是悻悻而去。我是有闻必告，劝你以后遇事要留点心，不要这等的随便。至于李子亭这个穷京官，料想也搞不出鬼来。就算他是制台的前辈，难道制台就会听他挑拨么？”骆青相道：“现在世界，总要随和点好。我只当他在外多年，阅历深了，好意请他吃顿饭，不晓得他仍然还是老脾气呢。这样的人，我到敢说一句话，是一世不得发迹的。”黄伯旦道：“他来做什么的？”骆青相道：“听说是搬他叔子的灵柩的。”黄伯旦道：“他叔子是那个，住在那里？”骆青相道：“就是李文正的侄儿，住在道门口，朝西大门。”

黄伯旦记在肚里，也不多说，立刻兴辞出来，便一直去拜李子亭。李子亭看了片子，说不认得，挡驾。黄伯旦又招呼他家人进去，再四说是有世谊，务必求见。家人只得又进去说，李子亭道：“外省的官场最会扯弄，拿了鸡毛当令箭，不要理他，只管挡驾罢了，再不然就说病了。”家人又出来说了，黄伯旦没法，只得快快而回。到得家里，便吩咐家人道：“若是李老爷来回拜，只管请就是。”自从这日起，黄伯旦也不出门应酬，也不出来上衙门，坐在家里老等。到得第四天，李老爷果然来回拜。轿子方才站下，里面已是一叠连声喊“请”。李子亭诧异，便骂家人说话不说明白。家人只得上去说是谢步，不是拜会。无奈黄家的家人不理，开了中门，早硬把李老爷的轿子牵了进去。李老爷也没法，只得下轿，走到客厅上。黄伯旦已是衣冠而出，嘴里还说是“褻渎大人”！说着，已是跪了

下去磕头，磕头起来，赶紧请安。李子亭久当京官，于请安一道颇不在行，总算混过去，不然就要跌倒。行礼已毕，送茶升炕，说了一两句套话，黄伯旦怕他要走，连忙抢上道：“听说大人到了这里，颇受了骆令的气。”李子亭笑了一笑，也没接腔。黄伯旦道：“如今官场，真是一言难尽了。大人在京，久不晓得外边这种不堪的样子。就不算多年世交，就是个漠不相知的，既然舍不得请人吃饭就罢了，何必拿人家开这样的穷心？就是凭自己说，也要留点身分，那就有这种不要脸的。”李子亭先前也不在意，后来见他正言厉色，大义凛然的光景，不免又拿他当个好人，便道：“这真是想不到的事。”黄伯旦道：“大人可晓得，他已经署了巴县了。可晓得他这巴县，是怎样来的呢？”李子亭道：“想是什么轮委，超委了。”黄伯旦道：“那里，他并没有超委，轮委还在卑职之后。”李子亭道：“那光景就是为地择人了。”黄伯旦道：“为地择人的话，是外省督抚朦混皇上的话。你想这种样人，都要在这上千候补人里去拣。难道上千候补人员，竟没有一个如他的？”李子亭道：“那是什么讲究？”黄伯旦道：“他这是全仗家兄之力。”李子亭道：“想是你令兄替他说来的？”黄伯旦道：“不是那个家兄，是孔方兄之力。”李子亭道：“何以见得？”黄伯旦道：“他是前月初三，在同发祥开了一张三千银子期票，后来，也没看见他使。等到挂牌之后，制台衙门帐房里早有人出来划了进去，这不是个实在凭据么？”李子亭道：“卖官鬻爵，难道真有这样事？”黄伯旦道：“一点不假。况且，这是实实在在的凭据。要讲公道，这个缺实在是卑职的。不过卑职没有钱，就只好两只眼睛望青天，让他去了。他这次下来是越有越有，以后水大舟高，多财善贾，更是无往不利了。”李子亭道：“我同这位制台是世兄

弟。他乡、会试都出在先父房里，我所以同他的交情，不比恒泛。上次骆青耜的行径，我已告诉他，他还替他遮瞒，一味支吾，原来有这些讲究在内。今天本要去看他，我去问问他，看他羞也不羞？拿什么脸见我？”黄伯旦道：“千万不可说卑职说的，倘若大人说了出来，那卑职就要名列弹章了。”李子亭道：“我理会得，不必嘱咐。”吃了一杯茶，上轿走了。黄伯旦把他送过之后，心上十分得意，且按下不表。

却说李子亭打黄伯旦家出来，一径到院上来拜制台。正值制台没有公事，立刻请见。先谈了几句闲话，又说到要不日动身的话，末后说到：“老世兄财运亨通，真真意想不到。”制台道：“这个缺，也是大家晓得的，此外还有什么财气？”李子亭道：“听说四川候补的，有好几千人，这几千人，全都是可以生财的。而且，四川州县一百四十几处，这些也都可以做些大钱铺，老世兄还嫌财气不好么？”制台不晓得他是何所用意，忙着要问个详细。李子亭便把听见黄伯旦说的话，一五一十的背了一遍，只不曾说是黄伯旦说的。制台听了一席话，道着心病，老大吃惊。虽然是多年老兄弟，他本人呢，也只平常。至于清议那一层，既做了官，更是置诸脑后。只怕是回到京里去逢人辄道，被都老爷听见，上他一个折子，就顽大了。一想到这里，转不得不下气小心去敷衍李子亭，李子亭又道：“我不晓得是真是假，但是人言凿凿，谅非无因；也许是他在外边胡吹。只要你世兄差人去四下里一访，那就见他无私有弊。无论真的假的，总之与你世兄的官声有碍。”制台道：“他这个缺，是轮委的。”李子亭道：“轮委是听说一个姓黄的在前，超委的话，他本来没有。”制台听见他说了这些话，也还不肯认错，又向他分辨了两句。李子亭也有了气，便道：“这有什

么要紧？皇上既放了老世兄做四川总督，这四川自然老世兄的管辖。难道我们过路的人，还敢来干涉老世兄的权利？一者是多年世好，非比恒常，不敢不言；二者是巴县一个缺，听说还不坏，既要讲卖，这三千头总未免太便宜了些。”制台听说得斩钉截铁，便道：“这话世兄到底那里听见的？”李子亭道：“那个不晓得！同庆祥的票子，是骆青相打的，是老世兄衙门收的。这件事在你老世兄，虽说是做得隐瞒，可晓得路上行人口似碑呢！我奉劝老世兄一句话，尽点了我的心，至于听与不听，也非小弟所能自主。这四川的候补人员，都是老世兄的属下，还敢说什么？万一闹到京城里，晓得了两起，便有三起，那时节可不知道回护着骆青相一个人好呀，还是保全着制台的禄位好？请老世兄自己斟酌一下子罢。小弟多言，改日再议罢。”说完立起身来。制台听见他声口不似先前柔软，便先软了下来，连忙拦道：“世兄不必急急，兄弟还有请教的话。世兄说的话，句句是金玉良言，兄弟敢不恭听？且请坐坐。”李子亭只得又坐了下来，把这件事阁在一边不提。制台又问了些家常的事，便说道：“四川的候补人多，自己耳目难周，世兄在这边可有什么熟人没有？可晓得有什么品行最好的没有？”李子亭道：“兄弟在这边，不过几个泛泛的，并没有至好的人。至于品行好的，更不晓得。有一个黄伯旦，听他说话似乎也正派，可也不晓得里面如何？”制台记在心里，这回谈了多时，天已不早，李子亭兴辞而出。

制台送客回来，打算不出主意来。巴县是久已挂牌的了，要叫他不去，这笔银子就得还他。还他到也有限，但是如何还他法呢？要说是叫他去罢，这李子亭同骆青相是做定了对头，万一他回到京城里放点火，弄出事来，那可真似他说的话，还

是保全四川总督的禄位好，还是这三千银子好？一时委决不下。后来，想了一个主意出来，就作准把巴县这个缺改委黄伯旦，骆青枬暂留他在省里。又叫人去对他说，是李子亭同他过不去，只等李子亭动身后，另外还他一个好去处。骆青枬也不敢说别的，只得答应了，在省城静候着，却是一腔懊恼。到得第二日，黄伯旦的牌挂了出来。这李子亭同黄伯旦并没交情，只不过一句口头话，制台却要应酬李子亭的面子，又算是照例轮委。这便是黄伯旦移天换日的手段，又较骆青枬高了几倍了。

骆青枬托人四下里一打听，才晓得是李子亭保举的，便恨的他咬牙切齿，满肚皮打算拿他点露马脚的地方，难为他一回，无奈黄伯旦更鬼，挂牌之后，如无其事，也并未来见李子亭。不过照例去上衙门拜客。却说黄伯旦的太太伊氏，在省城却也苦了多年，听见老爷挂了牌，却也欢喜。等到黄伯旦忙过了，便来同他闲谈，说是：“再想不到，就会委了缺。”又道：“这个缺早已委了人，如何又会改委呢？这真是好运气了。”黄伯旦笑道：“你们到底是女人家，一点见识没有，这事是全亏本事，那里有什么运气不运气？说句老实话，像我这样手段，不是发虚的话，四川省里可实在没有第二个。我是昨天上院，把制台大人教训了一顿，他见我说的有理，也没得话说了，他先就软了下来，又朝我赔了许多的话。这个真是从前人说的一句话，无论什么人，抬不过个理去。”太太道：“我不信这样人山人海的去处，连你这样才具都没一个？”黄伯旦道：“真的，你看那些戴顶子拖翎子，也是一样的官，要讲起办事，那可差得远了。我不是说现成话，前任制台要是听我的话，还不至开缺哩。”太太道：“才具不才具也不管他，听说这个缺还好，我也苦够了，

你到了任，每日要给我一百吊钱。”黄伯旦笑道：“那里有许多钱，一天给你一吊钱罢。”太太道：“那不成。”黄伯旦道：“你先别同我争钱，你赶紧收拾东西，好去到任。”太太道：“有什么收拾，四只皮箱，三个是空的。此外的破瓶破罐子，还有几个大钱。”黄伯旦道：“我是要先去借一笔钱，把些当都赎了来。你只把箱子收拾干净，预备着放衣裳罢。”正说着，忽然家人来说，骆大老爷来拜。黄伯旦想不见他，继而一想不好，就见见他又何妨？就招呼请进来。骆青相先道过喜，便道：“兄弟空欢喜了一场，乃是为老哥做先声。”黄伯旦道：“这件事是觉着有点奇怪，牌示说是老哥这面另有要紧差委，或者更有好事也未可知。”骆青相道：“什么好事不好事，不过一句空话罢哩。”黄伯旦道：“万万不能，必有借重，尽管放心。”骆青相道：“就算是有好事，兄弟这样的才干，还会办什么事？不过瞎忙罢了。只怪兄弟眼睛不亮，拿着人家同亲兄弟一样，人家就拿着我当顽耍。你道我如何咽得下去这口气？”黄伯旦晓得，他要说到本题上来，只得推开道：“兄弟不日就要动身，不晓得老哥还有什么吩咐？”骆青相道：“岂敢，岂敢！兄弟与这巴县是水米无交，就算是有事，也只好自己去做的了。倒是杨老师，听说今年要做五十岁生日，不知道可有公分？”黄伯旦道：“不晓得。其实，我此次得缺，与杨老师无干。”骆青相道：“老哥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黄伯旦道：“言重，言重。我也想送他点银子，但他也是现任，也不在乎此，随后再说可也。我还要同老哥说一句话，兄弟一两天就要动身，老哥若是有了好信息，务必给一个信，俾得早日欢喜。”骆青相道：“是了，是了。”遂即辞别。回到家里，通盘仔细一想，再把他听见别人打听来的话，参观互证，觉得其中总还有点道理。李子亭同他水米

无交，怎样就会保举他呢？忽然想起，制台的巡捕段承恩是自己相好，便去切实托他探听。段承恩同黄伯旦也是相好，只是因为黄伯旦近日趾高气扬，心里有点愤愤，遂答应了骆青耜的话。骆青耜又写两封信，一封是给杨谔，一封是给冯老太爷。不多两日，杨谔的回信来，说是这其中一定有人播弄，务要探听明白，群起攻之，方是正办。万万不可忍气受亏，以致以后越发不妥当了等话。骆青耜正在猜度，段承恩也来了，便把黄伯旦如何拜李子亭，李子亭不见面，以后李子亭回拜，他硬请进去谈了多时，又怎样的自己冒充正派人，李子亭见制台如何说法，又说李子亭是从黄伯旦挂牌之后，有一张名片到院上，说是道谢的话，源源本本打听个彻底明白，一齐告诉了骆青耜。骆青耜真气得三尸暴跳，七窍生烟。老大气喘了一回，方才同段承恩商议，要报这个仇的话。又招呼摆出几件酒菜来，留段承恩吃饭，商议了许多法子，段承恩道：“这件事，只可还是去请教杨老师，他必有无上妙策。”骆青耜听见这句话，亦就恍然大悟。当日酒散，骆青耜便请了几天假，一直去找杨谔，把前后的事诉了一遍。杨谔也是生气，拿手指头捋着胡子，细细的出神一回，方才说道：“我就做件刻薄事罢，你不要问，等我来替你报这个仇。总而言之，他也不要想在巴县拾一个钱。”骆青耜听了，心中大喜，也就不便再问下去。住了几天，一直回省，按下不提。

却说黄伯旦是湖北人，家眷住在安陆府城外，离城也有三四里路。他年纪本轻，父母双全，因为儿子不狠孝顺，便住在家里，一直未曾出来。此次，听他署了缺，虽然欢喜，也只是平平而已。他的家里的事，杨谔是一概晓得的。黄伯旦还有一位兄弟，名叫季拔，同伯旦也不合式，只住在家里侍奉父

母。黄伯旦到了任，行查收告，正在十分闹热的时候，忽然，接到安陆府打来的一个电报。拆开一看，是“父于十一日病故，拔拉叩”几个字。伯旦心里大吃一惊，急的直跳起了。忽然心里一动，又复坐下，仔细盘算了一回。暗道：“人家三千头弄来的，我不费一个钱，只凭着自己的聪明才力弄到手。如今是一碗饭已要拿起筷子来吃了，就这样凭空端了去，天下似乎没有这样的笨人。但是电报的事，局里一定有底子的，他若是在外头说开了，传到上司耳朵里，岂不是个匿丧不报呢？我总不懂我们中国人从前定的礼，真正不好，像这样牵制的事实在多。又想，我这位老太爷，他真不晓得怎样不见机，早不死，晚不死，单等我得法才死，可真是受他的害不浅。我记得，从前浙江有一位候补知府某人，他见他儿子飞黄腾达的起来，就想到自己百年之后，儿子要丁忧的，必定要耽误了儿子的正经事业，屡屡的放在嘴上，说个不了，又想不出法子来，后来到底改为承继出去。虽说是本生也要丁忧，到底只要一年了。这才是能体贴儿子的好老子。想我这老子，真不凑巧，这便怎样办呢？我在省里置办东西，应酬朋友，也费了好些。要就这样下来，岂不倒弄成一身亏空？”自己在房里咕唧了一回，把桌子拍了一下道：“没法子，只好这样办罢！”便招呼跟班的，请了舅老爷来，同他说了详细。又叫他去对电报局里说，不要声张，情愿送他五十块钱。如果已经说了出去，就叫他再补一张报来，说是第二电，又还阳了。又叮嘱了多少话，舅老爷便去办理。黄伯旦把一团高兴的心送到东洋外国去了，还是提心吊胆坐在签押房里老等。等了老大一回，舅老爷回来摇着头道：“不成功。”黄伯旦道：“怎样不成功？”舅老爷道：“电报局是大张狮子口，先说了多少官话，是万万不能通融。后来才说到正

文，据他的意思，说这巴县的好处，全在下半年，他只得五十块钱，未免太不值得了。况且，这是安陆的电报发过来的，将来结起总帐来，他们便是作弊。关乎他终身的饭碗，万万不能通融。况且昨天的电报，外间已都是晓得了，做鬼不得。后来，说到舌敝唇焦，才有点活动。他开口是一千银子，还要现交。我替他搓磨到多时，才说妥了六百两银子。如果这边答应，先送银子过去。他这个假电报，明天送来。”黄伯旦听见说局里肯这样办，六百两银子到也不甚在意，便笑着道：“我还道怎样的不成功，原来是银子的事，我作准答应了六百就是了。不过要替我做干净些，你快再走一趟罢。”舅老爷答应着便又去捣鬼。

黄伯旦心里略略放宽，就打算今天先把丁忧的话宣扬开去，明天再把还阳的话也宣扬出去，好等大众周知。便招呼外边，把堂红等一齐都撤了。衙门里上下大小，以及衙役书差，都晓得老爷是已经丁了忧，这是第一天的话。次日一早，同城文武都来问候，黄伯旦一面叫官亲陪着，一面叫舅太爷去催电报局的假电报。等了多时，总不见到，同城文武都兴辞而去。黄伯旦心里十分着急，又叫帐房去看舅老爷到那里去了？自己只推说是孝衣未齐，等齐了就成服的话。就从早上等起，一直等到上火，舅老爷却是回来了。满头是汗，那付张口结舌的神气，真是画也画不出来。黄伯旦急问道：“报呢？”舅老爷道：“可恶已极！可恶已极！昨天同他讲得明明白白，今天一早便送了银子去，也交给他了。那晓得忽然变卦，一定不肯，说是关系他的身家性命。好说歹说，只是不答应。到后来更混帐了，他把这六百银子也不交出来，还说多少不讲理的话。”黄伯旦发恨道：“他说什么？”舅老爷道：“他说你们东家既是父亲

病故，理应丁忧。照你这样办法，是个賄买通同，匿丧不报，闹上去，不但你家吃不住，我们还是与受同科呢。至于那六百两银子，我是并不稀罕，不过借此小惩大戒，也叫你东家晓得点轻重。你们要告，尽管去上告。我急得同他闹了起来，他说既是如此，我们局里是不敢办。你若再闹，我就打个电报，到总局里去请示，如果总局准办就办，不准办就不办。或就近请总局商明制台亦可。我听了他这话，明是挟制。我又怕替老姊丈闹出花头，只得回来，可还有别的法子想？”又用手把头上的小帽子捏在手里，扇了两扇，便道：“我还没吃饭呢。”又跑到门口喊道：“王升，你看看厨房可还有吃的么？”王升答应去了。

黄伯旦只气得一个发昏章第十一，一句话也说不出。又在房里踱来踱去，踱个不了，舅老爷便自去吃饭。黄伯旦晚饭亦没吃，一夜走到天明，也再想不出好主意来。后来，打算迟个一二十天再报。因为这个时候正是开徵，一天一天的日异而月不同。所以打算这样一捱，也总可以有半个多月耽误哩。那晓得，这位典史老爷鄧寿，也是一位脚色。他听见堂翁丁了忧，便想了代理的念头，也不管堂翁报没有报，早已自己进府去了。黄伯旦听见典史早已进府去，晓得这事是瞒不住，没奈何，只得照例出报报了上去。府里果然委典史暂行代理，典史已是由府回来，便即刻专人过来说明，明天一早接印。黄伯旦到此地步，任你再好刁点，也没法子。这两天，黄伯旦已是茶饭不曾沾唇，应不是伤痛他老子，就是为着这颗印要交出去，把他放在面前对着他，朝他淌眼泪。无奈，鄧寿是时一刻不能耽误，只得狠一狠心，含着一包眼泪交了出去，又退到房里去哭了一场。他衙门里人，还当是哭他老子呢！

正在这交印出去的时辰，伯旦的兄弟季拔却来了。原来，季拔听见伯旦署了任，便把家里的事料理一下子，告明了父母，一径到巴县来做二老爷。刚到门口下轿，早看见里面抬了一个亭子出来，外面鼓乐吹打着去了。二老爷也不在意，等他过了，才进来下轿，衙门里已是走得没有什么人了。把二门的上来问清楚了，才赶进去找人去禀知黄伯旦。黄伯旦听了诧异，连忙出来一看，一些不错。连忙说道：“你如何来了？”二老爷道：“我听见你到了任，所以来看你，我要想找点事做做。”黄伯旦道：“前半个月来的电报，可是你发的？”二老爷道：“我不曾发什么电报。”黄伯旦道：“什么话，老太爷怎样？”二老爷道：“老太爷身子狠好，极其康健。”黄伯旦道：“这更奇了。”连忙到房里，取了电报来给二老爷看。二老爷是目瞪口呆，半晌方说道：“那里有这件事？”黄伯旦道：“不好，这一定被那个人做了手脚去了。”连忙喊家人拿帖子到典史老爷那里，叫他不要接印。自己却同二老爷匆匆说了几句，也不及问长问短，又打发舅老爷去问电报局是受了什么人的指使，弄个假电报来瞎闹。不多一会都回来了，典史老爷已是接过了印，并且还有几句说话道：“暂时代理，是奉了本府的札子，并不是自己来抢去的。现在要是送回来，只要有本府的札子也可以，不能凭这边一句话作准。”黄伯旦气得说不出话来。这个挡儿，舅老爷也回来了，说“那个电报是由安陆府发的，真的假的须向安陆府去查考，他们只晓得发到了便抄送，别的一概不知。”黄伯旦恨的咬牙切齿，一面打发二老爷即日动身回去查考，一面做了一个通禀，请上头澈底根究。又因为电报局前日的挟嫌，便无中生有的夹杂了许多话，自己就在衙门里住着候批。到得第二天，觉得不耐烦，便发个电报到安陆府里去问。那边回

话，说“发电报是向从来没有保人，只要交了钱，他怎样写来便怎样替他发，这个是不能认咎”的话。巴县这个电报局得了这个信，又怕把他没入的六百两银子叨登出来，也想先发制人。便上了一个禀帖，说黄伯旦怎样的行贿，怎样的买嘱，最后并且连这位二老爷也说是假的。两个禀帖一同上去，制台便批了“自行查明禀复”几句话。黄伯旦到反弄成一个不能进、不能退。后来，终究为着个六百银子的一笔款，被电局拿住，也就不敢十分搜剔，就糊里糊涂告了一个扫墓假回去。临走的时候，还被这位代缺的典史挖苦几句，更弄的不得主意。只为这代缺的，向来是不接交代，不能不等省里委的人到了，算清交代才能脱身。却好这时候，是收下忙，收漕的时候，这位新任老爷，自然是扫除一切，兼程前进。原来这位新任老爷姓凌，官印是乃本二字，陕西鄜州人，是个秀才出身，为人不时不古。因为黄伯旦到任没得几日，就出这个岔儿，所以于交代各项并不十分苛求。黄伯旦费了多大心机，才把骆青粗煮成功的饭夺了过来，正想安然享用，又被人家夺去。如今是无缘无故的便宜了一个典史、一个新任。可见天下事，任你万般奸巧，亦不免有到绷孩儿的花头。到是这位凌太爷，真是梦想不到的。

如今单说这凌乃本，接印不到一个月，早接到学台的文书，催他开考。这时已经改了策论，凌太爷是秀才出身，于小考的事还算在行。就择日取齐，点名进场，一复、二复、三复，不到半个月，终了场。取的一名案首姓岑，单名裕，字号其身。等到发过长案，岑其身便来拜见，却也生的一表人才。凌太爷心里甚是欢喜，又勉励了几句话，方才退出。等到学台考的时候，却高高进了第三名，少不得拜老师，讲赞见，忙忙碌碌了

几天。岑其身住在城外一个古树镇上，原本家道也还可以过得。只因为他自己利心太重，想要发财，便搭了一个朋友叫林理生，开了一片估衣店。不到一年，折了本，林理生又跑了。岑其身没得法，好容易央亲告友，并自己的余积，才把这件事了下来。经了这回挫折，倒弄得手头拮据起来了。他本弟兄两个，哥哥久已亡故，剩下一嫂一侄。先前已是分过家的，所以倒店的事与嫂子无干。他嫂子姓牛，是个有名的泼妇，动不动就出去骂街。因此，邻里替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做“母大虫”，岑秀才也非常怕他。岑秀才还有一个妹子，嫁给本地一个土财主，姓萧，时常也回家走走。因为岑秀才光景不好，也就看不起他，却同牛氏最好。岑秀才娶妻万氏，生下子女各一，子名阿宝，女命阿惜。这两个孩子颇有点古怪脾气，岑秀才虽是家计艰难，要穿好的，吃好的。岑秀才反正不管，万氏看不过去，也就打上一顿。无奈过去了，还是如此。这年进了学，人家送了贺分，也有几百吊钱的光景，岑秀才不敢用，就结存在一个南货店里，以备收两个利钱，应酬家用，倒也安稳。转眼又是一个年头，这年正是乡试年分。岑秀才邀了几个知己去乡试，便去托他嫂子照应照应万氏并两个小孩子。刚刚这位萧氏姑娘在家，听见了在旁冷笑道：“大嫂子是孤儿寡妇，凡事都要二哥哥照应他点才是，如今倒是二哥哥托大嫂子照应二嫂子了。”岑秀才摸得他们的门道，也不敢再说，就便岔了一句话，走了出来，找了同伴一径进省去了。

这年天气也不热，一到七月半后，总说是不会再热的了。那晓得一个多月不下雨，竟是流火烁金的热起来。岑家的房子虽有几间，大的被牛氏住了去。万氏住的已是侧房，况且院子又小，万氏没得法子，就领了两个孩子在院子里过夜。这院子

被这一天阳光晒过，到晚上还是余威犹炽，到得五更天，恰又凉了，这一个多月，万氏的热毒寒渴是受足了。到得八月初一这天，就发一个头晕，栽了过去。两个小孩子也不晓得什么，还当是他睡觉。幸而万氏的娘家，打发一个人来看他，走到面前看了一眼，面色不对，头上的汗珠如黄豆大；又摸了他的手，却是冰冷的。来人说是“不好，一准是起了急痧！”便赶着扶他起来叫唤，又拿了一个铜钱替他刮痧。牛氏已是听见，过来看了看，一言不发，径自去了。这边医治了一会，才得还醒过来。来人又替他张罗张罗，方才回去。万氏到得晚上，却是浑身发烧，口里乱说胡话，牛氏也只当不知。两个孩子是不晓得什么，这天的晚饭亦没到嘴，哭了三、四场。幸而万氏娘家又派了一个人过来照应，才算敷衍过去。捱到次日一早，由万氏娘家作主，请了一位医生来诊脉。诊了多时，说是脉息已是没了，赶紧备办后事。也不曾开方子，就去了。接着万家的人也来了，看了看万氏的情形，万氏已是口不能言。以手指着自己的口，又指着两个孩子，泪流满面。不多一会，眼光一散，已是断了气。万家的人同着两个孩子哭了一回，牛氏也就过来，指天划地的号哭了几声，便叫去接姑奶奶回来。一会，萧家的姑奶奶也回来了，便大家商议着办后事。又去把万氏房里的衣箱一齐发了出来，一只一只的开看，所有稍为值钱的东西，一转眼就不见了。万家看不过去，却也不便说。只好安慰两个孩子，由着他们姑嫂两个去摆布。他们翻到一只箱子里，把岑其身的存折翻到了，便交给牛氏，说是替万氏办后事。当晚忙着入殓，停放在家，又去传了和尚来念经，万家的人已是回去。就打第二天起，每日是八个和尚拜忏，拜的朝西大悲忏。又买了些鲜鱼、肥肉，说是二奶奶一世没享过福，他死后总要替他

多用两个，方才对得住他。做的菜，有时也端在灵前去摆一摆，有时也不摆。姑嫂两个躲在房里，还有牛氏的儿子三个人，一桌吃了。吃不了的残羹冷炙，就分点给万氏的两个孩子吃。有一顿没一顿，身上的衣服已是出了虱子，头发已是打成疙瘩，也没人来问信。转眼已过了二七，姑奶奶忽然想要写信去通知二哥哥。牛氏道：“我们女人家写什么信，难道万家不会写信么？”姑奶奶听了也觉得有理，从此更是格外的奢华。先前还是逢七焰口，现在竟是每天晚上都放焰口，又热闹又有趣，反正尽着岑其身五百多吊钱用。大家又舒服，又不心疼，又乐得应酬和尚，实是一举两得，止不过难为了岑其身一个人而已。

却说岑其身到了省里，寓在同学的一个公处，叫做莲花潭，同居约有七八个人。录遗过了就去投卷，到得初八进场。到了号里收拾妥当，先到各处去望了一下，等着将近封号，这才回号里去。等到查过了号，弄点东西吃了，就睡觉养神。半夜里题纸下来，岑其身看了一眼，却是从前拟题做过的，心中甚喜。略略的润色了好多，便誊清在卷子上。号里的日子最短，转眼已是天黑了，点了蜡烛，伏在号板上誊写。忽听见号子东头哭声振耳，岑其身急急问号军道：“什么事？”号军道：“闹鬼。”岑其身道：“我时常听说号子里闹鬼，我第一场就遇到这事，我不可不去看看。”就赶紧出了号，往东一直跑去。约摸有四十多号，正是那个哭的地方，门口却是冷清清，没有一人。岑其身大着胆，便在帘子缝里偷眼去看，原来，这个人是个花白胡须的老者。卷子已经誊好，放在号板上，点了三枝香，对着他洒泪呢。岑其身不懂得什么缘故，便揭开帘子问道：“老先生为什么事如此伤怀？”那老者见有人来问他说话，便也不哭了，把

卷子轻轻的放在卷袋里，方才答应他道：“我有我的心事，承你来看我，感激得狠。”接着两边叙了名姓，坐了一回。岑秀才看并没有一点鬼气，便一定要请教老者到底为什么事伤心？老者道：“说起来可痛、可惨、可恨、可悔。你如是已完了卷，不妨就同你谈谈。若是还早，不必耽误你的工夫。”岑其身道：“我卷已誊清十分之八，难得我们有缘，到要请教。”老者又叹了一口气道：“你要听，我就说给你听。我本是省里人，从小的时候最为父母钟爱，六岁就送我到书房里去，念《千字文》、《百家姓》这些东西。到得七岁，先生就叫我对对子，我对不出，先生就替我对。对我父母说，是我对的，父母也是欢喜。我是一无所知，乐得顽耍。又过了年把，叫我念《唐诗三百首》，念了几个月，叫我做，我做不出，也是先生替我做。对我父母说，也说是我做的，我父母极其欢喜。到得十二岁那一年，已经念过了好几部经书，先生又给我一样《启悟要津》念，念了几个月，又叫我做破承题。我只当是我做不出，还是先生做呢。那晓得这位先生不能，一定要我自己做，做的不好，一回骂，二回打，三回罚跪。我也不晓得怎样算好，怎样算坏，也就是糊里糊涂的瞎做。又过了一年，先生才讲书。我以为讲书是最好，那晓得，先生是照着小注念一遍，就算是讲过了。我小时性最顽皮，又欢喜些灵巧的顽意，我见书架子上有一部《博物新编》，我看了有趣。先生不许我看，我只是偷看，又被先生打了一顿，说是邪书。又最喜欢打算盘，加、减、乘、除已是一学就会，还有什么异乘同除、异除同乘等法子。我正要去，又被先生打了一顿，说是耽误功夫。镇日里只许念八股、念试帖，此外一概不许去看。那知八股这一道，我是最不喜欢。无奈，只得耐心去学。到了十七八岁上，又叫我去小考。一

次不取，又要一次，空下来只许做八股。后来好容易进了一个学，以为可以偷空做别的事了，那知道仍旧是只许作八股。我父在日，又时常教训我，说是‘要显亲扬名，只有在八股里搜寻，此外毫无道理。’那晓得一场不中，又下一场，闹到如今，八股已是废了。虽说策论同八股差得不多，但敷衍下去终不好看。要看书也看不进，要学别的也学不成，偌大的年纪，还在这里观光，由后思前，不觉悲恸。我这点香供他，并不是供他做的好，是说我几十年的辛苦都在上头，所以吊他，就是吊我自己。我年纪已大，满身是病，得知这次出去，还能再来不再来？怎教我不伤心呢？”一面说，一面泪珠儿又滚了下来。岑其身听了，也觉惨然，勉强的劝了几句，回到自己号里，赶紧把卷子誊好了。次日一早去交，随即出场。接连二场，三场都已完毕，岑其身甚是得意。回到下处，赶紧吃点东西，足足的睡了几个时辰，方才起来。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文章惜命误煞功名 机械存心变生骨肉

话说岑其身出场之后，这一觉睡得十分酣足，及至醒来，却好同伴的都回来了。都是兴高采烈，就各处去游玩了一回。回来大家讲定，在省城等榜。岑其身怕的川资不敷，不敢答应，就有两个答应不取他的房饭，一定要陪在省里，贪图热闹。其身也只得随遇而安，从此东游西荡。空下来，便把场作互相传观，这个赞那个是“金声掷地”，那个赞这个是“珠光烛天”，如是者又过好几天，却到了九月初十放榜的日期。这写榜的规矩，是关了门在里面写的。主考监临坐在上面居中，房官分左右两边而坐。每拆一卷，先用一个黄条子写了姓名、籍贯、名次，送给监临主考看过，再送到各房官看过，方才交到填榜的去处照写好了，便把这个条子往桌子底下一丢。桌子底下伏的人早已检在手里，走到龙门口，打了暗号，由门缝里送了出去。那些同伙在外的接到了，便纷纷去投送报喜。所以放榜头一天，里面写一名，外面就报一名，等不到榜出来，外边已是传扬都遍了。

岑其身寓里各同学朋友，打这一天，便不许家人们出去，因为要想在家里静等。大家商议好了，就买了些酒菜，慢慢地在家饮酒等榜。虽然心上都是热刺刺地，确都装出镇静样子。一直等到日落西山，还是杳无信息，就有几位不自在了。不是

说头痛，便是说腹胀，托故去歪在床上叹气。在坐的人，就也渐渐的后劲不如前劲了。约摸也有上灯的时候，忽然门外喊了进来道：“伍老爷中了。”这时候伍老爷还在桌子上，正夹了一块鸭子要吃，听见说他中了，不禁心花怒放，却故意做出平常的神气，慢慢的道：“也好，也好。”就有人向他恭喜，他却忘其所以，也不回礼，便把筷子上的鸭子往人家嘴里直送，或是往人家耳朵里直塞。大家看见他欢喜的没有主意，便也不来招揽他。不多一刻，又报说是“陆老爷中了。”陆老爷早已推说肚子痛躲在一旁，后来又被伍老爷一报，更是没了主意，已先在旁边恭桶上出恭，却并出不下来。坐的时候一大，却正有一个屎橛子拖了出来，一听见说是他中了，一跳就起，裤子也没提，拖在地下。因为陆老爷走得猛了，早已绊了一个跟斗跌倒在地，那背后屎橛子还在那里翘然而立。大家不由得哄然大笑，也循例的道了喜。陆老爷定了定心，才重复去整治好了过来，对大家说话。大家还是说笑他，他也有意无意的道：“不是这个讲究，我因为干结了，想要快点好，早灌进点风去活动活动就好了。”岑其身道：“我明白了，这风一定是肚风。这个风颇不容易有，只晓得到底进去没有？”大家又笑，又回头来找伍老爷，问他夹着鸭子为什么往人家耳朵里乱送？伍老爷道：“不是，不是，我是要腾出嘴来说话。不送掉这块鸭子，岂不要堵了嘴呢。”话言未了，又报“戚老爷中了。”这戚老爷果然来的镇定，脸上也没有一点别致神气。大家正在那里佩服戚老爷还是那付神情，岑其身道：“不要慌，还早哩，现在才报到五十三名，还有一大半呢。我们今天一夜不睡，还要等五经魁呢。”说话之间，已不知戚老爷到那里去了？岑其身便去找他，找到大门口，并未看见，只得回来。园子里有一棵大槐树，仿佛有

个三尺高的东西在那里，赶紧过去一看，原来就是戚老爷。一个人藏在树背后发笑，笑得眼泪鼻涕都出来，弯着腰，想是揉肚子呢。岑其身不觉大笑，屋里的人早已跟了出来。戚老爷却是一笑不可收拾，赶紧想板过脸来，无奈五官都不听差遣。只觉得一种快乐的滋味，从心上直涌到脸上，喉咙里便不知不觉的笑了出来。看见大众来看，他狠有点不好意思，好容易收束住了，抖抖衣裳，仍回到大家房里入座。就从这位戚老爷报过之后，早是音信俱无。一直等到天亮，榜也发了，大家也毫无想头。中的自然是手舞足蹈，不中的自然是咨嗟叹息，这也不在话下。过得一日，中的还要拜老师，赴鹿鸣宴，狠有几天忙。不中的便收拾行李，急急动身。

岑其身尤其是归心如箭，无精打采的上了路，不多几日已到了家，大家各自往各家去。岑其身一直到得自己门口，忽然看见一班和尚，穿了袈裟在那里合十膜拜，心里大惊，走进大门，早已看见儿子阿宝穿麻戴孝，不觉心里一跳，觉得一股凄惨从脚跟底下直透到眼睛里来，眼泪已是不由自主滚了下来。阿宝早已看见，喊道：“爹回来了。”岑其身急到自己房门口，只见灵幡高挂，只哎唷了一声，也不问因由，便抢到灵帋里抚棺一恸。正在那个挡里，大奶奶已晓得了，便同了萧姑奶奶走过来，假意劝了一回。岑其身先谢过嫂子的照拂儿女，方才问起病由。萧姑奶奶道：“说也可怜，二嫂子犯了乌痧胀死的。那时大嫂子急得没法子，各处求神许愿，请医生、拜菩萨，只没有用。最可怜是两个侄男女，只闪得一无依靠，实在伤心。”岑其身看见儿子阿宝，一看虽然是穿了一身重孝，鞋子已是没有底了，身上披了白衣裳，里面的衣裳也不晓得有没有？岑其身又忙问道：“还有一个呢？”萧姑奶奶道：“因为他住不惯，所

以送到他外婆家去，听说养得到狠好。”岑其身又问：“这一切费用都向那个借贷的？”萧姑奶奶道：“那个肯借贷？亦就是你二哥的存款，我们替你省俭着用。不过我们商议，二嫂子在日也没有享过一天福，现在又是这样死了，这是他生平末了一件事，就算是他面上多化几个，也是应分。况且二哥以后飞黄腾达，也不干二嫂子的事，所以我们斟酌着，替二嫂子多念几天经，多放几天焰口。一者看看人的心，二者叫二嫂子的娘家也觉得好看，三则也还是称家有无的办法。总共如何用法，统共开了一笔清折，等二哥哥安歇一半天，我们就交过来罢。”牛氏早又接口道：“自那日出事之后，我是没有主意。妹妹回来才说，二嫂子为人是极好，如今短命死了。他到了我们家里，也没过一天快活日子，如今就是这一回了，总要给他风光点好。这才去招呼来这些和尚，替我摆个四十九天的道场。今天刚刚是第四十八天了，明天就圆满。恰好二弟回来了。”岑其身大惊道：“这四十九天道场要多少钱呢？”牛氏道：“我也不晓得，总之笔笔有帐，都是姑奶奶开的，二弟只要看帐就明白了。我的意思，反正是死人面上，难道还想在这里头赚钱么？”岑其身道：“不是这话，我是没有钱用，丧事虽要办，也还要称家有无。若单图死的好看，活的又怎样过呢？”牛氏道：“男子汉大丈夫，再别说这钱的事。况且，像二弟这个人在外头去混，还怕弄不到钱？就是拉点亏空，又算什么。只是二弟将来无论发了多少财，也只好同新弟妇去快活，再不能够顾到他哩。就算是二弟情分厚，也不过拜上几天忏，烧化钱纸，那样九牛一毛的办法，二奶奶还要生气哩。我想，二弟今年虽是没中举，这是早晚总要中的。中了举，中了进士，会上去点了翰林，自然就不愁没钱用了，这几个钱又怎样呢？”岑其身道：

“看我这样，怕没这福分。”牛氏道：“别这样说，一路辛苦了，且歇息一回，我们再过来谈罢。”这事两个人一吹一打，走过自己房里，便去把帐结了。一共结余三十二吊一百四十三文，便连钱连帐通通送了过来。岑其身大略看了看，大半都是五虚六耗，但是关碍着嫂子妹子，也不便多说。这时候人财两空，坐在帐子里，盘算了一夜，不曾合眼。

第二日一早起来，料理房里东西，还有一个衣箱，打开来都是些小衣裳。首饰本来没有，银器也还有两件，这时是一样没有。又叹了一回气，便一直走出大门，往万家来看了小孩子，又问了一问大概情形。岑其身是心神扰乱，坐立不安，同了孩子一径回到家里，又拍着棺材哭了一回。忽然心上转了一念道：还是出了殡罢，省得他们再起新鲜花头。就来同牛氏并萧姑奶奶商议，两个人执定主意，说是要过了百日。岑其身拗不过他，也只得答应了。是四十九日道场已满，暂且把念经的事停了。岑其身算了一算，连出殡用度，这结余的钱已是不够，只得向同学朋友去借贷。也有答应的，也有不答应的，凑来也是不多几个，正没摆布处。恰好他的舅子万士民来了，岑其身还只当往日亲情，同他热落的狠。那知道，万士民却另有一个主意，板着脸道：“舍妹已断了七，也该出殡了。在家虽好，但一则火烛当心，二则死者亦以早些入土为安。所以特地过来请教妹丈，还是打算怎样？”岑其身道：“我也本来打算早办，只是大嫂同舍妹要在家多停几日。又兼我是一钱不名，还要张罗儿文才能办事，因此耽搁下来。”万士民道：“若是妹夫舍不得钱，我家也还发送得起。不过既许了岑府上，又生过子女，活着是岑家的人，死了是岑家的鬼。要是岑家的事要我万家办，也没什么不可以，但未免外观似乎有点不雅相。应该

怎样，或是妹丈银钱为重，亦只管吩咐下来。我家虽俭，也还可以勉力应酬。”岑其身道：“那里话来！无论如何为难，也要想法，岂要贵府化钱的？由我赶紧办就是了。”万上民道：“可还有一句话，我妹子到了你家，苦也苦够了，这是末了一件事，总想老妹丈风光点些，就譬如行好事罢。至于你那两个孩子，总怪我们妹子，不该留这个遗孽。若是妹丈厌烦他，尽管送到我家去，这到不必客气。”岑其身被他气得手足发冷，但不便与他顶撞，只得极力的敷衍。他坐了一回，方才回去。

岑其身一人在家里纳闷，忽然大奶奶又送过一张帐来，是棺木装殓等用，共一百四十吊钱。岑其身格外发急，只得过去问牛氏道：“弟妇的首饰同衣裳还有几件，不知现在藏在那里？”牛氏道：“衣裳首饰均已入殓了。我是替二弟打算盘，所以没另外添置，就把家里的用了。”岑其身一身冷汗，一语不发，闷闷的走了回来。到了床上，一头放倒，叹了一口气道：“我真要死了。”话言未了，只听见窗户外头喊了一声“二哥。”一掀帘子，早看见是萧家的姑奶奶了。岑其身只得起来，寒暄了两句，让他坐下。姑奶奶来道：“二哥这几天脸上甚是消瘦，本来一路辛苦，既落了第，又遭了事，心上总要放宽点才好”。岑其身道：“真正倒运，这真是屋漏又遭连夜雨，行船更遇打头风。像我这样光景，如何又好死人哩？”姑奶奶道：“可怜，可怜！二嫂子人是极好，且同妹子也极说得来。二嫂子模样亦不像短寿的。况且到了咱家，省吃俭用，如今竟是到了这个田地。不说二哥哥难受，就是妹子，也好几天不能睡哩。但是听见万家来催出殡，说起来日子也不少，也可以出了。家里房子少，火火烛烛不大放心，出了到安稳些。”岑其身道：“正是，正是，但是弄的一钱不名，空手打空拳，如何能得办事？”

姑奶奶道：“二哥熟人多，又拉扯得开，只要随便想想法子，也就够了。场面上只要下得去，难道还要十二分挑剔不成？”岑其身道：“不易，不易，如今世界上人，说起钱来，便同他有杀父之仇的光景。多半有因此绝交的。”姑奶奶道：“这也是没法子的事，也只好下气去求求人家。”岑其身道：“我想同妹子借一百吊钱用用，下余我再去凑，不知妹妹可能答应？”姑奶奶道：“自己兄妹，要是妹子可以设法，断没有推托。不要说借，就是二嫂子面上，我送个一二百吊钱，也是应该。无如现在也正是没处设法。”岑其身道：“我一定还，断断不敢宕欠。”姑奶奶道：“二哥不要多心，前月大嫂子定媳妇，妹子也还送过百十吊钱。这是二嫂子的大事，一样嫂子，难道妹子还分厚薄？但是手头现成，尽管用也不妨，实系现在一筹莫展。”岑其身道：“妹妹照应点罢，如果不肯空口白话，就写张借据，或起个利息，统通可以。”姑奶奶道：“二哥怎样说，妹子到这样小气起来？去年是把万把银子去替妹夫捐了一个大花样的知县，分发云南，下余的又置了地，现在可真是没有钱了。我要哄你，我就不是人。”岑其身道：“妹子没有也没法，我现在住的这几间房子，是我受分的。如今请妹妹去抵给大嫂子，以后我要有住处，我就搬去住；要一时没处住，我就出房钱便了。本来我想卖了，一者是不犯着便宜外人，再者搬了个外姓来，大嫂子那边也不方便。”萧姑奶奶道：“也好，我去替你问问他罢。可是一句话，停过灵的房子，人家是有点犯忌讳的。大嫂子虽然不在乎这间房子，但是二哥哥是办正经事，帮忙也是应该，何况还有房子抵呢？就这样办罢，我去去就来。”当下站起，走到牛氏房里叽咕了老大一回，方才回来坐下道：“话是已经说了，大嫂子本来不要。后来我再三去说，方才答应了，只

要二哥哥写一张归并据给他。以后再住就尽管住。大约每月按着一分五厘扣房租就是了。自己的家里人，大嫂子并不是一定要较量，实在大嫂子没钱，还要去另借。人家是一定要利息的，这房租就是拨给人家的利息。”岑其身道：“好，好，费心得狠，我就照办。可不知嫂子说了多少钱？”萧姑奶奶道：“说了二百吊钱，他还不肯，后来费了多大的事才明白了。”岑其身道：“难道这房子就只值二百吊钱？”萧姑奶奶道：“不是这样说，房子虽值几个钱，从来说得好，裁衣不值缎子价。况且二哥哥又不是卖的，将来原可赎还。妹子的意思，到是轻点好。”岑其身道：“那末，又何必要我写归并据呢？”萧姑奶奶道：“那是他孤儿寡妇的算计，二哥将来赎屋，难道大嫂子还霸住不许赎么？”岑其身一心想要钱用，也没得法，只得答应了照办。又道：“我不懂，我走的时候，箱子里大衣裳也还有十几件。就算是装殓了几件，还有好些，如今一件没有，不知道是怎样一回事？”萧姑奶奶道：“都装殓了，那里还有多余？”岑其身道：“我不信，这口〔棺〕材里会装得许多？”萧姑奶奶道：“看着不大，装起来才晓得，妹子是亲眼看着办的，那里会错？”岑其身也不便再言，只得拣了一张纸写了一张归并据，放在桌上，又道：“前几天，万家人白说了多少闲话，不知道什么意思？”萧姑奶奶道：“我却有点晓得，万家常有人到我家里，说二哥哥心太狠，只打算闷在家里，怕抬出去化钱。我听了心上狠不愿意，我还着实抢白了他一顿。总之，我们办我们的事，别的不说，出殡这一天，一班僧、一班道士是要的；四邻亲戚来的人，饭是要吃的。坟上开圻破土的这些事，也狠不少。我们的帐房胡子廋是个老手，叫他来帮忙，决不得错，断不要你多化一个钱。如今，我先把你的钱据两交了再说。”便拿了归并

据，径到牛氏房里。

不到一会，果然由胡子廋送了一张二百吊钱的票子过来。岑其身便同他商议出殡的事，胡子廋道：“二先生不要问，一切由我包办，断断不会有一点失错。”岑其身道：“大约要几个钱呢？”胡子廋道：“我已经开了一篇帐，照帐是万万不能少的了。”说着，便解开手巾包，取出一张白纸写的帐目递过来。岑其身接到手里，从头至尾看了一遍，觉得大半都可不必，诸如请阴阳〔先〕生洗宅，以及鞭炮歌唱这些事。后来看到结总一笔，总结是实估钱一百九十八吊八百四十九，岑其身扑嗤笑道：“好，好，我总算还剩百十个钱。”嘴里虽说，心里却舍不得，就与胡子廋较量起来。胡子廋也不多说，赶紧站起，请了姑奶奶过来。姑奶奶先看了一看帐道：“这就狠好，幸而胡先生是老手，第二个人，照这个价钱真办不下来呢？”岑其身道：“我是还要大大删减点好。”姑奶奶道：“算了罢，二哥哥！这是二嫂子的末了一件事，多就多两个罢，何必这样较量？此后不论二哥哥发了几十万的家私，还与二嫂子什么相干？”岑其身只是不肯，总要删减。姑奶奶忽的一笑道：“我知道了，二哥哥是想多剩几个钱娶新嫂子哩。无论这个钱本是借了办丧事用的，亦断断不能去办别事。就是二哥哥要娶新嫂子，也应该另外打算，不应该在死嫂子面上去留新嫂子的地步。况且也要图个吉利，不嫌这钱来的背晦么？”岑其身道：“不是这话，死的死了，活的也要过。难道出了殡，我父子几个就可以不吃饭么？”萧姑奶奶道：“二哥哥，快别说这没气力的话。总而言之，这会的事，如果太不像样，不但对不起死的，抑且叫外人看着笑话。妹子只好斗着胆替做了主罢。”便对胡子廋道：“你去照着单子办罢，诸事有我哩。”岑其身被他弄得没法，只是叹气。胡子廋答应一

声，一径去了。姑奶奶又道：“二哥哥，看开些，你看那些做大事业的，那一个不是在亏空里钻出来的？这又什么要紧。”姑奶奶说毕，也就到牛氏房里去坐。这边办事，胡子麀果然按着单子去办。出殡已过，岑其身是一家如洗，没得一点法子。忽然接得一封信。要知信内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本篇校点者：孙继林 责任编辑：王继权）

两 晋 演 义

目 录

序

第 一 回

晋武帝平吴恣淫佚

册贾妃祸水伏官帟·····567

第 二 回

假遗诏杨骏恣威权

正中官贾妃要册立·····572

第 三 回

恣威权庸人取败

灭伦理恶妇废始·····577

第 四 回

辅王室宗藩争政权

诛大臣内官传假诏·····584

第 五 回

兔死狗烹楚王被戮

逼夫弑母贾后行凶·····590

第 六 回

杨太后饿死金墉城

卫元德投降鲜卑部·····595

第 七 回

报私仇孙秀召边衅

觐政柄赵王结中官·····600

第 八 回

恣猖獗齐万年称帝

笃忠贞周孝侯捐躯·····605

第 九 回

锦障金灯石崇斗富

焚琴煮鹤绿珠坠楼·····610

第 十 回

征氐羌孟观领重兵

废太子中官施毒计·····616

第十一回

恶贯满盈中官饮鸩

威权纵恣同室操戈.....622

第十二回

惑群小赵王窃神器

讨国贼宗室起义兵.....628

第十三回

诛篡逆惠帝复辟

弄威权齐王被戕.....634

第十四回

觐大位两镇称兵

误昏庸一王死难.....640

第十五回

走贤王东晋肇丕基

纵刘渊中华开扰乱.....646

第十六回

遭寇乱惠帝返洛阳

报父仇李雄霸全蜀.....652

第十七回

托汉裔刘渊称王

乱晋室张方劫驾.....659

第十八回

勇石勒匹马敌晋兵

恶张方专权召内乱.....665

第十九回

伤时局刘弘劝和

拟迎驾周权被戮.....671

第二十回

拟构和河间杀张方

启纷争李成即帝位.....677

第二十一回

奉伪诏成都王身死

误中毒晋惠帝驾崩.....683

第二十二回

谋造反陈敏死建业

代报仇汲桑下邳城.....689

第二十三回

归荏苒汲桑被杀

投刘渊石勒封王.....695

序

自《三国演义》行世之后，历史小说层出不穷。盖吾国文化开通最早，开通早则事迹多。而吾国人具有一种崇拜古人之性质，崇拜古人则喜谈古事。自周、秦迄今，二千余年，历姓遭代，纷争无已，遂演出种种活剧，诚有令后人追道之，犹为之怵心胆、动魂魄者。故《三国演义》出，而脍炙人口，自士夫以至舆台，莫不人手一篇。人见其风行也，遂竞效为之。然每下愈况，动以附会为能，转使历史真相，隐而不彰，而一般无稽之言，徒乱人耳目。愚昧之人读之，互相传述，一若吾古人果有如是种种之怪谬之事也者。呜呼！自此等书出，而愚人益愚矣。吾尝默计之，自《春秋列国》以迄《英列传》、《铁冠图》，除《列国》外，其附会者当居百分之九九。甚至借一古人之姓名，以为一书之主脑，除此主脑姓名之外，无一非附会者。如《征东传》之写薛仁贵，《万花楼》之写狄青，是也。至如《封神榜》之以神怪之谈，而借历史为依附者，更无论矣。夫小说虽小道，究亦同为文字，同供流传者。其内容乃如是，纵不惧重诬古人，岂亦不畏贻误来者耶？等而上之者，如《东西汉》、《东西晋》等书，似较以上云云者略善矣，顾又失于简略，殊乏意味，而复不能免蹈虚附会之谈。夫蹈虚附会，诚小说所不能免者，然既蹈虚附会矣，而仍不免失于简略无味，人亦何贵有此小说也？人亦何乐读此小说也？况其章回之分割未明，叙事之不成片段，均失小说体裁，此尤蒙所窃不解者也。

《月月小说》社主人，创为《月月小说》，就商于余。余向以滑稽自喜，年来更从事小说，盖改良社会之心，无一息敢自己焉。至是乃正襟以语主人曰：“小说虽一家言，要其门类颇复杂，余亦不能枚举。要而言之，奇正两端而已。余畴曩喜为奇言，盖以为正规不如谑谑，庄语不如谐词之易入也。然《月月小说》者，月月为之，使尽为诡谲之词，毋亦徒取憎于社会耳。无已，则寓教育于闲谈，使读者于消闲遣兴之中，仍可获益于消遣之际。如是者，其为历史小说乎？历史小说之最足动人者，为《三国演义》。读至篇终，鲜有不怅然以不知晋以后事为憾者。吾请继《三国演义》以为《两晋演义》。虽坊间已有《东西晋》之刻，然其书不成片段，不合体裁，文人学士见之，则曰：‘有正史在，吾何必阅此？’略识之无者见之，则曰：‘吾不解此也。’是有小说，如无小说也。吾请更为之，以《通鉴》为线索，以《晋书》、《十六国春秋》为材料，一归于正。而沃以意味，使从此而得一良小说焉。谓为小学历史教科之臂助焉可，谓为失学者补习历史之南针焉亦无不可。其对于旧有之《东西晋》也，谓余此作为改良彼作焉可，谓为余之别撰焉亦无不可。庶几不以小说家言，见谓大方；而笔墨匠亦不致笑我之浪用其资料也。”主人闻而首肯。

乃驰书告诸友曰：“吾将一变其诙诡之方针，而为历史小说矣。爱我者乞有以教我也。”旋得吾益友蒋子紫侔来函，勗我曰：“撰历史小说者，当以发明正史事实为宗旨，以借古鉴今为诱导，不可涉虚诞，与正史相刺谬。尤不可张冠李戴，以别朝之事实，牵率属入，貽误阅者”云云。末一语，盖蒋子以余所撰《痛史》而发也。余之撰《痛史》，因别有所感故尔，即微蒋子勉言，余且不复为。今而后，尤当服膺斯言矣。操笔之始，因记之以自励，著者自序。

第一回

晋武帝平吴恣淫佚 册贾妃祸水伏宫帏

话说战国时，孟子有言：“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此一句话，竟成为后世历代兴亡之定例。就如《三国演义》开篇第一句所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合即是治，分即是乱。起伏相寻，更无宁息之日。中间许多历史，一时也难说尽。此时且承《三国演义》之后，从晋朝说起。

晋武帝司马炎降伏孙皓之后，虽说是三分归一统，其实有晋一代能称一统者，中间仅得二十余年。晋武帝受魏禅之后，直至太康元年庚子，始平定吴国。及至惠帝太安二年癸亥，李特称成，改元建初。^①次年甲子，刘渊称汉，复改为赵改元元熙。愍帝建康四年丙子，刘曜破长安。次年愍帝遇害，元帝方即位于江左。自此之后，便十六国分争，终晋之世，干戈未息。自来号称一统之治者，未有如晋之扰乱者也。^②

大势表过，再叙正文。却说晋武帝受魏禅之后，却也摹仿古人，崇尚俭德。迨及平吴之后，取吴宫中美女五千人，到洛阳来，分派在各宫居住，渐恣骄奢淫佚。此五千宫人，本是江南秀女，生长沃壤之乡，虽经选入吴宫，原未受过苦楚。今无端取入洛

^①眉批：庚子至癸亥，中间仅得二十四年耳。

^②眉批：两晋大局，尽此数言。

阳，沿路车烦马殆，不胜风尘劳顿之苦。既入晋宫之后，与那北地胭脂杂处。北方人生成粗糙，未免相形见绌。孟子有言：“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武帝从前虽有几个宠幸宫人，到此时见了江南秀媚女子，遂将从前宠爱之人，都视同粪土，一心要宠着江南美人。然而其数有五千之多，人人似玉，个个如花，正不知从谁幸起。于是宸衷独断，想得一妙法，敕令有司，传集灵巧工匠，造成一辆灵巧轻便四轮车，此车只容一人乘坐，不用马拖，不用人挽，车辕之内，恰能拴一头胡羊。造成之后，武帝命送至宫内，拴上胡羊，也不带内侍，自己乘上羊车，在羊身上加上一鞭，那羊便驮着车，向前乱蹿，却又不加部勒，任凭此羊蹿至何处，即在何处幸宿。一班江南美女，沿路上受尽千辛万苦，到了晋宫，谁不望仰承宠幸！一得羊车之信，便各人均去研究引羊之法。

有一个北地宫女，其父本以牧羊为业，素知羊于色喜青，于味喜咸，因在自己宫门上，插了几枝竹叶，又在宫门外浇了一地盐卤。适值武帝乘羊车而过，那羊望见竹叶，即向青处蹿去。及至竹叶之下，又尝着盐卤味道，便低头饮卤，不肯前行。武帝是日，即在此宫住宿。明日，此宫人又复如此，羊车又来。一连数日，这插竹泼卤之法，便传扬出去。于是合宫之人，纷纷效尤，武帝大悦。从此御驾驻蹕，惟羊所命，因此渐入荒淫。

然帝虽耽酒色，尚未尽忘朝政。鉴于魏代朝廷之孤立，乃大封子姓为王，令各就藩封。诸王中有贤能者，征取入朝秉政，以辅翼此万世无疆之基。争奈连年用兵，库帑支绌。平吴之后，又值鲜卑慕容涉归鲜卑，戎部之名。慕容，姓，涉归，名。反，寇昌黎在今热河塔子沟界。不免命将出师，又是一番军务。

先是汉、魏以来，羌、胡、鲜卑，羌、胡皆戎部名。降者多处之塞内诸郡，其后屡因忿恨，杀害地方长吏，渐为民患。^①武帝即位，御史郭钦上疏曰：“魏初民少，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内及京兆、魏郡、弘农，往往有之。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地矣。宜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渐徙内郡，杂胡于边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万世长策也。”疏上，武帝不听。至是，鲜卑遂先为戎首。

朝廷方望万世承平，忽多此意外军事，益形困疲。宫中一切度支，未免略从裁减，武帝深滋不悦。因仿汉朝纳金拜爵之制，所纳金，即取作宫中费用，外间未免啧有烦言。会武帝亲祀南郊，礼毕，帝问左右曰：“朕可方汉何主？”司隶校尉刘毅对曰：“桓、灵。”帝讶曰：“何至于此？”对曰：“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灵不闻此言，今朕有直臣，固胜之。”口虽如此说，心中终是怏怏不乐。回至宫中，左右报杨皇后^②病危。帝闻报，亲往省视，握手慰问。时太子衷在旁，后指太子曰：“妾死，恐他人不能善视此子。妾从妹名芷，字季兰，幽娴贞静，可主六宫。妾死，愿陛下立之，便托其善视吾儿。”言讫而逝。

帝见后死，不胜哀悼。治丧既毕，即册立车骑将军杨骏之女为皇后即元后从妹也。骏弟名珧，闻其侄女册为皇后，上表曰：“自古一门二后，未有能全其宗者。乞赐铁券，藏诸太庙，

①眉批：此五胡大闹中华所由来也，不可不知。

②眉批：按：此杨皇后乃元后也。其从妹乃悼后，元后卒于泰始十年。此时所叙乃太康二三年间事。小说家固不妨稍为参差，以顺笔势也。

以免异日之祸。”帝笑曰：“何多怯也！”即赐铁券藏太庙，拜骏为将军，封侯。骏自是骄傲自得，擅威揽权。

杨后自承册立以后，虽然视太子衷如己出。无奈衷生性愚鲁，后每劝帝为之选择师傅，以冀启诱其聪明。元皇后服满，即拟为之册立元妃。当时卫瓘、贾充皆有女可入选。卫瓘女美而贤，贾充女丑而妒。充思藉女以自固其位，因赂帝后左右，极称其贤。遂定立贾氏为太子元妃。妃奇妒而有权术，长太子二岁，太子颇畏之。杨后又赐谢才人与太子。未几，谢才人有孕。贾妃闻之，大怒。佯召才人与宴，借故发怒，亲起驱逐，才人急走。妃取壁间画戟，遥掷才人，才人举手格之，戟坠地。妃意将藉此而陨其孕也。而才人卒生一子，名遹。遹生而聪明，帝每谓其似宣帝司马懿。遹年五岁，适宫中夜失火，帝登楼望之。遹牵帝衣至暗处，帝怪问何故？遹曰：“暮夜仓猝，宜备非常，不可使人望见人主。”帝自是愈奇之。

其时太子昏愚，朝臣共知。尚书令卫瓘，每欲与帝议易储，而不得其便。一日，帝赐群臣宴于凌云台，在洛阳县，魏文帝所造，登之可望见孟津。瓘佯醉，以手抚御榻曰：“此座可惜。”帝会其意，而不便明言，因佯作大笑曰：“卿真大醉耶？”不料卫瓘言时，贾充恰好在旁。宴会散后，充即使人以此事密报贾妃。贾妃大惧，遍贿外廷及东宫诸臣，使暗辅太子。

话说武帝自闻卫瓘之言，心中迄自闷闷。一日，帝拟召东宫官宴，密书一疑难事，将在席间使太子面决，以试之。时帝后左右，皆贾妃心腹，帝后之一举一动，贾妃莫不知之。是日有人密报此事。贾妃闻报，一面使人探听所书疑难事系何事，一面使人暗召给事张泓，密与计议。泓曰：“元妃放心，倘探得所书疑难事，臣自有处置，总不使太子蒙讥也。”正说话间，武

帝身边近侍，探得所书疑难事，抄录送来。贾妃大喜，重赏内侍。即以抄录之稿，交与张泓，曰：“卿好为之，他日必不相忘。”泓袖稿辞出，即往见太子。代为拟定判断之词，令太子熟读，不可忘一句一字。又嘱抄写数遍，务极纯熟。

不数日，帝果大宴东宫官，兼召太子与宴。酒过数巡，帝出一纸，命太子曰：“此有一疑难事，汝试判断之。”一时，东宫师保骤闻此言，都面面相窥。明知太子姿质愚蠢，平日又不肯读书，今日面试，他如何判断得出？少不免要担一个训迪无方之罪。正在忧虑出神，只见太子取过那纸，看了又看，故意沉吟了一会。愚蠢人做起鬼来便不愚蠢。请了纸笔，一挥而就，呈上武帝。帝接过一看，不觉喜形于色，仍命行酒。众师保见帝面有喜色，方才放心。然而又不解太子何以忽然一旦能立决疑难？是日尽欢而散。

次日，帝大会群臣于殿廷，出太子所判语，与群臣共观，而先示卫璠。璠视之，慚惶踖踖，不能自安。自此武帝易储之念尽消，而宫庭之祸根伏之愈深矣。

不知后事若何，且听下回分解。

晋武号称英明之主，吞蜀、篡魏、灭吴，不可谓非一时之雄才也。然不纳郭钦之言，致召外侮于日后；误册贾充之女，致酿内乱于目前，英明果安在哉？

作小说难，作历史小说尤难，作历史小说而欲不失历史之真相尤难。作历史小说，不失其真相，而欲其有趣味，尤难之又难。其叙事处或稍有参差先后者，取顺笔势，不得已也。或略加附会，以为点染，亦不得已也。他日当于逐处加以眉批指出之，庶可略借趣味以佐阅者，复指出之，使不为所惑也。

第二回

假遗诏杨骏恣威权 正中宫贾妃要册立

却说贾妃自从贿通张泓，代太子拟作判词，瞒过武帝之后，愈加骄纵。其对太子，尤不守妾妇之道，太子亦愈加畏惮之。一时偶有违言，妃辄恶声问曰：“汝之储位，谁代定者？”自此太子遂慑伏于雌威之下，武帝、杨后那里得知？外面是国丈杨骏总揽大权，大小百官有事，先启杨骏，然后敢奏知武帝。举朝侧目，诸王皆不自安，旦夕谋分其权。武帝此时，惟有极意声色，渐渐成疾，更不理朝政。

时杨骏颇忌诸王在侧。汝南王亮宣帝第四子。宣帝即司马懿。清警有才，骏忌之尤甚。请于武帝，拜亮为大司马，都督豫州诸军事，出镇许昌。今河南开封府许州。武帝准奏。因又想到太子驽劣，杨骏威权日甚，恐自己百年之后，或有他变，索性将各皇子都封了藩。徙封皇子南阳王柬为秦王，都督关中；玮为楚王，都督荆州；允为淮南王，都督扬州诸军事。以上三王是太子同母弟，所以令其分镇要地，即日秉节就藩。又封皇子乂为长沙王；颖为成都王；晏为吴王；炽为豫章王；演为代王；更封皇孙遹为广陵王。皆以年幼，留居京师，俟及岁就藩。又封心腹王佑为北军中候，典领禁兵。安排既毕，默念太子虽愚，有此一番布置，更兼皇孙遹人甚聪明，或者可以匡正其父。更兼他日承嗣大统，自然英明果断。看看杨骏窃弄威权，

心中迄自闷闷，又以碍于杨后情谊，不便奈何他，因此怏怏不乐，病势日增。杨骏以内戚之故，不时进宫视疾。汝南王亮知武帝病甚，尚未就藩。每思进内省视，奈宫门侍卫，俱受了杨骏命令，不肯放入。延至次年四月，病势益加沉重，杨骏乘武帝昏迷不省时，将一切紧要官寮，纷纷更动，遍树私人。自己却入宫亲侍左右。名为侍疾，实则暗中监察，恐防有变。武帝偶然清醒，自知不起，命召中书监华廙进宫草诏，命汝南王亮及杨骏夹辅王室。就在御榻前钤过御宝。

华廙捧了诏书，回到中书府，正要宣布，忽报车骑将军杨骏来拜，华廙连忙出迎。杨骏曰：“适所草诏书，似乎微有不妥，乞借一观。”华廙不知是计，即取诏书与之。杨骏略视一遍，即纳入袖内，曰：“此等大事，尚容商量。明日再送还可也。”言罢兴辞。华廙目定口呆，不知所措。至明日日昃，不见送还，遂亲诣杨骏府索取。阍人回言：“已进宫侍疾去了。”只得怏怏而回。

且说杨骏赚了诏书，仍回宫中，与杨后私议：“若令汝南王亮共事，未免分权。并且陛下一旦晏驾，内亲之势即衰。我已赚得诏书在此，好歹将他没下，覷便再草一通，庶可独当一面。”杨后见是父亲之言，有何不依。过得三日，武帝又复昏沉不省，杨后乘间奏曰：“天佑晋室，陛下早廖，社稷之福也。脱不幸，谁可辅政者？”武帝昏沉中，张目四望，见只有杨骏在旁，便闭目不语。后又奏曰：“妾父骏，年来尽心王室，可使辅政乎？”武帝此时已不知人事，微微点首。杨后即矫旨召中书监华廙、侍中尚书何劭进内。三人应召入宫，时武帝已是仅剩一丝之气了。杨后命何劭口宣武帝遗诏，命华廙执笔书之，诏略曰：

昔伊望作佐，垂勋不朽；周霍拜命，名冠往代。侍中、车骑将军、行太子太保、领前将军杨骏，经德履哲，鉴识明远。毗翼二宫，忠肃茂著，宜正位上台，拟迹阿衡。其以骏为太尉、太子太傅，假节都督中外诸军事，侍中录尚书、领前将军如故。置参军六人，步兵三千人，骑千人，移止前卫将军珧故府。若止宿殿中，宜有翼位。其差左右卫三部司马各二十人，殿中都尉司马十人，给骏。令得持兵仗出入。此等遗诏，真是千古仅见，末一语尤奇。（诏本晋书）

写毕，杨后当着华廙、何劭，呈与武帝。武帝只张目一看，旋即闭目不语。杨后即亲手用过御宝，交与廙劭二人。

又延了两日，武帝驾崩。太子率领百官，举哀哭临。杨骏遵奉遗诏，自称顾命大臣，率领百官，奉太子衷即皇帝位，是为惠帝。改元永熙，尊皇后杨氏为皇太后。加杨骏太傅、大都督、假黄钺，封临晋侯，骏，晋臣也。而封之曰临晋，不知当日何以出此。百官总已。杨骏自是踞宿太极殿，以虎贲兵百人自卫。

汝南王亮一向以武帝病重，未曾出都。至是知杨骏领兵，盘踞大内，其心叵测，遂不敢入内临丧，惟哭于大司马门外，上表请送葬之后，方始就藩。惠帝得表，不知就里，可笑。只教交与杨太傅。可笑。杨骏此时威权无二，恐人暗算，特命其心腹外甥二人夹辅左右。一名段广，专管机密；一名张邵，使典禁兵。都同住在太极殿内。梓宫大殓时，六宫妃嫔，集殿内哭送，杨骏亦不下殿。至是得汝南王表，即与段广商议。广曰：“汝南拥兵不行，其志叵测，宜慎防之。”骏曰：“吾先令张邵密引兵擒之，如何？”段曰：“先帝新丧，人心未定。如此，是召乱也。”骏曰：“倘彼图我，奈何？”段曰：“使彼偶露逆迹，则擒

之有名矣。”骏曰：“汝何不探之？”

段广领命，即密派心腹细作到汝南王营中，布散谣言说：“太傅将讨汝南王矣。”汝南王得此谣言，十分惊讶，即与廷尉何劭商议。劭曰：“杨骏弄权，神人共愤。闻先帝已草定遗诏，以王为顾命。诏被杨骏遁去藏过。后一诏，乃杨骏所伪者耳。今朝廷诸臣，方倾心于王。王若率领所部，入清君侧，诛杨骏，辅嗣君，此不世之功也。”王不能听，又疑惧滋甚，遂连夜奔赴许昌。劭仰天叹曰：“己不讨人，而畏人讨，愚哉！惜哉！”

却说杨骏知汝南王已去，益无忌惮。其稍稍畏之者，惟贾妃一人。原来武帝崩后，惠帝既尊杨后为皇太后，百官进秩锡爵有差，独未册立正宫。一日，惠帝退朝，贾妃便问今日外廷何事，惠帝略举数事以对。无非是封赠百官之类。贾妃曰：“廷臣皆有封赠，内宫当何如？”惠帝默然。原来惠帝生性驽劣，愚昧过于村童。尝一日，游御苑，闻池沼中蛙鸣声，乃问左右曰：“此蝌蚪者，为公乎？为私乎？”左右皆匿笑。又值岁饥，廷臣奏报荒歉。惠帝问荒歉何状？廷臣不得已，以田畴失收，民不得食之状告。帝曰：“田畴失收，民所不得食者，米麦耳。既无米麦，何不食肉糜？”遂成千古笑柄。诸如此类，其驽可知。此是后话，表过不题。

且说贾妃见惠帝默然无语，不觉怒曰：“陛下今日尊居九五，便忘当日。不知先帝在时，陛下得安储位，是谁之力？今老嫗且上尊号，百官皆得进秩，偏我值不得一册！”惠帝啜囁曰：“廷臣亦曾议来。”妃曰：“议便如何？”帝呐呐曰：“廷臣谓尚在苦次，不宜册后。”妃唾曰：“上尊号便不妨苦次，进百官便不妨苦次，偏我便碍着苦次，莫非杨骏那厮阻挡？”帝摇头曰：“不。”妃曰：“不然，便是汝南。”言汝南王亮也。帝仍摇

头。妃冷笑曰：“身为九五，乃不能庇一妻。”良久，帝乃曰：“惟卿所命。”妃曰：“区区一册，也不值如此张皇。你看我偏做不得主。”言罢，便命侍臣召中书监来。内官领命，召华虞进内。朝见已毕，帝与妃皆默然无言。华虞偷眼觑视，见贾妃怒容满面，惠帝蹑蹑不安之状可掬。正不知为着何事，又不敢启问。良久，忽闻贾妃盛气曰：“偏是要我做主，我便做主。”半晌，惠帝谓华虞曰：“册立皇后。”华虞领旨欲退，贾妃大声叱曰：“偏是遗诏在宫内草得，这便使不得。”吓得华虞战栗请罪。然后请过笔墨，当面草诏。内侍素来逢迎贾妃，至此不等分付，早去请过御宝，当面钤印。事毕，华虞方才辞退。妃曰：“汝便去宣告廷臣，明日告庙。”华虞诺诺而出。贾妃逼着惠帝，次日吉服祭告太庙，册立贾氏为皇后。贾后也循例到杨太后及惠帝前谢恩。然后凤冠翠羽吉服，御鸾仪官受六宫妃嫔之贺。自贾妃册立中宫之后，而宫庭之祸愈亟矣。

不知宫庭之祸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杨骏之恣威弄权，于此时观之，甚似汉之曹操、魏之司马。及观至其失败处，则仅可拟之以董卓。盖无操、懿之才，而学为操、懿，未有不败者也。

册立贾妃一节，纲目书：“帝崩，太子衷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立皇后贾氏。”遂昌尹氏言：“立后，国之吉礼，必有盛仪。若天裂为之，则非尊祖承祧之意。若必备六礼，则国有大丧，岂宜行此。（中略）纲目上书帝崩，次书尊皇太后，次书立后贾氏。比而观之，其义晓然在中”（下略）云云。是以此为乱政之始也。故演义亦特书之，而故点染其辞，以为趣味。

第 三 回

恣威权庸人取败 灭伦理恶妇废始

且说贾后自正位中宫之后，扬扬自得，觑惠帝昏昧，便欲从中干预朝政。适惠帝从群臣之请，立广陵皇遙为太子。惠帝因子及母，遂封谢才人为淑媛。贾后大怒，瞒过惠帝，与黄门董猛商量，设法将谢淑媛幽禁别宫，不使与太子相见。^①又怕太子他日报仇，想要设法废立，又苦于自己无所出。探知其妹已有身孕，密召入宫，与之商议，如此如此，其妹应允。出宫回家，便告知丈夫韩寿，韩寿自然乐从。贾后遂串通太医令程据，自称有孕，日以败絮塞在衣服内层，以示膨胀之状，愚弄惠帝。惠帝果然欢喜。^②

及至其妹足月，产下一子，即使人暗中抱入宫内。贾后大喜，亦自伪称临盆，尽去身上败絮，使人报知惠帝。惠帝大喜，便欲宣告廷臣。贾后曰：“此时正在谅暗，天子居丧之称。生子不宜显告。”^③惠帝遂止。故所有洗三弥月，只在宫中热闹。

贾后谓惠帝曰：“皇子诞生，例当晋百官爵秩。今以谅暗之故，虽不能遍及群臣，然而二三勋戚，也不可不加恩。”言时

①眉批：惠帝之昏庸可知。

②眉批：此非独昏庸，竟是死人矣。

③眉批：忽然讲礼，可笑。

开出贾午、韩寿、赵粲三个，求惠帝加官。惠帝连声应诺，却一连三日不见动静。贾后向惠帝追问，惠帝默然，禁不得贾后再三盘诘，惠帝只得直告曰：“杨太傅不允。”贾后大怒曰：“汝贵为天子，封一二外戚，且不能作主，安望治天下耶？”又恨恨曰：“杨骏老奴，吾誓灭之！”遂与董猛商量。董猛曰：“殿中中郎孟观、李肇，素来恨杨骏不迁转其官，与之有隙，若召与计议，事必有成。”贾后遂夤夜召二人入宫密议。董猛从旁赞助曰：“二君若为皇后立功，且可锡爵，岂但迁转。”孟观曰：“杨骏弄权，宁独皇后震怒，凡属臣下，罔不切齿！诸王尤甚。臣意不如于诸王之中，召一二人入朝，商议政事，却另付以密诏，使率领兵士，入清君侧，必有应者。”贾后曰：“何人而可？”李肇曰：“楚王玮，少年果锐，威望素孚，又是陛下同母弟，宜速召之，必得其力。”贾后曰：“若往宣召，杨贼不定生疑。不如使人往告楚王，使之自请入朝，可以不露痕迹。但不知何人可往？”李肇曰：“臣与楚王有一面之识，愿往说之。”贾后大喜曰：“卿明日便行，切宜机密。事若有成，不忘报也。”孟、李二人辞出。

次日李肇推说有病，不能入值，却微服私行，星夜驰往荆州，入谒楚王。王问何来，肇曰：“奉天子命而来。”王索诏书，肇曰：“无也。”王曰：“岂有数千里而传口诏者乎？”肇请屏退左右，造膝密言曰：“晋室江山，危在旦夕，王知之乎？”王惊曰：“何谓也？”肇曰：“天子仁慈，杨骏骄恣，近日更于朝中遍植心腹，其志叵测。天子如日坐荆棘中，前日密诏某来，与王计议。请王提兵入京师，天子当付以诏书，使王诛逆贼。出其不意，擒之易如反掌。倘一泄漏，则杨贼羽翼众多，非但于事无济，且恐危及万乘矣。某此行所以不带诏书者，亦以杨

贼耳目广布，防泄漏耳。”王曰：“杨骏无礼，孤亦恨之。先帝驾崩时，孤引兵入卫，彼不俟终丧，即再三迫孤回国。可知其蓄谋非一日矣。但提兵入朝，彼岂不疑？”肇曰：“王但上表请朝，藩王出入，例有护卫，彼又何疑？”王大喜曰：“汝可即归报天子，孤随即拜表也。”李肇别过楚王，归报贾后。奏知如此如此说法，王随即拜表来也，贾后大喜。即日告惠帝^①曰：“闻楚王将上表请入朝，陛下宜准之，以示友于之谊。”惠帝应允。

不日，楚王表到，惠帝即行批准。楚王玮果然提兵入京，屯兵司马门外，却不面君。贾后得报，连夜与赵粲、韩寿计议，草了诏书，命黄门董猛，盗了御宝铃过，星夜赍到楚王营中，令其准备。一面请惠帝至中宫，贾后启曰：“杨太傅造反，陛下知之乎？”惠帝愕然不知所对。贾后曰：“殿中中郎李肇，已往荆州告变。请得楚王领兵入卫，现在屯扎司马门，只等陛下诏旨讨贼。”惠帝吓得不知所措，良久乃曰：“太傅如何肯造反？”贾后啾曰：“事机危在顷刻，汝不杀人，人且杀汝矣。”帝张皇曰：“然则将奈何？”后曰：“速命一二亲臣，带领禁兵，先将反贼擒下，自然无事。”惠帝便仓皇临御外殿，贾后使黄门董猛，随侍出去，以便随机应变。黄昏之中，百官无有知者，只有孟观、李肇、韩寿、贾午、赵粲一班贾后私人，齐集殿上。董猛问：“今夜值宿是谁？”左右报称：今夜东安公繇值宿。猛即矫帝旨，召东安公入见。一面暗嘱孟观草诏，以太傅杨骏有罪，削去一切职司，以候爵归第候旨。^②

不一时，东安公繇入见。董猛疾呼曰：“太傅杨骏造反，东安公宜偕孟观、李肇率禁兵戒严，以备非常。”东安公大惊

①眉批：惠帝真是傀儡，一何可笑。

②眉批：竟由不得惠帝说话。

曰：“太傅果然造反，臣愿擒之。”董猛曰：“公便宜行事可也。”东安公辞出。惠帝方欲退朝，骏甥段广，探知此事，大惊，径奔殿上，来见惠帝。俯伏奏曰：“太傅杨骏，受先帝厚恩，竭心辅政，皇天后土，实鉴其忠。且又老年无子，岂有造反之理？愿陛下察之。”惠帝犹豫不知所对，董猛从旁大喝曰：“杨骏反贼，逆迹昭著，凡代为乞恩者，均是同党。”言罢，叱令侍臣，逐出段广，簇拥惠帝回宫。

段广被逐下殿，思量要往见杨骏，从长计议。谁知皇城四面，俱已守备严密，不放一人进出。段广不能出，无奈返身，往叩宫门，请见杨太后。太后此时久已就寝，闻报段广有急事求见，即刻宣召入宫。段广细奏前事，太后大惊，立刻草定一诏，略言救太傅者有赏。段广接了诏书，飞奔至皇城墙下，觅路至城上，将诏书拴在箭杆上，拈弓搭箭，射到城外。这箭恰被孟观拾得，便使人持奏贾后。贾后大怒，谓惠帝曰：“太傅造反，尚是外臣。太后一家人，亦串同杨骏一气，尚复成何事体。”遂不待惠帝主意，矫旨命后军将军荀诜，率领禁兵，将太后先送至永宁宫，严行看守，不准放一人出入。太后嚎哭而去。使人奏惠帝曰：“太傅果有反迹，国法所在，吾亦不敢强有所求。但乞陛下细心推求，免使受屈，至于吾母庞氏，乞恩贷其一死，以全我母女之情。”惠帝闻奏，默无一语，良久乃曰：“交有司议奏可也。”

且说杨骏是夜，正在府中饮宴。原来杨骏所居府事，系魏明帝曹叡初封平原王时所建之藩邸，十分宏壮富丽。杨骏终日与府中官吏饮宴其中。^①是夜正饮到兴浓时，左右忽报天子有

^①眉批：可见本无大志。

旨，削太傅职，令以侯爵归第，听候处分。杨骏闻报大惊，不知所措。主簿朱振进曰：“纵太傅有罪削职，天子当临御殿廷，明布诏旨。今夤夜出此，必有变故，不可不速作准备。”杨骏曰：“时方太平，有何变故？”说犹未了，忽报楚王玮口称奉诏讨贼，领兵来围太傅府第，看看便到也。又一起报称东安公繇，率领御林军戒严，一面来擒太傅。杨骏闻报，惊得面如土色。朱振曰：“夤夜之间，变自内起，此一定是阁监为患。为今之计，速宜在府前杨骏府云龙门下放起火来，以阻兵士闯入，亦借此以示威武。一面率领所部先攻破万春门，拥冀皇太子，号召外兵杀入内廷，肃清宫禁，则奸人自然慑服矣。”杨骏素来柔懦寡断，闻朱振之言，沉吟良久曰：“云龙门乃魏明帝所造，工费极大，奈何一旦烧之？”朱振顿足曰：“明公尚惜此区区，死无葬身之地矣。”杨骏曰：“太后在内，必能为我周全。”①朱振以头抢地曰：“天子非今太后所出，明公何愤愤耶！”语未毕，一连几次飞报：“楚王玮，领兵自司马门杀来，东安公繇引兵自禁内杀来。东安公兵已踞云龙门，屯住府第已围得水泄不通了。”道言未了，孟观、李肇已率领众兵一拥入内，见人便捉。杨骏慌忙奔入内宅，遇见两弟杨珧、杨济。杨骏仓皇曰：“变起仓卒，贤弟有何妙计？”珧、济同声曰：“昔日苦谏，吾兄不从。事已至此，有死而已，尚有何计？”原来珧、济二人向见杨骏恣威弄权，屡次苦劝。杨骏非但不纳，且疑两弟不肯从己，日见疏远。珧时已仕至尚书令、卫将军，因见其兄日益骄恣，逆知必有祸及，遂乞优致仕。济时方为太子太保。亦早欲乞休，以未得其便，故尚照常供职，表过不

①眉批：杨骏与惠帝直是一般无用人。

提。

且说杨骏见两弟口出怨言，心中更无主宰。及窜入内室时，众兵已相随入内，杨骏不敢恋恋，径奔入后园。思量逾墙逃遁，怎奈墙垣高峻，不能越过。又见墙外火光烛天一片，人喊马嘶之声，愈加胆落。正在逡巡觅路，忽见火光起处，孟观、李肇各提方天画戟，引兵入园搜捕。杨骏慌得手足无措，躲在暗处蛇行鼠伏，走至马厩之内潜藏。喘息方定，孟观已至厩外，令兵士举火入内搜寻。兵士举火入内，孟观眼快，早已瞥见，提戟入内，手起戟落，刺死杨骏，拔出佩剑，割下首级。李肇赶到，失惊曰：“奈何便杀。”孟观大声曰：“奉诏讨贼，奈何不杀！”又附耳曰：“太后尚在。如不杀，却倘明月中变，吾辈休矣！”李肇恍然大悟。于是杨骏合族上下男女三千余人，皆束手就缚。又连夜搜捕张劭、段广等。均送入狱内。李肇又搜得杨骏往来书信大匣。纷纷乱乱，忙过一夜。

明日早朝，惠帝升殿。楚王、东安公等各各复命。惠帝曰：“昨夜太后串通杨骏造反，卿等试议，当如何处置？”诸臣闻言大惊，错愕相视，不知所对。黄门董猛奏曰：“皇太后图危社稷，是自绝于晋室宗庙也。虽陛下眷眷于母子之情，恐群臣不服，尚乞圣裁。”惠帝沉吟不决。中书监张华奏曰：“皇太后非得罪于先帝，然自党母族，不宜为天下母。宜依汉朝废赵太后故事，削去太后之称，只称武皇后，迁居异宫，以全陛下母子之情。”惠帝曰：“张华之言是也。太后昨夜已迁永宁宫，今朕再加恩，赦杨骏妻庞氏之罪，亦送至永宁宫，使其母女相见。其余杨骏三族，即日处斩，即派东安公前往监视行刑。”言毕退朝，各官纷纷散去。

东安公即往狱中，提出杨骏三族，押赴市曹。杨珧大呼

曰：“先帝曾赐我家免死铁券，藏在太庙。乞公奏明朝廷，推先帝之恩，免赤族之罪。”东安公只做不曾听见。一霎时，三千余名口相对就戮。杀得天日无色，血流成渠。东安公监斩既毕，入朝复命。忽马前报到，内廷发出诏旨，废皇太后为庶人，即日逐出宫门，与其母庞氏一并押送至金墉城安置。即命东安公督解前去。东安公奉旨，即押着太后母女及十余个宫人，向金墉城而来。

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杨骏所居之室，史称为曹爽故邸。然朱振劝骏焚云龙门，骏曰：“魏明帝造此大功，奈何烧之？”曹爽第，似不豫明帝事，故假作明帝藩邸。

赵太后即赵飞燕。汉成帝封为婕妤，旋立为后。哀帝即位，尊为太后。后以禁中旧案，废太后号，称孝成皇后，谥废为庶人。

第四回

辅王室宗藩争政权 诛大臣内宫传假诏

且说废太后为庶人，送往金墉城安置之诏，实系贾后逼胁惠帝所降。既遣东安公押送去后，忽报诸路藩王纷纷带兵入朝。汝南王亮首先赶到，现在只离洛阳十里。贾后大惊曰：“诸王未曾奉诏，纷纷带兵入朝，不知何意？”董猛曰：“诸王皆思在朝揽政，今就藩封，非其本意。想各人都有细作在京，探得诛杨骏消息，知道朝中有事，故纷纷以带兵入卫为名，其实争夺政权，不可不防。”贾后曰：“似此为之奈何？”董猛曰：“不如择诸王之威望素孚者，畀以政权，即藉其力，遣散诸王，然后徐图之，大事可定矣。”贾后曰：“即以畀楚王如何？”董猛曰：“楚王年轻性燥，恐不足以服诸王。汝南已到，不如先授以职，则后来者见大势已定，徒争无益，自然解散矣。”

贾后大喜，即逼着惠帝降诏：封汝南王亮为太宰、录尚书事。又恐汝南王一人独秉大权，难以制伏，又封太子少傅、司空、侍中令卫瓘为太保，录尚书事，共秉朝政。令黄门赍诏，先驰赴汝南王营中，征之入朝。汝南王得诏，即率领亲兵，即日入洛阳面君，商议大事。惠帝又降诏：太宰、太保两府，皆得置长史、司马、从事、中郎、掾属，及大车、官骑、麾盖、鼓吹诸威仪。太宰亮、太保瓘皆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履剑上殿。又论功晋封东安公繇为东安王，与楚王玮及贾后之从兄弟

贾模、贾谧、贾后从舅郭彰等，并预朝政。

汝南王初掌大权，欲取悦众人，论诛杨骏之功，封侯者一千八十一人。黄门董猛亦封武安侯。御史中丞傅咸谏曰：“无功而获厚赏，则人皆乐国之有祸。祸原将无穷矣。”汝南王不听。楚王玮自以功劳最高，为入清君侧之第一人，而封赏不及，颇致怨望。因暗揽兵权，默示威福。东安王繇亦自以为诛杨骏之首功，虽已晋爵为王，得预朝政，然而随人进退，绝无事权，心中也不免怨望。

一日，乘马来访楚王，楚王留共饮酒。既醉，二人皆露不平之意。东安王曰：“吾等伯叔兄弟，都就藩封，在朝者寥寥无几。汝南伯父，汝南王亮为宣帝之子，东安王繇为琅琊王伉之子，伉亦宣帝子，则繇于宣帝为孙故称亮为伯父。宣帝即司马懿。虽秉朝政，然专市私恩，殊少建树。皇上仁慈，后宫弄政。整肃宫帙，贤侄楚王玮为惠帝同母弟，于宣帝为曾孙，故与繇为叔侄。岂无意乎？”楚王愕然，不知所对。盖楚王年少气盛，惟知刚愎嗜杀，宫帙琐事，向不在心故也。东安王怫然曰：“杨太后虽是继立，然于皇上、贤侄皆有母子之谊，今无端被恶妇所废，岂竟漠不关心乎？”楚王曰：“以伯父之见，当如何？”东安王此时被酒已深，遂大声曰：“即以彼处太后之法处之，有何不可？”楚王曰：“伯父禁声。此事重大，容再商量。”言下各散。

不料贾后向来多疑，于各执政大臣处，皆密布心腹细作。楚王等又是亲藩，左右如何无贾后之人。是以二人之言，早有人飞报入宫去了。贾后闻报，又惊又怒，适太医令程据在旁，后问之曰：“此事当如何？”程据曰：“楚王刻拥有兵权，除之非易。且据所报，起意者仅东安王，不如借故将东安王贬徙出

去，则楚王势孤，不足为患矣。”贾后怒犹未息。程据又曰：“纵贬东安王，亦宜坐以他罪，不宜宣明此事。一则恐兴旁人议论，二则稳住楚王，以免启其疑虑，又生他变。”贾后大喜，执程据之手曰：“卿真我知己也。”于是定下计策，只坐了东安王繇一个小小风流罪过，削去王爵，贬去带方郡名，在辽东居住。

自从东安王贬去后，郭彰、贾谧之权愈大，党羽愈多，贾后亦谋自固之策。汝南王比惠帝长两辈，每每老气横秋，惠帝见他也带几分畏惧。卫瓘当惠帝为太子时，曾佯醉讽武帝易储，此二人皆非贾后所喜。只因初诛杨骏，人心惶惶，所以借重此二人老成，为镇压人心之计。楚王玮，本为贾后所喜，又因东安王醉后之言，犯了疑心，恐怕楚王亦有此意。因此日夜不安，要设法去此三人。乃令董猛召太医令程据进宫，密议此事。程据曰：“一时欲尽除此三人，殊非易事。不如设计使之互相吞并，则彼此必有一败，然后徐图除之，此为上策。”贾后曰：“计将安出？”程据曰：“臣与楚王府舍人岐盛周文王迁丰，其支庶留岐者为岐氏。相善，岐盛向来跟随杨骏。杨骏事败，始投楚王。汝南王素知此人，谓其反覆无常，屡劝楚王杀之，楚王未听。因此岐盛甚恨汝南王。此人足智多谋，臣往与之商量，必有妙策。”贾后从之。

程据即径往访岐盛。盛问何来，程据曰：“特来吊公。”岐盛愕然曰：“吊我何事？”程据曰：“汝南屡劝楚王杀公，楚王不从。今闻汝南将罗织公罪，自来取公，如何不吊？”岐盛曰：“此事确乎？”程据曰：“何敢相戏？”岐盛怒曰：“老奴专权恣威，犹自以为未足。前日欲图楚王不遂，更欲图我乎？我不过一王府舍人，何碍于彼！”程据急问曰：“何事欲图楚王？”岐

盛曰：“前日老奴委裴楷来，要分领楚王之兵。楚王大怒，以印绶兵符掷堂下曰：‘若领我兵，可都领去！分领何为？’吓得裴楷面如土色曰：‘此系汝南王之命，臣本不敢。’楚王叱曰：‘孤之兵符，受自天子，汝南王乃可夺天子之命耶？’裴楷闻言，始抱头鼠窜而去。此非老奴欲分楚王之兵权，以图之耶？”程据曰：“然则楚王亦不自安矣！何不说王，求自固之策。楚王既固，则公亦安矣。”岐盛曰：“自固之策安在？”程据曰：“此时政出自禁内，人所知也。楚王于皇后有叔嫂之分，劝王亲近之，则位自固矣。”岐盛曰：“王少年气盛，未必肯求亲近于妇人。”程据曰：“是在足下善为词令以说之耳。”岐盛领诺。言下各散。

一日，楚王出外射猎，大获而归，置酒称贺。门下吏皆称觞上寿，同呼千岁。岐盛独默然，楚王问故。岐盛曰：“适有心事，偶忘怀耳。”王问有何心事，岐盛前席曰：“耳目众多，殊不便言。”楚王默然。酒阑后，王忆岐盛言，召问之。盛顿首曰：“诸臣皆为殿下贺，臣敢为殿下吊。”楚王骇曰：“何谓也？”岐盛曰：“殿下知东安王获罪之故乎？”王曰：“不知。”岐盛曰：“殿下宴东安于第。东安醉后失言，言为皇后所闻，是以得罪也。皇后既怒东安，岂有不疑及殿下者。前日汝南王使裴楷来，分领殿下之兵，殿下又辱骂之。皇后疑于内，汝南王怒于外，臣窃为殿下危也。”王沉吟曰：“然则当如何？”岐盛曰：“殿下于皇后，有叔嫂之谊，以臣愚见，当勤觐皇后，以示亲昵。则皇后必不疑殿下，而反信任之。皇后既信任，更何惧汝南王哉。”楚王大喜，次日即入觐贾后。

贾后早得了程据回报，故相见之下，格外亲密。从此楚王三五日即入宫一次。贾后便嘱惠帝，授楚王领北军中候，加侍

中、行太子少傅，楚王大喜。贾后又召程据商议，欲使楚王杀汝南王及已灌。程据曰：“此事重大，须从长计议。”董猛曰：“前者李肇能说得楚王入朝，今何不再用此人？”贾后即召李肇入宫问计。李肇曰：“若行此事，非有诏书不可。”贾后曰：“诏书易事，但不知如何措词，方办得得手。”李肇曰：“只要诬他二人一个重罪，若有了此诏，一切都包在臣身上。”贾后大喜，即命李肇草诏。略曰：

太宰亮、太保瑾，将不利于朕。欲为伊、霍之事，特诏尔楚王玮，宣朕诏书，免亮、瑾官。屯兵宫门，以备不虞。

贾后用过御玺，李肇曰：“此时且宜机密，待夜来使黄门赍授楚王。臣当先到楚王处，随机应变，助楚王举事。”奏罢辞出。挨至黄昏时，借故往谒楚王。恰遇黄门赍诏书到。楚王奉诏，大惊曰：“二人如此不臣，孤敢不尽力！但当面见天子，请示机宜，然后行事。”黄门曰：“事情已急，若再谒天子，恐有泄漏，反为不美矣。请殿下三思之。”言罢匆匆辞去。楚王便与李肇商量，又请长史公孙宏、舍人岐盛共议此事。李肇曰：“王既奉诏讨贼，先宜飞檄行知京师内外各营，俾尽知此事，为第一要着。不然，太宰假兵符调集众兵自卫，便难措手矣。”岐盛曰：“两府官属众多，先宜设法解散其官属，则擒二人，如捉一鸡耳。不然，徒绝其援兵，彼尚能闭门拒守，急切不能下，天子意或中变，为之奈何？”楚王曰：“解散之法安在？”岐盛曰：“此时事出权宜，只可拟一道诏旨，敕令解散。”楚王曰：“矫诏岂不有罪？”岐盛曰：“殿下已奉诏讨贼，虽矫此诏何妨？且不如此，必至大扰乱。设或惊及宫禁，则殿下之罪，较矫诏更重矣。”楚王从之，即令李肇草檄及拟诏旨。李肇即先草檄文，略曰：

天祸晋室，凶乱相仍。闲者杨骏之难，实赖诸君克平祸乱。而太宰司马亮、太保卫瑾，潜图不轨，欲废天子，以绝武帝之嗣。今辄奉诏，免二人官。孤今受诏，都督中外诸军，在直卫者，皆严加警备。其在外营，便相率领，径诣行府，助顺讨贼，天所福也。悬赏开封，以待忠效。皇天后土，实闻此言。

楚王此时已调集本部兵马。一面抄写檄文数十张，遍檄京师内外三十六军。李肇只推帮助楚王调拨兵马，却教公孙宏草伪诏，宏即援笔草定。略曰：

太宰司马亮、太保卫瑾，二人潜谋，欲危社稷。今免还第。言免其官，使还居私第也。官属以下一无所问，各宜解散。若不奉诏，便军法从事。能率所领，先出降者，封侯受赏，朕不食言。

草诏已毕，恰好清河王遐得此消息，亲来探问。楚王便命公孙宏、李肇领兵去围汝南王府。命清河王遐同岐盛，带兵往围卫瑾府，便擒二人。楚王亲自领兵，屯扎宫门之外，以备不虞。一时京城百姓，纷纷惊扰，正不知朝廷又出了何事。顷刻之间，谣言蜂起。楚王忙命急草榜文，声明朝廷诛讨贼臣，与百姓无涉，各宜安静，毋得张皇。此榜文张挂出去，百姓方知朝廷又要诛戮大臣，不涉民间之事，始渐渐散去。

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 五 回

免死狗烹楚王被戮 逼夫弑母贾后行凶

却说公孙宏、李肇领了楚王兵士，径奔汝南王府来。此时外面沸沸扬扬，四远皆知，早已有人报知汝南王亮，商量闭门守御。汝南王曰：“吾忠心为国，有功无罪，何至如是？”帐下都督李龙曰：“事出仓卒，非可以言语辩论。不如点起兵士，先行守御，俟天明入朝面君，再行辩论。”王曰：“吾倘以兵力相拒，是真反叛，授人以口实矣。”

说犹未了，外面公孙宏、李肇领兵已到，将王府四面围住。李肇率领数兵，一跃登墙，大呼：“奉诏擒逆臣司马亮！”汝南王在内望见，大声问曰：“吾无二心，何至于此？将军既奉诏而来，不知此诏可令我一见否？”李肇曰：“诏书岂可授与逆臣？宣读之可也。”说罢，将两通伪诏，宣读一遍。长史刘淮曰：“观此诏书，必是奸谋。不如从李龙之言，竭力拒战。”言时，李龙已拈弓搭箭，要射李肇。汝南王急止之曰：“将军如此，是陷我为真叛逆矣！不可如此，凡事当从长计议。”言时，李肇已领数兵士一跃而下，兵士杀散守门人，开门放入众兵。李肇手提方天画戟，手起戟落，先将李龙搠死。喝教手下将汝南王擒下，并世子矩一并打入囚车。一面搜擒眷属人等。

是时天气炎热，汝南王既入囚车，汗流遍体。有小卒二人，取扇扇之。汝南王曰：“汝等何人？”小卒曰：“某等外城

兵平，今夜调奉来此，平日曾受殿下恩荫，今殿下无罪被擒，奈何亦不平也。”汝南王叹曰：“我之赤心，可破示天下也。”忽报楚王有令箭到来，言有能杀汝南王者，赏布千匹。外面各兵士，闻令争先拥入，打开囚车，将汝南王父子乱刀砍死。又争取首级，以致汝南王耳目口鼻皆被毁坏。原来楚王素忌汝南王，便欲乘此机会杀之。闻李肇只将他槛入囚车，深恐明日面君，杀他不得，故出此号令。

却说清河王遐、岐盛领兵到卫瓘府时，卫瓘亦早已得报。左右皆谏曰：“台辅大臣纵使有罪，亦无星夜加兵之理。此中必有奸计，不如闭门拒守，拜表天子，自请罪状。俟得有诏旨，再行就缚未迟。”瓘叹曰：“吾昔日入蜀时，擅杀邓艾，杜元凯杜预字也曾言吾将不得善终。吾今年七十二岁矣，犹窃幸或可以免。今遇此事，元凯之言验矣。拒守何益？况一经拒守，徒自实反逆之罪状耳。”遂不许闭门。清河王、岐盛兵至，直入内堂。岐盛早受楚王分付，捉住卫瓘便杀，并其子孙九人，一齐杀害。只有幼孙二人，一名璩，一名玠，时因有病，在医家就医，仅得免死。

当下两面事毕，俱收兵到宫门外楚王营中会齐，时已近四鼓。李肇推说休息，飞奔内城，用令箭叫开城门，径到宫门，寻到董猛，请见贾后。恰好是夜惠帝不在中宫，贾后闻报，忙叫宣入。李肇进见时，只见太医令程据侍坐一旁。^①李肇心中明白，便奏知上项情事。贾后大喜。董猛曰：“二人既诛，则大权必尽归于楚王，不可不虑。不如设法并楚王杀之，方免后

①眉批：《晋书·贾后传》称：后荒淫放恣，与程据等乱彰内外。故此处以带笔法出之，既以记实，亦以避秽褻之词也。

患。”贾后曰：“法将安出？”董猛曰：“不如翻转脸皮，不认昨夜之诏。只说楚王所为，则杀之有名矣。”贾后问李肇曰：“卿以为如何？”李肇曰：“董猛之言，正合臣意。臣连夜请见，正为此事。”贾后大喜曰：“卿二人自去设法可也。”

于是李、董二人辞出。李肇径到殿内，正遇中书监张华，告知此事。张华曰：“楚王威望素重，非矫诏不能解散众兵。”李肇曰：“正合我意。”此时天将黎明，李肇拟了一道诏旨，俟东方发白，即命殿中将军先揭起骆虞幡，骆虞是一种献类，其性最仁。绣其像于幡上，扬起此幡，即止兵之令。随挂出所拟诏旨，其略曰：

楚王玮，擅矫朝旨，杀戮大臣，扰乱天下，罪在不赦。尔众军士，昨已误听伪令，今宜释仗归伍，各就本职。如再从其令，即以反叛论。

一面张挂出去，一面使人分赴各营宣告。一时，京城内外各兵俱纷纷散去。即楚王自己部下之兵，一闻此诏，亦皆面面相觑（观），不敢再有举动。楚王得知此事，不觉大惊，即欲入朝面君，申辨此事。检出昨夜黄门赍来之诏，揣入怀内，正要起身，忽见贾模带领禁兵数百人，径入营内，口称奉旨拿人，不由分说，将楚王执下。公孙宏、岐盛一齐就缚。贾模督令禁兵，押赴廷尉。恰好贾谧拿得公孙宏、岐盛两家老小至，正欲交付狱吏。尚书刘颂至，怀中取出诏书宣读，则令杀楚王及公孙宏、岐盛两家三族之诏也。

楚王听诏已毕，对刘颂曰：“明明黄门赍来诏书，言二公将为伊、霍之事，吾奉诏而行，今乃指以为罪耶？且诏自内出，御宝俨然。吾又何能辨其真伪？使果为诏伪，亦由内宫伪造，吾何能伪此御宝哉？”言已，在怀中取出诏书，交与刘颂观看，

曰：“孤虽不德，亦托体先帝，受枉如此，谓之何哉？”刘頔亦为之歔歔不已，然终无法相救，只得押赴市曹斩首。公孙宏、岐盛夷及三族。时楚王玮年仅二十一岁也。

且说贾后自从设法杀害二王、一大臣后，恐众心不服，因中书监张华，儒雅有筹略，为众望所依，此次诛戮楚王，又有设谋之功，遂封张华为右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侍中、中书监，金章紫绶；封裴颢为侍中；裴楷为中书令；加侍中王戎为仆射，并管机要，共辅朝政。此数人声望素孚，又皆能尽忠帝室，是以人心渐安。

贾后此时大恣所欲，在朝百官，望风承旨，威福日甚。秽乱宫廷，无所不至。有一次贾谧家中偶然失窃，被窃去御赐各种物件甚多，即飭令有司躋缉。恰好城南有一小吏，平日本甚寒俭，至是忽然鲜衣华服，且所用多是内廷禁物，即疑其为窃贼。一面擒获小吏，一面报知贾谧。贾谧即亲来审问。差役带小吏至案下，贾谧举目视之，见其人恂恂儒雅，面目韶秀，不似窃贼，心下大疑，即问其衣服等何处得来。小吏供曰：“一月之前，吾在外遇一老嫗，自言其家有病人，据师巫之言，谓往城南某处，有一少年，如此怎般。若得其人来家解禳，其病自愈。今果遇汝，可见师巫之言非虚。即请到吾家，不惜重谢。吾言吾不解祈禳之法。老嫗又言，不必解祈禳，只须汝往一行。坐镇片时，即可送回，吾遂从之。此老嫗即引吾至一处，强吾入一木箱之中，严加扃闭，几至闷死。但觉仿佛此箱摇动，似在车上行走。良久始定，即有人開箱。忽见楼台好屋，十分华丽。又有无数女子。吾问‘此是何处？’女子云：‘是天上。’即扶我出箱，用香汤沐浴。带我见一妇人，年约三十余岁，身裁矮小，面色青黑。眉毛之后，有一大疤痕。众女子

命我跪拜。此妇人即留吾住其室中数夜。每日必设酒欢宴，饮食之物，俱是生平目所未经见者。临行时，妇人即以此衣服等赠我，并非盗窃而来。”贾谧听得，心内明白。知是贾后所为，不觉满面羞惭。^①只得佯作不知，故意取其衣服等物，略看一遍，即曰：“此不是原赃，此人未必是贼。”即纵之使去。

此事一经传播出去，洛阳城内外，谁人不知有此奇事。内中有机警之人，早猜出此中玄妙，只有惠帝昏庸不省。贾后益发扬所欲为。忽然一日，忆及杨太后在金墉城，与其母庞夫人同处，若不剪草除根，恐貽后患，因与程据商议。程据曰：“皇上虽非太后所出，然先帝时，彼已位正中宫。今日废之，已不免人言，若再加杀害，终怕人心不服。不如先取庞氏杀之，彼痛母情切，自然不久即死。”贾后沉吟曰：“倘彼不死，奈何？”程据曰：“不死却再设法处置，须性急不得。”贾后从其言。俟惠帝驾到中宫时，即猝然问曰：“晋家法律，陛下知之否？”惠帝愕然曰：“何谓也？”贾后曰：“杨骏造反，律当夷三族。奈何令其妻久稽显戮？”惠帝沉吟良久曰：“奈何有太后之情。”贾后不俟言毕，即当面啐曰：“彼已废为庶人，汝尚称之为太后耶？”言已，即命黄门董猛传旨出去，命有司速往金墉城捉犯妇庞氏到京师正法。惠帝袖手旁观，一言不发。

不数日，捉至。有司并赍回杨太后上贾后表文一通。贾后展开看时，只见是为庞氏乞命表。表中称贾后为圣母陛下，自称为臣妾。^②贾后阅毕哈哈大笑，传旨即将庞氏处斩。此是元康元年三月事也。直至次年正月，杨太后犹不死。贾后毒心未已，又生出一计来，定要处死杨太后。不知杨太后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①眉批：尊范殊不堪也，一笑。

②眉批：此真是千古仅见之事。

第 六 回

杨太后饿死金墉城 卫元德投降鲜卑部

话说贾后杀了庞氏，一心只望杨太后气死。谁知杨太后虽然气苦成病，却一时不死。贾后等得不耐烦，便与程据商量，要行那鸩弑手段。程据曰：“若是显行杀害，恐怕人心不服。此时虽已除去汝南王及楚王，然诸王尚多。若得知此信，兴兵问罪，岂不费手。不如设法令其自死。”贾后怒曰：“前番我便欲杀却，汝等劝我听其自死，他至今不死，谁有耐心听其千秋万岁，寿终内寝耶！”程据曰：“皇后少怒。倘必欲置之死地，臣有一计，可以令其计日而死，又无杀害痕迹。诸王闭口无言，人心安靖如故。”贾后回嗔作喜曰：“卿有此妙计，何不早言。但不知计将安出？”程据走近一步，附在贾后耳边，说个如此如此，贾后不觉笑逐颜开，曰：“惟卿所命。”程据即辞了出外，领了五十名禁兵，前去行事。

却说杨太后住在金墉城幽室之中，度日如年，真个日夕以眼泪洗面。幸得左右尚有十余个宫人，更番劝慰，因此强进饮食，视息偷生。虽不复望惠帝夫妇回心转意，复转尊号，只望安安乐乐，就在金墉城延过一生。

原来这金墉城系魏明帝所筑，就在今河南省河南府洛阳县之东北隅地方。当筑造这金墉城时，本无甚用意，不过魏明帝性好土功，连年筑造无有已时，于建造宫殿之外，偶然及此。

及后晋武帝司马炎篡魏废魏主曹奂为陈留王，押往金墉城安置。当魏明帝筑此金墉城时，正不啻代自己子孙，预筑坟墓也。自此晋朝即以金墉城为安置废帝、废后之地。闲话表过不提。

且说金墉城虽非乐土，杨太后自迁居其地，处于幽室之中，已是愁苦万状。加以母亲庞氏被杀，其悲惨自不必言。何况以子废母，以媳废姑，为天伦之大变。更以母亲之故，上表贾后，自称臣妾，百般哀乞，以求保存母命，亦不可得，本来还有甚乐趣？左右人等，虽时时劝慰，终不免饮泣悲啼。一日，忽报太医令程据请见。杨太后曰：“我殊无疾病，何用太医，彼来有何事故？”道言未了，程据已昂然而入。问太后起居毕，奏曰：“太后屈居于此，本非帝后之意。迫于廷臣公论，不得不然。今帝后眷念慈帏，特令某来省视，兼恐左右宫人伏侍不周，特旨取回洛阳去，另调妥当人来，听候呼唤。”杨太后曰：“此十余人，与我患难相随，为日已久，伺候一切，甚为妥协，可以无容更换。”程据曰：“皇后有旨，谁敢有违？”杨太后曰：“虽承圣恩，更换宫人，我因为此十余人相随已久，不愿遣去，也不曾违甚旨。”程据变色曰：“帝后旨意，谁敢有违？”言罢，大叱武士何在？喝声未了，门外早拥进数十员彪形大汉，听候指挥。程据喝令将十余个宫人，尽数拘押出去，不许遗留一人。众武士得令，即如狼似虎般，霎时拘拿净尽，连执爨老嫗，亦驱逐出去，只剩下杨太后一人。程据始率领众人一哄而散。便在门外，前后守住，不放一人出入。

可怜杨太后，从此身旁更无一人，门外又有程据率领众武士严密把守，饮食从此断绝。急得杨太后绕室号呼，直至力竭声嘶，倒仆在地。挨了八日，居然一命呜呼，时年仅三十四

岁。

程据在外，不住使人窥探，探得已经气绝，即连忙飞马入洛阳，报知贾后。贾后大喜曰：“此卿之功也，必不忘报。”既而又愀然曰：“老婢虽死得并无伤毒痕迹，不畏人言。但是他魂到九泉，岂不要向先帝诉冤，如何是好？”程据笑曰：“此是巫覡之言，何足为信？其实人死即灭，何有阴魂？”贾后正色曰：“不然，倘阴魂之说为虚，何以师巫之辈，历数千年不败？申生太子昼见，何以载在经传？卿男子辈多不信此，俟吾与师巫商之。”①言讫，即命内侍往召师巫。须臾召至。贾后曰：“杨庶人已在金墉城病死，不知其阴魂如何？汝为我细心查探之，不惜厚谢。”师巫领旨，焚香作法。闭目张口，喃喃良久。呵欠而言曰：“杨庶人罪大恶极，死乃其分。惟彼阴魂不散，将往寻先帝诉苦。所幸彼初到泉壤，无引路之鬼，一时尚不得达也。”贾后顾谓程据曰：“如何？我固知老婢之心不死也。”又问师巫曰：“能以术禁制之否？”师巫曰：“藉皇后洪福，何术不可行？”贾后曰：“但不知当施何术？”师巫曰：“倘已殓葬，即颇费手脚。若未殓殮，妾当往视之，施术殊易易也。”

贾后大喜，即命师巫与程据，同至金墉城，监临杨庶人之丧。师巫即至，命取尸覆面入棺，又被散其发，将种种秽物，纳入棺内。盖棺之后，又削桃木为钉，钉棺之四隅。谓是魔胜之法，从此阴魂永不得出。覆命贾后，贾后大喜，重赏师巫而去。此事廷臣中虽有知者，然皆畏贾后之威，不敢多言。自此洛阳连年无事。

话分两头。却说其时北荒之地，有一部落，名曰鲜卑。追

①眉批：此妇亦熟读《左传》，为之一笑。

原其始，本是黄帝之后。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大约黄帝当日是大同之治，不限华夷。战胜蚩尤之后，更无所谓华夷，所以诸子也随意分封。黄帝有一子名曰昌意，昌意之少子，受封于北土国。国境之内，有一座大鲜卑山，因取国号曰鲜卑。其后世之君，皆居于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国俗呼土为“拓”，呼后为“跋”，因其祖宗黄帝以土德王，遂以“拓跋”为姓。至唐尧之时，其裔始均曾入仕中国。此后不甚与中国往来，渐渐音信隔绝。其后传至第六十七世，其可汗北荒称君主之词名毛，聪明武略，国势始大，统北方小国三十六。魏明帝时，其可汗力微曾遣其子沙漠汗至洛阳观风土，直至晋武帝受禅之后，始行归国。自此时时与晋往还。此时其可汗名禄官。国势愈大。禄官自分其国为三大部，自统一部。使其兄之子猗恒、猗卢各统一部，駸駸乎有进窥中原之势。

时有代州人卫操，字元德者，生本落拓不羁，颇有才学，欲求仕进，苦无援引，因此郁郁不得志。其同郡人姬澹，字世雅，向为莫逆，境遇亦复相同，时常互相推重，又互以不得用世为忧。一日，二人又复相对论心，姬澹曰：“日今淫后恣权，张华、裴頠等辈徒负众望，毫无建树。诸王各就一藩，莫不耽耽注视朝柄，不久必有乱事。一班士大夫徒尚清谈，绝无实际。我辈纵使出仕，亦未必能尽所长。反不如老于田野，放着冷眼旁观时局，正如看一场好戏剧也。”卫操曰：“诸王之中，岂但注视朝柄。以吾意测之，且有觊觎神器者。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古有明训。我辈自不宜出仕。但是天生我才必有用，岂可以任其投闲置散，以终此身。”道言未了，忽一人大呼而入，曰：“此时正有大好机会，叔父何忧投闲置散哉！”姬澹视

之，盖卫操之侄，卫雄也。卫雄字世远，生有万夫不当之勇，亦终日郁郁，以闲居为忧者。当下卫操问曰：“出仕机会安在？”卫雄曰：“鲜卑可汗，分其国为三部，自统一部，而令其两弟猗顿、猗卢各统一部。今猗顿正在参合陂，今山西大同府阳高县东北。与此处代州正是毗连之地，我等何不投奔前去，陈说利害，岂不即见大用。”卫操踌躇曰：“我此时虽是隐居，从前却在卫瓘处做了两年牙门将，说不得忠臣不事二主……”姬澹不等说完，即呵呵大笑曰：“岂不闻良禽择木而栖，世远之言是也。”

于是卫操意决，即日三人同行，一径投奔猗顿。卫操说曰：“方今大国广拓疆土，雄视北方，天下之人，孰不震慑！然西方尚多未附之国，晋人不尽归心，非久远之图也。诚能西略诸国，南招晋人，俟天下归服，一举而定中原，非难事也。”猗顿大喜，即荐之于可汗禄官。禄官与之论天下大计，亦十分悦服，即令三人同秉国政。^①一面招纳晋人，一面饬令猗顿、猗卢西略诸郡，降附者三十余国。晋朝边吏闻报大惊，飞章奏报。

不知朝廷得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读晋史者，莫不注目于十六国纷争。此却于未叙十六国之先，先叙入鲜卑，为北魏入中华作一导线，是作两晋演义未毕，已为南北朝演义作引子也。又妙在不离正史。

①眉批：本国有人材而不能用，终使之为敌用而后已。此列强并峙时，所最宜注意者也。区区一卫操何足道，然天下岂一卫操已哉！

第七回

报私仇孙秀召边衅 觐政柄赵王结中宫

却说晋朝边吏见鲜卑之势日大，疑疑乎有进窥中原之势，便飞章申报朝廷。惠帝得报，便付与张华商议。此时一众廷臣，多是白面书生，惟知清淡消遣，那里有个谋略之臣！是以议了多天，仍是束手无策。末后一着，只议得遣使行聘，顺便划定疆界，两家修和，各不侵越，以图目前苟安。恰好派遣使臣去后，忽然赵王伦飞章告急，报称匈奴造反，边郡失陷，守吏被杀。惠帝得报，也不知着急，惟有付与张华等商议了事。

原来匈奴系北方一种游牧部落，中华人向称之为北狄。其地南接燕赵，北连沙漠，东连九夷，西距六戎，向来不奉中国正朔。在夏朝之时，谓之薰鬻；殷朝之时，谓之鬼方；周朝之时，谓之玁狁；至汉时始称之为匈奴。前汉之末，匈奴国内大乱，五单于匈奴称君主之词争立，自相杀戮。五单于之中，有名“呼韩邪”，战败无所归，乃率其部落至汉投降。汉廷乃割并州北界之地，与之居住。于是北方诸郡，多有匈奴与汉人杂处。历年既多，渐滋弥漫。至后汉之末，天下骚动，廷臣多有虑其乘机为寇。时曹操当国，乃分其众为五部，每部各设一汉人为司马，以为监督。至魏末时，又分遣其部落，使散居北方各地。故晋武帝即位之初^①，御史郭钦首先上疏，请藉平吴

^①眉批：回顾第一回。

之威，移兵北向，以讨平之。武帝不听。至是其势愈大。又值赵王伦镇守关中，军事懈怠，一切军政俱委之于琅邪人孙秀。这孙秀本是金王之辈，夤缘得为赵王门客，百般谄媚，得赵王信用，便擅弄威权。适值雍州刺史解系来见赵王禀陈军事，与孙秀不合。孙秀由是衔恨解系，俟其去后，暗暗修下一书，使人送与匈奴酋长郝度元，只言雍州无备，嘱其举兵来犯。郝度元本是游牧之辈，平日喜动（勤）不喜静，得孙秀之书，即日起兵来围雍州。解系一面差人到赵王处告警，一面调兵守御。孙秀又从中唆拨赵王不发一兵相救。幸得解系深通韬略，谋勇皆优，将郝度元杀得大败一阵，落荒逃去。心乃转恨孙秀，于是勾连马兰羌、卢水胡一同起兵，改攻上党。三路兵马，排山倒海而来，上党守将如何抵挡得住？被其云梯火炮，一阵攻破。郝度元指挥军士，乘胜来攻上郡。措手不及，亦被攻破。探马飞报赵王，赵王大惊，一面与孙秀商量守御，一面飞章告急。

却说解系镇守雍州，一向与匈奴和睦，便是郝度元处，亦时时互以羊酒犒军，向无嫌隙。忽然郝度元来犯，虽经杀退，解系终不免疑心。遂派了心腹细作打听此事。知是孙秀所为，不觉大怒，遂上表朝廷，声明此事。且言匈奴向来恭顺，未怀二心，徒以惑于孙秀之言，来攻臣郡，经臣杀败，始迁怒于二郡。从此兵连祸结，恐无已时，计不如斩孙秀以谢匈奴，则兵戈可以立解云云。惠帝览表，也不知可否，惟教付与张华。张华与裴頠计议，赵王伦以嬖一私人之故，致召兵衅，如何可镇边疆，不如调取来京，以他人代其职守。商量即定，遂一同入见惠帝，请召赵王伦来京，镇边之事，请派梁王彤往代。惠帝准奏。

即日命梁王彤佩征西大将军印，往代赵王。梁王领旨奏曰：“匈奴势大，臣一人恐不克胜任。谨保殿前将军夏侯骏为臣之副，当可破敌。”惠帝准奏，即命夏侯骏佩安西将军印，为梁王之副。梁王彤辞归私第，夏侯骏即来相见。因谓梁王曰：“殿下奉命专征，亦知人间有周子隐否？”梁王曰：“亦闻人称道之，请言其详。”夏侯骏曰：“周子隐名处，吴国鄱阳太守周鲂之子，义兴阳羡（兴义羡阳）人也。少孤，年未弱冠，即膂力绝人。好驰马畋猎，不修细行，纵情肆欲，横行乡里，乡人视为大患。父老里正相聚愁叹，恨无术可以除之。处知为人所恶，慨然有改行之志，一日谓父老曰：‘今时和年丰，而乡人面多愁苦之色，何也？’父老曰：‘三害不除，焉得不愁苦。’处曰：‘何谓三害？’父老曰：‘南山白额虎，时出伤人，行旅不便；长桥下恶蛟，据水为患，舟楫多覆，此为二害。并子之所为，则三矣。’处曰：‘是不难，此三害吾能除之。’于是挟带弓矢夜入南山。果遇猛虎，处射杀之，负死虎入村报父老曰：‘一害除矣，吾将往除第二害也。’于是挟利刃，解衣服，耸身入水，与蛟搏战。水涌数十丈，蛟不能敌，便思遁去。处逐之，或浮或沉，经数十里，三日不返。乡人以为处与蛟俱死，三害尽除矣。醴资相贺，一方称庆。处卒斩蛟，挟其头游泳而归，将以报人。见村人交相庆贺曰：‘蛟不足畏，周处已死，可贺也。’处始知人恶己之甚，乃辞村人，入吴寻二陆求学。①适陆机不在，仅见陆云，告以求学之意。且曰：‘年已蹉跎，恐无及矣。’云曰：‘求学者患志之不立耳，虽年长何害？’自是励志好学，言必忠信，仕吴为东观左丞，适吴亡，王浑入建业，置酒与将士庆功。时吴中降臣

①眉批：以上是一出除三害剧本。

亦皆在座，王浑谓吴人曰：‘诸君亡国之余，何以为情？’吴人皆默然不知所对。处独曰：‘三国鼎立，魏灭于前，吴亡于后。亡国之戚，岂惟吴人？’浑为之大惭。浑本魏臣也。入本朝后，曾为新平太守，抚和戎狄，叛羌归附，现为御史中丞。若得此人同往，破匈奴必矣。”

梁王彤闻之，默然。原来周处为御史中丞。不避权贵，梁王屡为所挫，心中正与之不睦。夏侯骏初言周子隐，梁王未甚在意，及细言其官阶，梁王便觉不乐。忽报一众文武俱来送行，梁王一一请见。偶谈及周处事，一众文武，都憎周处在台谏中，风骨太甚，正思设法使之出外。今闻梁王所言，都同声怂恿称善。梁王遂入朝见惠帝，保举周处。惠帝依允，即日封周处为建威将军，佩先锋印，随同梁王征讨匈奴。处拜命，即来见梁王及夏侯骏，点起兵马，浩浩荡荡，径向关中而来。临行之日，朝中文武都来送行。张华出解系之表与梁王观看，梁王看毕曰：“同杀一孙秀，足以谢匈奴、安边境，吾又何爱一孙秀哉！”于是一面驱兵起行，一面各就文书，飞马到赵王处，命先将孙秀擒下，听候发落。及兵到关中，与赵王相见，授受兵符旗令讫，梁王便索孙秀。赵王曰：“孙秀乃弟府下一门客耳，赵王伦、梁王彤皆宣帝之子，故兄弟相称也。杀之本不足惜。但不知兄何以独不容于此人？”梁王曰：“吾闻此次边衅，皆秀所召，故欲杀之以谢匈奴。”赵王大笑曰：“孙秀在弟府下，无非伴弟清谈，向来不与闻公事，从何召起边衅。且兄领兵到此，不先杀敌，却思先杀自己家人，何不武也！”梁王默然。赵王即令人唤孙秀至，向梁王谢罪。

赵王交卸军事既毕，即带领家小门客等人，径入洛阳面君。孙秀在路，说赵王曰，“朝廷此时信用张华、裴頠，殿下

此番征取还京，恐不免投闲置散，以王爵就第。殿下为天潢贵胄，岂可以朝廷大政，拱手让诸他人！”赵王曰：“为之奈何？”孙秀曰：“张华、裴颢虽然揽权，然实系中宫贾后之心腹。殿下至京，倘能先结纳贾后，则张、裴二人，自然愿党于殿下矣。”赵王大喜，即命孙秀赍了狐貉、金珠等物，先行星夜入洛阳打点。

孙秀到了洛阳，先寻下程据，各言赵王思慕之意，又以金珠等物为贿，程据大喜。孙秀即藉其力，得遍贿贾后左右。于是一众金壬之辈，交口颂赵王贤德。不日赵王到京，面君之后，即到中宫，参见贾后。贾后谓惠帝曰：“赵王为天潢懿亲，今既入都，不宜使之闲居，宜拜一职。”惠帝即拜赵王为车骑将军、太子太傅。赵王从此结纳中宫，贾后十分信用。赵王又以车骑将军职位虽隆，苦无权柄，乃乘间请于贾后，求为录尚书事，贾后应允，即与惠帝说知，惠帝以问张华，张华默然。退朝谓裴颢曰：“赵王伦性贪而狠，若与以事权，吾等皆不安矣！^①此后如上意欲授以要职，吾辈必当力争之。”赵王见数日无信，又进宫见贾后，求为尚书令。贾后亦应允。赵王退去，贾后召裴颢入宫问曰：“前日陛下欲拜赵王录尚书事，以问张华，何以久不回奏？”裴颢顿首曰：“赵王懿亲，臣不敢议，众望所在，臣不敢违。”贾后默然。赵王求过两次贾后，虽蒙当面应允，事后却无下文。使人打听贾后左右，知为裴颢所阻，不觉大恨。自此赵王与张、裴二人有隙。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①眉批：却是为一己计，并非为国事计。

第 八 回

恣猖獗齐万年称帝 笃忠贞周孝侯捐躯

却说梁王彤领兵到关中，代了赵王伦，早有细作飞报郝度元。度元聚众商议曰：“梁王、夏侯骏都不打紧，周府君天人也，如何抵敌？不如讲和休兵。”①马兰羌酋长哈哒曰：“我等一战而下两郡，岂可因彼一人而罢。”卢水胡酋长连危曰：“公有所不知。从前周府君为新平太守时，取众有恩，军士莫不用命。即我等部下之人，亦多有曾受其恩恤者。若与之交战，断无胜理。”哈哒大怒曰：“汝部下受其恩恤，我部下须不受其恩恤。汝不敢战，明日看我战来。”

次日周处领兵自关中杀奔上郡来，郝度元主张坚守，哈哒怒曰：“吾本无意兴兵，汝再三求我相助。今乃畏一周处，汝看我马到擒来。”说罢不由分说，披挂上马，率领本部杀出城来。度元放心不下，亦领着本部，在后掠阵。哈哒吼声如雷，飞马出阵，单搦周处交战。晋阵中旗门开处，周处提枪按辔而出。度元领众在后，远远望见迎风招展，现出一面周字绣旗，众兵大惊曰：“果周府君也，我等何敢与之交锋！”此言一出，军心已乱，各怀退志。哈哒见周处出马，正欲上前厮杀，忽然流星马报说：“后军阵脚移动。”哈哒回顾，只见度元阵中帅

①眉批：先声夺人。

旗先已倒下，不觉大怒，进力向前与周处接战。战不三合，后军大乱，纷纷退走。周处乘势挥兵混战，哈哒大败而逃。周处驱马向前，度元、哈哒两家兵马，自相践踏，奔至城下，连衔接应入去。追兵已到，争先杀入城来，度元等把守不住，只得弃城而走。

周处复了上郡，一面使人飞报梁王，一面率兵追逐。度元等奔至上党，喘息未定，周处兵已杀到，把上党城围得水泄不通。一连攻打二日，城中兵皆无战心，多有越城逃亡者。周处得此消息，令撤去北门兵士，只攻东西南三门，留下北门与敌兵逃走。城中各兵见北门撤围，便不由主将命令，开门溃出。度元等三人与众将士止压不住，只得上马同逃。周处又复了上党，一时军声大振，匈奴各部莫不胆落。

度元等率领败兵奔至秦雍氏亦匈奴一部落之名。依其酋长齐万年，哭诉兵败缘由。万年大喜曰：“前日略阳氏亦匈奴一部落之名。酋长杨茂搜亦来依我，茂搜之祖名驹，曾投降于魏，魏封之为百顷王。今茂搜舍中国而依我，又得公等来助，天命在我，未可知也。至于周府君，诚文武之才，然若奉命专征，独当一面，我等诚非其敌。今仅佩先锋印，受制于司马彤、夏侯骏之下，必不能展其谋略，公等看我擒之。我当乘此机会即皇帝位，进图中原也。”度元愕然，不知所对。

万年遂令其部下诸酋议定礼节，择日登位。一时各部诸酋，莫不踊跃欢呼。于是择定吉日，簇拥齐万年即皇帝位。万年略仿汉制，分封丞相以下各官，便议进兵中原。大起六师，御驾亲征，进围泾阳今陕西西安府泾阳县。梁王闻报，一面奏报朝廷，一面命人往上党调回周处，使往救泾阳。周处奉命，星夜回到关中，来见梁王，正在陈说上党善后各事，忽报齐万年

已破泾阳，进兵梁山在陕西乾州西北。又一路探马报称杨茂搜攻破仇池。梁王本来与周处不睦，此次带领出来本就存着报仇泄恨之意，詎料周处出马即连复二郡，正奈何他不得，今闻此警报，便借端发作，大怒叱之曰：“吾令汝速救泾阳，汝不速往救援，却来此处，意图偷安。今泾阳已失，汝有何说？”喝令武士推出斩之。夏侯骏谏曰：“今当用兵之际，不宜先斩大将。可令其领兵克复二处，倘不能取胜，二罪俱罚，如何？”梁王曰：“彼巧于窥避，非斩之无以肃军心。”夏侯骏再三苦劝，左右将士一齐告免。梁王乃令周处只带部下五千人前去应敌，倘不能取胜，休来见我。周处辞出帐外，点兵起行。恰遇中书令陈准，赍送军衣前来，马上相见，准见处有怏怏不乐之色，问知其故，入见梁王。点交军衣既毕，因进言曰：

“齐万年猖獗，望王起兵接应周处，以免失败。”梁王曰：“狂奴自恃谋勇，故我独遣之。看他不能取胜，羞也不羞。俟挫其狂焰，接应未迟。”陈准不敢多言，辞出。星夜回洛阳，上表曰：

匈奴狂獗，屡犯边邑，梁王贵戚，非将帅才，进不求名，退不畏罪；周处忠勇果敢，有仇无援。宜诏将军孟观，率精兵万人，为处前锋，必能殄寇。不然，梁王当使处先驱而不救，其败必也。臣奉命犒军，见闻较确，谨冒死以闻。

惠帝览表，交与张华商议。谁知张华、裴頠等一班廷臣，多畏周处风厉，均不愿其立功，因此将表阁起。

且说周处领兵来攻仇池。原来杨茂搜本来往依齐万年，后见万年称帝，心中不以为然，遂引兵来攻下仇池，屯兵自守，自称为辅国将军右贤王。万年兵过之处，多所杀戮，避乱之

人，多投奔仇池而来，茂搜一一招抚，出资赈恤，有欲去者，派兵护送出境，因此人心悦服，兵士亦极有节制，粮草充足，士马饱腾。周处围攻半月不下，正在踌躇，忽梁王有檄文到来，言齐万年已离梁山，攻下六陌在乾州东今称六陌镇。飭令缓攻仇池，移兵往救六陌。周处得檄，一面发文书催取军粮，一面传令退兵，亲自断后。茂搜疑有伏兵，不敢追赶。

周处驱兵到六陌，安下营寨。齐万年即聚众文武商议退敌。度元曰：“周处英勇，不可轻敌，只宜深沟高垒，以避其锋。”万年曰：“固守自是上策，朕料周处必不容于梁王，我若固守不战，日久彼必生内乱。其时引兵击之，一鼓可定矣。”哈哒曰：“不然！陛下初正大位，进窥中原，今乃惧一周处，则中原数万里江山何时可定哉？臣虽不才，愿擒周处献于陛下，以为进见之礼。”万年曰：“汝乃周处手下败将，何得大言？”哈哒大怒曰：“我若胜不得周处，甘当军令！”万年无奈，准其出战。哈哒披挂上马，杀出营来，却见周处营中偃旗息鼓，并无巡哨军士。哈哒笑曰：“周处徒有虚名，特一怯夫耳。”大喊一声，匹马当先，众兵随后，一拥杀入晋营。恰待扳开鹿角，忽然一声炮响，旌旗并起，晋营左右两翼，箭如飞蝗。氐兵出其不意，躲避不及，抵挡不住，发喊一声，往后便退。哈哒止压不住。周处早飞马杀出，正遇哈哒，接住厮杀。战到十数回合，周处舍去哈哒，匹马杀入敌阵，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哈哒大怒，亦回马入阵寻杀周处，晋兵已卷地而来，相与混战。哈哒见大势已去，率领数十残兵落荒而走。周处望见，拈弓搭箭射去，正中哈哒后心，翻身落马。周处上前，一枪搠死，取下首级，杀散众氐兵，奏凯回营。一面使人赍哈哒首级到梁王处报功，并催取军粮。

梁王得报置之不理。周处无奈，与齐万年相持至一月有余，又值腊月天气，雨雪交下，寒冷不堪，军士辈无衣无食，苦不可言。所幸周处平日驭众有恩，不致溃散。梁王又屡次使人催战，限日要攻下六陌。周处仰天叹曰：“兵无后继，败何足言！所恨者，为国取辱耳。”适行军司马入帐禀告：“明日军粮已是颗粒无存，请令定夺。”周处曰：“明日平明一齐进攻，取得六陌何愁无食。”行军司马传令出去。周处连夜飞报梁王告急，并乞援助。

明日，驱遣饿兵，扑攻敌营，齐万年使连危出马，晋兵人人奋勇争先，连危抵挡不住，拨马而走。周处追杀三十里，忽然一声炮响，四面伏兵齐起，把晋兵围在核心。周处左冲右突，不能得出，氐兵四面围来。万年立马高阜指挥众兵，只向周处围攻。看看至晚，左右报说：“众兵已弦尽矢绝不能再战。”周处仰天叹曰：“此吾效节致命之日也！”抖擞精神杀入敌阵，力斩敌将十余员，人马困乏，死于乱兵之下。

万年知周处已死，指挥众将杀散晋兵，便扑攻关中而来。梁王得报，方才大惊，连忙申报朝廷告急。一面商议守御之策。幸得关中天险，氐兵一时攻打不下。又值天时大旱，秦今陕西巩昌府秦州、雍今陕西西安府一带患疫，死亡相纵，枕藉道路，因此万年渐时罢兵。梁王即乘此机会奏报得胜^①。

且说朝廷初闻周处战死，也十分惊惶，一面议命将出师，一面命礼臣恤恤阵亡将士。礼臣按谥法，执德不回曰孝，因谥周处曰孝侯。旋又得梁王捷报，故命将出师之举暂时作罢。不知氐胡到底何日平靖，且待下回分解。

^①眉批：与今之奏报清肃者何异，可发一笑。

第九回

锦障金灯石崇斗富 焚琴煮鹤绿珠坠楼

且说晋廷当日诸臣俱是与世浮沉之辈，苟安旦夕之流。视国家大事，如同隔膜。得了梁王捷报，乐得入朝庆贺，把命将出师一事，阁起不提。此时除张华、裴頠、贾模、裴楷之外，又以王戎为司徒。

王戎是王浑之子，幼而颖悟，神采韶秀，举止安详。六、七岁时，与群儿同往武场观兽戏，有猛虎在槛中怒吼，群儿大惊奔窜，戎独屹立不动，神色自若。又尝与群儿戏于路旁，路旁有李树，李子甚多，群儿争上树摘取，戎独不往。人问其故，戎曰：“李在路旁，人人共见之地，而结子累累，无人摘取，必苦李也。”试之，果然。自是人皆奇之。及长，善谈论，曾随其父王浑伐吴有功，封安丰县侯，拜豫州刺史，加建威将军，至是拜为司徒。虽置身要津，而不问政事，事无大小，一任僚属所为。终日游玩放荡，性更贪吝，而广有资财。所置田园，不计其数。所入租税，每自执牙筹，日夜会计。其园中有李树数十株，所结李子异常甘美^①，戎每岁李实时，即令园丁摘下，卖与他人。又恐人家得其李种，以分其利，将摘下李子，每个钻一孔，使透其核，则他人虽得其李，不能播种

^①眉批：彼李不如此李，一笑。

矣。其卑鄙琐屑如此，而其外貌，又故为高尚，终日清谈，凡所赏识，尽是虚名之士。阮咸之子阮瞻一日谒戎，戎留与清谈，偶问曰：“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有何异同？”瞻对曰：“将毋同。”①戎大为赏识，嗟叹良久，即奏闻朝廷，用为丞相掾。时人谓之三语掾。

戎之从弟名衍，时为尚书令，与河南尹乐广，皆善清谈，不问政事，朝野之人争慕效之，从此清谈之风大盛。数人遂互相引重。王衍好谈老、庄之学，而貌甚美。每执玉柄麈尾，对客清谈，玉柄与其手同色。乐广幼即聪慧、善悟，尝有亲狎友人忽久不至其家，一日复来，广问其故。友曰：“前饮于君家，方举杯欲饮，忽见杯中现一蛇影，而杯已至唇边，不得不饮。勉强咽下，及归遂病。今犹未大愈也。”广闻之，再置酒与此友饮，注酒满杯，问之曰：“杯中尚有所见否？”友视之，仍是一蛇影也。广笑指壁间所挂雕弓曰：“即此影耳。”友视之，其弓之两端，雕作蛇头形，疑乃大解，病亦愈。其善悟多类此，惟以善清谈之故，为王戎所赏识。

戎尝好作竹林之游，所与同游者，为嵇康、阮籍、阮咸、山涛、向秀、刘伶诸人，号为竹林七贤。所引进之士，莫非浮诞相尚，以任放为达。于是王衍之弟澄及阮咸之侄阮修，胡毋辅之、谢鲲、王尼、毕卓等一班虚名之士皆奔走其门，尽是不修边幅之流。胡毋辅之一日饮酒，既醉，其子谦之自外入，大呼曰：“彦国辅之字年老，何得饮酒！”辅之大笑，即拉与共饮。其父子之间无礼如此。毕卓为吏部郎，其所居之邻为酒

①眉批：战国之士，每以谈笑取功名，然所谈者犹是匡时之术也，此则不知所云矣。

家，邻人酿酒初熟，卓夤夜私入其家，就酒瓮之旁偷饮，不觉大醉，就在瓮旁睡熟。邻人巡夜见之，大呼有贼，群伴皆起，捉而缚之，卓一无所觉，任人束缚。及天明将送官究治，视之，始知为毕吏部，解缚谢罪，卓绝不以为羞耻，谈笑自若。此一班人，王戎都视为名士，听其转相汲引。

其时赵王伦在朝，看见此等举动，暗暗欢喜。原来赵王自入朝以来，见惠帝昏庸，早存下觊觎之心，只因向来就藩在外，未知朝中虚实。今见一班廷臣，皆是虚诞浮夸之流，殊无实际。虽有张华、裴頠竭力维持，终是寡众异势，易于下手，遂与孙秀商量此事。孙秀曰：“殿下虽贵为懿亲，拥有王位，其奈绝无兵权。若行此事，非兵不可。以无兵权之人，一旦弄兵，非广筹餉项不可。殿下不知已先筹及否？”赵王默然良久，曰：“未也。虽然，汝智谋之士，必有妙策。”孙秀曰：“殿下亦知洛阳有石崇否？”赵王曰：“岂卫尉石崇乎？”孙秀曰：“是也，此人富甲天下，昔曾与王恺斗富，恺作紫丝布障四十里，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蔽之，其奢靡至不可言，恺卒不及崇。时先帝宠恺，赐恺珊瑚树一枝，高至三尺，枝干扶疏，世少其匹。恺大喜，以为此是天子之赐，可以胜崇矣。置酒召崇，出珊瑚以夸耀之。崇微笑，袖出铁如意击之，珊瑚应手碎。恺大怒，谓石崇无礼。崇笑曰：‘此区区者何足道，我当偿之。’即邀恺至家。出珊瑚六七株，大皆盈把，高五六尺，宝光灿然。谓之曰：‘较公所有者如何？’恺乃怏然若失，自此不敢与崇斗富。崇建一园，名曰‘金谷园’，穷极奢侈，日集宾客宴于其中。今方谨事贾谧，亦是后党一流人。若得此人相助，大事济矣。”赵王曰：“此等事，我亦略有所知。但彼方事贾谧，安肯附我。”孙秀沉吟曰：“不然，则以计陷之亦可。”赵王曰：“计

将安出？”秀曰：“臣闻石崇有一爱妾，名曰绿珠。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殿下可使人往召绿珠，彼必不肯使之来。然又恐触怒殿下，必亲来谢罪。那时自可设法使之依附。如其不来，却再设计。”赵王本是酒色之徒，一闻此言，不觉大喜曰：“此计大妙！汝即为我一行。”

孙秀领命而出，径投石崇府中，口称：“奉赵王命求见。”闻人曰：“此时方在金谷园宴客，不在府中也。”秀又驰至金谷园，时已黄昏时候，石崇正与众宾客酣饮，忽报赵王差人求见，不知何事，便教相请。孙秀步入园中，只见满园花木皆悬金灯银盏，满贮香油，燃点得光华耀目，如同白昼。树枝之上，皆挂采绸，延绵不断。曲曲折折，步至凉台，忽闻一阵丝竹之声，清越可听。石崇正在台上宴客，孙秀登台相见。石崇让坐毕，孙秀举目，只见众宾客皆锦衣花帽，席上山珍海错，半不知名。象箸金杯，纵横狼藉。石崇便问来意，孙秀笑曰：“奉赵王之命，到府中取一美人，少选即当送还。”石崇笑曰：“赵王亦知寒家有美人耶？”命左右呼诸姬出来见客。不一时，纱灯前导，众美偕来。孙秀视之，约二三十人，皆是轻罗薄縠，贴地长裙，钗钏金珠与灯光相辉耀。或圆姿皓月，或秀靥羞花，不觉为之目炫神摇，开口不得。石崇笑曰：“不知谁可入选者，请君自择之。”秀曰：“皆天人也，但某奉赵王之命，所取者绿珠，不知孰是？”崇勃然变色曰：“赵王以威福相加，皆可惟命。绿珠吾所爱，虽天子不能夺也！”孙秀曰：“君博古通今，识时达变，尚祈三思之。”崇曰：“不必三思。烦代谢赵王，绿珠断不能相舍也。”孙秀曰：“赵王慕绿珠颜色，欲得一见，行即送还，何必尔尔？”崇曰：“赵王姬妾尽多，何不亦送与我一见颜色，行即送还耶？”秀勃然变色，拂衣而起，石崇

亦不相送。众宾客皆不欢而散。

孙秀回见赵王，说石崇如此无礼。赵王大怒，便欲设法陷害石崇。

且说石崇当夜宾客散后，只有一至友欧阳建在侧，谓崇曰：“子今夜触怒孙秀，祸不远矣。赵王虽无权，天潢贵胄也，岂不闻卵石不敌乎？”崇曰：“为之奈何？”建曰：“孙秀素与我相善，适间人众；彼未及见我耳。我尝闻孙秀言，赵王久有叵测之心，公正与贾谧相善，何不以此事告知贾谧，则赵王纵不被诛，亦当被逐，如此则公安矣。”崇曰：“此等大事，贾谧恐不能为力。齐王阿近日正与我往还，莫若上书齐王告变，则事谐矣。彼等宗室之间每每互相猜忌，吾正可藉以行此计也。”于是连夜作书，交与欧阳建，嘱其明日代呈齐王。建领命而去。

至明日，袖书将往见齐王。忽念赵王不知如何举动，倘赵王不介意，我辈又何必多此一举，我何不先往见孙秀，一探消息。于是径往孙秀家求见，便探问昨夜之事。秀知建系石崇好友，含糊以对。建不得就里，惴惴辞出，误将袖中书遗在地下。孙秀拾得大惊，即持往见赵王。赵王见书，又惊又怒，即入朝去见惠帝。恰好张华等都不在侧，赵王出书示惠帝，奏曰：“臣托体宣皇帝，尽心王室，可表天日。石崇小子，造作蜚言，离间我骨肉，乞陛下作主。”惠帝览书大怒。即传旨捕石崇及欧阳建，下狱劾问^①。赵王得旨，即率领武士下朝，命孙秀带往捉拿石崇。石崇正在楼上，拥抱着绿珠吃酒，闻报武士来拿，问左右曰：“率领者何人？”左右曰：“孙秀。”崇曰：“此昨

^①眉批：此时何不交张华议耶？一笑。

夜之祸也！”乃谓绿珠曰：“我以爱汝之故，以致得罪赵王，乃有今日。”言罢以昨夜之事相告。绿珠泣曰：“女为悦己者容，君以妾故得罪，妾当死于君前，以相报耳。”言毕，耸身一跃，窜出窗外，坠楼而死。

不知石崇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

征氏羌孟观领重兵 废太子中宫施毒计

却说赵王既捕石崇，也不审问，也不请旨，即令押赴市曹斩决。计石崇之母及兄、嫂、妻、子，亲口死者十五人。孙秀迎合赵王旨意，即率领武士，矫诏赍没石崇家，所有贵重细软及金银等，一时皆辇载入赵王府中。

张华闻得此事，不觉大惊，忙到赵王府中求见，便问石崇何事得罪。赵王曰：“伧奴造作蜚言，离间我骨肉，孤奉诏斩之。阁下不必多疑。”张华默然良久，乃曰：“殿下久在关中，于氏羌情形，当所深悉。前者朝廷命御史李苾前往汉川一带安抚流民，据报称略阳氏李特、李庠、李流，皆有万夫不当之勇，又精于骑射，其种类已布满蜀中。李氏又疏财仗义，前岁关中大饥，又值齐万年造反，关中百姓，多有流入蜀中者，李特广出资财，令其两弟，分头振抚，民皆归心，须妨其叵测。近日梁王奏报，齐万年愈加猖獗，连连上表请兵。殿下夙精韬略，不知有何妙法可以退得齐万年，稳得李特？”赵王冷笑曰：“孤若深通韬略，朝廷又何必使梁王代我。李特之事，不过据李苾一面之词。朝廷果能诚信相孚，外人自服，何必多疑？至于关中一带，全是雍州刺史解系误事。彼自恃才能，妄自尊大，氏羌之人，恨如切骨，所以才激成边衅。若久任此人，纵使擒获齐万年，而别部羌人必相继而起。虽命将出师，有何用哉？”

张华暗思：前次解系有表到来，称斩一孙秀，可以定边事。孙秀系赵王私人，今赵王此言，虽未必可尽信；然亦可见得边将不睦，各怀意见，以致误事了。当下辞了赵王，径入朝来见惠帝，奏闻关中告警一节。

惠帝曰：“卿自筹商遣将可也，何必奏闻。”张华不得已，集了裴颙、王戎、贾模、贾谧一众商议此事。时贾模已经病重，扶病来会，只贾谧不見到，王戎无所可否，人云亦云，只有张华、裴颙两个着急。默计在朝文武诸臣，惟有积弩将军孟观，颇有胆识，不如即使之带兵西征。

商量定了，方要入奏，忽见贾谧气冲冲而来。众人忙问有何事故，贾谧恨恨曰：“司马颖老奴辱我，我奏知皇后，谁知反代老奴加上荣耀头衔。”原来贾谧在东宫侍讲，对太子无礼，任情戏谑。适成都王颖偶至东宫，见此情形，乃直叱之。贾谧当而无可如何，及至退值，即奔至中宫，哭诉贾后。恰好哭诉已毕，惠帝驾到。贾后对惠帝曰：“邺郡要地，向未有亲藩驻守，成 都 王 颖 在朝无职可授，何不命往镇守。”惠帝曰：“卿言甚善。可加成都王为平北将军，即日往邺。”惠帝言罢，忽又想起张华所奏关中告急一节。贾后曰：“前者以赵王不胜边任，故使梁王往代。今梁王亦是如此，奈何？河间王颙司马孚之孙，虽非亲枝，然其为人轻财爱士，知名之士，多往依之，不如令其往关中与梁王一同镇守。”惠帝大喜，即刻命驾，临轩降诏。

当下贾谧诉说前事既毕，张华愕然曰：“我等方议得使孟观领兵往剿，奈何又派一个河间王？昔者陈准曾言：‘梁王贵戚，非将帅才，进不求名，退不畏罪，’实为至言。周处战歿，即是前车之鉴，为之奈何？”裴颙曰：“我等可奏知天子，分别办理。河间出守自出守，孟观征讨自征讨。两不相涉，自无掣肘之虞

矣。”正言间，左右报天子临朝，召百官。于是众人入朝，只有贾模抱病不能同往，先归私第去了。

张华等入到朝内，惠帝先颁下成都王颖镇邺，河间王颙镇关中之诏。张华奏曰：“臣等议得积弩将军孟观，才兼文武，深通韬略。拟请旨命孟观率领大兵，进征氐羌，以伸天讨。”惠帝准奏。裴頠又奏曰：“氐羌多诈，征剿非易。统兵之臣，自当相机行事。陛下若命孟观西征，宜拜为元帅，使便宜行事，不可仍受镇藩节制，使之不能尽其所长。”惠帝一并准奏。即日拜孟观为征西将军，领兵征剿。张华又想起赵王解系之事，奏请惠帝调离解系，别命他人往代雍州刺史之职。惠帝曰：“解系既是误事，即削职为民可也。至于应调何人，卿等自去商议便了。”说罢退朝。

且说孟观自从谄事贾后，交结董猛杀杨骏之后，便不次升官。此时封积弩将军，领宿卫兵十万，朝朝训练（谏）。是日奉诏后，先去奏知贾后。贾后曰：“卿此次出关立功，班师之日，朝廷不吝封爵也。”孟观大喜，辞出。[寻思赵王镇关中多年，必知氐羌情形，我何不托言辞行，去一叩虚实，并且孙秀又是知己，亦可以考查一切。想罢，径投赵王府中来。

赵王此时藉没了石崇之家，虽未得绿珠，然金谷园内一众歌姬，已尽辇入府中。此时正拥着群姬，饮酒作乐，无暇会客，只命孙秀出去相见。孟观先表明辞行之意，然后访问氐羌情形。孙秀虽在关中多年，惟向以谄媚赵王为事，何曾留心过敌情，惟有随嘴敷衍而已。又问孟观何日起节，领多少兵马。孟观曰：“关中之兵士，多是离心离德，不听调度。弟所领守卫兵十万，平日训练纯熟，拟奏闻天子，尽提本部前去。庶几易于指挥。”孙秀闻言，心中暗喜曰：彼尽提守备兵去，京城空虚，

是赵王好机会也。因以言挑之曰：“今皇上昏庸，权臣用事，在外立功，亦非易易。”孟观曰：“弟此次出征，却还便宜行事，不受镇藩节制。”孙秀曰：“弟非言此，恐论功行赏时，未免不公耳。”孟观曰：“幸得皇后贤明，或者不致向隅。”孙秀曰：“倘赵王当国，足下官职，必不止此。”孟观曰：“赵王当国，有公为我引荐，自然容易升阶。”孙秀正色曰：“不然！赵王礼贤下士，爱才若渴，足下自可表见，何必引荐哉！”言罢，孟观辞去，即日点起马步各兵，向关中进发不提。

且说贾后干预外政，日恣骄横。从前抱了韩寿之子入宫，伪为自己所生，一心只望废立，不料此子养不到几岁，竟自死了。贾后转恨太子，时欲加害。奈贾后之母广城君郭槐，时时入宫，劝贾后慈爱太子，贾模亦常常进劝。贾后颇不耐，曰：“他人谤我犹可，汝乃我一家人，亦谤我耶！”贾模由是忧忿成病，不久遂死。广城君不久亦死。贾后喜曰：“今后无人聒我矣。”遂决计谋害太子。

且说太子遁自幼即有令名，贾后恐其名立，则人心归附。乃暗使内侍数人诱之嬉戏废学。太子遂日事游荡，招市人在东宫内陈列市肆，使屠人悬猪肉于架上，太子自以手揣其斤两轻重，及以秤秤之，不差累黍。终日以此为乐，自是名誉大减。一日，贾后伪称惠帝有病，使人召太子入宫，太子既入，却不见惠帝及贾后，惟有宫女数人设酒相待，言是惠帝之赐。太子乐得开怀畅饮，宫女等又为之歌舞进酒，不觉酩酊大醉。忽然黄门潘岳进见，奏曰：“臣久慕太子法书，欲求赐书一幅。俾得悬之壁间，为蓬毕光，不胜宠幸。”太子欣然，便命取纸笔，忽又沉吟曰：“平日读过诗歌，一时却想不起。可取一本书来，我录写数行可也。”潘岳袖出一纸曰：“请太子即照录此纸如何？”时

太子醉中迷惘，不知就里，竟秉笔为之代录一遍。潘岳大喜拜谢，即持往见贾后。贾后大喜，重赏潘岳。视太子所书之纸，有醉中手颤写不成字之处，都代补写完全，然后使人请惠帝来，贾后故作恨怒惊惶之色，曰：“陛下生得好儿子！”惠帝愕然不解所谓，贾后出太子所书，曰：“陛下自去看来！”惠帝接过来一看，不觉勃然大怒曰：“逆子乃如是耶！”立即命驾御式乾殿，鸣钟击鼓，聚集百官。惠帝怒气冲天，将太子所书掷下，命众官观看。众官彼此传观，只见上写着：

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当入了之。中宫又宜速自了，不自了，吾当手了之。并与谢妃共约，刻期两举。

众官看得面面相觑，惊惶失色。惠帝大呼：“速擒逆子来，便当杀却！”一众王公大臣见惠帝盛怒，都不敢多言。张华独奏曰：“此国之大祸。自古常因废黜正嫡，以致丧乱，愿陛下察之。”惠帝曰：“卿尚拘拘于古往之事！今逆子反情已露，朕不废他，他将废朕矣！”裴颢奏曰：“太子此书何由而来？何人传入宫中？交与谁人之手？传书之人又何由获得此书？皆须审问明白。又当请太子来比对笔迹，此事自易明白，陛下不必怒也。”惠帝闻言愕然，默念此书果从何而来，察其笔迹虽与太子相似，然太子平日书法端正，此则凌乱无章，不觉迟疑不决。诸王公大臣，皆窃窃私议，卒不得主意。忽贾后使黄门出殿进表，请废太子遁为庶人。惠帝立即准奏，飭令有司并太子之三子羈、臧、尚皆押送金墉城安置。并传旨将太子之生母谢淑媛赐死。慌得王衍立即上表，请与太子离婚，愿迎其女大归。原来王衍之女，嫁为太子妃。衍见太子得罪，恐累及自己，故首先上表请离婚。惠帝亦即准奏。

当时恼了一位大臣，乃是卫督司马雅。司马雅曾经在东宫

给事，深知太子之为人。虽被左右所诱，日恣荒嬉，然英明武勇，孝友慈祥，无损大德。今日之书，料定是内监等之奸计，无奈惠帝盛怒之下，欲救不得。退朝之后，即来访殿前将军郎士猗。士猗曰：“公满面怒气，何也？”司马雅曰：“今日之事，神人共愤，岂公独不怒耶？”士猗曰：“公正与吾同心，但不知有何法可以救太子？倘不能救，徒怒何益哉！”雅曰：“中宫淫乱，举国皆知，此事必淫后所为。我欲联络张华、裴颢共举大事，废淫后，复太子，清君侧。不知公肯助我否？”士猗曰：“张华、裴颢徒负虚名、拥有众望，其实皆自了汉耳。当日贾模在时，曾谋废后，与张华商议。华曰：‘公于中宫为宗亲，言或肯信。宜时时进谏，为之陈说利害祸福，庶几皇后知所警惕，天下不致大乱，吾辈得以优游卒岁而已。’裴颢亦是中宫亲戚，前拜尚书仆射，又奉诏专任门下事。颢上表固辞，或劝之曰：‘君于中宫为亲戚，当竭诚规谏，谏而不从，即当引疾辞职。倘不如是，虽上十表，有何益哉？’颢不能从。观二人此等行止，岂可与图大事者哉！”雅曰：“然则公意中有何人可以共图者？”士猗曰：“自孟观尽领守卫兵出征，赵王伦新拜右军将军，拥有兵柄，兼系东宫师保，若与谋之，大事可成矣。”

雅大喜，二人遂同来访孙秀，曰：“今日之事，诚为大变。此时国无嫡嗣，人心汹汹，社稷将危。大臣将起大事，而赵王侍奉中宫，与皇后亲昵，无人不知。今太子之废，人皆谓赵王实与同谋，一旦事起，必然累及，何不先谋之？”孙秀佯问曰：“谋之奈何？”二人曰：“复太子，清君侧耳。”孙秀大喜曰：“此赵王之素志也！二公且退，吾当言之，必有以报命。”二人大喜曰：“此晋室之福也！”拜谢而退。

不知二人去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恶贯满盈中宫饮鸩 威权纵恣同室操戈

却说司马雅、郎士猗二人去后，孙秀吃吃干笑不止。良久，乃入见赵王，告以二人来意。赵王喜曰：“今兵权在手，便可行事。吾已约下通事令史张林，旦夕可为内应，此时机不可失也。”孙秀拊掌大笑曰：“殿下英武神圣，乃为人所愚弄耶？”赵王愕然曰：“何谓也？”孙秀曰：“太子聪明刚猛，殿下此举，以复太子为词。果然废去贾后，太子复了东宫，必不受制于人。且殿下素与中宫亲昵，太子岂有不知？虽建此大功，太子必谓殿下通于百姓之望，大臣之论，欲藉此以免罪耳，必不肯以为德也。”赵王曰：“似此如之奈何？我不行，恐有行之者矣。”孙秀曰：“殿下放心，贾模已死，贾谧方谄事中宫，必无举动。张华、裴頠恋栈老马，向无大志，王戎、王衍等流，皆不知天高地厚，臣可保无人敢行此事，殿下且静待之。仅废太子为庶人，必非中宫本意，略延几时，必然又有变故。俟其杀害了太子，我等乃声其罪而废之，剪尽其党羽，则朝廷大权，尽归殿下，一任殿下所为矣！”赵王大喜，遂使人探听中宫举动。

诿料贾后果然容太子不得，一面使人押解赴金墉城，一面派黄门孙虑，领兵一千人，追至金墉城。不许驻扎，一径驱送到许昌，囚在幽室之中，用兵四面围住。然后命程据以毒药和酒，令人送交孙虑，云是奉诏赐太子酒，当监视饮讫。孙虑接着会

意，即持壶执盏，入见太子。口称奉诏赐庶人酒，言讫斟满一杯，凑到太子唇边。时太子长子霏，年仅八岁，侍立在侧，见此情形，不觉大怒曰：“孙虑何得无礼！”言讫腾身跃起，扑将过去，将酒杯撞翻在地。酒尽倾覆，地上火烟坟起，砖石迸裂。孙虑亦大怒曰：“吾乃奉诏行事，孺子何得抗诏！”霏出其不意，跃起夺过酒壶，一饮而尽，登时七窍流血而死。太子叹曰：“阴霾蔽天，虽辩何益！汝虽代我死，我其能免乎？与其偷生受辱，不如长眠也！”孙虑见鸩酒已尽，恐无以复贾后，思以他毒物杂食物中进，而苦不得其间。一日，太子如厕，适遇孙虑。虑思此时左右无人，再不下手，恐再难得此机会矣。遂顺「攫」得一木杵，直扑太子，当头痛击，太子大呼。苦无救者，遂被弑。虑连夜归报贾后。

赵王伦得信，谓孙秀曰：“果不出卿之所料也！今当如何矣？”秀曰：“臣请先往探廷臣之意，窥其从违。殿下立威，在此一举，切不可作妇人之仁。”赵王从之。孙秀遂往见司马雅曰：“赵王今欲与公共匡社稷，但不知廷臣之从违如何？公可往探听一切，俟行大事时，从者论功行赏。违者诛及三族，公当密察之，不可泄漏此意。”司马雅曰：“廷臣多从张华，只须一探张华，便知廷臣之意。然赵王从权，矫诏行事，应者亦必多。吾当往见张华，一观其动静也。”孙秀即辞去。

司马雅乃往见张华，曰：“闻赵王将清君侧，为天下除害，以弭祸乱，顾明公助之。”张华曰：“吾但知竭忠王室，奉侍君后，他非所知。况天下方承平，何致祸乱。吾老矣，虽祸乱，必不及见，吾但得优游终身足矣。”司马雅怒曰：“刀将加颈，犹为是言耶！”拂衣径出，走报孙秀。秀惊曰：“使公往探其从违，公何得遽出此言！一旦事泄，将奈何？”乃偕雅同入见赵王，曰：

“事迫矣，乞殿下即日举事，迟恐事泄而祸作也。”赵王曰：“吾已计及，吾每入宫见后，今一旦反颜，何以相见。必得一人领兵入官方妙。”秀曰：“臣筹之熟矣，齐王之母与中宫有隙，若使齐王往，必能得力。”赵王大喜，即使人往请齐王，不一时，齐王已到。相见既毕，赵王告知本意。齐王罔恨恨曰：“淫妇屡辱吾母，吾思刃之久矣。此乃吾报仇之日也，谨如命。”时已黄昏时分，赵王即命孙秀草定伪诏曰：

中宫与贾谧、董猛、孙虑、程据等行弑太子，图危社稷。今使车骑将军、领右军将军赵王伦，入废中宫。汝等从命，锡爵关中侯，不从者，诛三族。

于是赵王带同孙秀、司马雅领兵入朝，齐王罔领兵入宫。且说赵王到得朝中，即令黄门速请惠帝御殿，一面鸣钟击鼓，召集百官，开读伪诏。一时扰攘喧嚣，惠帝吓的做声不得。赵王叱武士先将张华、裴頠、赵粲、贾谧、韩寿等一干人擒下，就在朝门正法。使通事令使张林监视行刑。张华大呼曰：“汝等乃杀害忠臣耶！”张林笑曰：“汝为宰相，太子之死，坐视不救，乃自称忠臣耶？”华曰：“式乾殿会议，我何尝不谏来？”林曰：“谏而不从，何不去位！”华默然，遂在朝门就刑。赵王乃使孙秀提兵至各家捕其眷属。孙秀承命，分头搜捕。又念及解系此时削职在洛阳居住，遂叱兵士并至解系家，并系之二弟解结、解育，一并捕获杀害，以泄私忿。

且说齐王罔领兵打入中宫，一时内侍宫女等惊惶号叫起来，贾后大惊，急问：“何事？”说声未了，齐王已领兵到来，便叱武士擒下。贾后斥曰：“何得无礼！”齐王唾曰：“汝欺君杀子，灭视宗藩，这便无礼！”一面叱令搜董猛、孙虑，一时擒到。又在贾后内宫搜出程据，齐王冷笑对贾后曰：“这便有礼！”贾后

羞惭满面，做声不得。良久，问曰：“此事何人倡始？”齐王曰：“梁王。”后曰：“系狗当系颈，今反系其尾，何得不然！”齐王遂率兵士拥四人出外至殿前，赵王立于殿上呼曰：“有诏废贾氏为庶人，即押往金墉城，毋容面君。程据、董猛、孙虑即在朝门与诸人一同正法。”贾后望见惠帝，大呼曰：“陛下贵为天子，不能庇一妇，任人废之！他日陛下亦被人废矣！”惠帝此时心中慌乱，手足无措，贾后之言并未听得，司马雅已挥令兵士扭送出去。贾氏至朝门外，见贾谧、韩寿等尸首纵横满地，不觉放声大哭，兵士驱逐而去。

且说朝中大事既定，便论功升赏文武，一时封侯者数千人。赵王伦自为都督中外诸军事、相国侍中。追复故太子遹位号，谥曰愍怀太子。封故太子之次子臧为临淮王，立为皇太孙。又使尚书刘弘资金屑酒至金墉城赐贾庶人死。一时赵王威震中外，惠帝反侧不安。

惠帝同母弟淮南王允，时在朝为骠骑将军，领中护军，见此情形，揣知赵王心怀叵测，便欲谋讨赵王。无奈惠帝昏庸，难与商议。只有心腹将士孟平，乃孟观之子，颇有智谋，可与商量，因与之计议。孟平曰：“赵王惟恃一孙秀为心腹，所有一切，皆孙秀为之主谋。而孙秀与某父相好，某当定日约秀至城外射猎，殿下可使人请赵王饮宴，却另使一人矫诏到赵王府，收其兵符。一面就席间掷杯为号，杀之易如反掌矣。某亦即猎场上，觑便杀却孙秀。如此则不动声色，大事定矣。”二人商量既定。

不期赵王素多疑忌，各处布满细作，淮南王府中，亦伏有赵王心腹，充作仆人。闻二人商议，虽听不清楚，却隐隐听得是谈赵王、孙秀，又仿佛听得两个杀字，即时走报赵王。赵王

忙与孙秀商议，秀曰：“此是隐约之词，确否未定，不可发作。不如拜之为太尉，外示尊崇，暗解其兵柄，则可无事矣。”赵王大喜，次日即请惠帝封淮南王允为太尉。

淮南王闻命，惊曰：“是夺吾兵权也。”急召孟平商议，孟平曰：“是必前日事泄，致有此举。”淮南王曰：“事急矣，吾不能坐视宗社震动，卿其助我。”言讫，即令孟平为前锋，率兵数百人，直出大呼曰：“赵王造反，我讨之。凡愿讨逆立功者，袒下左臂。”一时左袒相从者甚众。孟观率众至承华门，列阵遥为声势，淮南王率兵径围赵王府。

惠帝闻报大惊曰：“饮酒听歌，岂不快乐。动辄称兵，是何意耶？”左右忽报中书令陈毕请朝，此时惠帝已吓得而无人色，不敢视朝，教召入宫内相见。陈毕奏曰：“淮南王与赵王不睦，互相称兵。臣谨请于陛下，乞使人持幡往止兵，与两家解和。”惠帝曰：“卿速往可也。”陈毕出外，取过白虎幡，以授殿中郎伏胤曰：“赵王心怀叵测，人人皆知，淮南讨之，恐不能胜。吾适见天子，伪称持幡止兵，今与尔此幡，速往淮南王阵门竖起，以表天子有诏讨贼。”晋制有驺虞、白虎二幡，驺虞幡为止兵之令，已见第五回。白虎幡为进兵之令。

伏胤领命，持幡出朝。正遇着赵王之子汝阴王虔，便问持幡何往？原来赵王自总揽大权以来，即封其子虔为汝阴王，使之值宿殿中，窥察廷臣举动。虔闻淮南王围赵王府，口称讨逆，正惶急无措，方欲入内见惠帝，求为解和，却好遇见伏胤。伏胤与虔，向来莫逆，因以陈毕之言告之。虔跌足曰：“如此吾家无噍类矣，为之奈何？”胤故为沉吟之状。虔曰：“公苟能助我，他日富贵，誓与共之。”言讫拔取一箭，折为两段，曰：“苟逾此盟，有如此矢。”胤曰：“既如此，吾誓死相助。公可先入内了

却陈毕。”虔即径趋朝内，寻着陈毕，手起刀落，挥为两段。伏胤持白虎幡率领禁兵百人，径到淮南王阵前，使人通报，称奉诏相助。淮南王大喜，即开阵受诏。伏胤率领百人，径入阵中，出其不意，叱兵士将淮南王擒下，一刀了却，挥幡大呼曰：“淮南王造反，吾已奉诏诛之。尔众兵误从逆命，概从宽免。可速进攻孟平，功成受赏。”

时赵王亲在府中敌楼上拒敌，射死淮南王兵甚众。忽望见伏胤杀了淮南王，不觉大喜。即令孙秀率领府中亲兵，大开府门，迎将出来，与伏胤会兵一处，直扑向承华门来。孟平列阵相待。孙秀出马遥呼曰：“反王司马允已经伏诛，孟平贤侄，何尚执迷不悟？速速弃甲倒戈，吾当在赵王前保举，不失封侯之位也！”孟平大怒曰：“谄佞贼，谀事奸王，谋为不轨，杀我主帅。吾当生啖汝肉！”孟平正叫骂时，猛不提防伏胤一枝冷箭射中面门，翻身落马。众兵一拥上前，剝为肉酱。当下安抚了众兵，赵王即入内请惠帝临朝议事。

忽报关中有捷报到来，孙秀急阅文书，知孟观自到关中，躬冒矢石，身先士卒，大小数十战皆捷，生擒齐万年，就军前正法。此时氐羌悉平，特此报捷。孙秀阅毕，不觉大惊失色。

不知孙秀何事惊恐，且待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惑群小赵王窃神器 讨国贼宗室起义兵

却说赵王正命人入宫，请惠帝临朝议事，忽接到孟观捷报，孙秀大惊。私谓赵王曰：“孟观拥兵在外，而其子孟平在京被杀，恐有他变，为之奈何？”赵王亦惊曰：“似此如之奈何？”正商议间，恰好小黄门出报，说惠帝方才受惊，心神不安，有事明日早朝再议。赵王乃同孙秀回至府中，专议稳住孟观之法。适张林来见，孙秀告知此事。张林笑曰：“何不智也！糜以高官，耸以危词，尚忧其不服耶？至于孟平之死，彼远在边外，亦不过凭足下一言耳。”孙秀恍然大悟，即商于赵王，加孟观为右将军，封上谷郡公。草就诏书，就在府中出发。孙秀附一私书，盛称赵王威德。谓足下此次立功，倘仍是张华等为政，必吝此爵赏。又言孟平拟助赵王平乱，事泄，被淮南王所害。今赵王已表赠为黄门侍郎，以礼安葬云云。孟观既得升迁锡爵，又得孙秀之书，果然相安无事。此是后话，表过不提。

且说次日惠帝临朝，百官咸集，赵王奏闻昨日之事，言淮南王年轻浮躁，误听人言，率兵攻臣。臣惟闭门守御，不与计较，希冀百官中必有人出来排解，劝其休兵。不料伏胤矫诏，擅将淮南王杀害。请诛伏胤，以谢天下。惠帝尚未回言，孙秀已叱武士将伏胤擒下。胤大呼曰：“汝子汝阴王与吾折箭为誓，富贵与共，教我杀淮南王，何反加罪也！”武士急掩其口，推出

朝门斩讫。赵王又奏孟观已讨平齐万年，上表献捷。惠帝大喜，即日升赏文武，以孙秀为中书令。孙秀倡言曰：“赵王肃请宫闱，斩除奸佞，扫荡群丑，重振朝纲，望重功高，威德远著，宜请加九锡。”吏部尚书刘颂曰：“不可！昔汉之锡魏，魏之锡晋，皆一时之用，非所通行。周勃、霍光其功至大，不闻有九锡之命也。况汉之锡魏，不久魏即代汉；魏之锡晋，不久晋亦代魏。是不利于朝廷之举动也。”张林怒曰：“曹氏代汉为魏，司马氏代魏为晋是易姓也。今赵王宗藩，纵代亦犹司马氏，何不利耶？”叱武士推刘颂出斩之。孙秀附耳言曰：“此人颇有声誉，前者杀张华、裴頠，已伤时望，今不可重杀此人。”因叱令将刘颂乱棒打出。惠帝遂下诏加赵王九锡。赵王又奏请加齐王冏平东将军，使之出镇许昌，即日起行。原来废贾后之时，齐王自以为功劳最大，而不见封赏，心滋不悦。孙秀又甚忌之，屡言于赵王，设法使之出外，故有此举。

自此赵王威权日重，一切政事，均由赵王府中出。张林、孙秀狼狈为奸，朝野侧目。孙秀、张林两个商量，朝中诸事，既皆得手，惟宫内消息不通。惠帝在内，有何举动，皆不得知，仍须设法。孙秀忽想起一个人来，即入见赵王曰：“自废黜贾后以来，中宫之位久虚，似非所宜。尚书郎羊玄之有一女，极称贤淑，何不立为中宫。”赵王即奏知惠帝，惠帝不敢不从。即日下诏，册立羊氏为中宫，封羊玄之为兴晋侯。

原来羊玄之之外父孙旂，与孙秀同族，因此玄之与孙秀交好，故特荐其女为中宫，以便传递宫内消息。玄之无端得此宠遇，自然感激孙秀，日来趋承。争奈羊后生性淫浪，除修饰之外，一无所知，远不及贾后机警。是以宫中消息，仍旧寥寥。

孙秀又生出一个计策来，便来要求赵王，求赵王做媒，使

其子孙会尚河东公主，为駙马。原来孙秀一子，名会，年已二十岁，生得鼻仰唇翻，眉低，眼凹，颧高、腮削、发黄、面黑，诸般丑态，莫不兼备。时为射声校尉。虽然身列仕版，却终日与洛阳富家儿在城外踢球驰马为戏，绝不务正事，人见其貌，莫不疑为下等奴仆。赵王既与之做媒，惠帝焉敢不从，即下诏定日行聘下嫁。

洛阳人民听得天家招駙马，到公主下嫁之日，都相聚来看热闹。遥见駙马锦衣、花帽，披红挂彩，骑马而来，都料定是一位少年美貌郎君，及至近前一看，原来是踢球驰马的十丑孙会，莫不哄然大笑。一时洛阳城厢内外，传为笑柄。及至三朝之后，入宫谢恩，宫女们亦争先来看新駙马，却只吓得人人掩面飞跑。

自此孙秀权势日盛，惠帝宫中举动，纤悉皆知。邪佞之辈，罗致满门，旦夕图谋不轨。又恐赵王心中活动，乃召牙门将赵奉来，授以计策，如此如此，事后当有重赏，赵奉领命而去。一日，赵王大宴门下各官，正当酒酣之际，忽一人闯入中门，仆地遂倒。忽又一跃而起，径奔堂上居中坐下，大言曰：“我乃宣皇帝是也。”指赵王曰：“儒子昏庸，不堪付托。神器应归汝得，汝乃迟迟不举，岂欲我数世经营缔结之事业，一旦付诸流水耶？汝当勉力为之。我当在北芒，遥为汝助。”吓得赵王和众官罗拜庭下。须臾，此人复倒地，良久乃苏，则牙门将赵奉也。顾见多官顿起错愕之色，自言不知如何闯入，伏地请罪。赵王慰之使去，众官皆拜贺。孙秀曰：“既宣皇帝有言，在北芒遥助，可使人在芒山盖做一所宣帝庙，殿下亦不宜违先皇之旨也。”赵王大喜。于是一班竞荣趋利之徒，终日聚议篡夺，内外分布心腹，部署大定。

赵王乃仗剑入宫，谓惠帝曰：“陛下昏庸，天下人莫不知之。妻子且不能自庇，焉能治天下？何不让有德者居之。”惠帝闻言吓得目定口呆，不知所对。赵王瞪视良久，冷笑而出。

惠帝目送赵王出去，不觉放声大哭。哭罢，抬头见义阳王威司马孚之曾孙侍立在侧，威素性凶暴，膂力过人，惠帝平昔见之，每带三分害怕。近日谄事赵王，赵王拜为散骑常侍兼侍中。惠帝见之，不禁股栗。威曰：“赵王之言，陛下会其意乎？”惠帝曰：“不知也。”威冷笑曰：“人言陛下昏庸，果不诬矣。赵王内清宫禁，外殄匈奴，功德巍巍，伊周莫及。天命有在，神器宜归。陛下犹不省悟，岂待刀加颈上耶？”惠帝哭曰：“朕虽不德，然以祖宗付托之重，岂可一旦委诸他人？”威大笑曰：“晋家基业，肇自宣皇帝，受魏封为晋公，宣帝崩，景帝司马师嗣立，基业日固。景帝既崩，自当为景帝立后。汝祖司马昭恃强乘丧夺兄之基业为己有，始传及汝父子。今赵王为宣帝之子，以宣帝之基业，还诸宣帝之子，何得谓之他人？且汝祖于景帝为兄弟，赵王于景帝亦为兄弟。汝祖可夺景帝之基业，赵王独不可承景帝之基业耶？”

一席话，说得惠帝目灼灼而视，应答不出。威早就御榻之前取笔草就禅让之诏，逼着惠帝钤用御玺。惠帝此时，惟有啼哭。威怒曰：“事已至此，尚作儿女子态耶！”惠帝曰：“此事重大，容明日在廷众议。”威冷笑曰：“必经众辱，始甘心耶？”惠帝不敢再拗，只得钤上御宝。威曰：“便并玺绶带去，岂不爽快！”惠帝曰：“且等赵王来面授。”威乃捧伪诏，驰至赵王府曰：“禅诏已到，请速备法驾。”说罢，即当堂开读。此时宗室诸王，群公卿士，咸集于赵王府中。读诏既毕，诸人一齐劝进。赵王尚假意推辞，威大呼曰：“自己一家人做事，又非异姓授受，何必多此

繁文缛节哉！即速备法驾，吾当再到宫中取印绶去也。”说罢，带同骆休、满奋、崔随、乐广等，率领兵士来取玺绶。孙秀命司马雅先带领甲士入殿，晓喻一众群臣，有敢违议者，即擒治之，夷三族。又使张林及其子孙会等，分领兵士，屯扎各门，以防有变。

时夜漏未尽，孙秀率同各官，备齐法驾。赵王乘坐逍遥辇，左右护卫虎贲五千人，入自端门，登太极殿。王公百官，乱烘烘挤满殿廷，只等玺绶。却说义阳王威率骆休等到宫内，惠帝正抱玺与羊后二人对哭，威大声曰：“奉新天子诏，来取玺绶。速速交出，以免取辱！”惠帝以头抢玺而哭。威近前，将惠帝双手扳开，当面夺去。惠帝哭谓羊后曰：“朕与卿结局，无非一废。不如与卿先往金墉城，免得被人押送。”言罢遂与羊后共乘云母车，至华林园，开了西门，带着卤簿数百人，径投金墉城去。只有尚书和郁、琅琊王睿、中书侍郎陆机三人，送到城下而回。

且说义阳王威等夺得玺绶，径至太极殿呈上。赵王大喜，百官欢呼如雷，众人即扶赵王登皇帝位。王公以下，排班舞蹈，山呼万岁。改元建始，大赦天下，升赏百官。凡有职之人，一律封侯。立世子芳为太子，废皇太孙臧为濮阳王。以孙秀为侍中、中书监、骠骑将军，仪同三司。所有同谋之人，一律超阶越次，不可胜纪。甚至奴隶卒役，亦加爵位。又以齐王冏、河间王颙、成都王颖各拥重兵，握守要镇，恐有他变。乃派心腹三人，分往各处，名为为三王参佐，实则暗中监视。分拨方毕，只见和郁、司马睿、陆机三人入内朝贺。赵王曰：“来何迟也？”陆机然流涕曰：“故主远行，仓皇走送，故来迟耳。”赵王惊曰：“何处去矣？”陆机曰：“舍金墉城，更何有安身之处？”孙

秀密奏曰：“不可便废，可加以虚荣以收人心。”赵王乃降诏曰：

皇帝以谦和之德，禅位于朕，避居金墉城。今朕谨率百官，尊皇帝为太上皇。改金墉城为永昌宫，即为太上皇驻蹕之地。

处置已毕，即时散朝。是日封赏，张林仅得封为卫将军，心中未免怨望。平日与孙秀二人，只是外面和睦，心内各怀妒忌。自赵王篡位之后，孙秀益复专权。朝中事无大小，必先启孙秀，后奏赵王。赵王所定之诏，孙秀每每任意改窜。有时就在私第草了诏书，随意即发。一时趋炎附势之流，奔走满门。张林相形之下，愈觉冷淡，心中愈觉不平。乃密作一书，呈与太子萇，言孙秀专权，动违众心。皇上登位，立功之人类皆小人，党附孙秀，扰乱朝政。宜皆加以显戮，明正其罪。庶几朝纲可以整肃，小人退则贤人进，天下可望承平云云。

萇得书，即呈于赵王。赵王阅过，却交与孙秀。孙秀阅毕，汗流遍体，伏地请罪。赵王笑曰：“张林言卿有罪，朕知卿无罪，何必如此。”孙秀叩头曰：“陛下明鉴万里，既知臣无罪，则毁谤大臣者，似不能委其罪。”赵王曰：“卿言是也，卿且勿动声色，朕为卿处决之。”孙秀拜谢而出。

赵王遂定日大宴宗室王公、文武群臣于华林园。至时，多官咸集，饮酒作乐。赵王令张林出席听旨，又命太子将张林之书当众宣读。因书中有“立功之人，类皆小人”一语，不觉大动众怒，齐声呼杀。赵王谓张林曰：“此间皆小人，不能容汝一君子。”叱令武士推出斩之。一时呈上首级。正要洗盏更酌，忽报齐王冏、成都王颖、河间王颙三路兵马杀来。更有常山王乂、新野公歆，亦起兵相应。赵王大惊失色。

不知五路兵马杀来，两家胜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诛篡逆惠帝复辟 弄威权齐王被戕

且说齐王冏系晋文帝司马昭之孙，齐王攸之子。攸死，冏袭封齐王。从少年时，即喜矜恤贫乏，故有仁惠之名。废贾后之时，冏自以为莫大之功，而不得上赏，常郁郁不乐，口出怨言。孙秀察知其意，又惮其夙有令誉，故与赵王计议，封之为平东将军，使之出镇许昌。及赵王篡位，恐诸王不服，欲以爵禄为羁縻之计，乃加封为镇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冏亦使人暗入洛阳，打听舆情。知道人怀怨望，乃商议起兵讨赵王，复惠帝。

适值赵王使其心腹人张乌到来，为齐王参佐，实则窥探消息。冏察知其意，置酒相待，极口称诵赵王功德。又令左右极意谄奉张乌。张乌大喜，即使人密报赵王，言齐王久佩新天子盛德，绝无异志，因此赵王不作准备。冏乃与豫州刺史何勖、龙骧将军董艾，共议机密。一面拨定房屋，与张乌居住，挑选美貌女子承值，终日以嘉肴美酒馈送。张乌从此只在家中饮酒作乐，外面之事绝不闻问。

齐王乃草定檄文，遣使分告成都王颖、河间王颙、常山王乂、新野公歆，约期起义。一面行檄天下郡县。檄文去后，即定日起兵。齐王亲莅校场，点起马步兵八万，封何勖、董艾为左右前锋。正指拨间，左右报扬州参军王邃求见。齐王命传入。

王遂手挽人头而入，启曰：“逆臣孙秀，沦陷赵王于不道，天怒人怨。殿下兴兵勤王，应天顺人，天下响应。檄文到处，莫不风从。惟扬州刺史鄧隆，奉檄犹豫，某故斩之。率领扬州本部兵马，到此听候指拨。”言毕以首级呈上。齐王大喜，加王遂为行军司马，即领所部，随营听调。却使人去请张乌，张乌不知就里，径到校场。只见旗影飘风，刀光耀日，齐王身披重铠，端坐在将台之上。一众文武员弁，侍立两旁，不觉吃了一惊，只得上前相见。齐王喝教绑了。张乌大叫无罪。齐王喝曰：“贼奴孙秀，蛊惑赵王，致酿（骧）成此大逆不道之事。启我家阏墙之变，却使汝来探我动静。我今日大起三军，奉伸天讨，缺少了祭旗品物，要借汝首级一用。有罪无罪，汝自向孙秀辩去。”说罢喝教斩了。祭旗已毕，遂传令大小三军起行。一路上浩浩荡荡，杀奔洛阳而来。屯兵颍水之上，却遇赵王兵到。原来赵王得报，即拜闾和为大都督，张泓、孙辅为前锋，率兵应敌。在此相遇，连日开战，互有胜败，因此齐王兵不能前进。

且说成都王颖，本来在洛阳供职，只因与贾谧不睦，被谧在贾后前谗毁，方才拜为平北将军，出镇邺郡。赵王篡位后，加封为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亦无非是糜以好爵之意。争奈成都王乃武帝第十六子，于惠帝为同胞兄弟。赵王篡逆，莫说君臣大义上说不去，即手足之情而论，岂有不动怒之理。只因未知人心向背，未敢轻动。一日接到齐王檄文，不觉大喜，即日点起兵马。拜邺令卢志为左长史，顿丘太守郑鄴为右长史，黄门郎程收为左司马，阳平太守和演为右司马，兖州刺史王彦、冀州刺史李毅、及督护赵骧、石超等为前锋，大起三军。一面加檄天下郡国州县，一时四远响应。兵至朝歌，四方来会者，二十余万人。

赵王却使士猗、许超、孙会、刘琨等领兵应敌，在黄桥地方拒住。成都王前锋赵骧，先到黄桥，即引兵挑战。士猗、许超双马齐出，赵骧抵敌不住，败回十里。幸得常山王义领兵来会，奋勇杀回；大胜一阵。又见成都王曰：“新野公歆，已率兵至齐王军前相会。我兄弟宜奋勇直前，不可落人之后。”又为武帝第六子，故与颖为兄弟。成都王曰：“只是关中不见动静，不知河间之意如何？吾当先令人探之。”

却说河间王颙，同日接到两处公文。一处便是齐王起义檄文，一处却是新天子征兵入卫诏书。原来赵王闻报各处起义，一面遣兵应敌，一面征召勤王。孙秀因孟观在关中，赵王篡位后，封为安南将军，监河北诸军事。此时征兵勤王，便顺加一封文书给河间王，又附着与孟观一封书信。嘱其劝河间王入卫，许以分茅裂土。河间王连接两处公文，不得主意，乃集众商议。孟观进曰：“某幼习天文，粗知星象。夜来见紫薇帝座光明如故，此必是新天子之佳兆。诸王必败，不可从也。不如引入卫，好在皆司马家事，任谁为天子，终非易姓，惟殿下酌之。”河间王大喜，正待商议入卫之策，忽报西安参军夏侯爽请见。河间王令传入，爽启曰：“齐王传檄天下，共讨贼臣。某招集旧部五千人，特来与殿下会齐，共入洛阳讨贼。”河间王大怒曰：“新天子即位，应天顺人，汝何得口出妄言！”喝令推出斩之。于是夏侯爽同来十余人，皆被河间王杀害。一面叱令将齐王赍檄来使执下，槛入囚车，押送洛阳。一面令房阳、张方二人领兵先行，自己亲率大军在后，趋洛阳入卫。兵至华阴地方，忽探马报称二王兵势极盛，四方响应。现在四面皆是起义之兵，洛阳已成孤立，刻日可破。河间王大惊曰：“孟观误我！”忙命军中撤去入卫旗号，换上义旗。差张方带领五百马队，飞

速将齐王使者之囚车追回。一面仍进兵，及至潼关，闻洛阳已破，孙秀已诛，赵王已擒，天子复辟。河间王叹曰：“甚矣！天象之不足凭也。”乃撤兵回关中。

原来成都王前锋赵骧、石超与士猗、许超交战，士猗欺赵骧为败兵之将，不做准备。赵骧与众计议，乘着夜间天阴月黑，引兵劫寨。士猗出其不意，大败而逃。退至十里之外，恰遇孙会、刘琨兵到，此时天色未明，士猗仓皇之中疑是赵骧伏兵，挥兵混战。两家兵马，互相掩杀。直至孙会与赵骧当面交锋，方知是误。后面追兵已到，石超一马当先，孙会迎着交战。不三合，被石超斩于马下。王彦兵随后杀到，士猗、许超均被乱兵杀死。刘琨匹马逃去，赵骧驱兵大进，径趋洛阳。

洛阳百姓闻得义兵杀到，皆箪食壶浆，出城迎迓。孙秀不能禁止，一时兵士解体，无可守御。赵骧等遂长驱直入，将孙秀府中团团围住，不分老幼，尽皆杀死。一面入宫将赵王擒下。王彦使率领三千兵，至金墉城迎接惠帝，河间王大兵随后亦到，恰好拥护惠帝入洛阳。百姓皆香花灯烛，欢呼万岁。河间王乃令赵骧、石超，率兵往接应齐王。闻和、张泓、孙辅等在颍上拒住齐王。及闻洛阳已破，赵骧、石超又引兵杀来，情知大事已去，遂同至齐王军前投降。齐王大喜，即合兵一处，向洛阳进发。在路遇见石超、赵骧，同入洛阳，朝见惠帝。

惠帝至是始登殿复辟，赐赵王死。大封功臣。封齐王为大司马，加九锡，辅政。封成都王为大将军，加九锡，都督中外军事。遣使至关中封河间王为侍中太尉，复常山王又爵为长沙王。原来常山王本封长沙王，楚王玮诛汝南王及卫瓘时，又曾引兵相助。及事定之后，贾后坐楚王玮矫诏之罪，执而诛之，又亦贬为常山王。至是复其本爵。又晋新野公歆为新野王。一

时两镇重兵，齐集洛阳，带甲之士数十万。两王威权并重，竟有两不相下之势。

新野王依附齐王，因说齐王曰：“殿下既秉朝政，事权宜专。乃成都又都督军马。当国大臣，岂可以兵柄授人？宜设法取回兵权，庶几可以自卫。不然，位高则危，惟殿下图之。”齐王曰：“我亦有此意。奈此时大事方定，容缓图之。”长沙王又亦劝成都王曰：“齐王威权太重，宜及早图之。不然，彼必不能相容。一旦夺我兵权，悔已晚矣。”长史卢志曰：“不可！殿下长驱入洛阳，诛贼臣，复天位，此不世之功，天下所共知者也。此时既已立功，急宜立名，以收四海之心。前日邳郡报到，太妃偶抱微恙。殿下宜乘此机会，表称齐王功德，自请还镇省疾。则天下之人，皆仰殿下谦德，功成名立，然后徐图之，方为上策。”成都王大喜，从之。即日拜表辞归邳郡。长沙王又，却留在洛阳，伺察动静，时时到齐王处佯与周旋。

自是齐王威权日重，一切大小朝政，俱在大司马府议行，殿廷均成虚设。齐王又嫌外藩各拥重兵，恐其谋己，暗思削去各镇兵权，苦无善法。又以河间王颙党附赵王，及闻义兵势大，始改换旗帜，又不入洛阳来会，遂思先削除河间王之兵，却未曾举动。长沙王得此消息，便专使飞报河间王。河间王得报，即集众商议曰：“齐王专恣，至不能容外藩。若不设法自固，恐终不免矣。”长史李含曰：“不思剪除权臣，自建奇功，而徒图自存，此下策也。成都王至亲，有大功，推让还藩，天下归心。齐王以疏间亲，弄权专政，朝野侧目。今为殿下计，不如移檄长沙王，数齐王之罪，令其讨齐王，我以兵应之。长沙非齐王之敌，必为齐王所杀。我却移兵讨齐王，杀长沙之罪，直入洛阳，剪除齐王，迎成都王入洛阳辅政。如此，则殿下功成

名立，四海归心，何忧不自固耶！”河间王大喜，即日拜表朝廷，历数齐王专擅之罪，声称移兵入洛，以清君侧。又移檄长沙王，使讨齐王。一面令李含、张方，引兵杀奔洛阳而来。

却说长沙王接到河间王檄文，即率领亲兵百余人，驰入宫中，尽闭诸门，点起御林军来，围攻大司马府，口称奉诏收权臣司马冏。一面奏请惠帝驾幸东门敌楼，亲督兵士。齐王亦引本部将校，督兵拒敌，就在城中大战。登时洛阳城内大乱起来，杀得尸骸塞路，血流盈渠。此时军民人等，皆知齐王有罪，纷纷从长沙王，来助攻大司马府。齐王指挥将校士卒，竭力拒战。从午时战至日晡，死亡枕藉，不分胜败，各自休兵。次日，齐王亲率士卒，自为前敌，来扑长沙王，又酣战一日，死亡更多，仍不分胜败。是夜人静时，长沙王巡行各处，闻沟渠之中血流有声，不觉叹曰：“徒杀士卒，而不获罪魁，死者正未有已时也！”至天明，即指挥众兵，直逼大司马府围住。令人多取干柴草木，堆在门外，大呼曰：“府中兵士，速开门出降！倘再执迷抗拒，即放火焚烧，玉石不分矣！”府中士卒大惧，遂大开府门出降。长沙王率众一拥入内，将齐王乱刀砍死。老幼男女，杀戮无遗。

惠帝遂拜长沙王为太尉，长沙王又引羊后之父羊玄之及皇甫商，共秉朝政。以羊玄之为仆射，皇甫商为将军。长沙王虽秉朝政，却事事皆往邳郡就商于成都王。只因此一番举动，又引出二王造反来。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覲大位两镇称兵 误昏庸一王死难

却说河间王颙用李含之谋，本欲扬言使长沙王讨齐王，实欲借齐王杀长沙王，己则借此为名，入洛阳讨齐王，废去惠帝，迎立成都王颖为帝，而已则秉朝政。詎料齐王果为长沙王所杀，李含、张方引兵行至中途，即已得信，遂退兵还关中，再商行止。河间王乃写表伸贺朝廷，即使李含赍表入洛阳，便令留居京中，觅便暗图长沙王。李含至洛，呈过表文，长沙王却令李含为河南尹，自是李含朝夕窥伺，不提。

且说成都王还邺时，只辞过惠帝，即便长行。凡百官寮，皆不及知。齐王闻报，走马追送，直至七里涧，方才追及，握手相见，成都王挥涕话别，只言太妃有病，急归省视。言次，颜色凄然，却绝口不谈政事。一时路旁百姓，皆称羨成都王纯孝天成。既归到邺郡，卢志劝成都王专行仁政，以收民心。时适阳翟地方大饥，成都王自出金帛粮米，派员前往赈济。又以起义兵时兵士歿于战事者约七八千人，尸骸暴露，乃购备棺木数千具，令人逐具收殓，汇葬在一处。刊立碑记，以表其赴义之功。就在其处，盖造一所祠堂，名曰“都祭堂”，内供死事诸人，遣员四时致祭。从此四方百姓，莫不颂成都王仁德。

朝廷闻之，即遣使召成都王入朝辅政。王便欲行，卢志谏曰：“不可。此时人望虽孚，然不可便行。宜上表固辞，以博

谦德。”于是成都王上表拜辞。河间王探知此事，即使人问何以不入朝之故。卢志代答曰：“王以太妃年高多病，不欲远离膝下。欲奉慈舆同入洛阳，太妃又懒于跋涉。且已有长沙王在朝辅政，成都王自顾才浅德薄，是故不敢奉诏耳。”使者返报，河间王曰：“仁孝兼至，又谦抑不自满，此君德也！我誓立而辅之。”于是又遣人送信与李含，令其速谋长沙王。送信人行至洛阳，日已昏黑，误将信送至皇甫商处。商拆阅大惊，急怀信往见长沙王。长沙王大怒，使人请李含至，喝令斩之。送信人逃归，报与河间王。河间王大怒，即约同成都王举兵入朝。成都王久有觊觎大位之心，至是不由卢志谏阻，与河间王联衔上表，数羊玄之、皇甫商专擅朝政之罪，又称长沙王论功不平，一面点起兵马，拜陆机为前锋都督，杀入洛阳。河间王亦拜张方为都督，引精兵七万杀来。

表到洛阳，长沙王曰：“此造反也！我当奉天子讨之。”于是点起人马，请惠帝御驾亲征。长沙王自为大都督，奉了御驾，督兵至十三里桥，正遇陆机前部石超，两军相对屯住。忽报张方兵已将到宜阳，长沙王急命皇甫商引精兵一万，前往宜阳拒住张方。石超已在营前挑战，长沙王大怒，即披挂上马，亲自出战。大骂：“反贼！朝廷何负汝辈，乃竟甘心造反。”石超接住厮杀，怎禁得长沙王鼓勇作气，舍命杀来，石超抵敌不住，大败而逃！长沙王挥兵杀去，石超兵死者无数。幸得陆机大队人马已到，接应过去。长沙王遂奉惠帝进军芒山屯住。人报成都王屯兵朝歌，沿途兵马，直到此处。鼓角之声，数百里不断。入夜，长沙王同羊玄之登山顶眺望，只见敌营灯火，蜿蜒相连，极目无际。长沙王惊曰：“人报果不虚也。”玄之更是惊惧忧郁，竟因此得病以死。

次日平明，忽流星马报到，言皇甫商兵至宜阳，与张方兵相遇，寡不敌众，大败而逃，不知下落。又一处报马言张方兵已入洛阳，大恣焚掠，杀死无罪百姓万余人。长沙王大惊，急命速往再探。因夜来见敌兵太盛，恐芒山不得地利，遂奉惠帝移兵至缑氏^①。汉置之县治也，其故城在今河南河南府偃师县南。屯住，且等洛阳消息。

却说石超战败，回见陆机。陆机怒曰：“懦夫挫我军威。”喝令推出斩之。刀斧手推出，正待行刑，忽然石超亲兵百余人，蜂拥而至，杀散刀斧手，夺去石超。陆机亦不问，只令牵秀代为前锋，石超仍留在营中。惠帝既至缑氏，屯扎方定，牵秀引兵杀到。长沙王又亲自出战，自辰至午，不分胜负。忽然牵秀后军自乱。原来长沙王来时，于沿途树林之中，遍插旌旗，以为疑兵。牵秀后军望见，以为有伏，因此先乱。牵秀不敢恋战，拨马回走，长沙王挥兵追杀一阵，因畏陆机兵势，亦不敢追远，收兵回城。探马报称张方入洛阳，只杀掠一阵，即引兵他去，此时不知下落。长沙王即奉惠帝还洛阳。只见居民房舍，多被烧毁，尸骸满路，惠帝亦为之凄然。

却说牵秀败了一阵，恐陆机见责，不敢回大营相见。幸得长沙王未曾穷追，只在半路屯住。恰好石超引本部百余人前来窥探，牵秀诉说战败情形。石超曰：“司马又实在英勇难敌，陆机白面书生，妄谈兵事，不敢临阵，只知怪人。吾誓必除之，方消我恨。吾今与将军再杀往缑氏，司马又不料我等复来，出其不意，必可获胜。”牵秀从之，于是复杀到缑氏来。谁知惠帝早

①眉批：偶阅俗本，竟以缑氏误作一女子，谓其精通武艺，惠帝纳为妃云云。

起驾去的远了，牵秀、石超摇旗喊呐，杀入城中。将城中百姓，任情杀戮，割取首级，却到陆机处报捷。只说大获全胜，逼得司马义奉了皇帝，奔回洛阳。某等因为兵少，不敢逼近，先回来报捷。

陆机大喜，即长驱兵士，直逼洛阳城下，令将军马咸至城下挑战。长沙王又欲出马，副将王瑚曰：“不劳殿下，末将当往斩之，并可探敌军虚实。”言罢披挂上马，出城与马咸交战。不三合，即大败而回，谓长沙王曰：“敌将勇猛，不可力取。且即斩其一将，亦不能摇动其全军。末将有一策，明日当可破之。”王问何策，王瑚曰：“昔田单破敌用火牛，吾可师其意而用戟马，破之必矣。”长沙王从之。

次日王瑚选高大战马千余匹，各去鞍辔，以长枪（抢）大戟缚在马身上。安排停当，即引兵出城搦战。马咸、牵秀、石超等亦引兵出迎。两阵对圆，王瑚纵辔出阵，马咸大叫曰：“败军之将，何得再来送死！”王瑚更不打话，举起令旗一挥。只见阵门大开，阵前列着一排战马。众兵士在马上加上两鞭，那马便向敌阵狂奔。王瑚又喝令放箭，马中箭负痛，益发向前乱窜。身上缚着长枪大戟，当之者莫不披靡。马咸军大乱，纷纷望后奔逃，反把后军冲动，立脚不住，一哄而逃。王瑚挥兵，从后杀来，敌军彼此不能相顾。王瑚赶上马咸，一枪刺于马下，兵士益加奋勇追杀。陆机大营，亦被败兵冲破，只得上马而逃。直逼至七里涧，众兵落涧死者，不计其数。死尸塞满涧中，涧水为之不流，后至者竟践尸而过。王瑚正在穷追，忽然斜刺里一彪军杀出，为首大将，正是张方。挡住王瑚，救得陆机等众。陆机收集残兵，屯扎将息，请张方来商量复仇之策。张方曰：“都督且在此将息，吾当往攻洛阳。”言罢自去。

陆机休息数日，方商量进兵。忽报成都王有使命至，陆机连忙出迎。及至相见，使者不是别人，正是牵秀。机不觉错愕，牵秀即喝令擒下。机曰：“我有何罪？”秀曰：“奉成都王钧旨，陆机忘恩背主，思怀二心，卖阵求荣，证据确凿，就在军前正法。”说罢亲自挥剑斩之。原来石超败阵，几为陆机所杀，心中忿忿不平。超向与成都王门下一个清客孟玖交好，孟玖又素为成都王所信用，言听计从。石超乃使人送信与孟玖，嘱令设法陷害陆机。孟玖复书曰：“陆氏兄弟，吾亦恨之，但无隙可乘矣。倘在军中，侦得其罪状，速以告我，当有以报命也。”时牵秀亦以陆机书生领兵，心中不服。适遇此次大败，石超便与牵秀商量。命秀至成都王处告变，只说陆机将投降长沙王，因卖此一阵。石超又通信与孟玖，嘱其从旁赞助。成都王信以为真，因此即命牵秀擒杀陆机。陆机弟陆云、陆耽均被成都王杀害。机兄弟为东吴陆逊之孙、陆抗之子，文名满天下，同时被杀，士论惜之。成都王既杀陆机，便亲到军前，商量进兵。

却说张方逼攻洛阳，长沙王与王瑚商量曰：“张方英勇，过于马威，不可轻敌。吾念各镇之兵，虽各卫其主，然心中未尝不知有天子。吾明日拟奉天子亲征，使敌兵望见天威，或可解散。”王瑚曰：“此计亦可行，但恐众人叛志已坚，虽天子临御，未必便畏耳。”长沙王曰：“姑试之。”到明日，果然奉了惠帝临阵。白旄金钺，排列严整。王瑚出阵大呼曰：“张方一人造反，汝等众兵，岂皆反耶？天子乘舆在此，急宜解甲投降。”张方兵闻言，果见对阵排列天子仪仗，九曲黄罗伞下，惠帝金鞭玉辔，端坐逍遥马。不觉面面相观，退后便走。张方止压不住，拨马而逃。王瑚随后掩杀一阵，得胜回城。

且说张方败走十余里，收住众兵。通告军中曰：“此时势

成骑虎进，退皆死，惟前进尚可于死中求生。若退后，有死而已。今日汝众兵望见乘舆，纷纷退避，则彼当念汝等不反，不加杀害矣。何以又乘汝等无战心时，挥兵掩杀耶？是可为退后必死之据也。汝等从我军令，乘夜再攻洛阳，城破之日，论功行赏，汝等思之。”众兵果信其言，回旗反鼓，再向洛阳而来。至日晡时，离洛阳只有七里。张方令众兵士，即在此处挑取土石，筑成堡垒，限一夜筑成，以守为攻，不怕洛阳不下。众兵果然鼓勇从事，一夜之间，筑起堡垒数重。张方又差人至河间王处催取军粮，屯聚堡内，为长久之计。逼得洛阳城中，十分穷促，一连数月，城中人心惶惶，百物腾贵。

东海王越密与惠帝计议曰：“河间王及成都王所恨者，只有长沙王、羊玄之、皇甫商三人。今羊玄之已死，皇甫商兵败逃去，不知下落，只有长沙王在此。不如捉住长沙王，送到张方营中，令其息兵，可救满城百姓。”惠帝本是昏庸无主之人，即便依允。东海王乃使人请长沙王到府议事，却暗伏力士数十人。俟长沙王到来，一声号起，即便擒下。长沙王曰：“我有何罪？”东海王曰：“汝本无罪，天子有诏，借汝救洛阳百姓性命。”遂令槛入囚车，差人押送至张方营中。惠帝亲自降诏，嘱其罢兵。王瑚闻得此事，勃然大怒曰：“长沙王柱石之臣，有功无罪，奈何送之于贼？”点起本部人马，要追出城去夺回，谁知已是不及。王瑚便商量夜间去劫营。东海王闻知，连忙作书与张方，通知此事，令其防备。张方得书，便命将长沙王从囚车中取出，缚在柱上，令人烧红烙铁，将长沙王浑身上下炙烙，长沙王骂不绝口而死。张方遂入洛阳，使人往迎成都王入朝。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走贤王东晋肇丕基 纵刘渊中华开扰乱

却说张方引兵入洛阳，先使人擒下王瑚斩之，遂使人往迎成都王。成都王既入洛阳，张方往见下拜，曰：“河间王久钦殿下盛德，使某提兵入洛阳，实将迎立殿下君临四海，便请受禅。”卢志从旁叱曰：“成都王忠贞孝友，此来不过清除君侧。今诸佞既除，行将退守藩服，汝何得出此污耳之言。”言毕悻悻退出。成都王乃慰张方曰：“汝之功自不可泯，此事尚容缓图。”张方退出，转恨卢志，而无如之何。乃纵兵大索羊玄之、皇甫商三族，尽皆诛之。次日入朝，逼着惠帝废羊皇后为庶人，出居金墉城，废太子覃仍为清河王。原来太子遹被贾后杀害之后，便立太孙臧，赵王篡位时，又杀太孙。及惠帝复辟，子孙皆尽，乃立康王遐之子清河王覃为太子。至是又被张方废去。适河间王有书与张方，嘱力谋立成都王，苟不得骤立，亦当预为之地，故张方逼废太子之后，即倡言成都王仁慈孝友，宜立为皇太弟。在朝诸臣，皆畏其势焰，莫敢不从，于是即日立成都王为皇太弟。张方引兵还关中。卢志力劝成都王还邺，成都王遂上表请上意。东海王越言于惠帝，使其以太弟还镇邺，又遣使封河间王为太宰，领雍州牧。自是朝政归于东海王。

且说成都王自立为太弟之后，还镇邺郡。日恣骄纵，奢侈无度。时东安王繇、琅琊王睿同在邺郡，东安王屡屡劝谏太

弟，太弟不从，且僭侈愈甚。出警入蹕，擅用天子舆服仪仗。东安王忿忿不平，瑯琊王摇首浩叹而已。原来瑯琊王睿系宣帝之曾孙，瑯琊恭王觐之子。东安王繇系瑯琊恭王之弟。叔侄皆幼有令名。而瑯琊王尤恭俭退让，沉敏有度，举动不露锋芒。见东安王屡劝太弟，因谏曰：“骄奢淫逸之人，必自败，劝无益也。且吾家频年起阊阖之变，宗室之间易生猜忌，叔父屡劝太弟，是自取祸也。”东安王不能听。

时东海王越，见惠帝昏愤多病，默忖其不久人世。自思久揽朝政，又虑帝崩之后，太弟嗣位，必不能总揽大权。清河王覃，时年仅十一二岁，不如借故废太弟，仍立太子。及闻太弟在邺，僭用天子銮卫，喜曰：“废之有名矣！”遂降诏废太弟，仍立清河王覃为太子。一面使人往金墉城迎羊庶人入宫，仍立为皇后。又恐成都王不服，兴兵犯阙，计不如先发制人。乃点起宿卫兵，逼着惠帝御驾亲征，一面檄召四方兵助剿。及御驾至安阳今河南彰德府，应诏之兵，至者十余万。成都王闻报，急聚众商议。东安王大呼曰：“天子亲征，有何商议，惟有解甲素服，面缚请罪耳。”成都王大怒曰：“汝欲杀我耶！”东安王曰：“今天子自来杀尔，何必我杀！”拂衣径起，不辞而出。成都王欲杀之，卢志谏止。乃令石超为都督，率兵迎敌。

石超领命，带领大兵，杀向安阳而来。此时应诏之兵虽多，然皆互相观望，兵心极懈。东海王檄调赴敌，多不应者。石超遂挥兵扑来，应诏之兵，四面逃散。东海王抵敌不住，且战且走。石超挥弓弩手，四远射去，且追且射。惠帝不敢乘马，大呼：“朕辇何在？”侍中嵇绍，率众拥辇至。扶惠帝上辇，时帝面上已中三箭，呼痛不绝。嵇绍坐在辇前，以身障帝，急走至荡阴今彰德府汤阴县。石超一马赶到，惠帝大呼曰：“此嵇侍

中，不可杀。”石超亦大呼曰：“奉太弟命，惟不伤陛下一人。”言已举枪望嵇绍刺去，再复一枪刺死。其血溅得惠帝满身。石超再举枪横擗御辇，辇倒，帝堕辇下。石超令左右扶惠帝上马，径带回自己营中。所有御玺及御用法物，尽行失去。成都王大兵已到，闻惠帝已获，大喜，即来见驾。奏曰：“臣尽心王室，陛下何以无端加罪？”帝曰：“此不干朕事，皆东海王之意也。”时东海王已领本部残兵，奔回东海。各处援兵皆散。

成都王乃取惠帝回邺郡，暂居王府，使人进衣食。惠帝至此时，始换下血衣。左右欲洗濯，惠帝曰：“此嵇侍中血，不可洗去，留为朕之纪念可也。”成都王自是挟惠帝在邺，自为丞相，仍立为太弟。忽报幽州刺史王浚、并州刺史东嬴公腾起兵来问罪。成都王大怒曰：“腾乃东海王之弟，此必是东海勾结而来者。”一面令石超率兵抵御，一面遣人至河间王处求援。又恐惠帝以密诏征召四方之兵，乃下令各关隘，毋许放各王公大臣等出关。又以东安王与己意见不合，恐其勾连外兵，乃张盛筵，大宴各王公大臣。声言商议国事，却暗伏刀斧手于两壁厢内。多官畏其势焰，莫敢不至。酒过数巡，成都王举杯曰：“天子听信谗言，轻举六师，妄伐无罪。吾今幸逐去谗人，奉驾在此。吾意即在邺建都，择日盖造宫殿，多官意下如何？”众官皆唯唯诺诺，不敢赞一词。东安王曰：“天子怒汝僭妄，亲统六师，以伸天讨。汝胆敢抗拒，劫驾在此，不思早日奉驾回銮，却在守镇盖造宫殿，意欲何为？”成都王大怒曰：“汝敢挠阻国家大计耶！”将手中杯掷于地下，大呼武士何在？两壁厢刀斧手一齐拥出，将东安王抽翻在地，就筵前斩之。吓得多官面无人色。成都王推翻筵席，径回内室。多官纷纷散去。

内中单说琅邪王睿回归府第，与心腹校尉宋典商量曰：“成

都横暴已极。今日当着多官，就筵前将东安王杀害，目中上无天子，下无百官，诛戮随心。我倘仍恋恋于此，必然被害。不如早日遁归琅邪。”宋典曰：“彼已下令各关津，不得放王公大臣出关，奈何？”琅邪王曰：“吾岂不知！当微服私行，想可混出。”宋典曰：“他人皆可混出，惟殿下不可。”琅邪王曰：“此是何故？”宋典曰：“殿下左眉之稍，生撮一撮白毫毛，无人不知。虽是改装微服，关吏亦必认得。”琅邪王曰：“我亦虑及此，取烟煤涂之，或可暂掩一时耳目。”宋典曰：“如此，必当于夜间出行。惟过夜则已闭关，须适当其时方可。”琅邪王曰：“事不宜迟，只今夜便走。”宋典曰：“倘殿下洪福，今夜无月，则更妙矣！”琅邪王乃命宋典略略检点行李，布置停当。挨至初更时分，一轮皓月高升，照耀如同白日。琅邪王叹曰：“似此如之奈何？”宋典曰：“不如缓日再走，不可性急。倘被察出，则以后防范愈严矣。”正说话间，忽然吹起一阵东风，一片乌云随风而起，恰将月轮盖住，须臾间布满空中，势将下雨。琅邪王大喜曰：“天助我也！”遂上马先行，令宋典押行李在后，免启人疑。

琅邪王一马走到河阳关，时将交二鼓。远望关上，灯烛辉煌，心中暗暗害怕。行近关下，只觉得光明如昼，照得须眉毕现。关吏扣住马勒，曰：“来者莫非琅邪王否？小吏奉太弟令旨，不得放贵人过关也。”琅邪王大惊曰：“我乃洛阳商人，贩货到邯郸去销售，今返洛阳，当赶过关去投宿，官长勿得误认。”关吏正在犹疑，尚欲盘诘。宋典恰策马押行李至，扬鞭直过，顾见琅邪王，乃戏以马鞭击王之首曰：“舍长，汝几时封王封公封大臣，却不提挈我也？”琅邪王佯为不解，曰：“我与汝伙伴多时，岂不知我，何得为此戏言？”宋典曰：“太弟有令，王

公大臣不得出关。汝非封王封公封大臣，关上长官何以阻汝？”琅邪王曰：“原来有此令，无怪长官要盘诘也！”二人对说鬼话，关吏信以为真，遂放二人过去。此一去，正是摆脱玉笼逃彩凤，顿开金锁走蛟龙，开出东晋一百零四年基业。此是后话，且按下慢提。

却说琅邪王与宋典骗出了河阳关，星夜赶回洛阳。只见洛阳城中，鸡飞狗走，鬼哭神嚎，不觉大惊。命宋典打听，原来张方昨日又领兵杀到，大索百姓供应，兵士四出劫掠。琅邪王不及过问，径归府第，拜见太妃夏侯氏。幸得太妃以次眷属，俱各无恙，遂奉太妃挈眷属径回琅邪藩镇。

且说张方引兵至洛阳，闻成都王在邺，仍自立为太弟，遂勒兵入宫废羊后。羊后曰：“废我诏书何在？”张方按剑怒叱曰：“只我便是诏书，若再多言，便取汝命。”羊后不敢复言。张方叱武士押送至金墉城居住，又废太子覃仍为清河王，驰书成都王，告知此事。骚扰数日，引兵复去。

话分两头。且说匈奴刘渊，其先本夏后氏之苗裔，世居北狄。至汉高祖时，其单于匈奴天子之称名冒顿，势极强盛，时为边患。汉高祖乃以敬奉公主嫁与冒顿，约为兄弟。自后子孙遂冒母姓为刘氏。刘渊生得姿仪魁伟，猿臂善射，文学武事，并皆工绝。魏咸熙中，其父左贤王刘豹，使渊入洛阳为侍子。及晋受魏禅后，刘豹卒，刘渊应袭为左贤王，而仍留洛阳，武帝甚爱之。杨骏辅政时，曾封为建威将军、匈奴五部大都督、汉光乡侯。所以一向在洛阳居住，不曾归去。此时惠帝在邺郡，刘渊亦随侍左右，与成都王甚是相得。故成都王奏保之为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又保渊子刘聪为积弩将军。

一日刘渊正拟到成都王处商议军务，忽报匈奴本部呼延

攸至，赍书求见。原来自刘豹死后，刘渊虽袭为左贤王，却久居洛阳。而渊自幼即有令名，匈奴之人十分钦仰，见其日久不回，都思念不置。其从祖右贤王刘宣，乃聚集族人商议，曰：“昔我先人，与汉朝约为兄弟，同忧共戚。自汉亡之后，中华扰乱，由魏及晋，我等不能代汉家报仇，岂非背盟乎？今司马氏肉骨相残，四海鼎沸，我五部虽不及前时强盛，然犹有二万余人。左贤王有天日之姿，龙凤之表，人望素孚。若奉左贤王为大单于，提一旅之师，杀入洛阳，平司马氏之乱，复汉室之仇，此千载一时也！”族人等皆大喜，曰：“右贤王之言，正合吾等之意。”于是刘宣作书，令心腹人呼延攸到邺郡见刘渊投递。渊得书，即往见成都王，请求给假葬父。成都王曰：“此时正在用兵，吾正欲藉汝相助，岂可便去？”正言间，忽报王浚及东嬴公腾，连合鲜卑段务目尘段姓务目尘名乌桓羯末人名，兵势十分利害。石超抵敌不住，节节败走，今敌兵将近邺境矣。成都王大惊曰：“似此如之奈何？吾不如奉天子归洛阳，以避其锋。”刘渊曰：“不可。殿下武皇帝之子，有大功于王室，四海之人，畏威怀德。王浚竖子，东嬴疏属，岂能与殿下争衡？倘一离此地，复归洛阳，则时局又变，不可知矣。某亦抚有五部，今愿速归，调集人马，以二部敌东嬴，以三部歼王浚，两竖子之头，指日可得也。”成都王大喜，即日置酒饯送，刘渊遂辞去。

不知此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遭寇乱惠帝返洛阳 报父仇李雄霸全蜀

且说刘渊谕下了成都王，许其归国。又表封之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使之往招五部人马，前来助战。刘渊拜辞而去。成都王一面遣发刘渊，一面商议拒敌。几次流星马报到，鲜卑、乌桓兵势利害，王浚、东嬴公仗此兵力，杀败石超，不久即当进逼邺郡。成都王得报，十分焦虑，飭令戒严。

是夜三更时分，忽听得四下里喊声大震，城外火光烛天，人报王浚引兵杀到。成都王大惊，慌忙点起三千宿卫兵，保护惠帝出奔。匆忙之间，寻不着御辇，惠帝慌着正要上马，恰好一个兵士，不知从何处掠得牛车一乘前来，惠帝便跨上牛车，成都王带着众将士左右保护。探得东门无兵，便开了东门，望洛阳逃命。方才出得城时，王浚兵已杀入城内，纵火焚烧。百姓哭声震天，声闻数十里。惠帝慌得手足无措，众兵士亦魂飞魄落。奔至天明，离邺郡渐远。人困马乏，匆忙之间，又未带得兵粮，成都王乃纵令兵士，至就近各村掳掠。惠帝腹中饥饿，便命进膳。左右曰：“仓卒中未曾带得。”惠帝曰：“何不到民间买去？”左右闻言，皆面面相觑。原来惊惶之际，逃命要紧，并银钱亦未带得。正踌躇间，一小黄门进曰：“奴仆被囊中，幸有钱二吊，便当买去。”须臾买来，惠帝看时，却是一个瓦盆，盛着一盆饭，既无肴饌，又无碗箸，不得已只得以手抓

吃。却又粗粝不能下咽，苦不胜言。①行至午间，路经武帝陵，成都王请惠帝下车拜谒。惠帝将欲下车，及一俯视，始知双足无鞋。方悟夜来忙迫，未及穿得，无奈取左右之鞋穿用。步至陵前，拜伏大哭，良久始起，复前行。将近黄昏时，忽见前面尘头大起，一彪军杀到。成都王大惊，急命人往探。惠帝战栗曰：“朕命合休矣！”便传旨教兵士且屯住，俟探马报到，再定行止。须臾一员大将飞驰而来。望见惠帝，滚鞍下马，拜伏道左。成都王视之，乃张方也，不觉大喜。张方曰：“午间得报，知天子驾返洛阳，特来迎接，顺便保驾。”惠帝大悦，传旨合兵一处，同回洛阳。招集流亡百官，安抚百姓，且按下不提。

却说刘渊别过成都王，回到左国城故址在今山西汾州府永宁州之北。右贤王刘宣等率众迎接入城，即奉渊为大单于。②欢声雷动，杀牛宰马，大排筵宴，并犒部下军士。匈奴部落，久已涣散大半，及闻刘渊归国，皆纷纷来归，不到一月之间，有众至五万余人。刘渊一面操练士卒，一面使人至邺郡去打听虚实。及探得成都王已奉驾败归洛阳，刘渊叹曰：“不用吾言，逆自奔溃，真奴才也！虽然，吾已许其救援，不可失信。”即商议点兵。刘宣谏曰：“不可。晋人视我为奴隶，喜则命子入侍为质，怒则加兵于我。多疑而无信，是吾仇也。鲜卑、乌桓与我同类，缓急可恃以为援，奈何助仇人而伤同类哉！”刘渊大喜曰：“真忠言也！乘此晋人骨肉相残，吾当创汉高魏武之业矣！鲜卑、乌桓不足道，吾所惮者，为一李特。当使人往成都探其虚实，然后行事。”于是遣人入蜀，打听李特举动。不

①眉批：此时何不食肉糜(糜)？一笑。

②眉批：刘渊是前赵高祖光文皇帝。

日探马回报，李特兵败身死。其子李雄，今已自称成都王，①杀得晋将罗尚大败。

原来李特兄弟自到蜀中，广散资财，结纳流民。蜀中官吏谓其谋为不轨，奏报朝廷。朝廷屡议命将征讨，奈特实无反叛之迹，不过同来之流民，皆归心于李氏兄弟。是于地方官吏建议遣散流民。适遇益川刺史赵廋有反叛朝廷之意，见李特兄弟皆有万夫不当之勇，遂招在部下。故其兄弟李庠、李流、李骧皆投奔赵廋。赵廋封李庠为威寇将军、阳泉亭侯，使招合六郡精壮，自为一旅。李庠深通兵法，又得众心，故所练之兵，严肃齐整。赵廋见其如此，恐不能驾驭，乃欲杀之。李庠亦欲窥赵廋之心，乘间说之曰：“今中国大乱，晋室骨肉相残，不可复兴矣。明公道格天地，德被寰区，望应天顺人，以行汤武之事，拯生民于涂炭，天下可定也。”赵廋借势大怒曰：“此大逆不道之言，汝乌敢以污吾耳。”叱令武士推出斩之。李流、李骧闻报大惊，连夜奔出城外，会着李特，招集流民，星夜袭破绵竹据住。赵廋命蜀郡太守李苾率精兵一万，往攻绵竹。李特不等兵到，便率兵出城，在半路伏下。李苾经过，时已黄昏，传令扎住，俟天明进发。至更深时，李特伏兵齐出，扑入敌营，四面放火。李苾军中大乱，十停人马，烧死了八九停。杀至天明，李苾率领残兵，奔回成都。李特乘胜随后掩杀，李苾入得成都时，追兵已到。云梯火炮，四面攻打，喊声大震。蜀中百姓生性懦弱，吓得扶老携幼，到赵廋辕门求救。赵廋手足无措。李特攻至黄昏，不肯收兵。李苾等一班文武，连夜开门，出城逃命。赵廋独带了妻子，混出城去，乘坐小船逃走。

①眉批：此时乃有二成都王矣。

走至广都，被其手下人朱竺杀死，将首级到李特军前投降。

却说李特杀入成都，将逃不尽之官吏，尽行杀死。一面使人赍表至洛阳，表陈赵廋反叛罪状。一面将赵廋首级，祭了李庠。时适朝廷命凉州刺史罗尚，奉诏讨廋，已入蜀境。李特乃使人携带牛酒，至罗尚军前劳犒军士，迎罗尚入成都。自己却退居绵竹。罗尚虑流民过多，传令李特限于七月内，一律迁徙出境。李特曰：“此时晚稻未收，难置行粮。且水潦遍地，亦不便行，请缓期至年终，便当徙去。”罗尚不允，催逼愈甚。且传令各百姓，不得容留流民杂居。李特无奈，乃在城外结下两个大营，俾流民居住。一时六郡流民，怨声载道，皆奔集李特部下。旬之间，聚至三万余人。罗尚恐人多生事，乃飭令部下，勒兵把守。众流民乃大怒曰：“吾等就食来此，乃以叛逆待我耶！”于是群推李特为首，愿听号令。李特乃率众杀败守兵，进逼成都，奋力攻打。罗尚把守不住，退至益州。

李特占了成都，自称持节大都督、镇北大将军，改元建初。^①自是罗尚节节退败，无奈申奏朝廷。又檄调四方兵士，前来助战。相持半年，兵弁大集。乃分伏各处要隘，罗尚亲至成都诱敌。李特望见曰：“罗尚自来，可并力取之，捉住此人，全蜀可定矣。”乃亦亲自出城迎敌。其兄李辅、李远率兵继后。罗尚抵敌不住，望后败走，李特等随后赶来。追杀三十余里，忽然一声炮响，四下伏兵齐起，将李特等兵冲为两段，团团围住。李特奋勇厮杀，罗尚登在高山之上，指挥众兵，围得铁桶相似。李特左冲右突，不能得出，自午时杀至黄昏，人马死伤大半。忽见敌阵前小校，用长竿挑着李辅、李远首级招降李

^①眉批：未做皇帝，先行改元。大有预备做皇帝光景。可发一笑。

特大叫一声，拔剑自刎而死。罗尚传令取了首级，连夜袭复了成都。此晋惠帝泰安二年事也。

却说罗尚破了成都，即传令休兵三日，再至郫城取李雄。原来李特之子李雄，生得身長八尺三寸，容貌魁伟，目如重云，鼻如飞龙，口如方器，耳如相望，少有烈气。有相人者游蜀中，每谓人曰：“关陇之士皆当南移。李氏子中，惟仲隽李雄字天姿奇异，有大贵之表，终为人主也。”自是人争归之。李特起兵，略取蜀中州县，即命李雄守郫城。至是得父亲被害之报，放声大哭，便欲兴兵报仇。此时李骧自成都逃归郫城，劝曰：“报仇大事，不可仓卒。汝父既为持节大都督，今不幸而死，汝当嗣立。请正位之后，誓师而出。一则为报仇计，二则创基立业，在此一举矣。”

李雄从之，即日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封叔父李骧为骁骑将军。刻日兴兵报仇。帐下校尉朴泰进曰：“与其我往报仇，不如使彼来就死。”李雄曰：“我报仇心急，知他何时始来？”朴泰曰：“未将当往诈降，许为内应，则罗尚必亲来受死矣。”李雄曰：“诈降彼或不信，为之奈何？”朴泰曰：“未将受先主公厚恩，愿舍身图报，恐其不信，可用苦肉计也。”李雄曰：“汝无罪，岂可妄施刑法？”李骧曰：“此计甚善。当大事者，不尚妇人之仁。”遂令左右解下朴泰衣服，用皮鞭鞭之百余，皮肉皆破，血流狼藉。朴泰乃星夜赶至成都，求见罗尚投降，口称并报机密。罗尚唤入，朴泰哭拜在地曰：“李骧、李雄叔侄争立，城中饥民，饿莩相望。彼等拥有仓库，不肯救济，民怀怨心。某为收拾民心起见，劝其略施赈抚，谁知反因此触其狂怒，横加非刑，故特来麾下投降，望赐收录。某愿仍返郫城，作为内应。乞将军亲提一旅之师，救此满城百姓性命，某当举

火为号。”罗尚见其遍体鳞伤，遂深信之，曰：“汝且在此将息，待伤痊愈再去未迟。”朴泰曰：“不可。某受刑后，托词养伤不出，星夜来此。若迟延不返，彼必生疑矣。将军倘不信，可使心腹人随某前去，一同立功也。”罗尚大喜，赏与金帛。朴泰顿首谢曰：“未立寸功，何敢受赏！请将军留此，俟他日破郫城时，用以赈济穷民，某受赐多矣。”罗尚叹曰：“义士也！”朴泰曰：“义则不敢当，某所以愿致死力于将军者，一则欲效微劳，二则急于救满城饥民耳。城破之日，乞将军大开仓库，以振恤之。”罗尚即命心腹将士隗仲与朴泰先行，便欲亲往取郫城。隗伯諫曰：“不可！朴泰之言，乃一面之词耳，虚实未可知。万一堕其诡计，既不能杀贼，徒自损锐气。不如某代将军一行，纵败亦与全军无损，事成则归功于将军，如何？”罗尚依言，即命隗伯点起三千军士，杀奔郫城而去。

却说朴泰带着隗仲，星夜回到郫城，引之到府堂之上，一刀杀却。对李雄细说前事。李雄即令李骧引三千精兵，先到半路上伏下。朴泰却去预备一切。次日黄昏时分，隗伯兵到。朴泰等到人静时，悄悄从城上放下一把长梯，倚在城墙上，却在城头放起一把火。隗伯即挥兵直逼城下。兵士见有长梯，又有内应之约，遂争先沿梯而上。朴泰早在城上伏下精壮之士，等敌兵登城时，便两个捉一个，都攒四蹄捆下。又拔刀指住，不许声喊。隗伯在城外，看着登城之士已约有四五百人，却还不见动静，不觉心疑。便传令止住众兵，且慢登城。正传令间，忽然一声炮响，城门大开，喊声起处，李雄率兵杀出。隗伯措手不及，拨马先逃。李雄随后掩杀，生擒杀死，不计其数。隗伯舍命逃走。到四鼓时，看看追兵已远，正欲安息。忽然喊声起处，火把齐明，李骧领一彪军拦住去路，李雄从后面杀来。

慌得隗伯落荒而走，所有三千兵，除杀死外，尽被生擒活捉，不曾走了一个。李雄却叫自家军士，都换了晋军衣甲，打着晋家旗帜，口唱凯歌，径奔成都。口称隗将军破了郫城来也。成都守兵见是自家兵士，即开门放入。李家兵就在城中杀起，吓得罗尚等人不及甲，马不及鞍，弃城而走。李雄乘胜追赶。罗尚所过州郡，不及停留，即被李雄袭去。①直追至巴东，方始收兵回成都。此时蜀中大饥，李雄大出金帛菽粟，赈抚饥民，人心大悦。李雄遂自立为成都王，改元建兴。②此惠帝年永兴元年事也。

未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①眉批：李雄是蜀太宗武皇帝。

②眉批：又是未做皇帝先改元，可谓父为子。

第十七回

托汉裔刘渊称王 乱晋室张方劫驾

却说探马探知此事，飞报刘渊。刘渊大惊曰：“李特兄弟，疏财仗义，久得民心。不期孺子英勇，乃能代父报仇，俨登王位。使其顺流而出蜀境，进图中原，则与吾争(事)天下者，必此人也。”刘宣等进曰：“司马氏父子兄弟，自相鱼肉，此天厌晋德之时也。单于积德在躬，久为晋人所服，望单于早登天子之位，然后进图中原。天威所指，万姓欢迎，天下不足定矣。”刘渊曰：“吾亦欲复汉高之业久矣！然此时天下未定，不宜便即大位。且自称汉王，兴复汉业。俟宇宙混一之后，那时再议未迟。”刘宣等大喜，踊跃欢呼。即日于南郊筑坛，又铸汉王宝玺。择了吉日，群臣奉刘渊至坛上，即汉王位，改元元熙，国号曰汉，追上汉后主尊谥曰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之庙，立妻呼延氏为王后，置丞相以下官，大赦境内，为文以告天人。其略曰：

昔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武应期，廓开大业，^①太宗孝文皇帝，重以明德，升平汉道。世宗孝武皇帝，拓土攘夷，地过唐日。中宗孝宣皇帝，搜扬雋义，多士盈朝。是我祖宗道近

①眉批：自己想做皇帝，却认别人做祖宗。汉室自家破国亡之后，垂四十年，忽然出此一个杂种子孙，当亦鬼所不及料也。一笑。

三王，功高五帝，故卜年倍于夏商，卜世过于姬氏。而元、成多僻，哀、平短祚，贼臣王莽，滔天篡逆。我世祖光武皇帝，诞资圣武，恢复鸿基，祀汉配天，不失旧物。三光晦而复明，神器幽而复显。显宗孝明皇帝、肃宗孝章皇帝，累叶重晖，炎光再阐。自安和已后，皇纲晋书作嗣渐颓，天步艰艰，国统频绝。黄巾海沸于神晋书作九州，群阹毒流于四海。董卓因之，肆其狂晋书作猖勃；曹操父子，凶逆相寻。故孝愍委弃万乘晋书作国，昭烈播越岷蜀。冀否终有泰，旋轸旧京。何图天未悔祸，后帝窘辱。自社稷沦丧，宗庙之不血食，四十年于兹矣。今天诱其衷，悔祸皇汉，使司马氏父子兄弟迭相残灭，黎庶涂炭，靡所控诉晋书作告。孤今猥为群公所推，绍修三祖之业，顾兹阨暗，战遑靡厝。但以大耻未雪，社稷无主，衔胆栖冰，勉从众议。（本十六国春秋）

当下刘渊封右贤王刘宣为丞相，崔游为御史大夫，左于陆王刘宏为太尉，刘欢乐为尚书令，范隆为大鸿胪，朱纪为太常，族子刘曜为建武将军，乔晞为冠军将军，右于陆王刘景为前将军。文武百官，跼跼踉跄，规模大备。刘渊乃曰：“孤今建业之初，先当示威中原。前在邺郡，曾面许司马颖举兵相助。今王浚、司马腾等焚掠邺郡，逼得其主走归洛阳，彼等遂各还守土，并不入朝，整理朝纲，清除权贵，明明是叛臣所为。孤当举兵讨之，一则践孤前允司马颖之言，二则耀兵中华。可先讨并州司马腾，俟下了并州，即以得胜之兵，往讨幽州王浚。”令毕，即日点兵亲统诸将，向并州进发。

东嬴公腾自和王浚焚掠了邺郡之后，即回到并州，终日纵情酒色，不理民事。及闻刘渊率兵来攻，慌集众谋士商议。可

奈众谋士沾染了王虔、王衍等习气，以清谈为高尚，平日所讲，无非是黄老之学。此时兵临城下，将至濠边，如何计议得出个善策。无非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等一派老生常谈，绝无一个调遣之策。东嬴公腾只得命将军聂玄领兵应敌。刘渊前部建武将军刘曜，正驱兵大进。忽遇聂玄领兵到来，便抖擞神威，奋勇厮杀。聂玄看看抵敌不住，又遇刘渊亲统大兵，随后继至，知道前面晋兵挡住，便挥兵冲将过来。混战一阵，聂玄大败而逃。刘渊挥兵长驱大进，将并州围住。东嬴公慌了手脚，亲上敌楼瞭望，见刘家兵漫山遍野，士饱马腾，不觉胆落，不敢交锋。连夜使聂玄为前锋，自己保护妻子老少，冲出重围，望山东逃去。刘渊唾手破了并州，分兵攻打附近各州县。

且说东嬴公得脱重围之后，一面写表申奏朝廷告急，一面行文至鲜卑求救。且说此时鲜卑禄官已死，猗顿领其部落。训练得部下兵马，十分矫健，登山越岭，有如猿猴，善于以寡敌众。这日接到东嬴公求救文书，便和手下卫操、卫雄、姬济等商议。卫操曰：“晋人妄自尊大，蔑视友邦，每每日我等为夷狄。前时助司马腾攻邺郡，杀得司马颖及晋帝亡魂丧胆。本足以示威中原，奈前次更有乌桓相助，未足以展我之威。此时司马腾势穷力竭，乞援于我，正好乘此机会，战退刘渊，使晋人从此不敢以正眼觑我。则他日单于进图中原，一鼓可下也。”

猗顿大喜，即亲率精骑五千，来会东嬴公。以卫操为谋士，在路相遇。腾见兵少，心中颇觉疑虑，因以言探之曰：“刘渊兵势浩大，不知公有何妙策，可以破敌？”猗顿曰：“公但预备犒军牛酒，看我建功可也。”说罢自为前部，令东嬴公为后军接应，准备收复城池。东嬴公疑惑不定。猗顿却驱兵大进，行至黄昏时分，离并州三十里，便传令扎住。等到夜分时候，

却调拨二千步卒，猗缶带领先行，令卫操率三千骑兵继后，直扑并州城下。二千步兵皆是矫健少年，各将长矛倚在城墙之下，争先沿矛杆爬上，一拥登城，杀散守城兵士，就城中放起火来。

刘渊从睡梦中惊醒，正不知何处兵到，连忙披挂上马。出得门时，只见四面火光烛天，满城多是鲜卑兵士。恼得刘渊性起，手提大砍刀，只拣鲜卑兵多处杀去。此时刘家众将，多已惊觉，吹起胡笳，集了兵弁，就城中大战起来，反把鲜卑兵逼出城外去。刘渊杀至城边，恰遇猗缶挺枪来刺，刘渊挥刀相迎。正在酣战时，忽然一个火球，飞落刘渊马身上。那马负痛跃起，将刘渊掀翻在地。猗缶举枪便刺，忽然一人大呼曰：“勿伤吾主！”刀光闪处，在猗缶头上劈去了半个头盔。猗缶大惊，急舍了刘渊，架住双刀，大喝曰：“汝是何人，敢来送死！”那人曰：“吾乃汉王驾下飞虎将军綦毋豚是也！特来杀汝！”猗缶更不打话，挺枪来战。綦毋豚死力战住。战到十数个回合，猗缶手起枪落，刺于马下，取了首级。再赶刘渊时，已是去的远了。

当夜杀得并州百姓，携男带女，号哭之声震天动地。直杀至天明，百姓死亡大半。^①刘渊兵尽退，东嬴公亦领兵来到。与猗缶相见，十分感谢。一面杀牛宰马，犒劳军士。猗缶曰：“今四境之外，尚多敌兵，即宜分投赶杀，以净根株。”东嬴公又虑兵少，不敷调遣。卫操笑曰：“我等兵士以精悍见长，不似中华之兵，以多为贵也。”猗缶乃指拨各部将，或三百一队，

①眉批：乙与丙争雄，甲乃坐受其祸。日俄战争时，东三省之百姓毋乃类是，古今一辙，可为痛哭。

或二百一队，分往四境追杀敌兵。所有陷落州县城池，限期克复。各部将均领命而去。鲜卑兵士本是游牧出身，聚散进退，变化靡定。刘渊兵顾此失彼，如何抵敌得住。果不出旬日之间，所有失陷之地，尽皆克复。刘渊招集残兵，在蒲子屯住。查点兵士，慰劳各部曰：“吾誓报此仇！”却说东嬴公请得猗𡗗兵来，杀退刘渊，克复并州，乃大排筵宴庆功。穷搜民间，得黄金千斤，绢帛万匹，米谷十万石，送与猗𡗗作为酬谢。一面申奏朝廷报捷。却将借鲜卑兵一节瞒过，据为己功。

且说朝廷先得了告急文书，知东嬴公败走山东，并州失守。多官会议，以刘琨为并州刺史，便责令带兵克复城池。及至捷报奏到，刘琨已拜命出京多时了。此时朝中是张方、成都王颖二人用事。成都王一味骄奢淫佚，张方专事剥削百姓，又纵兵四出剽掠。将一个锦绣般洛阳，弄得雕残惫敝，道路侧目，怨气冲天。看看民穷财尽，张方见无可搜刮，遂大会群臣，建议迁都长安。群臣畏其气焰，皆唯唯而已。仆射荀藩曰：“不可。洛阳为天下之中，先帝龙飞之地，陵寝宗庙所在，岂可无端弃去？”张方大叱曰：“汝敢违吾令耶！”叱武士推出斩之。多官劝免。张方即带领兵士，直入殿廷陈列，带剑上殿，立而言曰：“洛阳民穷财尽，不堪为都，请陛下驾幸长安，即刻便行。”惠帝战栗曰：“惟卿所命。但当备驾而后行。”张方曰：“不须备驾，臣有车在此，即请陛下乘之可也。”说罢便把车推至殿廷，亲来掖惠帝上车。惠帝泣曰：“朕便行。但请卿飭人至后宫，多载几个宫人及应用之物同去。”张方曰：“但请先行，此事都在我。”即叱令御者启行。成都王颖、豫章王炽及一班文武，都涕泣相从。张方却亲率兵士，闯入宫中，打开宝库，恣情掠取。所有魏晋以来积蓄之金珠宝物，钟鼎、彝

伞、圭璧等物，取了个寸草不留。众兵亦在各宫内任情劫夺，吓得众官人、内监号哭奔走，多有投井投池而死者。门窗间所挂流苏帐，亦被众兵争先拉下，剪作马裙，方才呼啸而散。

荀藩送惠帝至城外，归途看见，挥涕不止。司隶刘噉曰：“徒哭无益。今众官虽多随驾而去，而留在洛阳者，亦复不少。吾等急宜在此设立留台，以为办事之地。示天下以天子不过偶幸长安，并非迁都之意，以安海内之心。不然，诸藩视此为变故，纷纷起兵，天下更无宁日矣。”荀藩曰：“公言甚善，奈何未曾奉诏。”刘噉曰：“吾等部既署定，然后奏闻，有何不可。且羊后无罪，被张方逼废，吾等亦宜迎归，奉为皇后，则更堂皇冠冕矣。”荀藩大喜，即日备驾至金墉城，迎羊后还宫。一面在殿上鸣钟击鼓，聚集未曾随驾诸官，商量设立留台一事。多官皆以为然。于是荀藩、刘噉二人署了首名，多官以次皆署名，写表驰驿奏闻。

且说张方劫了惠帝，剽掠了宝库，径奔长安。河间王闻报，即至灊上迎驾。就在长安城中征西将军府，暂作行宫。惠帝下诏：以河间王为太宰，都督中外军士；东海王越为太傅，王戎参录朝政，王衍为左仆射，以张方为中领军、录尚书事。又下诏令天下州县，蠲除苛政，爱民务本。俟天下清通之后，再还洛阳。自此朝事粗定。〔只〕有成都王颖自恃为太弟，而不得预政，颇多怨望，而骄恣亦日甚。河间王见之，甚悔从前倡议立太弟之说。而惠帝兄弟二十五人，此时除成都王外，仅剩豫章王炽、吴王晏二人。晏顽钝庸愚，极似惠帝。惟豫章王性情冲淡，又礼贤下士，好学多闻。河间王便隐隐存了个废立之心。

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勇石勒匹马敌晋兵 恶张方专权召内乱

却说河间王颙，自迎驾入长安之后，见成都王颖骄奢淫佚，与其平日之清誉大为相反，不觉追悔当日不该立为太弟。幸得此时自为太宰，都督中外军事，大权在握，可以任意施为。察得豫章王炽为人冲和好学，绝无骄纵举动，因觐便奏知惠帝，请废成都王，更立豫章王为太弟。惠帝本来已是生性昏庸，年来被群下播弄得迁徙无常，屡见兵刃，一发昏沉无主。臣下有所启奏，不问事之是非，惟有唯唯应命而已。故于河间王之奏，亦唯唯称是。河间王遂传旨废太弟颖，仍以成都王归藩，立豫章王炽为太弟。成都王得诏，快快离了长安，自回邳郡，暂且按下不题。

却说河间王颁下诏书之后，恰好接到荀藩、刘曜奏报，在洛阳设立留台，并奉羊后仍为皇后之事。河间王尚无他言，张方得知此事，便大怒曰：“羊后是我所废，虽天子欲复立为后，亦当商之于我。荀藩、刘曜何人，未曾奉诏，擅自迎立！”乃不奏闻惠帝，亦不告知河间王，拟定了伪诏，即刻差官送往洛阳，仍废羊后为庶人，勒令即日仍出居金墉城，不得逗留洛阳。荀藩、刘曜接诏，敢怒而不敢言，只得仍送羊后到金墉城去居住。

且说成都王颖，奉诏归藩。遂率领门下诸人，快快出了长

安。行至清河地方，忽见前面一彪军摆开，截住去路。成都王惊曰：“何处又用兵？”使从者前往探问。须臾一员将军，飞马至前，见了成都王，滚鞍下马，拜伏在地。成都王视之，乃其旧部公师藩复姓公师名藩也。藩拜毕启曰：“某闻太弟被废，心中不平。因招集人马，纠合伙伴，前来迎驾，共还邳郡，扫平四海，以定霸业。”成都王大喜，传令暂时扎住人马，与众将厮见。公师藩又引楼机、郝昌来谒见。此二人亦是成都王旧部。谒见已毕，公师藩即传令置酒，为成都王接风解闷。饮酒中间，人报后部人马已到，汲、石二将军在帐外求见。公师藩即教唤入，拜见成都王。并代通名曰：“此汲桑、石勒二将军，新近投到军中，某暂令统带后军。”成都王视之，见汲桑身裁魁伟，声若洪钟，石勒猿臂豹头，龙行虎步，不觉喜曰：“良将也！”即命坐饮酒。

原来石勒乃上党武乡今山西辽州榆社县之羯人，《晋书·匈奴传》：北狄入居塞内者十九种，羯其一也。初不自知其姓，惟名曰匭音佩，从小即有胆力。东嬴公被刘渊战败，走入山东时，因军粮缺乏，沿途掳掠诸胡人，卖与人家为奴，得钱以充军饷。匭亦被掳去，卖与茌平人师懽。师懽见其状貌奇伟，乃纵之去，曰：“此异人也，吾不敢蓄之。”匭被纵，茫茫无所归，势将乞食。正徬徨路侧时，见师懽之邻人汲桑驱一群马来，匭叹曰：“惜哉！此一群中乃无良马。”汲桑奇其言，问何以谓无良马。匭诡曰：“吾善相马，故知之。”汲桑大喜，即邀与为伴。原来汲桑以贩马为业，闻匭言善相马，故乐招接之。自此匭即与汲桑为莫逆之交。闻公师藩起兵迎成都王，匭乃说汲桑曰：“马者，大丈夫当藉以立功名、定王霸之业者也。若徒孳孳于贩运，以鬻蝇头之利，是将以贩夫终耳。焉能纵横天下，垂名后

世哉！今公师藩起兵迎成都王，势必攻取州县。吾等何不往投之，相机行事。当此宗室纷争之时，天下多事，他日吾等藉此，纵横海内，未可知也。”汲桑大喜，即日选良马数百匹，解投公师藩军前，作为贄见。又以臂不自知其姓，不便报名，即为之取姓为石，名曰勒，同投公师藩。却在此处与成都王相遇。①

成都王见二人生得状貌骁勇，即令督带前队。宴罢，拔队起行，一路耀武扬威，径奔邺郡而来。沿路各州县，有阻挡者，石勒即挥兵乱杀。将近邺郡时，却被平昌公模率领一彪军拦住，不能入境。原来此时东海王越因为张方劫驾，乃在山东一带起义，传檄四方，令天下郡县勤王，率兵来会，将迎天子还于旧都。于是东平王楙、范阳王虓皆以兵来会。东海王乃自为徐州都督，以东平王为兖州刺史，部署文武官员，留心招致天下贤士。号令能及之地，皆派员镇守。平昌公模正奉令镇守邺郡，闻得成都王领兵到来，所以亲自出境挡住。

两阵对圆，平昌公出马问曰：“是何处兵马，敢犯吾境？”成都王出马答曰：“某奉天子命，还镇此邦。”平昌公曰：“东海王大集义兵，将奉天子还洛阳，命我镇守此处。虽天子有命，不敢奉诏。”成都王曰：“邺郡本是某之藩封，何劳他人代为镇守？”平昌公怒曰：“此时天下多事，图王定霸，各干功名，藩封何有一定！”成都王亦怒曰：“倘必不可通融，休得怪某无礼！”平昌公曰：“吾乃汝从祖辈，模为高密王泰之子，泰为宣帝之弟，而颖于宣帝为曾孙，故模为颖之从祖辈也。汝敢无礼耶！”成都王曰：“吾奉天子诏，还镇此邦，有敢阻挡抗诏者，即是国贼。吾讨国贼，有何不可！”言罢回首曰：“石将军何在？”说

①眉批：石勒为后赵高祖明皇帝。

声未毕，銮铃声处，石勒一马当先，冲出阵前，挥刀直取平昌公。平昌公阵后，转出广平太守丁邵，举枪急架相迎。成都王谓公师藩曰：“恋战无益，不如抄出阵后，先取了邺城，则彼不战自走矣。汝等可打着我之旗号，在此掠阵，我当取邺城去也。”公师藩领命。成都王率兵千人，抄出平昌公阵后，径至邺城下。守城士卒，多是成都王旧部，看见故主归来，争先开门迎接。成都王遂唾得了邺城。

且说丁邵在阵前战石勒不过，败阵而走，被石勒赶上一刀砍死，便奔平昌公。平昌公挥刀自战，怎禁得石勒骁勇。看看抵敌不住，正在危急之间，忽然四下里喊声大起，范阳王虓领兵杀到。为首大将，乃是苟晞，率领十万大兵，风驰电掣般卷地而来，将公师藩兵冲作数段，首尾不能相顾。石勒正待要杀平昌公，闻得后军大乱，忙杀回本阵。立脚未定，敌兵已山崩海倒般压来，一霎时围得铁桶相似。石勒抖擞神威，匹马当先，杀开一条血路，透出重围，招集残兵，在一个土山上屯住，却不见了公师藩、汲桑等。

石勒登高眺望，见西北角上晋兵摇旗喊杀，谓众军士曰：“汝等谨守此处，我一人自去杀敌也。”说罢纵马而去，望晋兵多处，大喊一声，挥刀杀入。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看看杀至核心，只见三员晋将，围住汲桑厮杀。石勒骤马向前，大喊一声，手起刀落，便斩了一员。回身再杀时，那一员早被汲桑一枪刺下马来。只剩一员，拨马便走。石勒大叫休走，骤马赶来。赶到马尾相衔时，石勒纵一纵镫头，便两马相并，轻抒猿臂，把那员将活捉过来，尽力向地下一掷，掷得他脑浆迸裂而死。汲桑纵镫近前，曰：“晋兵势大，不能得出，奈何？”石勒曰：“只随我杀来。”汲桑便率领残兵跟在石勒后面。石勒大奋

(愤)神威，抡起双刀直冲出去，无人敢当。被其杀开一条血路，救出汲桑，遥指土山曰：“公可引众至彼憩息，某寻公师将军去也。”说罢纵马向晋兵多处杀去。所到处左冲右突，杀得晋兵马仰人翻。直杀到黄昏时候，只寻不着公师藩。

石勒并无退志，转入一处树林之中，略为憩息。解去马勒，放马啃草。忽听得林内有呻吟之声，石勒随声寻去，却见林内路旁，弃下一辆囚车。黑暗之中，却看不出车内何人。因问之曰：“汝是何人？”车内答曰：“莫非是石将军否？望速救我。”石勒认得是楼机声音，乃挥刀劈破囚车，问何故被囚在此。楼机曰：“某与郝昌二人，保住公师将军。被晋兵追杀数阵，杀得人马尽绝，只剩得我等三人。忽然又遇见一彪军杀到，某与郝昌敌住晋兵，放公师将军匹马向东逃去。郝昌不幸中箭落马而死，某即被擒。晋将问我何人，某即冒称为公师将军。晋将即将某槛入囚车，将去请功。忽又一将到来，认得某之姓名，那将便撇某在此，又追公师将军去了。”石勒曰：“此去东南有一座土山，我之残兵，就山上屯住，汲将军亦在此，汝可往投之。我寻救公师将军去也。”言罢配好马匹，飞骑而去。远远望见火光冲天，两军对垒厮杀，心中疑惑不定。登高眺望，却见汲桑与一员晋将对敌，乃纵马下坡，飞驰至阵前，大喊一声，手起刀落，将晋将杀死，杀散众兵，便问汲桑何得来此？汲桑曰：“吾正屯守土山，忽有我家败兵逃得性命者，报说公师将军往东逃命，大约将回山东云云。我即尽起众兵，向东赶来，却在此处遇着一支兵马。”石勒闻言，顾不得楼机，即与汲桑引兵向东追寻。

走至天明，忽见前面尘头大起。石勒曰：“此处尚有晋兵，想司马越此番当是倾国而来也。”即传令列成阵势，立马以待。

忽然一人飞马而来，望见阵势，即立定马脚，观望不前。汲桑大呼曰：“来者莫非公师将军乎？某等寻觅久矣！”那人闻呼，即跃马而来，大叫曰：“二公救我！追兵来也。”原来正是公师藩。说声未绝，追兵已至。石勒性起，挥刀杀过阵去，直冲入阵内，东驰西骤，单人匹马，如蛇龙搅海般，晋兵大乱。汲桑挥兵掩杀过来，晋兵大败，四散落荒而去。汲桑收住人马，公师藩曰：“成都王自去袭邺城后，未有消息。今范阳兵势浩大，纵得了邺城，未必能守。我等不如且回山东，审察时势，再定行止。”石勒曰：“吾已嘱楼机到土山相会，今奈何弃之。”公师藩曰：“吾等三人，因兵马折尽，已商定同回山东。彼至土山寻我等不得，亦必返山东去，此可无虑。”石勒又告知郝昌已死，公师藩不胜悲叹。于是一行人径投山东不提。

且说范阳王城杀退公师藩及石勒，救了平昌公模，引兵至邺城下叫门，始知已被成都王颖袭破。平昌公大怒，便欲挥兵攻城。范阳王曰：“竖子向虽僭妄，而素无智谋，区区一邺郡，争之无益。吾等宜乘此一胜之威，振旅回徐州，再传檄天下，共讨张方。有不从者，举兵讨之，然后杀入长安，奉天子还洛阳，此桓文之业也。”平昌公从之，遂班师回徐州，共推东海王越为盟主。东海王乃再传檄天下，任意迁置各官，又表请封平昌公模为南阳王。表到长安，河间王、张方皆大怒，便议起兵攻打徐州。恰好豫州刺史有表到长安，称东海王忽使范阳王来为豫州刺史，臣以非朝廷诏书，不敢奉命，惟有以兵力相拒云云。河间王曰：“彼既如此，吾伐之有名矣。”即命张方领兵到豫州，来助刘乔拒战。

未知胜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伤时局刘弘劝和 拟迎驾周权被戮

却说河间王接到豫州刺史刘乔表文，知道东海王与己为敌，特遣范阳王为豫州刺史，刘乔以非朝廷诏旨，并力拒住。乃使张方率精兵十万，来助刘乔。又下诏征天下之兵，会于许昌，共讨范阳王虓。于是荆州都督、镇南大将军刘弘，彭城王、平南将军释，扬州都督、征东大将军刘准，皆率兵到许昌相会。又探知公师藩曾起兵迎成都王，此时成都王已取了邲郡，恐其与东海王联盟，乃表奏惠帝，封成都王为镇军大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以安其心。于是成都王令石超、刘褒、王阐等率兵驻扎河桥，为刘乔声援。当下各路兵马齐集许昌城外，声势浩大。

张方大会各路诸侯议事。一时各路主帅，均到张方大营相会。礼毕，依次坐下。张方曰：“范阳王虓，奉了东海王越伪令，欲取豫州，幸得刘乔出兵拒住。今乃窃据许昌，抗拒大兵。公等应诏而来，必有善策。”镇南大将军刘弘进曰：“诸藩王皆天潢贵胄，与朝廷忧戚相关，理宜共奖王室。徒以彼此争权争势，遂至自起兵衅，互相残杀。方今刘渊称王，李雄据蜀，鲜卑、乌桓出没无常。不思同心协力，共御外侮，而徒为此无谓之争，恐非国家之福也。以某愚见，不若遣使至东海王处，相与言和。有此互相战争之兵力，移之以讨匈奴，奠天下于太平，

端在此举矣。”①刘弘言未毕，张方大怒曰：“我奉诏兴兵，以讨逆臣。即各镇奉诏来会，亦志在讨贼。汝何敢出此言，慢我军心！岂有劳师动众，远来与贼臣言和之理乎？”刘弘曰：“诸王相争，皆是各怀私见，何曾显背朝廷？何得谓之贼？”张方大怒叱曰：“攘夺朝廷疆土，何得不是贼？汝出此言，莫非私通贼党乎？再敢多言者斩！”刘弘亦大怒而起曰：“汝劫驾废后，便是贼！东海王讨贼之檄，所指何人，汝可曾见来？”言罢自出营而去。张方便欲使人追捕而回，多官一齐劝住。刘弘回到自己营中，即下令拔队回荆州而去。一面致书与刘乔及东海王，劝其解怨释兵，同奖王室；一面写表申奏朝廷，求惠帝降诏，令各藩联和。表略曰：

自顷兵戈纷乱，猜祸锋生，疑隙构于群王，灾难延于宗子。今日为忠，明日为逆，翩其反而互为戎首。载籍以来，骨肉之祸，未有如今日者也。臣窃悲之。今边陲无备豫之储，中华有杼轴之困。而股肱之臣，不惟国体，职竟寻常，自相楚剥。万一四夷乘虚为变，此亦猛虎交斗，自效于下庄者矣。臣以为宜速发明诏，诏越等令两释猜嫌，各保分局。自今以后，其有不被诏书，擅兴兵马者，天下共伐之。②

此两封书去后，刘乔及东海王越均不肯听从。一通表去后，朝廷也寂无消息，按下不提。

且说张方见刘弘去后，即商议攻打许昌。许昌城中，范阳王也豫备应敌。一面驰书至东海王处求救。东海王乃令淮北护军刘蕃、颍川太守刘舆领兵前来，相助拒敌。原来此时刘琨在

①眉批：数语可为今日之药石。

②眉批：此表亦今日之药石也。

范阳王幕下为司马，刘蕃乃刘琨之父，刘舆乃刘琨之兄。父子三人，向来都为东海、范阳两王信任，故特调遣前来。范阳王连日被张方攻打，只有指挥兵士，竭力守御，不敢出战。及至救兵已到，张方却退兵一里之地，预备交战。刘蕃父子引兵入城，范阳王接见，大喜曰：“卿父子偕来，破张方必矣。近日探得各路兵马，皆无战心。荆州兵已皆退去，石超等虽陈兵河桥，而士卒终日赌射为乐，并无进兵之意。惟张方一人，耀武扬威耳。”刘舆曰：“虽各路并进，亦不必惧。殿下且请高坐，某当生擒张方，与天下共诛其罪。”正言间，人报敌兵又来攻城。刘舆即提枪上马，带兵杀出城来，刘蕃也引兵在后掠阵。刘琨同范阳王同到东门敌楼观战。张方见城中兵出，将军士约退一箭之地，列成阵势。刘舆出马，单搦张方交战。张方阵中先锋吕朗，飞骑而出，刘舆接着交锋，大战五十回合，不分胜败。恼得张方性起，挺枪纵马，飞奔阵前助战。刘蕃恐怕刘舆有失，纵马接着张方厮杀。一场大战，只杀得天愁地惨，日月光。刘舆正在酣战时，忽听得脑后喊声大震。急回头看时，只见城中几处烟焰，冲天而起，人声鼎沸。不觉大惊，拨马便走。吕朗自后追赶，刘舆不敢恋战，只望城中走去。看看将近城门，忽见无数军民，一拥自城中奔出，狼奔豕突般向外乱窜。刘舆被其挡住，不能前进，只得翻身再战。刘蕃抵住张方，且战且走，至此亦被挡住。刘舆无奈，冲开一条血路，杀进城中。只见大街小巷，尽是豫州兵马。

原来刘乔在豫州，探得东海王添兵到许昌，亦引兵来助张方。兵马到时，望见尘头大起。流星马报到，方在东门外大战。刘乔大喜曰：“渠在东门拒敌，西门必无准备，许昌可取也。”乃挥兵杀奔西门。一阵云梯火炮，攻进城来。范阳王闻报大惊，

不及鸣金收军，由刘琨保着，踉跄下城。豫州兵马，已经杀到，在城中四面纵火。人报北门无兵，范阳王即命刘琨在前开路，舍了妻子，杀出北门逃走。刘乔在后追赶，正在十分危急之际，刘舆赶到，大叫：“刘乔休得猖獗，我来也！”刘乔听得，回马来战刘舆。刘琨亦回马助战，并力杀退刘乔。兄弟二人，保着范阳王，望河北逃去，不提。

且说刘蕃被乱兵难民挡住，只得抖擞精神，敌住张方。后见刘舆冲进城去，也虚幌一枪，拨马回走。恰好吕朗追刘舆不着，正勒马回阵，两下撞个马头相碰。刘蕃不提防，被吕朗撞入怀中，生擒活捉过来。张方驱兵大进，抢进城中，与刘乔会兵一处，大肆焚掠，便欲进兵河北。刘乔曰：“公与河间王共秉朝政，不宜久于在外。诸王各争权势，保不有暗行谗间者乎？且得此一胜，亦足以立威。东海王未必敢再称兵，公宜且归长安，方为上策。”张方大喜，欲从其言。吕朗进曰：“不可。今范阳虽败去，必不甘心。不知又去何处借兵，不久即来报仇。东海雄据山东，其心叵测。若一旦班师，彼必乘虚袭我。河间王与明公为心腹之交，旁人无可谗间。况公拥兵在外，何致便有他虞？虽班师亦不可入长安，只宜屯兵灊上，窥察动静，再定进止。”张方恍然，曰：“君言是也。”遂屯兵灊上。一面差人到长安报捷。

话分两头。且说荀藩、刘噉自在洛阳设立留台，迎羊后入宫，奉为皇后，承制行事。称洛阳为东台，长安为西台，共议设法迎驾返京。詎料张方不容分说，仍传了伪诏，逼废羊后。荀藩、刘噉等敢怒而不敢言，怀恨年余，计无所出。及闻东海王传檄讨张方，刘噉便欲起兵相应。聚众议事，立节将军周权曰：“张方可讨，而东海王之檄不可应。晋室各藩王，无一人

不心存猜忌，吾等虽起兵应之，他日论功行赏，断不能及我辈。不如别树一帜，兴兵杀入长安，诛却张方，迎驾还洛阳，有何不可？”荀藩曰：“吾等向来承制行事，今无诏旨，何能兴兵？”周权曰：“吾等但称奉诏，清除君侧，谁能辨其真伪？”刘噉曰：“今主上在奸臣掌握之中，一旦矫称奉诏兴兵，则主上危矣，望将军三思。”周权踌躇，曰：“吾等但称奉诏迎立皇后，然后奉皇后诏讨贼，则无碍于主上矣。”刘噉曰：“不可！羊后前番已经立而复废，今吾等再迎立，彼或再废，为之奈何？”周权怒曰：“此腐儒之见也！此番再立，旋即兴兵，不容长安再有人入境，彼从何而废之？”

当下商议已定。周权即自称奉诏迎立羊皇后，备齐法驾，择日率领百官，至金墉城迎接入宫。羊后即封周权为平西将军，领兵往讨张方，清除君侧。荀藩、刘噉等，各各升赏有差。周权谢恩。退归私第。忽报洛阳令何乔来请议事，周权不知就里，即乘骑而去。原来何乔本是河间王府中长史，又与张方为刎颈之交。因为荀藩等设立留台，河间王特除为洛阳令，使之窥察动静，随时飞报。前日刘噉等议事时，何乔早已探得详细，飞报长安去了。此时闻得周权即要兴兵，恐怕张方要抵御东海王，不能兼顾，便想法杀却周权。又惧其勇力过人，不敢造次下手。乃与门下各人商量，只说请其到府中议事。俟其到时，却设宴相待，暗伏刀斧手，掷杯为号，就筵前杀之。

安排既定，专等周权到来，何乔即忙迎入。一时众文武官亦多有到者。何乔曰：“将军此次出师，某当应付粮草，但不知何日起程？尚求早日示期，以便预备一切。”周权曰：“此乃朝廷公事，大众理应协力。某点过人马，即便起行。”何乔曰：“理当如命。今日特具薄酒，为将军饯行。”说罢，即令摆宴，

推周权首座，多官依次列坐相陪。酒至半酣，何乔亲起把盏，挨次轮到周权面前，何乔忽的变了颜色，掷杯于地，大呼曰：“天子有诏，诛反贼周权，武士何在！”周权大惊，推翻酒筵，一跃而起，拔左右佩剑，欲杀何乔。刀斧手早一齐拥上，将周权拖翻在地，乱刀砍死。众官一齐惊愕，不知所措。何乔曰：“天子有诏，只诛周权一人，余俱无罪。”刘曦曰：“诏书安在？”何乔曰：“朝廷专使，口传密诏，何有诏书。”刘曦曰：“我乃留台大臣，纵有诏书，当交与我，何以我并无所闻？”何乔怒曰：“朝廷以汝等同恶相济，故不及汝。免汝之罪，已为万幸。今尚晓晓，岂欲与之同死耶！”刘曦尚欲有言，苟藩等多官劝住，不欢而散。

羊后得知此消息，吓得手足无措。也不等诏旨再度，即自行出宫，往金墉城去了。何乔当日即写就书信，差人星夜报与河间王。河间王得书，怒曰：“留此贱人，终是祸根！”即矫诏称羊庶人与奸人构乱，即日赐死。刘曦得诏，叹曰：“何竟不能容一妇人耶！”乃上表谏曰：“羊庶人门户残破，废放空宫，门禁峻密，无缘得与奸人构乱。众无愚智皆谓其冤。今杀一枯穷之人，而令天下伤惨，何益于治。”云云。赍表使者行经灊上，被张方军士截住，扭见张方。张方拆视其表，大怒曰：“何物竖子，敢不奉诏！”即令吕朗率令五千兵，到洛阳去杀刘曦。

未知刘曦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拟构和河间杀张方 启纷争李成即帝位

却说吕朗率领五千兵马，耀武扬威，杀奔洛阳而来。吓得洛阳百姓，鸡飞狗走，又不知何处兵来。刘曜得信，星夜逃往青州，投高密王去了。吕朗追之不及，遂提兵回到荥阳屯住。成都王闻之，默念郾城弹丸小郡，不足有为，洛阳乃根据之地。今吕朗屯兵荥阳，不还灞上，倘被其回兵据住，一旦事变，则我四面受敌矣。于是亲提三千兵马，径入洛阳据住，以观动静。

且说范阳王自许昌兵败，由刘舆、刘琨保住，奔入河北，在路十分狼狈，不觉叹曰：“四海茫茫，一身无寄。转不如百姓之安居乐业，耕凿自给也！”^①刘琨曰：“殿下勿忧。此去冀州不远，冀州刺史温羡与某有旧，某请往说之，管教温羡来迎殿下也。”说罢策马先行，径到冀州，求见温羡。温羡迎入，问曰：“久未见公，今从何来？”刘琨曰：“现随范阳王，许昌兵败，遁出贵治。拟求足下代设一公馆，信宿即行。”温羡曰：“范阳王将何往？”刘琨曰：“将往幽州王浚处，相与立功。”温羡曰：“王与王浚有旧乎？”曰：“非也。范阳王痛张方专权，朝政颠倒，欲入清君侧。不幸许昌兵败，而王贞忠之心，不曾少懈。尝

^①眉批：此时百姓，未必能安居乐业。

曰：‘有以兵马粮饷资我成事者，事定之后，当录为首功。’有人告王，言王浚以忠义闻于天下，当有所依助，故欲往投之。”温羨投袂而起，曰：“忠义之士，岂独一王浚耶！某愿佐范阳王，乞公为我先导。”刘琨笑曰：“足下勿如此。范阳王之往幽州，非徒欲王浚之依助，兼欲借其幽州为驻足之地也。”温羨曰：“吾即以冀州奉王，如何？”刘琨正色曰：“此何等事，不可戏言！”温羨大声曰：“谁戏言耶？”刘琨曰：“得毋后悔否？”温羨曰：“此公赐我立功之机，岂有后悔之理！但乞公为我先导耳。”言罢，即令设宴相待。席间，刘琨又盛称范阳功德，温羨钦佩不已。宴罢，即赍了印绶，出城迎迓。直至三十里之外，方才相遇。温羨拜伏在地，献上印绶。范阳王错愕，不知所对。刘琨曰：“温刺史钦佩殿下威德，愿以冀州相借，乞殿下勿却其美意。”范阳王大喜，并马入城，接视州事。即日招兵买马，积草屯粮，预备征讨。刘琨说范阳王曰：“新募之兵，以之壮声威则可，若欲冲锋破敌，则非久练之兵，不能为力。倘在此迁延岁月，恐东海王先行成功，则我等未免落后矣。某愿往幽州王浚处，借兵数千，以为先锋之兵，攻败张方，往长安迎驾，佐殿下成此大功。”范阳王大喜，从之。

刘琨即日驰往幽州见王浚，说明借兵来意。王浚曰：“恰好前日东海王亦来借兵，某已命部将祁弘，领精兵三千前去。今范阳王既欲相假，亦当指拨应用。惟是边地守御要紧，只能借兵，不能借将，奈何？”刘琨曰：“不必借将，但得数千兵士，某当自部之。”王浚即点起三千人马，交与刘琨。刘琨知东海王已借兵在先，恐其先行成功，乃督令兵马，星夜驰归冀州。约了范阳王，点起新募兵马，以幽州兵为前锋，冀州兵继后，杀奔河桥而来。刘琨匹马当先，扑攻石超营寨。却说石超、刘

褒、王闼奉了成都王令，屯兵河桥，本无战心，终日惟与士卒赌射为戏。自从刘乔等许昌大胜之后，军心益懈。此时出其不意，突闻兵来，王闼即领兵迎敌。刘琨乘着锐气，挺枪跃马，杀过阵来。王闼接着交锋，不到十合，被刘琨一枪刺于马下，挥兵扑杀过来。石超在后掠阵，抵挡不住，弃营而走。刘琨遂与范阳王渡过黄河，紧紧追赶。看看追至荥阳地方，石超回马再战，刘琨挥兵混杀过来，石超被乱兵砍为肉泥，刘褒落荒而逃。范阳王挥兵直逼荥阳城下，却被吕朗拒住，一连攻打三日不下。刘琨乃留其兄刘舆佐范阳王，自领精兵到廩丘，攻东平王楙。东平王抵敌不住，败回山东去了。刘琨又乘胜攻破豫州。刘乔弃城而走。一时军声大震。此时东海王亦令幽州借来之祁弘为先锋，扑攻长安，号为迎驾军。于路上战无不胜，攻无不取。

河间王闻报大惊，急集众商议。府中参军毕垣，向来曾被张方欺侮，而畏其势焰，无可如何，乃佯与交好，凡有欺侮，皆忍受之，暗中却欲设计陷害。至是乃乘机言曰：“张方领十万之兵，本可以退敌有余，乃久屯灊上，观望不前，其心叵测，宜预防之。不然，山东兵至，彼反为之前驱，则长安危矣。”中庶子缪播亦曰：“东海王之起兵，徒以张方之故耳。若杀张方，则山东兵自退矣。”河间王曰：“彼如有反心，自当杀之，但不得其证据。”毕垣曰：“长安富人郅辅，与张方交好，是否造反，彼必知之。殿下何不呼来一问？”河间王曰：“如此，汝即呼之来。”

毕垣乃至郅辅家，问之曰：“张方谋反，汝知之乎？”郅辅大惊曰：“实不知。”毕垣曰：“已有人出首。此时河间王大怒，呼汝往问话，可即随吾行。”郅辅大惧曰：“得毋有株连否？”毕垣笑而不言。郅辅叹曰：“渠初到长安时，十分穷窘，我不合时时周恤

之。及渠既贵显，我方以得交贵人为幸。詎料被其株连也！”毕垣曰：“吾有应对之法，可以免祸。但汝当何以谢我？”郅辅曰：

“倘能救援，虽万金不吝。”毕垣曰：“莫非戏言耶？”郅辅曰：“公如不信，我当使人立送至府中。”毕垣大喜，因教之曰：“王若问汝知张方反否，汝若言不知，彼必谓汝为同谋。汝但言知，则无事矣。若王有所差委，汝亦不可推辞。”郅辅一一应允，遂同见河间王。河间王问曰：“张方造反，汝知之否？”郅辅局蹐不安，嗫嚅对曰：“是、是。”王曰：“汝与之交好，既知其反，何以不来首告？”郅辅汗流浹背，不知所对。毕垣曰：“彼既知情，则张方之反，无疑矣。可使彼往刺杀张方，将功折罪，如何？”河间王曰：

“欲杀张方即杀之，何必刺？”毕垣曰：“不然。彼方拥兵灊上，若知殿下欲诛之，则其反更速。故不如殿下作一书，使彼送去，乘机刺杀之也。”河间王从之，问郅辅曰：“汝能刺杀张方，我乃恕汝之罪。”郅辅唯唯应命。

河间王乃封一张白纸于函内，自标函面，交与郅辅。郅辅便暗藏利刃，星夜至灊上求见张方，口称河间王有密信。时已半夜，张方已经就寝。闻报，即令请入内室相见。郅辅递过书信，张方披衣，就灯下拆看。郅辅出其不意，拔刀自后杀之。左右大惊，正欲上前擒捉，毕垣早已驰至，大呼曰：“朝廷有诏，张方谋反，故杀之^①。诸人皆无罪，军士宜各归队伍，静听后命，不可凌乱。”言毕，即偕郅辅取了首级，径入长安，来见河间王。

毕垣曰：“弭巨患于无形，郅辅之功也，不可无以酬之。”河间王即以郅辅为安定太守，先令其持张方首级至东海王处讲

①眉批：从古已如此，无怪今之诬人为革命党者之多也。

和。郅辅领命，以木匣盛张方首级，径投东海王军前。东海王此时屯兵阳武，闻河间王有使至，即教唤入。郅辅呈上首级，代达河间王求和之意。东海王大怒曰：“彼纵容贼臣，剽掠洛阳，擅劫车驾。直至今日，势穷力尽，乃欲借此以掩天下人之耳目耶？汝可速回，传令司马颙洗颈就戮！”吓得郅辅抱头鼠窜而去，走归长安，诉说东海王不允言和。河间王怒曰：“汝等谗杀张方，使我失指臂之助。山东兵又不肯退，大事均为汝辈所误矣！”喝令推出斩之。左右便将郅辅擒下，推出斩讫，呈上首级^①。河间王尚欲斩毕垣，左右劝免。乃令马瞻、郭伟至灊上，代领张方之众。以彭随、刁默为先锋，以敌山东之兵。

却说东海王遂去郅辅，即将张方首级，传示各处。刘琨正攻打蒙阳不下，恰好接到张方首级，即令人用长矛挑起，向城内招降。一时城中军心大乱，吕朗止压不住，只得开门出降。东海王便分兵去攻洛阳，一面直趋灊上。祁弘所带三千幽州兵，如狼似虎，所向无前，拥至灊上。马瞻、郭伟、彭随、刁默一齐出战，祁弘不与交锋，指挥兵士，向前混战，杀得马瞻等兵大败奔溃，祁弘得了营寨。东海王大军继至，传令且勿休兵，攻下长安，再为休息。祁弘得令，即催兵前进，一阵云梯火炮，攻破了长安。祁弘兵杀入，逢人便砍，四面放火劫黥。河间王匹马微服，逃入太白山藏匿，不敢出。文武百官，纷纷逃入山中。仓皇之际，未曾带得粮食，深山之中，又无居民，只得拾橡实充饥，苦不胜言。

幽州兵在城中恣意杀戮，抢黥放火，无所不至。共计杀死三万余人，城中伏尸满路，百姓哭声震天。直至三日之后，东

^①眉批：快绝！今之诬人为革命党者，其鉴哉。

海王大兵继至，方才稍定。东海王入见惠帝，惠帝已惊恐成疾。时在六月，城中死尸山积，无人埋葬，臭气熏天，秽蛆满地，不可一日居住。东海王便请惠帝还洛阳。乱离之中，不及备法驾，又乘牛车以行，径归洛阳。此时成都王已逃往陈留。

惠帝既返故宫，大赦改元，仍立羊氏为皇后。以东海王越为太傅、录尚书事；范阳王虓为司空，镇邺城；晋平昌公模为南阳王、封镇东大将军，镇许昌；封王浚为骠骑大将军，都督东夷河北诸军事，仍领幽州刺史；晋东嬴公腾为东燕王。朝事粗定，百官稍稍复回。方欲偃息兵戈，与民休息，忽报李雄在蜀中僭称尊号。文武百官，闻报莫不惊讶。原来李雄据住蜀中，久得民心，又复礼贤下士，虽自称为成都王，然一切军政民政，都虚心与多官商议妥协，方才施行，从未专擅。闻西山有范长生者，甚有贤名，岩居穴处，精于天文，自言少年时曾事刘先主，今已一百三十余岁。李雄闻其名，欲奉之为君，长生固辞，转劝李雄称尊号，部下文武各官，亦同声劝进。故李雄就在成都即皇帝位，改元晏平，国号大成。追尊李特为始祖景皇帝，母罗氏为皇太后。封范长生为四时八节天地太师、西山侯，其余文武百官，各各升赏有差。旦夕训练兵马，以备出战。探马得此消息，连忙报入洛阳。

未知洛阳得报，如何准备，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奉伪诏成都王身死 误中毒晋惠帝驾崩

却说李雄称帝一事，被探马探知，报入洛阳。时东海王越、范阳王虓自恃战功，以为天下无敌，便欲出师征讨。太弟炽曰：“不可。此时中原粗定，宗室之中，尚多流亡在外，难保不再滋扰。各处州郡，均未能解严。且连年用兵，生民涂炭，此时亦宜略与休息。蜀中山川，古称天险。即使进兵，未必能胜。而兵衅一开，势难中止，从此兵连祸结，将无已时。使一旦中原有事，何以兼顾？故吾谓只宜严加防堵，勿使其得出蜀中一步，已足矣。”范阳王点头称是，惟东海王犹豫未决。一连商议数日，不能决定。忽报新城公刘弘已死，成都王作乱。东海王闻报大惊，遂罢伐蜀之议。

原来荆州都督刘弘自从上表乞诏解和，不见批答，又见张方残暴，知河间王必败，遂率所部，径投东海王。东海王迎驾入洛阳，文武各官，皆论功行赏，故刘弘得封新城公，出镇新野。刘弘为人谦恭下士，时天下大乱，弘专督江汉，威行南服。谋事有成者，则归功属吏，曰：“此某人之功。”事若败，则引为己咎，曰：“此老夫之罪也。”江汉居南北之冲，时有征调。每遇兴兵发饷，弘必亲作手书，指示机宜。故人多为之效力，曰：“得刘公一纸书，贤于十部从事。”成都王自洛阳出走后，从间道至长安，则河间王已一败涂地，惠帝已返洛阳。于是流落

江湖，无所栖止。及闻刘弘之贤，遂致书刘弘，欲来相投。刘弘大喜，即遣使迎之。盖弘始终主张宗室联和，欲俟成都王到后，拜表朝廷，仍使之出镇一郡之地，以释前嫌也。及成都王到新野时，刘弘已病重，不能出见。延至数日，竟卒。

成都王方失望间，忽报新野司马郭勋求见。成都王延入，郭勋启曰：“新城公之迎殿下，仍主宗室联和之说。某观奸臣满朝，联和恐非易事。殿下曾为太弟，无罪被废，人心忿忿不平。某意与其联和，不如举兵入洛阳，清除君侧，复殿下太弟之位，方得磐石之安。若徒与言和，则人情反复，不可不虑也。”成都王曰：“我意亦如此，但如何可得兵力？”郭勋曰：“今刘弘新死，只有一子名璠，随侍在侧。殿下佯为吊丧，暗带甲士相随。吊毕，刘璠必当出来叩谢，乘机执而斩之，夺其兵符，则新野属于殿下矣。”成都王大喜，即使人传知刘璠，约定日期，亲来吊丧，并嘱郭勋相助。郭勋欣然应允自去。

过得一日，郭勋正料理公事，忽报刘璠相请，郭勋即带领从人前去。及至，则由幕客郭舒迎入。郭勋曰：“公子请我，何不相见？”郭舒曰：“公子方在苦次，不便见客。”郭勋曰：“然则请我何事？”郭舒曰：“某亦不知。公非外人，公子行将出见，请少待。”郭勋满腹狐疑。良久，刘璠丧服执杖而出，与郭勋相见。曰：“闻成都王明日将来吊丧，特请公来商议接待之礼。”郭勋曰：“此事可从简便，成都王大度，当无不优容也。”刘璠先自屏退左右，谓郭勋曰：“请公亦遣退从人，当有机密共议。”郭勋乃叱退从人，刘璠突然变色，大呼：“武士何在？”叫声未绝，两厢衣壁中，跃出四五名彪形大汉，将郭勋擒下。郭勋大惊曰：“某有何罪？”郭舒大笑曰：“汝与成都王谋，欲于吊丧时刺杀公子，劫夺兵符，尚言无罪耶！”叱武士就厅上斩之，出外驱散从人，

一面遣人到其家中，捕杀其老少。早有人报知成都王。成都王大惊，易服微行，逃入河北去了。

此事报入洛阳，东海王大惊，急命各王火速归藩镇守。一面使人打听成都王踪迹。于是各人纷纷归藩，范阳王亦带了刘舆，到邺郡去了。且说成都王逃出新野，渡过黄河，意欲投奔公师藩去。恰好公师藩亦部勒人马，要寻觅成都王。争奈在路相左，行至兖州地方，被兖州刺史荀晞探息，在要路上伏下人马。等公师藩兵到，出其不意，八面俱起，杀得公师藩大败，死于乱兵之下。余众四散奔逃。成都王寻公师藩不到，迁延河上，无所适从。及后探得公师藩已兵败身死，愈觉徬徨无措。自从在洛阳出走时，王府各官与及僚幕等，久已星散，惟有卢志相随。至是，见成都王慌张情状，乃进言曰：“往者某蒙殿下委任，言听计从。后来渐见疏远，故某亦不敢多言取憎，乃使殿下迁徙至此，皆某之罪也。”成都王泣然，曰：“昔日依卿之言，博得活命。讵料我为声色所惑，致有今日。此后苟能自立，一惟卿命矣。”卢志曰：“此去顿邱不远，顿邱太守冯嵩与某有旧，愿奉殿下往依之，先谋一足之地，然后写表申奏朝廷谢罪。皇帝仁慈，念同胞之谊，必能见宥，复殿下之爵位。然后或入洛供职，或出守藩封。惟当处以谨慎小心，宗室之间，勉敦和睦，则非独殿下一人之福，亦天下百姓之福也。”成都王曰：“能如卿言，敢不惟命！”

卢志乃与成都王共投顿邱。卢志先入，见太守冯嵩，说明来意。冯嵩即出城迎接，令人打扫公馆，给成都王居住。二人沿途鞍马劳顿，及夜即鼾然安卧。及至夜分时候，卢志从睡梦中惊醒，听得人声嘈杂，急忙披衣起视。早有二人排闥而入，曰：“太守有请卢先生。”卢志不知就里，即随二人到郡署。冯嵩迎

入，曰：“司马颖为朝廷罪人，某不敢相留。公乃我之故人，亦不敢相欺，谨以奉告。”卢志大惊曰：“成都王安在？”冯嵩曰：“以不敢相留之故，已使人连夜送至邺城，交范阳王发落矣。”卢志大骂曰：“竖子焉敢卖我！”拂衣而起，径出府门，连夜赶及成都王。只见已槛入囚车，有三百军士护送。卢志单人匹马，动手不得，只得紧紧相随。

及至邺郡时，范阳王闻报，便欲以礼相待。刘舆谏曰：“不可。成都王居此多年，久得民心。昔者南阳王为平昌公时，奉诏守此，彼引兵来袭取，城中百姓即香花灯烛以迎之。今若以礼相待，恐百姓有变，则殿下不能安居于此矣。况彼为朝廷罪人，亦无以礼相待之理。”范阳王从之，即命送入狱中，俟奏闻朝廷定夺。卢志在外，打点一切。幸得成都王在邺日久，深得人心，故在狱中，尚无苦处。计在狱两月有余，忽一日范阳王聚众僚幕饮酒过醉，吐血暴卒，一时府中人心惶惶。刘舆谓府中众官曰：“此间百姓，皆思念成都王不置。若闻范阳王死，成都王又在狱中，恐生他变。成都王一旦出狱，断不能容我等。不如先除却成都王，再行发丧。”众皆称是。刘舆乃草定伪诏，使人赍至狱中，赐成都王死。成都王接到诏书，谓狱卒田徽曰：“范阳王已死乎？”田徽曰：“不知也。”成都王叹曰：“吾自放逐以来，已三年矣，而未曾一浴。今将就死，不可以不洁之体见先人，汝可取汤来。”田徽乃取汤至。成都王浴罢，散发高卧，令田徽缢杀之，时年仅二十八岁。卢志闻之，入狱伏尸大恸，买棺盛敛，即葬于邺城外。

且说范阳王既死，讣至洛阳，东海王即表东燕王腾为车骑将军，出镇邺城，以代范阳王。此时太弟辅政，处事颇有条理，不似从前一任权臣用事。东海王心颇失望，因召刘舆至洛

阳，密议此事。刘舆曰：“太弟在东宫已久，素得民心，不易动摇，除非暗算之。”东海王曰：“暗算奈何？”刘舆曰：“不知其理事多在何处？”东海王曰：“每在显阳殿与主上议事。有时主上退御，彼尚一人在殿内批办公事。”刘舆附耳言曰：“何不买庖丁毒杀之？”东海王点头称善。即使人召御膳房太监来，密告以此事，许以事成之后，酬以金帛。太监领诺而去。东海王又切嘱小心，不可误事。太监曰：“某朝夕在内当差，深知太弟每每深夜尚在显阳殿，若传呼一人点心时，即是他在内，决不至有误。”言毕自去。

且说惠帝一向昏庸无主，近来被太弟辅佐一切，也略谙公事。一日在显阳殿与太弟议事，至二更时候，太弟忽然腹痛，遂先辞去。惠帝一人，仍披阅各路表章。不觉三鼓向尽，左右即至御膳房，传备点心。须臾捧蒸饼一盘至，惠帝正在腹饥，便吃了两枚。忽然腹中大痛，滚倒在地。左右大惊，飞报宫内。羊后慌忙出视，一面使人传呼御医，一面召王大臣。一时之间，宫内外灯火齐明，异常忙乱。御医到来诊视，言是中毒。羊后即命将御膳房太监执付法司。恰好东海王到，问知此事，即命立将此十余名太监，尽行斩首，随即入殿看视。此时惠帝已口不能言，延至天色微明，即行驾崩。登时显阳殿上，大乱起来。

羊后乘间问东海王曰：“大行皇帝尚无子，若太弟继位，是大行皇帝终无子也。我意仍使清河王嗣位。况清河王曾经立为太子，于大行皇帝早有父子之谊。但不知诸大臣之意如何。”羊后此一番话，系恐怕太弟继位，自己不能为太后之意。不知正中海王忌太弟之下怀。正欲回言，侍中华混曰：“不可！太弟在东宫日久，民望素定。且又为人贤明，岂可无端易去耶？此

时已有多人往请太弟，即刻可至。已经仓卒遭此大变，又多此无益之更动，是召乱也。”羊后尚欲有言，太弟已至，就灵床前大哭。华混曰：“国不可一日无君。此非太弟哭时，请早正大位，以安众心。”众官皆曰：“华侍中之言是也。”太弟方才止哭，多官拥至太极殿，即皇帝位，是为怀帝。然后料理丧事，谥大行皇帝曰孝惠皇帝。时年仅四十八岁，在位仅十七年也。尊羊后曰惠皇后，尊母王才人曰皇太后，立妃梁氏为皇后。以明年为永嘉元年。

怀帝自即位以来，终日在太极殿理事，英明果断，大异惠帝时之举动。朝臣交相庆幸，天下喁喁望治，惟有东海王心中不安。忽一日怀帝降诏，召河间王入洛阳，授为司徒。东海王大惊曰：“我起兵迎驾时，与河间王有不两立之势。今召入洛阳，我容不得他，他亦容不得我，为之奈何？”寻思无计，仍与刘舆商量。刘舆曰：“此事极易，只须驰书与南阳王，嘱其设法，可保河间王不能入洛也。”东海王大喜曰：“我乃忘却我弟。”因即日修书，专人星夜送至许昌。南阳王得书，即令部将梁臣，带领五十员健汉，伏在要路等候。梁臣领命，带领众人，至新安埋伏。探得河间王将至。却用彩色涂面，扮作绿林大盗，截住来车，就车上将河间王斫死，并其二子亦杀之，方才各散。东海王得报，即使人资金珠往赏梁臣。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谋造反陈敏死建业 代报仇汲桑下邳城

却说自怀帝即位之后，亲览大政，留心庶务，举朝之人，喁喁望治。惟外间守土之吏，仍是互相攻伐，甚至有显然与朝廷作对之举动。永嘉元年二月，山东先起了一股草寇。其头目姓王名弥，东莱人氏；其祖王頔，武帝时曾做过汝南太守。王弥少有才干，博览群书，喜游侠。尝游洛阳，有相士见之，谓之曰：“子豺声豹视，好乱乐祸。若天下扰乱，子必不作士夫矣。”惠帝末年，东莱之掖县有妖人刘伯根以妖言惑众，自称深通道术，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广聚门徒，谋为不轨。王弥闻之大喜，遂投在刘伯根门下，称弟子。未几伯根死，王弥诈称师传遗命，令我代领其众。王弥本多权略，众亦服其命令。乃聚众入广长山，兴筑堡垒，招集亡命，积草屯粮，四出劫掠。附近州郡，无不被其扰害，称之为飞豹。若遇飞豹兵至，望风而逃，威声大振。至是遂引众喽罗，来攻青徐二州。所过之处，势如破竹，连劫泰山、鲁国、颍川、襄城等处。攻入许昌，打开府库，将军械钱粮，劫取一空。直逼七里涧，来攻洛阳。洛阳城门昼闭，百姓惊惶无措。

怀帝急召众文武商议拒敌，命东海王越领兵出战。东海王奏曰：“谅此么魔草寇，无能为患。臣当即日破之，以抒圣廑。”奏罢出朝，点起一万人马，在城外屯住。忽报司徒王衍来见，

东海王延入，问曰：“老司徒有何见教？”王衍曰：“殿下奉命讨贼，不知何以御敌？”东海王曰：“第当痛创之耳。”王衍曰：“不然，此辈草寇，皆四方亡命之徒。虽暂时勒以纪律，然能胜不能败。盖一经战胜，彼即长驱直进，其志并非为公家取城池，不过为私人取金帛。故视之若甚勇，其实人各一心。若一经挫败，则各顾性命，四散逃窜，不复能招集矣。望殿下宜以智胜，不可以勇胜。盖以智胜，可以计出万全；以勇胜，则敌情虚实，我尚未知。倘少有挫败，则洛阳危矣。”东海王举手谢曰：“老司徒见教是也，请留军中，共议大事。”王衍从之。

次日，王弥引兵来搦战，王衍命坚守勿出。王弥叫骂一日方退。王衍传令军中，严修壁垒，但敌兵来，不许轻出。自与东海王登敌楼察看情形。一连五日，晋兵一人不出，恼得王弥暴跳如雷。王衍谓东海王曰：“此其时矣。”乃拨三千军士，潜渡七里涧，断其归路。又传令全营军士，每名要干柴一把，二更时齐缴，违令者斩。各军一一准备。至二更时，齐来缴令。王衍令东海王率领众兵，衔枚勒甲，潜奔王弥军中去劫营。杀入营寨时，各将干柴就营中放火。东海王如教，杀奔七里涧来。王弥见连日晋兵不出，以为怯敌，毫不准备。被晋兵扳开鹿角，一拥杀入，就大营中放起火来。王弥等从睡梦中惊起，马不及鞍，人不及甲，正不知何处兵来。不敢恋战，夺路而逃。奔至涧边，望见对岸火把齐明，不敢渡涧，沿涧而走，晋兵随后杀来，死者十之八九。王弥率领百余骑，冒死杀出重围，投奔刘渊去了。东海王得胜班师不题。

同时又有庐江陈敏，据住江东造反。陈敏本是尚书仓部官名，赵王伦篡位时，洛阳仓廩空虚，民间斗米千钱。陈敏乃倡言南方米谷皆积存数十年，多有积至腐败者，不如使之运来中

州，以济军饷民食。朝廷从之，即使之为广陵度支官名，专司其事。适遇流贼张昌，奉流民邱沈，僭称帝号，遣其部下吴弘、石冰等，四出劫掠，聚贼至十余万，来犯广陵。陈敏率兵大破之，斩石冰等，以寡胜众，军声大震。朝廷封为右将军、前锋都督。陈敏遂有久据江东之心。至是乃自称为都督江东大司马、楚公、加九锡，任意设刺史以下官。又封江东首望顾荣等四十余人作为将军、郡守，顾荣佯为大喜，而欲暗图之。陈敏一面部署各官，一面训练人马，声言兴兵入洛阳，清除君侧。

探马报入洛阳，东海王大惊，急聚门下众文武商议，曰：“王弥才退，陈敏又起，为之奈何？且陈敏非王弥之比。王弥不过一流贼耳，陈敏久在江东，顾荣等皆江东夙望之士，亦受其官爵，平日必得人心。倘兴兵来犯，为之奈何？”军谘祭酒华谭进曰：“某与顾荣有旧，素知其为人忠义，今受陈敏官爵，或是权宜之计，亦未可知。待某作一书与顾荣，使就近图之，既不待其来犯，又不劳王师，此万全之策也。”东海王大喜，从之。华谭乃作一书，专使送与顾荣，其略曰：

石冰之乱，朝廷录敏微功，故加越次之礼，授以上将之任，庶有韩庐一噬之效。而本性凶狡，素无识达，贪荣干运，逆天而动，阻兵作威，盗据吴会。上负朝廷宠授之荣，下孤宰辅过礼之惠。天道伐恶，人神所不祐，虽阻长江，命危朝露。忠节令图，君子高行；屈节附逆，义士所耻。王蠋匹夫，志不可屈；于期慕义，陨首燕庭。况吴会仁人，并受国宠，或剖符名郡，或列为近臣。而便辱身奸人之朝，降节叛逆之党，稽顙屈膝，不亦羞乎？昔吴武烈孙坚溢父子，皆以英杰之才，承继大业，尚内倚慈母仁明之教，外仗子布廷争之忠，又有诸葛、顾、步、张、朱、陆、

全之族，故能鞭笞百越，称制南州。然兵家之兴，不出三世，运未盈百，归命入臣。今以陈敏，仓部令史，七第顽冗，六品下才，欲躋桓王之高踪，蹈大皇之绝轨，远度诸贤，当犹未许也。皇輿东返，俊彦盈朝，将举六师，以清建业，诸贤何颜复见中州之士耶！

顾荣得书，使人请甘卓来相议。原来顾荣是三国时吴国顾雍之孙，甘卓是甘宁之后，所以二人世好莫逆。甘卓此时正与陈敏训练人马，兵权极重，故顾荣独与商议此事。出华谭之书示之，曰：“陈敏本无大略，政令反复，其子弟又多骄矜，其败必矣。而吾等安然受其官禄，事败之日，使江西诸军，函首送洛阳，题曰：‘逆贼顾荣、甘卓之首’，岂惟一身颠覆，且辱及万世矣。子以为如何？”甘卓曰：“吾等即杀之以报朝廷，如何？”顾荣曰：“未可冒昧，宜多约数人共议。”于是又请得周玘、纪瞻二人至，彼此意见皆同。周玘曰：“陈敏不足道，惟其兄弟众多，必须设法使之离开，方易下手。”顾荣曰：“此事极易。我当致书于征东大将军刘淮，使其率兵来攻，然后使其弟拒敌，彼自离开矣。”于是修下书信，星夜差人送去。

刘淮得书，即使其部将刘机、衡彦，领兵来攻，陈敏急与众商议拒敌之策。顾荣曰：“临阵不如亲兄弟，惟主公自决之。”陈敏大喜曰：“吾正虑吾弟未立大功，难授高爵。今即当使之立功。”乃令其两弟陈昶、陈闓领众拒敌。周玘进曰：“某愿保钱广为副将。”陈敏从之，即日点兵出征。钱广来辞周玘，周玘曰：“足下知我保子出征之意耶？”钱广曰：“若以交谊论，为故人图立功地，此当感谢者。若有他意，则非所知矣。”周玘屏退左右，密语之曰：“陈敏庸才，妄图大举，事必无成。某等奉东海王手谕，暗图此贼，免劳天子六师。故吾以此功让于足下，请

于军中图其两弟，此间自有接应也。”钱广领诺，密带心腹将校何康同行。兵至乌江，天色已暮，安下行营。钱广带了何康，密怀匕首进帐，口称禀报机密事。陈昶、陈闾不知就里，屏退左右，钱广、何康凑近一步，拔出利刃，手起刀落，诛却二人，大呼曰：“陈敏造反，天子有诏，诛戮反贼。今陈敏已在建业伏法，吾等奉命戮其两弟。有敢动者诛三族。众兵士宜随吾杀还建业，诛贼立功。”于是三军肃然。次日遂回兵，至朱雀桥屯住，正与甘卓兵相遇。

原来陈敏遣两弟去后，顾荣又说陈敏，使甘卓领兵为后援。于是顾荣、周玕、纪瞻等，都到甘卓军中，只等钱广消息。钱广兵到，遂会合一处，写了数十通檄文，使人持入城中，到处张贴，声陈敏之罪。陈敏大惊。亲领一万人马，出城迎敌，与甘卓两阵对圆。陈敏出马问曰：“我待汝等不薄，何故反我？”甘卓笑曰：“吾等所以从汝者，以顾、周二公之命耳。今顾、周二公奉天子明诏讨汝，汝死在目前，尚未知耶？”钱广又使人在阵前用长竿挑起陈昶、陈闾两颗首级。陈敏悲怒交集，挺枪跃马，正待要杀过阵来，只见旗门开处，顾荣端坐四轮车而出，手挥白羽扇，对陈敏诸军曰：“陈敏造反，汝等奈何从贼？”众兵闻言，一哄而散。陈敏大惊，止压不住。甘卓乘势追杀过来。陈敏单骑落荒而走，奔至江边，被甘卓追到，一戟刺于马下，取了首级回阵。屯住军士，入城将陈敏一家老少，尽皆诛戮。又行文江东各郡，凡陈敏同族，一律斩杀无遗，江东大定。

使人报入洛阳，东海王奏闻，怀帝大喜。降诏召顾荣入朝为侍中，甘卓为右将军，纪瞻为尚书郎，周玕为参军。其余文武，皆论功升赏。此二人造反，便扰乱了半年，此时又复粗定。朝廷诸人，日事歌颂。一班亲贵之臣，便上表请立国储。怀帝便择

定清河王琨之弟、豫章王詮立为太子。内中惟有东海王以怀帝亲裁大政，不得专权之故，心常快快，屡次上表，求出守藩封。怀帝亦以此时天下粗安，宜用亲臣镇守各处，以资震慑，遂使东海王出镇许昌，使琅邪王睿镇建业，高密王略镇襄阳，南阳王模镇长安。改封东燕王腾为新蔡王，仍镇邺城。各王受命，辞了怀帝，各往守土去讫。

且说邺城连年遇了兵燹，府库空虚，人民困苦。新蔡王奢侈无度，笙歌酒肉，昼夜不断，而不知振抚人民，赏恤军士，以故军民皆有怨心。新蔡王为声色所迷，懵然罔觉，惟终日在府中宴饮。忽一日探马报称汲桑在山东起事，以石勒为先锋，声称为成都王报仇，沿途陷落州县无数，已杀至魏郡，魏郡太守冯嵩把守不住，看看待破。新蔡王大惊，急聚众文武商议。左右进曰：“军中久无粮，恐不足守。”新蔡王命每兵给与粮米三升，因此军心大怨，皆无战心。不出一日，石勒杀至。新蔡王正待驱兵守城，詎料众兵一哄而散。新蔡王大惧，看着石勒长驱而来，只得上马逃走。被石勒部将李丰所见，纵马赶来。相去五十余步，李丰拈弓搭箭，射中新蔡王后心，翻身落马。李丰赶上，又复一枪刺死，下马取了首级。此时石勒已下了邺城，纵火焚烧宫殿，烧得火光烛天，十日不熄。可怜自汉末时袁绍窃据邺城，始营宫室，后来曹操破了袁绍，大加修葺增广，说不尽夏屋嵒嵒，重堂高阁，至此尽成灰烬。不日汲桑大队继至，又商量进兵。

未知此番战事，曾否扰及洛阳，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归往平汲桑被杀 投刘渊石勒封王

却说汲桑率领石勒，攻破了邺城，放火焚毁了宫殿，便拟进兵洛阳。又恐人心不服，忽然奇想天开，带了左右亲兵，径到成都王坟上，设了祭奠。祭过之后，即伤人发掘，将棺木起出，排了亲王仪仗，迎接棺木入城，率众致祭毕，乃宣言曰：“吾兴兵到此，并非利晋室之土地，不过以成都王无罪被戮，为之复仇耳。今迎得王柩在此，吾等无论大小各事，必当柩前禀命，然后施行。”自此朝夕奠供茶饭酒浆，凡军中之事，无论大小，必到柩前禀启，然后施行。如此鬼混了数天。邺城百姓，多念成都王旧恩，今见汲桑如此，无不悦服。汲桑便商议起兵攻兖州，令石勒为先锋，自为中军，以兵车载成都王柩同行。沿路施行军令，仍在柩前禀启，因此军中人人怀着鬼胎。

探马报入洛阳，此时东海王虽然出镇许昌，朝廷有事，仍然咨问。东海王闻报，即表荐苟晞可为大将。怀帝准奏，即拜苟晞为都督，王赞为副都督，领兵十万，往救兖州。行至阳平地方，两军相遇。苟晞传令立下营寨，早报石勒在外搦战。王赞便欲出马，裨将周纯曰：“不劳都督大驾，末将愿往斩之。”苟晞曰：“石勒骁勇，须要小心。汝自出战，吾等亦出外掠阵。”周纯得令，提刀上马，率领本部，杀出阵前。苟晞、王赞率领一班战将，亲到阵前观战。只见周纯出马，不及三合，早被石

勒一枪刺于马下，挥众杀过阵来。晋兵大败一阵。荀晞与王赞商议曰：“石勒骁勇，只可智取，不能力胜。”王赞曰：“我今日大败，彼必不作准备。今夜领兵前去劫营，便可图之。”荀晞大喜，即传令先行官张佐、李兴各领本部人马，今夜三更时候，前往劫营。二将领命，是夜杀到汲桑营中，果然没做准备。被二将斩开寨栅，杀入营中。汲桑、石勒等从睡梦中惊起，急来御敌。张佐、李兴已经杀到中军，石勒不敢恋战，杀出营来，招集人马。汲桑在营中竭力抵住张、李二人，杀得喊声震天。石勒暗想，他既来劫我营，则彼营中必无准备，我何不转去劫彼之营，可获大胜。想罢即率领所招集得之人马，杀奔晋营来。时已五鼓时候，晋营中只道自己人马回营，毫不在意，被石勒直杀入中营。荀晞、王赞大惊上马，夺路而逃，被石勒大杀一阵，方始回马。半路上恰遇见张、李二人回兵。石勒大怒，奋勇向前。李兴措手不及，被石勒一枪刺死。张佐死战得脱，追及荀晞、王赞，退至平原下寨。一面写表申奏朝廷，乞请援兵。

怀帝览奏，即命人资诏至许昌，令东海王亲统大军往援。东海王得诏，即点起人马前往。却畏石勒骁勇，只在官渡地方屯住，却使人往荀晞营中催战。荀晞无奈，只得仍提兵至阳平，使人下战书，与汲桑对敌。自此两下相持，大小三十余战，自六月至八月，互有胜负。一日，东海王送来手书，嘱令大进，即当亲提大兵来援。荀晞与王赞商议，定下计策。先使人报知东海王，约定时候进兵，又专下了战书，约定明日会战。自己却与王赞二人，分头去埋伏，只令张佐引兵，与汲桑交战。分拨既定。

且说汲桑得了战书，以为荀晞亲自临阵。到了次日，便亲率众将出营列成阵势。只见张佐出马，汲桑大呼曰：“汝非吾

敌手，速唤汝主将来。”张佐叱曰：“吾主将上国勋臣，岂肯轻易会汝草寇！”石勒闻言大怒，飞马出阵，直取张佐。战不及一合，张佐拨马便走。却不归营，绕过营门，落荒而逃。汲桑挥兵杀入营中，却是一座空营。汲桑回顾石勒曰：“晋兵尽退，如非粮尽，即是朝中有事，可急追之。”于是率众赶来。只见张佐败兵，纷纷向前乱窜。看看赶至六十余里，忽见晋家败兵，尽投路旁林内。汲桑心疑，正欲止住众兵，忽见前面尘头大起，东海王领兵接应，风驰电掣而来，势如潮涌。这边汲桑兵，亦正在走动时候，止压不住。一转瞬间，两军相遇。东海王阵上涌出十余员战将，挡住汲桑、石勒厮杀。东海王挥兵混战过来，喊声大震。汲桑、石勒抵敌不住，拨马便走。正仓皇奔窜之际，忽然前面鼓声响处，一彪军摆出。为首大将，乃是苟晞，挡住去路。汲桑不敢厮杀，令石勒断后，自己舍命杀开一条血路，望阳平而逃。东海王与苟晞合兵一处，随后掩杀。杀得汲桑十死八九。及奔回本寨时，只见寨中高竖晋家旗号，敌楼上箭如飞蝗。王赞倚栏大叫曰：“吾已夺下营寨多时矣！”汲桑大惊，只得落荒而走，从间道走至东武阳县，径杀入城中，捉住县令，据城固守。纵令残兵败卒，向百姓人家抢掠饮食。东海王等大兵随后赶到，将一座斗大东武阳城，围困得水泄不通。传令休兵一日，然后架起云梯火炮，四面围攻。汲桑、石勒把守不住，溃围而出。石勒十分骁勇，一马当先，杀开一条血路，径奔清渊县来。东海王挥兵追杀十余里，谓苟晞、王赞曰：“汲桑此去，已无能为力。吾拟先班师回许昌，将此功劳，让与二公干去。”苟晞、王赞领命，东海王便班师回许昌。

这边苟晞、王赞催动军马，直追至清渊县围住。一连攻打了十余日，城中粮食皆尽。汲桑兵士先将城中牛马牲畜杀吃。牲畜

既尽，又将杀人。城中百姓大惧，乘夜偷开城门，招呼晋兵杀入。汲桑、石勒措手不及，只带得亲兵数百人，迎着晋兵巷战。杀至天明，奔出城来。回顾亲随，只有二三百人。商量要投刘渊去，于是取道冀州。一路上劫掠为食，到处骚扰。冀州刺史丁绍闻报，率领所部，伏于要道截击之。汲桑、石勒分头血战，仅以身免，随从尽被杀死，二人又复相失。汲桑不见了石勒，思量不如且投乐平去暂住。

且说此时乐平聚有一股匈奴，为首的名伏利度，拥众二千，时出为患。刘渊屡次使人前去招降，伏利度曰：“大丈夫当纵横天下，何能屈服于人！”谢绝来使。刘渊因此深衔之。此时汲桑兵败将亡，单身投到乐平求见。伏利度聚诸胡商议，曰：“汲桑兵败求我，何以待之？”诸胡曰：“汲桑纵横河北，海内知名，必不能久于人下者。今不如乘其兵败远来，执而杀之。”或又曰：“汲桑骁勇，可引为己助，不如纳之。”伏利度曰：“乘其败而杀之，不仁；此人必不甘居人下，纳之是自添肘腋之患，不智。我皆不为，谢绝之可也。”遂使人拒绝不见。汲桑此时进退无据，心神恍惚，默计不如暂回在平，以图再举，于是怏怏向在平而去。

比入在平境，日将暮。在路见一虬须大汉，将一群马在草地上放青，不觉触动旧业，驻马睇视。大汉曰：“汲将军何日归来？”汲桑惊曰：“汝何人，何以识我？”大汉曰：“将军贵人，自不识草野贱役。小人复姓乞活，名田甄。昔年与将军为邻，故得识尊颜。”汲桑叹曰：“吾不如尔也。”遂把兵败逃归一节，略述一遍。田甄曰：“将军勿忧，小人牧厂离此不远，就请到厂中小驻，当略备小酌，为将军洗尘破闷。”汲桑大喜从之。田甄引至厂中，置酒相待，又招得邻里数辈相陪。汲桑酒酣，叹曰：“吾

自起兵以来，曾无如今日之安闲也。”田甄曰：“将军还思起兵恢复否？”汲桑曰：“吾誓雪此耻。他日再起兵，当用汝为大将，以报今日之谊。”田甄举手称谢。众人亦附和称贺。汲桑自觉得意，指诸人曰：“今日得与诸君幸会，共联杯酒之欢。他日起兵，当用某为前锋、某为参谋，某为司马。俟扫平四海，与诸君共享承平，不亦乐乎！”众人一齐称谢，于是尽欢而散。汲桑即留宿厂中，田甄亦自归卧室。

将欲就寝，忽见一人，在自己卧榻上鼾睡正浓。田甄大惊，急取火视之，乃邻叟高平也。田甄呼之醒，曰：“适奉邀陪汲将军饮，叟乃不至，今何故卧此？”高平曰：“特来贺君。”田甄曰：“何事可贺？”高平曰：“汲将军已许汝为大将，岂不可贺？”田甄笑曰：“此日后之事，何遂先贺？”高平跃起曰：“然则来吊君！”田甄又笑曰：“又何事，乃烦叟吊？”高平曰：“不独吊君，亦以自吊；不独自吊，且吊荏平。”田甄讶曰：“何事可吊，请道其详。”高平曰：“汲桑以一莽夫，妄图大举，屡败兵。今番且丧尽人马，片甲不留。东海王、苟晞、王赞等军威正盛，探知汲桑逃回荏平，岂不整兵来追？汲桑未必肯束手待缚，未免招集人马，为守御计。如此，则无论谁家胜败，荏平必为战场。尔我及荏平百姓，岂复有安宁之日？岂不可吊？”田甄大悟，曰：“似此如之奈何？”高平曰：“汲桑反叛，久为国家之患，朝廷深恨之。今彼单骑至此，大兵一到，彼终难久持，必将就擒。我辈同处于一地，无端与之同受兵祸，甚或同为俘虏，此愚者所不为也。君倘能杀之，以其首投东海王，富贵可立致，又可保此间一方之太平，岂不妙哉！”

田甄大喜，送过高平，持刀直至汲桑卧处。窃听良久，觉其鼾声雷动，乃潜至榻前，举刀力向心窝刺下。汲桑大叫一声而

死。田甄取下首级，用木匣盛贮，次日平明，即飞马起行，投许昌大路而去。行近上党，突遇一人，策马迎面而来。田甄举首视之，认得是石勒，不觉心虚胆怯，拨马走入林内，意图避过。原来石勒因兵败，又与汲桑散失，探得上党有张懿督、冯莫突二人，拥胡兵数千，据住城池，与晋兵抗拒，正思量要投那厢去，不期在路恰与田甄相遇。石勒本不认得田甄，因见其仓皇返辔，转起疑心，加鞭赶上，挽住马勒，叱曰：“往那里去？”田甄到底是心虚之人，不觉面如土色，呐呐答曰：“过路之人，不期冒犯将军，尚祈恕罪。”石勒大喝曰：“汝见我何故惊惶。必是歹人。汝木匣中所藏何物？”田甄曰：“匣中是先人骸骨，将负之归葬往平。”石勒曰：“汝往往平，何得反走向这条路上来？”言讫夺过木匣，打开一看，原来是血淋淋一颗人头。仔细审视，认得是汲桑首级，不禁又悲又怒，扭住田甄，细问来由。田甄无奈，将路遇汲桑，引归款待，汲桑历言兵败，投伏利度见拒，商议起兵，曾许自己为大将，后被邻人高平来说，方将汲桑杀却，欲赍首级往东海王处请赏，细细述明。石勒大怒，拔出佩刀，将田甄结果了性命。仍将木匣盛贮汲桑首级，就路旁林子里，掘成土坑，草草掩埋讫，即上马径投上党来。

懿督、莫突二人闻石勒来，大喜相迎，待为上客。石勒住过数日，尽知其军中虚实，因说二人曰：“昔日闻刘渊起兵伐晋，曾欲与二公合纵，囑起兵为援，而二公不从。今使晋人一旦起兵来攻，不知二公有何方略，以拒晋兵？”二人闻言，面面相觑，不能回答。石勒曰：“事势至迫，必求援于汉。汉单于记念前事，必坐视成败，以收渔人之利。二公又将奈何？”二人同声曰：“公既垂问及此，必有良策，望即见教，某等愿降心相从。”石勒曰：“上党弹丸之地，战守均未足恃，独立无援，是自取灭

亡也。汉单于刘渊，礼贤下士，若举上党归之，必见重用。惟二公图之。”二人曰：“吾等昔日曾拒其请，今一旦相从，恐不见纳。”石勒曰：“刘单于度量宽宏，必不见拒。”二人大喜，因留兵守上党，自与石勒往见刘渊。刘渊大喜，封张闰为亲汉王，冯莫突为都督部大，仍镇守上党。自此上党亦归刘渊。又封石勒为辅汉将军、平晋王，留在身边听用。石勒念及伏利度不纳汲桑，以至汲桑被杀，急欲报此仇，因入见刘渊，言伏利度久据乐平，不肯归服，宜速图之。

不知刘渊如何回答，且听下回分解。

（本篇校点者：于东元 责任编辑：王继权）

中国近代小说大系

书 名 近十年之怪现状 新石头记 糊涂世界
两晋演义

作 者 吴趼人

出版发行 江西人民出版社
(南昌市新魏路5号)

经 销 江西省新华书店

护封印刷 江西新华印刷厂

内文印刷 江西印刷公司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2.25 插页 23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字数 500,000 印数 1—3,000册

ISBN 7—210—00221—9/I·97

统一书号 10110·590

定 价 9.70元

